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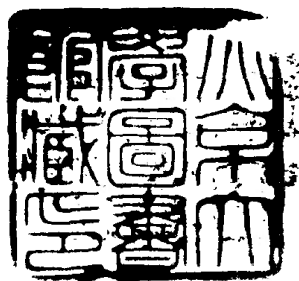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8/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六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五卷

〔明〕周沈珂 周之翰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附

一

靈衛廟志一卷

〔明〕夏寅撰 楊廷筠增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

五五

宋四家外紀五十一卷（黃豫章外紀原缺卷十一卷十二）

〔明〕徐燉等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蔡福州外紀十卷附錄一卷黃豫章外紀十二卷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蘇長公外紀十六卷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米襄陽外紀十二卷

七八

羅江東外紀三卷

〔明〕閔元衡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一五

唐賀監紀畧四卷

〔清〕聞性善 聞性道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五九

謝臯羽年譜一卷

〔清〕徐沁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五三二

巡憲楊公保台實績錄不分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四二

楊公政績紀一卷

〔清〕黃家遴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五八七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二卷

〔清〕張夏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宋楊文靖公集附

五九四

忠武誌八卷

〔清〕張鵬翮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冰雪堂刻本

六二八

忠介遺事一卷

〔清〕彭定求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九年唐文治等刻周忠介公爐餘集附

八一六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五卷

〔明〕周沈珂 周之翰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宋濂溪

周元公先生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氏遺芳

集五卷》提要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彙序



世所稱孝思有二曰顯親揚名曰
闡揚先志夫顯揚猶止一時而闡
揚流衍無既提擢而論實信獲
焉說者謂名賢之胄未嘗無可
觀不問可知而其用全固不在彼而
在此者竊周君邦祚君子人歟洵
是為名賢胄也嘗見其貌不飾而
行不訢立不擇而道不佞諄以
闡揚為事夢寐以之噫大雅

徐年一

既沒斯道不數見邪祔為漢
區裔其譜系之傳自當與天壤
而其流派在吳中者則自元公伯
子壽之派如傳四世曰興裔與裔
以禦虜死節在宋世其表之者傳
而為才為文英南老又傳而敏敏
傳汝浦淵源綱奎等其著述其吟
咏其事蹟或記之載籍或流之民
間皆散佚莫收而宣威之沒以
以徵信于後者論之士不無憾焉

徐子二

則邪祔今日為校輯也其有追先
紹遠之思乎抑有啓祐來振之思
乎後凡有尋元公芳裔于述作之
餘者按以考之此里備實錄矣
際謂闡揚之功且其天地淑者
其在斯歟邪祔名與魯別歸
餘隱儒居長洲之絃歌里祀守
元公祠以世其統云

徐子二

宣化徐可行撰



周氏彙輯先世遺編叙

姑蘇稱世系之遠者至德肇自
秦伯峻節亮於延陵厥後嚴朱
並律漢曲頤陸競挾晉庭四姓
迭興羣才輩出匪不彰、明著

周氏遺編集

周卷一

也第世代推遷丹青久湮昭穆
罔據泯滅無聞其所否者則惟
不朽之云爾於維宋濂溪周先
生首倡道學獨契聖傳悠往開
來千古一脉其稅駕於南康追

封於紹定祀孔廟允為令典
者久而不磨逮南渡後有四世
孫觀察使公移鎮平江清祠先
生於胥臺鄉而蘇始有先生祠
也至我

周氏遺編集

周卷二

祠而祀典如故世錄其胤之賢
一人衣巾稱奉祀焉尋罹兵火
先生祠廢僅存家廟於城東以
歲數世未主徒令甲古之興悲
今年孫與爵度慨於郡縣時太

守事公燮元大令鄧公雲霄
地鼎建先生之祠堂廡齋厨畢
具又數年而胡公士容來知長
洲則加拓之為請於臺察監司
歲出金錢給奉祀生希變豐潔
周氏遺編集 周子
俎豆禮策隆焉而與爵之孝思
展矣且為先生修世濟夫既祠
之又從而譜之祠則有祭饗譜
則有宗盟惟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俾先生之德澤揭日月

於一新者寧不為慈孫乎哉然
猶未也又思古者睹雲雨而測
開先睹河海而揉原委睹弓裘
而旦述作若先生太極圖通書
以及諸篇此皆家誦而戶讀者
毋慮其湮也惟高曾而上自宋
迄今中間連先生之遺教者或
通顯或隱淪率有篇帙吟咏以
摠芳腹使手澤漸滅殘缺愆次
殊非作者之意而為之後者惡

能超然於是與爵搜計磔裂攔
撫融結自元公集志以公庭芳
拙逸等集凡善干卷彙而輯之
靡有遺漏且付之梓人以固不
朽噫嘻美哉不佞亦曰不有貽

周氏遺編集

周夢五

洪親潤其緒不有繩武孰衍其
傳是輯也祖功宗德睹之若生
道業文章合之為一方冊具在
典刑不忘匪直旦暮千載抑且
為代一時視者毋曰徒具陳言

已也與爵其知道之士哉後之
人瞻禮世祠而又服膺乎譜與
集儼然見庭宇常綠濂水常清
著存與敦睦益勵述前與信後
同光奚啻世承其家云余未第

周氏遺編集

周夢五

時曾遊學於吳越間稔知其詳
故叙其槩如此若祠有記譜有
序皆敦史也其世次本末不復
贅焉

萬曆丙辰仲冬吉旦

賜進士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

事琅邪周京撰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一

目錄

裔孫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輯

諫議大夫遺像

諫議大夫事略

國朝免役詔

國朝追配啟聖祀典

配享府學啟聖祠祭文

郡侯孫成泰

配享縣學啟聖祭畢口占

邑侯江益科

鼻祖諫議大夫配享啟聖祠喜而有賦

十八代孫希五

月氏題步集

卷之十一

道國周元公世家

紀勅祠故址

崇本堂記

大學士王直

題濂溪先生崇本堂後誌

後學韓雍

宋先儒諫大夫遺像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諫議大夫事略

諫議大夫諱輔成字孟匡其事實已詳元公年譜
山陽度正著宋代有專祠公孫同堂春秋亭祀亦
詳載

國典并歐陽玄誌中俱不多贅祇錄入鄉賢祠傳附
左

宋周輔成元公之父世居管道之濂溪大中祥符
八年蔡齊榜進士所歷多善政終賓州桂嶺令以
元公貴累贈諫議大夫 載永州府道州誌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一

裔孫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輯

國朝免役詔

謹按

明資治統記

於正統元年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
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
請

勅專一督免聖賢子孫差役

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道國公周惇頤豫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國公程顯洛國公程頤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朱

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國朝追配啟聖祀典 附臺臣題請奏
文并禮部移咨

直隸蘇州府為三楚儒先輿論有定祀典獨遺懇

乞

聖明俯賜一體從祀以重本源以隆文教事蒙

欽差整飭蘇松常鎮兵備按察曹 案驗會同

欽差督理蘇松常鎮糧儲水利參政彭 案驗奉

欽差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趙 案驗前

事准

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

巡撫湖廣等處右僉都御史郭惟賢據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李得陽按察司按察使詹貞吉會呈奉臣批據道州署印永州府推官李朝宸申稱宋儒周惇順父輔成名重制科行重士論據闔州士民呈請相應從祀躋配啟聖公祠緣由到院據此該本院看得先儒周惇順開有宋道學之傳爲三楚斯文之祖其父周輔成誌稱其居官有善政以賢祀於鄉及查程朱二先生俱得推崇於所生在從祀之列而輔成猶然未與良爲缺典事關題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四

請仰道詳查輔成功德行誼應否比例從祀以慰士民之請該實通詳以憑會題施行等因奉此依奉行據永州府呈據道州申稱行據本州儒學申據通學原增附生員黃廷試楊仲仁楊大正李應奎等呈查勘得周元公父考周輔成於宋之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所歷多有善政終於賀州桂嶺令至治平四年加贈諫議大夫享祀鄉賢歷年久遠及查程子父程珦官終大中大夫朱子父朱松官歷尤溪尉知饒州查得弘治年間學士程敏政上疏言治天下以祀典爲重孔子功在萬世顏

思孟配享在殿而父在兩廡非以明倫宜別立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時尚未見舉行又查得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蒙

賜立啟聖祠祀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俱稱先賢某氏神位以程珦朱松從祀俱稱先儒某氏神位是皆一時義起之禮元公父考如蒙轉詳題請誠爲事隆道學之盛事也等情呈學申州據此該州事本府推官李朝宸看得宋儒周惇順之父周輔成名重制科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五

國家恩典功在一時者恩猶及祖考而惇順功在萬世乃後人從祀不推及其所生非所以彰我朝崇儒重道之典且今士民歷數從祀莫不快程朱之享報至於惇順獨不見其親之神位其不扼腕而嘆唏者鮮矣此誠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者

也順人心之天理奉

國家之盛典廣推恩之大義報垂世之偉功即使志行民然一無見聞猶當從祀況其懿行可稱者乎

合無俯從轉達題

請躋輔成從祀

啟聖斯文幸甚人心幸甚等因到府據此該本府署印同知張守剛看得先儒周惇頤父輔成據起家則名登甲第語宦遊則績著專城有志行以推重於桑梓肆祀典以崇報於鄉社是誠先儒之可述允為後學之共欽況其篤生真儒倡明絕學使天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六

因呈詳到道據此該

本道俞 看得程朱為宋室醇儒而其源則出自周濂溪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俱於嘉靖年間以子之故從祀 啟聖而尚不及周子之父輔成豈非缺典父以子重非甚不肖亦宜從厚况珦松固賢而輔成以進士起家宦遊有善政鄉賢有明經人品蓋不在珦松之下本本水源程朱之父既

得邀殊恩於前情同事類濂溪之父亦得修

盛典於今此崇儒重道真贊揚風美之急務也合無

借鑒題

請躋輔成牌位躋入

啟聖廟中與程珦朱松併得從祠等因奉批據議事

此隨該

會同

按察司詹 覆議看得重道崇儒乃

朝廷馭世之大典表往風後亦有司易俗之微權矧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七

先儒周元公惇頤績千載理學之正傳而其父諫

議大夫輔成啟百代人文之道脉今嗣其學如程

朱二先生反得推崇所生祀之 啟聖輔成生有

惠政歿有榮名僅僅俎豆於其鄉詎非數百年之

缺典歟及照褒前錄後禮制固宜查得正統年間

順天府推官徐郁曾奏復其家已荷

俞允今獨不可追祀其先以風勵後學乎似應如議

題

請從祀 啟聖呈詳到臣據此該臣會同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徐兆魁議看得道有開先禮

隆報本周惇願起宋天禧年間默契道體首倡正學於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脈斷而復續迄今太極圖通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其有功於斯世甚大而推邇篤生之自則其父周輔成也人因道重惇願已在從祀之列父以子崇輔成何獨遺啟享之祀况程朱之學皆本自惇願真傳而二氏之父如程珦如朱松先於嘉靖年間伏荷

賜允從祀廟食百年矣輔成歷官有善政居鄉稱鄉賢方之珦與松其好修行誼以表鄉閭同其篤生哲人以維道脉同論賢宜比肩而合席論功當祭

周氏道集卷之十一

九

河廼珦松久祀於廟與顏曾諸氏均稱而方止祀於鄉未獲同珦松配食此非所以隆報而昭大公也事有崇於儒先而實關於世教典偶缺於往昔而實待於

隆時稽之士論僉同非徒光借俎豆惟是斯文自當推報淵源臣叨役地方不敢拂輿論之公不舉民往哲世德之休光不揚既經司道勘議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程珦

朱松事例進展惇願父從祀 啟聖康海內人士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於前有光而礪世磨鈍之意永之不窮矣等因又該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徐兆魁等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查得

明會典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典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蔡文定從祀蓋從輔臣張孚敬之請也又查得

周氏道集卷之十一

九

明一統制內開周輔成道州人世居營道之濂溪登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歷官多善政終於桂嶺令累贈諡議大夫子惇願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行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郭惟賢及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徐兆魁會題乞要將宋儒周惇願父諡議大夫周輔成從祀啟聖公祠一節為照道以人傳父因子重自古然矣我

國家崇儒重道欲以敦化明倫故既以程顯程頤為從祀於孔子廟庭而又以程頤程顥之父程珦從祀於孔子廟庭而又以程頤程顥之父程

之源顯示扶世立教之意典固甚鴻鉅而義亦至深遠也然考自微言既絕而首倡明斯道者周惇頤也其篤生賢嗣而俾有功斯道者周輔成也有輔成爲之父而後有惇頤爲之子有惇頤倡之先而後有程朱繼之後道一源流學同弓冶追本窮源宜其重則俱重祀則俱祀也乃程朱二氏既得因子而推恩於其父而輔成一人獨不得以父而食報於其子當時議者豈以從祀者在著述而輔成所開緒歟及查輔臣張孚敬申明程敏政之說曰臣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

周氏遺集 卷之十一

十

孟氏之統始頤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封永年伯程珦朱子之父諡靖獻公朱松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程珦朱松從祀啟聖祠此當時珦松從祀之由亦不過論其賢而已初未嘗及於著述何如也今觀永誌輔成名高甲第望重鄉評善政屢徵於宦遊令德累沾乎贈典想其爲人固亦閎然自修而有日章之實殆非歿世不稱後世無述者卽與珦松較隆比例何多讓焉是以三子而論則昔之善教者重在父均有得於義方以三子之父而論則今之從祀者重在子不

專在乎著述若輔成者雖

賜之以贈諡允宜而列之於俎豆矣今珦松嚴然從祀已久而輔成不預並侑之列委爲缺典既經該處撫按會官詳議具題前來似非出於一人之私臣等博採史傳廣加諮詢深見協乎輿論之公相應將輔成

准其從祀啟聖與珦松一體追崇庶足以慰先儒專親之望而對天下好德之心謹據實覆請伏候

命下臣等查照從祀禮儀開坐另題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周氏遺集 卷之十一

十

范謙等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是周輔成准從祀啟聖祠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轉行所屬照依程珦朱松等主式造辦木主選吉期各處有司正官用絲亭鼓樂等項迎主至啟聖祠捧安於先儒程珦之上安畢仍備祭品告祠祭告於

啟聖公行禮如常儀施行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爲此案仰本道官吏照依咨案備奉

欽依內事理卽便轉行各屬一體欽遵查照施行各員遵行緣由繳查等因奉此擬合就行爲此案仰

本府官吏照例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各屬一體
欽遵查照施行仍各具遵奉緣由徑報查考等因
奉此擬合就行為此帖仰本縣官吏照帖備奉
欽依內事理即將周輔成照依程珦朱松等主式置
備木主選擇吉辰該縣正官用綵亭鼓樂等項迎
主至本縣儒學
文廟後啟聖祠捧安於先儒程珦之上安畢仍備祭
品告祠祭告於

啟聖公行禮如常儀施行等因仍即會同吳縣一體
遵行逐一完備申報

周氏遺考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本府以憑擇吉迎送府學

文廟後啟聖祠中安位完日即具遵行過緣由徑自
申報

按二院 兵糧二道查考仍申本府知會施行俱
母違錯未便須至帖者

右帖下長洲縣准此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 日吏丘從周

帖押

配享府學啟聖祠祭文

維

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二月辛卯朔越初九日
已亥之吉蘇州府知府孫成泰等欽奉

皇命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

宋先儒諫議大夫周輔成之神曰惟天愛道篤生

哲人抱粹顯懿為宋名臣挺誕大儒羽翼聖真發

揚秘奧理學聿新寔啟程朱功烈竝臻未崇昭報

特煥

帝綸配享 啟聖列於明禋推恩所自俎豆是陳永

垂盛典千古恪遵尚 饗

周氏遺考集 卷之十一 主

配享縣學啟聖祠祭畢口占 江盈科

聖朝崇道重儒先特煥 綸音降九天從祀校黌尊

諫議追隆禮樂念真傳斯文未喪遺千載道脉重

光肇百年彝典幸逢 明盛世推恩所自配諸賢

上祖諫議大夫配享啟聖祠喜而謹賦

鳳闕巍峩雨露新 聖恩良沃宋儒臣 丹宸特諭

追賢詔密校傳宣煥 帝綸慈祀百年沾配享昭

禋千古恪遵巡累沐 國朝崇重典寒微均被

皇仁 十八代孫希孟百拜題

重國周元公世家

元公與諸賢並列於人物志雖在國末之季常正
於孔孟非夫人所可儼倫也故法太史公作世家
示尊也公之書已行於世與六經四子並傳其雜
著詩文有濂溪大成集詳載前卷四世孫興裔扈
謁南渡奏立元公祠於吳縣胥臺鄉子孫遂留吳
焉嗣後累世出仕治政事績輯錄於後

紀祠祠故址

元公舊祠四世孫興裔奏請勅建於吳縣胥臺鄉
春秋享祀歲久傾圮至元盛時復建於故址至正
兵燹復燼數十年莫能修舉祀典隨曠迨正統元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古

年十一世孫浦始構家廟名曰崇本堂中祀始祖
道國元公神主武功以下歷代考妣序列左右子
孫時薦在長洲縣東城利字一畝大學士王直有
記

崇本堂記

崇本堂者周浦所作祠堂之名也祠以祀先昔之
作者未有名今名曰崇本尊祖也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古者卿大夫士必有廟祀廟制不行於是
而有祠堂取尊祖之義以名之使爲子孫者仰而
瞻瞻而思油然而興其孝敬之心亦君子之所可老

也周氏之先居汝之安城晉太康中 晉陵者都
督楊州又徙家秣陵其後子孫衆多散處遂曰浦
城營道代有顯人營道之族有輔成者登宋進士
第爲桂嶺令實生先生封道國公謚曰元先生營
過潯陽愛廬山之勝携長子壽家焉壽之孫興裔
官至武功大夫和州觀察使領侍衛馬軍都虞候
駐劄平江請立先生祠于吳縣胥臺鄉道山之左
武功與金人戰沒於福山勅葬虞山東麓子孫世
守焉宋世祠廢有元盛時浦之曾祖松江監稅文
英復建祠於故址監稅卒于江浙行省照磨南奉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五

耐於道山子孫因家蘇城中至正兵亂祠又燬焉
浦之父長洲教諭敏嘗欲重構而力不逮浦與淵
喬欲成父志淵出爲遂昌令滿九年銖積寸累得
餘俸若干欲以修祠堂歸錢塘而卒浦極力營建
崇本堂於正寢之東中祀先生武功以下置列左
右凡器用皆具繚以周垣正統元年

朝廷尊崇儒道凡聖賢子孫皆免徭役其秀茂者收
錄之恩禮至厚也先生子孫之在姑蘇者初由道
而徙郡守况候驗其實皆免之浦既蒙

朝廷之德而益重本源之思至是堂成欲使子孫

不忘其所自出而恭敬奉承於悠久既以崇本揭
于相使其子融縣丞綱來京師因都察院司務鄒
亮屬予記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傳學者莫知
所嚮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負絕出之資有默契之
妙繼往聖開來學圖書之作闡陰陽鬼神之秘啟
性命道德之奧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人之道如
日之麗天其本自先生發之今祀於

宣聖之廟徧天下蓋不忘本也况爲子孫者乎禮不
忘其本而君子謂之仁以其心之厚也斯堂推本
於先生而尊事之信可謂厚矣然君子之尊祖豈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七

獨祀享而已哉遵其道率其教而不違焉斯善矣
先生之道載之書其所以爲教者蓋曰誠五常之
本百行之源也苟能存誠則仁義禮智之具於心
孝悌忠順之見於事者皆無有不實此大賢君子
事也充而至於聖人不難矣今之學者皆知讀先
生之書求其爲教之本盡心焉則周氏子孫之當
務可知矣朝夕出入於此堂仰先生之德容服先
生之教誨皆有以明善誠身處則爲良士出則爲
良臣斯無愧於先生無負於

朝廷優待之盛意崇本之名不亦光遠有耀哉是爲

記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 經筵官前 國史總裁
泰和王直撰

題濂溪周先生崇本堂後誌

禮與大乎祀祀莫大乎本故周家禋祭首頌姜嫄
魯廟薦殷猶稱穆考有宋道國元公者家世道州
其宗奉祀典埒於孔氏之闕里孟氏之鄒嶧無容
具論矣其勅祠于古吳胥臺鄉則先生之四世孫
興裔也其構崇本於家廟者則先生之十一世孫
浦也興裔仕宋靖康之亂扈蹕南渡以和州觀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七

使授武功大夫駐劄平江故得奏請隨任三祠焉
時興裔領侍衛馬軍都虞候率部兵五百餘鎮沿
海福山港與金虜對壘四無堅壁獨得東南之衝
素以忠勇勵士內外阻絕猶張空拳冒白刃陣陷
身亡虜截其左臂去噴噴嘆爲奇男子云事聞朝
廷勅葬常熟之虞山陰其子昂爲常熟縣尉宋
亡入勝國八世孫文英復建於故址至正間胡運
將衰又遭兵燹傾圮數十年迨

正統改元有詔褒崇道學優錄先聖賢子孫元公
以倡明道統首蒙優恤故十一世孫浦得被恩

浦君恒雅念水木本源欲切美增之見乃建家廟
 名曰崇本堂中祀元公神主武功以下歷代考妣
 叙列左右使子孫時薦浦以文學補膠庠得雅而
 壽優錫品服子綱爲廣西柳州府融縣縣丞有惠
 政遂知縣事後先十八載因入覲謁太宰抑菴王
 公作崇本堂記立之家廟綱子奎仍攝是縣兼羅
 城懷遠二縣大藤之伐從予於戎閫中每言及其
 祖浦建家廟崇本之因深用慷慨余謂武功以忠
 孝之蹟奏祖祠於前浦以紹述之思建家廟於後
 綱復因後先之美恢崇本雅意於景運昌明之時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斯皆元公道學開來之報久而彌芳也浦字玉泉
 號安晚綱字文叙號謹齋有南遊藁周氏流芳集
 藁謹齋詩藁周氏族譜藏於家余在諸生時耳安
 晚先生久矣而及門之士若侍御趙忠儀部陳圭
 皆耆儒碩德彥也則先生以道學嫡派授之家家
 美訓之世世淑其自武功上達濂溪實炳耀之語
 曰木大者陰繁本固者未茂干霄之樹下蔽千輪
 其元公之謂歟余不文胡足爲崇本重竊以景仰
 之於綱以續郭抑菴而附於周氏之世譜云爾

後學韓雅謹識

萬曆四年崇本堂歲久棚頽浦之嫡孫與相與因
 與爵重修蓋爲神主浩繁雜而不專非所以副歷
 朝隆重之典是以與爵於二十六年呈請
 本府奉文捐貲重建專祠於長洲縣絃歌里文山
 祠西堂廡煥然明麗如故子孫世守焉

目錄

濂溪世祠圖 附世祠畧

重建濂溪先生世祠記 申時行

宋周元公祠記 顧其志

蘇州府重建濂溪世祠碑記 諸壽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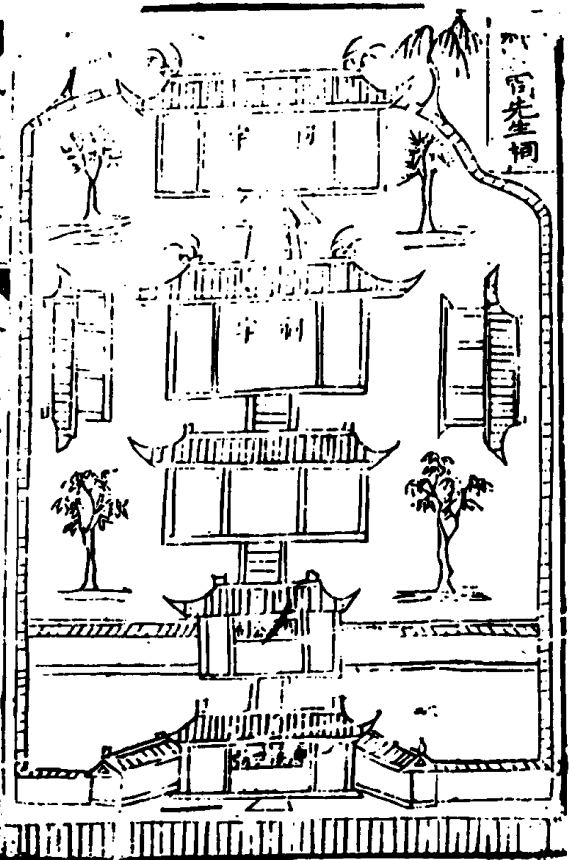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題濂溪世祠 錢有威

送先儒元公木主入祠祭文 朱燮元

迎始祖元公木主入祠祭文 周與爵

長洲縣重修周濂溪祠碑記 胡士容



周氏道方集

周氏道方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此濂溪世祠也建於吾蘇長洲縣絃歌里德祠
建於吳縣胥臺鄉春秋享祀屢經兵燹煨燼僅存
家廟名曰崇本堂祀典隨曠會

國朝以濂溪厥考躋配啟聖祠裔孫與爵感

皇上既優禮以崇儒子孫當承恩以報本因吳中勅

祠寢無先靈未受呈請

本府勘明詳允奉文捐貲重建專祠經始於戊戌

之三月竣工於己亥之仲春中堂祀元公後堂祀

諫議以武功大夫為配木主門額俱太府朱公命

人尹鄧公所立祠宇煥然一新饒若新建之舊制

以復歷朝隆重之盛典也

時

維明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二月丁卯朔越十
六日丙寅之吉蘇州府知府朱燾元帖行長洲縣
謹備木主委儒學訓導袁本奉入本縣絃歌里專
祠爰用釋菜禮致祭于

宋先儒道國元公周惇頤暨

厥考諫議大夫周輔成之神曰斯文千古炳朗日
星有開必先誕育鍾靈伊惟元公圖書闢與創啓
沈言前承孔孟後裕朱程揆厥所自發源輔成體

周氏道方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宜並秩款薦遂巡百年曠祀再睹于今厥猷誰屬
遙遙孝孫篤請鼎建專祠孔殷嗚呼木主輝煌映
吳分人文亘古標題輪奐式士民興起千齡俎豆
在列肅拜紛綸尚 饗

維

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二月丁卯朔越二十日

庚午之吉十七代守祠奉祀孫與爵率男希卑希

夔茲因迎奉木主入祠崇舉釋菜禮行爰用烝祭

昭報

始祖道國元公邇自

上祀議大夫暨

四世祖武功大夫之神曰道學開源發祥詒穀忠義啓承鍾靈紹續壁立斯文高宗芳躅向泥家廟之紛紜致置明禋之馨馥越捐糗材請建祠宇載薦殷殷敢告悃悃微盛典于報功裕昭穆乎昌歌直古垂休丕承啓淑裕我後昆歲沾恩沐庶幾接於同堂瞻儀形乎鐫木烝嘗禴祀世載拳曲

青芳集

卷之十一

後主

重建濂溪先生世祠記

萬曆己亥

申時行

大學士

有宋周元公濂溪先生之四世孫曰興裔扈蹕南渡以觀察使蒞吳請於朝建先生祠祠之建於吳者自茲始其後載舉載廢百餘年莫能修復而其裔孫浦者乃構家廟又數十年而裔孫與爵呈請建於長洲絃歌里曰濂溪世祠云先生闡明聖學開世淑人有功於斯文甚大宋嘉定間賜諡曰元以先生配食孔廟著於彙典追我

國家崇儒重道世授其子孫一人爲博士追錄厥考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三

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啟聖祠不膏渥矣而仙君國類有專祠并祀諫議大夫蓋推源意也先生生於道州筮仕分寧稅駕南康頃徙家廬山之下所歷豫章郴桂虔韶之境皆有名迹以故在在俎豆之其四世孫興裔殉節於吳雖先生官跡未嘗至吳而道則衍於吳其祠於吳者蓋出於觀察之請建是禮之義起者也夫陵谷有遷變而道術常新時代有更嬗而人心常奠先生固道術宗而人心之仰止其神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有其舉之莫敢

廢也而况先生之子孫別籍於斯聚族於斯支系

雲仍綿永無替則先生之靈爽非憑式是而胡以
君蒿悽愴如或見之者乎且吳故才數乃今文廢
而誕習汰而澆糠粃濂洛之緒論而正學蔡蕪司
道脈者過其祠想見其人躍然景慕而興起未必
非明教之助也夫一舉而光前德維世風是可紀
也故因與爵之請而為之記

宋周元公祠記

高曆 辛亥

顧其志 中丞

濂溪先生長章聖道使天下後世尊其學者人所
知也濂溪生於道州徙於廬山而吳之遺裔猶得
世其家者人不盡知也夫得世其家於吳蓋自四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又三

世孫興裔始興裔以觀察使扈蹕南渡駐劄平江
請建先生祠於吳縣胥臺鄉後興裔為國死節殲
於王事勅葬常熟虞山而子孫遂畱吳焉余嘗考
蘇郡邑誌方其建祠之初春秋以官郡牧類祀子
孫冠帶彬彬焉迨至正間以兵火廢百餘年莫能
修復而正統元年裔孫浦者乃構為家廟又數十
年而十七世孫興裔於萬曆二十六年呈請重建
於長洲縣絃歌里當與爵請建時會

國家追先生厥考從祀啟聖宮於是中堂祀先生後
堂祀考而以武功大夫興裔配焉君子觀於其

間而知與爵之孝與禮備也存先生之考者明先
生之道有所自始存興裔者明先生之澤有所自
衍蓋先生之祠如春陵九江等郡在在有之獨吳
中之祠屢復屢廢僅存家廟雜而不專今仍以與
爵之呈請建於絃歌里者為世祠焉余嘗與東林
諸君子論道學之源追畱吳之蹟共謂

國家報千載之斯文則先濂溪邇千古之道脈則兼
諫議而原節義於繩武則并錄武功一舉而三善
備當事者尋請建故事以成與爵之志則其若子
若孫之世於吳者豈有艾哉茲重建成恐世之不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三

豈知也特為之明所自始云

蘇州府重建濂溪世祠碑記 萬曆 諸壽賢 祠部

卓哉周元公之為烈也三代以下之庖羲也太極
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
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孔孟既沒吾
道不絕如綫至宋而始一發明元公實主盟焉昌
黎公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謂元公之功不
在孟子下信哉維時所為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
時者程伯子也所為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
朱晦翁也今天下之號為儒者不少矣或夷為腐

或夷爲史又遊而爲禪而元公之道幾晦故後學有能統一者爲儒後裔有能崇祀元公者爲賢胤吾於與爵不無深契云聞之孝尚成先禮隆廟食故穆穆魯侯獨美明禋之典溫溫孔父遠稱刻銘之休誠以原委是重情禮用申繩武君子必不忍令丕構之久湮也若夫翼聖眞而流慶承

命以揚輝乃履遺址思故宮毅然遠躅五百餘禩之前豈惟鴻儒流裔藉以增光寔惟司風紀者興仁孝之一助此濂溪世祠之重建與爵所以大有

關於名教歟粵稽世祠創制有朱蓋自元公四世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七

孫興裔者投觀察使駐劄平江力請於朝勅建元公祠於吳縣胥臺鄉道山之左裡祀歲舉孝思孔昭將令垂徽猷以睽來裔循鉅典而彰世守不謂勅祠傾圯湮廢有年至元盛時復建故址至正兵亂復罹煨燼傳至與爵之高祖諱浦者欲脩舊典綿力弗逮于正統元年廼構家廟名曰崇本堂祀元公其下考妣序列昭穆然家廟規制陋隘非所以副歷朝隆重之典是以與爵親舊址之就蕪毅然思復會萬曆乙未蒙

物論濂溪先生父諫議大夫輔成公從祀啟聖宮感

朝既優禮以崇儒裔孫當承恩以重本與爵居吳爲濂溪十七世孫呈請郡尊得朱公以燮之構崇堂之思起甘棠之想爲之申詳助俸重建與爵奉文乃發其帑貲集厥土木成祠於長洲絃歌里夙廢事興新構再起若垣垣若門廡若堂寢若庭庇皆一時間成儉而弗陋華而弗逾依然勅建舊規也計其程始營於戊戌之三月竣工於己亥之仲春繇是太府復命大尹鄧公諱雲霄顏其楹曰濂溪世祠所以崇

國典而別家廟也中堂專祀濂溪先生後堂專祀諫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一

七

議大夫以武功大夫興裔配焉鐫木爲主鼓樂迎入以時釋菜禮委儒學訓導袁君本請祠定位肅拜所以申王恩而光俎豆也仍進與爵而命之曰傳云盛德必百代祀信矣第清廟之設仁祖考於無疆紀載之傳垂後裔於不朽於是謀述文詞來託余手余觀勅祠肇於宋朝久湮非孝追祀出自國典奉享爲忠况茲渠劇理應嗣承繼其後者遠邇經始之心近思再造之力歲時迭移黍稷薦陳敬恭之心不忒在天之靈式憑且出者宣道化以報朝正處者維道脈以開來學萃忠孝於一門衍慶

於千載明時重道之典子孫隆本之恩庶幾永永弗替哉是爲記 十八世孫希臯希夔立石

題濂溪世祠

錢有威

河洛真傳數百年濂溪孫子有遺編道通太極一
九外志在義皇六畫前默契淵微倡絕學闡揚秘
奧祇羣賢知君世澤餘波遠吳楚斯文一脉傳

手

濂溪先生祠記

濂溪先生未嘗置吳也迨四世孫興裔開闢於吳
靖節於吳而吳遂有先生之祠蓋吳之有先生祠
也其在宋嘉定間也予嘗考吳郡誌胥臺鄉有濂
溪祠春秋以官致祭令勿絕而其後以兵火廢蓋
吳之無先生祠也其在元至正間也今士客來宰
茂苑徧舉諸祀典而濂溪先生祭弗及問其祠則
有在絃歌里者其專祠也中堂祀先生後堂祀厥
考而以武功大夫興裔爲配又有在濂溪坊者
家廟也元公祀其上而自興裔以來數世考

學氏遺著集

卷之十一

三

昭穆於下故其堂亦曰崇本以示不敢比於

之義則其無公祭固也至專祠之建亦既創

太守朱公變元奠位於前宰鄧公雲霄矣暮年而

落成釋菜以載木則凡蒞茲土者亦既輝煌其額

矣報成於秩宗則又錄其嗣之賢希夔衣冠奉祀

矣祠之東厥有信國公文丞相祠云庭燎之焰直

與正氣俱升忠烈之顏且與丹心比赤拜其像登

其堂吳人之興起蒸蒸如也獨是先生之俎豆先

生之堂寢不及與文山廟貌駢奕一時至今謁其

祠者輿嗟於庭草之俱蕪而圖書之竝杳也豈非

當事者之責耶說者謂其後人實不欲祀其先也
証也水源木本有心盡然焉有子孫而不欲祀其
先者哉即如爾祖與爾之建祠也官於吳遂請祠
於吳孝子一日不忍亡其先大抵如斯矣移孝作
忠厥後遂有福山之事當其時孤臣戰骨白於霜
一旅思靈清於月其吞胡之恨且先燕山之樓柴
市之慘而起也吾於建祠之日而微視之矣爾後
人獨不聞之乎且也家廟以崇本尊祠以報力
在祀典於今為烈爾後人亦不聞之乎吾故
也雖然成秩無文

周代遺芳集 卷之十一 天

天子之靈修廢舉墜長吏之責予不佞向為塘
役不惜與吳民作一頭陀今舉百年之祀又
為先生作一祭主哉况先生之道既無日不存
今日之吳當無歲弗祀吾故觀吳人士闡揚圖說
尉起斯文則夫彷彿風月之餘追慕金玉之範者
昇祠崇祀殆非予一人之心也其又吳人士之心
矣屬歲儉公帑不支不揣捐俸數金進其十七世
孫與爵相修之而致學博為益蓋與爵者即捐貲
成先生之祠也元生大成集行世者也其亦武
功之風類也夫因勒石為記

原缺第二十九葉

歷任憲司府縣及各碩匾額

濂溪世祠	蘇州府知府朱榮元
道學正宗	萬曆乙巳年孟夏吉旦立
正學淵源	大學士申時行書
倡明絕學	蘇州府知府同知韓子祜
倡明正學	宣化府知府司馬
真承聖統	萬曆乙巳年孟冬吉旦立
宋周元公祠	萬曆四十年五月吉旦立
道統中興	萬曆乙巳年仲春立
翼聖正宗	萬曆乙巳年仲春立
倡道東南	萬曆乙巳年仲春立
濂溪周先生祠	萬曆乙巳年仲春立
尊儒正印	萬曆乙巳年仲春立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二

裔孫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軒

目錄

武功大夫遺像

武功大夫行實

宋敕諭與裔提舉觀節命

宋賜銀台藥口宣二道

錄武功大夫手劄一通

爰周興裔死節福山

追悼周興裔死節福山

郭元造
虞允文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二

附水部南軒公事實

水部南軒公自贊

武功大夫觀察使遺像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二

二

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行實

大夫諱興裔字克振濂溪之曾孫也世居管道濂溪徙居九江祖諱壽父季仲大夫性質剛明策略宏遠政和間差充泰鳳路經畧司書寫機宜文字召授閤門祗候未幾轉承節郎差漳州府廉訪使轉保義郎特授閤門宣贊宣和六年差知岷州轉承恩郎特授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靖康蒙塵扈蹕臨安卽召對除帶御器械爲和州觀察使尋差江東路總管建康駐節復差提舉宿衛親軍權兩浙淮南東路沿海置制司領侍衛馬軍都虞候兼

軒皇城司巧養提舉神佑觀復領主管侍衛馬軍
行司公事以所部兵駐劄平江鎮守沿海福山港
隨任奏立元公祠勅建於吳縣胥臺鄉後與金虜
對壘戰沒王事勅葬虞山東麓積善鄉配王氏封
汝南郡夫人尚書左僕射岐國公珪之女子曷爲
坤功郎陰常熟縣尉有治績孫璵承仕郎秘書省
檢閱文字曾孫才迪功郎祖孫四世祔葬虞山

宋勅制置使周興裔兼幹辦皇城司巧養提舉
神佑觀誥命

朕聞虎闕戎司固先於贊畫麟臺秘府尤重於提
綱膺斯顯除宜屬舊弼卿性全夷粹德備直方負
經濟之宏才蘊幾微之敏識頃陪籌幄密贊樞庭
荐出鎮於近藩茲入佐於中禁尚期效職以副朕
懷欽哉勿替

宋撫問淮南東路沿海制置大使周興裔賜銀
合夏藥口宣

有勅卿比從舊弼出殿帥藩履茲炎燠之辰嘉乃
撫綏之畧用頒名劑以示至懷今差入內侍省
東頭供奉官譚際傳宣撫問及賜卿銀合夏藥口
宣知悉

宋撫問淮南東路沿海制置大使周興裔并賜
銀合臘藥口宣

有敕卿望高右府寄重留都當氣序之載嚴諒節
宣之無爽肆頒良劑昭示眷懷今差入內侍省
西頭供奉官韓繹傳宣撫問并賜卿銀合臘藥想
宣知悉

錄武功大夫手劄一通

建炎三年春三月望後五日書暨丙申歲仲夏離
家隨奉命差知潼州廉訪使宣和六年復差知岷
州後轉文州刺史南北奔馳歲無寧晷視事如蟬
何暇於兒女事爲念哉况值國步多艱復有靖康
之禍君臣遘難又蒙懷愍之塵是以朝廷去遠君
子內乏骨鯁之臣任用小人致貽天下之憂四海
生靈罹此倒懸困苦耶今皇上播遷之後黎元窘
迫之際措置張皇進退失計雖警蹕臨安終非恢
復之談耳目雖聰明蔽惑於奸佞此某之所以三
復流涕痛朝廷不自內省又見沮於潛善伯彥之
諸掣肘莫伸今金虜分道南侵血我生民腥羶茅
土此誠危急存亡之日臣死於君君死於社稷效
死勿去泣思戴天之仇未復一腔忠赤未消傾露

葵藿當紆國難此我所以奄奄居外夙夜皇皇惟
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形于東南境土兢業自
持未暇于一夕安寢幾欲告歸灑掃祖廟先坐奈
何王事靡盬弗克所願想我祖宗在天之靈必先
鑒知烝嘗久缺不能脩時薦以盡禋獻之禮人子
之情抱恨終天既不能盡孝又不能盡忠臣子之
心良有歉于是哉今附歸薄祿數金卽置備後開
祭掃等儀願我一子皆如所言一一如我命我雖
不得與祭使我子尚昱攝之當致其如在之誠吾
祖宗亦必格而臨之少伸孝思以報劬勞也向後
周氏遺集 卷之十一 五

長男曷虔備牲醴香帛茶果祭品請道州祭掃
慨所云

列祖墳墓卽祭告先諫議大夫廟暨諸祖考妣
之靈奉禮畢卽回九江沿具祭品同昱詣曾
祖元公祠祭告禮畢卽祭掃先高祖妣僊居縣
太君鄭氏墓暨曾祖考元公曾祖妣陸氏縉雲
縣太君鄭氏墓清縣君祖考司封郎中祖妣鄭氏
夫人先考迎功郎先妣陶氏淑人之墓祭掃畢
卽撤饌餘祭奠汝母王氏汝南郡夫人之靈特
示男曷昱知此母得造次違亂來意皆依我所
言建炎三年三月書

哭周興裔死節福山

郭元邁

周氏遺集

卷之十一

六

孤臣戰骨臨霜白一族忠魂掛月清海島復聞田
氏義首陽還抗墨胎名刀雖敢蹈惟知死國饒甘
飴豈憚烹一擲鴻毛輕太岳只今野老哭吞聲

追悼淮南東路沿海置制使周興裔死節福山

以詩贊之

虞允文

衰草吳天照夕陽孤臣白骨委沙場忠魂夢斷悲
秋月逆旅神疑望故鄉報國赤心存壯烈垂名青
史死猶香英雄未盡吞胡恨千古遺芳重辟璋

附

南軒公事實

南軒公諱才字仲美道國元公七世孫也賦性穎異器宇弘暢早失怙恃勵志自學六經爲本待人以誠獎善嫉惡不苟趨競景定甲子領沿江制機檢察水部兵乙亥革命征南行省帥府檄公與武弁分撫郡之屬邑時軍伍貪恣日事剽掠公撫諭之又梏人輸物不愜則負貫斬首公悉解繫械釋之不可勝數士卒掠他處生口賈弼公爲館教詢其鄉里父母歸之同里朱氏蘇氏世讐朱賂千戶期一夕焚蘇而屠之亦欲賂公公潛招蘇語其故俾亦啗千戶以利兩全之因招二氏曉以禍福令

周氏遺集

卷之十一

七

約爲婚姻遂釋怨丁丑歲有奸俠謀袁謀以動吳民公歎曰吾始預撫安今茲復不順義一旦官兵來吳民其無噍類乎因諭以氣運在天不在人之理禁其奸不得發乃亟給帥闔撫諭符文迎勞官兵遂不入境人得以寧比境來避者亦廩給之後置縣設官領戶算同寅上其功公曰吾前朝賤士也所以與世委蛇誠不忍生民塗炭耳茲得爲太平民幸矣忍復希名位哉遂老於耕桑嘗著宋史略十六卷吳塘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文華授常州儒學教授次文英以儒克世其業有澤物親民

二稿及庭芳集其言見水利條載郡誌

制機檢察水部兵自贊

早步宦途晚耕田野詩酒陶情逍遙林下以仁義而宅心終不事平虛假噫彼其所以深衣而幅巾者亦庶幾無愧于儒雅也耶

目錄

紫華先生事實

幸僊留別二首 并引

三吳水利條陳 載姑蘇誌

題紫華先生行卷後

周氏遺集

卷之十二

八

題黃省翁寫紫華先生真像贊

紫華先生自贊三首

慶耆吟

紫華先生題意

祖服傅孫十二韻

登樓二十韻

過吳塘故居

紫華先生事實

先生諱文英字紫華別號梅隱元公八世孫天資
剛正不妄談笑好學篤行博涉經史世居道州宋
季徙吳城之東讀書好道薄宦四方負佐州縣建
言三興水利申明兩浙鹽法詳讞疑獄議擬戶婚
所著論病則有澤物親民錄又善文辭音律暇
則教子讀書琴尊自娛凡爲吟咏援筆立就積稿
數十伯命曰庭芳集藏于家訓其子曰吾詩不足
傳俾汝曹知予出於此耳可傳者澤物親民錄云嘗
有幸道者過之見其六讀參同契道者曰子有宿契
周氏遺集 卷之三 九
可與語至暮留宿寒將熾炭道者止之視其所
衣一木棉裘其氣浩然時方雪積道者所止有光
赫然出屋上雪不聚隣人以爲火操水具至則
知非火紫華尤異之達旦留詩以別問道者所止
曰我舟泊於楓橋雪後可來一會紫華冒寒而
往幸方倚篷而笑紫華曰子來矣卽出一小鼎
授以坎離交會之術紫華悟其意幸又日後五十
年戊亥間當成子士余頃間便過洞庭七十二峰
西遊也歲甲戌紫華以幸所書展玩一過曰茲惟
詩人遂欲端坐而心其留別詩亦寓意焉并附

錄於左 在長洲誌

幸仙留別紫華二首 并引

梅隱周兄火龍水虎風雲間開亦一時之良
遇也源之深流之長不易測也意夜風雨鸞
和鳳鳴不易聽也旣早別因梅隱壁間韻賡
二首以寓再會焉意乞不示人知幸甚幸甚
條來泮水忻一會端崖秀谷泉流清抱琴半世調
不得連榻一宵通此生參到無言方自覺學須有
志竟能成他年再可雲龍際息壤天涯寄其名
晦同晦月不損影到潯江江更清有限炎涼宜
周氏遺集 卷之十二 十
靜看無開日月且浮生雲邊鸞鳳飛將倦塵界蟠
桃種不成我向生前了身事人於身後却虛名
三吳水利條陳
蘇湖常秀土田高下不等以十分爲率低田七分
高田三分所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
無過於浙右五代末吳越錢王獨居東南專享此
利宋范文正公嘗論於朝曰江南園田每一園方
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
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嘗
詢訪高年云曩時兩浙未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

四部共七八千餘人又有撩清夫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唐時歲熟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慢於農政不復修舉田園河港大半墜壞今江浙之米石不下一貫比之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前都水監於江面置閘節水終非經久良法且如見置閘三處本意潮來則拒潮來之水潮退則放江水決潮殊不知江水源築塞水勢細緩內水外水高低無幾又閘之相去不遠決放之水既淺且緩又烏能衝激潮沙而不積於江也施常年初無損益設遇湧歲觀其

卷之十二

十一

傾。湖巨浸則見其不能此所謂徐行拯溺緩步和焚者也海者百川之所宗水有所歸則不泛濫善治水者必識其源流可也嘗經行太倉劉家港及吳松江之左右登高眺遠隨流尋源爲今之計莫若因水勢之所趨順其性而疏導之則易於成功劉家港南有一港名南石橋港近年天然深闊直通劉家港西南通橫塘以至夏駕浦入吳松江其中間有迂迴窄狹處若使疏浚深闊則太湖洩水一大路也其今棄吳松江東南塗之地姑置勿論而專意於江之東北劉家港白茅河等處也

尋水脉開浚入海者蓋劉家港卽古婁江三江之一也溪港澗此三吳東北洩水之尾閘斯所謂順天之時隨地之宜也惟開浚之法付之有司例將有田之家差夫動擾猶爲未便之從省府差委詣通水利官諸沿海各處相視合浚港浦具數計工擬議申聞或都水監分官前來或選省府能宜於浙間富戶勸率百十家勘酌遠近及功績巨細照依捨糧賑餉例授以官祿擬定品給令其開浚考其成功如工役輕省者量行優給如功績重大者優以一官激勸勉需庶幾勞而無怨擾不及衆假

周氏遺考集

卷之十二

十一

如凶年勸令富戶捐糧賑濟不過救一歲一處之災上有以官推此恩例成此美績則可弭浙西數郡久遠之災寧不偉歟經治之後更須都水監差官按行嚴督各州縣每歲修葺使其經久不廢或委行省官專一提調庶幾執督事嚴免致有司樂歲則苟且玩視以爲常程設遇湧歲則束手無措敗事傷農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此也水利有成則樂歲相仍國富民安誠非小補詳載姑蘇郡誌

題紫華先生行狀卷後

倪瓚

華上卿遊心恬澹之園濯神清冷之渚仕雖不顯利澤甚溥蚤遇真仙故說得尸解上追學道之士非祖澤流慶骨相合仙精修真契何由仙靈降室哉觀陶真白冥通記庶知之耳因讀上卿碑及傳爲之慨歎久之壬子九月二日雲林倪瓚書

題黃省翁寫紫華先生真像贊 高晞遠

神湛湛兮若淵氣融融兮似春兼文質之茂美極言行之溫純措諸事業可使民物之咸遂歛之方寸能保元和而自珍彼求之於眉睫之間者宜得其形似之髣髴孰若索之於形骸之外者庶見其

邱道芳集

卷之十二

七

三百四

渾然天真也耶

紫華先生自贊三首

如斯面目如斯性情不史不野非濁非清松栢霜姿芝蘭春英既具爾瞻必也正名 玉堂茆舍無心處四海竟天樂太平

瑞靄瞻晴荷風晝清逍遙庭除優游性情淵淵如神熙熙如春惟松栢貞惟蘭斯馨宜爾壽康德彼雲仍

面目尋常襟懷迥別冷地陽春炎天霜雪蓮幘蓬蔥光風霽月澤物仁深隨時用拙 用之行龍虎

風雲舍之藏煙霞泉石

慶耆吟

紫華自述

六十年來事可征幾番風雨幾番晴晚思投筆身先老蚤計乘桴道不行北闕上書憐孟浩然博翼笑莊生如今老大俱休問鼓腹堯天樂太平

紫華先生題意

紫素生華有自來先天水火孕胚胎九宮正位藏金室三氣迴風上玉臺充實光輝儒闥域希夷恍惚道梯媒靜觀虛白佳祥止三十六宮春自回

祖服傳孫二十韻

周天遺芳集

卷之十二

七

三百四

先人一襲裴遺年四十春當日授受時此意慈旣憐屬我甫成人冠帶整鮮愜心感殷勤稱體宜踴躍服置間歲寒紉補常完全貴之重華哀實之逾青氍故人綈袍情恩義尤絕懸箕裘寓微深襲佩披誠虔吾今臻耆年先志固勿遷書紳敬諄諄帶章衷拳拳輕肥曷敢矜靚素惟純緣曩叨恩賜衣胸膺金螭蟬儀章制羅袍繫華丹韞聯朱紫寧無期時我適後先難封信李數易老知為顛庶幾寡悔尤口體相安便先裘幸不墜謹以吾子世賢哉服祖傳進修庸勉旃衣冠三世存子孫百世賢

爲謝九方歐與子遊於天

登樓二十韻

我樓異他樓，俯仰成憑陵。山林猶森嚴，龍象先儀承。風月自樓遲，煙霧時依凭。良棋契夙構，瑞應符佳徵。不矯元龍高，不屑王燦登。樓中繫斯人，母伐亦毋矜。道義和如春，懷抱清逾冰。麤生分久疎，航竿量不勝。裙扇情已漸，斤斧誓自懲。不爲物之專，不爲物之憎。過從屏俗類，談笑多良朋。學不趨僂流，道不墮禪乘。教子耕研田，負耒勤耨簷。良辰冀有秋，良士期賓興。老我抱黃卷，皓首惟青燈。讀易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二

十五

洗我心明善，服我膺千篇。優寸長百拙，僅一能商聲。歌我詩忘形，髮鬢髯斯時。惟何時老子，與題私韻語。寄此懷聊識，當年曾

過吳塘故居 紫華自述

滿目荒涼惱壯懷，坐來猛省一場歎。幾年積善讀書地，一旦成丘作瓦堆。家國廢興同是理，山河險固有餘哀。春深最是傷情處，悞却尋巢燕子來。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二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三

目錄

新孫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輯

拙逸公事實

載姑蘇誌

拙逸公家訓

拙逸齋記

陳基

拙逸齋銘

楊翮

拙逸自贊公服像

拙逸自贊深衣像

拙逸題孟孺人真贊

送周正道謁選序

蔣堂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三

題吳王故宮梧桐園

題吳王故宮香水溪

題城東採蓮涇

題陽山丹井

已上四首俱載姑蘇誌

甲寅重九志感

九月十日得子敘書

孫源試周歌

饒周正道

錢良右

留別道翁先生

倪贊

夜夢與正道遊西湖

王立中

和息菴袁老韻 拙述自作

題正道簪簪圖

風雨夜宿拙逸齋中

賦九日登高

答寶幢直指上人

義猶傳 拙述自撰

題拙逸先生行實後

楊維禪

倪璠

王立中

王立中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二

八上

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二

裔孫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輯

拙逸公行實

拙逸諱南老字正道本道州人濂溪先生九世孫
宋季徙居於吳祖才父文英自有傳公幼聰慧識
量過人讀書覽輒記憶元季用薦授永豐縣學教
諭改當塗縣代還會天下亂省臣奏為吳縣主簿
有僧普益殺人久不行尸南老移傲責縣神次日
覺羣鳥飛繞有異跡其所止獲尸於湖濱縣稱神
明尋辟為浙省掾上書言時政六事曰開荒田節
財用通鹽法息奔競辨禮分公銓選除兩浙鹽運
司知事進淮南行省照磨改浙江行省進權理問
國朝洪武初徵詣太常議郊祀禮禮成發臨安居住
放還卒公生平端毅好學其學本於義理而詳於
制度所著有易傳集說喪祭禮舉要姑蘇雜詠拙
逸稿子敏字遜學洪武中舉任長洲縣學教諭後
與金華胡隆成同 召入京以親老辭歸親終服
闋改廣東軍器局副使子四汝浦淵源汝安溪主
簿浦齒德並邵賜品服與鄉飲淵遂昌知縣浦之
子綱字文叙以薦授廣西融縣丞進知縣治縣十

有八年有惠政於融成化中都御史韓雍以融人思綱不忘奏綱子奎爲融縣丞未幾進攝知縣兼攝羅城懷遠二縣協贊韓襄毅公區畫百計以靖洞蠻蓋奎隨父久任熟知地輿蠻賊巢穴皆奎所經戰悉以指示無不克捷功成之後堅辭爵賞後丁母憂改茶陵州判卒載姑蘇誌

國逸公家訓

不師古非學也師古而非以正亦非學也聖人之道其在方策大而性命道德細而名物度數皆學也夫學之道不由誠意正心而加存養省察之功

周氏遺集

卷之十三

四

三

功則性命道德何有而明不由致知格物以盡夫事物之理則名物度數何由而知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盡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而後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也六經論孟學庸古莫古於此學欲師古舍是而何以爲學耶當今之世孰不家有是書而讀之者亦未嘗無其人然在愚不肖者固不知斯道爲當世不易之理或昧而不明或習而不察而賢知者顧揣變測微驚世駭俗陰祖異端溺老莊之虛無慕瞿曇之寂滅或以竹林放曠爲行或以西崑組麗爲文搜集言辭動以

韓柳戶許鍛煉韻語槩以陶韋爲言考索名數則以圖畫之高古爲據視性命道德爲虛文曰不必學以名物度數爲不切世用曰不足學不知韓柳之精粹陶韋之冲澹果外於道乎圖畫之高古不過圖形似之彷彿豈能一一精備而可據以爲制作耶其所以爲吾道之害者莫大於此其所以駭俗驚愚誣惑後學者又莫盛於此豈曰人有天資之高下豈能盡聖賢之事而造於道哉殊不知資稟之高者必由學而成資稟之下者亦必由學而化其曰天資云者是甘於自棄也其爲不仁其矣

周氏遺集

卷之十三

五

三

顧予之言貴稟固有高下氣質固有不一雖不能一一到聖賢地位然爲學之法則必當以聖賢爲期知之必致行之必力一師於古一歸於正毋誇詞章而闢靡母泥傳註而穿鑿則庶乎聖賢之學也苟學之未至亦不失爲善人夫鈞陶猶能變土學豈不能變氣質哉予幼習父師之訓拳拳服膺今耄矣未能致其實踐之功而於正邪真妄之途則不敢不審若夫科場之程文應世之詞章特餘事耳亦未嘗學焉文以達辭詩以寫情字以正心未始敢求異於人講學之暇輒著是說以爲家

訓者子若孫識之勉之

洪武甲寅春三月朔旦春陵南老識

拙逸齋記

陳基

惟天下大拙能爲天下之至巧造物者大拙也而至巧存焉今夫草木至微者也而其生也造物亦何容乎其間而洪者纖者鉅者細者頽仰者向背者方圓而曲直者林林總總莫之有紀雖直良工之刻鏤曾不足以髮辨其萬一非惟草木也凡踐行啄息雲飛淵泳仰飲而俯啄者亦莫不皆然造物者亦未嘗鑿然若世之衆技鑽其巧心紛紛

周氏遠夢集

卷之十三

六

三十三

攘攘與百工角能哉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之謂也吳郡周君正道甫以詩書六藝爲業其先大夫大使府君以儒術緣飾吏事瓌璋博達爲東南學者師而正道少從府君宦遊四方其外舅故松江府判孟府君實故宋信安郡王五世孫也而正道出入二父間皆異時老成典刑爲世師表余不及識大使府君而幸及識孟府君正道以府君佳婿出入侍傍應對唯唯進退折旋如芝蘭玉樹楚楚不凡自是與正道交游且三十寒暑不啻矣間以習聞於二府間者出遊與世酬酢如庖丁解

牛動中肯綮而其博學多能雖醫方藥術亦各臻

其妙若正道者蓋所謂至巧也而乃以拙逸命其

齋殆大巧若拙歟正道裔出故宋汝南周先生元

公而拙逸云者公之自謂也公以道學繼孟氏千

載不傳之緒而其賦拙有曰巧者勞拙者逸巧者

曰拙者吉而其卒章有曰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

順風清弊絕於戲此非孔子所謂無爲而天下治

乎余今與正道誦其詩讀其書光風霽月若將見

正道以習聞於二父間者豈獨善其身哉亦

曰士大夫出處無常惟義之歸而已

周氏遠夢集

卷之十三

七

三十三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記

拙逸齋銘

楊翮

舉世機變卽禮愿疲爾形神心役役外重內拙舍

厥德恬淡無爲安所逸周父表之名其室將終身

焉永惟惕銘其名者楊子翮

拙逸自贊公服像

形朴而氣舒性拙而材疎少馳騁於文藝之場

涉歷於艱難之途其朱衣象笏者卽青燈華髮

故吾歲之旣往聊遜逸於桑榆

拙逸自贊深衣像

幼力於學老未聞道敬以自持是則是效將致謹
乎言行傾此心之慥慥服斯服而成此肖貌者皆
過庭之教也

拙逸老人題孟孺人真贊

係亞聖公五十三世孫潼之女也享年五十
有三祔葬于落星涇祖塋之次

甫笄而嬪克敬克勤相我內事三十七春繁工容
之具美惟德人之所有斯孟氏之令女實我宗之
賢婦 銘

惟茲惟淑婦道雄肅同穴有誓爰宅茲隩

周氏道芳集 卷之十三

送周正道謁選序

蔣堂

科舉行三十年士之有志者鮮不卓然表見於世
自非偃蹇鄉里間放意文墨繩檢之外以求一切
速化者孰肯勿蹊側逕反自取於迂遠哉吾鄉有
周正道者觀其質粹然而溫也聽其言曄然而文
也探之以業術驗之以志慮扣之以事物之所疑
浩浩乎若未可詰而窮也吾意若人之資身諱世
者已具蓋將爲時之用也不遠矣方且斷斷與君
儒較麤縮司出納疲精勞思心切笑之以是瑣瑣
者豈吾曹所宜爲哉况風紀之面試難於初有司

之稽考嚴於終小夫賤隸叫號衝突日器然皆
得請而侮之而正道處之恬不以爲耻一日代去

忻然來曰吾雖不類豈以是爲功名哉士患已之
不修耳萬鍾何多一介何少固不在外者爲榮辱
也吾見世之建功立業奔走於四方非不誇且榮
也然捐親戚棄祠墓蹈不測之險出沒于禍變憂
懼中以僥倖于一時爲不少矣豈若居于游絃歌
之鄉講學道愛人之語從容乎井邑之間跬步于
衽席之上彼所謂卓然能自見者度時可爲而爲
之不然亦不失爲善人以此較之孰得孰失哉予

周氏道芳集 卷之十三

九

感其言類知乎道者也故錄以爲序

題吳王宮梧桐園

拙逸

碧團宮園樹曾宿朝陽鳳花開襲香霏華密纖纖
蒼雨雜瑤珞聲風生金石弄初秋一葉零深宮愁
已動前園忽橫生怪入夫差夢知匪棟梁材盲僮
斯備從

題吳王故宮香水溪

吳宮香水溪俗傳脂粉塘暖波浮漲膩晴渚泛紅
芳美人曾此浴魂銷水猶香可憐清冷泉照此妖
冶粧不濯郎衣塵孰比華清湯只今開寶林曹溪

源更長

題城東採蓮涇

採蓮蓮有涇涇帶城東南美人棹輕橈花深采芳
蒂香風飄翠舉明粧照紅酣摘鮮騎紫萸顧影
瑤簪藕絲長不斷君情短何慙食甘心死苦君樂
非所堪

題陽山丹井

鶴仙丁令威宅枕陽山陸仙化鶴不返宅廢人已
非餘遺丹井在井口苔生永丹光時夜發猶能照
巖扉月斜人懶叙鶴自遼東歸為歌華表吟但傷
周氏遺集 天卷之十三 十

知音稀

已上四首載蘇郡志

甲寅重九志感并序

有懷壬子歲九日值雨子敏具酒設酬節留
倪雲林在荒齋圖秋亭雨意并賦詩座中
屠仲權金德進徐彥純談笑終日今年喜晴
而吾子上京未歸德進助教國學仲權留應
天府彥純訓導吳序雲林在江上獨余困
寂寥感而賦之

子能為養奉時羞佳客紛紜為雨留圖寫雲林神
妙品坐談珠玉總儒流人情會合難期再節序推

遷復兩周自嘆吾生幾重九胡為役役感行休

九月十日得子敏書

數畧橫江無縱鱗幽潛何地遂沉淪文身自絕猶
荆俗負未誰能似野人束帶折腰非所樂賣書供
粟未全貧子還有日殊堪喜捧檄歸來祇為親

孫源試周歌

汝浦淵源原上遊上遊來自崑崙丘四字名孫與
實伴孫源今日始試周敷茵布席羅膳羞秋餌堆
盤橘果稠爵進玉醕液新竊香泛碧雲茶滿甌左
陳經史及鴻臚右橫戈弓并鉏鉤東序中書積墨
山八遺芳集 天卷之十三 十一

侯西列槩畫排牙籌百爾縱橫各相攸楚跼跼進
觀何由電光炯炯明雙眸頭角崢嶸匪凡流首拈
古易歛狎優次握祖印莫他求踞地注日形神留
聲為欲與鳳皇儔吾有此四百不憂便擬從心與
天遊階下孫枝挺琳球堂前桂樹搏螭蚪於焉游
息而藏偷濫溪德澤馨千秋承家不願公與侯熟
讀詩書紹箕裘行逢泰運恢皇猷四海文同皆魯
鄒時歟時歟樂古謳鋪張與國為匹休

餞周正道

錢良右

春盡江城柳絮飛送春未了送君歸青山欲語頻

畱客綠水多情趣染永學道橫經傳闕與還鄉奉
學壽庭關一官捷徑須時俊老我看書獨掩扉

畱別道翁先生

倪瓚

一室蕭閑無市聲浦雲沙鳥到階庭朋來直諒惟
三益心醉離騷與六經曠世久懷頭已白經年不
見眼終青江村又作思君夢睡起長吟月滿汀

夜夢與周正道遊西湖

王立中

夢入西湖泛畫船覺來懷抱獨凄然猶思翠幙張
花底尚憶金鞍繫柳邊歲盡孤山愁老鶴春深葛
嶺怨啼鴉欲尋向日繁華景從此承平更百年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三

十一

三十八

和息菴衰老韻

拙逸自作

病後腰脚疲蹢躅奚所之坐占南簷暖含哺娛孫
嬉舉世少青盼老我慙白癡瓊樓駕寒次玉宇凌
嶮巖遙光恍隔霧泪眼枯欲萎壯懷衰已久勿志
貞不移柰此遲暮何富貴非吾時居幽養期願長
年誦詩

題周正道質簪圖

楊維禎 提舉

自愛家雞特與傳故將餘墨寫娟娟風枝雨葉秋
無賴夢落湘雲楚水邊

風雨夜宿拙逸齋中

倪瓚

漢古長洲倦客悲吟歎滯留風雨打窓歸
一尊且作醉鄉遊

賦九日登高

王立中

今歲登高天氣好已勝冒雨過蘇端吳山楓冷猿
聲晚震澤波澄鴈影寒紗帽尚懷高士落茱萸還
想故人看老來豈爲悲秋感自是尊前且共歡

答寶幢直指上人

拙逸自作

老僕欣病起冒雨扣松扉塵事愁相問閑情喜暫
依喚晴鳩獨語投暝鶴雙歸坐久成歡劇儵然與
世違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三

十一

三十八

義貓傳

拙逸自撰

頃有貓牝色純白體無雜文兩目一金黃一紺碧
世所謂日月眼者是也時來余家家人深愛之每
設食於庭除以伺其至至則巡牆而下循除而食
徘徊顧瞻咄舌搖尾久之輒去率以爲常而日必
一至焉如是者歲餘遂兩忘縱其所如時當兵變
里巷間鞠爲茂草貓失所宇家其來食也愈頻家
人哀之故食之也必時其性類野狸或出或沒往
來雖久終不能留一日忽呼鳴簷廡間哀號若有
訴少間復聞乳貓聲視之乃知其街所生兒置余

屋東廡而去家人具鮮食食其兒編草爲棲以畜之其牝日至如前乳其兒食既仍去日或再至其月兒長其牝遂不知所之兒絕類牝其色與目皆如之遂呼爲雪兒兒猶警敏過常君廩庖厨視之不少懈鼠或跳梁兒一舉目輒墜地山是庭除之間絕無鼠迹而或賓筵盛設魚肉盈案兒枕藉於旁與之食則食不與則勿敢顧行行焉踈踈焉柔馴可愛舉家無有憎者余再罹兵創遁入京卽日上道家悉散帙兒守故居哀鳴不忍去隣婦捕之將歸養囑其姑乃逸翌日余子女獲返舍仍來依焉自是家事益廢日食或不備兒亦終不厭每卽白飯終月不知鮮味服勤余家越十五年迄今無恙余嘗於亂離中收養流冗子二人皆始髫髻一全生於饑寒之餘一脫命於兵刃之頃鞠之育之亦十餘載俱能成乃視余之有無爲士畱計問呼雪兒曰終日號呶得無饑乎胡不合而去寧死於是耶雪兒終不易所守二子不堪余貧以漸乖離悉去余余觀今之人災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雪兒之爲者眾曰雪兒義猫是可傳以傳厥後

周子曰猫義畜也母子皆能循乎義而不爲獸畜

之行然而含齒戴髮被衣粒食爲物之靈者反乖於義悲夫此聖人之所以誦黃鳥之說而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題拙逸先生行實後

王立中

拙逸翁卒年八十有三葬吳縣落星涇道山先塋之傍自誌其墓旣葬之數月其孤敏復述家世之淵源及先考之平生行實繕錄成卷以謂予與若翁交游至深且久而獨存者將以求訂正焉詳觀所載周氏自汝墳三遷來吳由漢迄今歷千有餘歲永冠文獻代不乏人可謂源深流長矣至拙逸弱冠喪父乃能篤志好學修身勵行稍壯接武縉紳樂育後進遂以文學起家佐縣邑叅省幙推誠盡敬悉能獲乎上不爲皎皎之行從容閒暇所施無非濟物利民之事終身無少玷缺可以見其賢能矣使得時行道盡撫所蘊詎止於此而已乎然仕不能稱其德抑有命焉仁者必有後若造物施報不在於身亦在於子孫矣敏之意非欲爲溢美也始恐歲月愈久泯沒無聞是爲憾爾惜予衰耄無用干時弗能爲之重經將俟當世鴻筆騰斯文之任者必能發潛潛德以成人子揚名之志矣撫念感諸瀟湘識于後云時洪武十六年季冬朔日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三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四

目錄

遜學公行實

天根月窟軒記

題天根月窟軒二首

天根月窟道者傳

送周遜學歸吳養親序

送周遜學赴長洲教諭序

餞周遜學詩

送周遜學教諭長洲詩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四

送周遜學教諭長洲詩

送周遜學歸養詩

應制二首

誄周先生詞

誄周母孟孺人

金文徵

倪瓚

金珙

胡隆成

貝瓊

倪瓚

劉基

錢宰

張善

宋玘

宋玘

宋玘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四

裔孫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輯

遜學公行實

遜學諱敏號天根月窟道者元公十世孫也龐疑

端恪器宏學博頤然而長充美鬚髯六歲時母孟

夫人授考經小學即能成誦成童侍父宦游永

豐習舉子業學易於縣尹署中探隱索奧而易旨

大通洪武六年舉任長洲縣學教諭兼權蘇州府

學由是諸生歛華務實敦尚學行翕然而興洪武

十年應名儒徵中內廷試將充大用以親老辭歸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四

親終服闋改廣東軍器局副使明年以公事赴京

疾卒歸葬于吳縣胥臺鄉祖塋之側配孟氏鄉國

亞聖五十五代孫女子四汝浦淵源生平所著詩

文及重輯周氏世譜藏于家詳載訓導邊節墓誌

云

天根月窟軒記

蘇之周遜學學易者也闢軒於其居東偏淵乎其

虛廓乎其容洞而明深而寂也揭先天圓圖於中

題之曰天根月窟畫囑而夜惟心領而神會推而

前之未盡之妙躍如也引而後之已盡之象聚如

也曰緊昔邵先上隣太初下視萬化儻焉乘氣機而遐征則駕風鞭霆歷覽無際吾願有謁焉月陰之體也陰終於坤而其知生者殆乎殆其月之窟也窟其靜之藏也天陽之體也陽終於乾其始生者復乎復其天之根也根其動之萌也探乎月窟靜其無端也翕之而或張也伏之而或彰也三十六宮之春盎然其盈藹然其和而不息矣卓哉邵先示我本原按圖求象得意忘言茲其所以泝文王周孔之易而上及於庖犧氏之天也歟予聞而扣之曰龍馬未形孰爲之數庖犧未生孰爲之畫俾邵先而出於斯世也則夫天根月窟之往來其遂無間乎予之求易不猶有贅乎遜學曰天爲吾剛性爲之根月爲吾明心爲之窟天根月窟吾心性之易也邵先不出吾獨泯泯而已乎於是相視一莞莫逆於心書以爲天根月窟軒記

題天根月窟軒

倪瓚

手攀月窟躡天根已識乾坤卽此身安樂處中寸地浩然三十六宮春

又

張

陰陽消長自然機奇耦初生要識微惟有至人同造化往來根窟受春暉復殆已前纔二氣誰名根窟躡猶攀至人漏却春消散人物分明一顧間

天根月窟道者傳

金珉

天根月窟道者其上世道州春陵人來吳久矣道者自少時從父拙翁授古易經讀之卽粗知卦畫之所紹始家有邵子像闢一室以祠之日居其中誦讀不休取圓圖揭之座目視心悟者久之一日假寐若有神告曰此天根也此月窟也一往一來而造化之機不息矣寤以出所告翁曰必安樂

窩老也爾其以易專門乎後數日翁呼而問曰三十六宮厥指攸歸具以邵意對翁笑曰天根月窟奇童也因衍其說曰其宇宙中最大者莫如天地之大也然天地一復殆也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非此乎其微者草木之榮瘁也昆蟲之變化也一復殆也一天根月窟之往來也驗之人語默也作止也其窮達壽夭也其智愚賢不肖也其死生禍福也一復殆也一天根月窟之往來也間以其說語於東吳劬生生曰此肩隄之見耳烏觀天地之大道精乎邵子之所擇者月窟也其探而不可

得者子知之乎邵子之所躡者天根也其躡而不能者子知之乎淵乎微哉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哉道者曰索有於無求實於虛斯老莊之緒餘也吾固不取於子道者姓周氏名敏字遜學濂溪先生之十世孫號天根月窟道者學於易故以是稱之也

贊曰人之言曰九師具而易道晦有是哉昔者伏羲氏出也畫焉而已未嘗有文字之可觀也而規而爲圖者先天之學邵子之獨得者也豈唯邵子若道者其亦得夫先天之學者乎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四

五

送周遜學歸吳養親序

胡隆成

助教

洪武十年二月十日隆成與常州教授儲惟德太平教授孫大雅松江教授沙溥淳安教授汪大本江陰教諭陳晟於潛教諭周繹長洲教諭周敏長興教諭沈熙丹陽教諭王觀宜興教諭尹範松江訓導林洵紹興訓導黃鄰長洲訓導邊節海鹽儒士桑慎十五人被召入大內會

上祠社稷禮成 法駕昕迴

上御奉天殿命詣 丹陛授 御製策題

上命退退就東西兩廡爲文文成者 賜膳光祿次

第進卷

上親覽喜溢 宸衷越七日

上御午門命隆成與惟德大雅大本助教國子溥主事秋官觀管勾地曹晟慎編脩 國史鄉典籍翰林繹伴讀 王官範丞 太廟祠署洵以疾辭敏節乞歸養

上許之於是三人行而敏獨請於隆成曰敏與公等同被 寵召而今若此者以親老故無他侍養故耳雖尚健飯而止或移時且貽里門望跂去家千里憂思日積寧無朝夕虞哉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四

六

上既許歸子盍道所以去夫君猶親也事君親猶夫事天也欲求事君而可不知事親欲求事親而可不知事天必也事親能盡其誠而後事君能盡其道苟事親有一毫之未盡則不能事天矣不能事天其何以能事君哉周敏氏有見乎此所以乞養於命官之初宜其去之速而來之亦未爲晚也故因道其所以去而并述其所以來者如此敏字遜學元公十世孫長身玉立尤美髯鬚聞名明憲蓋純孝人也月之廿三日序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今年春璣與會稽趙倣同被召至京師授國子

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詔臣倣等至御

前命之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

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璣等既

受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驚

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

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蝨莫過於此歟

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

樂春秋者大中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亂於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四

七

七

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橫爲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

莫不說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爲迂而不言

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頗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

向之途可勝嘆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黜

儀秦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正者

敬識于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

學孔子則進而爲信爲善以極於大而聖聖而神

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儀秦智謀之末君子

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其所爲乎

惟不能勝其計矧以詐率人彼不正又何益矣此

上之命臣倣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

大哉言乎汝南周遜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

有學緒紳成器之適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

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考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

謂偃革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藝

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

輕如此則遜學視彼屈於事何如哉於是大夫士

歌詠以華之且求序其首因舉以爲告焉遜學其

訓邑之子弟必一於正而無惑於蘇張之邪說也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初吉序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四

八

八

餞周遜學詩

倪瓚

遜學親契周廣文其先居楚之道州爲寫春

陵山色并詩偕餞其行

春陵嵐翠合山勢楚雲高春藹浮青壁晴曛醉碧

桃吟猿儔木客飛瀑亂松濤夢入千峰裏雲霄一

鳳毛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

劉基

朔風吹雪起寒波送客中流發棹歌酒至莫辭狼

藉醉情深無奈別離何雲連白下山光暝路入吳

門景趣多泮水紫芹香可攬倚看衿佩樂菁莪

贈周先生教諭長洲

會稽錢宰

建業姑蘇去復回登臨懷古兩高臺
碧梧明月鳳皇至黃草西風麋鹿來
雲送征帆催畫舫江清別酒漱銀盃
明時賴有周文學歸向長洲爲育材

送周遜學歸養

無錫張簪

聖主垂衣坐紫宸內官傳詔進儒臣
風雲九五文明會禮樂三千制作新
花繞鶯聲官樹曉波涵龍影御溝春
吳中孝子陳情切喜動天顏賜養親

制二首 遜學自述

卷之十四

雲籠曉曙光分禁柳青青三月春
金殿傳宣頒聖策玉階序列選辭臣
葡萄酒綠來官寺瑪瑙盤紅集異珍
自愧儒生無補治願將忠義答皇仁

其二

大明天子策儒臣御筆親題翰墨新
信是人間野樗櫟姚非天上玉麒麟
東風彩仗開黃道白日金門繞瑞雲
文化一時昌泰運布衣承寵拜宸

誄姑蘇周先生并序

宋 玘

姑蘇周遜學先生諱敏元公十世孫也父拙逸翁

其文章簡古不事華藻充精於易作周易集說仕信州永豐縣教諭先生隨父讀書從師傳經後緣拙逸翁丁母艱還姑蘇先生於洪武癸丑以明經爲長洲縣庠弟子師待人以信訓教嚴勤其授業生徒鮮有不成才者若李英顧桓輩皆中高第先生典教長洲凡十一載旣以親喪去職服闋改任廣東軍器局副使公務之餘惟事經書丁卯典試鄉闈其定取高下靡不得其當故主司咸服其學識奈天年不永不克遂志以竟其設施於戲惜哉故爲之誄以誌其實詞曰

月水過步集

卷之十四

十一

窮經勵志才邁羣英典教庠序後進有成善義樂育表儀諸生秋闈考文如衡之平其德若斯寧不遐齡壽踰五旬遽隔幽冥作此誄詞永昭嘉名

誄周母孟孺人并序

宋 玘

維永樂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周母孟孺人以疾卒於家爰用明年五月朔附葬于道山之原嗚呼孺人子淵同遊庠序蓋亦有年暨同脩書於秘館然孺人之行則知之詳矣矧古人有云丈夫之德見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浦江趙先生旣爲其墓余竊以所知而追其遺懿云詞曰

生于盛族為人端莊歸于周氏獲配賢良婦道無
虧閭里稱揚中饋自專惟納酒漿廼隨厥天遠在
異鄉居喪盡禮教子有方躬事紡績勤於蠶桑經
營家業弗替烝嘗年企八旬宜壽宜康有生有死
人道之常克終天年子孫滿堂樹背之黨豈復重
芳綵永雖舊篋深藏孺人之德必有餘慶門祚
綿延寧不遐昌附厝先塋終焉允臧是旌是告庶
永不忘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五

目錄

裔孫周允珩同男之翰重輯

退菴公行實

送安溪主簿周君赴任序

周叙

安晚公行實

安晚軒序

顧恂

壽安晚翁周老師

陳圭

壽安晚先生

趙忠

周母錢碩人挽詩序

尤安禮

玉潤公行實

周氏遺方集

卷之十五

劉鉉

送周玉潤赴遂昌知縣序

杜瓊

都門餞周玉潤之任遂昌

鄭鏐

贈遂昌周侯九載秩滿序

蘇祥

送周玉潤還吳省親序

趙友同

玉潤周侯像贊

汪繼宗

謹齋公行實

陳繼

周綱字說

趙季駿

送周文叙入覲

彭垣

送周文叙入覲

彭垣

送周文叙入覲

彭垣

遶周文叙入觀

顧翼

禁烟日拜道山墓下詩

裔孫綱

清明掃墓

十月朔日有感

和謹齋先生題墓

彭程

和謹齋先生題墓

徐達左

挽周母孟孺人

瞿緒

再挽

葛鏞

微垣公行實

元公十四世至十七世行畧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二

上

周元公世系遺芳集卷之十五

裔孫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輯

退菴公行實

退菴諱汝字玉成元公十一世孫也性質剛毅志行超卓洪武間以才薦除福建安溪主簿政務平易不尚苛刻創好豪去淫祀緝紳殊重之宣德已酉以老賜歸與故舊賓客日相宴遊以終其高隱之志享年八十有三配蔣氏子名維孫名鏜丙子舉人授高安縣令鏜生八子其第八者名諒以歲薦授和門儒學訓導年老告歸而卒耐葬道山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三

下

送安溪主簿周君赴任序 翰林編脩周叙

予嘗遊姑蘇側聞其間能世以儒業相承宦達勿替者不一二數焉若今周君玉成名汝者世爲郡舊族洪武初其先君遜學先生典教長洲并攝府學流風餘韻至今人艷慕之先生諸子俱敦厚周慎克稱其家玉成其長也次玉泉名浦以文學教授于鄉季玉潤名淵以明經選授遂昌縣令予皆獲識之嗚呼何其一家之多賢若此耶玉成治裝戒行其鄉友徐孟得暨其素所交游者共祖餞之而微予文爲贈或者曰玉成歟歷宦途三十餘載

茲行宜膺顯秩以展其施顧乃栖遲於百里之邑若未足副其意者余曰不然士之仕也貴於行道不在乎秩之崇卑也況親民之職莫逾於縣縣有令有丞而簿實佐之民有利病政有可否簿皆得贊襄而一能行焉苟使其道行而惠施雖終身齒下士之位不爲屈否則雖都高爵享厚祿其不內自作者幾希且玉成儒者得聞於家庭之訓有自其所以紹先緒揚芳烈顧在此而不在彼也尚何不足副其意耶吾知他日政化之洽聲譽之隆燁然有稱於東南者必吾玉成矣則超擢之榮又奚可涯矣哉衆曰建遂序以送之時永樂二十一年五月朔旦書

安晚公行實

安晚諱浦字玉泉元公十一世孫也爲人端重詳慎以名節自持事親奉祭各盡其道與人高論必執道德仁義博通經史教諭里巷循循有典則孝弟篤塞踰四十年布衣韋帶徜徉林下若不知有寵辱得失欲與弟淵舉復初祠時淵除遂昌縣尹任畢歸至錢塘而卒不竟其志正統元年浦於正寢之東極力營建家廟名曰崇本堂子孫時薦天

順成寅間天子頒維新之命有司舉公碩德宿儒年高行重給冠帶榮身累與鄉飲賓筵享年九十有六葬吳縣道山先塋之側配錢氏武肅王十七世孫女子綱爲融縣令自有誌

安晚軒序

鄉貢進士顧恂

姑蘇周玉泉先生名浦號安晚家世衣冠清白相尚至先生則名節自持隱德弗耀鄉里稱善人而先生則一於善也年當六旬自分無用於世嘗闢一室于家欲爲遺老計自號安晚間徵予序之予謂人之生也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求安者情也然而或謂富貴所羈貧賤所困功名所耽威武所屈而不得其安多矣惟重人則隨處而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安其所安而已曷不觀乎衿衣鼓琴若固有之舜之所以安於富貴也蔬食水飲樂在其中孔子所以安於貧賤也治亦進亂亦進此伊尹之安於仕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孔明之安於隱也其安不同其致則一也今先生以安晚自名豈非老者人之晚景也晚景而能安則其終身之安可知矣然其安也不膠於物惟適於心或樽酒

自娛或琴書自適或山水自怡樂桑榆之晚景飽
松菊之清趣檀風月之間情行無所期止無所預
齊死生一得喪同物我怕怡然雍雍然而不知其
年之過于六十矣嗚呼達哉雖然達義者知幾安
分者守節此君子之所以有亨通之道也易曰安
節亨先生以之

宣德五年歲在庚戌孟陬望前三日序

壽祝安晚翁周老師

禮部司務門生陳圭

少微星燦爛昨夜喜降雲邊看壽域屏間羣仙席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六

三十一

上安晚軒前道先生初度玉梅開雪月兩嬋娟更
有桂子蘭孫綵衣舞影翩躚 春陵道脈有流傳
太極載遺編會唾玉飛瓊蒸雲洩雨講道玄談記當
年身登絳幄氣凌空尤勝玉堂仙願祝岡陵鶴筭
霞觴頻進年年

壽安晚先生

監察御史門生趙忠

羨汝南夫子有風月浩無邊恰冬至陽回梅開數
九草長庭前自家多少生意對明星華彩照人圓
烏鵲巡簷喜報飛來白鶴翩躚 衣冠文物舊流
傳青史有遺編但收歛英豪撫時存用玩理鈞玄

幅巾杖屨微步謁春容和煦祗如仙謾倚新詞爲
壽從今共祝年年右二詞調乃木蘭慢也

周母錢碩人挽詩序

叅議尤安禮

大凡不可以力而致者善之聲聲之尤不可掩者
其咏歌乎蓋秉彝好德人之良心感而發之固有
不得而然者此吾於周碩人哀輓詩什不自知其
有深慕焉碩人姓錢氏武肅王十七世孫也既長
歸蘇之周玉泉先生先生亦名閭聚指而居者甚
夥碩人奉舅姑佐丞嘗處妯娌飭子孫靡不各循
其道至於夫遭適定則喻善言以寬之隣困婚喪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七

三十一

則脫簪珥以周之故其行者於家庭聞於鄉黨而
播於士君子之聲詩者卓卓矣雖然世有偉人傑
士翱翔當途勢足以飛聲智足以取譽迫其歿也
泯然無稱者比比有之今碩人一婦而已闢然於
閨門之內足跡罕接於外而人之慕之而咏歌之
如此非其善之所致能如是乎若然則余知衆中
諸作不特爲一時之觀美且爲周氏諸文若婦之
良規又不特爲周氏之良規將見爲人婦者聞風
而興起矣碩人諱淑徵其平生志行已具於墓刻
茲不詳云

玉潤公行實

玉潤諱淵元公十一世孫性重厚端朴動不違禮由太學生選入秘閣纂修永樂大典書成試事於後軍都督府以能稱擢鉛山縣令民樂其治三轉改遂昌知縣以仁義待人政務寬簡操勵清貞姦豪歛戢秩滿邑民老壯相率赴道院兩司保留俄而以疾乞骸百姓攀轅載道晝夜不息歸至錢塘而卒享年六十葬吳縣落星涇先塋之側配金氏無子

送周玉潤赴遂昌知縣序

中書劉鉉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八

吾鄉以儒業致顯者非一然克以禮範其家而後守之益固者惟周氏爲然周氏之先仕於前朝者皆已隆然有聲至遜學先生允博綜經史日快快然於其間若於圖與無不得者卓卓然以崇其志若於古君子有不後者恒患世之行禮者未悉其要乃據禮經冠婚喪祭之急於日用者參訂而籍之復置祭器故往往驗諸事而致諸用君子多之既而典教長洲越二十載弟子來從者戶外屨恒滿然而砥礪淬濯隨材以造爲時偉器者不鮮也先生雖不祿已久至今稱周氏爲有禮者云矧諸

子蹈其家範一如曩昔故登仕版者益衆先生季子玉潤蚤以成鉤生出宰應城轉鉛山又轉電自政皆有稱今遷遂昌吾知其又將有稱矣蓋玉潤夙承家學其於禮也已聞之博見之真體之力推之達所謂如竹箭之在筠松栢之有心足以輝美其身而固其心以是而治邑則將致夫紛者理擾者寧強者柔疾者和悅者敦枉者直與夫梗夫大吳故曰若則政施則行其以是歟吾所以知玉潤又將有稱者其亦以是歟若然則玉潤之禮學可謂不忝厥世矣故樂爲之序時宣德三年九月一日也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九

送周玉潤赴遂昌知縣

杜瓊

曉承恩命山金鑾湛露沾衣尚未乾三邑轉稱新治化十年猶守舊郎官風生淮海揚帆度潮滿錢塘倚棹看想到遂昌春欲近梅邊仍取宓琴彈都門餞周玉潤之任遂昌鄭鏐郎官出宰下蓬萊餞別都門把酒盃考最不慚文獻裔濟時原尚老成才異出雲霄衝寒渡浙水雲帆霧曉開遙想吏民爭心緒道傍車蓋候均來

贈遂昌周侯九載秩滿序

蘇祥

聖朝撫有四海輿圖既廣生齒日繁猶慮教化有所未備故凡出宰百里者必慎擇其人以任厥職士之懷材抱藝而獲與茲選者莫不以爲榮幸也宣德戊申之冬姑蘇周侯來尹括倉之平昌侯縉紳士族也幼卽警敏讀書積文進于成均天官課其材藝優出等夷授令尹職策仕於鉛山歷宰應城電白政成事集蔚有能聲且侯歷官既久練達老成熟於時政故其尹茲邑也如駕輕車以遵舊路直易易耳然遂昌爲邑雖在長山遼谷中風俗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十

頗厚民遵禮教前是宰斯邑者不失之剛則失之柔不失之意則失之迫往往弗獲乎民者有焉周侯之來邑也持謙謹之德行愷悌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不剛不柔不急不迫由是上官器其材羣吏服其能庶民懷其惠皆忻忻然仰之若父母敬之如神明微稅不督而自辦庶務不期而自集濟濟洋洋咸稱道之以爲視古循吏雖卓茂之治密魯恭之宰中牟殆不是過也此亦周侯材藝之優真足以任百里之寄而不負朝廷慎擇之選也耶其榮且幸爲可知矣予先時

承乏六合邑庠訓職既而歸閑田里耳濡周侯之政目染周侯之才心感周侯之德蓋亦有年矣故其九載秩滿將書最考也諸耆老咸徵言贈之遂書此以爲序

送周玉潤還吳省親序

文淵閣副總裁趙友同

余在吳中時聞有周氏者世以禮相承治家有矩範子弟咸恂恂佩服儒者不習私心恒景慕焉而未遑一造詣也後來京師官有謁余官舍者佚然其禮謁然其辭濟濟然其風采問之淵其名王

周元遺芳集

卷之十五

士

潤其字則長洲教諭周遜學之季子充貢於成均者款語移日爲之喜不自勝然猶未能悉其所蘊丙戌之歲朝廷纂修永樂大典廣召儒臣余與玉潤俱在選列尋又與之同史館相處閱三歲然後知其操守之端識見之敏問學之勤蓋真士之賢而能世其家者也由是相締爲忘年友今年大典書完玉潤私自念曰聖朝著令諸生肄業成均者三年歸省父母今我母在閭乖違已四寒暑顧寧能遲延安處此耶遂陳辭請謁果獲所請而歸行有日其友監察御史沈公德威徵言爲贈余不

徵言不茂文鳥足以爲行者美哉然竊念玉潤
在家庭則有孝順之習薰陶以養其德性出
而膺貢於朝則周旋師儒精神間廣詢博問以
增益所未能斯爲幸固已多矣而又間獲歸省老
母奉觴上壽作嬰戲彩娛慈親之顏色以中愛
慕之誠以致曠別之意吾不知玉潤復何幸而得
此也昔韓退之謂歐陽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
樂也詹在親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今玉潤或
在京師以樂其志或在親側以抒其憂相望密邇
往來有司可謂事出兩全而優於古人者矣抑所
附氏遺事卷之十五 主

以優于古人者玉潤尚當究其所因勉自樹立以
圖報效於將來庶幾人不特羨我朝爲多賢而
且羨周氏爲有後云永樂七年春王正月序
玉潤周侯像贊 汪繼宗

從容乎禮義之地馳騁乎榮達之鄉棠陰出政德
譽日彰起列邑之範慕儼容儀之端莊宜其膺
朝廷之寵命享祿祉而永康

謹齋公諱綱字文叙元公十二世孫資性剛敏精
周易通經史正統初試秋官卿成烈程富交薦

綱經明行修才德全備中書試送禮部授廣西
柳州府融縣縣丞贊理宰事撫字心勞刑平政簡
會融有貴商業丹者十八人以讐妬誣盜柳慶二
郡守具獄垂成公力辯其枉爲得脫後十八人共
賈五十萬錢來謝公竣却之時徭寇侵掠鄰境公
嚴督防守寇不敢近融之庠先在城外常被寇警
公移置城中且蒞獎作興融俗淫祀公悉禁止景
泰間融民饑公請發賑全活甚衆都御史王翔考
綱頗有力量幹辦公勤民夷信服陞本縣知縣時
值歲旱公引咎自責霖雨應禱郊有虎患公爲文

牒城隍虎即遠遁重輯玉融邑誌藏于縣署又任
九載都御史葉盛考綱廉能在任保障有方憂勤
盡職微科不濫交薦于朝詔旌異賢能藩臬騰
獎以黃封纁幣寵異之欲陞大用未果致政歸公
前後治融十八載有惠政于融融民迄今祀之公

解組後會吳中役猶有以外籍欲升其役者公因
疏累世恩與上之例得免役茲吳族之不被編役
者皆公力也林泉樂志享年八十配孟氏封孺人
鄉國亞聖公五十六代孫周氏與孟氏寔三世
締姻云成化乙酉附葬

參公所著謹齋詩文周氏遺芳集重編周氏世譜
二冊一置道州一藏于家及海內名公南遊贈咏
等集許載張祝墓誌中

周綱字流

廬山陳繼

周君玉泉有子名綱求字於予乃字之曰文叙王
泉復請曰願為說以暢厥義俾蹈繼績行因告曰
綱總也人之所以總持者得非文乎文道之顯者
也以道之顯者使秩而叙焉則禮樂之昭章尊卑
之高下才藝之明著言語之敷施皆足以顯而達
之矣至道之微而具於心以為吾之性者勿昧多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古

鑿多欺勿失其光明洞徹根彙萬物而足以參天
地贊化育者能致其力焉則道之顯者其文自然
而叙矣於乎人孰無是性也全其性者其誰歟人
孰不由其道也得其道者其誰歟人孰不修是文
也安其文而使其叙者其誰歟孟子曰人皆可以
為堯舜綱也吾望爾而為吾之言也時

永樂二年春王正月望日

送周文叙入覲

浦江趙季敷

余與文叙忝世誼與尊公安晚先生令先叔玉潤
皆屬忘年交今已卯歲秋文叙當明春大聘之期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五

因入覲便道省事于親迎養安晚於官舍在任有
九載而親思故鄉覓公便調護還家此在為融縣
丞之時轉陞縣尹又越五載不能恒侍右左以情
申達于廣西兩臺二司關會於蘇州府之休奉養
而安晚先生年逾九十有六眉天子維新之命
而進榮壽之官修天爵之貴也且康健而能飯是
歲融宰衣錦還鄉為親捧觴上壽于是廣之司守
邵牧聞之挽道上之車共祝安晚公之修齡也長
安仙客進長生之酒歌紫芝之賦子舞萊綵之衣
娛白髮之親文叙既能盡孝于親亦能盡忠于國
也明矣是以開樽北海分壽南山朱履填門親朋
燕會已極榮盛也冬之仲文叙欲北上餞者列于
道於是廬陵彭公頃武陵顧公翼陳公繼吳門錢
公約張公收祖帳於金闕折柳枝以相贈各賦一
言以壯行色也詩并識之屬予為弁首云歲次己
卯仲冬之吉

送周文叙入覲

彭 埴

依依高柳拂長亭有客之官覲 帝京鶯轉綠陰
春欲曉馬嘶芳草雨初晴一尊酒盡征帆遠兩岸
潮生去浪平後夜相思各千里暮雲春樹實冥冥

送周文叙入覲

依依柳色動離情送客朝 天出故城千里風雲
瞻日月九重宮闕謁 皇明興歌乍歇鶯聲宛春
路初晴馬足輕料得此行應顯秩善敷德教澤羣
生

禁煙日拜道山墓下詩

裔孫綱

是日重立道山二字石刻賦此

惟道名山故得新重看魁書刻蒼珉顧瞻鬱鬱岡
頭樹深閭幽幽泉下人便欲相從問窵莫教老
去欲沉淪回頭猶未忘情處子拜孫趙俎豆陳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去

清明掃墓

榆煙生火又清明晚載扁舟過落星喜見故山存
自好痛憐新塚草纔青花開隔霧嗟予老烏勸堤
壺笑獨醒幾處溫風散飴粥紙錢撩繞思冥冥

十月初日有感

此日在濂江口吳人皆拜掃先隴感時追慕
不勝哀愴臨風灑泣而已寫示男李

玉露溥霜十月交我心怵惕念劬勞道山望遠增
悲切德澤時思轉鬱陶祠下獻羔陳俎豆墓門翦
棘薦豚羔予今忠孝全無補血淚臨風濕巾袍

其二

臨風血淚濕沾巾那更時驚物候新霜白草荒迷
古道風高眼從識通津心懷先隴青山外身繫微
官廣海濱更有琴川觀察墓逢時拜掃草因循
過道山見新石刻和謹齋先生題墓

錢塘彭程

道山墳上草離離回首長吟起慕思千載高名遺
製作百年芳躅著崖碑楓林有夢歸竟夜桂室生
香集訓時俎豆未寒宗祀盛九原無復更傷悲

和謹齋先生題墓

徐達左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七

幾度論文接講筵托交親故竟忘年春陵芳躅應
君繼絕筆遺書有子傳琬琰誌銘長夜空松楸烟
雨道山阡典刑者舊凋零盡獨立秋風淚泫然

挽周母孟孺人

瞿緒

孟氏孺人兮亞聖孫年既及笄兮歸周門奉姑嫜
今顏色溫相夫君兮樂儉勤薦烝嘗兮南淵蘋何
中道兮焉以分有子立兮訓育成登臚什兮揚政
聲三遷兮今儼存周大族兮衆所聞毋範先兮
婦貞兮嗚呼孺人兮孺人永無愧兮斯文

再挽

葛鏞

中吳文獻幾家存言行無虧亞聖孫祿服正陸
天祿養春風先老北堂宣閨門共守為矜式庭砌
何曾見履痕他日定編賢母傳五花鸞語責重原

徵垣公行實

徵垣諱奎元公十三世孫也父綱為融縣令治融
十八載有惠政于民公隨父任所在融日久悉知
廣西民夷情偽及道路平險處會大藤洞蠻逆顏
成化中都御史韓襄毅公雍承命進征過求鄉導
知公諳習其途徑具謁請行公以不願官爵辭雍
詒之曰高誼固不敢強願書其輿圖以示公即以

附尺道步集

卷之十五

十八

青字

素所洞燭者畫以授雍雍得圖即參各司俄頃而
符檄登門迨往公不得已勉備戎閫雍待以殊禮
相與搆洞蠻巢穴殲厥無遺故大藤之役公實預
有勞勩雍欲奏為世襲勲臣不受因奏公繼父綱
為融縣丞以繼父政下車未幾進陞知縣兼羅城
懷遠二縣事嘗與韓公區畫克戰方畧兼調度軍
興糧餉井有條紀所畫廣西大藤峽梯梧地輿圖
及繼政錄獻之韓公公出戰多做用之追功成以
後堅辭爵賞後丁母憂服闋改茶陵州判將三載
以疾告歸不二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八配張氏

葬于落星汪祖塋之側子鉞

元公十四世至十七世行畧

詳載世譜中

器之公諱鉞別號守拙臨事端重不苟處世剛毅
不屈樂道順命有光霽風子贊字時臣別號隱溪
是為與魯之太父公隱于城市為盛際遺民氣槩
砥柱明倫之太父公隱于城市為盛際遺民氣槩
默別號三泉為與魯父也早歲克家兼盡菽水凡
隱溪公欲竟之志欲紹之業侶不難肩任之故公
得逍遙几杖不復知有家累者皆侶幹蠱力也君
抱古拙其貌溫溫其語恂恂居鄉雖兒童可與交

附尺道步集

卷之十五

十九

青字

而貴顯無所迎合綽然有古風烈焉間嘗慨然圖
復祖宗勅祠屢乞請撫按以庫賞不繼稍停
公贊此志先隱溪而歿以奉養承志之事付之與
相與國與魯之三子用是謹廩不敢失墜事大父
如事所親故隱溪公與顧孺人獲諸白首安享修
齡皆八十餘而考終焉

不肖裔孫與魯請建始祖道國元公祠于三洲縣
絃歌里矣復念祖宗典籍散軼未經彙集由是竭
愛搜輯重加鈐次俾後起者知所考證抑以見世
系之綿延云按吾濂溪周氏始祖道國元公元公

父輔成登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爲賀正使令所
歷多善政後以子貴累贈諡議大夫入鄉賢仍立
專祠崇祀其祖孫三代春秋享祀載之國典輔成
于宋天禧元年生元公于道州營樂鄉時天應以
五奎今其地有五星墩月巖洞映帶于濂溪之濱
者是也元公生而神靈繼往開來紹孔孟道統之
秘啓程朱理學之源著太極圖說通書四十章暨
詩文詞記等書皆于卷開發蘊與歷官南康愛廬
山之勝亦名其堂曰濂溪焉元公生二子長曰壽
次曰壽皆補太廟齋郎壽登元豐五年進士官司
封郎監登元祐三年進士官徽猷閣待制壽之一
枝世居管道而壽則從元公徙居九江壽生季仲
補祖蔭授德化縣丞季仲生興裔任文州刺史扈
蹕南渡除武功大夫和州觀察使領侍衛馬軍都
虞候駐劄平江請立元公祠勅建于吳縣胥臺鄉
道山之左春秋享祀後興裔金虜血戰殉節王
事勅葬常樂廬山東麓積善鄉奉其子爲縣尉詳
載姑蘇誌興裔生二子曰昌曰昌以父蔭爲常
熟縣尉昌爲丹陽尹昌生興瓊爲秘書檢閱文字
興生才任松江制機檢察水部兵值宋運衰三

胡元混授元公勅祠厄于兵燹神像亦曠才生
文英文英於元時策濟三吳六
文英生南老南老入

國朝洪武初徵至京師議郊社禮禮成放歸南老生
敏敏任長州教諭洪武七年并攝府學事十年與
山陰胡隆成等應名儒徵中內廷試將充大用以
親老歸養敏生四子汝浦淵源汝安溪主簿浦榮
壽官年九十有六每歲與鄉飲淵爲遂昌縣令正
統元年蒙

聖朝尊崇帝道凡聖賢子孫皆免徭役其秀茂者收
錄待用浦感

錄待用浦感

皇上之德而益重本源之思念吳中勅祠廢久莫能
修舉揭立家廟於正寢之傍樹碑記名曰崇本堂
中祀始祖道國元公神主及武功大夫以下歷代
考妣序列左右而子孫時薦焉子綱爲柳州府融
縣丞有惠政轉授知縣居任後先十八載德政所
被融民祀之綱子奎成化中復爲融縣丞攝縣事
兼羅城懷遠二縣以都御史韓襄毅公奏舉從征
洞蠻集畫地理溪洞輿圖用兵節畧而韓公悉採
用之靖蠻有功堅辭爵賞陞茶陵州判奎生鉞鉞

生讀讀生伯伯生與相與區與區爲元八二一七
孫先是萬曆乙未會

朝廷追錄元公厥考諫議大夫周輔成從祀啓聖宮
與爵念吳中勅祠寢燕祀典久曠僅存家廟神主
繁省窄褹不堪先靈未妥呈請本府太尊朱公諱
燮元勘明詳允奉文捐貲重建專祠于長洲縣絃
歌里一如勅建之制以復

聖朝崇儒重道之典府檄長洲縣中尊鄧公諱雲霄
命鐫木主給扁曰濂溪世祠委儒學訓導袁公諱
本以綵旆鼓樂迎主入祠前堂祀元公後堂祀諫
周氏遺芳集 卷之十五 三

議以武功爲配行釋奠禮正位肅拜所以申王恩
而光俎豆也嗣後歷任憲司府縣及名碩諸公給
扁碑記在祠以表濂溪世系云夫諫議以鍾靈積
德篤生大儒在宋固有專祠崇祀祖孫三代計楹
一百四十有奇給田一百四十八畝名曰世業田
事具歐陽玄記中詳載永州誌矣今與爵請建元
公專祠并祀諫議寔寓推所自出之義因博采歷
代名公記載復錄元公雜著詩文標曰濂溪大成
集附輯四世祖與裔扈忠勇殉節七世祖才王
宋江州城水部兵八世祖文美周書三具不

餘以并選僊傳九世祖南老拙逸齋稿義猶傳十
世祖敏教諭長洲以敦化士子并歷代祖宗懿迹
若通顯若隱淪倣天順年間鄒允明所識周氏流
芳之意而復爲補輯之積以歲月旁搜博採或攷
國史或參家乘或檢散軼之遺書或稽故老之稱
說然篇章汗漫姑採什一授之棗梨存之世祠雖
上不得比數于旬宣之科次不得厠踰夫立言之
列徒以編輯微勞聊致羹牆以遺之後然予猶不
能無憾者蓋壽與諫俱係元公正派後人俱當採
輯今壽文已備修錄而諫之支裔在道州者誠以
地遠宗系不能彙刻尚闕以俟補訂後之覽是集
者庶諒予心云

吳郡十七代孫與爵同男希舉謹跋

周氏遺芳集五卷

編修朱筠
家藏本

明周沈珂及其子之翰編先是周子十七世孫與
爵輯其先世著述事蹟自周子四世孫興裔以下
爲遺芳集凡歷代褒崇詔諭及傳誌記序諸作以
次附焉沈珂父子重爲編次而與爵以下則仍無
所增益

靈衛廟志一卷

〔明〕夏寅撰 楊廷筠增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靈衛廟志

一卷》提要

重修靈衛廟志序

興武初考正天下

釋興

浙

中書省議上杭州等伍府應祀者伍行人岳鄂王朱顯忠侯等著爲令上下數千年間三祠歸然廟貌鼎峙嗚呼嚴公然伍岳兩祠聲名著於春秋功績冠于

序

琬琰凡有血氣皆能景仰憑吊頌揚盛美獨靈衛廟所祀顯忠侯朱公蹕忠佐侯金公勝忠佐侯祝公威者忠甚烈績甚偉世不盡知即此方土著亦有不識名諱何論遺事余覽郡乘而慨焉有宋建炎三年兀術攻臨安

倏忽颺至當是時乘輿遜海矣
守臣康允之棄城逃矣人心陷
沸山裂呼吸即為瓦爍之場屠
戮之慘矣乃朱公奮不顧身率
民兵力捍之餘杭金祝兩公復
收殘破設奇伏險敗之於葛嶺
虜不得入者數日而居民乃得

序

二

以老携幼外竄山谷比元术破
臨安僅空城耳三公皆力屈駢
元戰場然而百萬生靈幸免鋒
鏑父有其子夫有其妻况有其
弟林林總總以至于今伊誰其
賜虜知宋未可圖收兵北遁卒
之高廟回鑾宋祚再奠此其社

拔之功信與武穆並驅而錢唐
生齒不至子遺則其功在梓鄉
又出伍相國上矣嘗攷宋史元
术攻獨松關不守笑曰使南朝
羸卒守此吾豈得度既而直搗
廣德乘勝長驅其視浙東西已
同拉朽乃敗歟西隅僅從南壁

序

三

入終不能有其地以去此其氣
亦冕喪於土可知已又牙公
亦呂頤浩聞亂令從臣以下皆
哭便去思陵叱之嗟乎主辱臣
死之際彼都高位食厚祿者尚
欲展轉全軀曾無固志而朱公
官止縣令金祝職任尉曹卑瑣

下僚素無恩遇之寵招集鄉兵
重收殘卒亦無扞禦之具螳螂
怒臂欲當車轍自分萬死必無
一生挺然義不反顧欲何爲哉
天植忠貞成仁取義推此志與
日月爭光可也廼身死而宗社
全挽留南宋百有餘年而不居

序

四

其功世亦莫知其功所以沒為
明神炳靈百祀至今境內血食
香火祈求嚮應居者蒙其佑病
者禱而痊無疫癘無旱澇無橫
遽如志所載非偶然也萬曆丁
亥予以鄉進士讀書廡下顧瞻
遺像生氣凜然因求志中所載

陽雲洞右馬革瘞屍之所去廟
不半里許草叢翳塞斬荆棘而
入已無馬鬣遺封乃斥買民間
餘地繕以周垣墜以碑碣表以
墓道棹楔仍為請之叅藩韞庵
吳公給帖付本廟世守永弗迷
矣又十餘年而錢唐聶侯至不

序

五

侯復請曰故事以七月一日為
金公誕辰至期舉祭今三公並
祀專屬非宜有秋無春亦似闕
典宜增春祭便聶侯深然之請
於上得允自是春秋並記載入
常秩仍加一中牢費編里甲中
聶侯得崇報之體矣獨部文用

府長官主壘而今止縣正因循
未改事誠有待耳道士錢體仁
以廟志年遠簡帙漫漶屬予重
葺為詮次其舊而增所未備者
如此

萬曆丁未

賜進士第監察御史

序

六

欽差巡按直隸提督江南江北
學校郡人楊廷筠撰



刻靈衛廟志引

自昔帝王開造草昧天必產英傑弘濟艱
虞定其丕基有宋不競金人倂擾兩宮北
轅中原左衽康王脫虎吻登宸極駐蹕臨
安朱金祝三公率先禦侮王室非寧功存
社稷詎非天不忘宋存其不絕如綫者光
啓中興也耶嘗讀贊教何道隆所纂靈衛
廟志深慨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犯餘

靈衛廟志

一

杭省會倉猝無備乘輿航海守將出奔錢
塘令朱公黜洎尉曹金公勝祝公威統布
衣范瑫所募鄉兵迎擊于獨松關朱公死
之既而金祝設伏葛嶺殲其大半裒魄却
走尋謀知初無重兵遂由南山入而城空
矣二公復力戰死之當是時三公非不知
螳臂不當車轍直忿群醜豕突乃身任封
疆從衆竄匿則乘輿播遷生靈荼毒宗社

墟矣故以疲卒櫻勁虜弱而示之強以牽制其勢俾乘輿遠幸杭人再生未幾援兵四至犬羊遁外思陵真都臨安延祚六宗之久三公精忠巨績豈在張許保障江淮下哉淳祐錫封我

明崇祀固以報功亦勵臣節也廟久傾圯嘉靖己未秋錢塘李侯捐贖金葺之其知所重也歟侯名承式號松澗雲中人善政宜

靈衛廟志

二

民茲其一耳建豎蓋未艾也予既梓其志付廟中并及此俟後有攷云

隆慶庚午孟春吉旦比部員外郎海昌沈友儒書

靈衛廟志總目錄

郡人夏寶鑑修

建廟本末

國朝正祀典名號劄付

歲祀告文

歲祀儀物

元及

國朝碑文 共計七通

靈衛廟志目錄

乙

金祝二太尉廟記

靈衛廟記 附朱令封侯誥

重刻靈衛廟舊碑碑陰記

靈衛廟迎送神詞

題重刻靈衛廟舊碑碑陰後

重建靈衛廟碑記

重建廟塑完神像告文

跋靈衛廟志後

附錄

錢塘縣瘞仁舉記

錢塘縣祭遺骸文

題詠

錢塘縣志總目錄終

錢塘縣志

錢塘縣志

建廟本末

載在咸淳志成化

廟在杭州府錢塘門外

錢塘縣志

一岳慶

呂山後祠宋錢塘令朱蹕尉曹將金勝祀

威者也宋建炎三年十二月乙酉金虜兀

术部將完顏宗弼將寇臨安守臣康允之

棄城走避赭山朱令恐民遭荼毒仍偕金

祝倡率民丁二千迎敵虜寇于餘杭俾杭

錢塘縣志

乙

人得爲逃生計朱令戰傷陷陣而死金祝

集殘兵還據葛嶺環壑編竹覆泥爲塗以

待翌日虜騎至號蹕路仆者鱗疊金祝

奮巨斧斫虜屍橫山委元术祝鬼辟易數

舍乃由赤山入南壁金祝猶力護西隅以

寡禦衆身中流矢負重弓摧矢竭猶叱左

右以石擊虜已丑遇害鄉民收金祝屍具

馬革駢瘞于錢塘門外陽雲洞之右立祠

于死所曰古柳林曰澄寂寺後曰精進寺
側皆鄉民之私祠也署曰金祝二太尉廟
血食一境四時祈保翕集居者蒙其祐病
者禱而痊無疫癘無旱澇無橫魃皆神之
賜越百十四禩爲淳祐十年始賜廟額曰
靈衛景定二年安撫洪燾以二神號請封
金曰忠佐候祝曰忠佑候而朱令陷歿餘
杭斯時未悉其詳遂缺其封宋咸淳四年

靈衛廟志

十

士民以朱令死續言之漕司上之于

朝封爲顯忠侯建廟側附靈衛安撫潛說
友建議改建廟設朱令中坐而坐金祝于
兩廡仍額靈衛元末毀于兵

國朝洪武三年正天下祀典名號禮部考擬
三神皆禦賊而死可謂以死勤事者矣宜
祀革其侯封擬宋錢塘今朱公之神宋尉
將金公之神宋尉曹將祝公之神洪武

七年劄付杭州府官爲重建廟宇額仍靈
衛歲秋七月一日府長官致祭乃金公誕
辰也洪武十七年甲子立石成化甲午里
人吳壽等重脩杭州府知府陳公讓請鄉
太卿夏公時正作迎送神詞立碑又已未
欽差鎮守太監麥公秀

巡按監察御史鄧公祥任公文獻命錢塘
縣知縣胡公道重建提督學校副使趙公

靈衛廟志

三

寬爲碑記又越十九年正德己卯殿宇上
漏旁穿守廟道士何道隆少加葺補
嘉靖壬辰癸巳南京駕部副郎吳公鼎知
錢塘縣事王侯鈺通爲修葺偉觀一方

正祀典名號劄付

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劄付爲祀典事本年
四月十二日行准禮部咨呈考擬到各各
神祇事蹟內一件錢塘縣靈衛廟前件按

宋朱蹕及金勝祝威皆禦賊而死可謂以死勤事者矣宜祀今擬宋錢塘令朱公之神以金勝祝威配稱宋尉曹將金公之神宋尉曹將祝公之神每歲七月一日爲金公誕辰舊俗旣於是日致祭宜仍其舊今杭州府官行禮請依上施行等因准此案照先該洪武三年六月初四日准禮部咨呈節該奉

重刊廟志

四

欽依取勘天下廟宇神祇始初立的碑記并歷代沿革來看不載在祀典者不必祀其封號亦要斟酌定奪

欽此欽遵咨請照奉

欽依取勘明白移咨中書省定奪

聞奏施行准此已經行勘移咨未報近於洪武七年正月初五日本省檢舉到杭州等五府申到各府所祀神祇多有載在祀典

者如吳之伍員宋之岳飛及一切禦災捍患土神至今未蒙准擬祭祀恐因前後取勘咨達不齊行使不得均享

國家之祀再咨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前因除外合行劄付杭州府仰依上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杭州府

洪武七年六月 日

重刊廟志

五

本府歲祀告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子七月某甲子朔杭州府某官某等敢昭告于宋錢塘令朱公之神曰官不必高而得以歿受乎顯封祿不必厚而得以廟享于無窮惟能舍生以取義故人孰不仰慕乎高風於戲當時之事誰識其忠於斯之時惟覩三公某等忝牧茲土祀事是崇牲醴旣繁案感旣豐神其

來格以鑒我衷以

宋尉曹將金公之神

宋尉曹將祝公之神 配尚饗

歲祀儀物

豕一口

帛三疋

醴酒二鍾

菓五色

乾食三卓

每卓五色

大饅頭

一百五十箇

中紅燭

枝

大紅燭八枝

每枝重八兩

降香三柱

金衛廟志

六

栢香三斤

牙香一斤

芸香一斤

供花三對

香餅一百箇

黃錢

服

神馬三付

告文一通

祝板一副

紙盆二座

毛血盆

一箇 胙肉盤

一箇

淨布一條

置酒罇布一方

糊燈二十碗

毬燈二十四碗

庭燎二座

焚帛架一座

祭枱一條

禮生六員

陰陽生

一名

燒柴六束

上笠一副 尺九紙三十張

紅白官連七紙三張 銀硃一帖

墨一笏 筆二枝

借辦

糗條五根 酒海一箇 爵杯十箇

酒杓 牲匣 牲爇

牲桶 方盤四十五箇

硃墨匣一副 結綵戶 宰牲戶

金衛廟志

七

大樂戶 盆擔戶 厨子

元及

國朝碑文 共計七通

金祝二太尉廟記

京學司書三山鄭文子撰

儒林郎徽州軍錄事判官彭一飛書

太尉姓名諱勝姓祝諱威同為錢塘尉曹

總目建炎三年己酉臘月虜雛兀朮侵犯

王界闢兵于杭權守安自強拉州民避寇
緒山城無禦備有錢塘令若溪朱蹕鳩鄉
丁僅二千趨餘杭邀擊其前隊民非素練
耳目不熟鉦幟卒遂陷陣而歿兩太尉集
凋兵還據葛嶺掘塹編竹覆泥為塗以禦
賊越翌日虜騎颺至號蹕路仆者鱗疊巨
斧奮斫橫屍山委軍聲大振兀術褫梟辟
易數舍退赤山執民為向導由南壁入兩

靈衛廟志

八

太尉猶力護西隅以寡制衆戰又力疲遂
遇害鄉民具馬車駢瘞近郊乃今錢塘門
外陽雲洞之右因立祠於死所今錢塘門
側是也血食一境已踰百禩四時饗祭翕
集居者蒙其佑病者禱而痊無疫癘無歲
災無橫殲皆神之賜也於戲擔窮爵享厚
祿受國醞恩一旦嬰變不能伏節守誼者
有之冒矢石死封疆殺身成仁一旦淪沓

冥不能歆福錫民者有之生而能爲人之
所難爲汶而能盡人之所難盡忠精誼槩
耿然常存惜時倥偬罔以聞于朝者有之
唐侯其亦一衛旅耳登會稽之壘飛礮以
擊虜首勇而無謀荆軻之徒疏封廟食錫
榮九原較以矢心勦虜殞身于城軒輊奚
啻錙石本廟崇尚節誼苟有為請于大宗
伯安知不以褒唐侯者褒二神乎余僑寓

靈衛廟志

九

境內庸神休矣矣熟聞耆舊頌神功行微
之野錄具其顛末以候勛封之訂正
淳祐元年中秋日住廟管香火唐文德立
石勸緣張求年沈進臣姜歸孫宗仁衙前
嵇候應建辰鑄

靈衛廟記

徽州軍錄事判官彭一飛書

宋建炎三年十二月乙酉金虜完顏宗弼

犯杭境守臣康允之走避赭山錢塘令朱
蹕率民兵迎敵傷甚猶叱左右隕石擊賊
首已丑遂遇害時錢塘尉曹十將有金勝
祝威者亦以力戰死鄉民收金祝屍瘞之
錢塘門外立祠祀之每有靈響以答其民
由是祠者相踵曰古柳林曰澄寂寺後曰
精進寺側皆嚴奉惟謹淳祐十年賜額曰
靈衛廟景定二年安撫洪熹以二神封號

靈衛廟志

為請乃封金曰忠佐僕祝曰忠佐僕而朱
令之事真知由來咸淳四年士民以朱令
事言之漕司上于朝賜朱令

誥封顯忠侯其畧曰金虜犯杭汝鳩士丁
迎擊之設奇疑敵民得逃生身中流矢猶
扶重傷尾襲奮勇直前竟以戰歿功烈如
此而爵命未加非缺典歟民不能忘合請
以聞深用嘉歎肇錫侯封仍貴顯號以旌

爾忠勤衛國之功仍為立廟側附靈衛安
撫潛說友建議改建廟設朱令中坐而坐
二神于兩廡元末毀于兵

國朝正祀典名號禮部考擬三神名號官為
重建廟宇命廟旁居人周用司器看守歲
七月一日杭州府臣致祭實金公誕辰也
洪武十七年歲在甲子正月上吉日立石

附封朱令顯忠侯

文獻成化
杭州府志

靈衛廟志

十一

誥曰生為烈士歿為明靈宜也矧曰死於
王事可不表而出之建炎初金虜犯杭汝
特宰錢塘鳩民丁邀擊之設奇疑敵民得
逃生身中流矢猶能扶重傷尾襲奮勇直前
竟以戰歿功烈如此爵命未加非缺典歟
民不能忘合辭請於部使者遂徹予聞深
用嘉歎肇錫侯封以旌爾尊主庇民之功
謹曰顯忠

成化十三年歲在丁酉秋八月吉

奉議大夫杭州府同知成安李杲重立石

重刻靈衛廟舊碑碑陰記

靈衛廟在錢塘門外潛水橋祀宋忠臣錢塘令苕溪朱蹕錢塘尉曹將金勝祝威者也廟舊有碑今皆不存惟拓本三紙存廟旁好事者劉英俞善家其一記二尉曹死節時鄉民收瘞之祠于死節之所而連書

靈衛廟志

三

朱公之事乃淳祐元年京學司書三山鄭文子文徽州軍錄事判官彭一飛書佐廟管香火唐文德立石上距神死事時已一百十四年猶未有言于朝而祠特鄉民之私奉也其一載

國初時禮部考擬三神死事合祭法遂正其名號行令所司施行以時祭祀之例付乃洪武七年立石其一洪武十七年廟司

周用立石蓋以舊碑不存記諸傳聞記之

始言宋錫靈衛廟之額祠朱令事併載當時所錫朱令告詞詞載朱令禦寇奇謀秘計頗悉而鄭記文却不載且於三神禦寇事與鄭文子記亦互有不同又其文不純雅字多舛謬不開何人所作成化甲午里人吳壽遊廟下訪求遺碑惟獲所謂拓本大恩散佚於三神死事弗彰乃斥私財買

靈衛廟志

三

石將重刻以立於廟中俾來者有考徵予書予曰盍告之大府壽走告太守淮陰陳公曰崇尚節誼以勵風俗守郡事也壽友命稍爲正其訛謬刪其繁蕪俾重刻之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致仕仁

和夏時正著

賜進士中憲大夫杭府淮陰陳讓

同知李杲

通判何克智

鄒牧

推官薛良

經歷王哲

知事王鏊

照磨呂振

檢校楊勝

錢塘縣知縣謝頴

李復貞

縣丞劉珍

蘇海

主簿朱寬

典史楊思霖

仁和縣知縣胡琦

丁憲

縣丞楊威

王鏞

主簿溫柔

齊彰

臺衙廟志

十四

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冬十月吉日立

賜進士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致仕仁和

夏時正撰文

奉議大夫南京刑部郎中仁和項麒書丹

賜進士中順大夫江西撫州府知府前刑部

郎中致仕仁和沈和篆額

忠義人道之大開也人之所以爲人家之

所以爲家國之所以爲國此焉爾矣人其

可舍之乎人而管之是舟濟而舍其篙舵

馬馭而舍其羈勒車載而舍其輓軌不可

行矣若之何其可舍哉不知是固而舍之

心之放而無所閑則惟欲之是縱不問當

否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不擇是非見生則

趨見死則避無所不爲矣無所不爲則身

不脩家不齊國不治人道息而中國夷狄

矣固有國有家者於焉是向而用之以扶

臺衙廟志

十五

世植教尤不輕也故於斯人其有奮身蹈

死靡他必表異而暴揚之且俾廟食其土

非惟爲死者錄爲生者勸要之其道當然

也當夫宋籙中徵金人恃其桀驁蹂踐中

原有若摧拉及乎臨安行幸復被侵逼鑒

輿東邁且遜于海守臣鼠竄莫追縱跡于

時杭城十萬家扶老携幼顛連奔踣不少

支矣孰謂孱然儒令最爾尉司非有樞軸

之柄且無蚍蜉之援從以忠激于心義形
于色冒敢勇以爲鎧甲出智計以爲藩翰
手麾弱兵身當強虜挫其胡銳遂我先謀
戰不云疲繼之以死遂使虜懷軋而疑惧
民得遂逃生之路一時聲光炫赫千載騰
耀湖山視彼碌碌偷位苟安貪生畏死奚
啻鴻鵠蟻蟲哉

國朝正祀典特存其祀儕之伍行人岳鄂于

靈衛廟志

七

之列信乎回幽光于白日慰忠魂于千古
也廟舊有碑歲久不存里人吳壽獲其拓
本重刻之石予既爲之記矣壽之春戀于
神者猶謂無以昭揭威靈示我鄉人也故
復序其梗槩作迎送神詞二首以遺鄉人
之祠者俾歌舞以悅神其詞曰

神之來兮風泠泠並蘭舟兮陸雲軒眇層
層兮路回縈衆情憤兮遲馮子情望冥冥

兮功屏營神之降兮翠旗舉道揚揚兮肅
部伍氣矯矯兮敵愾禦侮民式瞻兮莫忤
崇肴兮湛醑和樂兮有格無數心我人兮
不大笑語馨歆貯嚮兮千秋萬古我人世
世兮奉祐

坎坎兮敲音雲杳杳兮北林靈馭兮惠臨
眷淹留兮神歆青山矗起兮湖水湄有廟
翼然兮洞雙扉雕玉甃兮民所依巧雨陽

靈衛廟志

七

兮無愆期崇大有兮驅厲疵條來兮遙歸
駕赤虬兮騶公駢吁顧我何時仁閔下兮
無遺

大明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秋七月吉日立
石

題重刻靈衛廟舊碑碑陰記後

靈衛廟舊碑惟拓本三紙存世醫里人吳
壽得之劉英俞善家將重勒諸金石乃後

太卿夏先生爲文以記于碑陰先生復爲
迎送神詞及序其梗槩併刻石立于廟太
守淮陰陳公仁和大尹八桂胡侯錢塘大
尹昭武謝侯相與協成其事俾向之湮毀
者一旦屹然復存予生斯鄉竊慕朱金祝
三忠臣之大節今我鄉先生雄才巨筆固
足以發幽光于千百載之下信乎神之忠
義於是而益彰然崇尚節義尤爲政之先

重刊廟志

太

務守令諸公不忽於祀典其賢矣哉至於
劉英俞善之珍藏拓本不致散佚吳壽訪
求而得之又且汲汲焉重爲徵文立石惟
恐泯神之忠績是均爲秉義好德之良心
也於風教豈小補哉敬誌此於碑後以記
一時之盛事云

成化十四年戊戌秋七月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兵部郎中邑人于寬

謹識

重建豐衛廟碑記

賜進士中順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
使奉

勅總理學政吳江趙寬譔文

賜進士通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兼
監察御史進賢楊峻書冊

賜進士嘉議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

重刊廟志

尤

察使前監察御史德興孫需篆額

忘身禦難志士所以成仁酌功顯忠國家
所以立政至於位卑力微欲障橫潰用一
命之殞全萬民之生事之難爲者也興廢
起墜鼓舞作興彰往事於寢微激清風於
末俗知政事之先務者也惟昔宋室不競
金胡俶擾完顏之寇直闖臨安事出倉卒
人無固計守臣棄城而鼠竄敵兵乘勝而

獸突林林赤子卽危塗炭錢塘令朱公蹕
慷慨士也愍元元之無辜憤封豕之肆毒
志激氣揚奮焉揮戈鳩疲瘁之鄉民衝寬
威以赴闕肉投餒虎蓋所不惜於是公之
屬糾曹將企公勝祝公威威負勇烈實同
心膂編竹葛嶺群虜大辟當關西隅則萬
夫莫踰雖以衆寡不敵相繼傾殞然閭閻
遁逃咸得爭脫蒼生獲全奚翅萬計三君

臺榭廟志

辛

子者誠所謂以一身而易一邦之人者也
夫狼暉之馳秦義則義矣而無益於民諸
葛瞻之陷陳忠則忠矣而無濟於事視三
君子優劣何如也且人孰不愛其身持赤
手而拒猛獸孰不知必害於其身然卒不
顧精神之所運用肝膽之所蘊蓄殆將徹
星辰而鑠金石夷秦華而臨滄溟者也况
乎爵祿不登於廟堂聲譽不流於縉紳乎

時民民無異膚俗一旦遭遇變故磊磊落
落傑出一世之上挺立千仞之表豈非天
地至大至剛之氣而孔子所謂志士仁人
也哉故在當時陳安之歌興衰於隴上道
遠之廟食報於睢陽歲時伏臘牲幣齊肅
非過也宜也廟在錢塘門外淳祐十年賜
額靈衛元及

臺榭廟志

廿

國朝祀事不絕蓋許功顯忠政之大者歷歲
既久祠廢不治鎮守太監裴公巡按監察
御史鄧公任公咸奉

帝命康濟一方感陳跡於延覽欽仰止於流
風懼無以妥神靈激民福崇名教而勸來
者思欲撤而新之於是錢塘令胡道出身
甲科勤慎明達有志治本毅然營創爲已
任遂建白以從事焉聚財用儲餼糧度地
勢計工役仍廟舊墟基址厚以崇宇益廣

以高有臺有廊有門翼然齋宿庖宰之所
畢具經始於弘治己未九月畢工於明年
二月費不出官帑事不傷民力可謂能且
勞乎落成之日士民父老奔走集瞻望
咨嗟咸曰三君子勛德在吾鄉炳灼如此
其忠謀壯節瑰備雄邁足以激懦礪如
此

國家載在祀典所以旌而報之者如此乎

重修志

三

巡藩臬郡縣為民父母導我禮義立則制
範不言之教又如此吾民其可忘吾民其
可不知勸因踴躍再拜而退鎮守公聞而
嘉之恐湮沒弗傳命寬述其事刻諸石用
昭示於無窮

弘治十三年歲在庚申春三月吉日

維

大明弘治十四年歲辛酉六月朔越二十

有六日壬寅之吉

錢塘縣知縣安成胡道僭縣丞李壁主簿
薛常典史常宏及邑中義民陳延壽老人
安漢里長錢文正等謹以牲醴庶儀祭告
宋錢塘令朱公之神曰予讀宋史至建炎
門凡死干封疆王事者連運皆難事也而
尤難者有二夫含章正領無成守貞而晉
國乎勢宜知也若事而當仁不讓非知而

重修志

革

弘者能之乎比初而信盈在際終而疑悅
孤時宜豫也若事急而見義必為非豫而
毅者能之乎今史於建炎五年十二月乙
亥朔下書乙酉兀朮犯臨安府守臣康允
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死之嗚呼我公
附杭州初非之廓乘輿在越之日此何地
位惟謹奉職而已夫何金甌突然深犯允
之爾然先去此何時節惟死社稷而已其

所設施擇禦惜官卑失倫而寬廣以展勢
強忍以救時大義昭然萬世不泯況有金
祝二公協力出謀與吾民脫虎口而我三
人者死固其所矣不然安能使人思之不
已而廟食至于今耶悲夫難哉道生承乏
過蒙上信爰新廟宇爲神居止繪像逼真
爲神棲止屋不刻桶從官秩也坐以正配
崇名分也冠服如文廟從祀之制在祭位

靈衛廟志

誌

也祭日於七月之朔因民情也儀物虔數
無敢因陋苟且遵王度也聽居民祈報禳
禱而紛若籤卜不限於守廟者揚神惠也
惟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有赫厥聲有濯
厥靈洋洋乎知在億萬斯年如儀奉妥其歡
格之謹以

宋尉曹將令金公之神

宋尉曹將令祝公之神 配 饗

書靈衛廟志後

老氏以道德仁義俱失而後禮又曰禮者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氏之所謂道德何
哉申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橫凡後世之殘
忍刻薄而能爲人之所取爲者皆老氏之
道德有以啓之也於戲險矣真人府養教
何道隆學於老氏而習其教宜其不知我
之道德而自反者然其守靈衛乃肯竭平

靈衛廟志

廿五

生以事三神於凡古今頌神之文皆次第
什襲珍藏復求爲志將梓行之以示久遠
豈以老氏爲非道而莫之貴耶抑忠義之
在人心雖異端不可得而泯滅耶予方讀
老氏書而有感於何道隆之能反於正爲
識數語於志末俾爲老氏之學者咸知所
勸若夫三君子之精忠耿烈與天地並垂
悠久者予何容贅

嘉靖甲午孟秋既望鳳山夏熊識

錢塘令胡侯瘞骸仁舉記

賜進士出身禮部祠祭司主事致仕海寧徐
寬撰并書

傳稱文王瘞無主之骨而天下歸心此掩
骼埋胔之所始也自是著在月令歲常舉
行遂爲周之令典予謂三代之治莫盛於
周主者有以養而無凍餒之老死者有以
藏而無棄暴之骸仁被幽明和氣薰治世
祚綿延至於八百載而未已原其所由實
自文王一念之仁克之也

靈衛廟志

卷

我朝祖宗養民之制大畧與周同至於漏
澤設園而棄骸獲瘞祠祭置壇而遊魂有
歸則恤幽之意亦未嘗異凡此令典與古
侔盛殆將爲

宗社無疆之計大何州縣之吏昧此遠猷

目爲迂務雖奉行故事亦徒具虛文而已
吁可嘆哉錢塘令安福胡侯濟時以進士
來僉踰一考政行恩洽邑以治聞每經行
境內見棄骸橫道在在而有惻然憐之一
日分募作人隨境收檢凡得完骸若干其
餘不完者無筭旣分給槨槨以瘞之復自
爲祭文以慰之於是境內士民翕然喜曰
我侯之仁復及枯骨矣相與作爲歌詠以

靈衛廟志

卷

頌侯仁而侯之名益彰耆民流行童觀阮
采集爲冊復屬予記之予聞侯素以經學
著名江右故其吏書多出儒術凡所設施
常有法外餘意非俗吏所能窺世謂古今
異宜而精於儒術者未必能經世務予竊
疑之今觀侯瘞骸之舉適與古今而誼頌
之與足以驗人心之歸亦符於古於是始
信儒術之不迂而古道之可行是不可以

不記至於埋瘞之所棺骸之數分貯之誼
與夫骸有男女區別不混皆出侯經畫種
種周密具載於侯祭文宜刻碑陰以示永
遠故不復載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夏五月望日

謝寶立石 陶英錫

錢塘縣祭遺骸文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四月朔日戊寅越

錢塘縣志

其

二十六日癸卯之吉

賜進出身錢塘縣知縣胡道遺首領官典史
常宏吏馮端顧倫里長謝寶俞德夫老人
吳端仲英等以牲醴祭于

本境內外遠近年月不等物故有頭男婦
七百一十有七及無頭有骨不能記數共
一十五棺諸人之靈嗚呼古往今來有書
有夜固未有超然常存而不死者但死必

歸土鬼無不之埋瘞之禮著於經書棄毀
之條戒於法律奈何有不得其死者又不
得其歸也有不得其葬者又不得其全也
拘忌之俗耽延暴露寄寓之客蹉跎遺忘
及因自孽竟無所倚以致骸體積露白骨
寒溝嗚呼有死於天命有死於非命有貧
窮餓莩者有疫癘疾沒者有他鄉旅死者
有行乞丐死者有好盜詐僞死於官事牛
獄者有酒色財氣死於被人謀害者有刎
故自縊者有產死天傷者有死於負累者
有死於故誤者有死於水火木石毒蟲毒
藥者有死於雷霆風雨大寒大熱者春雨
秋霜經年累歲徒依草木而無控想猿鶴
以何之屬壇有祀享之而已何曾得一杯
之安圓顧有世棄之而已何曾與手足一
處與言及此曷忍隱慙余本才涼奉

錢塘縣志

其

命來官忍門有此亟欲汝置是故命克倩作

以之於法雲寺前收之於三寶地面收之

於保非塔後一帶收之於南隅柵外水月

寺收之於企家街收之於鄭家街收之於

假山石收於各名燒人場集之於金祝廟

前親詣躬視我心戚然爰辨男婦數集形

骸蓋一十五具棺材其一號咸五十有五

二號五十有一三號四十有八四號三十

有五俱男五號四十有六俱女六號四十

有五七號四十有九八號四十有六九號

四十有五十號四十有七十一號四十有

八十二號四十有七十三號五十有二十

四號五十有七十五號五十有五俱男共

有頭有骨七百一十七人內間亦有無頭

有骨不記其數不能辨別并以附之嗚呼

乾父坤母初本同胞異骸同歸何憐不可

原缺第三十二葉

今飲爾形骸合塋於北山義塚隨宜以僧

道從事封土立石無非厝之而已爾輩其

毋驚怖以安泉壤而無為吾民作厲也嗚

呼其各有知必如所告

題詠

蒼黃今尉大規模欲斷青山食虜雖行在穩

如存後殿騎鋒驚已失前驅至今廟貌猶生

氣久墜網常或可扶南渡舩校還寂實殘碑

留我幾踟躕

曾因遺像拜忠魂赤手焉能障虜塵蒼檣冷

涵南渡月杜鵑啼老兩湖春誰操筆來明裡

筆直唾奴顏石袒人此地捐軀非不幸岳家

旗幟更沾巾

百萬誰驅鉄馬塵西湖來看建炎年

月天何在螻蟻王侯語更真國向

統事當顛沛識忠臣至今廟貌青山

留主

錢塘靈衛廟募緣重修疏 伏以

天覆地載之間飲啄咸由於帝德政
行喙息之類涵濡悉荷乎神休懷惠
之心從古已然報功之典于今為烈自
非隆其祠宇曷以罄夫虔祈恭惟
朱金祝三公之神嘗趙宋建炎之初值
今酋犯郡之日或以令鳩集鄉兵挫銳
鋒于獨松關或以尉號召殘卒殲羣寇

重修廟志

卷三

于葛洪嶺捐軀犯難協力據忠雖不能
殄滅渠魁爰得以牽制醜虜縣是高宗
航海社幾屋而續縣闔城移避命
而全活撥其事何殊張許之同心論
功不啻江淮之保障宜歷代均極其
崇且一方久露其脗蠶茲者棟宇多
風雨罕葺幸蒙前任

縣主松澗李公僅易其柱未及其梁又

修葺或將抵傾頽者不逾今更換後
繁難伏望巨公貴人信士長者追惟盡
節之區遠出緇尼之上于彼尚多發心
此應下各舉手土木執甃之材隨力捨
施點聖殿之費從心資給庶俾梁楹
再飭輪奐重新既妥英烈于有靈亦勵
臣功于無斁共成勝事永結良緣請註
榮銜冀頌實惠緣是有簿籍之可稽出

重修廟志

卷四

納防典司之侵匿為此具疏徧募衆聞
隆慶二年十一月吉日海昌沈友儒謹
撰

題朱縣令廟

宋建炎三年高宗避狄明州孫于海元
术犯臨安留守康允之棄城走錢塘令
朱蹕率尉曹金勝祝威力戰皆死寇退
立廟死所洪武初載在祀典予至脩謁
則上雨旁風敕陋殊甚因命郡邑重為
脩造惜宋史不為立傳而通鑑續編亦
失備載故今郡人皆以金祝廟為稱而

靈衛廟志

卷一

忘朱令予因考郡志大書以示後人云
翠華孫海避胡戎留守奔逃省院空獨
有錢塘朱縣令捐生迎敵赴孤忠
錢塘朱令捐生日金祝當時亦殞軀
昭代褒忠同廟食至今祠宇近西湖
南渡三臣舊有祠重加脩葺際清時大
書事蹟傳于世庶使勲名久遠垂

明宣德元年夏接浙江湖廣道憲御史海虞吳訥撰

靈衛廟志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夏賓撰賓始末未詳宋建炎三年金兵攻臨安
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令朱蹕偕縣尉金勝祝
威率民兵力戰死之杭人賴其捍禦得乘隙以逃
為立祠於死所是書以建廟封侯本末並祀典碑
記彙為一編見有功必報之禮亦風起忠烈之志
也

宋四家外紀五十一卷（黃
豫章外紀原缺卷十一

卷十二）

〔明〕徐燊等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蔡福州

外紀十卷附錄一卷黃豫章外紀十

二卷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

刻蘇長公外紀十六卷 杭州大學

圖書館藏明崇禎刻米襄陽外紀十

二卷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四家外

紀四十九卷》提要

叙宋四家外紀

古今以四家像美著者晉有
嵇阮王謝唐有盧駱王楊宋
則蔡蘇黃米相鼎峙耳然王
謝風流標映語不數則文不

叙一

數篇而盧駱輩俱沿六季氣
習唯武墨一檄差強人意餘
不過淺之駢麗語故文章節
義上下數千季唯蔡蘓黃米
四家稱焉茲四家之集折軸

充棟弇州且謂公等之奇不盡于集乃別彙小言逸事年譜傳誌與諸家之評隲紀述瑣屑為外紀擬諸義慶新語點綴王謝諸人一一呵活眼

前也當時宋紀續自范長康手而黃魯直蔡君謨則又吾友陳魯直氏近始補輯以備王范所未逮者按紀蘊若禪耶若調謔黃若清言若雅笑

米若顛絕若潔癖蔡若茶品若執譚其旨淺其情深其語尤其致多不必槩公等立朝大節侃、風裁而即此跌宕文史品題翰墨曠代風流于

焉是在然後知瀟洛之際別自有此一種奇宕不常之氣在四家比晉軼唐而疇謂士生于宋盡汨沒理障乎哉是集成喜為拈出

己巳仲夏武林年弟王道
題于漱閣

叙四

宋四大家外紀總目

蔡福州

計十卷

蘇東坡

計十五卷

黃豫章

計十二卷

米襄陽

計十二卷

以上共四十九卷

宋四大家外紀總目

繕寫

金日升

呂宋

周鼎

顧禮

賴閱

陳佑

陳之遴

陳之遴

蔡福州外紀小敘

北宋時墨池稱飛將者數十家而樹幟中原蔡
外紀未易一二屈則無若蔡學士君謨蓋蔡氏所奉
右軍諸帖骨肉具備而品藻家云秀麗軼顏歐波漂
柳言哉迄今可不朽矣然則君謨獨以揮翰著乎四
賢一不肖詩鄙人繕寫紙爲之費而朝廷一切前除
暨所建立有不當者封還之甚而溫成之寵帝爲製
碑弗屑希旨取容又請罷其監護園陵之吏設在元
豐間構譏蜚蜚謠詎不以此抵深文中奇法如蘇黃之
漸危以死恩深漢帝不遺長沙則何也時固有刊有
蔡福州外紀小敘

隅園居士陳之伸撰

蔡福州外紀總目

卷一

恩寵 七條

卷二

德行 七條

卷三

政事 二十七條

卷四

書學 九十八條

卷五

蔡福州外紀

秘談 五十三條

卷六

賞鑒 三十一條

卷七

紀異 十三條

卷八

茶癖 三十三條

卷九

茶錄序

上篇論茶十則

色	香
味	藏茶
炙茶	碾茶
羅茶	候湯
竹筴	點茶
下篇論茶器九則	
茶焙	茶籠
砧椎	茶鈴
茶碾	茶羅
茶盞	茶匙
系福州外紀	
湯瓶	
茶錄後序	
卷十	
易支譜	三十六條
附錄	
崇報	十五條
蔡福州外紀總目	終

蔡福州外紀卷一

僊游徐 煥編次
鹽城陳之仲訂補

恩寵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三司使蔡襄轉官加食邑制勅朕祇若先帝之初大賚以勞天下職親地禁之臣皆先帝所遣以助朕者也其可以後而忘哉具官蔡襄率德秉義以綏寵祿上國大計功昭于時班命有章往欽無斁

景祐二年春正月孫奭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

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

仁宗遇蔡襄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

蔡襄在朝奏醫人李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皇帝勅曰爾從事與醫久矣而吾左右親信之臣稱爾之行能請一命焉厥有故常以爲爾寵其思淑慎以稱褒嘉

仁宗親書君謨兩字遣使特詔賜蔡襄

勅祕書丞集賢校理蔡襄可特授知諫院事兼修起居注國家廣開言路崇設諫垣擇方嚴之蓋臣登爭

諫之清列責任尤重眷懷亦深向非純達民彝精詳

國體利權不能易所守貴勢無以搖其心則安可劭

厥清芬補子闕政以爾朝奉郎侍御史判三司都理

又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周欽等謀猷鯁亮器範冲

深拉錄博古之文皆握絜題之選清心蒞局交負幹

才議事飛章第揚風采每詢朝論亟簡朕心宜進官

聯往參諫列爾其勤乃節行厲于忠誠姑務罄謬謬

之辭敷陳而無撓豈宜持庸庸之計畏避以自安勉

庸寵光式選明效可依前件勅如右牒到奉行慶曆

三年四月六日下蔡氏宗譜

蔡福州外紀一 恩寵

伯父君謨號美翁仁宗一日屬清閒之燕偶顧問

曰卿甚美長夜覆之于衾下乎將寢之于外乎君

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屏置之內外悉不

安遂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意相去適有間凡事

如此鐵園山叢談

蔡福州外紀卷二

德行

僊游徐 勅編次

德行

蔡端明襄與屯田員外郎劉片約婚厥後端明登禁

從而屯田既沒家益落劉世為福州侯官人端明出

知福州就尋前約其家力以非偶為辭端明曰古人

往劍尚有此許吾與劉君氣義相求兩家之好雖在

終亂媒聘未行然一言豈可食邪今其所不足者不

過謂查其爾凡女家資遣乃悉自為治辦遂使其子

旬受室以歸端明遺事

宋人論歐公長于文學蔡公長于政事蓋其天性然

也然襄豈徒所在而治為世吏表哉矯矯登朝位直

引是非當仁宗時不書溫成后父碑封駁除授非人

其執如此竟不究其用而累葉載德世稱名族彼蔡

京非公雁行輩邪久據相位水幾覆敗漸盡子孫且

耻稱之矣君子視身可不慎歟典化志

蔡端明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作三諫官詩才名表表

亦因以預增置四諫之一權辛畏欽俾益為多唐介

論文潞公罷公獨論其忠呂景初等論梁丞相罷公

不草其制其升也或推之其墜也或援之公又諫官之都護歟一不勝于陳執中執中既相公遂歛惠福州興經術禁浮圖巫妖蠱毒之患爲絕其後治開封治三司皆號精明惟知泉州罪章拱之卒爲士論所少豈朝端風采施之外服或過邪然公能文章尤工于書不肯爲仁宗寫溫成碑此其介然于中者何如也

宋名臣言行錄

帝初召夏竦爲諫官歐陽修蔡襄等文章論竦不忠王拱亦言竦經略無功帝未省遽起拱宸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襄有退邪進賢良醫之喻

綱目

蔡福州外紀

卷二

二

蔡忠惠公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邈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鶩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澤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持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冰魚寒筍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于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于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警後

蔡君謨弟君山爲開封府大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君山數往來其兄家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享年二十八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

歐陽文集

陳烈先生幼嘗與蔡君謨同研席後君謨鎮福唐廟精爲郡嚴肅吏治毫髮不容合境大化一日先生往見焉維舟庭下聞公之嚴察不往謁留詩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淵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庭吏錄詩以呈公公見遽命以記謝過曰先生旣以詩誨之不若耳提面教之也先生竟去公爲之霽威

興化府志

蔡福州外紀

卷二

二

蔡福州外紀卷二

蔡福州外紀卷三

僊游徐 煥編次

鹽城陳之伸訂補

政事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

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東野錄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閩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荐于朝由是知名然烈行怪多僞蔡君謨母死烈往弔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

亦錄

興化府治西南有壺公山古識曰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壺公山欲斷前陽朱紫半蔡君謨興水利灌民田引水遶壺公山而登第者比前爲多繼而李宏築陂以興水利鑿山而濬遂多通顯故雖山川之形

勝亦若有造物以尸之者世運盛衰於此乎見

始蔡襄爲諫官宰臣晏殊罷政因薦富弼代殊仁宗怒以爲進用宰相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既極言不聽則相與求罷爲外官時杜衍爲相奏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不得請遂自陳上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有逐言者名自爲計則善也襄亦以養親爲言先是襄嘗乞告至前田迎親而親不果來至是上乃曰卿昨迎親不來何不遂留侍養襄皇恐不能對孫甫徐進曰襄所以辭親遠來事陛下者冀萬一有裨補今言既不行襄是以須却思歸

南豐雜志

辭蔡襄異議二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欣然無間言既卽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嘗爲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郭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官妾爭相笑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怪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臥牀頭近日已于燒錢爐內焚之矣然莫知爲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

有論議而莫知虛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
人一日因其請朝假上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
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
用人韓公已下其奏曰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
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修奏曰襄每年
八十餘多病況其只是請朝假不赴起居耳日高後
便却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
色襄亦自不安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
攻劫涇原西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
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擬上意不回
蔡福州外紀 卷三 三

明猶須更辨真偽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撰廢立
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末丁母憂
服闋初至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
內官奏稿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內臣無不切齒只判
銓得六日為內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
仁宗保全未久知其無罪遽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
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偽況此無迹狀陛下幸不
致疑韓曾又各進說上曰數家各有骨肉意謂異議
政被又曰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解
也歐陽文忠公集
蔡福州外紀 卷三 四

襄為閩漕日禁絕蓄蠱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
八年仁宗閩福建奏獄多以蠱毒殺人者福建醫工
林士元能以藥下遂詔錄其方又令太醫集方法之
善治蠱毒者為一編命參知政事杜履為序頒之嘉
祐六年郡守范師道乃牒諸縣各以其方雕版揭于
縣門今碑猶存云應中蠱毒不拘年代遠近先煮雞
子一枚將銀釵一隻及熟雞子內口含之待一飯久
取出釵及雞子俱黑色是中毒也可用一方五焙子
三兩木香丁香各一十文其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
一半生川糯米二十粒輕粉三分硫黃末一錢重磨

香一十文右八味入小沙瓶內用水十分同煎七分
通口服須平旦仰臥令頭高其藥須三度上來關心
卽不得動如吐出則用桶盛之若魚肝類乃是惡物
吐後用茶一盞以止如瀉亦不妨瀉後用白粥補忌
生冷油膩鮮醬十日後服後藥解毒丸三二九補之
更服和氣湯散十餘日手復解毒丸者如人中毒十
日以前則此藥可療五焙子半斤甌中蒸炮令熟下
香三兩焙黃焦色預知子半斤一半蒸令熟一半焙
令黃色木香三兩一半炮令黃色一半焙過麝香三
文甘草二兩一半炮黃色一半生用水銀粉一孟子

蔡福州外紀

卷三

五

朱砂一兩細研爲末石八件搗罷爲細末用陳米糲
飯爲丸如彈子大用藥時研令細同酒一盞溫服紹
興二年秋連江古田民有查佐等蓄蠱殺人其家求
訴張守爲帥依條斷遣仍榜十二縣委保正副結五
家爲保互相覺察知而不糾其罪與均仍頒勒令賞
格散榜要處

八閩通志

蔡正言襄知福州日作五戒其一曰觀今之俗爲父
母者視已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
困于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益父母之
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成二曰人子之孝

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于禮是孝誠之至也
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是父母異財兄弟分產乃至
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亾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
親知與浮屠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于親將以誇
勝于世是不知爲孝之本生則盡養死不妄費三曰
兄弟之愛出于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懽忻豈有間哉
後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卽成怨隙至有與訟
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
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于此四曰娶婦欲以傳
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未

蔡福州外紀

卷三

六

有婚嫁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費靡廣已
而校索朝索其一幕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
之不已苦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
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也五曰凡人情莫不
欲富至于農人百工商賈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
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誑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
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
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就若減刻剝
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誑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
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民其義至明不可不

慶曆六年十二月公知福州事作太平聖惠方後序
親書于碑其略曰太宗皇帝一平宇內集古今名方
與藥石診視之法勒國醫詮次類分八卷號曰太平
聖惠方詔頒州郡傳于吏民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
謹曝曝而已吏民莫得與利焉閭俗左醫右巫疾家
依巫索祟而過醫門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
州之明年議錄舊所賜書以示於衆郡人何希彭者
通方技之學凡聖惠方有異域瑣怪難致之物若食
金石神木得不死之篇一皆置之酌其便于民用者
奏福州志紀 政事 卷三 七
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謹愿自守爲鄉閭所信因取
其本勝載于版列牙門之左右所以尊聖上無窮之
澤人曉人以至視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判史之
一職也其碑時在府宅堂之右希彭家太平公輔坊
有寶墨軒藏蔡公真蹟 三山舊志
公又作山頭齋會戒曰使州體問自來風俗被喪之
家言有靡用破賣產業置辦酒食齋筵名爲孝行至
有以殺之人舉家不敢哭臨先將田屋出帳典賣得
人就頭商量打了定錢方敢舉殮外拘人情中抑哀
毀是不孝之人也出殯之夕鄰里識與不識盡來弔

問恣食酒肉包携歸家至使喪家費用無極其于太
情鄰里當有贈遺以資喪家慰弔之際豈可恣食酒
肉以爲宴樂是無禮之人也山頭齋筵僧俗之中本
非知識齋食不足每人散錢二百文如有少闕便卽
忿怒送葬之禮雖出于古豈有本無哀情只赴齋食
喪家竭力不給此與乞丐何異是無恥之人也若不
斷絕民間轉見不易禮義之日遠若仰喪葬之家喪
夜賓客不得置酒譙樂山頭不得廣置齋筵聚會并
分散錢物以充齋價如有輒敢罪在家長并城外僧
院不得與人辦置山頭齋及坊虞候耆長常切覺察
奏福州志紀 政事 卷三 八
三山舊志
公又作教民十六事一應有無徒輩欺誑是知州親
知於州縣打索關節乞取財物許人告二市買賣物
虧減價例及不盡時還錢仰行人陳告三行人于諸
官廳幹當庫公人及市買等處每月若有行用錢
物罪在行人四巡邏告稅不得擅入人家搜檢稅物
須申州取候指揮五市行見行銅錢如有夾雜砂蠟
新錢許人告六銀行輒造吹銀出賣許人告捉七人
戶居停賭錢本罪科斷外必定拆屋納官八僧人不
得止宿俗家婦人不得聽講及非時入僧院九諸官

除依條本廳并專轄處科決外不得擅行決罰十巡
檢使臣非承使州指揮不得帶甲領兵搜圍人家檢
索違禁服色若窩藏強劫并殺人賊明有踪跡許收
捉十一諸縣擅行科取修造及諸色鄉人歛掠人戶
錢物入已許人陳理十二在州坊虞候所由并外縣
公人所受情弊放散公事不送州縣許人告十三推
司當直司并外縣公人因勘公事廣有所受許人因
事報覆十四諸坊只許管本地內爭鬪火燭姦盜賭
錢殺牛公事十五在城裏外喪葬之家喪夜不得置
酒肉宴樂以虧孝道山頭不得廣置齋筵違者罪在
泰福州外紀 政事 卷三 九

慶曆以前福建廂軍差在廣南諸州屯駐及軍回人
數比之去時大半死損公知福州乞廂軍屯駐廣南
係宣差者只于比近軍州節次那移對替年歲計之
存救人命不可勝數其後本軍只差廂軍於福州屯
駐合泉州邵武軍共一百五十人今罷又熙寧八年
以福建廂軍駐泊邕州一千候邕州招填澄海土兵
替換五百人令轉運就整差撥替換今後福建承例

差赴廣西屯戍更不差撥 官師建記

蔡密學知福州日令諸邑道傍皆植松自大義渡夾
道達于泉漳人稱頌之云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
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播清風 三山志
嘉祐元年蔡襄知福州奏水路建劍汀邵地連兩浙
江南乘舟下水至州城不過二三日東南邊海溫前
泉漳諸郡船皆可至城牆高止數尺盜賊可窺合行
修築須至科點丁夫的約物件收拾備足一兩月間
便要了當若候兵士功役空延歲月乞降指揮檢計
如重惜民力亦係朝旨詔許之 三山志

泰福州外紀 政事 卷三 九

慶曆六年六月福州大旱蔡公齋戒自爲文禱于善
溪廟禱文讀做大雨乃命知縣賈太冲新其廟文學
范宗暉作記 三山志

蔡公守泉州郡甃石爲橋在府城東三十八都名萬安
橋亦名洛陽宋蔡若水詩云石架長橋跨海成論功
直得萬安名 八閩通志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數千每有日限事掾三兩
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果氏客語
泉州惠安縣昭惠廟在萬安橋北蔡忠惠作橋時即
建是廟以奉茲橋香火或云其神乃白衣叟永春樂

山絕頂卽其所居今廟尚存

惠安志

蔡襄字君謨僊游入天聖中進士治平二年知杭州累官知諫院正色謫言精于吏事下不能欺所至有聲能文章尤工于書爲當時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謚忠惠

浙江通志

泉州萬安渡水濶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卽海也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劉錕據嶺表留從勅等據漳泉恃此以負固蔡襄守泉州因故基修石橋兩崖依山

中託巨石橋岸造屋數百楹爲民居以其僦直入公

卷三

十一

帑三歲度一僧掌橋事春夏大潮水及欄際往來者不絕如行水上十八年橋乃成卽多取蠣房散置石

政事

一

其

年未改

公自作萬安橋記云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于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辛未訖工累趾于淵醜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闌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扉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執其事盧實王錫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

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由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閩中橋梁甲天下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木壓之中多設神像香火甚嚴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端明名與此橋不朽矣

閩郡疏

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爲北嶺蔡君謨起樓其上梁武帝曾登其巔乃曰此嶺鞏固守京口實乃壯觀遂改曰北固君謨因書曰北固樓

宋襄陽志林

蔡襄字君謨興化僊游入仁宗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精于吏事談笑剖決破奸發隱吏不能欺

蔡福州外紀

政事

一

卷三

十二

余少聞洛陽橋以爲閩地何以是名後讀程泰之小說有曰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累石以爲壯趾其制中同潤兩頭銳銳故不與潮鬪濶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爲一記以載首末今猶歸然矣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土人以及他方皆以洛陽冠名爲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

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至興化以及泉州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澗不能廣于他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邪予按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爲柱而累衆石以爲之趾趾澗而力厚卽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之累趾也哉

天都載記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公齊名一時英宗卽位韓懿公當公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州日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賊罪坐廢終身拱之

蔡福州外紀

卷三

三

望之表氏同胞也至是旣訟寃于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祖籃中人得之遂干上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見司馬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錄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

宋王明濟玉照新志

杭州每年八月十八日潮生郡人聚觀善泗者游海出沒謂之弄潮宋治平中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文曰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

怒乃其習俗於此觀游厥有善泗之徒競作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鼈不測之深淵自爲伶誇時或沉溺精鬼永淪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有涯盡終于天命死而不弔重棄于人之推予不忍之心仲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龍州府志

蔡福州外紀

卷三

三

蔡福州外紀卷四

僊游徐 燭編次

鹽城陳之仲訂補

書學

蔡君謨既爲余書集古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咲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餌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餌來近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物茲又可笑也歐陽文忠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蔡福州外紀

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可知其本末矣世之書篆不兼行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書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草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書意能如是乎

茶錄余凡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項

屢同方字若借觀主考出于袖中卷舒纔畢急袖之去其祕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爲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襲局鐫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爲已有自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于帳幕才栖襖帖于梁皆爲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于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蹟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爲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其露宰相相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鑒垣納之禍作爲人剔取盜軸金玉而棄書畫于路蔡福州外紀

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爲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幾于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褻序以誦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錢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辦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劫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推茶政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邪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精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劉后村題蔡端明臨真草千文云藝末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辯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惠蔡公書法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爲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成一家歟后村集

劉后村題蔡端明三司目錄云西川絹汾州石州號州本植延州修橋坊解州鹽荊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麵亦爲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于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山翰林學士判官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蔡福州外紀書序

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爲名勝不與號爲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于僕後少年則受成雁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爲繁劉后村集

蔡公詩云荔支纔似小青梅益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蚤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爲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于蔡公邪勝本當作勝疑筆誤或通用也劉后村集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實其遺墨雖寸紙隻字

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婿與婿之貽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撾婦翁張延賞輕子婿惜其未見此帙也劉后村集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其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其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園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其棠院三詩則在郡園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蔡福州外紀書序

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益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畢君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爲冠真草以千文爲冠大字以此帖爲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惟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劉后村集

蘇黃米蔡以能書名並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不甚推坡獨山谷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

云遠法王右軍父子近師顏楊子瞻蘇石齋補

韻語陽秋云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為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闕越書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讓書其變體出于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遍

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板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于此亦難矣東坡志林

近歲蘇黃米諸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真行草隸皆備在仙井可寶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裝

蔡福州外紀卷四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迥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唯策法用虞永興耳畫錦堂差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泉州山人語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于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于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于華亭張某氏最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騎從帖于嘉禾盛氏弭節帖于吾州周應元氏後先以善價購之不敢作米顛據舡狡獪也于孤粹腋知為裏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眼泉州山人稿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

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戲謂君謨云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頗諾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覺如何哉東坡志林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賈師憲故物後以此送謝堂堂不能保歸之天台謝奕起翁翁今亦不自保也雲隱漫錄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墨莊漫錄

蔡福州外紀卷四

本朝書法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雨體態嬌婉行步緩慢多飾鉛華海岳名言

福州大都督府門慶曆中蔡公方欲新之候詔為水路轉運使以是年六月始事九月告成額扁公手書也三山志

偽閩時明威殿舊基國初改為設廳至是頗弊蔡公重創今梁間有公自書慶曆六年歲次丙戌春正月壬午朔二十有七日戊申新作使廳二十五字後太守許大夫懋臨摹公書為錢碑板立新堂右三山志福州雙松亭在花園秀野亭之東北蔡公隸書額後

太守重公書法刻石曰新堂右蓋亭公所刻也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黃山谷集

張敬夫云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事文類聚

歐陽永叔壯丹記跋尾云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

正楷行押大小草衆體皆精其手生手書小簡殘編

斷稿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

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

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書錦堂記余家集古錄日序皆

蔡端明外紀

下

卷之七

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

于毫以摹本遺余使者未至于閩而凶計已至于毫

矣蓋其絕筆于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

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

傳兩家子孫

歐陽文忠集

歐陽公跋茶錄云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

以小字爲難義獻以來遺蹟見于今者多矣小楷惟

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

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

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

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于小楷難工而傳于

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

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

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

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歐陽文忠集

公自書茶錄後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于

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

蹊徑之外神遠有餘而與義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

意而力已不及焉足道哉

蔡端明外紀

下

卷之四

八

蔡君謨荔支譜一卷昔人評其書嚴正方重如土偶

紫金今無乃類之乎此本東木刻在閩中故不能大

佳耳白樂天序蘇子瞻詩皆爲荔支傳神君謨不及

也然彼是巴蜀嶺南荔支似不足辱二君子語

余州

山人四部稿

韓魏公以上相作書錦堂于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參

政爲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講三絕又謂

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蹠踐合作而後用之以故

書成特相絕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其用筆特

道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段師琵琶之諷

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爲首云 介州山人傳

元墨蹟一卷其後乃元人跋虎兒書耳中間虎兒差有家風致能亦自適爽惟蔡忠惠奕奕神今得晉人筆名所以冠四家不虛也 介州山人稿

歐陽永叔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云修啓鼎在河朔不能自閒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捐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十卷顧其物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

蔡君謨外紀

卷四

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以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于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畫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于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托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托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

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其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歐陽文忠集

劉后村觀蔡忠惠家墨蹟詩云維蔡邵之望過者必式間巖巖端明懸遺像猶肅如頗聞手澤富倘許窺珍臨主人分發竊某凡同卷舒北顏倍秀麗眎柳加數曉色當兩記在如與蠟本味洛橋字尤佳其大徑尺餘斑斑各帖煇煌昭陵書坐今承學士若親慶曆初向來故家物聚散何忽諸發器抱他適玉軸棄路隅端明夢奠時應門惟一孤歎裔日以蕃廟院蜂房居寸紙惜如命不博明月珠乃知儒澤遠浮榮無

蔡君謨外紀

卷四

根梯品哉守視者中藥防蠹魚 劉后村集

東坡云遇天色明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字之後與我同病者有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心與東坡相上下耳 曲

潘耒聞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攝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沈啓南藏蘇滄浪蔡端明蘇文忠文定山谷海岳諸賢遺墨其一冊蔡端明自書絕句詩又蔡蘇黃米真蹟一卷

吳江史明古藏蔡端明八帖洪興祖范大年跋胡珵等題名

松江曹涇楊氏藏蔡蘇黃米真蹟一卷

君誤出墨帖房第似晉宋間人書乃因倉卒忘其善書名天下故能工耳

頃年觀廟堂碑某本竊惟虞永興名浮于實及見真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如蔡君謨真行簡

札能入永興之室也

黃魯直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刺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

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

于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于策則氣質高古與陽冰

並驅爭先也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今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

得才翁筆意寒溪寢堂待飯不至飢時書板殊無筆力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自到也

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予嘗嘗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

譽猶恨絕無秀異至豐熙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驕驕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

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鷄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艸木俱腐者

晁氏曰皇朝蔡襄記建安荔支味之品第凡三十餘種古今故事一卷陳振孫曰君謨爲此書且書而刻

之與牡丹記並行闕無佳石以板刊歲久地又濕皆盡朽至今猶藏其家而字多不完可惜也

蔡襄字君謨僊游入舉天聖八年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謚忠惠歐陽文忠公撰墓誌稱其工

于書画頗自惜不妄爲人作故殘章斷稿人皆珍藏其名重于當時如此後世咸不稱其善画豈爲書名

所掩邪同西記

宋宣獻公緩作參政領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

出音言

南宮眉山豫章前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

宗祖必先事四家說技山集

固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弱獨有唐末已來

衰陋之氣其餘未見其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

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

蔡君謨外紀

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入之分隸少

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

爲過蘇文忠

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東坡多臥筆魯直多

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

毅洛神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說

輩皆不免于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

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若大小楷法則亦不免俗而

氣骨不滿散有美堂記畫錦堂記及荔枝譜諺所謂

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書法貴于端重又要飄逸難于

兩全不可以瞞人故善書尤以爲難也倪正父評書

蔡君謨書法絕倫衆體皆備極爲坡公所推重平生

不與人書石惟歐公文則樂書之若陳文惠神道碑

薛將軍碣東園記牡丹記有美堂記畫錦堂記集古

錄序皆君謨所書近見畫錦堂記墨本方整古雅真

奇筆也劉克莊所謂比顏倍秀麗眎柳更敷腴非虛

語矣宋初善書者四家曰蘇黃米蔡愚竊以爲蔡當

居三公之上龍江夢餘錄

運筆柔則無送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靡

腫點掣長則法漸漸盡促則字模畫疏則形慢拘則

蔡君謨外紀

乏勢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

半單索切不尋鈍書病如此其衆惟精學漸成者常

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塚終身于是然

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自

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筆欣功夫不及便知力

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

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

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廣川書跋

朱晦翁跋跋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云蔡公大字益

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早晚功

力有淺深故耶巖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門則此爲勁健奇竹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八寅朱熹跋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所藏爲識其後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萬厚語意直實于此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蔡公節繁議論政事文章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

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歎朱熹題

朱晦翁跋蔡端明獻壽儀云蔡忠惠公書蹟偏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于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抹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慎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楊朱熹書于漳浦郡齋

朱子大全

梅聖俞同蔡君謨江都幾觀宋中道書画云君謨善書能別書宣獻家藏天下無宣獻既歿二子立漆匣

甲乙收盈厨鍾王真蹟尚可睹歐褚造墨非同模開元大曆名流夥一一手澤存有餘行草楷正大小異點畫勁宛精神殊坐中鄰幾素近視最辨纖悉時驚吁遂巡蔡侯得所得索研鋪紙纔須臾一掃一幅大快捷檀溪躍過瘦的頗觀書已畢復觀画數軸江吳種稻岡稻前秧秧水拍拍草鶯鳴翼人荷田畝極高下石龍密竹樹參倚別離疎大車立輪轉流急小猶欺顛推子驅令人頻有故鄉念春事況及蠶桑初虎

蔡端明外紀

書

卷四

六

因謂載馳誠起予予無書性無田區美人雖見身老癯衆頭事事不稱意不如倒盡君酒壺 宛陵集
得福州蔡君謨密客學書并茶詩云薛老大大字留山峰百尺倒插非人蹤其下長樂太守書矯然變怪神洞龍薛老誰何果有意千古乃與奇筆逢太守姓出東漢邕名齊晉魏王與鍾尺題寄我憐衰翁刮青茗籠藤纏封紙中七十有一字丹砂鐵點攢芙蓉光照陋室恐飛去鏤以漆篋緘重重茶開片鈐碾葉白亭午一吸驅昏慵顏生梳肱飲瓢水韓子飯羹居辟雍雖

窮且老不媿昔遠荷好事紆情悰 宛陵集

宋渤云前輩文章字畫無不楷謹精密者正若生平

大節余常見昌黎韓公福先寺下題名歐陽文忠公

集古跋尾司馬文正公日曆東坡論語解易說皆起

草時冊子雖旁註細書一一端正可讀至園改行間

悉可見其先後用意處今觀梅屯田公自書詩兩章

校其同時諸人若一軌轍又用筆作方潤法李西臺

蔡端明亦然 宛陵集附錄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

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

蔡端明亦然 宛陵集附錄

悉絕矣玉峰陸友題 米襄陽志林

鎮江府望海樓額蔡襄所題後改爲連滄觀

德畫堂在高郵州治宋政和間郡守毛澤民建以蔡

襄所書四榜十二字刻之石以置堂上 一統志

東園在儀真縣東宋皇祐間施昌言許元爲發運使

作此園歐陽修爲記蔡君謨書嘗謂人曰吾用顏筆

作楮體故其字迥媚異常後人因名園記爲三絕園

有澄虛閣清宴堂其樂堂拂雲臺 一統志

楊川修云解大紳學士春兩齋續書評鍾繇而下凡

二十八人評皆當惟評蔡端明爲士偶蒙金珠失之

蔡之字有晉韻在蘇黃米之上也 墨池瑣錄

烏系蘭者蔡襄所傳鋒正則兩旁如界也 字體指南

宋之名家君謨爲首齊範唐賢天水之朝書流底柱

李蘇黃米邪正相半總而言之傷流品也後之書法

子昂正源鄧俞伯機亦可接武妍媚多優骨氣皆劣

君謨學六而資七子昂學八而資四休哉蔡趙兩朝

之脫穎也元章之資不減褚李學力未到任用天資

觀其纖濃詭厲之態猶夫排沙見金耳子昂之學上

擬陸顏骨氣乃弱酷似其人大抵宋賢資勝乎學元

手學優乎資使康元章之春臂勵子昂之精專宗君

謨之通動師魯直之懸腕不惟越軌三唐超宗宋元

端居乎逸少之下子敬之上矣 書法雅言

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

優劣互差試舉顯名今世遺蹟僅存者拔其美善指

其瑕疵庶取舍既明則趨向可定矣智永世南得其

寬和之量而少俊邁之奇歐陽詢得其秀勁之骨而

乏溫潤之容褚遂良得其體壯之筋而鮮安閒之度

李邕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疎窘顏柳得其莊毅之

操而失之魯獷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驚怪陸

徐得其恭儉之體而失之頗拘過庭得其逍遙之趣

而失之險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堅得其提綱之法孟頫得其溫雅之態然蔡過乎樸重趙專乎妍媚魯直雖知執筆而伸脚懸手體格掃地矣書法詳言陸友仁研止雜志云蔡君謨摹倣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予謂君謨之書宋代巨擘蘇黃與米資近大家學入旁流非君謨可同語也未晦翁亦謂字被蘇黃寫壞併筆法悉絕之言兩語皆刻矣數公亦有筆法不盡寫壞體格多有踰越蓋其學力未能入室之故也書法雜言

蔡福州外紀

書學

卷四

七

畫錦堂記歐陽文忠爲丞相韓魏公琦作蔡襄真書在彰德府修古論

浩生晚不及識蔡公公之家本既已合抱方於錢濟明家見遺墨四軸浩雖不能書然當世士大夫能書者咸先之固知其筆妙與人稱也鄉道卿集

本朝書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陳景元詩書

慶曆丙戌孟秋八日蔡君謨同邵去華蘇才翁郭世濟同遊靈源洞題名洞石楷書徑二尺筆畫端重敦

魯公體大勝洛陽橋記鼓山題刻宋代爲盛而書法古雅絕倫以君謨爲第一又書忘歸石三字國師巖三字于靈源洞左徑三尺許皆奇品也格陰新論蔡端明帖藏餘于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真西山集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志云公工書画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卿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書令寫御

蔡福州外紀

書學

卷四

十

撰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勲德之家于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志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意旨如此雖勲德之家品于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之知故載于此容齋三筆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僅僅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朱子大全

歐陽永叔學書詩云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

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散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訣

歐陽公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于斯文也歐陽文集攷證

歐陽永叔與王龍圖勝之啓云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弟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

歐陽永叔與馬著作啓云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遲不惟不惟病日故不能書然君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修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歐陽文集

蔡福州外紀

書學

卷一

五

蔡君謨小字新而傳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已力不及劉后村云茶錄凡見數本龍古錄歐陽公撰蔡君謨墓志云工書画頗自惜不妄爲人作今端明繪事絕跡矣龍古錄

乙未七月十二日見蘇東坡禱雨帖阿育王宸奎閣碑文蔡端明郎中帖東坡潤筆帖黃山谷維清道人帖米南宮寶先生帖又米南宮臨蘭亭皆真蹟項玄度所藏龍古錄

余于項氏見蔡君謨手蹟其前後二東即停雲館刻

宋澄心堂紙帖也龍古錄

王介石虎臣所藏東坡著蔡君謨一小詩雲煙過眼

福州鼓山靈源洞蔡君謨刻字趙子直刻詩于石淳祐戊申新安鄭江詩云石揭君謨椽筆徒詩留子直

翠珉班鼓山志

宋人皆稱蔡忠惠書爲本朝第一頗自珍惜不妄與人流傳五百餘年得公真蹟者不數家王介州最號博收僅得安樂扶護二帖秀水項氏亦廣蓄前代法書亦只二帖文太史臨刻停雲館則公之真蹟不啻龜鬚兔角矣公吾閩人閩人得公書尤少此帖草書

蔡福州外紀

書學

卷四

五

二詩神宋筆鋒一見奪龜宋紙御印觸手如新即停雲所摹遠不及也歐蘇二公意不可一世而獨推轂若謨善書載觀此帖名下無虛信哉謝在杭多藏墨妙此又爲謝家第一寶紅雨樓集

嘉祐二年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仁宗御賜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取有美二字名其堂歐陽永叔爲記蔡君謨楷書于石今堂廢碑亦不存而刪本故家猶有藏者青箱集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日講謁一曰襄別洪州少

卿學士益又在前十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端明

蔡端明荔支譜舊乃東坡所刻博古賞鑒家重之若木難火齊此本爲前人翻錄者亦不失筆意但捐不用墨而用煙珠之光彩耳萬曆壬辰季秋徐惟起跋

江雨樓

韓魏公云先君寫真得歐陽永叔爲之贊而蔡君謨書其側崔公孺國博以詩稱美次韻答之遷筆褒揚逸少書孤風拂拂起襟裾孝心如觀英靈在世系元承福慶餘永向淨居同相好真主任從深谷改丘墟君詩意主稱人善義節軒然到古初

蔡福州外紀

書學

卷四

三

韓魏公視君謨所書孝親崇福院牌云欲護親塋薦福殊僧藍營其幾年餘名因先帝鴻恩錫牌得君謨大字書佛字增輝良自爾鄉廬傳美孰加余須知體法多奇處深造鍾王奧妙墟

安陽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蒼理微精鋒芒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芒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清暑筆談

王敬美云靈源洞左右皆勒遊人名字多篆隸古雅可愛最前者宋嘉祐間知福州燕度偕其僚佐來遊

字作蔡端明體 王奉常集

張蔚然曰靈源洞古今題詠紀識宋居什七晦翁君謨子直其著者宛坐一室其左右圖書與千秋名碩抵掌磨唱亦大快事也

鼓山志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亦自成一家

蔡端明

集錄金石于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顧伯嗜古無厭又有甚于公之所爲而復得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

蔡福州外紀

書學

卷四

五

熹仲晦父 朱子文集

蔡君謨茶錄石刻小楷爲平生得意書劉后村去君謨未遠家有數本而其一爲方氏得之不啻重寶當時珍貴如此况五百載之後乎斯刻自君謨時置之建州治爲土掩瘞不知年歲近重修府藏掘地得之守識其古物洗刷仍置庫舍後附刻茶詩六首字稍大于茶錄亦頗缺蝕勘聞其石在公署無從印搨萬戶丁酉屠田叔爲閩轉運副使乃託田叔移書建州守索之才得此本守去今復棄置無有貴重之者不亦惜哉已亥春日三山徐勛與公跋

紅雨樓集

歐陽文忠作書錦堂記蔡君謨書君謨書甚重于當時刻石四方多矣今余家獨有此碑得之錢君禮檢討云

得東里文集

烏石山蔡端明題幽蘭境三字于石嘉靖辛酉秋建州楊應詔遊記云落落埋沒荒榛中雖欲探而無所攷今歷五十餘載愈不可問矣

竹意雜錄

杭州府治舊在鳳皇山之右至和元年郡守孫河重建蔡端明襄撰記并書刻石于門之右今石刻在和寧門內

咸淳臨安志

曾魯公慶曆間道杭州至天竺略禮中途見衣素婦

蔡福州外紀

卷四

卷四

卷五

人謂同行僧元達曰上座同曾舍人來邪舍人五十七入中書語訖不見已而如其言寔觀音靈現也既而蔡端明襄出守杭州魯公以錢十萬爲扁求蔡公書靈感觀音院

咸淳臨安志

蔡福州外紀卷四

蔡福州外紀卷五

僊游徐 炳綸次

鹽城陳之仲訂補

枕談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嘗贈之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乍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

方韻語陽秋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管嘗曰任官之所未

蔡福州外紀

枕談

卷五

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韻語陽秋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四賢謂淹靖洙修不肖謂若訥也其詩播于都下上人爭傳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契丹使至密市以還後張中庸使北幽州館舍中有寫襄所作詩并歐陽修書于壁者

仁宗政要

慶曆中蔡君謨自福建轉運使召爲諫官時王逵知

福州作詩送行不記其破題後六句云好將公道口
去沃聖君心民困魚思水兵驕隼在林天涯一尊酒
不爲別離計世言原與離記

王禹玉曰蔡君謨詩有時平生戰地農情入春田
之句其言于教化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比
八閩通志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
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詞

蔡襄遊將軍山云赤日正停午解衣巖石下石泉殊
其涼野積亦瀟灑驚猿席嶺雲遺果墜庭瓦披軒忽

蔡福州外紀

卷五

三

永歎幽抱不可寫八閩通志

遊西門上溪云尋溪因過上溪遊雨後溪渾水亂流

因傍隄松卻飛蓋爲聞山鳥輟鳴騶平田擺極青雲

合滿屋芭蕉碧玉抽開濟無功須早去故時瓜隴有

通侯

八閩通志

慶曆初歐陽永叔張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

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

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俾帝右直須風

采重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

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時號爲一棚鶴

揚州察推宋堂於端明蔡公君謨爲友端明嘗有句
云堂中借老百年婦膝下含飴五代孫蓋是時堂之
父寺評及其母年皆九十五六故云數文閣待制葉
堂之孫也清陽居士集

閩俗立春以蔬餅爲節物蔡公襄立春寄福州燕司
封詩云春盤食菜思三九羅源林迥云青韭供盤餅

而圓三山志

福州花園在牙門之西所謂春臺二是也歲二月啓

繪縱民遊賞常閱一月與氏同樂也蔡密學襄爲郡

日有開花園詩云風物朝來好園林雨後清魚遊知

蔡福州外紀

卷五

三

水樂蝶戲見春晴艸軟逶行迹花深隱笑聲觀民聊

自適不用管絃迎又云節候近清明游人已踏青柳

花穿戲戶酹酒似旗亭日向林間潤風回海氣腥未

知何處樂歸路已嚴局三山志

福州之俗春日州民踏青東郊尤盛多拾野菜煮脯

亦唐人杏粥榆羹之意也太守以假日招僚屬登臨

蔡密學襄寒食遊湖詩云山前雨氣曉才收水際風

光翠欲流盡處旌旗停曲岸滿潭鉦鼓競飛舟浮來

煙島疑相就引去沙禽好自由歸騎不令歌吹歇萬

枝燈燭度花樓三山志

福州四月八日州民慶佛生日居民所在與僧寺共為慶讚道蔡密學集為州日有四月八日西湖觀放生詩此風蓋久矣 三山志

福州九仙山有四微亭蔡公襄詩云偶爾尋春上翠微遊人啼鳥似前朝花間行印露沾紙山下放衙雲滿旗艷艷舞衣朝日處飄飄商落潮時傳杯且與乘春醉身世悠悠兩自遺後建九仙觀亭始廢 三山志長樂靈峰院有石洞嘗見龍乘雲而歸號龍龕山蔡密學詩云天柱支南極蓬山壓巨鰲雲崩石道險潮落海門高客館聞鼙鼓秋風憶蟹螯凭闌望鄉樹千

蔡福州外紀

卷五

四

里楚江阜縣令董淵和云礪磻彌沙界給訝古洞天門鄰金布地橋枕玉鳴泉庭鶴歸迷主龜龍去失年掃雲嫌俗駕題壁記詩仙勝景無今古居人有後先不知遊者馭誰見海為田 三山志

福州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人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訣乃來遂與榴花一枝而出恍若夢中既而尋之不知所在蔡公襄為郡日尋其故址效南陽劉子驥故事竟覓不得自作詩云洞裏花開無定期落紅曾見逐泉飛仙人

應向青山口管却春風不與歸 閩中實錄

福州九仙山西南有清風樓蔡公為郡日時登其上題詩云郭外清溪溪外山溪雲飛上破山顏晴明天氣琉璃色何處峰頭帶雨還 三山志

慶曆六年蔡正言襄初春野亭自書亭額題詩云太守職名治詔書勸吾農載酒事緬邈作室當廨中况憑軒檻高中視田野功濟池沐新澤依微生柔風江潮漲晚綠山麓延朝紅耕鋤時節動歌語聲意通漸非其理財幸遇頻年豐未厭畝畝樂駕言隨相從此可見命召之意也後有蘇舜欽劉瑾范伯玉吳拭陳

蔡福州外紀

卷五

五

粹詩各一篇有曰翰林遺初久傾墮又曰錢額奇蹤蔡翰林知亭公所題額公所書也 三山志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于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去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強健果如何哉襄于京居尚留少時作君還軫仲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靜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頌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偷薄士大夫之環浮者于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

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貽書多至十數紙動稱某號又稱某翁官階僭擬恬不以爲耻言語不情誠意掃地觀此其少愧乎

客齋隨筆

公爲福州守信蘇才翁遊靈源洞中題名石壁有詩云郡樓瞻東方嵐光瑩人日乘川途早潮十里登南麓雲深翳前路樹暗迷幽谷朝雞亂木魚晏日明金屋靈泉注石竇清吹出篴竹飛毫劃削壁勢力忽驚觸欄蘿跡上峰大空延眺矚孤青浮海山長白柱天瀑況逢肥遯人性上自幽獨西景復向城淹流未云足

三山志

秦福州外紀

藝文

卷五

七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還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抑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虎夫家予以爲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于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沈存中夢溪筆談

晏元獻公作相因雪設客歐陽文忠公草在坐時西方川兵歐公有詩云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公曰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飲如退之但作詩云園林窮勝事

鐘鼓樂清時幾曾如此合開

吳縣錄

沙隨先生嘗蓄一歛硯後有蔡忠惠題詩云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鋒都盡墨無聲相如問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李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云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遯同參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游宦紀聞

公守福州登釣龍臺達觀亭詩云峭峻釣龍石飛亭壓其端擴徹四無際因之名達觀樂雲躋大庭仙路何紆盤秋明澄遠綠晚霽凝新寒城郭煙火稠水陸

秦福州外紀

藝文

卷五

七

漁樵安偶暇按閩俗適遊心意歡鳴絃俯清流對酒環蒼山重拂衣襟淨從帶夕嵐還

三山志

公送荔支與昭文相公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支惟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中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

公遊靈峰院詩云天柱支南極蓬山壓巨壑雲崩石道險潮落海門高客館聞鼙鼓秋風憶蟹螯凭欄望鄉樹千里楚江皋

三山志

蔡君謨自諫省出守福州梅聖俞賦古劍篇送之云生銅夜夜鳴剌缺未嘗缺主人久提攜何事贈離別

借問豈酬恩請看鐔上血休慙補履功出處異施設

宛陵文集

仁宗正月十四日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者與民同樂蔡襄應制詩云高列千峰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為三元夜樂事還同萬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間和氣閣春陰要知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愛深同時賦者紛紛惟蔡為絕倡

西軒詩話

公遊九鯉湖詩云何嶺巍義欲插天回頭人與白雲連桃花不點尋常路從此依稀度九仙

九鯉湖志

蔡福州外紀

卷五

八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為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于

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宋元草書史

李泰伯謝蔡十八丈相示詩卷云昔年多幸枉高軒示我新詩累百箋使者印時還趙壁夢魂今尚憶鈞天據鞍馬援誰云老陋巷顏回始是賢桂樹寒山風景好近來應更有長篇

野江集

蔡君謨以古大弩牙示梅聖俞俞詩云黃銅弩牙金錯花銀闌線尚如排沙上立準度可省括箭溝三道前直窠其度四寸寸五刻漆光歷歷星參差蔡侯出

此問誰得往年客遺來瑯邪瑯邪築城穿厚壤既獲磨洗爭傳誇莫知歲月孰製作精妙近世應難加發機高下在分刻令人妄射功仍賒願侯擬之起新法勿使邊兵死似麻

宛陵集

至和元年四月二十日夜夢蔡紫薇君謨同在閣下食櫻桃蔡云與君及此再食矣夢中感而有賦覺而錄之朱櫻再食雙盤日紫禁重頒四月時澠朔天開雲霧閣依稀身在鳳皇池味兼羊酪何由敵致下尊

羹不足宜原廟薦來應已久黃鸞猶在最深枝

宛陵集

蔡福州外紀

卷五

九

三千六百尺費金錢千四百萬公手筆碑記存祠中中流一小石山橋因之列以亭館可供遊翫月之夕風之晨溪注潮生景物奇絕東南一大觀也撫景激節成一歌歌曰洛陽之橋天下奇飛虹千丈橫江垂西有滾滾萬壑流波之傾注東有瀕瀕澎湃潮汐之奔馳石梁亘其上震盪永不移千秋萬歲功利溥直與天壤無休期巍然巨石中流峙羣神百靈共栖止約束清浪鞭蛟螭雄鎮東南數千里遙望扶桑海日升山頭松柏常青青攬衣登臨遠四顧使我醉眼惺然醒天空雲滄滄海澗東風吹雲海水裂宇宙神物

能有幾如此大觀亦稱絕逢萊仙閣蛟人宮夜半仙人騎玉龍倚于石上求奇事爲言狂客留題處

名樓城隨筆

劉彥冲和蔡君謨雙溪閣詩云雄觀今古快幽情突兀層樓出市堯二水交流何處盡孤舟不見亂山橫丹爐寂莫仙游遠劍氣蕭條客恨盈向晚移尊話流落可堪時聽鼓聲

屏山集

徐節孝先生挽蔡學士詩云十分星孤墮虞廷鳳不還金龍拋使節玉筍誤朝班世德元明後家聲王謝間國功固未卒歸老負江山

右命也

雖已矣但須銘

蔡福州外紀

快

卷五

十

此墳朝中尋故事江外訪遺文遠思歸流水高風寄白雲忠魂在斯否義亦不忘君右舊業儒編富新裝使索空潔身辭白日隨樞載清風義與人心在名須江水窮諸山同峴首有子勝羊公右且止明旌住玄堂即開關素絲蒙樞往白堊洗車還身後千詩在生前萬事閒松陵哀怨客來平自湖山

右四

歐陽承叔與劉侍讀原父書云蔡君謨自南歸幡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逮今遂不復

歐陽文集

劉后村跋蔡端明書大宗表冊云文皇帝除亂致治

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其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罄箭斗極咸羈狼山入困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責烏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劉后村集

晁氏曰蔡君謨集十七卷君謨興化人天聖中舉進士在慶曆四諫官選中累遷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當知福泉杭三州文章清適粹美工書爲宋朝第一

文獻通考

蔡興宗五代宋人傳奇作蔡襄父傳奇雖爲戲事然使初學小生習見稔聞誤亦不淺

邱邪代醉篇

蔡福州外紀

快

卷五

十一

陳振孫曰蔡襄集三十六卷近世始刻于泉州王十朋龜齡爲序余嘗官莆至其居去城三里荔子號玉堂紅者正在其處矮屋欲壓頃猶是當時舊物歐公所撰墓志石立堂下真蹟及諸公書帖多有存者京卞同郡晚出欲自附于名閥自稱爲族弟襄孫偁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第二偁終身恨之

文獻通考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以有異也觀此帖乃

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爲此
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雀羅風俗偷薄
甚矣 容齋隨筆

公守杭州重陽日會有美堂南望詩云越邑吳封此
地分高堂繁吹半空聞山峰高下抽青筍江水東西
臥白雲菊蕊芬芳初應節松林照耀欲迎嚙州人不
見歸時醉未擬風流待使君 咸淳臨安志

公上已遊杭州東園詩云地上多于枝上花東樓凝
望惜年華潮頭正對伍員廟鶯子爭歸百姓家粉籜
漸高三徑筍綠旗初展石岩茶流芳自與人兼老樽
泰福州外紀 秋談 卷五 十三

酒相逢莫重嗟 咸淳臨安志

公守杭州七月過孤山勤上人院詩云青林靄靄日
暉暉薄晚涼生暑氣微湖上清風如可載畫船十隻
不空歸 杭州志

公治平中守杭州中秋錢塘觀潮詩云地捲天迴出
海東人間何事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怒一信全疑
渤海空寂靜最宜聞夜枕崢嶸須待駕秋風尋思物
理真難測隨月虧圓亦未通 杭州府志

公與李太白書云襄頓首啓襄才識不能過人天子
悞知擢直諫列每自念孤賤之迹旁無尋尺之助一

旦名徹萬乘而收錄之此宜如何誇獎之也示
及庸奴非所謂難言但求得其詳耳足下業已發之
常爲予究之至詢他人果詐不虛必逃去矣就令不
逃必生奸計莫如密得其詳擿之以實于法於時不
爲無補行路疲憊草草裁答足下取其意略其禮也
襄頓首啓二十三日夜 明江外集

襄啓近承從者之勞過臨海郡適以久疾無暇爲禮
疎略遽此離間豈勝慙跼跼春寒道上愛護爲佳
不宜襄頓首李君足下二十日 明江外集

與知郡司門十一月廿八日襄頓首別已經年每疎
蔡福州外紀 秋談 卷五 十三

馳問但極瞻跼之懷人至承書窺覽詞意豈勝感著
夏間郡事清閑總適神情自有高趣仰羨仰羨郊嶽
甫近天氣變寒惟眠食珍攝副此遠想不具襄再拜
帖選

僕自四月以來輒得脚氣發腫入秋乃減所以不辭
北行然于湖山佳致未忘耳三衢蒙書無便不時還
答慙慙暢暢此月四日交印望日當行襄又上

蔡端明文集序云文以氣爲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
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于世者亡
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克塞

天地之氣而發爲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
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爲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
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砥排異端攘斥
佛老之功又不在于孟下皆氣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
天下之至剛者歟國朝四葉文章尤盛歐陽文忠公
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莆陽蔡公君謨皆
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子其剛氣所激尤見
于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曆聖德頌師魯
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四賢一
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無未

蔡福州外紀

秋談

卷五

見剛之歎而乃同出于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
盛歟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
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文正鄴陽之貶余尹
歐旣與之同罪矣蔡公乃于四賢相繼黜謫之後形
于歌詩而斥爲不肖羞其見縉紳之面而辱其市朝
之捷則公之剛又可知也十朋初見其詩于張唐英
所撰仁宗政要甚歆慕之其見公文集乃沒而不載
竊以爲恨乾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
居裴回顧歎而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
萬安橋者與大書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

之才而不至于大用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
詩與其真蹟猶在凜然有在焉公之見其正顏色坐黃
堂時也蓋公至和嘉祐間嘗守長沙至今泉人稱
太守之賢者必以公爲首求其遺文則郡與學皆無
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書興化守鍾離君松傳君自
得訪于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蔣君雝與公同邑而
深慕其爲人手校正之鈐板于郡庠得古律詩三百
七十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十四而以四賢一不
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舊所不載者悉編之
比他集爲最全且屬予序之予曰端明公文章文忠

蔡福州外紀

秋談

卷五

五

公嘗稱其清道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議論者莫能
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爲主而公之詩
文實出于氣之剛入則爲蹇諤之臣出則爲神明之
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學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之浩
然則發爲文章事業庶幾無愧于公云五年十月永
嘉王十朋序

梅溪後集

蔡福州外紀卷五

蔡福州外紀卷六

僊游徐 勳編次

鹽城陳之伸訂補

賞鑒

歐陽永叔與蔡忠惠公云某啓辱惠櫻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爲難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于斯雖多無厭也煩聒不爲嫌矣諸留面叙

某啓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爲几案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

蔡福州外紀 賞鑒

卷六

書不敢致簡爲謝李敷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爲事更老應當澹死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咲歐陽修頓首白三司給事

某啓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事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無由詰前日劇瞻企荔支圖已令崔慙傳寫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于東退中得此數十本勒李敷送上因出過門爲幸不宜某頓首君謨端明侍郎 歐陽文忠集

壺山有柏木一株長數十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

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莆陽日親見之

歐陽文忠回杭州蔡端明襄誨到任書云右修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于中外高風凜乎縉紳頃煩持橐之清資益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以未施偃息于藩邈衡懷而自遠雖重違于誠請寔深鬱于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卽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嗇瞻凝感著交集悰靈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真蹟有楊少師宋適滄浪莆田元章無垢及長睿諸公皆有跋澹遊老人王方慶乃

蔡福州外紀 賞鑒

卷六

黃華老人庭筠子明昌乃金章宗年號也

宋 襄陽志

歐陽永叔硯譜云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鉞者尤發墨歛石多鉞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歐陽文忠集

公跋范文度摹本蘭亭敘云右軍蘭亭最著今世尚有搨本祕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撫放蓋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廿六日甫

陽蔡襄

蔡君謨水精枕中有桃一枝宛如新折 晚古錄

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以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既接于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歐陽修書

公跋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云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蔡福州外紀

實鑒

卷六

三

歐陽永叔跋啓法寺碑云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者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于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正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

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官書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 虞伯生集

晉人謂臨禊序唐人稱蘭亭詩或言蘭亭記歐陽公云修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宸翰題曰禊帖於是蘭亭有定名 珍味齋

蔡福州外紀

實鑒

卷六

四

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爲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

南鄉太守碑陰將吏三百五十人官屬何其多耶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以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耳右莆陽蔡君謨書今十年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集古錄

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余今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其一得于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

侯博采 集古錄

黔山醉翁題范文度墓本蘭亭序云書雖列于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為誤矣 集古錄

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余嘗為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于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集古錄

伯父君謨水精枕中嘗有桃花一枝宛如新折茶甌十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雙蛺蝶狀熟視若舞動每寶惜之 錢園山叢談

蔡福州外紀 賞鑒

卷六 五

公為歐陽文忠公跋石鼓文云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公題後漢秦君碑首云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少異勢力勁健可愛蔡君謨題

漢秦君碑熹平中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時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

八年九月十七日歐陽修書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蹟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蠟之費燎斷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識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

蔡福州外紀 賞鑒

卷六 六

生院僧景純得所藏本四餘不復有遂再鑄諸木列岩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天矯洒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脈絡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游宦紀聞

宜興尹氏藏摹禊帖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後有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詩云有若象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仿文舉尊昭陵自一闕真蹟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璠璵復有范文正蔡君謨裴煜馮當世跋富鄭公梅都官呂汲公蘇氏兄

第米海岳諸公題名小米鑒定此卷後歸陳祭酒緝熙祭酒歿燬于火

寓意錄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由摹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

集古錄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于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

集古錄

唐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非余錄之蔡福州外紀

寶璽

卷六

七

將遂泯于後世矣余于集古不爲無益也

集古錄

澄心堂紙一幅潤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工者不願爲又恐不能爲之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楮細似可作也使人只求百幅癸卯重陽日襄書

停雲館帖

襄拜今日危從徑歸風寒侵人偃臥至曉蒙惠新萌珍感珍感帶勝數日前見數條殊不佳候有好者即馳去也襄上公謹太尉閣下

牯犀作子一副可值幾何欲托一觀賣者要一百五十千襄白公謹閣下

蔡福州外紀卷六

蔡福州外紀卷七

僊游徐 煥編次

鹽城陳之伸訂補

紀異

蔡君謨作福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疊疊峰峰前真宰讀書宮半巖冷落高宗雨一枕淒涼吉甫風煙鎖豹眠開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家世胄中君謨異之尋令人伺其所歸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惟一社屋爾意其社神也

墨莊漫錄

蔡福州外紀

紀異

卷七

一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遂以君謨爲蛇精

東齋記事

莆田方氏有荔支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當歲所產止此公爲之目曰方家紅著之于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識此段已載遜齋閑覽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容齋四筆

宋蔡忠惠公入直龍圖出分虎節多識艸木宣力海邦覽其荔支一譜品題軒輊良稱能事一之原本始二之標尤異三之愬賈鬻四之明服食五之慎護養六之時法製七之別種類其用心亦勤矣夫博物搜奇玄言清賞予益有味于茲編耳

張邦弼刻荔支譜引

仙游

增建廳事更名太平驛端明蔡襄爲記元改楓亭驛

福州幽巖寺千人麪床君謨作帥因聖節遣人昇置

使厨久之院僧禱護伽藍神春會動無麪床何以聚

蔡福州外紀

紀異

卷七

二

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神聲喏而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巖每歲恃春會以贍衆願請麪床以歸公頷之明日公庫中夜失麪床令問幽巖果已還院莫不異之

酒宅編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晁氏客語

盱江李觀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時正春妓皆在後園賣酒君謨因命以佐飲烈已不樂酒數

行衆妓方歌烈踰牆而遁觀座上賦詩有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之句後烈聞之遂收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爲妖狐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復使弟子也

道山清話

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蓋當時閩品尚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于君謨所譜

蔡福州外紀

紀異

卷七

三

之外者也

鶴林王露

蔡君謨嘗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爲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叱之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

江寧志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遇蔡君謨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卽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唐宋遺史

歐陽永叔于役志云景祐三年五月癸卯日君貺公

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
余與君貺弈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
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
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
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
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莆陽蔡氏家廟記云宗法之廢久矣近代盛時雖號
爲世家大族者其子孫往往散越與凡民等而况衰
亂之世乎同郡端明殿學士君謨公嘗有志于斯中
遭多難未嘗一日而忘今初重屋上奉得姓之祖神

蔡福州外紀

紀異

卷七

四

主又南像其祖之有封在祀典者配以子孫之功德
者十位重屋之下延師其中聚人子弟同教之時享
月薦買田以給費合族人之尊而年長者祭則繼高
祖者主之蓋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則小宗之遺意
也自禍亂以來惟學士公作斯譜建此堂以尊祖敬
宗示將來以遺族人子孫者可謂遠矣莆陽以忠節
顯名皆在其譜云尚書吏部侍郎同郡葉顯撰

蔡福州外紀卷七

蔡福州外紀卷八

僊游徐 勳編次

鹽城陳之伸訂補

茶癖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
爲福建漕使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
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
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
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經
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特盛茶

蔡福州外紀

茶癖

卷八

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
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
百艸不敢先開花是已然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
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于此當時李郢茶山貢
焙歌云蒸之護之香勝梅研膏架勤聲如雷茶成拜
表貢天子萬人爭瞰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爲
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艸茶
而已 韻語陽秋

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官人往往縷金花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歸田錄

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爲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爲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爲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爲請因留而免勦然自是遂爲歲額

汴林燕語

論者謂君謨學行政事高一世獨貢茶一事比于宦

官官妾之愛君而閩人歲勞費于茶貽禍無窮蘇長

蔡福州外紀

茶類

卷八

二

公亦以進茶議君謨有前丁後蔡之語殊不知理欲同行異情蔡公之意主于敬君丁謂之意主于媚上不可一槩論也後曾子固在福州亦進荔枝未可以

興化志

是少之也
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鳳團後又爲龍團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未嘗見也天聖中蔡君謨又爲小團其品迥加于大團賜兩府然止于一斤惟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廢唱以詩

畫墁錄

建茶盛于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團茶最爲上品一斤八餅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相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官人剪金爲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爲奇玩不敢自試有佳客出爲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團初出時也今小團易得何至如此珍貴

澠水燕談錄

歐陽文忠公嘗新茶呈聖俞云建安三千里三月嘗

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

蔡福州外紀

茶類

卷八

三

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間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銙小團復次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菊包裹封題斜泉其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可憐俗夫把金錠猛火炙背如蝦蟇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老頰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次韻再作云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

溪苦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無雙江浙凡茗艸叢生狼藉惟龍蛇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蜿蜒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絕愈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宏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信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寔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謂此樂真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覺疾飢生眼花客遭水厄疲捧碗口吻無異蝕月墓僮奴俯視疑復咲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曹助噪聲哇哇

蔡福州外紀

茶癖

卷八

四

余觀東坡荔支歎注云大小龍茶始于丁晉公而成于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闔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爭買龍團各出意今年闔品支官茶則知始作偏者大可罪也

冷齋夜話

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笥中選取茶之精品

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帖驗之乃服

王荆公爲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賞公于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也

墨客揮犀

蔡君謨議茶者莫敢對公發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後公製小團其品尤精于大團一日福唐蔡葉丞祕教召公啜小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必有大團雜之丞驚呼童曰本碾造

蔡福州外紀

茶癖

卷八

五

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兼之丞服公之明審

墨客揮犀

晁氏曰試茶錄二卷皇朝蔡襄撰皇祐中修注仁宗常面諭云卿所進龍茶甚精襄退而記其烹試之法成書二卷進御世傳歐公聞君謨進小團茶驚曰君謨士人何故如此

文獻通考

公茶隴詩云造化曾無私亦有意所加夜雨作春力朝雲護日車千萬碧玉枝戢戢抽靈芽採茶詩云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厓喜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攜筠籠歸更帶山雲寫造茶詩云屑玉寸陰間搏金

新範裏規呈月正圓勢動龍初起出焙色香全爭誇
火候是試茶詩云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雪東作
成花雲閣未垂縷願爾池中波去作人間雨 茶書
晁氏曰東溪試茶錄一卷皇朝朱子安集拾丁蔡之
遺東溪亦建安地名 茶書

梅聖俞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云天子歲嘗龍焙
茶茶官催摘雨前芽團香已入中都府聞品爭傳太
傳家小石冷泉留早詠紫泥新品泛春華吳中內史
才多少從此草羹不足誇因茶而薄草羹是亦至論
陸機以草羹對晉武帝羊酪是時尚未有茶耳然張
蔡福州外紀 茶書 卷八 六

華博物志已有真茶令人不寐之語 蘇軾詩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
焉宋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
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
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吾君所乏豈
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茶之爲物滌煩雪滯于務學
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支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
義則亦宜官官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
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僭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慎哉
鶴林玉露

歐陽修龍茶錄後序云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
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
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
鄣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
人剪金爲龍鳳花艸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
敢碾試相約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說爾至嘉
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
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
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
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死而
蔡福州外紀 茶書 卷八 七

可貴如此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修書還公
期書室
北苑茶焙在建寧吉苑里鳳皇山之麓咸平中丁謂
爲本路漕監造御茶歲進龍鳳團慶曆間蔡襄爲漕
使始改造小龍團茶尤極精妙邑人熊蕃詩云外臺
慶曆有仙官龍鳳才聞製小團蓋謂是也其後則有
細色五綱第一綱曰貢新第二綱曰試新第三綱曰
龍團勝雪曰白茶曰御苑玉芽曰萬壽龍芽曰上林
第一曰乙夜供清曰承平雅玩曰龍鳳英華曰玉除
清賞曰啓沃承恩曰雪英曰雪葉曰蜀葵曰金錢曰

玉華曰寸金第四綱曰無比壽芽曰萬春銀葉曰宜年寶玉曰玉清慶雲曰無疆壽龍曰玉葉長春曰瑞雲翔龍曰長壽玉圭曰興國岩鈴曰香口焙鈴曰上品揀芽曰新收揀芽第五綱曰太平嘉瑞曰龍苑報春曰南山應瑞曰興國揀芽曰興國岩小龍曰興國岩小鳳曰大龍曰大鳳其粗色七綱曰小龍小鳳曰大龍大鳳曰不入腦上品揀芽小龍曰入腦小龍曰入腦小鳳曰入腦大龍入腦大鳳此茶之名色也北焙之名極盛于宋當時士大夫以爲珍異而寶重之嗟夫以一艸一木之味而勞民動衆糜費不貲餘人

蔡福州外紀

茶癖

卷八

八

不足道君謨號正人君子亦忍爲此何也

北苑雜述

武夷喊山臺在四曲御茶園中製茶爲貢自宋蔡襄始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之石乳名猶未著也宋劉說道詩云靈芽得春光龍焙收奇芬進入蓬萊宮翠甌生白雲坡詩詠粟粒猶記少時聞

武夷志

公出東門向北路詩云曉行東城隅光華著諸物溪漲浪花浮天晴鳥聲出稍稍見人煙川原正蒼鬱北苑詩云蒼山走千里村落分兩臂靈泉出地中茶卉得天味入門脫世氣官曹真傲吏

建州志

歐陽公和梅公儀嘗茶云谿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瀟灑有餘清

歐陽文忠集

歐陽公送龍茶與許道人云穎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跡夜朝北斗太清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壁九龍泉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采茶歌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

蔡福州外紀

茶癖

卷八

九

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珍珠船

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俱用惠山泉蘇茶少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珍珠船

蔡端明守福州日試茶必取北郊龍膏泉水烹煮無沙石氣手書苔泉二字立泉側

蔡君謨湯取嫩而不取老蓋爲團餅茶發耳今旗芽鎗甲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故茗戰之捷尤在五沸

太平清話

東坡云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

以古爲佳又相反也茶可于口星可于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一笑也春清紀聞北苑連屬諸山茶最勝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數里茶皆氣弁然色濁味尤薄惡况其遠者乎亦猶橘過淮爲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云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蔡公又云北苑鳳皇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慶曆中歲貢有曾坑上品一斤叢出于此氣味殊薄而蔡公茶錄亦不云曾坑者佳

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製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閩始蔡福州外紀 茶錄 卷八

載之於茶錄慶曆中蔡君謨將漕創小龍團以進被旨乃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爲次矣

君謨論茶色以青白勝黃白余論茶味以黃白勝青白黃白勝青白 茶要錄

杭妓周韶有詩名好畜奇茗嘗與蔡君謨鬪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詩女史

襄啓暑熱不及通謁所苦想已平復日夕風日酷煩無處可避人生韁鎖如此可歎可歎精茶數片不一裹上公謹左右

蔡福州外紀卷八

蔡福州外紀卷九

僊游錄 湯壽潛
鹽城陳之伸訂補

茶錄序

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進臣前因奏事伏蒙

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艸木之微首辱

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于烹試

蔡福州外紀

茶錄

卷九

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

清閒之宴或賜

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讀作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于內以肉理潤者爲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

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艸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鳳皇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谿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蔡福州外紀

茶錄

卷九

二

茶宜萌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萌葉封裏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茶色味皆陳于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筴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搥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者過熟湯也沉瓶中炙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燂蓋

凡欲點茶先須燂蓋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鈔茶一鈔七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八環迴擊拂

蔡福州外紀

茶錄

卷九

三

湯上蓋可四分則止眠其面色鮮白著蓋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關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萌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裏以萌葉盛之置高處不見濕

氣

砧椎

砧椎蓋以砧茶砧以木爲之椎或金或鐵取于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爲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爲之黃金性柔銅及礪石皆能生銹
星音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爲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画絹之密者

蔡福州外紀

茶錄

卷九

四

投湯中揉洗以幕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焙之久熟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閩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

以銀鐵或瓷石爲之

茶錄後序

臣皇祐中修

起居注奏事

仁宗皇帝屢承

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

中語無事于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掌

書記竊去藏稿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

遂以刊勒行于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

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于石以永

蔡福州外紀

茶錄

卷九

五

其傳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臣蔡襄

謹記

蔡福州外紀卷九

蔡福州外紀卷十

僊游蔡 襄編著

鹽城陳之伸訂補

荔支譜

第一

荔支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荅還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

蔡福州外紀

荔支譜

卷十

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于傳聞邪唐天寶中紀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于詩又圖而序之雖髮髭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于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支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支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

多而興化軍最為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稊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為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于海潮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于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里遼絕曾不得班于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所以為之歎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蔡福州外紀

卷十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惟種荔支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啻雖別品千計不為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度錢與之得者自以為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眾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熟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荔支以止為味雖百千味莫有同者過其與淡失味之中惟陳紫之於色香味自狀其類此所以為天下第一也凡

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爲中品若夫厚皮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亦食之有查食已而澀雖無酢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植最多延馳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之有至于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暑而初寒晚日照耀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煜如星火非名西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覽之勝無與爲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園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泰福埔外紀

第四

荔枝食之有益于人列仙傳傅有食其華實爲荔枝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蜀湯補髓所以唐羌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亦諫止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噉十顆未嘗爲疾卽少

覺熟以蜜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植大略其花春生熟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間歲生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花之際旁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此明年開花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瘴毒或遇之花實盡落其熟未更採摘蟲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編編泰福州外紀

第六

紅鹽之法民間以鹽梅鹵浸佛桑花爲紅漿投荔枝漬之曝乾色紅而其酸可三四年不蠹其修貢與商人皆便之然絕無正味白曬者正爾烈日乾之以堅爲止齒之苑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去其汗耐久不壞論歲壞矣福州舊貢紅鹽蜜煎二種慶曆初太官問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

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今漳泉三郡亦均貢焉蜜煎
剝生荔支竿去其漿然後蜜炙之予前知福州川曬
及半乾者爲煎色黃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支減常
歲十之六七然修貢者皆取于民後之主吏利其多
取以賁賂蠲煎之法不行矣

第七

陳紫以下十二品有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家坎而樹之或云厥去肥沃之致
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
也

蔡福州外紀

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
之其樹已賣華氏而民間猶以爲江家綠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支之大者皆莫敢
擬歲生一二百顆入罕得之方氏子名恭今爲大理
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

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
也差小又時有種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二紫亦
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支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其美無異或云

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
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媼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
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
仕宦

藍家紅泉州爲第一藍氏兄弟圭爲太常博士承爲
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聲名乃損然
亦不失爲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爲牙校嘗有部將全樹買之
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日領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
蔡福州外紀

樹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卽伐去而不忍今時存
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欠于藍家紅
綠核頗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支皆紫核此以綠見異
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荔支皆傍樹蒂大而下銳此種體間與
味皆勝

虎皮以下二十品無等次

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
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白溫福州唯一
株每歲實乾荔支皆出于民上吏常以牛心為準民
倍直購之以輸予當黠而不用

玳瑁紅荔支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
之

硫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支以色名之也

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柿出福州

蒲桃荔支穗生一朶至一二百將熟多破裂凡荔支
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于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
謂朶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

蔡福州外紀

卷十

七

蚌殼者殼為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支之變怪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
爪牙而無瓢核全樹弗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
聽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支葉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支宜依山或平陸有
近水田者清泉流溉其味遂兩出興化軍

蜜荔支純甘如蜜是謂過耳失味之中

丁香荔支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槓核皆
小實也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極多而味微澀

雙髻小荔支每朶數十皆莖蒂雙頭因以目之

真珠剖之純瓢圓白如珠荔支之小者止于此

十八娘荔支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
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塚今
在城東郭國院塚旁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支五代間有為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
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叙頭顆紅而小可開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粉紅者荔支多深紅而色淺者為異謂如傳朱粉之
飾故曰粉紅

蔡福州外紀

卷十

八

中元紅荔支將絕纔熟以晚重于時予嘗七月廿四
日得之

火山木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
杷園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所出
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也嘉一四年歲大

己亥秋八月二十四日莆陽蔡襄述明年三月十

二日泉州安靜堂書

善為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
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

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而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執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非其爲支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執尸其賦于耶然斯二者惟不兼物之美故各得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聞入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于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

蔡福州外紀

卷之三

附錄

修題

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

蔡福州外紀附錄

僊游徐 劬編次

鹽城陳之仲訂補

崇報

宋蔡忠惠祠在莆田縣南廂蔡宅成化六年巡撫都御史滕昭重建弘治七年知府王炳祐建堂廡又贖田地六畝餘水池二口以供祀事嘉靖壬戌兵燹隆慶六年十七世孫生員賓志豪元具呈于巡按御史杜化中行郡給祭租銀金車終其子孫皆聚居祠後巷口有忠惠坊

蔡福州外紀

卷之三

附錄

莆田縣南廂地名蔡宅宋端明學士蔡襄舊居王十朋詩云憶章甫過鄭公鄉駐馬遙瞻數仞牆丹荔株林經品藻喬松葉葉惠清涼四賢詩出入增氣三諫章成國有光真是濟川三昧手清源遊戲作虹梁仙游縣蔡忠惠祠在儒學遵道堂之東知縣鄭肇之建

賢祠在莆田城隍廟左成化間巡按御史尹仁建祀宋名賢陳俊卿蔡襄二公

典化志

蔡端明墓在楓亭蔡山宋勅葬公及夫人于此文忠公歐陽修銘成化六年都御史滕昭修建饗堂立碑

學士柯潛記正德五年提學副使楊子器重修七年
提學副使姚鎮更立神道碑九年參議鄭穀置墓祀
田典祀志

曹學佺過萬安橋謁蔡忠惠祠云功成前太守行者
每各嘆石峻猶成堡潮平似槎奔星閣車馬成市
集魚蝦獨爲首碑入祠傍日易斜

朱文公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公惟公忠言惠
政著自中朝羣臣之初嘗相茲郡歲時雖久猶思本
志無有遺制英靈如在嘉雖不敏實仰高風沾巾之
切敢修謬謁謹告

泰肅州志

劉屏山彥冲題洛陽橋云跨海飛梁疊石成甃風十
里度瑤瓊雄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陣橫脚底
波清時洶湧望中煙樹晚分明往來利涉歌遺愛誰
復題橋繼長卿

徐勣過洛陽橋謁蔡忠惠公祠觀造橋碑云路盡平
疇水色空飛梁遙跨海西東潮來直湧千尋雪日落
斜橫百丈虹郊野尚留棠樹綠歲時猶薦荔枝紅行
人幸不爲魚鼈細讀豐碑利涉功

徐勣謁蔡忠惠公墓云松栢蒼蒼駐古壘行人猶說
宋端明六陵骨朽冬青死落日寒雲空汴城

真文忠公德秀謁蔡忠惠祠祝文曰惟公兩牧是邦
德政在閩至今未泯某實何人亦叨再至竊懷遺蹟
可效可師朝夕恪恭庶幾萬一西山文集

謁蔡端明文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外至和之世
實自畿甸來守此邦以便親輿之奉流風善政人到
于今稱之某之視公無能爲役然間者九重假寵之
意明著訓詞定用仁祖命公故事顧惟不佞將何以
堪之惟當仰止高風以庶幾其萬一英靈如在尚聞
斯言

顧大典吳江人萬曆丙戌爲閩督學使者過萬安橋
泰肅州志

謁蔡端明祠云滄波欲盡海雲垂千尺晴虹挂水湄
寂莫寒潮自來去行人惟說蔡公祠魚子腥聞山市
近鷺房寒浸海潮生日暮驅車橋上過斷腸秋色似
江城吳江有垂虹橋長類萬安故末句云云

忠惠坊在蔡宅宋蔡襄舊居于此郡爲立坊以其謚
名國朝成化間巡撫都御史滕昭重建上二坊在
府城西南南廂

仁宗朝公以便養知泉州架洛陽橋先是公爲閩部
使者夾道種松以蔽敵毒閩人卽橋旁作堂以祠之
又作詩二章俾歌以祀公一曰道邊松大又渡至漳

泉東問誰值之我蔡公歲久廣蔭如雲漢其棠蔽苗
安可同委蛇天矯騰蒼龍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
古長清風一曰洛陽橋一望五里排琬瑤行人不憂
滄海潮衝衝往來乘仙飈蔡公作成去還朝玉虹依
舊橫青霄考之漆汭功何遼千古萬古無傾搖
歐陽文忠公祭蔡端明文云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
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
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昔謨之靈曰嗚呼盛
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
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于其間者宜其爲恨
蔡端明公事紀
于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
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舉望
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
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
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
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
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
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臥病于苦塊之間而
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于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
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

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于親戚朋友乎况如公者
與公之游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
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修不
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
饗
歐陽文忠集

蘇長公外紀序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
獨蘇公之作家為便爽而
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
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
蘇公文者而雌黃之類於

叙

公不能無少挫於使天下而
有能盡四氏集者萬不得已
也蘇公才甚高蓄甚博而
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
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
不盡於集故失天下而看

能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一
也公之所不盡韻而詞則溫
韋讓壯舌而諧譔則侯白
遜雅華而簡牘題署公
黃豫章遜雋游戲而為法
壽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
弟為古本竹石則文洋州
之畏交逃而之佛則裴相
國楊學士之禪那以是律
三君子有一乎否也當蘇公
之生存雖荊州下邑兒童
嬾女莫不於一識其面而其

叙

言之傳益北幽朔而東三
韓西達羗戎南過雞林
馬人之界而其禁絕之者
乃在於廣廈細旃之上角
而與之左者談說經術之
理之士亟竄而亟歆殺之者

叙

三

六一時材謂貴臣噫可恠也
及公沒且久而廣廈細旃之
上其惡漸移而為好學士
大夫至於今慕說之不衰
雖然問其所以能盡公者則
自論策之叔無幾也多所

以云億不得一也當吾之少
壯時與于鱗習為古文弱
其於四家律不能相入晚
而稍安之毋於蘇公文即
其詩最號為雅安襍揉者
雖不能為多式而亦足為

叙

四

多用平感赴節義聰明之
所溢散而為風調才技於
予心時有當焉以故取公年
譜及傳誌略存之而後叢
公之小言與諸家之評隲
紀述瑣屑六一附錄約為

十卷名之曰蘇長公外紀
而置之山房之几暇日抽一
卷佐一觴其不賢於山腴
海錯者幾希
吳郡王世貞撰



叙

目錄

志行

政術

好士

風流

文談

目錄

詩話

書画

調謔

攷誤

禪那

恩遇

遺跡

賞譽

禠紀

季譜

目錄終

目錄

二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吳郡王世貞編

志行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為勝唐室
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
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
太白人品汗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
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為可留廢之不
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汗吾足乃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敢嘆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先生自惠移僦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
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欲後命少
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逝
未盡此理今復何言其亦嘗自為誌墓文封付
後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
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游汗湯益識於此
先生在海外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携一藥
囊遇有疾者必為發藥并跡方示之每至寺觀

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帑尾書姓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帑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歎滿竹躍而散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為業適父死而又自令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二

公歿後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為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艸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勝而各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

坡坡公亦喜其人時嘗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疫與邵少月偶至邨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季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肯舉以售人吾今日遂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三

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曰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為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公得試衡初等官明

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書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授子瞻求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與楊濟父云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胞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峴地名遶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瓊矣

荅王敏仲云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決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四

次便作墓仍留手跡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靡幾延陵季子贏博之養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寐照而已

荅程天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心無不可者又云病倦不然亦無與還往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蜚鴻獠洞也惠酒絕佳舊惠州

以梅醞為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與姪孫元老云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苦行僧耳然胞中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蘇子瞻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每默少許可嘗裁子瞻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乃一病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五

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常就見之子由裁以口舌之禍及錢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昔吾先君先夫人僦宅於眉山之紗縠行一日二婢子慰帛足蹈於地眎之深數尺見大瓮覆以烏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季乃已人以為其有宿藏物歟出也夫人之姪程之問者聞之歎其地會吾家還居之問遂僦此宅掘地丈餘終不見瓮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寸不積雪晴

墳起數尺某疑有古人藏丹藥歎發之亡事
崇德君曰使吾先君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東坡歸陽羨時派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
梁吉老十絹百絲之贐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
之子鷹以四喪未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
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
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
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其
高誼蓋出於天資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
得耳公必聞其略益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
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
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
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
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爾聞之不須
為人言也

東坡先生居閬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追
之婦歐陽氏文忠公孫產後目病為祟所憑曰

吾姓王氏名靜奴滯魂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

畏鬼人也且京師善符劍遣厲者甚多決能逐
汝汝以愚而死死亦妄為祟為言佛氏破妄解
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公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
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
明日昏時為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為置酒肉香
火遣送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辨論矣頃追
之幼忽云有賊兒瘦而黑衣以青公數使人索
之無有也乳媪係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七

咭甚大公往視之輒厲聲曰某即瘦黑而衣青
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為我作巫公曰寧
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不出奈何只
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
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
求一杯水可乎公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然
媪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羅官來京師
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甚狂自其衣巾
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皆曰此岳

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之忝無祈今之
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
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
否此一小人如蟻虱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
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
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
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
者蓋有公為奸慝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
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八

事闕顧怒之可乎非某愚直諒神不聞此言出
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沙
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即行風
愈大惟赴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
勸之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
不心其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

學制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
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
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

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
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
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
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
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寓真李道士云他時要
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豕
戕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人侍遊真云定似香
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深而跋曰樂天自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九

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
拜中書舍人其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起知文
登名為僕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
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本杭云出處依稀似樂
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
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心一再言之
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容齋
隨筆

又云淵明形神似豕樂天心相似我東坡在杭
又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

直方
詩話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章蘇州詩寧知風雨夜
渡此對床眠之句故在鄭州寄子由云寒燈相
對記曉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
相從彭城賦詩云悵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
在彭城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
對榻眠茲因萬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
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床定悠悠夜雨
今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床貪聽連宵雨又云
對床欲作連夜雨又曰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仕可謂無日忘之
然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序云
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針已
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或中道捨驢
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渡還然要必須出未
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寘石蓮百許枝
案上咀嚙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
流血不覺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
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每數日必

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旬
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
是以道常為余言頃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
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画愛其
鍾隱雪雁欲為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
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
出於智者當爾石林山堂記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
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焉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下談諧放蕩不復為吟哇有不能談者則強之
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
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歎然若
有疾其家子弟常為予言之如此也石林避暑錄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
菓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常見於詩
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
者亦多貧復殺而為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
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書出局詩急景歸未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
飲待得知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歎雪而子
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
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為
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
與之曰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
濕粉箋書不得憑君送與知君看知君子由小
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
夜雨對床乃為樂耳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十二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終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政術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
過人廣惠間愛敬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
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
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
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來高可引
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崑下作大石槽引
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
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別
散派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
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苔蓋大約不過費數百
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
五七十千者令歲買大筋竹竿作柅下廣州以
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
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
覲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在言
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為惠若人戶知有此作

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以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道士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皆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自不肖也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喜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菰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二

竿矣仍願公譬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下住抽換永不廢替言必不訐也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曰近因講筵役容為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趣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學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

求名與求知不為章句科舉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跡觀其人文章事定又萬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為然退見宰輔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其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為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寶訓林子中所編也 百川學海

東坡為禮部尚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臣直宿禁中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款為太后太妃皇后暖孝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三

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百川學海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負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捍禦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銘

四年介父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西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未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誌銘

會上有旨市浙燈公密跡舊例無有不宣以玩好示人既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之祖宗法制非是公為攷官退擬答以進

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誌銘

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益法公於其間常曰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鈴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令乃尔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啻富秦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戕使者發幣於官吏嘗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

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浮體吏民畏愛及罷公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誌銘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寔法使民自跡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寔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誌銘

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邳泛於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西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渡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

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挺入大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疲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未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岍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誌銘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六

三季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捕內臣俟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野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誌銘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捍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釀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誌銘

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跡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速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誌銘及至杭吏民習公儉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七

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美緡得二千復設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存皆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沕散

誌銘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
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
及白居易浚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
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
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
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
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閼中三季
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
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八

河專受湖水浚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
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浚完六井民稍獲其利
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公葑田葑田
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
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
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
遺寸艸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
則湖當不浚湮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
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

成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圖画杭人名之
蘇公堤 誌銘

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
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注
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画像附舶往告義
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
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
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
廷所以待之薄厚故曰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九

禮意欺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荅則遠夷或以
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
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
外夷邀求專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
懲創朝廷皆役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
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寔費二萬四千餘緡而
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
交易之利而無侵擾之害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

中興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
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涑地名石門並山
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
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岨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
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拉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
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
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
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
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十

入海海日西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
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
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
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
路故今三吳水多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
亦不果用人皆恨之

以龍圖閣學士守穎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
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注勝則
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穎河並且鑿

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
水平準之準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
堆準水顧派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

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劫殺變王及捕
盜吏兵者非一朝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
言公名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
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
方退緝知群盜所在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
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十一

刺而獲之然小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
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
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
卒不報

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
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
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
率無虞而連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
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

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

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伏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嚴整伏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頌仰隨俗乞守郡自効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十三

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饕餮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逮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公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眾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眾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

稱疾不出公召書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以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循狃精銳故相龐公守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既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料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十三

蘇長公外紀

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室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閘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舫運渡頗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閘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開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胥坐陳三策本人言惟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後萬金耳首鼠不為吾已

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讓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為代有諛者言令鑿龍山姚顗正犯太守身目寢其議而遽用公尼之資遺惠至今往來者惜之

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又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淨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十四

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寔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寔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寔忿然曰昔韓魏公刺陝西蒙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

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寔笑而公知言不用請補外不許君寔始怒有逐公意美會其病卒乃已

蘇公嘗與其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伯五十兩為贖軾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鄰於寒殍尚且辭避今忝近臣尚有餘瀝未即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達盛意非朋受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其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貲故用

蘇長公外紀卷之二

十五

助買田以養天民之窮者此公家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感佩之意與收之囊中了無異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好士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盡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缺乏也東坡一日游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順對即日求得之聲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名類起西湖游覽志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為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画益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自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

今我至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盡出筆力之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畧得其形似便凌輕譽前人自謂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為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為寶玩也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偽妄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恐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偽假先生台銜械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

難逃幸先生怨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帋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感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為延款數日而去

何遜

陽孝本字行先居處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為留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三

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經明行修得官居太學年七十乞致仕朝廷寵以奉議郎直秘閣俾領宮祠以歸

元祐中東坡帥杭余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同保進士訟余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薦送遂獲游公門

已上西湖游覽志餘

思聰為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寥子昏字

詩聰立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大稱賞大觀政和間聰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云試讀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東坡公一帖云其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廬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四

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令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參即云少游過容田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

范先志去已至梧州

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約矣哀哉痛乎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晚後人前

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
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
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七自
重無聊中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
日元老不審為誰當考觀此坡公篤愛交友留
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
者也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
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五

所默識而口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韵雄
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同升而
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通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
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
吾言

與米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
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蹶然而
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
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曠也耶公不

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說也若欲與公談則誠
不能當更後數日耶

高致虛云東坡言過溫泉壁下見詩云直待衆
生愁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何遵作目
題一絕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涑泉誰吐吞
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何遵緣此
知名後來京師每有賓客必出數篇讀者無不
絕倒

直方詩話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六

烱粥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
此酒酒醕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為
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為言
懇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
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
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學海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為法曹公以衆人遇
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

飛詞以贈妓云泪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睂峰碧
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覩細雨殘雲無
意緒寂莫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
回太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
以澤民對公語坐客卻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
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月每預文酒之
會澤民因此得名葛帝之韻語陽秋云東坡喜
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
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七

進修而終為令器近時公卿大夫則不然陳頤

李薦陽翟人少以文字見子瞻子瞻喜之元祐
初知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薦以觀多士及致
章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魁既拆牒
悵然出院以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謬識古戰場
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薦自是學亦不
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後稍薄之竟
不第而死觀字役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家字藏書數千卷善用

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
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為杭州鈴轄子
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
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
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膽四海知我霜鬢
須盡記此也詒林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伎
驟加獎借如曇秀吹將艸木作天香妙捻知有
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七

嘆美如恐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
其措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養成
就之耳夫馬一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
則聲焰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
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詩話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
佐往從之游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
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
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

君將廣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
汝陽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
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
之云

蜜雲龍茶名極為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
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晞蘇門四學士
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
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龍家人謂是四
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商雲龍亦茶名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九

丹鉛
總錄

黃山谷與子瞻書云頃自衛州試舉人歸於鄭
掾處得賜教不以汗下難於獎拔接引開納勤
勤懇懇俯偃而忘其臂之勞強駕馬於千里不
敢自絕勉奉鞭勒至於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
詞氣高妙無以為論往聞執事豈弟之聲今食
其寔獨恨未有親近之幸耳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
坡筆語題壁於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

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
向書壁者豈此郎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十

蘇長公外紀卷之四

風流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佳山水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西湖遊覽

餘

蘇長公外紀卷之四

乙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子瞻役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卻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沈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為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

殷作周長官知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靄靄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駭穿山翠惟見輕桡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慙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畫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回作縵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鸛鵝軍憑君遍遶湖邊寺漲綠晴來已十分同上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

蘇長公外紀卷之四

二

個捺粉震侯欲出來祗應也轉渠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施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偕高峯俯鵲巢酒酣簫聲起於江上客有鄙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曲曰鶴

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
奏新曲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
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帟一幅曰吾無求於
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
向南飛載我南游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
伶時復犯龜茲

湖口人季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窓櫺

然余欲以百金置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還未

暇也而名之曰壺中九峯以詩識之云我家岷

蘇長公外紀卷之四

蜀冢高峯

一作清溪雷轉失雷峯

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

莫愁千嶂外九峰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

見落

一作石泉影消涓滴

玉女窓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大

孤絕百金歸買小玲瓏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答舒負外云負外游香

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

衙憲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

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来

謂遣英蕭二妓與舒君同游也

酡顏

一笑天桃綻清冷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

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

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游嵩山歸

暮拉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

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

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

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

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

得往夜看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

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

蘇長公外紀卷之四

月復與叅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

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

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

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已也

容筆

酉陽雜俎載鄭慤嘗以使君林屋避暑取蓮葉

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

名為碧筒盃收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

故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

苦是矣夫大拉醪醴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

而咏詩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它物而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詩話
槐龜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寂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蓋數

蘇長公小紀卷之四

五

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李時能飲百盞然常為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詩話
槐龜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坐呈東坡東坡索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

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

同上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面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墨墨濃取筆大書東

蘇長公外紀卷之四

六

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畱詩一座擎卽盡歡而散

蘇長公外紀卷之四 終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文譚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攷之凡七篇右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者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諫十五卷中不載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

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為吾醉公亭記此又大妄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澗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稭襍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桿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土

而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斗之為三斗者一為五斗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古為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斛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第得二斛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第半日取所為釀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斛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斛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篇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酒久者酒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五

醕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為俊快者言也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奉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醕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其意益以神宗有平喃氏之志至於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效在於

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省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卻芟去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季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三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為妄人所誤季真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四

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為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當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涼歲月未周綱紀畧定天岩相之人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塋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於太山之安下

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
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
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忘也知之者神考用
之者聖毋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為宗臣與國
無極於其塋也告諸其極今莫能攷其所以異
也容齊隨筆

介甫對禧陵論歐公文章晚季殊不如少壯時
且曰惟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駭此語予
與韓秉則正言論此秉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五

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揜也歐公識與不識
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父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
經之外別有道理乎東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
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當時在涑輩中
以經術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鋒故坡特
於祭文表之以示後人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
如此無顧忌也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叙事略然其平生大致不
踰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

碑甚詳曰溫公是它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於
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
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
欲得此為一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
使虜事豈然哉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富公
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攷
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也曰
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
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本

為此舉寔為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
首以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己甚
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耳非其
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
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
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曰紹聖元豐間用
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語錄
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
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

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季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
見問食字之篆荅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
按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
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
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寔退之語東坡却罵以
為退之家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為之
沒假托歐公語以自益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
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七

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它好處其中一兩
段不可曉庶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它不好處
來說篆刻

韓蘇西公為文章用譬喻屢重複至七八轉者
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
決下沫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
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獎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
序云儒者之於患難也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
築河隄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水之於海冰

之於夏日其散而忘之以文辭也若秦金石以
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
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拔棹水師絕叫鳬雁
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
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
之類是也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餘
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
策也如勤上人詩集序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八

潯事是君成詩集叙李命漢中以星知二使者
事上富丞相詩引九史倚相羨衛武公事答李
琮書引李固論葢共詩交趾事與朱鄂州書引
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
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
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赫子鄒湛事荔枝
歎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世言泰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
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尔東南山君

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崩騰洑湧之掀擊暫行忽出先後聳日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九

然不可待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待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領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為轍坡受之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龜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尔作小冠踴躍耳孫初其製君今此公寧復來歎

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空輿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並家時仲益年在髫鬢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坡曰試對看徐云衡門稚子璠璣器孫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撫其背曰真璠璣器也異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於此

東萊先生註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叙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真異人文公真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一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佳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游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是以是觀之則我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得也父

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郝忌謂妻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妻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求於我也東坡之韓旋益取諸此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

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十一

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

樂城遺言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

堂銘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樂城遺言

東坡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

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

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為穎川因有此賜用為表

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歟退之心

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為兵部尚書又作謝對

夜帶表略曰物生胥待天地無窮艸木何知冒慶雲之渥彩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石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

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觀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

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

慚於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元祐間有旨脩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

蘇軾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十二

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

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為之

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

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

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

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

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

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飲既食滑醢兒血羹客有須簿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為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詩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為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歲本聞闕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聖仁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傳蓋出人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十二

非有師者也

又蜂薑發於懷袖出晉書鄭湛對晉文帝曰猛常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薑發於懷袖勇大為之驚駭出於意外者也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啟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容頌吏部尚書浚云萬事不理當問

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

先子於河東一官貧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為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楚蘗群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咲而獻芹奉曝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盡無此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帑手寫裝締釘於所居壁上樂城遺言

宋周公謹癸辛襍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十四

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賴漢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材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為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改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悞乎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州云苟有

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其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一五

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載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其艸茅下士蓬華書主子瞻以筆塗伏念其因但罕末三字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粃糲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鬪皆艸書也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

林艸木膠葛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久猶不寐有一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它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麼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蘇長公外紀卷之五蘇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

十六

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宏濶翻成大片袞將本他裏面自有法令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它一袞做將去

洪文敏適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惟大父嘗為吏吾童時從入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

如我對曰蘇公連寔不過公但不被書耳文敏
大慚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蘇長公外紀卷之五

上二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詩話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
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略曰鼎湖弓劍仙游遠
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官草殿閣
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坡西和其斷句辛字韻
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棄類類高辛又
云寂後數篇君莫厭禱殘柵桂有餘辛按楚辭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
桂予豈維縟夫蕙苗益以椒桂蕙蘼皆艸木之
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喻韻冥搜至此可謂工
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
楊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說唱首多辣氣此何
理也坡為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
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
人心術不得不辨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
吳人名之曰舶趨風趨音教云海外船舶禱於

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東坡吳中詩曰三
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轉風余官吳門庚
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
頓減賦以廣之其略曰度華厦而既爽入窮閭
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益彌旬
而後止失六月之炎蒸又曰彼蠻樯與海櫓得
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於此曹則亦豈
天壤之至理益欲脫吾民於焦灼竊意造物其
為在是也即其後注來吳中不常

庚溪詩話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二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
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
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衡口出常言
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
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
姪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
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
取法於此

竹坡老詩話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為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

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徐去
為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終貴
偽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
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
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說焉不其賢乎
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
噫是是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
耶安得誓下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珊瑚鈞詩話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三

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
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議焉昔之詠三
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
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
或曰死沒寧不張曾無一語辨其是非者唯東
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
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
罪東坡一篇獨剴絕於古今昔溪漁隱云余觀

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及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楊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越苑黃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羌水犀手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四

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花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又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嶽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嶽嶽歷落可笑人之語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

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蔣子有家藏先主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為餘杭通守時字云紅杏子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似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玉既不

等事云或是醅釀也

七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衛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美玉嬌痴笑柳娘吟雪屢曾經太傅斷絃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見為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彩牋半接西湖橫綠艸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

兩鳥鳴有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
周公不為公孔子不為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
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市城一鳥巢岩幽後
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
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
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斤八極隘九州化為二鳥
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且
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耳所謂不停兩
鳥鳴等語乃雷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謂二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鳥耳落城市退之自謂巢岩幽謂孟郊輩也各
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
耳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言者不當
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魯直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見女浦口眼波秋
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
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此詞清新婉麗
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肥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絕
出新婦磯又入兒女浦此漁父魚乃太閭浪耶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
益用天蓬咒蒼古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
目為百尔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派
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
風鏘然韻派鈴也隱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用樂天德星
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
意

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派今歲暮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為海外上元
詩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画得玉奴纖
手嗅梅花乃云王如墨莊謂意方全予見孫昌
符家坡朱陳詞真跡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
本多作牛依或還就為牛衣矣

蘇子瞻佐郡日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
羨詮為方外之交嘗同汎西湖有詩云三吳雨
連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漱漱雨拍簷駕

言徂北山淨與幽人蕪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

纖縹緲朱樓人斜陽半踈簾臨風一揮手悵馬

起遐瞻世人驚朝市獨向溪山庶此樂淨有命

輕傳神所賦

西湖志餘

朝雲者姓王氏錢唐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唐絕

愛幸之納為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

學書粗有楷法後從泗上以五尺素冲學佛亦

通大義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蘇子瞻貶惠州

家妓多散各獨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

蘇詩公外紀卷之六

十

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

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德解禪經卷藥爐新

活計舞衫歌扇舊日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

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謫金剛經四句

偈而絕英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

塔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

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

心一念償前

彈指

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

遠近疲深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

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昔過

採芳業倒挂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浣洗粧不

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群妓畢集惟秀

蘭不來嘗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荅曰

沐浴倦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

也整粧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

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泪力

辨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為之解府僚終不釋

蘇詩公外紀卷之六

十一

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

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

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

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

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新涼浴手美生綃白

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熱簾外誰

來推牖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感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

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里似東又恐被秋風

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其粉
泪西簌簌

陳直方之妾替本錢唐妓人也巧新詞於蘇子
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陌上
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
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闌門外行
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
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經拭餘潛明月空江
香霧着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二

栢堂宋僧志銓作陳文帝天嘉二年有植西檜
于孤山寺中至宋時猶存其一跡陳朝補志銓
作堂其側曰栢堂與竹閣連屬蘇子瞻作詩紀
之云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安尚宛然雙幹
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厦依巖
出乞與嘉名到處傳此栢未枯君記取灰心
伴小乘禪後孝宗嘗書此詩勒石

智果院舊有參寂僧其時有僧道潛者諦參寥
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

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
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
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
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
泉鑽火烹黃栢茶適符所夢遂記以刻石為之
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
偉卦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
聞道夢幻是身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
九年而信夫求而信寔契汝神又詩云漲水返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七

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
間得此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
林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岫有淺井玉醴
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
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万象涵古今願君更
小築歲晚解我簪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
海同仰公我公命世英突兀等於是胸中涵秋
漢皎絕傲雲澤當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但貴
知豕希寧慙不吾以風雲果尔符六翮排空起

一夕獻承明抗章求逆選餘杭古雄藩以屋富
生齒立譚政即成興不負山水雍容梵末契訪
我頑且鄙大旆輝私門禽狷亦驚喜森森門下
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安圭角非所恃軟語
如東風薰然省桃李今朝真勝事千載足遺美
安得筆如椽磨崖為公紀西湖志餘

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
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闕
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其頃與范公至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
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其謝不能它
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
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林孫子已致魯諸
生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
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
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
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
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益嘗直史館然自譴

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
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
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愈二相得
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
兄弟猶領宮祠此句益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
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
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自首沈下吏綠衣有
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
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大息曰如此誠
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
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
其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士名天下且用工深
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
之意益幾可以無憾矣其雖不能如至能所托
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陸游

公言東坡律成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
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東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盡取此也

坡有歎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須吞嘗疑其語太恠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常蘇州高歌長安酒中憤不可吞

老杜杜鵑詩前四句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王諶伯以為是題下注東坡以為是詩是後諸人紛紛辨之不一悉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卷之六

皆因護東坡者惟黃常明以前後杜鵑詩考之及山谷詩意寔為肅宗而作無疑然重遠東坡之意不敢明斥其非而心則有在矣以愚意觀之此四句非但不可為詩雖題下注亦不可用何者蓋詩與注皆一意也老杜以杜鵑有君臣父子之象可以托諷上自肅宗中及臣寮下及庶民無不可言者今以此四句割之篇首以四州刺史嚴武杜允遜等四人受其哀責餘不及它一人

坡曰陶公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不能道此語非世之老農不能識

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葉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一偶閱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已上詩話從龜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竹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闕始讀殊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憑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鉞山四句則入頭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卷之六

不怕放行寧傷於拙也然繫憑羅帶割愁劍鉞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打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關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溫庭筠詩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南方有警事避追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

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為之題者此
蔽於用事之弊者也

蘇子瞻出為杭州通判文與可送行詩有北客
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
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
卷沫枯槎東薪蘭舟繡鷁皆隨泳矣矧泉幽澗
澄澤露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
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十八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棄此篇嚴
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中有武倡和數首又
梅花詩云憑仗幽人收艾蒨國香和雨入萼苔
艾蒨香名正松上萼苔也出本州及沈氏香譜
又紅梅詩云玉人頰頰固多姿顏怒色普庚切
見神女賦嬋人怒則面赤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詩話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
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寔妄書或以為劉無言
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
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
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画角哀暗香消
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
樹耿々獨與參黃昏乃為精當老杜有城擁朝
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
作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一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豆成句如壽州
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
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
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伴狂
老萬回東軒云挂剎知有老蕭郎侍立迹英云
寔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屈
士蒜山亭云竒進多聞老敬通汝公東堂云一

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
遊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姓贈辨才云中有老
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鑒云忘言老
尊宿妙高臺中老以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
謝餉魚云誰云老方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
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馱是皆以為助
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桓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
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它錯出如再說走
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滯官粧傳父祖便腹從人
笑老韶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裝幾時歸之
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
蓋亦有自來矣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
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春松門風
為閑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
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
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艸合步到栖禪寺堂
空不見人老稚掩閑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

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松風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
年輒為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父始疊石為
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
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
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是年予侍親居英與僧
希賜游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
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

乃希賜所書也賜曰言何公初請記坡為賦此
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候兵執役者見之以
告何何又來謂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
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偕注坡曰使君是地主室
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既至坡曰正堪
作詩晚當奉柅暮送與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
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故同行以印此
語耳

韓公人物画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

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為行者牽者奔涉者陸者
翹顧者鳴者寢者訖者立者斂者飲者溲者陟
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害而相戲者怒相
咬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
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
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
並驅撥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
後一馬卻長鳴嘶老顧奚官騎且顧前身作

蘇長公外

六后

四

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沫赴吻若有聲
前者既濟出林雖後者欲涉鶴倪啄最後一匹
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画馬真是馬蘇
子作詩如見画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画誰
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為布置鋪寫則同
誦坡公之語益不待見画也子雲林繪監中有
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画馬圖云昔日
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
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右塞

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機間馬官廐養森成列
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視東
坡似右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
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画馬讚云韓幹画
馬毫端有神驂駟老大驪裏清新及四蹄雷電
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寔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
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軻九馬圖杜子美所為
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万歲僧者惟霸甫為作
頌偉外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超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五

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

以上俱容
冬隨筆

東坡和陶詩云再游蘭亭數永和攷蘭亭之
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迪呂
謂吳筠章八九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
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季之句必有此事也

宋姚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關其一字
使仕德翁輩下凡數字東坡作出其稿蓋閣字
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庚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
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遺詞命意工
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瞳矐隱曉霞瑤墀九御
薦莛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却眾邪李
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
龍瑞護仙居趙彦若云楊子江中亦鑄鏡未央
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未霽合驅盡神姦又得
無又楊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沈爭如
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六

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
自勝五兵符蘇子由云楊子江中寫鏡龍波如
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
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
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
鑑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容參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
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
遲留不喻此語及倅錢唐後塔後觀金魚以為

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
以為難進易退不妄啣食故令太子美四十年
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
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腹腴盡消頭恢尾削塊然
死矣金魚有鯽有鯉鯽食於澱鯉食螺蜆若餅
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稍
奈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
蘇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生
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七

餌則競集焉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
使然也蘇子瞻中秋分桂贈楊元素詩云月缺
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鸞峰子落驚前
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滅山僧憐耿介練裙溪
女鬪清妍顏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
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艸抱山斜盈盈
解佩臨湘浦脉脉當爐傍酒家又云湖面初驚

片片飛尊前吹折繁枝何人曾得春風意怕
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
月半橫斜它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
更有紅棋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
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红桃杏色尚
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
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
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
臘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為上磬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
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西奇
絕高子勛詩云少鎔燭泪裝應似多藝龍涎臭
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九書

宋時府治盧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
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
詩以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盧白堂
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
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得芳蕤兩眼蒼題詩

相贈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
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綠金者蘇子瞻有
次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詩云幽香結淺
紫來自孤雲峯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
青蓮宇遂到蘆蒿林紐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
君持風霜節耳聆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
石心置酒要妍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間恐
致慳畫霖彩雲知易散鵲鳩憂先吟明朝便陳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九

迹試著丹青臨今馬塍種最多大者名錦熏龍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
盛蘇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
璚輪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枇杷白者為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
瞻同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
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叙云
院有洛花荅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

都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携酒賞之張
處士祐題詩云濃艷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
長安風涼卻是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
時漸多而獨盛於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
有牡丹記叙一篇其略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
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
園園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
集金盤彩藍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甚
樂素不飲者皆醉自輿僮皂隸皆插花以從觀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十一

者數萬人可謂盛矣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
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盧橘猶
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
葡萄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
重色比廬南荔枝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
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
著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

坡詩云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
產茶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東坡報以大
龍團茶戲作一律云妙供來香積瓊烹具大官
揀牙小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菴暖春風浩
歎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游諸寺一
日飲醺茶七碗戲書云示老維摩元不病在家
霧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
茶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高燭照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十二

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
妃于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
子醉歌殘粧髮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
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為尔牽詩興可是無心賦
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
詩曾不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剝古絕今雖不
指名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東風
弱弱之崇光香霧霏霏日轉廊只恐夜深花睡

去更燒高燭照紅粧先生嘗作大字如掌書此詩似是晚季筆札與集本不同者嫋嫋作渺渺霏霏作空濛墨跡舊藏秦少師伯陽後歸林右司子長令從之後話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谷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為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游其山水秀絕以琴寓其聲為醉翁吟蓋宮穀三疊後會公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十一

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注聲為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沒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為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簞過山前曰有心外此賢聲三疊後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

而重與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方其補詞閑為絃其聲居士倚為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為比丘孫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太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從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梁溪湯志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十一

處公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着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此詩又是為西子寫主也要識箇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新語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盍與江神指水為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汴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即此意

蘇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為候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鮓送之不兼它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欲從寬釋凡眾請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栢臺霜氣夜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十四

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伍夢繞雲山心似麻魂飛湯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無子身浚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還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它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慈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異物試看啼出定何如戲張子楚買妾自錦里先生

自笑狂身長九尺鬚眉蒼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沉便哉

坡作大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其事乃用白交汾陽於伍行中竟脫白於禍天台司馬紫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稱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坡和柳子玉豎刁景純岡字韻詩至七篇云屢犯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袞照麗涼乃用子建七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十五

啟云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左傳麗涼冬殺雖第一韵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額天子願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喜近臣知虬髯似太宗可謂知体矣東坡贈馮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尚記重瞳光天容王色誰敢画老師古寺晝閉房蓋遵此法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冥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昏窓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踏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曉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屠茲游淡泊教有餘到家恍如夢遽遽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此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十七

詩惟曄遽二韻艱澁而公三疊之一曰追尋連保罪及曄者言府中屢獲盜徒連逮保甲也知非不吝慚衛遽者言年老宜休不若遽伯玉也二曰君恩飽暖及尔曄者言居官厚祿得以遨遊也莫惜錦繡償當遽者言李寺丞屬和富於詞藻闢險不窮也三曰四方宦游散其曄者言錢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超義皇傲几遽言優游自適得為太古間民也原韻曄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以作雖多終屬牽強

東坡少季有詩云清吟襟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沒有一聯云春江舊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季老豈詩亦然耶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唐景文為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十七

斷絕謂此後坡荐景文得隍州以沒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隍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恍然夢中注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為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敬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殯矣

東坡云在潁時陳無已趙德麟輩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又間居日相唱和而

二歐頗不作詩東坡呂句掩之云吾家文律別
西京於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欺真將種攸師
須淨老門生明朝鄭伯隆誰受昨夜條突壁已
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須一舉百觴傾蓋有文
忠公昔有詩贈梅聖俞蘇子美云我亦願助勇
鼓旂噪其旁快哉天下樂一爵空百觴也王直
余與邵生游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邵生善作挽
歌酒酣發轍座為懷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為
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十六

帝鴉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昏
戲飛古墓索索春艸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
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
去每集以散聲百斛明珠

七言之美麗者杜子美云旌旂日暖龍蛇動宮
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俠星河影
動搖尔後寥寥無聞直至永叔云蒼波万古流
不盡白鷺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蹄令諸蕃
無事樂耕芸可以並驅爭先矣先生云令徽鐘

鼓三更月夜宿貌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
關塞捷書疲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百斛明珠

南都王諠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
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
者詎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
為首句詎伯誤矣孟子美詩脩諸家體非必率
合程度品品者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
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子美之意類有所感

十九

托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以興離騷之法歟按
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為飼之且禽
鳥至激知有所尊今江東所謂杜宇者曾為蜀
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故子美詩云重是
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識當時刺史有不
禽篇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
不忘君者可得而攷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
是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
以自抗擅軍旅抱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

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浩萬雲安刺
史徵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二者為無
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詎伯以為來東川
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嘆子美詩跋扈上語
又曰子美不應疊用詢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
用韻無害於為詩僕所見如此詎伯博學強辨
殆必有以折衷之

百解明辨

韓存中云東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見鄭
公但嫵媚好作一對請諸人將公作一篇詩

直方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后

三十

詩話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終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詩話

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贈
道潛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
師中挽詞云相看疲半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
月而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爰勢
如曉天星

或作客學者尤多用此

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
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俞允哀詞云風生使者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乙一

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為依倣太甚
秦少游嘗和黃汰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
其韵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
句此詩初無妙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
四余獨愛坡西句云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
枝斜更好後必有辨之者

邢啟夫云掃地焚香閑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烟
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窓浪接天此東坡詩
嘗題余扇山谷初讀以為劉夢得所作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苦題是無咎臥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其意極相類

直方詩話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咲何人豈以為工及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冷處疲話

東坡云余在廣陵與晁無咎墨秀道人同舟送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二

客山光寺客去余醉臥舟中墨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艸木作天香余和云閑裏清游似隙光醉時真境叢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艸木香余昔對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五年墨秀來惠州見余偶道其事

直方詩話

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

揔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特天姿自然不施鉛華耳作詩書壁曰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鹵子以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画為作春寒小圖

僕在吳興游記元卿詩曰微雨心還作小窓幽更妍孟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百斛明珠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侶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三一

游可恠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悔前言之謬又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儻寒不相親要識青山面它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游杳藹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僧求詩曰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詩飛湓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注來南北山十餘

日以為絕勝不可勝譚擇其尤莫如漱玉亭三
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游西林作一絕
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
矣

東坡送安惲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
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
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
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四

柳文東坡日久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
意如此

安宅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
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以飲予為詩醉後信筆
頗有省拖風氣云本年洞庭秋香霧嘗喫手于
今洞庭春玉色凝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龍
走既醉念君醒速餉為我壽瓶開香浮坐盞凸
光照牖方傾安仁醺潘岳賦云校黃袍以酌醺莫遣
公遠嗅要當名字奇未可論升斗應呼釣詩釣

亦踈掃愁簾君知葡萄惡正是嫫母醜須君灑
海盃澆我談天口百斛明珠

額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今歲殘暑方退
既望之後月出逾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
客遊豐湖西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
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
今絕倡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韵
云一更山吐月玉塔挂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五

門外看水輪橫海濶香霏入樓寒停鞭且莫上
照我酒盃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
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艸不可藉歸
來掩關卧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棲鳥夜驚
起起尋夢中遊清絕正如此驅馳掃泉泊頻仰
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四更山吐月
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兩
斷板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遊化城五
更山吐月窓白室幽幽玉鉤還挂戶江練却明

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如秋不眠翻五詠清切
褒靈謳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倍
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
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
弟威家雀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
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云燦燦五色羽炎
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而後來仁心知憫
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占烏惠然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此繁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
寐莫兩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圃散春物莖批陳
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鷁高情如飛鴻未
易握粟呼胡為太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
間何必懷此都百斛明珠

東坡有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云莫欺老病未
歸身玉局它年弟幾人又有過類一篇云劍南
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游後卒於提舉玉
局觀詩百家詩話

俗傳書生入宮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生曰
固知其為錢但恠其不在紙裏中耳予讀淵明
埽衣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倍傳可
信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
見粟也馬后夫人見大練乃為異物晉惠帝問
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
一笑永琳嘗言孟郊詩髮邊雖有絲不堪織寒
衣縱使絲堪織能成幾多衣也有解明珠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有亞栖村信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氣大率相似蘇子美字子瞻長史書云隔簾
歌已俊對面顏彌精語既凡惡而字畫真亞栖
之深近見曾子固徧李太白詩自後頗或遺止
或有贈懷素艸書歌及笑矣乎數百篇皆貫休
以下詞格二人者皆踈有識故知者深可恠如
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並倍無
知者所托此不足恠百斛明珠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按紫蘭坐碧艸春至不知
湖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

者辭氣殆是李謫仙余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跡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萍注此語非太白不能道

東坡作百步洪詩云有如免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嘗在黃時有人云千丈坡豈注馬處及還朝其人云惟善走馬者方能注坡聞者謂之注坡直方詩話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着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兩句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鉄成黃金手不能為此也詩話

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泪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

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湘素雜記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盡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常見十道四蕃志耶

坡曰余讀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訛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

上元夜登樓例有貴戚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東坡有扈從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絲絲歸來一盞殘燈在牕有傳柑遺

細君

杭州有西湖而潁上亦有西湖皆為游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郡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務簡也秦觀少壺曰作一絕以獻云十里荷花萬箇蓓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啟亦云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為西湖之長東坡將止前數日夢中作一詩寄朱行中云舜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十

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吾我楚狂士抱璞歸空山相如起睨柱投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覺而記之自不曉所謂東坡絕筆也

嘗夢有客携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名銘贊者云道之所成不以害其耕德之既修不以賊其生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潁師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小平小絃蕪折亮以清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聽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刺喙誰扣門山僧未開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土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罷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續前定錄

復齋謾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乃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語也

誠齋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

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如東坡煎茶詩云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杜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枯腸未易禁三碗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十三

坐數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全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茗溪詩話云李商隱詩好積故寔如喜雪詩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詩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浹洵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東坡有全篇用事者如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及戲張子楚買妾詩句句用事曷嘗不浹便哉

愚謂東坡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此六前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黃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胡荅溪云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回丹青効此格也

復全謬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王元豐間以錢二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詩謝之有白水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三

真人青州從事之語禹王歎賞為其題浚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貧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錢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為無工非惟出於剽竊亦是白水真人為壺設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遣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有工歐公詩話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婦人望烟火稚

子候簷隙又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
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
樹隼才意高遠造語精到如此大匠運斤無斧
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山中
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
態對甚的而字不露真得淵明遺意也

深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放籜龍料得清貧
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簪簪偃竹記尾云簪

簪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簪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十四

簪谷其一也予詩曰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
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游谷中燒笋晚食跋
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餘主欲老海南邨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竺

鵲沒處青山一髮是中魚胡苔溪云澄邁通潮

閩詩云云又伏波將軍廟碑云南望連山若有

若無杳杳一髮耳凡兩用之其語偃奇益得意

者也

東坡詠画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

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盃空明朝
峯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樓殘紅東坡詩話云僕
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蜀人張思厚
來過二王方季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予作此
詩明季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荃
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羨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
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思厚
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冷坐疲話云山谷言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十六

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也不
易其心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
容之謂之奪胎法白樂天詩云臨風杪杪樹對
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詩
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
胎法也

蓮子劈開須見憶楸枰看盡更無期破衫卻有
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時趙彥材詩注云此吳
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詩有云團圓燒敗襖着子

更依然乃山格也蓮子曰蒨蒨中么荷曰意須見憶以蒨中之蕙言之秋杵碁槃也杜牧詩云王子杖楸一路饒則此楸之謂矣更無期以碁言之重逢處以縫紵之縫隱逢字也忘却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愚謂劉禹錫竹枝歌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亦是此意蓋用晴字隱情字也

江干高屋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挂經孤航繫舸荻茨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十七

劔高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愚謂古之口吃難言者如周昌韓非楊雄鄧艾之徒皆載之史傳東坡此詩亦緣是而善謔耳漢周昌為御史高帝欲易太子大臣爭莫能止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笑而罷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州吏而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俸游錄載王汾口吃

劉攽朝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

東坡春事闌刪芳艸歇字或疑歇字似赴韵非也唐劉瑤詩瑤艸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艸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有如此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蠅常求外補曰但知有蠅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埤田錄及捫蝨新語皆載其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十六

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蠅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為詩蓋良愛其語也

東坡梅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鮮檀暈之義今為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画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髻之記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昵嬾人暈澹眉目館約頭髮画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

廣記許老翁有銀泥裙五暈羅画工七十二色
有檀色與張萱所画婦女暈者所謂紫沙墨酷
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省倒暈又
云倒暈連眉秀嶺浮

魏文帝示群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
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
不銷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
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沃
漢咽溢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有甜耳它方之果宜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
餘甘回齒頰已輸岸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
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它回味時我棗兒已
甜半日矣坡詩益用此意令觀魏文帝以蒲桃
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
邊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孽清香與
返魂東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
龍頭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
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
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獎語意
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
幸艸堂詩餘註可証

鄖陵王主簿未審其名長於花鳥東坡有書所
画折枝詩二其一云論画以形似見與兒童隣
為詩必以詩定知非詩人詩画本一律天工與
清新邊寫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幅疎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淡含精句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二云瘦竹
如幽人幽花如窈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
雙翎決時起衆葉絲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
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
聲求妙語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
簾看奕甚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耳僕言公禪
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
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歲暇醫王彥石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
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辨詳切高深後學讀
之茫然坡公敏於著述如此

建城

陳傳道嘗次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
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
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敢道此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宰平章事呂大防左
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閣發見學士蘇軾曰
呂公著以病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廿二

是夕鑊院苦寒詔賜官燭沽酒軾一夕艸三制
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

精敏

見錄

題陶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自往開問子
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幾我與時乖
藍縷布簷下未足為高樓一世皆尚同顏君汨
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
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舛弔
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

吐之則達人茹之則達已予以謂寧達人也故
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東坡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俗
論余作詩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
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驎略玄黃

後邨云坡詩吟如昌黎有汗湧者有典嚴者有
麗縉者有簡淡者翕張開闔千變萬態盡自以
其力量為之然非本色它人無許大力量氣魄

恐不可學

詩林廣記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前

廿二

四言自常益司馬遷相如班固來哲陶潛韓愈
柳宗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
嘗惟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
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
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常
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席而
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
篇則常氏為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
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

公誌銘云君寔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
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付如彼山川出雲相望
余每展卷輒為擊節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詩話

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
人游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
將軍柳氏求字荅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
鷄更問人天然奇特漫叟詩話

東坡和李公擇詩云弊裘羸馬古河濱野澗天
低糝玉塵自笑餐瓊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
為蘇李也用事親切如此他人不及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東坡自揚州召還如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
甫從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闌舊
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雪軟紅猶戀屬
車塵兩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
君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神王仲至和之末
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裡坡稱嘆
久之蓋漢兒寬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坡亦
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漢武帝如禮回至渭
橋上見一婦人洗乳于渭水上帝遣問之婦人

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使問是見寬寬奏
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懋然坡時為
尚書亦乘車在駕前恭麓野人詩語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
寫平疇交遠風涼苗亦懷新句大書小楷行草
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
給事者晁氏客語

昔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享之皆不
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
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
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
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荆
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
欲寄荒寒無善画賴傳悲壯有能琴不若東坡
奇特如曰見說騎鯨游汗漫亦曾捫虱話辛酸
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

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
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
意同而辭別皆曲盡其妙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
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直
方詩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
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
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如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家
如何似應作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
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
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遲況欲繫其尾雖
勤知渠何画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画用筆乃其
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舵龍眼詩云龍眼與
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
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夢老境清

開如咲華如一句即雪裏蘂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陵陽室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湯山總粗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暎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泪亦懷惜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一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五

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盡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東坡歐字韻三首皆擢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邨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情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

舜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烟如微雲落踈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霧無復白日乘雲輶侶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聲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六

目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櫺忽然而去不可尋寒衾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扁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王樓浮宮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遠樓飛步高玲瓏仙風鏘然韻泠鈴遠遶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室丁寧一朝覆水不及瓶羅中別泪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綠臙脂此生流浪隨一漢偶然相值西浮萍偶落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

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
為詠顧故秦太靈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
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
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
云髻鬟裁豔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
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看冠帔白咽
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
人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

蘇東坡公外紀卷之七后

七

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詩云周詩話

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脩脩
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
寄臥雲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
可掬予謂東坡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
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寫盡語
仍快捷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巖下杰
日深谷來悲風壁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苦林
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表引新堂

成及此秋風初行理僭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
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
下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
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他甚衆
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
之句此語尤精絕他人道不到也漁隱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壯
而肆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
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

蘇東坡公外紀卷之七后

八

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僭耳獨善為
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
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
來也現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詩話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
顛入却打猛顛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
瘖此記不傳之妙學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
入處呂氏蒙訓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為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

又言中單似菴意重僕現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爾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浩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九

東坡贈辨才云我比陶令愧詩為遠公優時辨才退居未嘗出入坡徃見之遂至風皇嶺又云聊使此山人未記二老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徃亦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大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即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可印支郎天報定中觀不惟燕具儒釋

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山谷嘗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推子厚詩為近然以余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懷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常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休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余發虔州江永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一見者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十

不覺至永和游清都觀見謝道士鶴髮童顏自言丙子生六十六歲矣求詩云鑑湖尺素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句携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高漲百灘空

僕常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世多誤謂子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侯欲興閣羽復讐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

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僅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子美自比稷契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上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群山似劍鉞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會好作成一屬對東坡為之對曰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鉞山書黃泥坂詞後余在黃州大醉作此詞小兒輩藏去蒸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王直方張文潛是無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以遺余持先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

吾日久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帀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乃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詩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為子發已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携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愛患之餘不能無忻然乃次其韻我卜我居居匪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上

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胫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珠如玢邦人勸笑老我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欵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絲如剪髮垂結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曰訴旱乎訴澇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帑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

也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蒼飛去作江南
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栖在桂林鳥
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
生委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以與子由年
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
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屈其
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
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十三

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嘆出為盛
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
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為
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髮皆皓
然固窮六略相侶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
為鳳者例皆如是卦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
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咲乎元符三季月
日書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

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餠細
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
同氣味乃相似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偕和其略曰我夢扁舟浮
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目是廬山倚天
無數開青碧蓋寔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
香嬰兒示余余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
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知在南華待
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云扁舟震澤定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十四

何時滿目廬山覺又非青艸池塘惠連夢上林
鴻雁子卿啼水香知是曹溪口眼靜同看古佛
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身何處是真依
余觀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
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龍團驚歎
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季閩中監司乞
進閩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
後蔡相籠加爭買龍各出意今年閩品充官茶
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荆公過東坡見案上有石硯甚愛賞因曰當集句賦之坡唱曰巧匠斲山骨沈吟久之不能成因命駕去

余游儋耳見黎氏為余言東坡無日不相從嘗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謬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十五

覺青林沒暮潮不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楨櫛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問秀才何注我言入邨落未還有色燈心帚公以手拭開書滿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歌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夜話

予素不解茶因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晝寢獨聞茶聲於古松泝泉之間意欣然

喜之自尔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為厭也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聞一士誰與茶者戶外僂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敲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剥琢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朴游哉聊以卒業以下手澤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海石蘇長公外紀卷之七后

十六

來珠宮秀色如蜃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感慙慙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啻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氣鑒三伏老人生如寄節舍又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畝嗟趙弱宦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應速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契父王仲至蔣穎叔

皆次韻錢王二公以為不可許獨頽叔不然令日頽叔見訪親觀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軾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右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益可許也復次前韵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省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足平生錦繡腸蚤歲熬蕘腹後殺四壁空未遣兩峰感吾今况衰病蒙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沂岷山瀆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画可數天驥絲

相逐風駿掠原野電尾梢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款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峯他日來不速軾欲以石易画晉卿難之契父欲兼取二物頽叔欲然画碎石乃復次前韵并解三詩之意春冰無真堅霜葉先故綠鷄疑鵬万里眩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瓶何用盛盆山不可隱画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然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

子賢出語耆年伏欲觀轉物妙故以求馬下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夕幽谷定心無一物法藥勝五欲三峨吾鄉里萬馬君部曲卧雲行歸休破賊看神速

東坡送山本禪師赴法雲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耶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雪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叠也後自嶺外歸次韵

江晦升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又見王荊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對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

添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
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
山夜闌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画像西望太白橫
岵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
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宛吾足乃敢
嘆此東坡詩體也

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
佳處輒忘禪蓋端叔詩用意太過恭禪之語所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十九
以警之云

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
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
烟末路蓋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仕仕絃歌
本誠言不樂乃逕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
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田若四皓
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
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
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為世

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
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
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
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荅客難解嘲之
類皆是也故曰未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
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
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
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
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廿

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尤超然
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
耳故又發明如此

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太熟上須令生近人論文
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全
用青山綠水對野艸閑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
雲山烟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
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無弱寧僻無俗之
語為可信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
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
驚瓦冷羞明當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
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余
謂非特此為然東坡亦有之避諱詩尋醫畏病
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
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
酒為軟飽北人以晝寢為黑甜故東坡云三杯
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廿一

唐詩有曰長日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
別多日故人無少季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
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烟萋萋
根南澗水泠泠綠成白雪衆重綠割盡黃雲稻
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攏風采餅餌
香如華嚴經舉果知曰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
果具蕊中

造語之工至於荆公山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荆
公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

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
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又曰我
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
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昧

夜話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廿一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書畫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帑皆為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奉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關輪運而注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一

初余於中貴任源家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青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艸十帑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文嘗跋公書後有翰墨替天幾乎妙定之語為不虛也

何遂

晁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無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益嘉自可默識也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華硯和暘便宜作艸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敬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亦與東坡相上下耳

曲浦舊聞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二

潘延之謂子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令見真跡乃知為顏魯公不一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文與可云余學艸書凡十季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顏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跋留意於勅建往成趣昔人有好艸書疲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夫而所見亦可患與

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艸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黃魯直云艸書極要有筆霍公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為過之跋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兵法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寔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友

杜幾先以此帑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三

不問工拙但恐太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沒有賣菜之語無以酬其夫言當乾沒此帑也

宗人鎔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瑞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恥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價如是不亦鈍乎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季何足道哉

跋山谷艸書云墨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

士艸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它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線右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矣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篙者百指篙聲

聲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

何也吾更憂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四

何如且作字乎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為世外之游及將赴中

山傳正贈予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

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常城而傳正之甥

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譚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

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

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

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爽鼠鬚筆傳

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一本以授思仲使面授

傳正且囑深藏之

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憇窳莫龐眉皓首無住者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復求伯時画此數句為憇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面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画師令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五

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衆直下一句魯直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画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止一壺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痴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昏不擇精意書徧乃已性好酒然不能四五觴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

為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意味真神仙

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山谷已後皆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誰能書

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

筆圓而韵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沙市舟中同觀

者劉觀國王霖家弟寂向小子相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六

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

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俞杜

周云三尺安在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

以為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

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

塗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

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

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

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

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
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
能如經生輩尤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家味
曠百世而與之爰故作決定論耳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州余嘗評東
坡善書此乃其天性注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
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
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
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益蓋二十餘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即
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攷之絕長補
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幀正書風氣皆
略相似嘗為余臨與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
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
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贊
倍子喜妄譏評故具之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

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華不到處亦韻勝
也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
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顏尚書楊少師
尚有髣髴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
帖甚似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耳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
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
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為世人所重今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
餘韻當萬金購藏耳盧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
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希妙天下可
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
見其人亦一佳事也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斌媚可喜處今俗子
喜譏評東坡彼益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
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
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及

爾山谷

東坡道人書尺牘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千金縣購者元符二年壬申涪翁題

子瞻作何事及州字豈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脚者乎然亦是西子捧心鄰女不可學也

蘇公長年書筆力豪壯兼李邕徐浩之所長士大夫乃以為不如少時書此陽春白雪難為和者耶山谷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九

東坡先生書瀾東西士大夫無不規摹頗有用意精到得其髣髴至于老重下筆沉着痛快似顏魯公李北海處遂無一筆可尋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其人皆文藝故其風聲氣俗見于筆墨間造化語言想像其人時作東坡簡筆或能亂真過至鑒則亦敗矣不深知東坡筆用余言求之思過半矣東坡書彭城以前猶可偽至黃州後製筆極有力可望而知真贗也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乙未早發峽州舟中書山谷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唯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瞠若不知識子瞻獨謂為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與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頗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魯公暗合孫吳耳山谷評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于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為鄰或問其故荅曰吾欲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十

假其纖素學書耳于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為平日書

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鵲列喻忽開閤
變化若神戈矛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
來故步如不相聞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
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
高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
川沈文家因出共閱輒付此語何日相與請正
于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祝元明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画画意不
画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

見詩如見画東坡作韓幹画馬詩云韓生画馬
真是馬蘇生作詩如見画世無伯樂亦無韓此
詩此画誰當者又云論画求形似見與兒童鄰
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
画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画此詩今已矣人間駑
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話於此盡矣毋誦數
道殆欲常以為法也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李北海
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

中歲善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望見逸少又知得手應心乃輪扁不傳之妙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楊顏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為此論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十三

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為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昨為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安師文有臨祭濠州刺史伯父文甚有妙處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也

王右軍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購最為善本

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僭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十四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荅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按庾亮及弟翼俱為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歎家鷄題六帖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容齋隨筆

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衆矣必拔弩張
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恣態橫生
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
如雨之霖森疎掩映熠燿如從月之星紆徐
宛轉纒纒如螢螢之絲恐學者所未至也二公
之論頗甚妙然端林之語亦當以初寮之說終
之乃無憾也

說郭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十五

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

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

嫵媚之態而端冕章甫有不可犯之色少年

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倍

予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

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詩話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鼠鬚筆李廷珪墨

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

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雖工拙在人要
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庭堅題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回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

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

摩詰之遺

子瞻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雨因懃耘老溪亭

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詩云更將

掀舞勢把燭書風篠簹人為破顏恰似腰枝嫋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十六

先生戲筆所作枯槎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

去古今回格自我作古遠家所藏枯木并拳石

叢篠二帋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

荏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笋廢懶唯作墨木頗

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

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帋同注前者未

有此體也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為愛鵝溪白蘭光掃殘雞距紫毫芒世間那有

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先生作黃谷偃竹

記云與可画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言曰吾將以為襪材聞者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渡寫一詩其略曰待將一段鷺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僂於筆硯顧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長矣世豈有萬尺竹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七

我余曰而寔之荅其詩云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辨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所画簣簣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黃荃画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画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画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

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回有一牧童見之撫掌大笑曰此画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謀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画苑云君直畫苑處不充篋筍出不汗牛馬明窓淨几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六

州借觀子瞻書

跋南唐剔耳圖云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胞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庖用割捨不淨限三日疾太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淨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剔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魯直跋右軍斫膽圖云徐齊和送此平來云是

王右軍所贈圖予觀此榻上偃蹇者寔不解書
蘭亭序也右軍在會時相溫求側理帑庫中
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崑壑之姿耳
永思堂書東坡又跋云謝安石人物為江左第
一然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
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相
溫何足道此乃史書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
書生見五十萬帑足了一世舉以與人真異事
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九

比季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
也季倫之於逸少如鴟鵂之於鴻鵠尚不堪作
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真
人奴也見季倫金多以為賢於逸少令魯直又
恠画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余在惠州
徐彥和寄此画求余跋尾書此以發千里一笑
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書鄭君乘絹帑云僕謫居黃州鄭元興君乘亦
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

陽酷好君書為予多為求之仍出孟君書數帑
其人亦善用筆落筆洒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
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爇僕
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帑時元豐四年也
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帑近世失之
云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甚畏執杯持耳翁
也子瞻題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
子瞻所題幾零絕倒子厚書熙寧元年十二月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廿

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
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為子瞻也持耳翁余
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泔者它日再見
當復一噓時與清臣克夫子由同觀子瞻書酒
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
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於此而知
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國時子厚令進武復
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陳直躬高郵人也坡有題所画雁二詩云野鴈

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
者是也而無咎集中有和蘇翰林題李甲回鴈
二首乃用此韻不知何謂也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馳名紹聖元符間坡跋
其画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画而不求售文以達
吾心画以適吾意而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
然世亦罕見不知其所長也

李世南字唐臣安肅人明經及第終大理寺丞
嘗鼎無咎同試諸生無咎有求橫幅長篇又有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廿一

題扇詩蓋長於山水也東坡亦嘗題其秋景平
遠云人間斤斧日創夷果見龍蛇百尺姿不是
溪山曾獨注何人解作掛猿枝野水參差落漲
痕疎林歌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
南黃葉邨予嘗見其孫皓云此圖本寒林障子
作兩軸前三幅畫寒林坡所以有龍蛇姿之句
後三幅畫平遠所以有黃葉村之句其寔一景
而坡作兩意又浩歌字雖本晉以爲扁舟其寔
画一舟子張顧鼓柁作浩歌之態今作扁舟其

無謂也

予嘗取唐宋兩朝名臣文集凡圖画紀詠者究
無遺故於群公略能察其鑒別獨山谷家爲精
嚴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有「中處少陵東坡
西翁雖注意不專而天機本高一語之確有不
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牆則壁傳人物
須動字始能了請公放筆爲直幹則千丈之姿
於用筆之際非放字亦不能辨至東坡又曲盡
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生客慧當
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非前身顧陸
安能道此等語耶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廿二

文勛字安國元祐末作太府寺丞福建漕東坡
跋其画扇云道子画西方變相觀者如堵作佛
圓光風落雷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
國作方界略不杼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何充秀才不知何許人能寫貌坡有贈詩云問
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
蘇軾字子瞻眉山高名大節照映今古據德

依仁之餘游心茲藝所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恠如其胸中蟠鬱也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雖文與可自謂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亦自謂吾為墨竹盡得與可之汰然先生運思清拔其英風勁氣來逼人使人應接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又作寒林嘗以書告王定國曰予近画得寒林已入神品雖然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而蘭陵胡世將家叔所畫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廿三

蟬瑣屑尾毛介曲股芒縷無不備具是亦得從心不踰矩之道也米元章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貼觀音帑壁上起作兩行枯樹恠石各一以贈之山谷枯木道士賦云恢詭謫恠滑替於秋毫之穎尤以酒為神故其觴次滴瀝醉餘嚙呷取諸造物之爐錘盡用文章之斧斤又題竹石詩云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先生自題郭祥正壁亦云枯腸待酒牙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

家雪色壁則知先生平日非乘酣以發真興則不為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蘇長公外紀卷之八

廿四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調謔

秦少章嘗云邵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
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
分坡曰十尔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尔来是讀三
分来是詩豈不是十尔耶諺方詩話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基岩老輒就枕
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
曰岩老常用四脚基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一

張子清

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
無一物歐陽詩云疲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
百種花綦羅不知人換並酒闌無奈客思家殆
類是也百斛明珠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
而臥適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
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及店家事子厚大
笑續前

蜀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

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甫曰是
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
日月也二公大笑同上

談錄云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
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
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契父蘇東坡劉貢父顧
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譙浚有新寵魯
生者舞罷為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
白團扇授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窓搖細浪魚吹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二

高

日手弄黃花蝶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
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
坡曰但恐他姬厮賴故云耳詩林廣記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罷之每倦山
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
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名玉版此老僧
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
胡苔溪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
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有無譏諷東坡

答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為之一笑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蓄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兒姑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脊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隨筆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三

吉甫

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踞杭倅為酒食地獄其後袁較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踈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為笑

霧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令坐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衆輩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禿奴儻行忒煞雲

山頂上空持戒只因迷戀玉樓人鷄衣百結雲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色色今何在壁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蘇軾詩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吊暮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注而程頤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曰司馬諸孤不得受吊子瞻戲曰願可謂燠糟鄙俚孫通聞者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四

笑之劉延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空坡捧腹大笑費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胥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

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一蓆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開不要開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拉別人三覺費襄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游道場山屏退後者而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五

入有僧憑門熟睡東坡戲云髡間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宋呂氏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咄咄相聚不必過為具稊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餅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樣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為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羹餅穆甫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飯蘿蔔俱毛也若子瞻可謂善戲謔者矣

韓子華王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其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係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得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到途中偶遇當時獄官獄官甚有媿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曰何功也蛇曰某有訣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攷驗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生嘗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蒼黃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為人黃何功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此慚惶費襄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

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班瘰癧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効嘗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浚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俗呼牛為黑牡丹子厚曰我更欲田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咲而別宋葉

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為驚駭踴溫公不解其意曰驚安能駭踴坡曰是之謂驚駭踴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七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咲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子和爺和娘恰是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京父為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為巢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招仙游潭下臨絕

壁萬仞岬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大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八

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宋趙德麟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帑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州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難為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沒當有怒者傍出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它

東坡云余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為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予廣利王來請端明余被褐履屨黃冠而衣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不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其所詣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麗日夜光文犀尺壁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觀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王少間冠而出從者二青衣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歎且笑頃南溟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九

夫人亦造焉少間出素鮫綃文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為最大聖主皆祀爭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跡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紅日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珠可以償吾債焉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剏替水族謂之鰲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祀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鰲相公所壞

劉貢夫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為對

真皇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御否朴言微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再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投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不能送見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顧妻曰子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

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余乃去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役古少氣含蔬笋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笋語否為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間有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翩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

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衣影搖千尺龍蛇動殷
撼半天風雨寒乃石曼卿松詩也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
來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
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朶成蜜後不
知辛苦為誰甜東坡性喜嗜猪在黃畱時嘗戲
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賤如糞土富者
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時
它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一

是東坡以文滑稽耳後讀雲仙散錄載黃昇日
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
足矣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它可知矣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曰坡字何義公曰坡者
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曰
問主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
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東
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它

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
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
為甚酥李端卿嘗為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
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
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
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此巴鼻
便姦邪有甚意頭沒此巴鼻皆俗語也後山居
士詩話
徐黃州之子耕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甥張仲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一

謨書所謂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
生醉墨一軸字畫歌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
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携其一往
壻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
由令妻公即續之為小賦云道得微章鄭趙往
稱孫姜閭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
於水清之石三英繫子既暮而張夫人復還其
一還乃閭姓也家為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
笋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蠶

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簪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臍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為觴飲既醉遂徙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艸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三

婦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也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元祐三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即前詢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對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為近世之剗晚季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殺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隣人有一子

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愧之乃引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恥也其父大喜即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為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學倘或僥倖改換門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游與汝倡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卻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四

祖之徒皆以和詩為累也貢父語始絕口先生即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既出而群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眾忻然許之始過闌闌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為濶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

已而群弟子因目之為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據后山叢說謂世以癩疾鼻人所經幢又云以賢者所至不可沒以故名遂共呼之為避孔子塔

東坡公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也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徧歷侍役而作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而寔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五

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詩六義者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妓謁之大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日令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西湖游覽志餘

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為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本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空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西湖游覽志餘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六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有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若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螺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帋東坡與客論食次取帋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

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
心麪作槐芽温淘糝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
以烝子鵝吳興庖人所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
王谷簾泉烹曾坑閩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
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咲也東坡在
儋耳獨有二賦而已曲清舊聞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
美琳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
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七

悉蒙嘉納已而章跡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
使其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
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
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
你遂相與大笑而起上同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盂中
為人救公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
厚詩有方丈仙人出嶽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
語子厚謂其譏已頗不樂說郭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為里人療疾驅邪
僕嘗傳呪法當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
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書韓李詩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
飲酒一盃作字數畝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
書飄然落石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開戲謂
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
韓愈崛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
仙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九

十八

東坡示參寥云桮符仰視父人而罵曰汝何等
艸芥輒居我上父人頽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
猶爭高下乎桮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
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搃
大士看此一轉語

坡公自嶺外放歸遇一郡守燕之問云謂端明
游道山今猶在人間耶蓋時盛傳公有它變故
也公笑曰亦嘗注第途中遇章子厚卻歸耳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

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官窮制作其不敢知獨忍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昧其鑿者姑以莽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荅迄不為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開黃岳之貶益不特坐詩禍也堦岳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攷誤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頤飛甍頭或云結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唐庚

東坡游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盡歸太群仙正艸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一

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轍轍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令履瑞雲躡空仰塗紵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公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其撰蓋坡公誤以霞為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替叔疲李太白之流不能

作
通齋

四菩薩閣記云此画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與初辭意盖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談洽有識盖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子嘗因論王川子月蝕詩謂其輕蕩矣又有八端皆近於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二

蚍蜉撼大木招浚人攻擊如正娛篇中據其用五十本慈為種薤五十本菽丘中即將為模金校尉扁鵲見長樂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扶雲漢兮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慈為薤用校尉為中即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乎四函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

非誅死為無所考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為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妄為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為誤用不雅如皋篇中謂不向如皋閑射雉與左傳杜注不合其誤與江搃暫往如皋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論也最淺一篇遂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三

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郡無笙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以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蠶澤芥青丘已蚕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為出處曾不帶芥非忤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淺矣以上容
冬隨筆余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幅曰黃幘綽告明

皇求作白打此亦快人意我味東坡語似以白打為搏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似博戲耳不知公意果何如耳

東坡用事多有誤晞國夫人夜游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浚主張貴妃名麗華俱見叔而齊東野語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謗一尊王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荑荊棘誰信幽香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四

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東坡作東昏侯用之坡又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扁鵲又有詩云我令司馬能饒石余有中郎解摸金而表記紀檄曹操蓋云鼓丘中郎摸金校尉人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時清齋彌勒同龕也此類非一益惟大材方可濶略於人正不可學俱說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游戲耳按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從侈不可

盈厭聚歛積食寔不知紀極不介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當賦饕餮字為是之蔡某

東坡記王凌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為祟因為詩曰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畔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間殺子元蓋恠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己其子充之惡按晉紀王賈珣云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百家詩話懿龜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五

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艸夜凉任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暎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泪洒繼書恨見即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似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

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
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為少
游所作亦非也

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窓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
云新火潑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
帥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免毫班打作春瓮驚兒
酒盃用老杜詩驚兒黃似酒對酒愛驚兒若然
則色黃烏得為佳茗矣今東坡全集不載此詩
想自知其非故刪之以上俱百家詩話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六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
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牖廁姜龐不鮮歎蟬
臧據漢書牖廁本作廁牖盃中衣也二字義不
應可顛倒用魯直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已
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盃貪於得韻亦不暇看
爾詩話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
路失王鈞芳艸合林已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
戲馬臺其下有路歸王鈞科唐高宗東封有鶴

一馬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
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後山居士詩話

前章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
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
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
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臯為
地名用知此誤非始于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
詩注見趙次公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
覓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七

臯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
可笑回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鷗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者其姓所
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勒耳僕
謂坡公不應如是疎直而舊佳西傳寫之誤
遂以注字為姓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
不還應記儂家舊姓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

美呂氏童蒙訓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
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
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
其可驚悟令人讀為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
生作平聲則別誕已見為義乎計魁梧者計度
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
考以梧為吾非東坡自為已義而計魁梧字亦
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
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八

張良世家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
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
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為已
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
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
智勇以為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
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
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
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陶隱居掛朝服神常門事於當時本無意自是
欲棄官去尔蘇子瞻倅錢塘時作詩嘗用此事
後坐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
云見齊祚將衰欲去不敢以寔對即謬言往官
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常門先
尋水竹渭南邨却將舊斬樓蘭劔旋博黃牛教
子孫云詩事本此是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
大笑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
為嗣宗詩後嘗再用云歸來述別陶弘景看掛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九

衣冠神常門葉夢得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筠谿真亭詩有會
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
木杪指以為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
龜趺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非征詩
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也
挂木末如猿猱耶春渚紀聞
楊鐵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以為三人皆大笑
至衣服到屨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

大笑求林書室圖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為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陶宗儀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九錫之類而小變耳俳諧文雖出于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寺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体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所作而後世乃因緣模倣不已司空圖作容城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為之其

製尤異或以為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為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為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十一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禪那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安夢同子由聰逐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遣書至南岳坡引帑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親作偈答南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季常行八棒十三禪卻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冷齋夜話

蘇子瞻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惠動師院詩云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盃深南屏老宿間相訪東閣即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佳拈霜蕊嚼黃金扁舟又鼓平湖公欲訪孤山

支遁林

西湖游覽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道出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軾曰此經在它人猶為希世之寶況於公乎請家藏為子孫無窮之福金山童遊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二

軾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曉機走錢塘善工鏤板流傳四方軾道丙子主僧寶印即軾寓經處扁曰楞伽室

說郛戴垣

風篁嶺多蒼筤篠簜蕩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涼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巔故叢薄蒼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帟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注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

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
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公住西無礙人士爭挽臂
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
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寔浮我比陶令媿師
為遠公優送我過常谿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
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田汝成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三

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之於主上者猶
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
速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
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瞬
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
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
鳶雛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
惡趣昔有問師佛汰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
臥處着衣吃飯處痾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此

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
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三丑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
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
向前珍重珍重錢世

哲宗問左右蘇軾視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
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唾王集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
更無礙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四

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
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
解我憂粗了一事大咲遜兒詩云中年忝聞道
夢勾講以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
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苦苦令僕認認主人
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
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東
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疲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善

句雖宿老衲不能屈也

詩話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
拉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王等
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為獻曰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
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

詩話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
譚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樂城後集又天竺海月
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五

中事儒者談佛為坡公所取惜火失其書翰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蘆言先生作郡倅日
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
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
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
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
吾族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
應時為僧難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
背有黑子右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非山君

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
蜜仲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如訴衷
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涼蘊藉不減少率然恐非
蓮社本色也

西湖遊覽志餘

雲閣黎者居寶山蘇子仇郡游寶山偶入方丈
小院閒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
對問其隣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
數月卒蘇子再注訪之弔以詩云雲師來寶山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六

一住十五秊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
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
來復扣戶空房但颺颺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
留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訛非夢事過
吾何休

西湖遊覽志餘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
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
汝試忝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
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

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
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斃殺鮑參軍如
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
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西湖志餘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
官妓馬娉婷乞詩於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
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
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子嘗見柳絮落
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同上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七

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
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
囑派通為念與之濶略可也張商

皎然禪師贈吳馮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
只言道在它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
望西笑東坡代荅曰寒時便懼熱昔風饑漢那
知食藥功莫恠禪師向西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百斛明珠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

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侶尚如此何
況真個是余奉使關西見邠店壁上書此數句
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
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此老言心之正與孟子
言人之性善何異同上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豈非清淨身疲米八萬四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筆端舌口安
能吐此不傳之妙乎冷冬夜話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南
華珪首座方受請為北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
須其至授之以為它時語錄中第一問云斫得
龍光竹兩竿持歸嶺上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
水漲起江頭十八灘

東坡南遷有侍兒王朝雲請從行坡佳之作詩
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

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季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還。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欲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朝雲卒，葬於西禪寺松林中。直大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九

聖塔和前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董鳥與我玄。風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惟禮塔中仙。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漫取菩薩語置佛語中。

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疲逸，置它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令王氏之猪未敗，尔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東坡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傳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十

張

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觀伎，嘗自謂人曰：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耳。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為其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忝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多酒闌，語眾曰：老人即令且去，目攝衣正坐，將奄焉。諸子乃遑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乎？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

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論曰何也老人曰惟
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
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
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
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
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
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其請持國勾當自家事
與其勞心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慙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
常不取佛法其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
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東坡泛韻詩散為百東坡頃刻沒在茲劉湏溪
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曰過水觀影
而悟有偈云切忌從它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
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

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
君程氏遺囑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
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
尾乞命或悚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
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蟬動視之乃蟬也
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
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嚙我何東坡曰是汝
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
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甥氏諭
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
言小人女子難感易誦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
可

蟬音軟細
蟲動也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其適到
市橋見生鶯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
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
餘者幸作一孟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

小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慙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曰作頌曰豕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它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直黃魯

師民瞻詩注云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遊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三

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帶願由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余嘗聞廣漢天軍泰長老話其事

泰云是時在金山挂搭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余故叙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冷齋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為戒禪師常衣衲衣故云北夢鎖言云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此帶閱人如傳舍派傳到我亦慙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傳燈錄云萬回法雲公者歸州人也姓張氏唐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一

十四

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師八九歲時言其兄成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其婿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跌坐化太子由聞之乃作一絕一以答予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慎韻到高安幾日回一時得數舊塵埃

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餘譏東軒

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

擊須知千里事同風續和東軒只似虛空樣何

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

師兄子由詩檐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

開卻到山前人已寐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虛處覓窮通偶留一呖

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廬氏與道士邢和璞出

游過夏口邨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

地得壑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

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師也故人柳

子玉寶此画云是唐本宋汝古所臨者元祐六

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

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

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

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

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

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

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

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

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画乃作詩并書

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艸書復古名

迪画山水艸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

學佛通脫無所省皆奇士也破琴雖未修中有

琴意豈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

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

次律因循墮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結曲琴破

詩引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二

恩遇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為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惟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嘆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其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二

乙

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其徐轉反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益初奏上舒重之使力詔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

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汝前言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憚然曰何謂也對曰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之語益言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語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寔無它腸也於是語塞云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未外聞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二

二

寔裕陵將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飴而起意甚不憚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益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其說益出於此

東坡既就逮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憚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羅歸善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

士謂蘇軾蘇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曰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上感動始有赦軾意

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二

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東坡先生學問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而累朝聖主恩遇皆厚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鳳翔貪判復任欽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

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善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主黨李定之徒媒孽寢潤不止遂坐詩有譏諷赴獄欲置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方其坐獄時相有譖於上曰軾有不臣之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蜚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地下蜚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以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上一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二

四

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太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阻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同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以黨籍禁其文詞并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世人莫知其由

或傳徽宗皇帝寶錄宮醮庭常親臨之一日醮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權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二

五

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曰論文問曰近有唐庚等注軾詩甚詳御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為軾御製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謚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權為臺諫侍從嗚呼楊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瓿楊雄亦自謂後世沒有楊子雲當知我今東坡詩文迺當當代累朝神聖之知至此使忌能之臣譖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之士出於

一時之意兩宮以軾之忠矣而聽信之身後寵異常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甚偉哉

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東坡云頃試制舉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它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二

六

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知制誥即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魏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帖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為叅政憲報政官中有不惠魏公者喋喋於東坡坡曰公所以遲某之意乃古之君子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

學海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二

終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三

遺蹟

戟酒堂即蘇長公寓僦耳游宴之地也今有堂三楹祀公像於中元廉訪使伯琦周公頤書碑文一道列堂東隅書法甚精周遭有牆相去百步有塘寬百畝餘水土深淺異處蒲葭蘆葦之屬最茂密每春秋二祀例率郡僚師儒會飲堂中即漁此塘以為樂名濯芳會亦洗闔境諸祀之勞之謂也故傳乳泉井枕柳菴茉莉軒今皆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三

乙

湮廢遺址尚存

海槎錄

宋昔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辨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荐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樵赴酒

錢

西湖志餘

子瞻三賢像中興建都孤山為延祥觀而閣與

像俱廢乾道五年郡守周宗建於水仙王廟之

東廡親染其額蓋取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後

慶元間守臣趙善從於廟前湖堤下浚井以亭

覆之名曰薦菊亦取坡詩一杯寒泉荐秋菊之

意運諸灰有三君石刻並附於堂中

唐子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蘇子瞻銘叙略云歐陽文

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通守杭州別公而

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

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于湖山而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三

二

不得則往役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極

掌論人物勤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

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躋滄海也此

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

至雖江山之勝莫遠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

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

耳踰年六一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守

杭州則勤亦逝矣其弟子二仲在焉画六一公

像與勤像而祀之有泉出講堂下予遂本勤意

而名之曰六一泉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于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益得其人則可至于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復於泉後作東坡菴以自寓云泉屋自南宋久廢至國朝洪武初而復興教授徐一夔為作跋云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泉在孤山之址勤上人之居在焉先

蘇長公外紀卷之三

三

生為著泉銘其徒既作石屋覆泉且刻泉銘泉上宋南渡後廢勤舍為延祥觀元初又廢觀為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幾三百年元季兵燹泉始呈露但石屋已摧而泉銘亦為它僧舍舁去有僧曰行昇者鉏荒滌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於舊處欲建祠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將持短跡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傳宗之義釋門之老助財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同不泯云

伏以勝茲勝地寔在名邦勤上人于此幽棲蘇長公回之數至迹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苑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於懷賢忱式昭于薦菊故淵源有永幸與文派俱流雖名號僅存幾逐劫灰共化欲存古迹必建新祠此舉非為福田寔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風而共遠願言樂助毋謂濫干

西湖游覽志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三

四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夏中可時為登封令疲夢無已見別行李遽主樓間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叅寥子報云無已逝矣

遠一日謁水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于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曰請降鄒陽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

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
云在宋為蘇軾送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
鄒陽蓋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
老聃也

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味號雙井井
湧出山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
見今家此水中乎同遊恠問其故曰白龍當為
東坡出像見其脊尾如蜉蝣銀蛇伏忽水渾有氣
浮水面舉首如棟玉筋乃泳而去余至兩井太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守張子脩為造菴井上號思遠亭泉號酌崖
有怪樹樹枝腋有詩曰岩泉未入井蒙蒙冒沙
石泉嫩面為靨石老生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
橫海春先生酌泉笑泉香龍神蟄舉首玉筋棟
忽去銀釘擲大身何時見天橋翔霹靂誰言鵬
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如顏書無名銜日月此
詩氣如東坡而言泉嫩石老似非東坡又語散
緩疑學而為之也龍為蛇形小如玉筋

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

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

蘇長公外紀卷之七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賞譽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名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乎不試而公之者十蓋八九矣

東坡云國朝試科初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寒臥疾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一

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不得就試其非眾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問痊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為呂相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李廌師受談說

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復夢湯銘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之

重嘗為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炁夕

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沃瀕湧俄月色如晝

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水調歌頭

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為起舞而

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

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鐵圍山叢談

山谷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

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

直方詩話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二

張耒詩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

敢惕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

公甚敬之

百川學海

陳后山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

已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張文潛贈李德載

詩云長公波瀾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皆謂

二蘇也

東坡善議論有氣節

若海

東坡解經莫毅說着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

人發明得外精神

或言東坡雖說佛家語亦說得好先生曰它甚
次第見識甚次第才智見得那一道明亦曾下
工夫是以說得那一邊透今世說佛也不會做
得它工夫說道也不會做得此邊工夫只是虛
飄飄地沙蠶過世眼

朱子語類

錢塘強幼安為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
唐庚曰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叙
事簡當而不害其為工如嶺外詩叙席飲水潭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三

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饑蛟
掉尾取渴常只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
切它人不能到也

坡老人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
作蓋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卻三百餘字說醫醉
石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
用西句收拾作鶴嘆則替鶴分明

室中語

冷齋夜話載王荊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
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顏省曰子

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領聞之公曰

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
以為知言又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
荆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
曰斯文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
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楊雄之流公
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
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叙事典瞻若此直
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四

前

苦溪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父當國力行新法子
瞻譏謂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
於胆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
非其寔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
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
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
之苟如是何以為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
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
出已之上之說一同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
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苔溪漁隱
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
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
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
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
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
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
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五

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坐詩話載王昌
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彳夢中喚作梨花雲
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梅花一事柳子厚海
石榴詩曰月寒空堦曙幽夢彩雲生

章索質夫作水龍吟咏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
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
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用云東
坡如毛嫱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嬪人闔好質
夫豈可以一

情開

漁隱云元祐文章並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
譏諷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蠅蚋江珧柱格韻高
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
谷亦曰益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
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定相
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
坡文章妙一世乃謂効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
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
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六

詩文比之蠅蚋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
氣不可多食者謂其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
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
妙一然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魯子固亦
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耶以坡公詩句不逮古
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
此郭次象云

東坡文章妙一然在掖垣作呂吉父謫辭繼
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

繼而蔡元長復作逐遣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為藏經記云傳於世或以為非在惠州作梅谷詩至有以為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使人必信乃誤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稿云展卷涕遺忡忡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濁涇自為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與自有時詩書付西京余作南元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董仲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万古欲騁歸其一語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七

畢世不可得也鐵園山業語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做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曲有舊聞

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濠城集云以子由奉使契丹時寄子瞻詩也浣水燕譚錄云張芸叟

奉使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諸家書肆亦刻子瞻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之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看胡兒問大蘇此二句與子由之詩全相類疑好事者改之也附公次子由韻彊彊年來亦甚都時皆鵠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自注云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予為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詩林廣記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八

或云陳蕃叟武不喜坡父戴肖望溪不喜南豐文先生曰二家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曾公須道坡公廌好坡公須道曾公廌是誦錄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寔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家好亦是靠寔同上

古今詩話云東坡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已都說盡便可以入圖畫矣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

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
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
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
第二復以春煠對策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
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
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
奪也李承之奉使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
李定資深鞠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輟啓問一日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九

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
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季所作文字詩句引證
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
歎息不已

詩林廣記

老泉初携東坡穎濱謁張文定公時方習制科
業將應詔文定公與語奇之館於舍翌日文
定公忽出六題令人持與東坡穎濱云請學士
擬試文定密於壁間窺之西公得題各就坐致
思穎濱於一題有疑指以示東坡坡不言但舉

筆倒敲於几上云管子註穎濱疑而未決也又
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太即擬撰出以納文定閱
其文益喜勾太一題乃無出處文定欲試之也
次日見老泉云二令嗣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
愛然少者謹重恐成就或過之所以二公皆受
知文定而穎濱感之尤深

說郭

黃寔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為淮東提舉
常平除疲汨汨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峙若有
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

十

後十五年為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芾衣
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
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趁其滌研未畢有此二
事頗自憫云

說郭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四終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雜紀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胡荅溪云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乙

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謹倂困君寔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寔見鄙於蜀先主沔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寔乎子厚以為然君寔賴以少安

又人來辱書伏承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

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群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廼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孟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然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上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為時自重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二

荅毛澤民云某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令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又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鵲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許間今冬成太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它更無足為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倘有意乎

與程天伴云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伴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

者又須土礬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余蓄墨數百錠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佳者其
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
得茶飲其白墨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
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九云是庭珪造雖形色異
眾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
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
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而已安時斲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
人卓犖善療痔疾字安常知古今刪錄張仲景
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
渠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
有詩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公
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
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遠慮圖功業而養壽

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
繫身者未嘗言預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
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于碑
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
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善非其所非則蒙非者
怨善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
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鑿疾
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
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
而拙溺也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密筆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為墨則曰盍松烟取遠油
煙取近故為烟所灼而日耳予近取油烟才積
便掃以為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
為佳墨然非烟之罪也
立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
為棄物若黑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
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懷

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汰墨其陰云道卿
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
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襍研之作數十字以
觀其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
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
一器中謂之雪堂篆尊今又當為雪堂篆墨耶
茶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
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墨以古為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
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父好藏墨
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耒者
一笑也

昨日有人點第一網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
諸葛鼠須筆金蘭子入手誤似有鋒刃有此
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
書此此墨云文公檜臆不知其所謂也
書潘衡墨云金華潘衡初未磨耳起竈作墨得

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
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汰
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
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
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

付過云硯細而不退唇滑而字易燥

有九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
謫嶺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筆華行具盡至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六

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為之慨然書付子過

予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為模
本也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
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解數餅銘曰紫霄峰造
者歲久磨處真可截取子遇不為五百季後名
而減膠售倍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
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近世士人游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

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為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漆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故黑色豔發膠用丹砂也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七

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漆課也如不善為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已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為雪堂篆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眾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眾美以為善也

余為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立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壁燦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帋間視之

其黑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以上四條春渚紀聞何遜

貳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於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篆山遺研其腹痲垢真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塚磨黥頰出尤物雕龍淵懿傾瀉安世屢欲易余東坡醉州未許而以拱壁易向赫堅矣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八

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春渚紀聞

書孫赫靜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賣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獐劣如魏元忠所謂駢窮相驢脚搖轡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曰此筆乃爾蘊藉耶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泔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定國吳研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輩獲於其孫益作鳳字樣收水處微損以漆固之子瞻作清

宦居士真贊取以為潤筆子瞻今本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覽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沈惟子瞻為耐久何日復相從以研墨研筆為適也王鞏定國書此吳注少微研也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坡居士書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艸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苦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許敬宗研云都官郎中杜紳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硯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浙江中者有鐫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西足處無毫

髮老乃知真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為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為敬宗所辱四百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為姦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為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為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羨既不在匣而上有敬宗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十

姓名蓋不必蓄也

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研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為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東坡謂李廌與李祉言曰其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今穩既穩或有此小

俸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空用嚴
整其天君四體雖沒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
務在安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
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
櫛髮數百額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
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
非可以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興剎帶上馬率
以為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慎無以語
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十一

後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
也二君試識之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
中丞執政使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
政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
此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
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既下
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鑿始得其後

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宮車晏
駕而裕陵之羨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正
名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
禍不獨縉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
也曲清舊聞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梁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
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
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
簿朱冠卿續邊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十一

坡公嘗與單秀才步田至馬土以酒見餉謂坡
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
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
已斥而去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
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並
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長槁元豐元
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坡過之為
書晉周孝侯斬蛟之文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沉
石水中不知所存

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嘆以為然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由是名譽大振一日安道問明允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荅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書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未知耳世間人尚有看三遍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日即還云已盡閱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少能及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十五

其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于世者吾鄉隱居君子失其姓名並居眉山之中坡即葬時會期日已迫而墓磚未足謀之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立可辦也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夔絕未易見試往圖之東坡凡兩日始得至其居又俟至日暮吾伏于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華整少年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季易服出乃於門外執禮無違坐詢所以東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尔已具飭且

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教青衣童跪進盤食皆今日所擊之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傍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始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歎悔歎罪元告者是夕至曉磚尤無一口至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万口斬斬然羅列矣眾皆驚歎事畢再注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豪卦

宋錢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深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十五

罪之時相曰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螯龍知之句且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螯龍非不臣而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世間惟有螯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余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其強狠自不以為然又云異時相識

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為多石林詩話不妄也詩話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况其味乎東坡既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樓荀也所謂豆莢圓且小梔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是二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蔡之脩自蜀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十六

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樓荀鮓以蜜浸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之矣菹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菹醬涿味是也芭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飽兼芭蘆是也上同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傳光俞王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為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久之御批軾特放罪孫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其於錢唐從公學一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誤所用故寔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為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閒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遠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於此

蘇長公外紀卷之一

十七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謂之問近觀甚書子對以方讀晉書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檉花叢生滿

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伍枝其數可順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聞之以為異事此無它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鵂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十六

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

閣下

岷山之下凶季以鴈鷗為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艸謂芋為土芝云蒸氣充饑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帶色煨之火過熟乃熱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饑今惠州人皆和庭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設瘴固宜丙子除疫前兩日疫饑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為書此

帖

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舡巍然使人神聳好一個沒興底張鎬相公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父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父甫之弟子辨田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九

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太僕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彷彿見舟及武昌步乃還自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愴然有不勝懷者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樓賢谷谷中多大石炭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

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涯為大車輪流轉涵湧窮
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涿水石壁
之趾僧堂立為狂峰恠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
箭橫生倒植慈菴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
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雖茲山之脉楠賢蓋
以一二數矣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
常侍飲時東坡為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注
謂執政曰說公應使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蓋謂此也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璣坐雙檣堂指二檣吟曰
二跡辭漢去以兄弟皆補外喻也璣應聲曰大
老入周來對偶既親切又善迎合公大喜

西湖游覽

餘志

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東坡大書重
刻于滁改泉列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

湖口李正臣所蓄石東坡名以壺中九華者予
不及見之但嘗詢正臣所刻碑本雖九峰排列

如磨齒不甚峭崿而石腰有白脉若束以絲帶
此石之病不知坡何酷愛之如此欲買之百金
豈好事之過乎予恐詞人筆力有餘多借假物
象以發文思為後人詭異之觀

世南近於三山郡丞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
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迂吏以訪別念
非仁者不能以言為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
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
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世

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
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
而歿有詩寄東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
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回
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
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
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
何為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為絕

倒
游宦
紀聞

東坡至僭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檉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然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滋童兒食之或大便難下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剥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病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燥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疾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二

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為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寔食之滋血髓研為膏入滴酒中則醕釀可飲其明為燭其烟為墨其皮上蘚為艾納聚諸香烟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

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閑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荅子孫質定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跡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涼州國工康崑崙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三

樂八人以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為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某宮多不可曉樂志又云涼州者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回蹕玉宸宮調予嘗聞琵琶中作轆絃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宮也

東坡言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
竇建等定樂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五懸
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叔乃依古斷竹數十二
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
皆用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
國奏云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悉別製
諸鐘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剡之二十
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
議者以為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世四

俗日偷以至於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鐘
聲也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
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麻筆
然香曰果如吾言寓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
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
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師成家或云
入禁中矣以前曲清舊聞

東坡與貢父會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

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補遺語錄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
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
梅聖俞作攷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
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兇曰宥之三事不
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以為守
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
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
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騰其雄俊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世五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
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
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
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蒿使縱火則吾
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岬即華容鎮庶幾是
也然岳州沒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
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
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
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

遂書以與之

與黃師是云行計屢改近者勿累舟中皆伏暑自愆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謾之已決意旦夕渡江居毗陵矣子由一書政為報此事乞早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終不廢掃以為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窗穿戶不局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牀前看月明一笑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六

孔文舉云坐上客長滿尊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願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剎詩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坐兀然如睡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眉之慕願山觀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為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魯直跋其後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慎言也今季有孫汝楫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三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余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

下臨蘭谿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
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
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
日極飲而歸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
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
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
神已泣此語使人淒然也

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聞潁上有張龍公神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六

祠極靈異乃齋戒遣男迨與州學教授陳履常
注禱之迨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注明日當
以龍骨至天色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
陽作詩云後夜龍作雲天明雨填渠夢回聞剥
啄誰呼趙陳予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
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
簿少府我即此語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
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日作
五人者復會于郡坐既感歎龍公之威德復嘉

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以為異日一笑是日景
貺出迨詩云吾儕歸臥髀骨裂會爰携壺勞行
後僕笑曰是兒也好勇過我

予昔在錢唐一日晝寢於寶山精舍起題其壁
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
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
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
者乃王茂弘之涼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
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七

人少知自揆也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言先世
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
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
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
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
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
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

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以也欽使武陵太守渟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予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願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予何為屈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見稿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小有天神魚人不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它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予曰吾常奉使過仇池有九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計

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和桃源詩引子瞻曾為先公言書傳間出疊字皆作二小畫于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點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問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等二總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

未必無用慶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抹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通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曰吐舌色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荅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抹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寬饒正以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世

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但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抹之故為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抹東坡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

師堂劉先生曾見元城公舊嘗與子瞻同在貢

院早起洗面了遶諸房胡說被它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卷在簾上相會坐時已自瞌睡知其永不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東坡曾知舉東坡聰明豈不晚覺得它晚年自知所學虛倚靠不淨及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世三

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俱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尤正言朱廷光首擿其事以為不恭御史中丞傅亮侍御史王岩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宣仁臨朝為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媮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堂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康仲為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

聖上繼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適追寧攷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散賞責肅通暢而無刻核之迹臨牧養涖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間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嚴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大原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乃爾大異蓋有命也程史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之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世三

桂酒余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好事借以為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它物為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櫨橙等為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末有不奪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為美酒但士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

美亦過矣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曰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鋌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益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天下事名寔相蒙類如此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四

子瞻乃以善墨聞耶衡今在錢唐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觀上下也

子瞻在黃州蘄州暨龐安常亦善醫傷寒淨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前世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為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為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

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薦殺人數令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子瞻山光寺詩野花啼鳥亦欣然之句其辨說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五

甚明蓋為哲宗初即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諱在南京而詩作於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既歸至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辨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尤與本意不類豈為誌時未嘗深

攷而誤耶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有二以啟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它疾過客遂傳以為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純至不疑即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寔吊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廿六

傳為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羽服江邊挈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已上石林
避暑錄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五 終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年譜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遼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大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得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官而僕以磨蝎為命若以磨蝎為命推之則為卯時生諫者以先生十二月為辛丑月十九日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氣汗湧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二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

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峴州老尼姓朱手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其七八歲時嘗夢游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校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

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其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

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老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变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宜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

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它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三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四

王氏墓誌云生十有九歲而歸于某至治平二

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

午年歸于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

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

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

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

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寓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於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圖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五

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策居第一及殿試章衡勝中進士乙科始見知於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滯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吾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剝裂為文訕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

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二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季己亥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之陂跡名渠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跡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西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啓授大理評事鳳翔府倉判按先生有感舊詩

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

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戒初從政見魯叟及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二月有詔郡吏丞往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游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為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考之云顧先追龍蛇子由註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於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於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銘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 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蒙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同華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寔

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八一

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 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於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薩

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其為先君拾施為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 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二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九一

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不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不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荊公欲變科舉 上疑為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荊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知樞事趙泰先生過失未嘗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潮詩寓於安濟亭上及作 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略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略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修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

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贈沁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季納侍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於惠州年三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恰二十三季乃知納朝雲在是年明矣朝雲年三十四當是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

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季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移蒞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爰乃知先生以秋末太杭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十一

於湖遂與劉孝琳俱至松州夜半月出置酒垂紅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為錢公輔作哀詞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是季又作晁繹先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回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季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贊必在是年矣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灾傷書
其到任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祀
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
膠西而齋厨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
十九矣是年有送劉孝姊吏部詩及和李公擇
米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雪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十三

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
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
寫趙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
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羌知河中府已而
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
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家徙徐是
歲河決曾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

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
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
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掃八月二十一
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
漸退城以全 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
回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
原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
顏長道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十四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
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
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迥子高聞與仙人周瑤
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 旨賜錢二千四百
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
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岬四以繫諭 勅記併刻
諸石為熙寧防河錄云廼即徐州城之東門為
大樓聖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昧水故也
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

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季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註云中炆有月凡六年矣惟太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遙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黃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疲半千謳歎之句以本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魯直古風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十一

二季已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王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

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為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即景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回貧簪谷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

十一

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州追攝按子立墓誌云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吝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子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嬪女恚罵曰是

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枻竹栢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 太皇太后升遐吏以其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可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季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遷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十一

三季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為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携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奴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

詩游淨居寺詩至岐其訪故人陳慥季常為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太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游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顯師為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在此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十一

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任氏八月卒于臨皋亭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季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皋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為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十九

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季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季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為二季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艸蓋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

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捷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藥字韻詩三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蘇長公外紀卷之六前

壬

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澤廢圃於東坡之脇隄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為之曰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攷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候萊何氏叢橘種秔黍蒔棗栗有松期為可斷種麥以為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為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

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游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觀悼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以事至蘄水德占惠然見訪又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兩江月詞又遊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先生庚申二月來黃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廿二

先生有詩謝之有臨皋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游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與客自雪堂將歸于臨皋則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公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其雨三首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季辛

酉而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之風波及夢扁舟望樓霞作鼓笛慢及記單驤孫龜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萊示黃守徐君猷有羈旅三季之句先生庚申來黃至是恰三季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為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游云十月十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廿三

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柏影也及作一絕送曹煥注筠州序云明年余過園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江遊廬山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幣請祭春牛文子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

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菴題名又有記寔
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
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
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
詞中有坐見黃州再閨之句按東坡圖云郡人
潘卯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
生去以雪堂付之卯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
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疾行武昌山
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蕪湖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廿三

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潯陽宮
詩其序云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曰游廬
山有記遊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
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
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先寺主僧
求詩作瀑布一絕注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
橋詩與摠老同游西林有贈摠老及題西林壁
皆絕句也又有寓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
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

明日先君忌日寓寶蓋頌以贈長老仙公蓋先
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官師忌日之後即
為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
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按跋李志
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
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癢話考之子由在筠
州雲庵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
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
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廿四

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
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
往來陝右雲菴囑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
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遂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
四十有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注
筠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遠三猶
子詩端午遊真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為
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
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興葉致遠唱和詩途中

又有送沈遠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季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浩雍熙塔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晦日同游南山話舊感嘆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疲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略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見一面前本南京聽候 朝旨又考騾馱鐸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季乙丑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騾馱鐸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內渡朝奉即知登州再過審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季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太密至是以成效為十年矣過海州嘆高縣館壯麗作

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佳嫌五日怨、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又題榜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錢公文後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前

共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後

年譜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
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季余為中書
舍人渡還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靈寺鐘
銘又作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
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 神御於
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
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
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
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為翰林學士渡除侍讀有書石
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全寄賀君詩其序云
元祐二年全來京師十數日子晤之不可又有
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
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宣甫文又作興

國寺六祖回質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

堂院予公三十一季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

於是余往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

祐丁卯恰三十年矣是季又作西原應天院修

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 神宗皇帝神

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 神宗皇帝御

容祝文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

雨祝文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

官祝文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後

十一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
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
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牀詩序云僕與李
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
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
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
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
大冊傳播夷夏又豈公及於雞林行賈而已哉

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關雨祈雨
祝文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云元祐三季二
月二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啟會於伯時舍錄鬼
仙詩文有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
王晉卿論雪堂篆墨及為文驥作字說又十二
月二十一日立廼和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己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修殿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

三

告子神太一真君祝文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

圖閣學士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宣

仁心善先生辨蔡持正之謗出知遣內侍賜龍

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

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

臣相問以先生本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尔到

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守是邦

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之

帥杭也替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

愛啼斑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為六
客詞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
元章又有己巳重九和蘇伯固點絳唇是歲子
由使契丹先生有詩送之有單于台問君家世
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
先生為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

麗公案有謝元祐五季曆日表有與劉景文蘇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

四

伯固遊七寶寺題竹上絕句又有庚年重九點

絳唇十月二十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敵夫遊

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游小靈隱聽林

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師彌狀除夜有和熙

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還守坊邦除夜

題一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蓋熙寧辛亥至元祐

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

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季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召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以五月九日被 旨赴闕又按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太郡又上元作會有獻剪綵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渡耒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咸有適相先後之說過潤州作臨江仙別張秉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迺英按子由所作顯濟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違安乞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五

寢臣新命與兄同僚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宮碑其略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 制詔臣某上清儲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嫌請郡渡以舊職知潁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

六矣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文及有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其一夕不寐念顯人之飢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傳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家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六

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州放積欠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為是故也由是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飢真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辨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說及論子厚瓶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道人問真說是年潁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漕使之

七季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任按趙德麟侯鯖錄云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
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
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
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
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飲先生用是語
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之句已而改知楊州先生之在潁也與趙德麟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

七

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
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
詩示僚友按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
奇豪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將僚佐
袖中出跡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為東坡而少
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書召有召還至都門先
寄子由詩有一味豐年說淮潁之句復兼侍讀
是季南郊先生為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
明侍讀學士有讀不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

翁操任兵部尚書日

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季先生
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按先生作西方
阿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
一日卒于京師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
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
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_圖莫遂惟公幼安
嗣執壘篚由是推之通義為同安之堂姊明矣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

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
七日建隆章寧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回詔回
之句渡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
雨中作示子田云公年秋兩時我在廣陵歸令
季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
內矣到定州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生硯
蓋作中山松醪賦是年又作杜輿子師字說及
論子方蟲有夢南軒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
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
狀云帶家屬數人前太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
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間再貶寧
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有記真君籤
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與王巖翁同謁祥
符宮又有辭孤臺游字韻詩與霍守李倅更和
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題天竺樂天石刻余
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樂天詩今四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九

十七年矣蓋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
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
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
同遊白水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按長短句
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
侯晉琳歸善簿覃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
黃湯作此闕余家近釀酒名曰萬家春時有虔
州鶴田處士生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留
七十日而公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

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潤州道上過除夜雨
絕什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吳
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
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歲之
非矣是年九月過廣州訪道士何德順又有記
仙帖又作雪浪石盃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
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本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十

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
僧以歲月攷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
歲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
年遷居于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
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明年
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
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矣仍有松
江亭上賦梅花詩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十化
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唐範罷之柯常林柞王

原賴僂芝同游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惠州將半年矣先生以去季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記讀管幼安傳書象直跋遠景圖北齋校書圖後又有為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有葬枯骨銘時詹守謙葬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嘶恩之句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十一

三季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迄今一季浔歸舍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葺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贊矣乞求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事于星華館思無邪齋令丙子欲營新居又曰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思無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十一

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季惠州修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內所賜金錢數千為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嘆我捐腰犀及有探囊賴故侯寶錢幽金闔之句又有曇秀道人來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予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吳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暮以無酒為嘆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

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

詩後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又按先生與張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按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

十三

里遠來不能無欣然先生長子挈家必於丁丑閏二月上旬到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閏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誌五月先生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吊余曰此故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令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子由作

无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冥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肩擔過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齊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

十四

輿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先生疲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按子曰作先生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之為屋三間又按先生與程文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按先生與程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

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後又云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隣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乳泉賦考之吾索居僑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先生又有枕柳庵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僑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枕柳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又過海潯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十五

守舍作遠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候說錄溫嶠問邵文語又於九月四日游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季吳子野來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游逍遙堂因注山西叩羅浮道院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僑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又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及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忤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諸說云海南以諸為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諸菜不熟以客舶方至市有

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海漆說

二年己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錄盧仝杜子美詩遺憑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襍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婦錄其事為己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十六

儋州詩二首有萬戶不禁酒三季夷詩翁之句先生丁丑來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來僑耳從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說又有與姜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

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遠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遠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過子并婦從余來此又有五穀耗地說記唐邨老人言及養黃中說姜君弼太季閏九月自瓊州來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書椰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按子由灤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為破天荒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十七

它日登科當為子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又且謙冲下士情及疎賤日與諸黎游無間也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醵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諸生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慙顏解符老壽耳聞吳公之句矣註云符吳皆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塾也又嘗以詩紀春夢

婆矣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哨遍也醴嬾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為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涼可奈何朱顏減盡髻絲多校校每因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季居儋耳未知在何年中今附於庚辰之歲庶以備觀閱云耳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二

又胥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凌靈王廟碑云元符三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記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余來儋耳得犬曰烏喙予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戲作是詩渡海到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枝詩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于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別廉守張左歲

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瓶笙詩序云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觴聞
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
行矣志林未成艸泝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
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柅下水厯容膝至梧與
邁約般家至梧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
永州之命按先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
先自冒化貶貶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
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即提舉成都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九

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
過字韻寄追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
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
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
渡海北還吳子野云
題堂通三長老黃明
達李公弼林子中自
禹追餞至清遠峽同游
廣陵寺乃元符三季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
清遠見顧秀才談惠州之義遂作詩過英州拜
玉局之除有何公橋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

倅詩又作九成臺銘是年過嶺作詩二首寄子
由有七年来注我何堪之語蓋先生甲戌責惠
州已而過海至是為七季矣次季正月五日過
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是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季六十六度嶺非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
按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
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示舊所作
石鍾山銘為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后

十

矣又有過嶺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
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
和舊所作辭孤臺詩有虔州士人孫志舉從先
生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我從海外
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洒掃古玉
局香火通帝闥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
我還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
鎮清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為賦一
首及為作贊并寓清都臺三字中途又為南安

軍作學記寓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廼寓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又有與胡仁脩書云旦夕到像真暫令適一至常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心於常州按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之句先生註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按近日魯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還絕筆也嗟乎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絕筆獲麟之象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於常州寔七月二十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先生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于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餚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文章為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為天下大閑加之好賢與善常君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

十一

廢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強而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

壬申冬閱南村冬人記

蘇長公外紀卷之十六後

黃豫章外紀小叙

熙寧間瓌姿輩出而山谷氏以超宕之韵方駕眉山
世號蘇黃聲價益莫能軒輊已降邇今日其文章散
佚不樂見而業舉子者目未縱覽其大全鉛槧先資
存乎見少爰有最殷以志紛紜元美有言子瞻之奇
不盡於論策然則論概策略孰之餘耳折軸充棟足
以盡山谷乎哉且獨念先生異材驚世身竄炎荒意
味脩然軒臥自若雖顛頓百端等諸虛舟飄瓦不以
芥蒂於懷至其指姦黜佞論辨如虎推勘如老吏曾
不少隱則其胸中浩然之氣九死不易者安在出精
黃豫章外紀小叙

山下也先生晚年位益絀名益超品誣風裁彪連千
古卽蘇公爲侍從舉以自代亦曰孝友之行追媲古
人則當時所膾炙人口而學士大夫如黃伯起稱其
著作合周孔者居多紫陽朱子讀東都事略稱黃公
好處不盡載惜乎史氏之疎闕也而或云文傷元氣
直取其詩或云詩及婢媼而性類於禪亦交受乎知
山谷矣余讀禮多暇輯公逸事及散布諸家之小言
佐以率譜傳誌日鈔而節取之非直配眉山外紀抑
以見蘇黃之方駕匪今斯令洵不誣也倘欲搜詩文
以盡山谷之奇全集具存余則何敢爲玄晏崇禎改

元正月燈夕題於梅花深處

隅園居士陳之伸撰

黃豫章外紀小叙

黃豫章外紀目次

卷一

恩遇 七條

卷二

賞譽 二十三條

卷三

志行 二十條

卷四

品題 三十七條

卷五

黃豫章外紀 二十三條

談苑 二十三條

卷六

詩話 六十五條

卷七

書學 四十八條

卷八

清言 二十九條

卷九

雅笑 十二條

卷十

禪悅 二十二條

卷十一

箋注 六十五條

卷十二

雜說 三十一條

黃豫章外紀目次

黃豫章外紀

黃豫章外紀

黃豫章外紀卷一

鹽城陳之仲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譌

恩遇

高宗皇帝中興特贈先生直龍圖閣官子孫各一人
二年先祖尚書以給事中召至行在營家藏先祖親
筆日記載二月初六日戊辰後殿引對天語甚溫詢
先生子孫曲折許它日召至行在及十七日巳卯午
刻中使鄭謨傳宣至先祖遂就省中見之上令問先
生諸孫曲折先祖即因謀附口回奏當時特贈實與
黃豫章外紀一恩遇

張耒見補之秦觀四人同命詞云物故朝奉郎黃庭
堅等自熙寧大臣用事變法始以異同排斥士大夫
維我神祖念之不忘元豐之末稍稍收召接于元祐
英俊盈朝而爾四人以文采風流爲一時冠學者欣
慕之及繼述之論起黨籍之禁行而爾四人每爲罪
首則學者以其言爲諱自是以來搢紳道喪綱紀日
隳馴致宣和之亂言之可爲痛心肆朕纂承既從昭
洗今尔四人復加褒贈斯足以見朕志矣嗚呼西清
之游書殿之選惟尔曹爲稱使生而得用能盡其才
亦何止于是歟舉以追命聊伸齋志之恨亦以少慰

天下士大夫之心英爽不亡歆此休顯蓋詞臣推廣
高廟聖意及之後之子孫伏讀褒訓俯戴國恩欲報
無路何但痛哭流涕而已

諸孫營志

神廟登極先生是歲春以赴禮部試留京師登張唐
卿榜第三甲進士調汝州葉縣尉有寄李師載詩云
同陞吏部曹往在紀丁未

元祐三年正月乙丑領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
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奏疏進士五百人宗室二人子
瞻莘老知舉熙叔元與彥簡魯山子明參詳君脫希
古履中器之成季明略無咎堯民元忠遐叔子發君
黃豫章外紀

時大啓志完點檢試卷是日侍御史田晏不來爲子
發書

試院題詞

元祐四年七月甲午以修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行
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庭堅爲集賢校理九月遇明堂
大禮以任子思澤泰補姪樸

元祐六年三月癸酉詔鄧溫伯趙彥若范祖禹曾肇
林希各遷一官陸佃爲龍圖閣直學士黃庭堅爲起
居舍人並以神宗實錄書成賞勞也

元祐八年七月壬寅呂大防言神宗皇帝正史限一
年了畢契勘昨修兩朝正史係差史官五員今來止

有三員切慮粹難就緒欲差前實錄院檢討官黃庭堅正字泰觀充編修官從之

以上俱年譜

徽皇登極復宣德郎監鄂州在城鹽稅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到官改朝奉郎知舒州又召以爲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郡得知太平州

本傳

黃豫章外紀

卷二

一

三

黃豫章外紀卷一

黃豫章外紀卷二

鹽城陳之伸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謄

賞譽

庭堅年十七從舅氏李公擇學于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孜孜勸獎使知向道之方者孫公爲多孫公憐其少立故以蘭溪歸之幸老名覺

室誌

治平三年先生再赴鄉舉以野無遺賢命題主文衡者鹽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煙壑節稱賞以謂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

黃豫章外紀

卷二

一

三

當以詩名擅四海先生遂膺首選

年譜

山谷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知回首晚病身

全覺折腰難之句傳至都下眉山老人見之擊節稱

歎謂黃庭堅清才非奔走俗吏遂除非都教授卽爲

謫公所知

重刊詩話

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言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

卽日在本省別無職事欲望特差與范祖禹及男康

同校定資治通鑑從之

年譜

眉山蘇公號文章伯當是時公與高郵秦少游宛丘

張文潛濟源晁允谷皆游其門以文相高號四學士

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價爲高而公之文尤絕出高妙追古冠今燭後輝前晚節位益顯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

山谷外集

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康州奇之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爲一日千里也

本傳

蘇公子瞻見公詩于孫公莘老家絕歎以爲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蘇公以詩抵罪公亦罰金

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略曰瑰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

黃康章外紀

詩考

卷二

二

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錄云

本傳

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由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黃公以文名世人知其磊磊軒天地者此也不知其真履實踐卓乎不可企及非吾夫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乎

論議

夫蕭條澹泊者性分之真嗜慾深沉者天機必淡是道蓋出于山谷先生有得焉先生詞章入神出天巧妙無餘可以謂之文矣先生出處夷險一致至死無悔可以謂之節矣抑嘗觀先生心事而得之所以本然者爐香隱几萬慮煙消木落江澄本根獨在其遺物自得雖覆却萬方陳乎前不足入其室故翔翔殿館澹然江湖斤死窮山而頽然物化孝友之行瑰璋之文皆性天之發妙理之寄也所謂御風騎氣獨立萬物之表蘇長公之言於是乎信

送議

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洪炎亦序

黃康章外紀

詩考

卷二

其詩發源以治心脩性爲宗本放而至于遠聲色薄軒冕極其致愛國愛民忠義之氣藹然見于筆墨之外凡琢句置字律令新新不窮愈出愈奇所謂包曹劉之波瀾兼陶謝之字量可使子美分座太白却行非若察察然如新安石壕潼關花門秦中吟樂遊園紫關材之什幾于罵者可比

別傳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長府每用生拙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

元美詩評

山谷大書酷做瘞鶴狂草極擬懷素儀度少乏而姿

態有餘

黃山谷與子瞻書云頃自徐州試舉人歸于鄭據處得賜教不以汗下難于獎拔接引開納勤懇懇備而忘其臂之勞強駑馬於千里不敢自絕勉奉鞭勒至于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詞氣高妙無以爲喻往聞執事豈弟之聲今食其實獨恨未有親近之幸耳

魯直以平等觀作欽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東坡外集

東坡跋山谷草書云墨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

黃豫章外紀

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

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于黔安亦云它日黔安當

抹腹軒渠也

外集

東坡才氣浩瀚固古代文人之雄山谷趣味蘊藉時

出魏晉人語坡老所以愛重推轂

逆編

往在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謂不然

久之東坡先生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黃魯直而二公

遂捨舊而圖新方其初改轍易轍如枯弦敝軫雖成

聲而疎濶佚實不瀟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

期改容也

尺牘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蘇子由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樂城遺言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一日有客問公何爲不重黃庭堅公曰魯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問庭堅學佛有得否公曰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

楊萬里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毗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于成樓蓋圖之也予于所館蓋

黃豫章外紀

外集

五

飢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于時宰也亦得罪于太守乎鹿之內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于太守也先生得罪于太守則太守不得罪于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于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飢寒窮死之地今乃爲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而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矣患哉

詞記

黃豫章外紀卷二

黃豫章外紀卷三

鹽城陳之伸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謄

志行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計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敏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

黃豫章外紀 志行

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道山清話

治平元年春先生赴禮部試嘗留京師是時初冠鄉士省試後與喬希聖諸公待榜相傳先生復在魁列同舍置酒爲慶未幾有僕被髮大呼而入奉三指以示衆問之乃喬與同舍三人中選先生則不預也座上諸客悉皆散去至有流涕者獨先生飲酒自若又與希聖同出觀榜愠結之色略不少見喬嘗與孫莘老言而重之

庭堅處摩圍之下安固寂靜無時不湛然願勿以遽

中書浮湛動念也

蜀本誌

先生初自蜀出峽留荊州待辭免乞郡之命與府帥馬城忠玉相從歡甚閩人陳舉自臺察出爲轉運判官先生未嘗與之交也承天寺僧智珠造七級浮圖乞記于先生一日記成忠玉飯諸部使者于浮圖下環觀先生書碑先生于碑尾但云作記者朝奉郎新知舒州事豫章黃庭堅立石者承議郎知府事往平馬城而已舉與轉運判官李植提舉常平林虞相顧遽請于前曰某等願記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舉由此憾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

黃豫章外紀 志行

政遂以墨本走介獻于朝廷謂幸災謗國先生遂除名羈置宜州忠玉亦以辰州徭賊寇邊監察御史席震繼而劾之奪官羈置海州遂俱歿于貶所嗚呼其亦不幸甚矣其後不踰年挺之去位而舉因指青蟲爲龍物奏爲祥瑞遂坐欺罔誠足以爲小人陷君子之戒

諸孫贊志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載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

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愛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資澤卷取

甲申秋范信中客建康開山谷先生謫居嶺表恨不識之遂泝大江歷淞浦舍舟于洞庭取道荆湘以趨八桂至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寓宿崇寧寺翌日謁先生于僦舍望之真謫仙人也於是忘其道塗之勞亦不知瘴癘之可畏矣自此日奉杖屨至五月七日均徙居于南樓園基誦書對榻夜語舉酒浩歌跬步不相舍凡賓客往來親舊書信晦明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親筆以記其事名之曰乙酉家乘而其

黃豫章外紀

志行

卷三

三

字畫特妙嘗謂余他日北歸當以此奉遺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第無一人在側獨余爲經理其後事及蓋棺于南樓之上方悲慟不能已所謂家乘者倉卒爲人持去至今思之以爲恨也紹興癸丑歲有故人忽錄以見寄不謂此書尚爾無恙邪讀之恍然幾如隔世因錢板以傳諸好事亦可以見先生雖遷謫處憂患而未嘗戚戚也視韓退之柳子厚有間矣乙酉家乘序

太和號難治公以平易近民民亦不忍欺會頒鹽策諸邑爭授多數濁公平耳大吏不悅而民安之

哲宗郊常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實錄書成當進一官丐回授母夫人李朝廷從之遂君安康郡安康臥疾彌年公晝夜視顏色手湯劑衣不解帶時其疾痛病癢而敬抑搔之至親滌廁踰浣中裙云上以俱本傳

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先生欲書安石勿令上知之帖佃力沮止之而以爲誇也先生爭辯甚苦至曰審如公言得非佞史乎佃蓋安石門人且爲官長以是竟不得書先生以此肇禍然招其言事之本末因以盡傳于世黃豫章外紀

朱子以爲有天意者邪

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命下左右或泣先生顏色自若投床大軀卽日上道至黔寓開元寺摩尼閣以登覽文墨自娛言者猶以處善地爲執法以外親張向嫌遂移戎州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上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策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以上俱別傳

元祐三年十月己丑蘇軾言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平鎮挺之希

合提舉官楊景茶之意欲于本鎮行市易法而寔堅以爲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先生它日宜州之禍亦基于此年譜永利禪寺東偏遵微徑攀古松登高丘四達而平所曉皆數百里問其地主曰戴器之因名曰達觀臺而屬器之築屋于其上器之忻然曰敢不諾因爲作二詩踰旬屋成器之置酒命歌舞者二三時與鎮官蘇嘉范光祖同賞焉余既去越三年聞器之以疾不起但增感歎爾山徑荒蕪好事者遠聞而來或不得一登而去問其故曰更數尉以爲臺上窺見其室家故

黃陳華外紀

志行

卷三

五

鍵閉而藏其鑰余笑曰人家不過有五七婦女亦當在室屋中作女工事豈當鋤耘于後圃邪州西醴池寺僧伽浮屠高三百六十尺下見親賢宅旁見禁中游人以時登未聞官典其鑰也岳陽樓下瞰郡官數家游者無虛日特未之思邪余流落夔梓間九載而歸見智遠長老莊嚴此院甚有意思而詩已經元符間掇擊不存臺上石刻開尉公密令學生碎之復來求本故書遺之并紀敘鍵閉游人之意冀有識者能識之耳崇寧元年五月朔黃庭堅書列集章惇蔡卞與蔡姦論實錄詆誣碑前史官分居畿邑

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殊細瑣庭堅書鐵瓜治河有同兒戲至是有問焉對曰庭堅時官比都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問者壯之本傳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秦清紀聞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長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止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晁氏客語

黃陳華外紀

志行

卷三

六

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黃魯直來問疾欲退純夫揖魯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內立語移時復揖魯直略無忤色百川學海

山谷以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子由在潁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山谷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孫公談圃

或見僦居之小堂名任運恐好事者多以藉口余曰騰騰和尚歌云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蓋取諸此余已身如槁木心似死灰但不除鬚髮一無能

老比丘尚不可邪

山谷外集

庭堅五月五日被告復宣義郎添監鄂州鹽稅得不得于貶所又有俸祿實已滿慰所望但已江漲未能下峽方欲挈舟一至青神省張氏家姑乃漸治舟而東

藏稿

黃豫章外紀

志行

卷三

七

黃豫章外紀卷三

黃豫章外紀卷四

鹽城陳之伸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謄

品題

陳留市上有刀鐸工年四十餘無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歲矣日以刀鐸所得錢與子女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無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爲有道者也先生贈之以詩爲陳留市隱云蜀本米飯元章在揚州游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于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警俗爾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山谷外集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婿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習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鬚髮盡白今

對此詩令人氣塞 題跋

余平生喜觀貞觀政要見魏鄭公之事太宗有愛君之仁有責難之義其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故觀砥柱銘時爲好學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謂我但見其嫵媚者也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文爲吏幹公家如已事持身潔清不以夏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而陵其下可告以魏鄭公之事業者也故書此銘遺之砥柱于座旁亦自有味劉禹錫云世道劇瀾波我心如砥柱夫隨波上下若水中之鳧旣不可以爲人師表又不可以爲黃豫章外紀 品題 卷四 一

人臣作則砥柱之文在旁并得兩師焉雖然持砥柱之節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悅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節哉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庚寅繫船王市山谷老人燭下書瀘州史子山請鏡諸石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終脉有開有塞而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于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 尺牘

山谷言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日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邪 連編

山谷答王周彥書曰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然人自常州來者曰見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服與徑山長老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 燕不齋補

黃豫章外紀 品題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卞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愠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余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清老蓋疑之至今云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合已爛

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余觀顏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法然流涕謂公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四十年蹈九死而不悔祿山縱火獵九州文武成禽魯公以平原當天下之半朝廷勢重賴以復立書生真能立事忠孝滿四海不輕用人國史載之行事如此足以間執譏罵之口矣廉頗藺相如死向千載凜凜常有生氣曹瑜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魯黃豫章外紀

公英氣如對生面豈直要與曹李爭長邪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雖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九比哉

南亢李長倩骨清而氣秀是臺閣中人也於世俗事窺其藩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也其于儒學必將升其堂而躋其戟者也長倩之參軍事于黔中也會余以罪竄逐在此其相見如兄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

也然公庭以簿書期會爲見功林下以艸木蒙密爲得計其勢常離而不合相從之日少其間相從而相語又希矣於其解官而西也慨然余病不能作詩已十年矣故書余與子瞻曩所作賦以贈別

戎州舊吏李珍小心而辦事家有水竹亭館亦能婆娑風月不甚出圭角于羣吏間余之竄戎州使君彭道微故人也又與之有連每遣珍來調護余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及余蒙恩東歸珍亦用年績當赴吏部復調護余行橐下荊州不漏毛甲余以疾留荆渚珍告余而西珍之勤恪似不愧蔡明遠也故戲書魯黃豫章外紀

公明遠帖與之題跋

魯直再謫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餞之相與處舟中岸巾危坐魯直側席意甚恭猶子無咎與黃士潘觀來不知其爲初和甫也頗忽略之潘黃正論本草反覆良久魯直曰吾姪前識初和甫否二人縮舌汗背

朱熹可談

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一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建中靖國元年冬至觀于荊州沙市舟中雪晴大寒捉筆不能字

由余詩題

山谷老人贊東坡先生像曰子瞻堂堂出于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閣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蘧孺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于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僇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僇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燕石齋補

山谷老人曰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

黃豫章外紀

卷四

卷四

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約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所

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常有海上道人評

東坡真蓬萊方丈瀛洲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大顛

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疎矣哉

東坡外集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

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倒不工

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

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流風餘韻當萬金購藏耳

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

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

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東坡書帖

士之學則于沒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故壽夭之際未嘗置言鳬鶴之短長物固不能齊也雖然有連城之璧操之甚栗中道而毀豈能使人無慨于心哉范正民子政余不及友也於余親友聞其人又得其言皆可傳後問其所與游則司馬溫公愛之問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者剝膚椎髓取於民以自爲功子政以歲餼獨捨單父民賦十九雖蚤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政父祖皆名世士自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創業武王雒鼎叔旦舉而薦之管蔡

黃豫章外紀

卷四

卷四

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政之賢于人遠矣

范子政集

往時曹子桓贈鍾元常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

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故以饗燕高會

是月也律中無射言艸木凋落無有射餘于時黃花

紛然獨秀非夫含乾坤之中和體芬芳之淑氣安能

致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

延年莫斯爲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高人和甫節

行甚美其厭世俗如驚弦之雁見機之鵠余故樂以

古人之風贈之如子桓元常所以立名于世吾極不

解獨喜其知九日黃花可貴耳

九日書

簡公僧臘六十五以佛法度爲一姓者若子若孫若曾孫亡慮二十人萬里走惠州求東坡名簡之塔歸而走戎州求山谷贊簡之畫像者法舟也其走惠州也冒蛟鼉虎豹蟲蛇之險而不悔其走戎州也于余無一日之雅又不求左右于先容舟之于簡可謂能曾孫矣簡雖賢由曾孫而赫赫簡與舟俱不朽矣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黃豫章外紀

卷四

八

魯直與方蒙書塢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才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耳與洪明書云主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殼雖未能翔於千仞竟是真鳳爾

后山詩話

醉翁錄跋

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筆暮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山谷嘗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詩爲近然以余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外集

黃豫章外紀

卷四

九

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比來更自知所作韻俗下筆不瀏離如禪家粘皮帶骨語因此不復作時有委緣素者頗爲作正書正書雖不工差循理爾今觀鍾離壽州小字千字總媚而有精神熟視皆有繩墨因知萬事皆當師古往時翰林侍書王著補永禪師千字筆圓意足至書家尊之此書正當雁行然公序小楷尤妙更于行間置小楷使文質彬彬當更勝爾

錄跋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

刀行賣筆于市問其居乃賃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用宣城諸葛筆著臂就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筆談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馥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余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則遠矣世論以爲固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

黃豫章外紀

卷四

十一

而不返者耶

唐右相閻君汾本北齊校書園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研二十二投壺一琴二懶几三指願一酒榼果欄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其一欲逃酒爲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鞞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指願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

黃豫章外紀

卷四

十一

其一仰負懶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榮陽盛孟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荆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書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爲書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校書圖右摹寫唐人書行脚僧渡水已渡而休與泛濟而未及濟者涉深水者老憊極少者扶持幾欲不濟者有

臨流未涉者有見險在前依石坐臥者頗極其情狀
明窓淨几散髮解衣而縱觀之亦是幻法中無真假
往在都時馮當世有此畫本是古人初業纖素也題
云王右丞畫渡水羅漢余為題云阿羅漢皆具神通
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王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
有王右丞邪當世不悅為余題破渠好畫余曰願畫
何如豈因與而完因毀而破也

晉漢圖跋

浴室院有蜀僧今宗畫達磨西來六祖師人物皆妙
絕其山川艸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于人
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

黃康章外紀

卷四

三

俗人言也此壁列于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
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于世道興衰亦有
數如此

六祖圖跋

此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爾知命藏篋
中數年乃以贈金華俞清老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
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
會稽仁上座作橘洲園余方自塵埃中來觀此已有
餘清然古人作畫若不作小李將軍真山真水艸木
樓臺人物皆令如本則須若荆浩關同李成木石瘦
硬煙雲遠近一以色取之乃為畢其能事

橘洲圖跋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崛所恨功巧太深
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禁中板刻
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
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
版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
黯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
舊版價之半耳陰符經出于唐李峤熟讀其文知非
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
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注尤可笑惜不
經柳子厚一掃擊也

黃康章外紀

卷四

三

東坡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
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
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
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
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余嘗以此論書而東
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
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
邪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
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
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

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以上俱題跋

黃豫章外紀

黃豫章外紀卷四

黃豫章外紀卷五

鹽城陳之仲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謄

談苑

先生云閒居當熟讀左傳國語楚辭莊周韓非欲下筆略體古人致意曲折處久久乃能自鑄偉詞雖屈宋亦不能超此步驟也山谷外集

庭堅老嫗衰墮多年不作詩已忘其體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試舉一綱而張萬目蓋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鐵如甘蠅飛

黃豫章外紀

卷五

衛之射此詩人之奇也明叔當自得之公眉人鄉先生之妙語震耀一世我昔從公得之多故今以此事相付楊浩字明叔蜀本

元祐四年先生書老杜詩跋云老夫今年四十五不

復能作詩它文亦懶下筆欲學詩老杜足矣年譜

四民皆當世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石刻

讀書欲精不務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

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于書然後當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題跋

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于為詩也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絕制而自合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掄括黃錄外紀

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外集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語于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呻吟調笑之聲習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于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憤者人皆以為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徐作李廣奪胡兒馬

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西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人神會耳畫品

陸平原曰圓形于影未盡捧心之妍察火于灰不覩燎原之實故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論與東坡照壁語託類不同而實契也又曰情見于物雖近猶疎神藏于形雖遠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可測此論則似語密而意味不如東坡得之濠上也雖然筆墨之妙至于心手不能相為南北而有數存焉於其間則意之所在者猶是國師天津橋南看弄胡孫西川觀競渡處耳別集

加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頗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輪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无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斷試以此示无咎燕石齋補

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來求法于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致納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

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議論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盡鋒芒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鏑此不傳之妙也

有先竹于胃中則本末暢茂有成竹于胃中則筆墨與物俱化津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惟其熟也夫依約而覺至于筆墨而與造化者同功豈求之他哉

黃豫章外紀

卷五

四

蓋庖丁之解牛梓慶之削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同一樞紐不容一物于其中然後能妙若夫外矜于衆人議已內限於識不通明則畫虎成狗畫竹成柳又何怪哉

送窮文蓋出于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于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遠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

焉况下者乎

文苑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王亦疑梁王曰陶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迺召朱公而問曰有疑獄于此國以為當罪者半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對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實疑則從與梁國大悅蓋牆薄則亟壞繪薄則亟裂

黃豫章外紀

卷五

五

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厚之在人可謂美德矣鄭當時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吾嘗想見其人如朱文季可謂天下長者非邪吾宗潤父方喟然有尚友之意而比來學士大夫持論甚高余謂不如載之行事潤父以為何如

古朱晦傳

越州應天釋希圖姑蘇人避地而東所居小房即鄒邪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鱓魚水有盈縮與江湖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為岫今季海詩云孤岫雲房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意中列遠岫已誤用此意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辭云收恢台之孟夏恢

大也台卽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改
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爲長臺長
高卽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臺可手能奴登切獸名
能屬足似應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
索來切三足鼈也今于來字韻中用法士多懷能乃
是僧似鼈邪然理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
退之無復此病矣壯大壯之壯壯壯之壯規模稱
壯哉必壯字誤書爾理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
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檣橋直直皆不成
字

黃豫章外紀

有學詩于黃山谷者山谷云公治何且讀熟經書
其人未達退而問人有答之者云不明經旨則不識
是非不知輕重何以爲詩書齋夜語

黃山谷云凡爲文自作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
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爾
古人之能爲文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
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書齋夜語

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習中久不用古今
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
言無味也尺牘

文體大似擊鉦卽其旋蟲與荀簾不若發其全體之
聲耳尺牘

左傳前漢讀得徹否書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廢江
出岷山源若壻口及其至于楚國橫絕千里非方舟
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尺牘
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
出子由作賦紆徐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
潛晁无咎陳無已方駕于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者
也題跋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
黃豫章外紀

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
以詩爲文故不工耳后山詩話

黃豫章外紀卷五

黃豫章外紀卷六

鹽城陳之伸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謄

詩話

元豐初山谷過下邳淮陰廟作詩云韓生沈勢非悍勇儼身跨下真自重滕公不斬人未知蕭相自追王始川從來儒者溺所聞奇兵果斬成安君功成千金購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軍前定策收萬全燕齊爭下知風旋雖云晚計天疎略此事已足垂千年君不見秦丞相衛公子立法治秦薄如紙法行投鼠不忌器乃是天資少愚爾白頭故人一趙良忠言過耳棄路傍吾固知功名成敗不足據直觀古人用心處山谷以示孫莘老王直方見之言其太過無含蓄先生然之

蜀本

熙寧元年先生赴葉縣尉作詩其序云曹公所喜三人皆黨錮之餘俊孔融禰衡陽狂嫂侮操且疑且信故置衡荊州黃祖推乃融禰晚作烹羅覆巢獨楊修才慧數解隱語又深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雖有父公雅故不足以貴死嗟乎修黃憤子有致遠材一怒其臂死于隆車之轍曾不早知隰子之伐木邪田

常與大夫隰斯彌登臺下撫都邑西向而蔽于隰氏之樾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幾數創則止之相室曰何變之亟也田子將成大事諱人知其微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與禍鄰口如耳者幾乎存雖然隰子之所是與百里奚策虞公可同年語哉感二三子行事惟坐進斯道者不戒而無悔作木之彬彬木之彬彬非取異于人可宮室則斬則伐可蓬豆則將則擷草之茸茸非求顯于世中芻牧則刈則鉏中醫和則剝則枯非以其材故耶是非之衢市者責羸僂民之生多破

黃豫章外紀

卷六

二

彼神木尚無情吾嘗觀若人矣工手辨人拙于自辨閭戶庭者為房司機括者為情罪莫慘于德有心禍莫深于心有見罪不在德心存靈賊禍不在心見髡鉗之人也噉噉自鮮行于衆汚之前曉曉不讓立乎衆卑之上積小不當是以忘其大當悲夫水風則波木風則靡橫畏途而常巧果而喪其太阿萬仞將傾而反顧謂憐里當如我何羿注矢以司物十常中其七八羞焉啄以朝脯曰上帝不予察禍集于安能及我怨悽于物與之名脫其言則喪智舞其言則害明從事于道者奈何見曉于冥冥

先生又作鄒操其序云晉人以幣交孔子而召之禮
際甚善孔子將渡河聞趙簡子殺鳴犢舜華臨河而
不濟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自頃學士大夫
常快快此言以謂魯衰季桓不足與聞說命伊訓公
山佛肸不足與道武成牧誓衛以家聽南子齊以國
聽田常陽貨亂人原壤之不肯俯仰 而不
絕也簡子殺

不亦甚乎彼蓋不知

國之有賢大夫社稷庇食焉無罪而戮民士可以覆
盆無罪而士死大夫可以命車無罪殺賢大夫鋤國
之餘也鋤國之餘而國人戴之若無罪是何祥也故

黃震堂外紀

詩話

卷六

三

君子見微歸在鄒作鄒操云爾 歸歟歸歟是邦不
可以游甚愛吾車之杞非津者不以我舟彼有邦吾
既求之彼有政吾既聽之日月川流筋力舍予而去
之山夷谷實恐子與人曉之洋洋乎水哉丘則不得
濟也吳天下威蟻蟻尚卒歲也除寒露而及堂幾何
不而殆也墜大木而斧根枝葉未有害也用麟于牛
羊之鼎噉羹者皆在位也求所用生喪其生吾愛屨
而恐藪也望其祥而卜之曷歸問吾蔡也已乎已乎
鳥獸山林寢廟食也消滔者我人丘不得息也我是
孔艱日月愚也大同至公天地德也小物自私智之

賊也河水東傾我心孔悲今四牡奔奔禦不省式今
徐驅而理街大路甚夷今高丘有林斧所相今大厦
岌岌不謨匠今往者不可言來者吾猶及今 以上二
篇並見年譜

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以為
極至魯直自謂此猶砌合須石君甚愛之勿使牛礪
角牛礪角尚可牛閹殘我竹此乃可至耳 呂氏童訓
比見師川錄示諸賢和南塔題壁詩甚愧老拙簾靴
在前也歸閣計草中有一篇與壁題異不知壁間字
是拙筆否今錄上邠老刮去手寫此篇薰爐茶鼎暫

黃蘇軾外紀

詩話

卷六

四

時同寒日鴉啼落木風萬事須還麴居士百年止在
槐安宮 山谷外集

王稚川既得官都中有所盼未歸子戲作林夫人款
乃歌一章與之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款
乃湖南歌也歌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東下繁繁實已
垂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臥冰泣竹慰
母飢天吳紫鳳補兒衣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
花片飛按蜀中石刻先生此詩真蹟題云王荪稚川
元豐初調官京師寓家鼎州親年九十餘矣嘗問貴
人家歌舞醉歸書其旅邸壁間鴈外無書為客久瑣

邊有夢到家多為堂主賦禁雲響不及桃源歟乃歌
予訪惟川子郎中而和之又什方張氏有山谷手書
此詩後有跋云宋時有女鬼至人家歌花上盈盈曲
悲壯不可聽

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
房各自開戶蟬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浣明月
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深類杜工部山谷云得之矣

庭堅得邑太和六舅按節出同安解后于皖公溪口
風雨相阻留十日對榻夜話因詠誰知風雨夜復此

黃豫章外紀

對牀眠讀之凄然有致

山谷於南安試院無酒飲周道輔自顧上攜一榼時
時對酌惟恐盡試畢僕夫言尚有餘樽戲呈道甫詩
中有山色已催乘傳馬曉窗猶共讀書螢之句情景
宛然在目

山谷外集

延壽寺僧小軒極蕭灑予為名曰林樂取莊生所謂
林樂而無刑者并為賦詩中有晚風紅藥翻之句一
說延壽寺見紅藥小魏揚州號為醉西施云

太和

元豐六年先生經行石潭寺見舊和栖蟾詩甚可笑
因削柑減葉別和一章于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

大槐宮夢回身臥竹窻日院靜鴉啼柿葉風世路侵
人頭欲白山僧笑我頰猶紅壁間佳句多丘隴問訊
觸體聊撻蓬

嘉祐集

癸亥秋先生歸舟自湖濱入脩江由武寧而至分寧
詩中有平生來往湖上舟一官四十已包羞意氣慷慨
慨是年三十九矣

年譜

營淳熙初客富州與王景文質論詩景文云嘗聞榮
茂世云得之前輩言山谷嘗與后山相遇于潁昌因
及杜工部詩中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
之句故先生有贈陳師道詩霜月入戶寒皎皎及萬

黃豫章外紀

詩話

卷六

六

人叢中一人曉師道字無已

諸孫贊議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山谷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劇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詠雪夜聽疎疎還密密曉
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邪東坡云政是佳處

元祐初鎖院禮部阻春雪還家已三月王才元舍人
送黃紅多葉梅數種為作三詩付王家素素歌之今
玉山汪氏有先生三詩真蹟如城南名士遺春來作
佳士百葉細梅觸撥人作苦惱人王立之云觸撥字
初作苦惱其後改焉

王直方詩話

山谷在京師多與東坡唱和元祐四年夏東坡出知

杭州遂無詩作而山谷常苦頭眩不能苦思因以廢詩嘗有日曆如山不到詩之句其不作者亦不特無作耳

近世曾慥端伯作詩選載潘邠老事云山谷十絕詩盡用樂天大篇裁爲絕句蓋樂天長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端伯所載如此必有依據然敷衍裁翦之說非是蓋山谷謫居黔南時取樂天江州忠州等詩偶有會于心者摘其數語寫置齋閣或嘗爲人書世因傳以爲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與樂天較工拙也詩中改易數字可爲作詩之法而楊氏增注云後五

黃真章外紀

卷六

篇當是先生責宜州時作以老色日上面及輕紗一幅巾爲據則三篇可見也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歡引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其二云嘖嘖雀引雛稍稍笋成竹時物感人情憶我故鄉曲其三云苦雨初入梅瘴雲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種畬田粟其四云輕紗一幅巾小簾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其五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蓋樂天無此苦澀也

夢夜話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于淮南元豐甲子相見于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

伽黎奉香火于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

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

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

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

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暄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

不遑安有人夢趨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

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

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于醴池寺南退聽堂

吾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

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

黃真章外紀

詩話

卷六

八

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

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

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

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

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靜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

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

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

于人

詩話

夢真南其味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

遠隋堤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若有長才備
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胡少汲後
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競與
者未易退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邂逅相逢意
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詩評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
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
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
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
過羅紉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來果知因譬

黃陳章外紀

詩話

卷六

七

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其蕊中造語之工至于荆公
東坡盡古今之變荆公詩曰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
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
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
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
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冷齋夜話

王慶源以恩勝得官居于清社來從東坡求紅帶坡
爲作長篇要山谷與少游同賦坡詩云青衫半作霜
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
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

注下下等芋魁豆飯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韻
王直方詩話

山谷言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
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心而造其語謂之
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白樂天詩
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
春至東坡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此皆奪胎法也 冷齋夜話

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
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

黃陳章外紀

詩話

卷六

十

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
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
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
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
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
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
其瑰邁奇古信然 細素雜記

山谷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
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曾直
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燕石齋集

山谷詩曰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此君每出語法即若上水船非妄也書以老健

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作

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

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復求

伯時畫此數句為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

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

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

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

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

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魯直跋或言子瞻

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

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

真相知

陶淵明詩長于丘園信所謂有味其言者吾嘗見梅

聖俞誦唐人詩云雀乳青苔井雞栖白板扉聖俞甚

愛此句柳子厚詩云渚澤新泉清淵明云平疇交遠

風良苗亦懷新此句殆入妙也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

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

矣要須意律諒因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

而指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絕句云如二十箇

君子不可着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時平生

戰壘農墮人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

切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

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

所得多矣

予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

派乃同四世祖兄也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

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然後相

識亦可悲也益陽兄之叔父晦甫侍御在家著孝友

之譽立朝有忠鯁之名不幸年五十有四被召而沒

于道上將啓手足自力作疏極論濶閹事所謂沒而

不忘諫君以德其枝葉必將豐茂有赫赫于世者故

作詩一首道之

人諸兄莫斷詩書種解有無雙偉緒紳

何足道曾次詩書要不忘男兒解后起屠釣何如林

中日月長

山谷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

且勿驅云此老未死

杜牧之在杭有所見吟一絕云娉婷嫋娜十三餘豆蔻隋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總不如後黃山谷於廣陵早春用其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捲楊柳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發粟揚州風物最成絲紅藥謂揚州芍藥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豨粟此借用以言花苞之小末句謂風物如此惜其身之老也

自樂入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雪瑤水一枝蓮此以

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

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醺醺云露濕

黃蘗章外紀

卷六 十三

何郎試湯餅日烘荷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

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

之意

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摹寫形容便見妙處前輩

花詩多比美女如羅隱作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

任是無情也動人山谷作醺醺詩肌膚冰雪薰沉水

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荷令炷爐

香乃比美丈夫而劉清材作海棠詩又不然而過溫

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又義山而詩

云槭槭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而自然知是

雨也後來陳無已諸人多用此體

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穉龍兒戰戰滿山人

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

詠筍云急忙且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

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苦筍

云煩君更致蒼玉來明朝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襲

魯直也漁隱玉林云按白樂天筍詩云且喫莫踟躕

南風吹作竹襲此語耳

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色

翠白銀盤裏一青螺此唐劉夢得君山詩也滿川風

黃蘗章外紀

詩話

卷六

四

月獨凭闌緒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滿銀山

堆裏看青山此宋黃魯直君山詩也二篇機軸相似

才氣相敵他作不能逮矣

杜牧之詩按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蓋出庾信宇文

盛舉誌云按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

風雲之志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川阮

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

寒冽冽庾肩吾詩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張說寒

土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意

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閻尹子以盆為沼以石為島

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山谷屢用魚千里字
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小池已築魚
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又爭名朝市魚千里貌道詩
書豹一斑

胡荅溪云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于少陵
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又云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
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
揮毫秦少游之句是也近世風俗使甚悉以丈相呼
更不復知其字疇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禮記
黃象章外紀 詩話 卷六 五

任天社云山谷詩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
青之司此對極有妙處前輩多使之老杜云別來頭
併白相對眼終青東坡云讀書頭欲白對面眼終青
又曰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十年終眼青又曰看鏡
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又曰故人相見尚青
眼新貴如今多白頭其用青眼對白頭非一而工拙
各有異耳

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無害于理者如韓退之
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
孔融詩云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黃魯
直有和荆公六言云啜羹不如放麋樂竿終愧巴西
按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
二公之誤邪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
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事治閒
景象摩娑白髭鬚又曰古瓦磨爲鏡閒砧坐當牀人
以爲巧然皆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

黃象章外紀 詩話 卷六 六
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
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干巖無人萬壑
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
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
庭下闕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雄健穩
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
西閣意肯別定留人山谷尤愛其深遠閒雅蓋與上
七言同
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
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爲此句亦

未是太白至于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弟子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蓋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故學者要先以識爲主如禪家所謂正法眼者直須具得此眼目方可以入道也

黃山谷奔基呈任公漸詩云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象兩碁心似蜘蛛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方萬里云山谷前詩云坐隱不知巖月落手談勝與俗人言亦佳句碧落枯枝盡奔者

黃豫章外紀

川心忘身之態至東坡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悠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碁不究此味也

黃山谷有詩云百葉細桃苦惱人又云欲作短歌憑阿素丁寧誇與落花風其後改苦惱作觸撥改歌作章改丁寧作緩歌乃知詩不厭改

前輩議論詩多用古人名姓謂之點鬼簿雖然亦在用之如何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曰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山元鄙人此雖多用善于比喻何害爲好句蜀人石異與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嘗言見魯

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晏坐圖山水作夜窻風雨來余以謂氣格當勝前聯也山谷云嘗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又嘗嘲一俗人云濁氣撲不散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以復加

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奉一手支願臥偷眼看雲生未生稱歎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

黃豫章外紀

山谷云詩有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唐顧況詩云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語簡緩而意精確荆公詩云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崗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此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以不知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艸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東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偷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賈云桃花歷亂李花香又不爲吹愁又惹夢長

山谷至廬山一寺與琴僧開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句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蓋此詩乃笑生公也謂其自後略無神通惟有一方明月可以周遍中庭生前聽法二十人今安在哉

山谷有讀謝安傳詩云傾敗秦師琰與玄矯情不顧驛書傳持危又幸桓溫死太傅功名亦偶然此詩袁鉞寓于諷詠之中安石之心迹見矣以上俱見詩話類編

俞潛字清老寡慾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王荆公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即

重刊詩集

卷六

七

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黃魯直嘗作三詩贈澹其一有云客夢超然世去髮脫塵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帝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爲江淮發勾芻牌于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萬里風帆水着天磨煤鼠尾過年

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二條俱石林詩話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家云家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今乃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

黃魯直公集

卷六

三

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家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點鐵通山清語

潘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東坡詩話

山谷贈晁无咎詩曰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盖无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似山谷

山谷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杖底復作圭兆坑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嶽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于巧爾后山詩話

魯直乞備詩云秋來鼠輩欺猶死宛甕翻盤夜眠
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街蟬雖滑而可喜十
載而下讀者如新 劉貢父詩話

黃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
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于學詩者
不可不知也 百問學海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
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
去也 詩彥周詩話

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
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蘇子
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

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于詩本無
解處以才高而好開濶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
學杜不成不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
終為樂天爾魯直服其言 石山詩話

黃魯直浣溪紗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
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黛望前無限事綠簾衣底
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
麗間其得意自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

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
無乃太淵浪邪 蘇石齋集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于夢中
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
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般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晴
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州竟
死于藤此詞其識乎少游同時有賀鑄字方回嘗作
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遇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
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窗朱戶惟有春知處
碧雲冉冉傷春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閒愁知幾
黃龍章外紀

詩一川煙柳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有詩云少
游醉臥石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
祇今惟有賀方回近代劉菊莊題云名竝蘇黃學更
優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
是愁亦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
游固竟没于貶所而山谷厄于城樓之死尤難哉噫
詠詩之日孰知又為少游之後邪 識異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
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慶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

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
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欄高歌
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議異

黃豫章外紀卷六

黃豫章外紀

卷六

黃豫章外紀卷上

鹽城陳之仲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謄

書學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
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府聖所
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卽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于
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類此魯之閭門者曰吾將以
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以學書矣

蘭亭跋

余嘗戲爲人訂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

黃豫章外紀

卷七

一

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
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
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余無以應之固知書雖基勸
等技非得不得傳之妙未易工也

題樂毅論

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游荊州得名本蘭亭愛說不
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
我者

山谷外集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
數十字劣于此帖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

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髮髯大令爾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黃廉章外紀

書學

卷七

二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評也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草草蕤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爲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蕤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顏回真知言者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

同論者多不謂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

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搨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授其筆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爲尤難得蓋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髮髯

或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筆顏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捉公手云

黃廉章外紀

書學

卷七

三

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文皆當與王中令惟行耳懷素草暮年乃不減長史蓋張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黃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碑斷爲右軍書端使人不疑

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瘳鶴銘髮髯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塚非傳者妄也虞永興常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貞觀間亦已毫矣而書法之工唐人未有逮者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余此論也

李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著優于李海李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黃豫章外紀 書學 卷七 四

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倪扶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于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

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顙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

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膺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

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刊刻亦難辨真贋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回勝徐浩書也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章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回熟亦不易得如富貴家子弟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東方曼倩高特筆回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黃豫章外紀 書學 卷七 五

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九方臯得千里馬于沙丘衆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杜而驪者也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迥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于筆回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老夫病眼青不能多作楷而聖子求余正書與兒子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楷目前已有黑花飛墜矣然學書之法乃不然但觀古人行筆意耳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于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

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

黃豫章外紀

書學

卷七

六

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書像贊樂毅論蘭亭契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黑白亦自燦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人神乃何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

人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于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于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步自張園有餘礪回燭下試宣城諸葛方散卓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鍾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黃豫章外紀

書學

卷七

一

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輩同力矣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臂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靜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習大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頗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于亞栖也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于楊虛白虛白自書詩云
浮世百年今過半較它蘧瑗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
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
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
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
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
徹書家筆勢亦窮于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
耳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闌房
黃蘗章外絕

態處

歐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冑有不可犯之
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繆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
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
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歐陽率更鄱陽帖用筆妙于起倒林夫臨摹殊不失
真亦翰墨中異人也繫舟繫口蕭散于寒溪西山之
上攜此書往來研味髮髯見古人同觀者潘邠老仲
達李文舉陳元矩何蕭雲

歐率更書溫良之氣襲人然仰之則可畏頗似吾家
叔度之爲人比來士大夫學此書好作芒角鎌利政
類阿巢爾

林處士書清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
邪以上無題跋

此皆山谷老人棄紙連山唐田之編綴爲藏書可謂
嗜學然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
及來焚道舟中觀長年溫漿草丁撥棹乃覺少進意
之所到極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
青軌絕岸安能得其髣髴邪此書他日或可作安石
黃蘗章外絕

碎金見愛者或謂不然不見愛者或比余爲鍾離景
伯邪

昔余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皆學暢整遺教經
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但不入俗人
眼耳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
檣陳馬爲痛快以插花舞女爲姿媚殊不知古人用
筆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朴與之藻飾書老杜
巴中十詩頗覺驅筆成字都不爲筆所使亦是心不
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父時耳下筆痛快沈著最
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世能書人便十年分疎不下

頓覺驅筆成字都不由筆

余學草書三十餘年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掛藪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頓異于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元符三年二月已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熟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夕所謂蓋山悟道書也

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黃豫章外紀 卷七 十

一一端正至于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使不成書

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肘臂着紙故尚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但精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得之大槩書字時法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缺月挂疎桐一帖山谷書蒼老鬱怒大是奇筆坡公此詞亦佳第為宋儒解傳時事遂令面目可憎厭耳詞尾寂寞沙洲冷一本作楓落吳江冷乃崔信餘詩語不如坡句與篇情相應

東坡道人書尺牘字字可珍委頓入宋殊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常有千金懸購者元符二年壬申涪翁題

山谷謂東坡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公題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今草書三昧所謂閑戶造車出門合轍

黃豫章外紀

書學

卷七

十

黃豫章外紀卷七

黃豫章外紀卷八

鹽城陳之伸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謄

清言

崇寧之元正月二十三夜發荊州二十六日至巴陵
數日陰雨不可出二月朔旦獨上岳陽樓太守楊器
之監郡黃彦并來率同游君山行二十里螺蚌中乃
至見住持僧年八十跋曳而出登其絕頂環望積谷
數百里實壯觀也有野馬二十餘羣游平澤中猿猴
出上下松楠間景氣甚野

黃豫章外紀

清言

卷八

一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
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
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
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
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棄之往來田門安
川沒沒索錢此又不識瘡痛者從湯論疑鍼刺甚窮
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
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焉
編者試以余書示之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于日中而空甌無米炊時嘗

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惟作藥肆不飢寒

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

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積其欺誣子孫凍餒

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

方擇三四信行藥童一用聖賢方論時節州土無不

用其物宜炮炙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息

百錢可以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

有餘謀之熟矣會余登進士第遂不得爲之余老在

戎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以爲笑因自

言欲作藥肆以濟人爲功以娛老爲業欣然會余宿

黃豫章外紀

清言

卷八

二

心故爲道所以盡心于和藥而刻意于救人之說誠
用余說不多取贏則濟人博不欺其劑則治疾良它
日陰功隱德當築高門以過子孫之車馬余在荊州
訪族伯父晦府侍御之家見族弟友諒友正亦貧賣
藥皆合余說故書遺之

藥說

人生歲末十四日飯兩杯而終歲爾然疲役此何理
邪男女昏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
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
也今歲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
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外集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壺它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緋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嶽峯雲雨之上諸峰隱見忽然疑于九十猶五老峰之疑于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臂翫于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爲蕭灑綠雨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石說

周泰古器銘皆蝌蚪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

黃豫章外紀

卷八

三

以披剝華僞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 外集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余草書多俗筆蓋余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前祓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爲人書德脩來乞草書至十數請而無倦色愠語今日試爲之亦自未滿意也德脩持此紙來乞書又爲余作墨汁余以燭下眼痛未能下筆又送高麗墨三九皆六年隨貢使精品也德脩耽玩筆墨甚于嗜欲其爲求余書乃能頓舍世間深重恩愛此與楚文之昌歎屈到之爰點也之筆來何異哉德脩舍所愛而逐所愛猶是放一拈一者也雖

然余得墨而喜亦舍其沐猴者歟 草書跋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思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顏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伏如醉時書也顧况詠白髮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姪恆萬里來求書法此不急之務也會余臂痛書不能工遣萬里之使而以不急之務來返萬里之使而以不工之書往其病均耳

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可

黃豫章外紀

卷八

四

于鼻味苦不可于舌故常屏之未始爲客一設雅間簡宋觀有甜苦筍每過廬山常不值其時無以信其說及來黔中黔人多掘苦筍萌于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而春則不食唯樊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覺與筍輩皆苦淡少味蓋神農之所漏有莘庖聖所未達者邪 別集

繆篆讀如網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李元輔不甚知名蓋翰林書苑之流今日藏之亦足以廣聞見備討尋不可廢也 題跋

王元直游東坡雲霧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豈可不

擇交游觀戚邪便坐帖

龍水城南大雷雨後十里至廣化寺豁壑相注溝塍
為一艸木茂密稻花發香邵彥明置酒招余及華陽
范信中龍城歐陽仙夫約清旦會于龍隱洞余三人
借馬自南樓來至則彥明及其弟彥昇在焉初至震
雷欲雨旣而晴朗燒燭入洞中石壁皆露濕道崖險
路絕相扶將上下反乃出洞之南東還臥洞口何夫
抱琴作賀若有清風發于土囊音韻激越余與彥明
基賄大白彥明似藏行也是日信中從伽夫授琴久
之得數句城南帖

真豫章外紀清言

卷八 五

某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木置酒西山實與
其從事譚處道俱來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陟山
半竹柏蒼蔚之間水泉潄為大湖亭樹環之有僧舍
五區其都名名曰勒封院樓殿臺觀重複出沒煙蘿
之間而光影在水此邦之人歲脩禊事于此凡夔州
一道東望巫峽西望郛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
者也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于茂林修竹之間
仲木以為不吝不陋冬煖而夏涼宜于游觀也南浦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晦合江令尹白宗愈原道率江
西黃某魯直拏舟泛安樂溪上劉真人山同來者臨

賴索繼萬希一點安文輝德夫主簿郭中子和以疾

初起不能來尉周世範表民以支軍廩不至安樂山
真人飛昇之宅也真人諱珍字善慶初卜居此山曰
焚道平山氣歇而不清江安方山氣濁而不秀求山
而清秀惟安樂山耳旣定居泉源發其虎豹服役晦
日之游雲霧晦冥將出山晚晴諸峰皆出安樂山記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人憲松花泛研
愛此金屑鏡澤因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
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令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
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自草

真豫章外紀

卷八 六

荊州公厨酒之尊貴者曰錦江春其色味如蜀中之
小蜂窠和柘漿飲之使人淡悶所謂厚而濁其而噉
者也士大夫家喜作菜豆麵酒幾與冰蕘同色然使
人飲之心興鼎鼐害人食眠所謂清而薄辛而螫者
也誠使公私之釀合去四短合用四長則為佳醞矣
大槩錦江春以米入漿不待味極酸而炊故但其而
不幸又用麵少故不能折其味其濁則不待醅熟而
粹耳菜豆麵投水太多又不以麥蘖折其辛味故也
若斗取六升豈有薄哉酒說
潘谷驗墨模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于一物與極

深研幾者同一闕換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付風鑒至于反照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雜書

仕宦如農夫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耨之歲事之成則有命焉

與洪甥

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詩酒公私皆辦矣

洪甥

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為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識矣

與秦少章

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亦

黃陳章外紀

卷八 七

恭廢日與諸翁老

今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柘枝出于遐臘中大如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饌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虛來

別集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皆開明憲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漫筆

今日南樓差涼亦減衾寢荷垂問也方若焦渴水飲不能有功得枝上乾荔子渙然冰釋矣

尺牘

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換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精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

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木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

寶文

何斯舉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頤字頤之後名

頤之黃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商云老病昏塞不

記貴字欲本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

或犯公家諱字爾

通山清語

黃山谷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不停轉

山谷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

黃陳章外紀

卷八 八

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習中未嘗起一思慮

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譁呼只尺皆不聞山谷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清語

余家藏山谷謝李邦直送荷雲龍茶詩所謂荷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者是也用川麻矮紙作

鉅軸書如拳許大字書飛動可與松鶴銘離堆記爭

雄政和甲午携以示李端叔端叔和山谷韻又用此

韻作詩見貽且跋其尾云元豐八年九月魯直入館

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與余適相值避

近邦直送茶居兩日間有詩又數日相見于文德班
中爲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
此詩相示蓋二十有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
于卷尾是日太平久不雨而雨黃昏月出已而復雨
紹興兵至姑谿詩帖兩牛腰併與山谷墨妙爲之一
空竹坡詩話

黃豫章外紀

詩話

卷八

七

黃豫章外紀卷九

鹽城陳之仲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譌

雅笑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氣覺
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
兵衛森畫戟蕙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
未工未稱此香則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
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鹽城院馬通薪二百四
斤香二十兩報之或笑曰不與公詩爲地邪應之曰

黃豫章外紀

詩話

卷八

一

詩或能爲人作祟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
走皆有挾纊之溫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
亦太晚也山谷詩集

黃魯直爲禮部試官或以柳枝夾有法官曰漏泄春
光有柳條魯直曰偷條准此蓋律語有偷條准此也
一坐大噱古今詩餘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僧
懷素學草書坐臥想成筆畫三十年無完衣被乃得
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太
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題跋

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襲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哉余意錦屏山也能生富貴人耳

別集

潘侯嘗侍伯恭學士南北官守故多得貴人書帖藏于家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中有人視之嘻笑者道人曰此舟中人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牀臥而借縣印懸其上中夜有聲經然至縣印而止夫縣印能禍福百里尚可以却不祥况五宰相書邪潘侯謹藏之而已

題五相書

醉李有狂僧無日不飲酒或戲與酒令自作祭文即

黃豫章外紀

卷九

三

應聲曰惟靈生在閭浮提中不貪不茹愛喫酒子倒街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陀天雨時方斷得故何以

故淨土之中無酒得酤

題醉僧圖

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詩換羊肉十數斤可名

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

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

索甚急公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今人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

鈴耳子茂遂竊頓如此亦是胃中不浩浩耳密師溫

克蓋得其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惜君不識範公也一笑

卷九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旦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

閨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問之笑曰直是怕

他

題出清語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

黃豫章外紀

卷九

三

歸就乳多瘁其母俗呼為早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

家物以出兒魃竊外物以歸初虞世和甫名上善醫

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每貴人

求治病必重誅求之至于不可堪其所得賂旋以施

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子其親在愛重之每得

佳墨精楷奇玩必歸魯直語朝士云初和甫於余正

是一兒早魃時坐中有厭苦和甫者卒爾對曰到吾

家便是女早魃

可談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笑而答云公癩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

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通山清話

黃豫章外紀卷九

黃豫章外紀

卷九

黃豫章外紀卷十

鹽城陳之仲編次

茂苑金日升訂謄

禪悅

大明本名惠遠思大禪師之孫與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爲方外之友三人皆爲作碑銘幸岑中書之文僅存又爲不解事僧傳于石刻敗剝之後幾不能讀矣而法輪寺住持禪師景齊來求予刊定且乞書而刊之師金陵蔣山中人嘗入予方外之師晦堂心公之室謂我爲同門蓋嘗參予說于王荊公其人通達黃豫章外紀

辨識欲有所事人不能傾也故欣然爲之書法輪寺自晉至唐正觀中雖既廢復興皆號龍雲寺中間改號金輪而無文記可尋意武后時所改耳其號法輪則太平興國五年勅書也法輪碑跋

余舊不喜曹洞言句常懷涇渭不同流之意今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爲報大陽十載之恩又似孤負新豐老人耳文會上座乞書此篇欲刻諸石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于此典復不淺別集

太平寺後萬松亭二十年前涪翁爲篆其榜今間增

葦殊勝往時遠託清禪師易其榜并作伽陀六言寄刻山間石上云天柱峰無北肩鬱鬱高松滿川萬身蒼髯老禪列心忘義忘年說法曾無間歇松風寺後山前四海五湖衲子更於何處泰玄若覓向上關樞靈龜石下流泉太平堂中老將家活都無一錢會得佛頭着地不會佛脚梢天

題萬松亭

道是魯直也得道不是魯直也得道似魯直也得道不似魯直也得世間八萬四千究竟誰分卑白

錄贊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于

黃豫章外紀

禪說

卷十

七

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語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禪簡

三問逆推起玄機于鸞嶺一筆垂示露赤體于龍峰問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元祐八年十二月通城陳脩已爲智高上座寫晦堂老師影絕妙諸本余欲雕琢數句莊嚴太空適見西堂清公所作全提全示無有少刺順贊一句屋下益屋逆贊一句樓上安樓不如借水獻花與一切人俱養

晦堂贊

成都范子功家忠報禪院僧慈元以鹽亭四尺絹八

幅來乞余自書所作文蓋范氏之志也余聞范氏其耆艾有德其幼壯好文今得余應世之文章但爲戲玩無益于事乃大書牛頭心銘與之范氏不學則已學則必以治心養性爲本斯文之作妙盡心性之蘊只使朝夕薰之自成道種亦使覺苑淨坊諸禪子等讀之句句銷歸自己乃知牛頭快說禪病免向野狐領下枉過一生

題跋

張拙見石霜悟巧拙語遂能窮佛根源此異人也然自此潛伏不聞豈所謂藏其狂言以死者乎

外集

黃龍堂頭心禪師法中龍象末世人天正眼也其蒲

黃豫章外紀

禪說

卷十

七

團禪板軍持應器尚可需其福惠莊嚴之澤況其未滅度後一月中翰墨遺教邪政可收藏以爲傳後之杜撰釋子有無慧目自作野狐伎者輒出示之使知前輩平易祕密蓋如此

別集

淨照禪師淨因寺臻道人也東坡則翰林蘇子瞻往歲謫官黃州嘗居江上之東坡龍眠蓋廬江李伯時頃與其弟德素同郡李元中求志于龍眠山淮南號爲龍眠三李者也淨照老人恬淡少爲作寺舍僻在西南人罕知之者余嘗作真贊云猛虎無齒臥龍不吟風林莫過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

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人以其近俳也笑其俳不既其實今既龍眠寫照東坡作偈此話乃大行跋尾八公是日不約而集元祐三年冬至一日南昌黃庭堅書

像贊

東坡遊廬山東林二僧山谷曰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刺語非竿端有口安能吐此不傳之妙乎

蕭長語

梵志翻著鐵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脩行人也

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黃豫章外紀

補記

卷十

四

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著鐵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母之事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列傳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無隱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世說

老晃相識三十年竊意已落錢湯中輸它牛頭阿旁余南遷道出某縣繫馬廣教寺中見晃如平生問渠

何術自濟乃能如此晃笑曰吾飲酒時十方世界皆同一味吾唱衆生時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問老子不管你口辯

春渚錄云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肺氣緣某墓室朽蠹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即吾墓學士能磨而除其蠹則肺氣平矣既覺訪視如言脩掩既畢而

卷十

四

卷十

四

米襄陽外紀原敘

予讀陸文仁米顛遺事恨其敘是米情常發意惟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謂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亦難顯而詳因題曰外紀請予敘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攤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寔夫米公之顛譚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顛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

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狃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躑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以至襁褓然潔疾水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御屏書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僣請御前研以埽而公之顛始不屈性寄人尺牘寫至帝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

之顛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弘長史得其惟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譚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譚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希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眉公陳繼儒譚

襄陽外紀敘

米襄陽外紀目次

卷一

恩遇 十八條

卷二

顛絕 十四條

卷三

潔癖 八條

卷四

嗜好 九條

卷五

小集陽外紀

座談 四十條

卷六

書學 九十四條

卷七

回學 一百三十一條

卷八

興羨 十五條

卷九

書評 五十條

卷十

58

画評 二十條

卷十一

雜記 一百二條

卷十二

攷據 一百十一條

米襄陽外紀目次終

小集陽外紀

59

米襄陽外紀卷一

禾郡范明

鹽城陳之伸參補

恩遇

皇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詔米芾以黃庭小楷作小字千字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縮袖祇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天開雲蒸步起雷不知

襄陽外紀

恩遇

卷一

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或問之答云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書書成卽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卽抱負趨出餘墨濡漬袍裏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顧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既退賜御書畫扇各

二握禮部員外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裏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同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嘉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芾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閣門彈奏上云後人不可以禮法拘

襄陽外紀

恩遇

卷一

元章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廷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思陵御劄問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來欲一閱之十四日付孟庾

高宗翰墨志云世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米芾喜效其體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儷者耶

穹三寺有米南宮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免不
移徙

思陵曰帝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內然於惜書篆
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帝收六朝翰墨副
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
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闊
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
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
愛其神駿耳余於帝字亦然又帝之詩文無蹈襲出
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壽皇嘗稱北宋時惟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法書遺
意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敘小
大之政舉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画之學未有
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
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是
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画兩學
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
画皆不下一品優詔答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祕府號宣和

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元章亦被
旨緡紳以爲榮遇

帝嘗被召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帝對中使言曰
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上
聞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徽宗嘗命米帝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
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
元章嘗謁見徽宗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帝問曰聞
卿復工画然乎否乎帝適置其子友仁所筆楚山清
曉圖在懷袖間因卽出以獻御覽大稱善

米帝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
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帝潛立於屏
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賞

米襄陽外紀卷一

永郡范明泰詩次
鹽城陳之仲泰補

顛絕

元章一帖云永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豈非以文滑稽者耶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簪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浣旣坐輜爲頂蓋所礙遂撒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輜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元章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敵邑遣去須煩貴縣發來聞者莫不大噱

米知無爲軍見州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蘇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顛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米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間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西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懼遂與之

米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洩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元章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逆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

已也走利僕懇於元長乞于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
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
之遣僕持勅命來帝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
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
即均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
一生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米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向坐
神像側舉酒獻廟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以饋神令
典客聲諸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于香案側若神
勞之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
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頷之叱吏去
不復問故郡人疑其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
事池上慮聲聒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龜不
鳴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
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
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
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画一艇于行間魯
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
又歷告魯公泊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

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
遂傳米老辨顛帖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利也唐沈傳師有
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
米元章爲徵官時游宦過其下舫舟湘江就寺主僧
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于官官爲遣徒步
追取還世以爲口實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
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
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一潤色皇
天襄陽外紀 卷二 四
猷黼黻皇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
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

米襄陽外紀卷三

禾郡范明泰編次

鹽城陳之伸參補

潔癖

呂居仁云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觀且屢洗其餘可知

八事附錄

帝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帝擇之曰旣拂矣又

去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帝交契一日帝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祕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贗各半特善誇耳帝起取一筭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帝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帝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研呈于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米元章閱書帖帝惶恐帝旣幸稍出門伺意無外和

尚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浼台聽帝平生喜書画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購之嘗曰吾姓汝夢雙角人手携一軸物自空下故帝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于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旣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阜茨灰水浸良久按覆紙洗之上紙爛卽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復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

八事附錄

條

卷三

二

近手有垢者而加背焉背訖卽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取紙取取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窓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玖紫墨錦綺粲然溢目卽以米姓祕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可告以情之客祕玩者實惡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東欲觀而以情告凡許遂取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帝以紙縑

銓訖濯手親取書于奩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馮几
案坐從容細閱節趨走于前客云展節展客云卷節
卷客據案甚尊節執事趨走甚卑舍伏執卑者止求
不以手或衣振拂之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
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從惟蘇退舉曰君異日當以
此忤要官節念要官可忤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
則輸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或
於公齋或過敵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雜觀可也
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
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節皇恐載拜

宋東陽外紀

卷三

三

三

按秘玩 王右軍初月尚書二帖 王大令中秋
帖 智永四帖 陶隱居朱陽帖 司空圖贈廣
歌 懷素去夏帖 張長史秋深帖 顏魯公朱
巨川告 歐陽詢度尚庚亮二帖 吳融博士帖
梁臨樂穀論 楊凝式畫寢大仙二帖 唐摹十
七帖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宇器具時滌之巾
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任太常博士時奉祠太廟適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
黜然亦半出不情知連水日莊季裕之父希甫爲漕

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及季裕昆弟訪之方受刺
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矯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
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
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
自遷坐于衆賓之間適知潔疾終非天性也

宋東陽外紀

卷三

三

三

宋東陽外紀卷三

米襄陽外紀卷四

禾郡范明泰編次

豐城陳之仲參補

嗜好

元章守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美
名入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憲使因往廉焉正
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
省錄郡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笏于左袖中取一石
嵌空璽龍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
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
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
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
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可復
得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
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遇
其子長源于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
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
靳曰此画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

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于虞帖
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
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
楮不復能辨

僧放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
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
侯不足當也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
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

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詩
画者

米老酷嗜書画嘗從人借古書画臨揭竟併以真贋
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爲
多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真蹟無日不展於几
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寢枕傍每見古帖
不論貴用以購之

蔡條云李後主寶一研山徑長纔踰咫尺前聳二十
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

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在士人家為米老所得後米
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弟
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地多羣木
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觀得研於是王彥
昭侍郎兄弟共登北固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研山
藏蘇氏未幾月索入內禁矣

元章嘗曰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仲美舊有詩云
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裏書几隱約煙朦朧
巉巖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
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
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處空
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
淋漓山上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達原
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
願公珍此石莫與衆物屑何必嵩少隱可藏為地僊
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
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
往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圓彷彿
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

米襄陽外紀卷四

米襄陽外紀卷五

禾郡范明泰編次

鹽城陳之伸參補

塵談

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邇不作乃可自滌研若不自滌
者書皆不成

古書豎畫皆圓蓋有助于器唐昔風池硯中心如瓦
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其筆鋒已圓矣書畫安
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禡故字畫亦禡近
又有鐵心硯援筆則三角字畫安得圓哉

米襄陽外紀

塵談

卷五

印文須細圓須與文等我太宗祕閣圖書之印不滿
二寸圓文皆細上閣圖書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
用上閣圖書字大印龐文若施於書畫古紙素字畫
多有損于書畫也貞觀開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
縫大者圓利角一寸已上古篆于鵲鵠頌上見之他
處未嘗有

余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
事

綏平郡名邠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文曰
相侯宣印乃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最小繆篆乃今

所謂填篆也用辨私印二字

余始與公故爲僚官僕與叔晦爲代雅以文藝同好甚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祕玩贈之題以示二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叔晦之子道奴德奴慶奴僕之子菴兒洞陽三雄

林希逸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樓風壺嶺謂余研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元日明憲焚香西北向吾友其永懷可知展文皇大令閣不及他書臨寫數本不成信真者在前氣餒極人也

兩三日未解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眠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何所樂希啓

馬元京師人京師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算無墨池故轉掣枯竭元遊四方是備能之其至姑蘇也僕頗用其筆焉

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希白

余臨大令法帖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裝褙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于甘露

寺淨名齋各出書画至此帖余大驚曰此希書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余笑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

姑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遣遣使老婦攜書画出售余昔居蘇書画遂多洛陽有書画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說尋購得書余嘗目爲太尉書駟平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購書画卒不可得奈何

福州紙漿礮亦能歲久余往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越陶竹萬杵在浦奉上緊薄可愛余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礮成佳如古紙余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礮亦頗全仍發墨彩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礮能如漿然不耐久唐人以漿礮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古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漆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幹非竹

也天陰便臭又連蠹非佳品漿硬亦不成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硬亦入用川麻不漿以膠作紙唐詔勅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蓋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精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滿手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筠上循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藤皆有紙而詔大行于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搨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勅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本朝陽外紀

雜錄

卷五

四

画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說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陳氏台仙勾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鑒人世之名書上無不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朝人通史學

余自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于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画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晉齋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潤四

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神像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画也

唐人背右軍帖皆硬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水蕩滌而照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澆細阜角汁和水需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六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紙滌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塵四邊只用紙免摺背重彌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川薄紙與帖齊頭相拄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也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禁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画最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翫自付識者擊節不爲好事道

世傳泰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其一徐浩本其一越州刺史王審本徐鉉鈕王雀鈕何所審定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木賣又一本潤僧收與印本又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爲之取水德而魚蟲鶴蟾蛟龍皆水族物大略是取此義以扶水德然帝王自有真符

附

余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土矣晉画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画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画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亦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說兩適其欲乃是達

余家最上品書画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祕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祕說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說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悉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賢惟用玉印

線稿條潤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画帶不生毛以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卽縛之又不在于画心省捐画無損帶隱痕尋常画中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必不損画

江東漕李孝廣有鍾王蹟嘗於金陵重背拆下背紙乃硃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王其公家書画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書画

者

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瓦簡中不破今俗見古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去其半損字精神一如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所隱字上却破京師背匠壞物不少范大珪富鄭公塔也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稍同行梅

子平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一馬車輪略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自執綏馬有裘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轅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背持鏡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畫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禱于中元

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

水府廟典祀

水府廟典祀

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裝書標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一軸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性輕者紙多有益于書油漆麻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勻碰之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歛爲澄心可笑一捲卽兩分理軟不耐捲易生毛古澄心以水洗浸一夕明日鋪于卓上懸乾漿碰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

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姦鬼祕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互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陋生設也

唐賊張廷範學歐陽詢書故多此賊跋一雙鈞摹一帖上有此賊印云清河張廷範印及題曰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爲所寶之寶皆學歐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唐人所摹後一行印文曰清河

張廷範私記廷範唐賊也時衰代替賊之所好涉干衣冠此攘奪之所生也今太平君子或富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剪除既著其賊又爲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札印記翩翩自喜之心忘其爲賊之著也嗟乎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紋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西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

絹也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今人收貞觀印縫帖若是黏着字者更不復再入開元御府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槓也今書更無一軸有正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中與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

米襄陽外紀卷五

米襄陽外紀卷六

書學

禾郡范明泰編次
鹽城陳之仲參補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麼不見所出余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真蹟與石刻並無此也字耳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褚紙非真蹟在王詵家蘇氏物也

虞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鉤模本在鮑傳師家後爲俗

本襄陽外紀

書學

卷六

人添入義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義之書雙鵝可笑

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東大紙一軸筆勢簡古老筆也是書障索潤筆東

文勛有一軸黃麻策李陽冰少時書

吾友何爾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近古但少爲蔡君謨脚手爾餘無可道也又無索靖真蹟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他人爲之只唐人爾草書

若不入晉人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
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
之不能高古高開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也

黃庭經一卷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鷺獻右
軍乞書黃庭經此卽是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衆
羣鷺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
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爲寫黃庭換白鷺
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鷺經甚可笑也

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
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

朱襄陽外紀

書學

卷六

二

徽之流摹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
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摹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
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鈎填清潤有勁秀氣轉捩毫
鉅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
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政當以此本爲定壬午閏
六月文江濟川洲亭驥寶齋題對紫金浮玉羣山
迎快風銷暑凡日手裝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迺入妙別爲一好紫之便不
工也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僞我太宗

購古今書而使王著精辨備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

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
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
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
李瑋第親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
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
取郝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
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
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也公
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

朱襄陽外紀

書學

卷六

三

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
獨未知徐璠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
思而得之粗分真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
年之後必有激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
札每滌一研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
思陶弘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
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躡間游而不害元祐
三年倦游閣裏陽漫士米元章書

第一

漢章帝 晉元帝 武帝 齊高帝 梁武帝

梁高祖 簡文帝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帝當是孝武梁
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鍾繇

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偽書一手

王虞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 是後六月

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米襄陽外紀

書學

卷六

四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偽

帖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

李斯書末如何 程邈與章帝 蔡琰同上 何

氏二帖歐陽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度德

亮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

下並羊欣末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

嬾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

大小 知足下遠不快知承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呼于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

耳釋文錄 定登釋文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十月

米襄陽外紀

書學

卷六

四

七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

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濕子敬 月半同上 尊夫人偽 適欲遣

書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陳

慕容並無名 薄冷 益郎並賦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近與

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左衛長史張旭

書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許舍上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上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與王述書及

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氏歸於我

家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

亭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

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

晉將軍會稽內史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字逸少官

舍尚書二帖第一帖易于今坊州使君劉涇第二帖

易于禮部員外楊傑唐貞觀御府物至予家貞觀二

小聖復合神物離合真有數邪自丙寅至壬午十七

年間以紙毛三洗跋時崇寧紀元五月十五日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蹟煥然所謂金石刻

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

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餘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

則端逸遠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秦漢石刻

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書白首無親遺墨故斷戶

西晉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

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渾次王戎次陸機

次郗鑒次陸統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

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

回次欽悌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聖建

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大卷前有

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精

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

印自五代相家寶藏待中國塔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情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

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都惜兩

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

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渙之飲于

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未出此帖東木大軸古青藻

花錦作縹破爛無存摹晉帖上反安冠簪樣古玉軸

余尋製擲棗軸池中折玉軸王渙之加糊共裝焉一

座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

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爲一卷上有寶

篆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摹搨遂全暈過後歸王詵

家分爲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實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爲戒李璋云亦購于王氏唐摹右軍帖雙鉤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爲章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真如雲煙變怪多態清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義之玉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帖云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病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已潰尚未足憂病病少有差者愛之焦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克已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

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跡神妙快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帶行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未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緝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大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鹵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正觀半印王獻之曰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

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筆欣以應募而以前此
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
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
和傳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
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
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背之官許
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葬丹徒約王君友壻宗室
時監羅務令輒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
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
去吾拊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

宋史賜外紀

書序

卷六

十

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
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歡曰沈使
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
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
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
子傳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
云見之

王獻之送蔡帖云今送蔡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
有蔡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
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

劍入延平大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
記細題一行口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
云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
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
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跡二
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
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卽還劉爲
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
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
宗書卷辭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爲子敬公權知書者

宋史賜外紀

書序

卷六

二

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
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旣跋定之蘇子瞻於
是跋詩曰家雞野鷲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
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貶
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
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
也

王羲之來戲帖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
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編字注之後人復以雌
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思

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卽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揭書墨卽透數行仍汗淨地深可歎息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人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卽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裱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關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真蹟在張丞相齊賢孫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篆審定印後連張芝王廙草帖是唐人偽作薰紙上添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拆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

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來謝云善錯也一云忽書云忽今送一云鵲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

基友善意其奔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顛絹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中貴高棲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珣書真草是真蹟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真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偶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斷
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
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真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泰題
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
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臣帝業者輔相之力生則保其
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
國章故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
元之際寅亮成功儻言定于社稷先覺合于著蔡永

永襄陽外紀

書序

卷八

七

懷賢相可謂大臣束帛所加樵採必禁荊州之贈相
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
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
紙搨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辨是雙鈎唐人不肯欺人
若無此雙鈎二字則皆以爲真矣在承議郎壽春魏
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真蹟末後
一幅上有雙鈎篆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真蹟
一卷各以一幅真蹟在中搨爲數十軸若末無鈎填
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荆公其第

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塔也有古跋云契濶艱
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
陳开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千
文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過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
今穰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
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
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見於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像

永襄陽外紀

書序

卷八

七

夫子尚典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子入東尊昭陵自
一閉真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二本
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書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
臣叅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
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
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
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
筆處懷家內折筆抹筆皆轉側偏而見鋒斲字內斤
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
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

模諸葛正之流楊賜王公者礪花真玉軸紫錦裝非
在蘇氏舜元房題爲精進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
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
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
易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
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
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
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
本歸余家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
朱襄陽外紀

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
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
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
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益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
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鞏
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誨家摹本
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塘閻景仁收唐
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唐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澈處背縫有吏

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貴峽州別駕帖
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絕熟紙韓退之
以用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內小
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
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變
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
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
尹京云大蒙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
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問筆氣甚有如
余書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朱襄陽外紀

卷六

七

蘇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
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真蹟亦無古印跋

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真
蹟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真字云疎拙抵罪也聖慈含弘
猶佐列藩不遠伊邇是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
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真蹟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
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
李太保帖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
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干
求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
至今裝爲祕翫然如徐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
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
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送劉太冲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叅政名印
王云因與唐垌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垌以將才不偶
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艷發龍蛇生
動觀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

未稟陽外紀

書學

卷六

文

出卽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
歐陽鄴陽帖並同葬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密爲王詵
購去

蘇之才收碧牋文殊一幅曾公妙蹟又有與夫人帖
一幅當是其姪今在王詵家

魯公一軸五帖見石商言在兄處

懷素絹帖第一帖曾中判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尚書
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
戊辰歲安公携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
公大防已下題今歸章惇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處丁
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
賢一幀易與王詵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
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與
王欽臣家雜色緞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
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高少時絹上草書
兩幅張書今歸薛紹彭

未稟陽外紀

書學

卷六

文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於
錢景湛處又王仲至處楮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
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
公未見真蹟

張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薛云往往與來五指包
管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逐語斷處卽
剪作一軸黃油拳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
印跋伯高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唐垌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
是暮年真蹟每辭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玉徐鉉跋

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真蹟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真蹟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真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標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冠軍章賀

朱彙陽外紀

卷六

字

三

援慈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親斯帖因致其真隸有加頃年崔丈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復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嗇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曾見真蹟摹本枕臥積時蚶牙頭風四摹帖一關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真字八九分行字肥弱用筆寬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國初孫妃弟驃

騎孫思皓學歐本朝無人過也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足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次幅故事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等臣跋及知書樓官名氏末後唐賊蔣元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柬之頭陀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軸行書故事皆有開元姚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彩動人行書少時書也

歐陽詢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直清處孫

朱彙陽外紀

卷六

字

三

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腳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肇家今歸王詵家

洪元慎集右軍越州寺碑真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常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携告往質看亦不肯出欲訟幹至越爲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唐人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今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

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改少

傳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緇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尚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書記唐氏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第三余以六朝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于其孫端問余嘗以碧牋臨三帖與真無異呂復攜去裝褙矣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偽好物李錡收唐人歐行書兵策劉冲之丞相家物

未襄陽外紀

書序

卷六

七

劉涇倅吳時得摹帖一卷乃李懷琳偽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云僕不想歛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競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觀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君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偽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又有李氏衛帖云衛楷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實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其能學衛真書咄咄逼

人筆勢洞精字體道媚師可詰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第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鄒超帖亦摹其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後余以画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錡皆正觀間一種偽好物

楊凝式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祕閣校理蘇渢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大仙第二第三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三次易得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今收楷紙上詩云春來冰未泮冬至雪初晴爲報方袍客豐年瑞已成王以画易于趙叔益

未襄陽外紀

書序

卷六

七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真行甚好劉瓊收碧牋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記保合大和印及題顯德歲嘗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画易吾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答曰此猶披沙揀金此語甚妙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盡是面觀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剪前一幅易與杜介一幅在王詵處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乃其

秘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放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
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
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晉光歌張顏晉光亞栖等書
韓馬戴牛又楊傑處得貞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
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余先於唐垌處易得右
軍尚書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
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歎
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印相
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勻若偽
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慍甚懶展閱慍極

未襄陽外紀

書序

卷六

五

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林過與語所
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
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
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亦云六朝書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余學臨帖卽收去遂裝黏
作二十餘帖做名画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
出示余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史友善遂贈之陳以
爲真余借亦不肯出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襄鮮字薛道祖所收命爲襄
鮮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

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白可且何
所語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便又見晉人語氣上
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
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
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熱一
帖歸薛紹彭家

王詵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
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
題月日到真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
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真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黏

未襄陽外紀

書序

卷六

五

於前頭連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
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
有南州刺史告真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蘇耆書画記述與鳳師賞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
云此郡之弊不謂頻至於此諸通滯非復一條獨坐
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
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
差頃日常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
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水相蘇頌家

呂呂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家又王欽臣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雜色縑上草書老筆特妙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策一卷筆細與縑雲石刻相似

蘇台文收張從中墨蹟一卷余未見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愧笑

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鑒帖與真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敘管歸于余家今歸吾友李錡

未襄陽外紀

書傳

卷六

五

一如真蹟程顥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竟不曾取既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六舍帖摹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摹得兩本一以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玘借去未還今其子永裕能保惜在于合肥此江南文房物也

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

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鐘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東之書頭陀碑寺前少兩幅獲于吳郡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才遂以爲定及王說處收錢氏陸臨蘭亭遂皆空山字王仲孜攷攷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余以頭陀碑一幅及智永帖換宗室令穰歐書語箴一幅與薛紹彭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帖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

未襄陽外紀

書傳

卷六

五

可鑒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妣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大夫人告贊爲潤筆薛以書畫還往出處必同每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

無錫唐氏有雙鈞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塘僧了性收一卷楷紙一同唐垌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簿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榻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爲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

聖字印忠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廳房下有
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
書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綠
棗花綾是唐人勾填圈深墨淺大金玉爲器毀之則
再作何代無工字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
真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不爲篇論人人若同此
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
得搨而藏諸何陋之有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邂逅去
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軸晉魏古帖
米襄陽外紀 卷六 書學

數十軸目嘗見之余每入夢想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卽大出書帖索余臨學
因櫃中翻索書画凡余所臨王子敬摹摹帖染古色
麻紙滿目皺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
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
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
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爲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鉤書
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川所刻勾德元圖書記
乃余驗破者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

如沂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爲能取勝
也

米襄陽外紀卷六

米襄陽外紀

書學



畫學

伯時病右手予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齊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采不高余爲暗口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

余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于山水間行

米襄陽外紀

西序

卷七

一

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以煙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遊戲閑殊不入清詭家具眼大略牛馬人物一槩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處高也

凡收画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挂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挂無對者蓋古画大小不齊鋪挂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挂唐筆爲襯乃可挂也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由所爲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大抵画今時眼生者卽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

米襄陽外紀

西序

卷七

二

卽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二等賞鑒家謂其篇好徧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貨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平日于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道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慙惶殺人

古人圖画非無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圖無非侈麗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唐画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處無名人画

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卽馬
嵩馬卽韓幹鶴卽杜荀象卽章得是也

古画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
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豔蜂
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絹素百破必好画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
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
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指亦蘇不可偽作
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指又堅
紉也濕漆者色縷縷間乾裏者煙臭上深下淡

宋東陽外紀

四

三

余少收画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爲不應如是及長官
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
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爲天下
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峰有清趣師董源

荆浩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蘇州丁氏五星圖宗室叔蓋家金星一小幀並真蹟
也沈括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

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同則樹相似范寬
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画相送題勾龍

爽画因重背入水於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字
在合綠色抹石之下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
與浩一同而筆乾不圓於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
少年所作却以常法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
老水際竹突兀大石自此趨動硬信荆之弟子也
女史箴橫弓筆彩生動秀潤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
筆列女圖至刻版作扇皆是三寸餘人物與劉氏女
史箴一同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皆貼金

蔣長源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
也

宋東陽外紀

四

七

四

天帝釋像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宮女
而短而艷顧乃深靚爲天人相武帝作居士服反辱
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劒髮如神也
蘇氏種瓜圖絕画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閭
立本筆立本画皆着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
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恩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
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貢
張修家有一辟支佛下画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
禮乃是摩詰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

相似世俗以蜀中畫驛圖劍門關圖為王維甚眾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為主維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知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家雪圖一同命之維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眾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松石出盛文肅家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一冗筆不作龍蛇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幹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為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為諫議大夫孫宥為特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為無李論李璋自言收李成八幅此特以氣與好事家相尚耳

望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成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幹

張友正家收古柏一株枝枝如龍蛇糾結甚異石亦皴澀不凡題為韋侯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雖富艷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眾好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宗室仲忽收孫可玄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世無可玄筆又收唐出相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許皆如吳

畫
余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為天下之冠既

購得之背于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說之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真偽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為真拆奉上別購補之勅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法然囑吾愛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幹挺可為隆棟枝茂淒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圖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

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腳蓋未見真耳劉涇自以李成真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關同真蹟見二十本范寬見三十本其徒甚多滕昌祐遂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祝夢松雪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徐董源見五本李成真見兩本履見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見三十本黃筌居家寶見百本李重光見二十本僞吳生見三百本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一如

朱襄陽外紀

西序

卷七

七

刀割道子界墨訖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筆再添而成唯恐失真故齊如劃小孟遂只見壁畫不見其真至於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神彩不活又画人面耳邊地闊口鼻眼相近武宗元亦然以吳生画其手多異然本非用意各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爲過海天王二十餘身各各高呈以其手各作一樣一披之猶一羣打令鬼神不覺大笑俗以爲工也

東丹王胡瓌番馬見七八本雖好然非齋室清詵余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峰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身曰蜀人

李昇以易變涇古性劉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叔登今人好僞不好真使人歎息也

李冠卿少卿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花頭下金書臣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又收兩幅樓臺甚古上有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收六幅大龍旁画龍王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云五郡新報兩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画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律猿稱可歎或云西孝嚴殿壁

朱襄陽外紀

西序

卷七

八

画院人如其能只令画獐猿竟爲人所鴆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憐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霽傳寫真有神彩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象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画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画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嶽後殿壁天下奇筆江南劉常花卉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之

上

傳古龍如蜈蚣並羽龍如魚

趙叔家舊有古鰐圖江南画魚蝦相隨山石林木人物如並源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王誦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

未襄陽外紀 西序 卷七 九
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枯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惟惟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印湘見画即摹無不亂真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世竹翎毛荆李國並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牛曹韓馬章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

趙昌王友鐔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崔白侯封馬玄張白方之流皆能汗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挂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蘇子美有畢宏山水題云筆勢凶險是也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位置寺基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色舟製近未襄陽外紀 西序 卷七 十

古所惜不全也

黃筌画不足收易摹徐熙画不可摹

蘇子美藏黃筌鵲鴒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画川筌格稍舊退出却無處可辨

江南周文舉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爲別昉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画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爲真

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画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画西人醜

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寧作成時画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画符及神一卷呪
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意不知
誰何

古画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
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
唐画必以絹辨見文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閩
令画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画皆粗絹徐熙絹或如
布

文彦博以古画背作匣意在實惜然貼絹背着絹損
朱彥陽外紀

愈疾今人屏風俗画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匣
是收壁画製書画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
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成也

王球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怪甚者
恨未見之此可訪為祕閣物

檀香辟濕氣画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
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為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
刻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画常卷必用桐杉佳
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
不然水晶作軸挂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鸞

錦最俗不可背古画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為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
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
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業業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
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者溪出深
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董源峰頭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多真意余家有
紙本曹不興如意輪圖邵必家有六朝画西山十二
真君題為閭立本

朱彥陽外紀

畫學

卷七

三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瑋画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
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
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
愷之画維摩猶白首周木德冕皆尚青仲尼曰吾殷
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
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
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
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凡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
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為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

妙工也

熙星牡丹圖葉幾餘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衆枝亂葉之背石竅同潤上有一貓兒余惡画猫數欲剪去又將長源以二十千置黃筌画狸猫頭勃荷甚工

薛郎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鵲鳩謂之金盆鵲鳩豈是名画可笑又收吳王斫繪圖江南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背擦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衽

唐人軟裏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爲美余初感之當俟君子留意者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

衣裏陽外紀

西序

卷七

七

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篋所以裏帽則必用篋子約髮客至卽言容梳裏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幙頭巾巾中篋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下掠子篋約髮訖乃收入恐尊者今免帽見之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冒庶人頭巾其後衆人始以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爲不敬衣用裏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

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重禮不知巾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殿母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爲漣水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着良足美也又唐初画舉人必鹿皮冠縫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罽未軟裏曰襦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衣裏陽外紀

西序

卷七

七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画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画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画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画也問所自答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圖得之其他画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画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寶尋兩本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卽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獅子故曰陸探微曾見其露陸探微有張目獅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

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画不爲貴以五銀價置一百軸終画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是佛画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嘉祐中三人收画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後余閱三家画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略標位高略似江南画卽題曰徐熙蜀画星神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其孫携韓滉散牧圖至乃雙幅上驢二十餘枚不及崔白輩絹素染深黃絲文總緊索價未幾陽外絕

四百貫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疑家寶其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大四寸許文麗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人共笑其偽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羣驕子厮咬是何氣象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熏損本色

余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綠葉虫透背二葉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真筆也

沈括收畢宏画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縱作柱天高半峰滿八分一幅至向下作斜鑿開曲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積石數塊一童抱琴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臥奇石奇古及居澗間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寐間也

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遊山陰南唐顧閔中遂画爲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肯傳借余嘗與伯時說伯時率然弄筆隨所說想像作之瀟灑有山陰放浪之思

蘇子瞻收吳道子画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王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画竹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圓潤折算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李伯時家天王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率皆此類也宗室大年處天蓬亦真吳筆周仁熟家大悲亦真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真者唐人以吳集大成而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余自首止見四軸真筆也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

巨然少年時多作繁頭老來平淡趣高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画則僧在王位劉画則道士在王位以此爲別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画記所述小身維摩之數唐錢牙軸紫錦裝標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爲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瑞靜舉世所觀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名画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逵始大備也

米襄陽外紀

西亭

卷七

七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画其真容漢画老子於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效其主李重光耳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画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

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璽唐室皆用內合同爲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傲之封兩曰制姓名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川國印

余家收唐人麻紙画揚子雲臂下懸一兒觥細轉條索蔣永叔收古銅兕觥其形勢骨體凹凸全備轉旋條索一如余家画遂以帖易去以證謂之子雲觥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逸格造大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圓學

米襄陽外紀

西亭

卷七

六

者莫及然自有懷古圓勁之氣画龍有神彩不俗也楊拙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爲孫知微逸格所破

鍾離公序收燕公画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之画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君玉收王維画堯民鼓腹圖

蔣永仲收韋侯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麟文一一如真筆細圓潤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圖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通邊背画經梅便雨邊脫磨画蘇落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面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於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挂森森如坐竹下道士牛戲筆墨麓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連清藍氏收晉圖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圖勢別作一小圖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位多異於常圖也

朱彥陽外紀

西華

卷七

元

維陽張狀元師德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倅茂宗處見唐畫嵇康廣陵散松石遶岸奇古所書故事空民字世未見同品畫真佳作也黃筌六幅着色山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周文矩士女徐熙鱖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餘畫皆張狀元及景儉字印李成淡墨如蒙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錢世京家有謝靈運盤足坐象亦奇古

李師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着色畫二軸三幅山水

所坊小人物精細兩幅西林石岸茅亭溪水散道士閒適人物差大反不工小者石岸天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峰巒秀拔山頂蒙茸作遠林巖巒洞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無筆踪其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間未見如此之細且工雖太密茂林中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倫今固無有與余得於丁氏者無以異

穎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穎守者本置在齋龕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

朱彥陽外紀

西華

卷七

元

坡岸皺如蘆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余得隋西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願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謄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余與顧食善託尋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國工模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唐太宗步辇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脚差是問今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是大小不勻
真褚遂良書在范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家西昇經
不同雖有裴度柳公權跋非閻令畫褚筆唐人自不
鑒爾

王維畫小朝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
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興楊氏本
上摹得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二馬一斂草一嘶王詵家二馬
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澈家三匹王元規家一
匹宗室令穰家五匹劉渢家三匹皆筆法相似並唐

宋畫外錄

西學

卷七

七

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仲修家黑牛令穰家
黑牛皆命爲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爲戴不
可勝數

張退傳丞相孫德淑收仁宗畫黑猿上有小御寶旁
一印胡蘆王素字畫奇甚

潤州節推莊鼎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人物與
蘇氏一同

王球收西域圖謂之間令畫褚遂良書與馮京家同
假名耳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

物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北史人物衣冠乘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題云曹將
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毛之
倫非雅翫故不錄惟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
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裂四
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趣不
俗

宋畫外錄

西學

卷七

七

楊崇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人物
亦佳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
又陸探微神面黃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

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明間有二吳
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

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毀寺處移來於此寺其
殿中置明皇銅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
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
末晉王總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鳩集置寺題跋具

存李衛公祠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
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所
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

榮咨道收雪微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所画
合掌像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固是唐物維則未
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直龍圖閣劉明復皆
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
細甚秀

嗣侯王宗漢作蘆雁有佳思

宋景陽外紀

四

卷七

匡

宗室令穰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渚水
鳥有江湖意

章友直善画龜地以篆筆画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画
恭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真慧画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有江
南氣象寫一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画一鶴王
安上見以謂薛稷筆取去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
画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劉巨濟收唐人画脫殼筍如生

錢藻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
首斷句云近谿幽濕處全藉墨煙濃又有璪答詩在
大夫孫載家高公繪亦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苗山水
一軸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画唐使下
御史姓韋作記頂幅中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蘇汶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晉公所
收甜榴滕中孚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石楊休有吾
家唐画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

宋景陽外紀

四

卷七

匡

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熙牡丹海棠
兩幅

余家收古画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幅以
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費用及他犀玉瑠璃寶玩亡

慮十軸名画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見即可辨
馮永功家有日本着色山水南唐亦命爲李思訓作

范大珪有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画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則自

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画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
麗可愛

蘇洵收古茴香一枝題爲閨令画

王晉卿收江南画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
經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佞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
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
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蓋如真上一鸚鵡活動晉卿
借去不歸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画

王士元作漁邨蒲嶼雪景類江南画

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象神骨俱全云是顧宏中

筆

畫

卷七

畫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折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一日
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真唐張彥遠名画記云類道
子又云雲峰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橫參於造化孫
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米襄陽外紀卷八



譽美

東坡與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
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臥聽未半屢然而起恨二
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遇古人不論今世
也天下豈盡如我輩賸賸邪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
勞我說也若欲與公談則誠不能當更後數日耶
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
未襄陽外紀 卷八 一

之可到也

王荆公於人才少所許可獨愛元章詩摘其句書之
便面

黃寔師自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治清淮樓見米衣簞
鼻自滌研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二餅亟遣
人道之是趣其滌研未畢也我生平有此事頗自慰
云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

未常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
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元
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
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宛陵周紫芝云米爲臨江太守聞有怪石在河橋莫
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置州治石
至而驚遽命設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
矣聞者以爲言坐是罷去紫芝游臨江而石猶在詢
之邦人信然乃作詩曰漫郎與世苦不偶傲儻如公
世安有平生學書筆似錐晚年得州大如斗淮西道

米襄陽外紀

卷八

二

院長江邊天公付與公高眠使君閉閣作奇字門前
白浪春風顛人言異石天所出三十六峰如洞天亟
呼我兄更再拜俗眼相看頗驚怪喚錢作兄真可憐
拜石作兄無乃賢望塵輕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
調愚智相懸乃如此何啻人間三萬里是非自古無
公論彼此相笑何時已巉巖對客初不言堯桀紛紛
徒自爾

陳雲嶠柏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積金七屋不數
年散盡常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
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

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基地下有知音蓋言世上無
知音也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詩云米公遺像刻堅珉
猶在荒煙野水濱絕歎薜苔迷滲滴細看丰骨尚嶙
峋山中僊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最新地僻無人打
碑賣每懷英爽一傷神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以賂求爲
襄陽令得之號王襄陽

張伯雨題元章硯山圖云南宮米老書無敵同盟亦
有薛河東硯山自昔懷清賞石友令人拜下風華蓋

米襄陽外紀

卷八

三

天壇承露潔月岩空洞與天通絕憐古學龜城叟一
題詩取次工又題拜石圖云一代清狂海岳老世
間簪綬更須論却憐神放樵夫拜不到奇章宰相門
米南宮研山有峰洞凡八處龔翠巖臨畫之題詩曰
玉樞承寶蓋清氣開天門雨露在其下何妨草木蕃
右華 空巖挂滿月萬古光不磨直須端正看始得
見山河 右月 有荷如削玉可表君子林籀龍倘傾
日未容不虛心 右玉 萬丈極空澄一泓費收歛若
作有物看定自覺幽險 右龍 衆頭看突兀尺度極
高峻翠色常照人定知根地潤 右翠 雲雨受呼吸

猥獠斷板綠豈無逃形者去來小有天石上 哆如

木瓢唇弁如土囊口虎豹無定居風雷有時吼石下

方壇眇天界欲上疑無路白鶴不歸來高秋敞風

露石方

馮多福研山園記曰米南宮以研山於蘇學士家易

耳露寺地以爲宅好事者多傳道之余思欲一至其

處且觀所謂海嶽庵者米氏已不復存總領岳公得

之爲崇臺別墅公好古博雅晉宋而下法書名蹟寶

珍所藏而於南宮翰墨尤切愛玩悉摘南宮詩中語

名其勝槩之處前直門衙堂曰宜芝便坐曰抱雲以

米襄陽外紀

卷八

四

爲賓至稅駕之地右登重岡亭曰陟巖祠像南宮榜

曰英光西曰小萬有夏出塵表東曰彤霞谷亭曰春

清冠山爲堂逸思杳然大書其扁曰鵬雲萬里之樓

盡摹所藏真蹟憑高賦咏樓曰吟清堂曰二妙亭以

植叢桂曰酒碧又以會衆芳曰靜香得南宮之故石

一品迂步山房室曰映嵐灑墨臨流池曰滌硯盡得

登覽之勝總名其園曰研山酒酣意適撫今懷古卽

物寓景山川艸木皆入題咏公文彩振耀一世篇章

脫手爭傳施之有政談笑辨治當調度捨攘羽檄旁

午應酬剖決動中機會又以其餘才餘智興舊起廢

自我作新人皆汲汲已獨裕如茲園之成足以觀政

非徒侈宴游周覽之適也夫舉世所寶不必私爲已

有寓意於物固以適意爲悅此地自晉唐而宋皆名

流所居南宮營之以海岳名庵後百餘年公始大復

其舊岳惟公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公乎予何幸寓

目其間公俾記其顛末不敢以固陋辭於是乎書

米元章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

有露筋烈女碑一通辭亦清古其贊每句二韵亦新

奇

倪雲林遇王季野示以米元章詩卷因次韻喟然點

米襄陽外紀

卷八

五

也宜吾與不利虞兮奈若何鴻雁不來風嫋嫋庭前

樹子落杪權又題拜石圖云元章愛硯復愛石探瑰

括奇久爲癖石兄足拜自寫圖乃知顛名不虛得又

題云米顛嗜古命宜輕玄寶厓珍禍患并盟沐閱書

私太尉可憐諂佞小人情

孫元京陶寶晉集云宋士飄然有楚狂書名痼疾盡

膏肓太湖靈壁應無價遮莫相隨共一航又云自許

蘇黃二子間千秋冠服一朝還南宮郎吏多才思縹

渺形庭故園山

何景明題米元章拜石圖云節比巖巖志比堅冠裳

下拜也堪憐此意世人誰解識至今空羨米家顛

米襄陽外紀卷八

米襄陽外紀

卷八

六

米襄陽外紀卷九

禾郤范明泰編次

鹽城陳之仲叅補

書評

米老書似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驅馳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奔逸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僅僅有法度如端人正士又曰山谷不甚理會得字

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故所論皆虛米老卻理會得故所論皆實也

楊廷秀跋米元章登峴二大字帖云某學書最晚雖偏叅諸方然袖一瓣香五十年來未嘗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薛紹彭稱米博士書有二王意氣

東坡云海嶽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挾一川其筆意此帖元章所摹王獻之帖臨池用功如此至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

矣

米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范成大跋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植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實晉蓋進乎此者也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帝之體峭以健馬牛其

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三

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褐不免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米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五指撮之勢翩翩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北海間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洪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

學聊自悟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沉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龔聖與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劍斫陣以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元章書超絕中自有妍美不專以險絕爲工沈慶之貌如婦人好女每臨陣必着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丰姿掩抑不露此英雄之能事也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舊藏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子才乃與東坡同所

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三

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爲彼文壓倒則此老必叫屈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畫絕妙藏之甚久爲德生豪奪去甚惜之金一之應桂所有之字大於此然宛不及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河碑超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黻余殊謂不然及見郭忠恕敘字源後乃知當代二公極爲別書者也

米淮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

捐放殊不靡填非古也昔捐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廓填乃造微耳黃伯思跋

章吉老傳虛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真世間之二妙濡郡之一奇也而志乘不錄碑植于城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吉老之墓在焉由大觀距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炙漸覺斑駁懼其彌久而磨滅也因刻之以附於寶晉齋帖末咸淳己巳正月望日廬山曹之格書

瓜洲開三大字神彩飛動妙絕古今

倪正父云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東坡多臥

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四

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

番陽姜堯章曰翟伯壽嘗問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匱蘊川媚則茂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祖見之米南宮書如游龍躍淵駿馬得御天然拔秀不可攀也吳興趙孟頫跋

唐人臨摹古蹟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玉峰陸友題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歎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斤墩爲合作也

閻別稍久眷輿時長帖末云遇信勿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

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五

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黃伯思跋米元章書落筆就有風味字字姿媚神韻有餘所以翰墨妙天下余曩過丹丘柯敬仲處出示米氏天馬賦一卷形體皆似殊乏神氣乃覺字大卷高工拙相半終不及此卷之精絕也至正庚寅同曹雲西李伯川趙順甫夜宿雨花軒有一大星如月光射萬丈聲震如雷移入北斗以此爲異併記于後大癡學人董子久跋

海岳書得古人法初學顏魯公後入楊虛白虛白自

云浮老百年今過半校它遠瑗十年遲此卷書藝超軼絕塵海岳相望如百年若親見古人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所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蘇子瞻嘗宗之此亦不傳之妙耶許觀跋

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紹彭最佳而世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澀張卽之之惡謬極矣伯生虞集題

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徐會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六

稽之濁在跋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跋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子矣趙孟堅跋張伯雨云米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歎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木完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媿乎

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

爲真跡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于藏蓄而米長于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外有藏蓄之風所見米書似此絕少評書者當自知之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並美自義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真贋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僞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陸先生檢諸故篋重加表飾物之顯晦固自有數哉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蓋爲節度李光顏作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七

者而今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稱米書爲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詆蘇爲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飽菴蘇學而藏米帖謹以是質之李東陽題

解大紳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義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其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子昂一人耳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技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玄幾題字雲煙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跡也余以孔子廟碑易於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八

昔人謂晉唐真跡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跡舊藏其家卽書史所載送黎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進御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自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誤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不忍便拆耶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爲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爲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于此紙墨刻榻誠出一手茂

苑文徵明跋

右四帖爲一卷其首爲米海嶽次二卷無名最後則名而不姓皆元人書觀余之寡陋不能一一審別然遺文舊事賴此以傳不但充翫好而已海嶽書于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于宋一代此爲慧日峰錄一庵記惜其起語處損缺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着眼也陸深跋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三四云天
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遍最
後又繞書其旁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卽
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九

海嶽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
定

南宮與眉山豫章蒲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
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狷
允明固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耳而亦不易以
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
翫未終第覽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凡
人口不幾于誤人耶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異時締
觀着力或得哇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祝允明
題

海嶽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遠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仲元自言不襲古人生平亦未嘗錄一篇投豪貴遇知已則不辭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執弟子禮其好文重道如此時論章伯益如宮女插花嬾嬌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海嶽耳或云海嶽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作法于讓也此帖詞翰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宜寶藏之永樂甲辰中秋前五日沒儀張百識

米家陽外紀

書評

卷九

十

章墨蹟亦爲取去未幾王病子坐誅傳首江浙都憲徐公源題其臨卷云赫赫威聲振地雷江南珍貝滿車回米家書畫真無價直與王病購首來

宣德九年佐錄囚至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煙恣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鉤者不能得其妙精石刻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其末有右曹氏家藏真跡識以大圖書王佐題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畫刻天馬賦筆勢雄強超逸真有千金躑躅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囁膝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

褚摹袞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既稱勾填清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事未有雙鉤廓填而意易者蓋唐人于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寶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設定爲諸葛正等於賜本雙鉤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笑噴筍滿

米家陽外紀

書評

卷九

十一

案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右米南宮真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于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爲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

古而所藏時爲人持去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
顛復生勿受彼凌奪也

蘇黃米蔡以能書之名並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
章不甚推東坡獨山谷稱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
學書則云遠法王右軍父子近師顏楊子瞻

余于文氏停雲館四卷中多宋名人書獨喜坡公秀
媚圓古又能于形勢外取態燁燁光射人也惟米顛
九帖結體小異有天真爛熳之趣溢于波磔間第云
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
評米書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相當人苦不
知自己面目耳

米襄陽外紀

書評

卷九

三

眉山兄弟二帖故當雁行智永諸人而米襄陽鄧文
肅班彦功饒介之尤書家秀穎翩翩可喜余爲聚此
斷簡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公上人一帖黃
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氏又得米海岳古
詩於長洲張鳳翼氏後先用善價購之不敢效米顛
據船狡獪也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亦秀穎可愛但結法既不
古又乏變態耳黃涪翁贈之詩虎兒筆力能扛鼎教

字元暉繼阿章取羲之獻之故事書家不媿箕裘者
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瑯邪王
世貞跋

米襄陽外紀卷九

米襄陽外紀

書評

三

米襄陽外紀卷十

禾郡范明泰編次

鹽城陳之伸參補

畫評

襄陽漫士米公筆法一代其餘波爲画亦復造微入妙自謂非古今画家者流識者亦不以爲過子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輩安得匹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至于林麓近而雄深岡巒遠而挺拔木露幹而想高茂水見涯而知渺瀾皆發於筆墨之外此常人之所難而米氏之所易也關子東云

未襄陽外紀

西評

卷十

一

元章字札流傳四方獨於丹青誠爲罕見余止在利倅李驥元俊家見二画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画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画松未見此製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希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潁昌西湖之上也以爲繁則近簡以爲簡則不疎太高太奇定暗代之奇作乃知好名之士其欲自立于世者如此大觀乃元俊之族父後歸元俊

張彥遠云北宋之大小米元之高倪雲山竹石足以當妙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画自娛人家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画矣張靜居題米南宮画云古之画法不復見六朝人物留遺譜後來山水出新意二李三王差可觀洪谷之後有關荆營丘渾雄獨造古華原處士志奇崛餘子紛紛何足數郭熙平遠疑有神北苑爛熳皆天真画院宣和衆史集俗筆姿媚非吾倫豈知南宮迥不羣一掃千古丹青塵神閒筆簡意自足窈窕青山行白雲黃侯黃侯安得此元氣淋漓猶滿紙晴曉拂拭對高秋恍惚神游華山裏生平画癖奈此何爲子試作雲山歌珍藏什襲子須記世間名画今無多

未襄陽外紀

西評

卷十

二

處昔米芾嘗謁徽廟于宣和殿懷其子友仁所画楚山清曉圖以獻今觀元章墨帖謂吳江宰同僚語陳叔達善作煙巒雲巖吾子友仁亦能奪其善嗣因知元章沉痾于癡兒癖矣至正十五年申屠駟題夏奉亨題煙巒晚景圖云不見廬山五老峰九江秀色繞雲松微茫欲識圖中意疊巘層巒翠萬重唐琪

題云襄陽米友仁作画但画意須更筆研淋漓走元氣

米南宮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画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紙

雲山煙樹總模糊此是南宮鵲突圖自笑頂門無慧眼臨牕墨跡澹如無右米老此圖初藏于荅川李振叔後入嚴尚書府今官保開公得之蓋嚴與李同郡而官保爲尚書外孫流傳有自而收蓄得所此老亦無所恨矣弘治癸亥長洲吳寬書

王文忠公

海岳圖云國朝李集賢其人品視宋米南宮蓋無愧此卷海岳菴圖則南宮之子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遵道所臨者也南宮之有元暉集賢之有遵道又何絕相類耶欲知其兩家父子之藝能此卷亦可見矣

米老自画東山朝陽岩海岳菴圖率意而寫極有天趣誠佳物也至癸卯正月二十九日文璧與士文觀于張松谷家松谷乃士文泰山故予以是得一見張彥遠顧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應醇郭若虛則李成范寬關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則董源巨然

之功臣也道子小損於元章二李微疵于若虛雖各尊所知不無意味

人物自顧陸展鄭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郭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爲勝沈啓南近元爲尤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画家逸品

画家中目無前輩高自標樹無如米淮陽此君雖有氣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耳然不免推尊顧陸恐是好名未必真合友仁不失虎頭吳仲圭差有工米襄陽外紀

力

鍾隱天台人画鷲鳥荆棘尤妙李後主煜所作画亦題曰鍾隱蓋托之中山隱者以自寓也米元章不知有鍾隱凡画鷲鳥荆棘皆以屬之後主耳琅邪王世貞

古画多直幅至有画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于米氏父子殆非古制元暉山水上積染出惜愷雲蓋借絹地以成其形也

此圖爲宋宣和院画無疑卷首題云江山萬里圖鎌尾題云米元暉筆皆眯目而道玄黃者也米氏父子

同一筆法皆崇簡易此圖樓臺城郭浮屠水石絢
唐法其云江山萬里非也濱江安得有九都乎此蓋
九都圖張平子之西都東都南都左太冲之蜀都吳
都魏都及徐幹之齊都劉邵之趙都庾闡之揚都也
唐人以九都賦爲一卷意必有圖以配之此或粉本
之遺邪中丞南克韓公石溪藏此圖以示慎故輒述
所見以印可於大方之家云成都楊慎

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
如王維李思訓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
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而已

米襄陽外紀

畫評

卷一

五

曹昭仲明曰看画如看美人其丰神骨相有肌體之
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殊非賞鑒
之法也米元章所謂好事家者家多費力貪名好勝
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所謂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
錄或自能画或深画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
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燈下不可看画醉餘酒邊
亦不可看画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友人姚叔祥出視唐文德
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
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画奉命所作其跋

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
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
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并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
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
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年三十六葬昭陵九峻山咸
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
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流傳宋朝又入祕府
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疑有舄有屐有
屨有鞋有鞵有屨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于記
籍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掄長袂躡利屨此婦

米襄陽外紀

畫評

卷一

六

人屨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屨此婦人屨也戴良
嫁女布木屐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
采爲系襄陽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
能着屐行水上此婦人屨也江泌斫屨爲業則屨亦
屨類西施響屧臨川王宏潘妃寶屨直千萬此婦人
屨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織成靴北齊
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
其鞵而去此婦人鞵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
纈影纓長受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
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

碧玉階彤雲有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寧
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
西王母降于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
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細墮舄狼藉于道此婦人舄
也大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履曰屣草履曰屨小
兒履曰鞞履中薦曰屨花生鞞曰鞋韡始於趙武靈
王屣始于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履儀或
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者
黃纁青紉素履葛履已見于周官太子妃絳地絛履
已見于東宮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已見於趙飛燕傳
陽外紀 西評 卷十 北

龍虎組緹履已見于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
素足以周旋已見于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
邪已見于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跌瞞春錦又
見于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據文
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
梁長景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耶淮
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銅尺裁量減四分
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
行屨漢雜事祕辛周視瑩足底平指欽約縑追祿收
束微如禁中漢桓帝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

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十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
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脩
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同男子頭方晉太康
後婦人皆方頭賈子則謂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繪
者又有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梁則又有分稍履南宋
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
画跋耶余憶於唐宮論元微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
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
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某獲觀謹題但孔
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
未襄陽外紀 西評 卷十 八

爲元章所圖又爲叔祥所得十襲裹之不敢褻視卽
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
楊妃錦襪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陳繼儒
跋

米襄陽外紀卷十



米襄陽外紀卷十一

禾都范明泰

鹽城陳之仲

雜紀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芾之父左武衛將軍中散大夫會稽公母贈丹陽縣太君閻氏皆葬于此太平文藻是米元章印文也吳彥明家藏米帖上有此印

李玄著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明題字云此研色青紫而潤下崑石也先公得於山谷丈室中磨李廷珪

米襄陽外紀

雜紀

卷十一

墨試諸葛氏筆乃知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以竹聿行漆如

法更制

米元章禮部所作帖題跋一卷真蹟藏西洛王晉玉宋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米芾書評一卷元祐六年撰集唐初至熙寧間能書者品第優劣

元章出守無爲州刻池二字及寶藏二字經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無爲州

無爲州有太守泉舊景福寺地宋米芾詠詩云甘泉

如惠山者是也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芾灑落不羣冠服多用古制張大寧嘉父贊其像曰

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

海岳菴在山之西麓亦米芾建後燬乃移建于城東

利涉門內

米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海岳四字

在海岳菴

京口耆英傳云襄陽米芾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爲之

米襄陽外紀

雜紀

卷十一

記

米老有辨印書

蔡氏叢談云芾以所珍研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

結菴其中自號海岳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

遊行三山賦詠略過如片露悼古詩臨金山賦焦山

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自寫其真刻石甘露其子

友仁爲贊今石在趙郎中滄江別墅

元章著詩百卷號山林集宣巳子聖度錄大宋五音

正韻雜說又數十卷紫陽宮下石壁上有大書第一

山三字

米南宮有寶晉山林拾遺

米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爲冊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聞是韓偓冑家故物中間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闕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者五十六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樣

元章所收智永研心如白乃天章寺僧所獻張雨云元章獲王右軍紫金石研唐莊宗垂雲研山皆歷代瑰寶

米南宮有自画宅圖又有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米襄陽外紀

帖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帝印其後並不見用之

二老堂詩話云予家先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傳是皇象書其二段之陰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爲人磨礪幾盡

米公自寫真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云先子昔于寫晉唐間忠

臣義士像數十本張于齋壁一時好古博雅移摹流傳甚多至今尚有藏之者此卷自寫真也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滿散有衆扇西風之興一本唐裝據案執論十七帖者上有篆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元章自書裴几延毛子明憲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

元章刻褫帖于淮山樓并友知友仁題于後留守吳琬刻世稱三米蘭亭東安縣治有米芾墨池米曾爲鄧守

元章嘗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米襄陽外紀

爲晝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又著湖說以證盧肇皮日休復緣飾釋氏做佛之說論將上之御府藏之名山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曰透

米老親書楷書法画并青山白雲疑作楷書画法

崇寧間米元章取小石爲研山甚奇峙峴山石多青潤而產黃山者色多土脉少可鐫治者

將山內舊有定林菴王荆公常讀書于此米芾榜曰昭文齋

元章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元章獨賦

無聲之詩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于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

土惟清製墨面云淨名齋幕云姑蘇山人王惟清襄陽米元章家所造

米氏研山歸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覺民家

玉麟堂帖陳繹曾云汴人吳琚居父墓刻禮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蓋琚日臨古帖字類米芾故也董玄宰云琚號雲壑

米元章書画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搨臨竟併以臨書真書還其家今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二

五

得人古書画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咲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画也

甘露寺多景樓不知所始與所以名寺興于唐繇李簡公以後登北固題詠者皆不及多景則樓當建于本朝無疑獨不知其歲月初爲樓者誰也今樓中石刻有米元章詩且云禪師有建樓意故書禪師不載何名當元章時尚未樓而東坡先生熙寧甲寅歲自

杭過潤與孫巨源王正仲會于此默江天斜照傳于樂府不知與元章賦詩時歲月相去幾何豈有之而中廢耶或云熙寧中主僧應夫爲之皆不可知也

穹窿山在蘇州舊傳赤松子食桂實石脂于此有福臻院米芾嘗大書詩于兩壁字畫奇逸山下有海雲菴菴有二茶樹其二株皆連理蓋二百餘年矣

元章在連水時客鬻戴嵩牛圖米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不得客謂原本牛日中有牧童此則無也

棲霞寺在攝山齊明僧紹故宅石佛額有玻璃珠後墜地因置閣盛之大觀中爲權要取去米芾嘗以詩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二

六

紀其事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画并物造香楠木棺飲食坐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如輩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來擲拂合掌而逝

南宮有洗手帖

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卽書至盡乃已

元祐末米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餽餉

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咲就坐每酒一行卽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張伯雨云米元章工諸體書約寫麻牋十萬布在人間

北夢瑣言載遂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愛之談不容口嘗謂王讚曰侍郎曾見陽朔山水乎王咲曰讚未嘗打人唇綻齒折那得見之蓋非貶不去也倦游錄亦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茂鬱石如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

七

黛滌陽朔縣猶奇四面峰巒駢立近見錢塘人家有米元章畫楊朔山圖真是合作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咲曰公可無疑此贗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咲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癡子耶

元豐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悉投窺善

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窺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爲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元符末蔡魯公自翰林謫香火祠因東下無所歸止擬將卜儀真以居焉徘徊久之因艤舟于亭下米元章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字舉世無兩然某私意不過賴燈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

八

曰願與公觀公因命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公大筆來印睹一筭從簾下出筭有筆六七枝多大如椽臂三人已愕然相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顧謂客子欲何字耶惡客卽拱而答某願作龜山字爾公乃大咲因一揮而成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共取視方回獨先以兩手作執如欲張圖狀忽長揖卷之而急趨出矣於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講解廼刻石于龜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曰山陰賀鑄刻石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

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沉秀善以來生爲寺
伽藍承讓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
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于寺之左廂

鐵剛山叢談云徽廟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画自崇
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画繼以米元章輩至末年
尚方所藏率舉于計實熙朝盛事也余以宣和歲癸
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
百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
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不可勝計獨兩晉人則有數
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絕蓋亦多焉又御府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一

九

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
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
完節圖第三其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
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氏晉人烈女謂綠珠
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
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
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
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嚴博陵
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
宋史載賀方回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是

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謫知名二人每相遇暝
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不能屈談者傳以爲口實
錢氏私誌載元章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
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石曼卿佛牌第一米
曰恁地時龜山却做第二

米南宮有生平真賞印

宗室士疎少好學喜爲文多技藝嘗画韓退之皇甫
持正訪李長吉事爲高軒過圖極瀟灑一時名士皆
爲賦之又嘗學書于米元章予嘗見所藏元章一帖
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鍾離景伯可以爲戒而魯直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一

十

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
蘇翰林玄論也乃知二公論書素不相可如此

東坡敕月圖并贊畢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真蹟有楊少師宋適滄浪甫田
元章無垢及長睿諸公皆有跋澹游老人王方慶乃
黃華老人庭筠子明昌乃金章宗年號也

高彥敬所藏趙昌折枝花四段作一卷躑躅雞冠木
瓜海棠初不甚佳却有老米詩及蔡元度章子厚林
摠林希劉原父王晉卿徐兢諸人題跋官印凡十數
後有周文忠益公必大及蕭然鄒燧等題名

南明山在縣南七里上有高陽洞崖石刻宣宗二字乃為洪隸書洞中又刻南明山三字則米芾書也山頂舊有爽氣亭千里亭登之一覽盡得遠近之勝丁晞顏画孝經晞顏字令子書画皆精全似李伯時後有米元章跋又李伯時有孝經圖自題云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根本百行世訓所重謂公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為有補元豐八年因撫其一二隨筆之

米老有晉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真蹟遂以名齋且刻石又唐墓千文又蘭亭乃李山房故物有米老印乃南唐椒閣錦標首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

後有米老跋皆真蹟也

山陰道士鶴目龜趺多秀氣右軍將軍瀟散精神一片雲東山太傅落落龍驤兼虎步潦倒支公窮骨零丁少道風右仲殊伯時為元章作山陰道士圖神情過往令人顧接不暇今歸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師正同觀

唐劉良驥告及江南周宗卿詔用書詔之印咸通中吳通微書恭贊告書體甚佳米老跋

王方慶於毗陵得伯時画十志即元暉跋後者其所

書人姓氏錄後

一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二高郵秦觀書

三樂圖居士朱長文書 四吳郡周沔書

五靜常居士曹輔書 六縉雲胡份書

七襄陽漫士米芾書 八碧虛子陳景元書

九太平閒人仲殊書 十參寥子道潛書

然與林彥祥所臨本人物甚大多不同前有奉華大小印乃曾收拾劉孺子位者後有一印云閑關頌酒之裔此雖用劉伯倫事然于婦人恐不類耳又有瑞文圖書

米老陽公紀 雜記 卷十一 上

淮海周輝云曾祖仁熟視王荊公為中表既請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寘于杭州西湖上文并書稱二絕紹興初某甲氏尹於是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曰流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始謝焉今在南山滿覺院客打碑而賣者無虛日又曾祖唾研事吳虎臣漫錄誤書為東坡

廬山開先寺石峽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許米芾書也

宋夷門王淮秀巖記云予爲宰因勸農至此地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爲斯巖重且名是巖者出于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有米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墨書乃摹而鑱諸石以爲之名庶藉名書得顯名於天下

東坡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寄詩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開心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紹興間復古殿御墨乃墨工戴彥衡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云米友仁侍郎所画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一

七

米字宕逸可愛近多倣之蓋米法貫休也有石刻彌勒贊可證林中以貫休字學米非是以貫休五代人耳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菴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戲之者每各添兩字云神護李衛公塔颯天留米老娘晷晷蓋元章母曾爲宮中乳母而得薦故云

米老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螻蟻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三四傳乃入趙王府思爲內府所收祕之二十年無知者泰和末都城嚴貫道祈云元章降筆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蹟超軼輝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先生於生平得意書定知爲何人所祕願以見告卽批云當就越邸求之龐都運才卿王妃之弟貫道以爲言才卿說於妃果獲一見王薨于汴門禁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公游往往見焉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謂是書生氣習以此事觀非寓言也

米帖內家書付寅孫者卽友仁小字蓋生于寅年故米是外紀

雜記

卷一

七

山谷有虎兒之稱成化間有謝生得一石硯刻海嶽菴三字乃米氏故物

墨莊漫錄稱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推獨步平生所書徧於天下石刻如青州南洋石橋記鄒縣涼觀記無爲軍二記連水軍數碑皆遠近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亦鮮及蔡天啓爲公誌云舉止頡頏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眉宇軒然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知爲元章也此乃寶錄云

元章回人親舊書有密于憲隙窺其寫至帝再拜卽

放筆于案整襟端下兩拜

朱承爵子僊記云米海嶽遺事廿七條元統間吳郡陸友所編傳世罕見刻本余家舊藏一冊後題洪武丁巳四月老澹維揚朱誼書于宋克華園之北樓對碧梧漫成幽賞時年五十有九字如黍粒其行草結構大類二王書法真書墨之良寶也正德庚辰秋七月重錄時有絳守居園池記其句讀音釋亦老澹手澤云

進道說張安道年德俱高士大夫多往拜之公初不令止有孫延嗣爲鄰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一

五

公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侄然前輩受拜禮各不同呂源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至荆公溫公始答拜至其人通寒溫敘父兄交契畢拜然後始不答拜如此則愛與禮半矣吾鄉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禮不同如此然以余觀之荆公溫公最得中制云

筆塵云李伯時米元章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流品故在秦黃張晁之列故其書畫益重雖東坡亦重之而

二子亦心折于東坡今世傳一帖云芾老矣先生何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画巖廊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於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画予人不復留夫時方禁蘇黃黨人而元章輒自標出乃公麟何爲哉則亦俗画師而已矣以道真快士也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一

六

棲霞誌云芾詩手摩一丈石讀盡上元碑

米元暉親書刻小端研以遺建安守喻安中其銘曰惟端有溪孕石惟夥茲乃下巖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乙未

寶晉齋帖乃元章所摹曹之格刻蓋星鳳之子也

李伯時山陰圖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像並題小字米老書縫有唐思閣小璽并米印上題南舒李伯時爲襄陽米元章作下用周公麟小印甚奇尾用小璽紹興小璽跋尾

子瞻云吾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偽相

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挈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罅落潮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於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口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黻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一

七

劉子福以五百緡置錢氏画五百軸初未嘗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画草堂圖一卷已數百年物矣以後李伯時曾臨一本仍自書卷中謂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米元章書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參寥子輩繼之餘亦一時間人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費同音爲不祥語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解紹大紳云家有李邕永康帖墨蹟米芾家故物也有親蹟等印具在芾以摹本刻之甚爲寶惜而此真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祕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於元逮及國初時流落於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求以爲解氏之寶其後有題識皆爲人褫去以售其偽此真者正不須也

褚登善書文皇哀冊真蹟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故不登宣和御府及米海嶽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爐爲光堯帝及元暉賞識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一

八

楊慎曰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躡錦綉褱金題押頭也玉躡軸心也褱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褱有毬路錦褱有樓臺錦褱有樗蒲錦褱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褱外加竹界而打掇其覆首曰標褱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阜鸞鵲錦標褱是也卷之褱簽曰檢又曰排漢武紀金泥玉檢註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阜囊施檢注今謂之排此皆藏書画職裝潢所當知也

元章有自寫海岳卷及淨名齋圖
重紙入昭陵世不復見雖有當時揭賜本傳刻又多

不同至本朝諸名公始以定武古刻號爲善本然亦莫攷其實今獲此帖乃米老平生所寶者前後題識可信不誣且書史中登載尤詳真希世之珍也於是上命精加撫勒鐫之堅珉以示同好時嘉熙庚子歲端午日西秦張微清叔書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中第王安石薦爲經學所檢討歷太學博士米元章書畫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今成都大智院法堂壁間有松竹窠植二惜其歲久將磨滅也

涇答元章詩云天下愛奇人沒量奇不諛人奇解相米襄陽外紀 雜紀 卷十一 尤

奇人奇物方合璧乞與世間人物樣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已蕭爽人亡物喪付衰夢注想後來逢好尚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仍行九霄上家時菜色無斗粟書画奇奇世人望譬如大海沉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褚陸已天作老顧如來更天匠其餘緝襲几幾重但見光明爛垂象珍犀瑞錦扶蘭葩龍躍鸞驚訶魍魎金仙詎敢觸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僻素最沉着退舍還師覺難傍世人往往力能幹未免目蝦終惚恍絨機偽謬各臣妾未覩堂堂筆中王袖間灑縮氣如線淨几明憲護瞻仰從來所有

萬錢領不卽臭帑當火葬傾心妙絕豈求勝安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好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仰護持未肯充飢謬爲脹余衰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兩書來詩往但悠悠塵土欺人正惆悵又次韻米元章齋居卽事云庭木雙株茂盆池一樹慳支願魚出樂入背烏知還老境行將及僊書讀未開因君歌鳳過通夕夢歸山

薛道祖字紹彭嘗云其筆硯間物硯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苔更加一萬杵自封翰墨卿一書當千戶與米元章爲書画友號翠微居士王元美題道祖蘭亭二絕云宋人惟薛道祖可入山陰兩廡豫章襄陽以披猖奪取聲價可恨

道祖答元章云草聖神蹤手自持心潛模範識前規惜哉法書垂世久妙帖堂堂或見遺寶章大軸首尾具破古欺世完使離當時鑒目獨子着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所收上卷五流傳未免識者嗤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得真唐隋文皇鑒定號得士河南精識能窮微卽今未必無褚獠寧馨動欲千金貲古畫繼得可復得白玉爲踐黃金題又和元章云書便瑩

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蘭杵成刻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器難乏研世間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

泰少游元章友也有次韻答米元章云嗜好清無滓周旋粲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鳥空撩我尊鱸正屬君唯應讀離蜺差不愧王筠

米元章有書画船趙子固方之亦有書画船東西薄遊必挾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詠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爲子固書画船也陶九成宗儀云子固諱孟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一

五

堅別號彝齋宋宗室子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画能作墨花于水仙尤長嘗從雪川余壽翁處易得五字不損本蘭亭喜甚乘夜回權至弁山大風舟覆幸值淺港行李俱泮子固獨持此卷立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他不足憂矣且題八字于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酷似米老其名垂世以此

揚師文字純父維陽人好奇尚怪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則喜自飲亦然食物多自手製水惟飲前桶薪必以尺筵必以寸喜盥手日

不知其幾而浣足亦必以再濯也其先夫人貴家女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頂至踵或謂不惟其書似元章其風有甚于元章者矣

張友正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尤工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橫街僦小屋與漆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練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皁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日書數端有米元章之風然友正既不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者少俱不逮元章

米襄陽外紀

雜記

卷十一

五

李時雍隲之子官至殿中丞工書崇寧間與米芾同爲書學博士嘗對御書跨鰲二字字及半宮人以花簪之不覺滿頭又嘗以書出外國初以絳紗封臂非被旨不許輒書又能以襟裏濡墨走筆作大字

米襄陽外紀卷十一

米襄陽外紀卷十二

禾郡范明泰編次

鹽城陳之仲參補

攷據

杜綰石譜云無爲軍石產土中至有一段二三尺間羣峰聳拔連接高下凡數十許巉崿澗谷不異真山米芾爲太守拜者四面峻峭但石苗所出不廣佳者頗艱得之

墨池篇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

米襄陽外紀

攷據

卷十二

一

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

又云韓魏公書杜陵画鵲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

用之墨札之祖也

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曰北嶺杜元凱起樓其上武

帝升之乃曰此嶺不足須固守京口實乃壯觀遂改

曰北固因名北固樓

有藏戴嵩牛圖與客觀傍有一牧童曰牛鬪力在前

尾入兩股間今掉尾何也又戴嵩牛二其一有高宗

御題兩目凝紅凡戴牛皆然又申屠大用所藏戴嵩

子母牛又戴嵩戲牛圖宣和題莊夢塘物也又戴嵩

着色山水牛宋高宗御題乾卦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蟲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嫁止宿女曰吾寧處此死不可失節遂以蟲死其筋露焉故稱露筋廟長林燕語云至今他處多蠶惟沿廟數里絕無蠶謂神女靈威所被云夏秋間估客四集廟中香火最盛

行草宜用棗心筆者以其掇裊婉媚然此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只用筆腰不用筆尖乃可

如真書直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之知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掃橫豎最

米襄陽外紀

攷據

卷十二

二

善發明棗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鉤懸腕久久得趣其要在勿使筆尖也

莫論霍衛撞星斗按名山記作衡

宦遊紀聞云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

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

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

筆曰摹姜堯章云臨摹書唐太宗所謂臥王濛於紙

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惟初學者不得不

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然臨書易失古人位置

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

筆意臨書易進恭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郭若虛云諺稱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何以明其然筌與其子居宋始並事蜀為待詔筌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宋筌領真命為宮贊居家復以待詔錄之皆寫禁籞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又翎毛骨氣尚豐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又翎毛形骨輕秀而天水通色二者皆春蘭秋菊各擅重名復有居家兄居寶徐熙孫崇嗣崇矩俱下筆成珍揮毫可範

王佐曰古檜在孔廟杏壇東南今不存矣惟再生一木裏陽外紀 欽錄 卷三 三

株亭亭獨立身文皆左轉如草繩纏至梢有葉青青可愛非世上所有也佐親見之梢尾有葉一小叢廣高一尺許樹大僅一尺許

望海樓額蔡襄所題後改為連滄觀

明皇幸蜀圖乃大李將軍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方廣不滿二尺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故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印圖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為諸葛孔明暇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又

周密雲煙過眼錄載張謙家有徽宗撫李昭益摘瓜圖又趙文敏家所藏摘瓜圖歷代寶之常倩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歸寫一幀質公公大驚賞札真由此名實俱進

盧鴻草堂十志乃林彥祥所臨李伯時本遺草堂樾館二所存者曰翠庭洞玄室期僊蹬金碧潭倒景臺桃煙庭數圖

宗聖譜云米元章乃宋初勲臣米信之後視帝為五世孫今傳誌皆不載

米敷文嘗題画云待次平江作于大姚邨妹家又一木裏陽外紀 欽錄 卷三 四

帖有自到邨居之語則元章更有女妻吳不獨建康段拂建州吳澈也

諸葛筆者按唐宣州諸葛氏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氏筆者率以為珍翫坡老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府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佳者殆難得其彷彿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杭州人嘗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開宗師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不

見伯雨深以爲憂及夢覺日已暮矣嗣師笑曰伯雨素有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僊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修撰虞伯生等和之伯雨墓在武林南峰靈石山玉釣橋之傍橋爲伯雨賣玉釣所建墓久頽廢明姚公綬重葺之

徽廟丹青具天縱之妙自成一家不蹈襲古人軌轍後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或用瓢印蟲魚篆文

六朝人尚字學摸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卽今之雙鉤朱襄陽外紀 攷據 卷七 五

影書者卽今之響搨硬黃者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者謂紙覆其上以遊絲筆圈却字畫填以濃墨然圓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

洞天清錄云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齊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漆耳

書與画一致也書者以濟画之不足者也使画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古之善繪者或画詩或画孝經或貌

爾雅或係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隋末失其初也世道日降往往溺志于車馬士女之華於神于花鳥蟲魚之麗游情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意衰矣

画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不似非高于画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之於詩也

螢雪叢談曰徽宗政和中建設画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画士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從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画但於橋頭竹外挂朱襄陽外紀 攷據 卷七 六

一酒帘而已便見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

錢唐袁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劉貴妃專掌御史文字工書画所謂劉娘子位者是也画上川奉華堂印然侍寵驕侈盛夏時以水晶飾脚蹋寺在清波門折而南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喪不用

退之與陳素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

王摩詰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画一景如画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

掩鼻談餘曰蘇子由之子與米襄陽家小米皆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元暉古印是也又襄陽一帖云吾子鼂兒洞陽三雄則虎兒豈又在三子外耶

五字損本蘭亭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八分書殆不始于秦水經注齊地掘古塚棺前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科斗古文大篆

六書陽外紀

文錄

卷上

七

小篆亦自五帝時有之矣如禹刻嶠嶠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悉皆小篆太公九府圖錢黃帝布刀亦是小篆楊用修曰書契既作字體悉具決不始于秦也一云八分書起于漢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于車中化為大鳥飛去遺二翻于山谷間今大翻山小翻山是也

劉涇有印文曰劉巨濟符符字甚新

說画之法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國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

胡夷或比丘優婆塞夷門觀道流者尚孤閑清古觀

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筭衣

紋停分形貌觀畜獸者尚馴擾廣厲觀花竹者尚艷

麗閒雅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

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弓元章所和者雪竇詩云有無

盡是兩頭語諸祖因何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牖一

花五葉失真傳自元章外又有周仲仁陳師錫葛繁

徐太等詩

褚伯秀云江南李後主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蹟

來襄陽外紀

文錄

卷上

八

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為帖祖

金章宗明昌七印其一曰內府葫蘆印其二曰郡王

祕珍其三曰明昌珍既其四曰明昌御覽其五曰御

府寶繪其六曰明昌中祕其七曰明昌御府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

也今製牋法猶有潢製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又改

為裝池益謬甚矣

画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潤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論相兼理當如

是故也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壁帶遂創之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

古人畫藻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間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趙孟堅云中興後朱鑒品橫斜顛倒幾若楊少師孫勤川規規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予所取孫予所戒更從議者評

朱棣陽外紀

秋陳

卷五

九

金陵舊事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惟此印黃金爲之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間稍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于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

以下引列宋時諸老如蘇黃輩最著者不具錄他稍晦者略標行事以備參攷如左

吳門朱長文字伯原號樂圖元豐間舉進士以疲疾因不仕以行義聞鄉里紹聖間力起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所著有琴史及釋問諸書

張耒仕至起居舍人與秦少游同學於蘇子瞻子瞻以爲耒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字文潛

畢仲游公叔蚤登進士元祐中召天下文學之士十三人策試翰林院子瞻以公叔爲第一后又爲表自代

陳師道字無已爲秘書正字世言無已每登覽得句卽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陰榻家人知之卽猶犬

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現畢乃敢復常劉夷叔曰無已作文最苦復齋漫錄

朱棣陽外紀

秋陳

卷五

十

曰二蘇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若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一字履常號後山

徽猷閣待制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爲人自號景迂年未三十子瞻以著述科薦之坐元祐黨廢棄

秦少游名觀亦稱太虛初除校勘黃本善籍紹聖中除名王介甫謂其詩詞新清婉麗鮑謝似之少游自言其文錄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有淮海集三十卷

秘書郎昭武黃伯思元符進士四十而死好古博雅
喜神仙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有集一百卷博古
圖說十一卷翼騷一卷洛陽九詠一卷法帖刊誤二
卷先是米南宮有淳化帖刊誤辨之已得七八至長
唐益精矣

丹陽蘇庠字養直紳之後頌之族也以遺澤昇其子
自放江湖間子瞻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得名

忠宣范純仁字堯夫文正次子相哲宗文正公門下
多選吳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晝夜肄
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

米襄陽外紀

致辨

卷十二

士

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如此

蘇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相哲宗嘗云人生在
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張舜民芸叟邠州人其文豪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詩
自號浮休先生唐張鷟稱浮休子芸叟蓋襲之爲諫
大夫居職七日所上六十章崇寧初坐表言紹聖逐
臣有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
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以爲譏謗坐
貶

韓維字持國億子也最能詩世傳其醖醢絕句他多

稱是

李迪字復古舉進士第一終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
定

蔡攸蔡條俱京子京末年事皆出于條條見攸既叛
父又與已不協乃作國史後補北征紀實歸罪于攸
爲父自解然京罪不可掩也條有鐵圍山叢談五卷
行世

周禮字仁熟官集賢修撰

岳珂號倦翁其所撰程史者猶言杜記也

王鞏字定國山谷曰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

米襄陽外紀

致辨

卷十二

士

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爲文章初不自貴珍
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及流落嶺南更折
節自苦其作詩及他文章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
不減古人

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初舉茂才異等再舉賢良
方正皆中其科識略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
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當時最爲耆德別號樂全先
生

晁補之字无咎七歲能屬文在杭州作文曰七述叙
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子瞻倅杭屈行輩與之六

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歎曰吾可閣筆矣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張未嘗言无咎讀書不過一載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卽能追考屈宋班楊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

王珪字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珪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寶丹以其喜爲富貴語也

翰林學士沈括存中好功名城永樂不克貶居京口

自號夢溪翁竟死貶所而實才高學博多伎能音律

星曆尤邃有夢溪筆談忘懷錄清夜錄長興集四十

未襄陽外紀

攷據

卷三

三

一卷

魏泰襄陽人字道輔爲人無行而有口每稱章子厚

泰旣不得志場屋數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

志倦游錄碧雲騷又自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

蟻前人又有臨漢隱居集二十卷

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累遷

知制誥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尤敏瞻嘗

食項草九制各得其體私謚公是先生第放字貢父

謚公非先生同敞登進士早貴而不永終中書舍人

有集六十卷

李師中字誠之終天章閣待制唐子方貶青州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禮部郎濡須楊傑字次公亦稱無爲子嘉祐中進士善談禪有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別集皆爲釋老而釋又十之九

左藏庫使知隰州劉季孫字景文東坡嘗薦之坡在杭季孫寄詩有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揀菊花無人共稱之

朝奉郎共城賀鑄方回自序言外監知章之後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今所謂鏡湖者

未襄陽外紀

攷據

卷三

古

蓋慶湖也避漢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與米芾齊名然鑄生皇祐壬辰視米猶爲前輩也

臨川謝逸字無逸工詩能文黃涪翁讀其詩曰晁張流也

韓駒子蒼政和初詣閣上書召試出身後入西掖學

出蘇氏磨淬剪裁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

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

李錡字希聲與潘邠老同爲祕書丞

鄱陽姜夔堯章有白石道人集三卷絳帖評二十卷

書譜一卷范至能楊誠齋尤愛其詩以爲有裁雲縫月之妙思頗解音律不第而卒

釋道潛自號參寥子與子瞻少游爲詩友其詩清麗不類浮屠語唐人舊有參寥子者用莊子語也

吳越錢惟演字希聖傲之子也撰飛白叙錄一卷又有擁麾集伊川集

司諫延平陳瓊瑩中自號了翁嘗移書責曾布又言蔡京及弟卞之姦惡章數十上除名編隸合浦以死

汪應辰以爲出死力攻惟姦者天下一人而已同知樞密院林希子中不得志于元祐乃從章惇其

米襄陽外紀 政錄 卷三 注

心下遷西掖草諸賢謫詞時論薄之

吳郡葉夢得紹聖四年進士崇觀間驟貴顯三十一歲掌外制次年遂入翰林中廢至建炎乃執政才數

日而罷號石林字少蘊石林二字出楚辭天問所著述極富

吳郡范成大至能初以起居郎使虜附奏受書事抗虜歸被上眷以至柄用爲堂扁石湖二字阜陵宸翰

也有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

丞相益文忠公廬陵周必大子克一字弘道有集二百卷行世又自號平園叟劉後邨曰平園晚作益

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耳

楊萬里廷秀常淳熙末爲大蓬論思陵配享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有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聞開禧出師遂不食而死歷官至寶謨閣學士廬陵人

丞相謝深甫字子肅有東江集十卷

歸安倪思正父以戊戌宏詞受知阜陵蚤登禁直紹熙間遂位法從立朝剛介嘗言與其爲有暇執政寧爲無暇從官由是名重天下終禮部尚書謚文節有

齊齋甲葉二十卷乙葉十五卷前葉二十卷後葉十

米襄陽外紀 政錄 卷三 注

二卷經鋤堂八卷

鄧椿公壽画繼繼唐張彥遠名画記宋郭若虛名画見聞志之後也張止曾昌元年郭止熙寧七年今書

止乾道三年

文同永泰人善画墨竹知名於時或戲作古槎老桧淡墨一掃雖丹青極豪格之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

任至集賢校理東坡嘗稱其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画四司馬溫公稱其襟韻瀟灑如晴空秋月塵埃

不到其爲人可知矣字與可亦稱石室先生又稱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元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

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釋夢英工篆籀之學有字源一卷行世

郭忠恕字恕先隰陽人取字文和類者別其所從作佩觿三卷觿者所以解結也爲國子博士侍酒狂縱數犯法忤旨流登州至臨邑道中尸解仙去能篆隸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画法師關全

李公麟字伯時亦稱龍眠居士舒城人涪翁云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右邊幅者久當在臺閣然爲書畫所累曾空青云伯時嘗貌天庥滿州花放筆而馬祖矣蓋神駿精鬼皆爲伯時筆端攝之而去寔古今未曩陽外紀 版隸 卷二 七

罕事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画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雲煙出沒峰巒隱顯之態蚤年巧瞻工致晚年落筆益壯

僧巨然鍾陵人善画山水爲煙嵐氣象於峰巒嶺實之外至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栢疎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茆舍斷橋危棧真山間景趣也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詩酒豪放舉進士不中爲三班奉職陳氏曰其仕三舉進士爲三班奉職也

詩品奇峭又工書體兼顏柳爲世所珍卒後其故人
有遇之者曰我今爲鬼僊所主芙蓉城呼故人往遊
不得忿然騎一素驪去如飛其後降于亳州一舉子
家又呼舉子去不得留詩一篇與之張浮休云曼卿
字通勁可愛蘇子美遠不及矣

范寬初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性溫厚有大度故時
人目爲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
其趣北宋時天下爲山水者惟寬與李成稱絕議者
謂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遙范寬之筆遠望不離
坐外皆造乎神也然寬好画冒雪出雲之勢尤有氣
未曩陽外紀 版隸 卷二 六

骨

董源字北苑多寫江南山水大抵源之画其用筆似
草草遠觀則景物粲然如觀異境蓋意在筆前景生
意外非俗工所能彷彿也

李成管丘人幼善屬文爲画精通造化掃千里于咫尺
寫萬趣于指下至於林木稠薄泉流深淺如就真
景思清格老古無其人稱爲第一

蘇舜元字才翁子美兄也能書工草隸詩章豪麗
唐希雅嘉興人妙于画竹作翎毛亦工學江南李後
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變而爲画故顛掣三

遇處書法存焉喜作棘橫荒野之趣氣韻蕭疎非西
家繩墨所能拘也

蔡襄字君謨興化人在慶曆四諫官選中文章道美
工書爲宋朝第一京下同郡晚出欲附名閥自稱爲
族弟襄孫佃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第
二佃終身恨之

王詵字晉卿爲駙馬都尉開封人善屬文又長于山
水學李成作着色山水師李將軍墨竹師文湖州並
清潤可愛茶堂曰寶繪收藏古今法書名画以爲勝
翫東坡爲之記

宋襄陽外紀

改陳

卷十一

九

黃居寀字伯鸞荃之季子作花竹翎毛皆妙得其真
寫怪石山景往往過其父宋太宗朝授光祿丞委之
採訪名画詮定品目時輩莫不歛衽當時較藝者跡
黃氏體製爲優劣

鮑慎由元祐初以任子試吏部銓第一復登六年進
士乙科甫脫選卽爲郎然自是數坐累官竟不進字
欽止善行書

徐熙金陵人所尚高雅今之畫花者選選以色暈淡
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傅色故骨氣
丰神爲古今絕筆所画多在澄心堂紙上至于画絹

甚盛米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評者謂黃筌之画
神而不妙趙昌之画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
其爲熙歟孫崇嗣崇勳亦得所傳

易元吉長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画乃曰世不乏
人遂游荆湖搜奇訪古幾與獼狢鹿豕同遊故口傳
目擊之妙一寫于毫端又于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
亂石蘂篁梅菊葭葦馴養水禽山獸伺其動靜以資
画思尤善畫獼狢評者謂徐熙以後一人而已画上
多自書長沙助教易元吉畫字慶之

周越以善書名世陳氏后山曰主客郎中周越與其

宋襄陽外紀

改陳

卷十一

九

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問有之然亦俗甚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初師滕昌
祐後過其藝作折枝有生意傅色尤造其妙兼工艸
蟲禽石非其所精

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字希白宋興父子兄弟制舉登
科者惟錢氏一門易有集一百五十卷工書評者謂
其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者是也

孫知微字太古眉陽彭山人世本田家天機穎悟善
画初非學而能飄飄如神僊中人喜畫釋道描法甚
老黃筌不能過也

王士元汝南宛丘人善丹青諸家之妙人物師周
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忠恕下筆無一筆無來處但
多作樓臺橋徑之深山大谷煙霞之氣耳官止郡推
官

勾龍爽蜀人好丹青喜爲古衣冠多作質野不媚之
狀尤善嬰孩得其態度爲翰林待詔

蘇舜欽字子美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
客是時朝廷爲譏者所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
同飲者甚駭物聽子美除名子美好古工文廢居
州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情愔又善草書醉醉

爭爲人所傳說有滄浪集十五卷父名考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艸道釋人物山林飛
之類尤長于寫生元章所謂可與周仲翼草書同持
者是也仁宗朝畫垂拱殿御辰稱旨補國畫院藝學
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事李煜爲翰林待詔善畫人物
車馬樓觀山林泉石其行筆瘦硬戰掣大約體近周
昉而纖麗過之



宋四家外紀四十九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四家者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
也蔡紀成於徐勣蘇紀成於王世貞黃紀成於陳
之伸米紀成於范明泰本各自爲書此本蓋明季
坊賈合而刻之耳

羅江東外紀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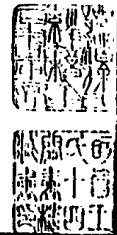
〔明〕閔元衡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羅江東外

紀三卷》提要

羅江東外紀序



億眎之際運鍾百六奇聖

望如綸之柄藩尹拔用鉞

之龍阜屬霜龍戰野血

重以飛杏喜偏差芳菲之

序

得路芙蓉秋冷恨函艷之

參媒士扶三寸不律而觀

爭時象市旅進旅退之間

嗟乎此矣羅江東累舉不

偶宕寸自放兀傲夷猶風

流奕代姓氏薈總供志班
班簡冊想其薳留日不極
江干韶華消杯俾之中
藻思役繫牘之末難偃寒
賓幕轉舊戎麾而一種孤

序二

暢晴疏時適以恢譔排調
展其磊砢不羈之榮區
藥籍之乃失收宜用為不
知已未詎原笑耳又何病
膏獨怪唐宗不競普天改

物奉璽執桂誰非臣子乃
一江外布衣為之激不其
之仇而明討賊之義文士
輕舊河可少也嘗謂士遠
進世白處召而玉性不磨

序三

光迴駿御旌以少寄也狎
鴈陽陸天隱世時曠士侶
樵薪圃澤芳佩芳點小艇
于烟汀考蠲舍於翠岫賓
古今而錢日月照之興替

一瞬而已。故如飛源主人
方且不知。且澤金世。故之
足介其曾。哉。狹氏。閑居。讀
覽。淵。袁。森。穆。襟。抱。以。期。友
。忍。耳。托。而。邈。懷。江。東。如。物

序四

。當。左。烹。者。當。下。國。之。潛。出
。晚。獨。流。之。紳。佩。以。下。集。眼
。觀。者。自。省。誠。亦。彷彿。望。澤
。中。散。人。之。度。而。祖。函。居。之
。德。紀。菊。少。薦。江。湖。渺。然。危

醪。歌。盡。風。在。立。傳。存。其
。雅。素。與。江。東。世。傳。當。六。景
。中。之。快。事。也。不。換。狂。斐。報
。并。及。之

序五

已巳歲閏月小僣及中

謹序



羅昭諫外紀序

唐寂重科第其幸也率緣徑路而
得平進者歲不及數人嗟乎上苑枝
殘金門路絕望連雲之大厦歸忙社
前羨和露之碧桃開遲秋晚且也何
清誰俟年壽不特秀鬢霜侵白髮偏
嫌公道騎蹄春疾東風亦費世情士

生其時既不能以孤踪自奮而塵埃
中即值天子物色亦不能得之立
文者如宣宗歟宗五之坦率此真可
扼腕已昭諫十舉不第破采孤劍每
及一春生計雙淚瀾洑至今披金榜
無名之消猶令有志者恨難推然上
第不足汗子初服堪返故吾爾時中

條隱侶晴窗平雲閣丘徑師道風秀
世涼波三泖天隨携茶具而鳴榔佳
氣終南雲霞對酒鏡而枕石以昭諫
孤清兀傲常必不介而默可聞風而
相思何至休身閑位旅進實係就驕
君之餌押糶席為海鶴分偽命之榮
寄老菜羹安履而安惴惴於鷗鷺洲

能死彌正平哉嗟生不逢久已則
已耳推堪屠販強作知音不藉蓄乎
樊中奮飛不能飛龍惜羽昭諫之末
後更足悲已嘗慨惟才與美從來薄
命若夫病消渴於相如分餘涼於奉
倩佳人之出已千古幾人至於吳宮
苑州深鎖亭蘿金谷望歌時聞懊惱

波離驕貴其如俗子莫肯想深閨應
拭淚許淚痕今其人往矣尚令騷流
韵士拂芳徑之跡拾吹樓之銅想像
其餘香剩馥不能已此何心哉昭
諫始遭擯落晚入藩籬一生坎壈外
紀畢隱蘊懷幽排縷々如訴願百世
忠後有吾兄一人為知己昭諫可不

恨矣

己巳仲夏弟元京敬題



三

羅江東外紀序

昭諫風流飄灑詩詞矢口而成洵江
東才子惟是屢舉不第已以為憾人
以為嘆弟考其時干戈滿地王公播
遷之不暇文士而身膏草莽者多矣
昭諫受知武肅優游吳越壽考而終
遠為鄴王所重欣託同宗至貶甘集

自序一

曰偷江東亦大快矣而且目擊奸雄
不禁忠憤紅勸武肅倡義兵視夫
汶、賊窟者何以至于今而向之題
名金榜皆已烟銷景滅獨此淪落不
遇之人大儒筆之綱目焉相提而論
孰榮孰辱必有能辨之者一時之蒙
詬何足計哉但同時為常備者得耦

閨圖之妹難鳴昧旦飲有鴻聲而鄭
相之女初愛詠其詩旋窺狀貌頓減
琴心才子不逢佳人稍為短氣強然
昭諫之為昭諫自是臨印之予予
古聖兩余之失志與昭諫同而其志
希與昭諫異爰輯外紀仰止為山倘
緣名而按指如余此之於長公乎則

自序上

吾豈敢歐餘山人閔元衢書於只園
之一草堂



叔氏襄子得陸五湖先生手書聯髮道人近慕泊天
地間集于松陵余從遇五兄借觀近藁軼世所行閩
本微末而天地間集則臯羽幃同時交契之詩也宋
亡視顏虜廷者固多如文山一流人亦自不乏其忠
義之氣真足塞兩間然非經臯羽鑒定吾不能保其
名之不與化而俱徂也宋學士稱此集凡五卷今僅
僅止是後之感今益可知已臯羽不肯事元之心卽
昭諫不肯帝梁之心兩世一揆合廟有以五湖諱師
道字子傳小楷入妙乃弟以字若號及符璽大夫篆

本序

識首尾云

只園居士衢

羅江東外紀目錄

卷上

系畧

忠憤

婉諷

籌猝

幾先

假寔

知己

羅江東外紀 目錄

一

交遊

禪悅

題贈

墨妙 識賞

調謔

卷中

籍攷

詩話

文談



謏評

卷下

糾謬

語自

遺跡

流風

馮巾

雜俎

存疑

羅江東外紀 目錄

二

逸厥

羅江東外紀目錄終

引用書

黃御史集

唐風集

才調集

甲乙集

唐僧弘秀集

唐摭言

北夢瑣言

南部新書

南楚新聞

文苑英華

清異錄

吳越備史

采高僧傳

龍鬚志

杼情詩

丁晉公談錄

羅江東外紀

五代史

詩中旨格

續金針詩格

孔平仲談苑

夢溪筆談

司馬公通鑑

異聞錄

寶華酒譜

雅言雜載

蔡寬夫詩話

許彥周詩話

洞江詩話

西清詩話

藝苑雌黃

宣和書譜

宣和書譜

遜齋閒覽

冷齋夜話

鑑戒錄

唐溪漁隱叢話

容齋隨筆

萬首唐人絕句

墨客揮犀

湘山野錄

朱子綱目

演繁露

韻語陽秋

圖畫見

晁公武讀書志

全唐詩話

唐詩品彙

歷代吟譜

崔林玉露

野客叢書

困學紀聞

楓隱小牘

羅江東外紀

葆光錄

西溪叢語

幕府燕閒集

錦綉萬花谷

通志略

宋賢詩集

文獻通考

室中語

詩人玉屑

青瑣集

安雅堂酒令

輟耕錄

研北雜志

樂府詩集

格古要論

虞齋廣錄

條冬序錄

桃林伐山

鉛總錄	古今法書苑
七修類彙	玉堂詩選
四友齋叢說	別商閒思錄
讀史漫錄	唐詩紀事
詩話總龜	唐詩類苑
詩家全體	簪勝偶談
蕙海洞酌	天中記
詩家直說	胡明瑞詩數
四部正譌	讀史估俾
羅江東外紀	三
豫章詩話	天都載
堯山堂外紀	詹氏小辨
五色線	西湖遊覽志餘
花編	一統志
廣輿記	南畿志
浙江通志	四川總志
江西通志	杭州府志
蜀中廣記	嚴州府志
紹興府志	
吳興掌故集	姑蘇志

池州府志	九江府志
東陽縣志	西吳里語
武林梵志	錢塘縣志
京口三山志	
羅江東外紀	四

羅江東外紀卷上

明 閔元衡康侯評次

陳無私一丹泰訂

系畧

吳越傳史有小傳
輯入姚叔祥本

羅隱不餘杭人父為貴池尉阻黃巢兵同鄂鄴寓梅

根之浦南嶽志

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從

事諸鎮皆無合久之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

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傅羅紹威推為叔父表薦給事中卒吳越傳史偶
見公代讀書志

光啓三年吳越王錢鏐表羅隱為錢塘令杭州府志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

三羅唐書言

開平三年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吳越傳史偶

羅公墓在呂化縣東北漢溪之楊村羅隱祖墓杭州府志

羅塞翁乃錢塘令之子為吳中從事喜丹青善畫羊

精妙卓絕世罕見其筆隱以詩名于時而塞翁獨寓

意於丹青亦詞人墨客之所致思今御府所藏二牧

牛圖一海物圖一宣和畫譜

圖書見開誌云塞翁畫羊惟餘杭陸家曾收

一卷後歸孫元規家矣

忠憤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鏐舉兵

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

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

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司馬公通鑑朱
朱子綱目

湘山野錄云時有諷錢拒梁命者錢笑曰吾

羅江東外紀 卷上

豈失為一孫仲謀耶遂殺之閔子曰武肅能

義昭諫豈獨肆虐他人文瑩之言殆未可信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義輩

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羅隱乾

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

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問其名以諫議大

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又可以晚唐詩人

薄之乎鶴林玉露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朕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貢上也。困學紀聞

唐末詩人。惟司空尚羅隱。卓有風節。嘗見天下將亂。隱於王官谷。屢徵不起。後為柳璨所迫。入見洛陽。陽為衰野。墜笏失儀。遂放還山。羅隱為錢鏐判官。見朱溫受禪。請舉兵討梁。鏐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此二子者可謂不負詩名矣。至如荀崔奔走於淮南。日休屈伸於黃氏。其為詞賦之玷。不亦多乎。讀史漫錄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婉諷

羅隱病臥長安。屬旱。詔祈雨。非法。隱上疏諫。其詞婉轉。見杭州府志

武肅王招致賢雋。然恐福多譴斥。獨新城羅隱。以恢提親昵。先是武肅召章魯封司筆札。魯封不就。執而殺之。按北夢瑣言吳仁璧者。閩中人。中第。入浙謁武肅。辟入幕府。堅辭不就。又謝以詩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展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慙玳瑁簪。十里溪光

詔亦含刺。但在幕上。微示包荒。

尊東志未。有錄錄。卷其誤治。乃獨述此。

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怒。沉仁璧於江。隱亦時有怪過。一日侍宴。獻詩云。一個彌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始悔悟。加禮于隱。西湖遊覽志餘。卷一。黃祖謾英雄。武肅始悔悟。加禮于隱。○善其詞。處人

自風

閔子曰。雅言雜載。謂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記。仁璧堅不從。故遂罹禍。然觀其始游羅浮。洞學老莊于張先生。辭歸取應。論以早來。建隆初。廣南寧昱至羅浮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問之。云是羅浮先生宅。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四

再問誰氏。云吳先生也。名仁璧。言訖戶闔了無所見。則仁璧本神仙中人。安肯受縛於塵鞅。即杭州羅城。昭諫已有記矣。而必強之正。以促其應。早來之期。不可以一沉一禮。謂有幸不幸也。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蟠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鈞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魚武肅王大笑遂燭其征上

籌枰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
羅隱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
了又倉基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
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
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丁晉公談錄
幾先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
羅江東外紀 卷上 五

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
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盛浙帥攜僚
客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
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
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
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遷衣錦城武
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人攻
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夢溪筆談
昭諫探隱命物往往奇中故至今杭人稱前定不爽

者猶云羅隱題破也西湖游覽志餘

羅隱嘗過建德草堂寺之北題曰金鷄不向五更啼
石遂迸裂有鷄飛鳴而去池州府志

假塞

乾符四年崔涓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
衆億爲試官試火中寒暑退賦殘月如新月詩李特
常剛沈駕羅隱劉纂倪曙康駢周繁吳廷隱賈滌○
等第罷舉常剛沈駕羅隱周繁重乾符三年唐據

羅隱以諷刺之深文而不第劉贊贈之詩曰人皆言
羅江東外紀 卷上 五

子屈我獨以爲非明主既難謝青山何不歸年虛侵
白髮座在汚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見之
遂起歸歎之典作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
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
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
家在五湖歸去來鑑戒錄

羅隱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一絕後下第又過
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
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持世勸人詩我未成名英未嫁

可能俱是不如人上

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所馴能隨班和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今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幕府燕閒錄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于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潤陵老將無功業尤憶當時夜獵歸唐摭言

羅江東外紀 卷上

江南李氏嘗遣使聘吳越或問見羅給事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或云四海間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口為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堯山堂外紀

唐昭宗愛羅隱才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遭橫議將相臣僚豈免凌爍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上

唐羅給事隱頗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約頗

雖饒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

國子弟每有宴會頗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上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羅既類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為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冠事平朝賢議欲召之帝貽範阻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有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耶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世嫌也由是不果召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

羅江東外紀 卷上

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荅之未起問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北夢瑣言

唐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能謂人口儼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云天上碧桃秋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問許之先是胡曾有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兄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獨策名也

武肅大聖
令錢昭周
贊事之矣

鄭相亦可
人隱其意可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頗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上豪備起。號錢塘八都。泊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離其龍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堪作郎官。不堪為縣令。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答。差羅隱宰錢塘。羅畏死。稟命章羅以之為耻。錢公川之為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為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羅江東外紀 卷上 九

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並上

隱受知於令狐綯。卒無成。有詩哭綯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荆。唐詩紀事

余讀五代舊史。隱工詩。尤長於詠史。唐宰相鄭畋。深器之。鄭有女。美而才。嘗得隱詩。諷誦。至于忘寢食。鄭憐其意。欲以妻隱。一旦召隱至私第。具食。俾女於壁間窺之。女見隱貌極陋。遂焚其詩。不復肯誦焉。婚亦竟不成。若溪漁隱叢話。按女所深識者。乃張華。諡出如冊。語不及劉侯一紙書也。見范山堂劇談錄云。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

其間章句有間。聲尊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儒。星。梁望。毛滂。貝麻。來鵬。賈隨。以文章著美。溫庭筠。鄭。清。何。渭。周。鈴。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旦。之。張。喬。劉。蕙。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鄆。劉。延。輝。以古風擅價。皆苦心文。華。凡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與盧。薄。叨。聯名級者。殆不可同年語矣。右晚唐詩人窮者。如此其衆。然司馬羅隱。尚不止是。今製作多不傳。徒空名寄於簡冊。雖頗勝當時華要。亦可悲也。胡明瑞詩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

知已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常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霜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廷筠。劉德仁。陸達。傅錫。平曾。賈島。劉雅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歷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獎。

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容齋三筆

唐升杭州武威軍。拜錢鏐都團練使。鏐乃以杜稜、阮結、顏全武等為將。投沈崧、皮光業、林山、羅隱為賓客。

五代史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以劉為婁避武肅嫌名也。楓憲小廣

吳越國錢鏐。晚歲降已下士。幕客羅隱。雅好譏評。雖及鏐微時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之。宣和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一

武臣好文如此

郡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褒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

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鏐客。紹威中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日其所為

詩集曰。偷江東今郡中人士。多有諷誦。北夢瑣言

紹威詩如樓前淡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無愧隱矣。唐詩紀事

昭諫為唐相鄭畋李蔚所知。廣明中。池守竇滂營壘。告之。唐詩話

令狐綯子瀉登進士。隱賀以詩。綯謂瀉曰。吾不喜汝得第。喜汝得羅公詩耳。廣輿記

交遊

江東羅隱。每就閭丘方遠授子書。方遠必瞑目而授。餘無他論。門人夏隱言謂方遠曰。羅記室。令公上客。先生何不與之語。方遠曰。隱才高性下。吾非授書。不欲及他事。而隱亦盡師之禮。吳越備史

唐吳興吳頊。吳崧。皮光業。林昇。羅隱。何肅。韓必。居於吳興長城之八座山。時號八友。西吳里語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二

算風味

陸龜蒙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北夢瑣言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

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繪為圖。以相況遺。酒譜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衮以詩贈隱曰。平日吟風好。涕流謔書

隱盛一名休。寢區歎。相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鎖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

早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

仙悲卽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綠木更難求。鵲原

設欲均餘力。雀髮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美

君歸棹五諸侯。唐柳言。唐詩類苑作與姚合贈茶

開闢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詔同

僚。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靜耳。後寓居江陵。有嵯

賈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結託

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歿。有一子狀貌頗有

儒雅之風。紀而略曉文墨。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

也。開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三

輩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

下第東歸。有詩別修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岐路

五湖東。名懸桂苑一枝綠。胎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

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

蕭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

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劒閣夜讀相

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輪。健筆時情。誰不

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閒人慰所思。修名望

若此。開氏亦有助馬。後修卒。開氏自爲文祭之。時人

今柳李易
安並傳
竟相傳寫 南楚新聞

羅隱有鍾陵見進士楊尋詩。孺亭膝間少踟躕。三度

南遊一事無。只覺流年如鳥逝。不知何處有龍居。雲

歸洪井枝柯飲水下。章江氣色麗。賴得與君同此醉。

醒來一作愁。被鬼擲。偷此詩。楊尋。常爲南昌人。第志

未載。豈羅公解后於鍾陵耶。豫章詩話

閔子曰。尋進士也。使非此詩。則不傳矣。名之

降替。果係第不第耶。

黃滔寄羅郎中隱詩云。休向中興雪。至冤錢塘江上

看。壽祿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綠酒千

杯賜。已爛新詩數首。骨猶存。瑞蟾若使知。人事仙桂

應遭蠹。卻根。黃御史集

又穎川陳先生集序云。天復元年。酒叨閭里之辟。旋

使錢塘。與羅郎中隱遇。隱曰。咸通初。與先生定交於

滄津。秋賦之場。賦則五老化爲流星。詩則漢武橫汾。

先生之作也。爲試官嚴郎中都之吟。諷秋場五十人

之降。仰今遺藁。可叢願序之。既還。謹以所得之文賦

詩。賡檄分爲五卷。爲之前序。將寓正郎。爲之後序。正

郎負宇內之雄名。用釋泉臺之永恨。時天復二年秋七月也。陳名黠字希獨

又與羅隱郎中書云。故表丈遺文盛序。古人之重存歿。爰俸諾金。感涕之誠。實刻肌骨。然以郎中十五兄相逢京師。得志金蘭。雖備熟於行文。恐未周於平昔。而酒以內外之戚。始終所許。敢以少才。爲之前序。誠以麟經下筆。諸生而不合措辭。而史馬抽毫。漢代而還陳別錄。伏惟慈造。必踐前言。西望禱祈。可以鑒料。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五

杜荀鶴錢塘別羅隱詩云。故國看看遠。前程計在誰。五更聽角後。一葉渡江時。吾道天寧喪。人情日可疑。西陵向西望。雙淚爲君垂。唐風集

又獻錢塘縣羅著作判官詩云。還鄉夫子遇賢侯。撫字情知不自由。莫把一名專悞惱。放教口口絕冤讐。腥飽懶看辭公宴。崔嵬間披訪道流。猶有九華知已。在羨君高臥早回頭。上

僧齊已寄錢塘羅給事詩云。噴噴嘔譏書。無人誦子虛。傷心天佑末。搔首。宗初海樹青。叢短湖山翠。點

疎秋。濤看足否。羅剎石邊居。唐詩紀事

禪悅

野史云。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見吳越王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王說之。館于羅隱之舍。隱恨識之晚。復以詩遺王。有寶劍霜寒十四州之句。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雀。何天不可飛。

耶。卽杖錫而去。居於中唐山。杭州府志。蜀中廣記。據五代史補。謂前詩上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六

閔子曰。昭諫亦有征東幕府十三州。虎符龍節十三州之句。不問武肅誅之改。

杭龍興寺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閔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爲莫逆之交。宋高僧傳

明州國寧寺宗亮。爲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邵。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爲文士先達。倣仰焉。上

題贈

高季昌初欲奏梁震爲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

請以白衣侍樽俎。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晚年因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宿弊。每詣村騎黃牛。自稱荆臺隱士。題院中壁曰。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馬能免我哉。黃犢依然花竹外。清風萬古凜荆臺。羅隱過震居留題曰。道院迎仙客。書堂隱相儒。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堯山堂

越僧晉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摘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七

氣骨不及晉。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盛光錄

釋普光有朝賢贈歌詩。吳內翰融。羅江東隱等五十家。僅成一集。宋高僧傳

墨妙

羅隱生於唐末。多不稱意。窮愁感慨之間。言或譏諷。怒張。以故為時所黜。雖不以書顯名。作行書。尤有唐人典刑。觀其羅城記。藁諸帖。各無季世衰弱之習。蓋自胸中所養。不為世俗淺陋所移。爾今御府所藏行

書三借建帖。借樂章帖。米剛帖。宣和書譜

羅隱御府所藏行書四外。羅城記藁。三十一郎帖。喜慰帖。華陰樵寄帖。古今法書苑

識賞

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於此。歎息再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忽求出家于溫州之開元寺。文德元年也。宋高僧傳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八

羅隱喜筆工。長鳳語之曰。筆文章資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價。即贈鴈頭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採羅大組換之。龍鬚志

閔子曰。世重昭諫之名。因重蓑生之筆。即如我湖陸文寶得鐵崖之穎命。宇文之筆卦。來儀之筆對。自足不朽。區區金組。又安問乎。

調謔

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為人素雅重。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林。與賓幕酌餞于

雲亭時盛暑青蛇入座高命扇驅之因譴隱云青蛇
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上即應聲曰白澤
遭釘釘在門蓋譏雲也鑑戒錄云郡閭雅談謂是冠
豹謝觀堯山堂云誤也豹與
觀同在唐崔喬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問下有女障子詩極好
乃為絕唱隱不喻何為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
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杜牧詩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雖然不語應傾國任是
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咏女子障子爾隱曰猶勝

羅江東外紀 卷上

十九

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要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
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
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荅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
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
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輕
自古而然前語陽秋

越州僧處默賦詩輒有奇句題聖果寺云路自中峯
上盤回山薛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荒青
甍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羅隱見吳

可憐亦自
可哀

昭使卿
裴一第

地越山之聯注曰此吾句也失之久矣乃為師所得
耶問者鄙其假薄堯山堂

唐裴筠婚蕭遵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
絕刺之畧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唐

隱謝裴廷韓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營丘辯士
何用空籠其浮薄如此唐詩紀事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江幕下主公出妓眾稱殊麗便
是姮娥嵩曰姮娥甚陋安可及主公驚曰書記識姮

羅江東外紀 卷上

二十

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為不識嵩欲警隱故
有是言堯山堂

僧貫休懷章魯封羅隱二子詩云二子依公子鷄鳴

角盜徒青雲上上苦白髮一童無風滿潮聲惡天空
角韻孤別離千萬里何以慰榮枯唐詩紀事

羅江東外紀卷上終

羅江東外紀卷中

明 閔元衡康侯評次

陳無私一冊參訂

籍攷

羅隱甲乙集十卷，讒書五卷。○晁氏曰：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為主。自號江東生，其集皆自爲序。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隱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啓也。○陳氏曰：甲乙集皆詩，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者長沙幕中應用之文也。按羅自序云三卷隱又有淮海寓羅江東外紀 卷中

言讒書等求之不獲。文獻通考

吳師道題甲乙集讒書後云：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讒書五卷。淳熙中知新城縣，楊思濟所刊者，予嘗覽唐撫言載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作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亦松遊。隱答云：今集中無之。按陳氏書錄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詳本。又有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海寓言，今皆未見，無所考也。虛谷方公引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謂隱光啓間爲錢塘令，辟

作據言者與昭諫相去不遠五代史及舊唐書皆云而相諫者得相諫者地志錢鏐改置縣縣者宜知之

羅江東外紀 卷中

二

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吳越世家乃稱爲鏐賓客以爲疑。愚考晁子止云：隱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校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薦給事中。卒，據此則表薦爲給事中，乃紹威非鏐也。而隱說鏐舉兵討梁，正爲鎮節度使判官時，事方公皆不之考。况世家書隱爲鏐賓客，乃鏐未爲節度使，景福二年以前其辟掌書記必在後。地志所傳，豈足據以爲信耶？世之稱隱者，類以爲詩人，見其所著亦不過以爲不遇而憤世者耳，而孰知其義不臣賊之意，凜焉古烈士之風偉矣哉！自羅弘信厚事全忠，紹威既臣屬之，全忠至以女妻其子，紹威卒於開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何異，而謂隱從之手據言所謂不起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亦合，可徵無疑。愚故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著其說如此。庶幾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譏者必有所折衷矣。

閔子曰：焦澹園往授甲乙集十卷，但詩而無

律賦崇禎戊辰，宋侄孫賓孟得讒書，乃魯家

所錄元大德時刻本，後有方回跋。

羅江東集十卷○陳氏曰：唐羅隱昭諫撰，上

羅隱汝江集歌詩外集浙江通志

羅隱賦一卷啓事一卷通志

文苑英華所集正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

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

昂、張說、九齡、李翱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故修書官

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周必大跋文
見事文類聚

唐代言詩在江東者，戴發、運叔倫、許刺史、渾、潤、丘

員外、丹丘、庶子爲顧著作，況陸處士龜蒙、姑蘇人，孟

先生郊嚴處士惲、釋子皎然、吳興人，駱少時賓王、張

處士志和、僧貫休、金華人，賀賓客知章、四明人，嚴長

史維、秦徵君系、吳舍人融、僧澈、越人，張處士祐、金陵

人，吳韶州武陵、廣信人，羅給事隱、新城人，項少府斯

天台人，薛補闕令之、歐陽生詹、閩人，其他雖遺逸不

可舉，舉率都不過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惟新定自元

和至咸通間，以詩名凡十人，視他郡爲最，施處士肩

吾方先生于李建州頻喻校書，見世並有集，翁徵君

洗有集藏于家，章協律八元、徐處士凝、周生朴、喻生

恒之並有詩，見唐間氣及文苑諸書，皇甫推官以文

章受業韓門，謝年羽睦州詩派序

兩同書南卷○晁氏曰：唐羅隱撰，隱謂老子養生，孔

子訓世，因本之著內外篇各五，其曰兩同書者，取兩

者同出而異名之言也○陳氏曰：不著名氏，中興書

目云唐吳筠撰，唐藝文志同，但入小說類，采孔老爲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內外十篇，名祝融子兩同書，祝融者，謂鬻子爲諸子

之首也○崇文總目：唐羅隱撰，采孔老二書，若爲內

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說爲內，孔子治世之道爲外，

會其旨而同元。文獻通考

廣陵妖亂志：陳振孫云：唐鄭廷誨撰，余記一雜說云：

羅隱昭諫嘗謁高子，里不得志，故極言詆毀，與駢始

末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釋賊不擊，誠可誅志

中迷其惑于諸呂，若喪心之極者，未必盡爾也，溫公

通鑑全據此書，蓋宋世用事羣小，以史事謗諫水，故

唐末五代不及致計耶。又唐人評隱以落鼻故好誦謗之詞此說蓋有自來。○四

詩話

詩話

學詩須是有始有卒自能名家方不枉下工夫如羅隱杜荀鶴輩至卑弱至今不能泯沒者以其自成一家中語

離事夢亦甚奇警其末云危條稿飛抽恨唧唧別帳紅柔兔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

羅江東外紀 卷中

五

思多非不工綴終是末世氣象與唐風蟋蟀遠矣藝海

唐詩

唐人句法寫景春融只恐乾坤醉水闊深知世界浮

中題唐詩詠物千載白衣酒一生青女霜詩話清新

吟色寒來淺人家亂後稀詩話綺麗歌繞夜梁珠宛轉

舞嬌春席雪朦朧詩話精絕客帆和雁落霜葉

向人飛詩人王肩

羅隱雲詩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曾愁殺楚襄王此刺

生事者正字王玄詩中旨格

詩有四得怒而得之其辭憤格詩曰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梅堯臣續金針詩格

齊梁格四手頭曲江春感詩江頭日暖花正開江東

行客心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上

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為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

鏤不死銅盤磊磊釘頭生吳雞鬬敗絳幘碎海蚌挾

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矣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

裙紅綃中單白玉府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

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枝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六

瑩綠雲擁扇青瑤柄水仙宮女鬪新注輕步凌波踏

明鏡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為

雲為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

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

能臻其妙處耳茗溪漁隱叢話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

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墨客揮犀哉山谷作醅醑

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口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

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

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冷齋夜話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爲平側
所牽。則爲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次寥爲寥次。是爲平
側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次工夫大是也。又以
汎瀾爲瀾汎。是爲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
在波瀾汎是也。韻部陽次

閔子曰。先是皎然王安吉寫真讚云。遠水滌
滄。秋天寥次。則匪獨昭諫也。汎瀾同韵。挑轉
何意。若云韻牽。葛君誤矣。隸釋金鄉長侯成

羅江東外紀 卷中

七

碑。泣涕汎蘭息。夫躬絕命辭。涕泣流兮。荊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惜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
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
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曾城閉
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爲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
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
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幃。低合當
年伴。若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此諸人。差有意也。魏
武陰賊險狠。盜有神。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

乃遺令諸子。不忘於塋骨之地。又使伎人看銅雀臺
上。以歌舞其竟。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
滿前。而啾唧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衣物。平
生爲死。見真性。真名言哉。

閔子曰。七十二疑塚。豈在一處。遺令望吾西
陵墓。以死欺生。坡翁但以恒理論之。仍被
老瞞瞞却。

方千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似無心於仕宦者。觀此
小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持多鬢欲空。別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八

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
豈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雀版。雙鬢
老漁樵。蓋亦惜其隱遁之言爾。並上

梓潼縣有上亭驛。明皇幸蜀。問黃幡綽曰。車上鈴聲
頗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故又名
琅璫驛。羅隱詩。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鈴。
天中記

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行製略具。號狼石。相
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狼石空存事莫尋。漢曲未分
聯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在時難問。菩薩何
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錢
鏐高駢徐溫曲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
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
存。而石亦毀割矣。寺中有李衛公詩。陸探微吳生等
書。亦同為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鐵鏤。各容數石。尚有
蔡寬大詩語。

按曾彥和潤州類集引羅隱石羊詩。自註云在妙喜
羅江東外紀卷中

九

寺又隱寄然師詩云。石羊妙喜寺。甘露泉碑。妙喜
即今因勝寺也。甘露寺殿前有小石似羊。僧因以隱
詩揭其傍。蓋非也。或者謂李衛公建甘露寺時。聚
境內奇物實之。今狼石實自妙喜遷置。然羅隱與衛
公相去未久。石羊在妙喜。隱猶及見之。則知非衛公
徙置明甚。彥和類集作於元豐中。而蘇公過潤。亦當
元豐時。則當時所見。已非舊石矣。京口三山志

青瑣集云。潤州甘露寺有三賢亭。乃劉惔孫
權曹操微時嘗會此。羅隱詩云。漢曲未分聊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遇者心服馬北堂詩
抄同。閔子曰。阿瞞何繇至江東。兩書殊誤。若
子瞻詩。狼石臥庭下。穹窿如伏源。緬想臥龍
公。快策事凋鑽。一談收獬子。再說走老瞞。名
高有餘想。往事無留觀。其序謂諸葛孔明坐
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當別有據。

金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盡。故張祐孫魴詩
爲第一。如孫生結宇安禪之句。似終不能逃蒼溪之
評。羅隱亦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上

羅江東外紀卷中

十

錢塘東南有羅刹石。橫截江濤。李建勳詩。何年遺禹
鑿。半里大江中。白居易詩。嵌空石面名羅刹。壓捺潮
頭敵子胥。五代開平中。爲南沙漲沒。羅隱詩云。羅刹
江邊地。欲浮正此石也。杭州府志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
殊有味。許彥周詩話

許渾蓮塘詩。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烟
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
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閣盡日

作詩者難
人而用
之他題
其傳應
其乃竟
其語可本

愁。爲許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知取也。他如
韋莊。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醉處十餘里。
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憂國。成絲一首。皆晚唐
絕倡。可與盛唐。崢嶸。惟巨眼者知之。孔林伐山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
深。船亦自婉暢可詠。四友齋叢說

唐黃巢亂。僖宗幸蜀。羅昭諫有詩云。馬嵬山色翠依
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怨
楊妃。雖有風人諷刺之意。而忠厚不足也。別商間思錄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十一

洪州楊軒詠牡丹曰。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譏覓。利劍
砍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日已盛。欄檻豈長存。奇語
尋芳者。須知松柏尊。羅隱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
無情也動人。二人用意不同如此。軒詩雖風花而有
警戒。虞齋廣錄

羅隱曰。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范仲淹
曰。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儲嗣宗曰。春
風莫逐桃花去。恐引漁人入洞來。謝枋得曰。花飛莫
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袁郊曰。后羿徧尋無覓

題耶夢
手陳言之
務去其
之何

處。不知天上扣容好。瞿宗吉曰。后羿公能殘九日。不
知月裏扣容私。范謝瞿皆出祖襲。瞿得點化之妙。詩家

許渾。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
無人到。落盡春風第一花。若但咏兩亭之類。未見其
工。今題云。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汴隴者。因贈。夫以逆
旅無家之客。望五侯第宅。泝鎖落花之內。一段寂寥
情況。更不忍言。羅隱下第詩。簾捲殘陽鳴鳥鵲。花飛
何處好樓臺。意正此同。而許作全不道破。尤爲超妙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十二

第失之太巧。故不免晚唐。胡明瑞詩數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
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
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
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爲僧
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輪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絨
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滿洲
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
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

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
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
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
爭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
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
句也。容齋隨筆

詩禪寺居云。盛禮何山覩。嘉名偶寄居。周南太史淚。
蟬微長卿書。砌竹搖風直。庭花泣露疎。誰能賦秋興。
千里隔吾廬。題是封禪寺。昭諫身居亂世。故起句曰。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十三

盛禮何山覩奇哉句也。三四好豈可全不用事。善用
事者不冗。蘇軾律髓

作詩有描畫法。如羅隱詩雲中雞犬劉郎過。月下笙
歌楊帝歸。張祐詩窓間謝女青娥歛。門外蕭郎白馬
嘶。許渾詩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笙歌月上樓。落日
殘蟬蕭寺裡。白雲飛鳥謝家村。杜牧詩風隨玉輦笙
歌迴。雲捲珠簾劍佩高。古人所謂詩有聲畫是也。詩話
編類
成都城南舊有武侯祠。杜子美詩有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保寧廣元城北有壽寧驛。昔

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保寧廣元城北有壽寧驛。昔
武侯屯兵處。薛逢詩云。出師表上留遺恨。猶自千年
激壯夫。羅隱詩云。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
山。吁。千載之下。能言之士。皆嘆息漢運告終。武侯雖
忠義昭然。如青天白日。而天豈其壽使之不能盡用
其才。以光復漢業。讀二三君子之詩。未嘗不流涕歎
息也。哀哉。上

文談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樣屬縣。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十四

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領雲
編榮。羅隱湖南雜稿。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
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
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
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
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秘書省
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備素修身。早昇官
緒。當居雲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
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升。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

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登悵超昇之獎事
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
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押此牒今藏於
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
爲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容齋三筆

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拜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
書令賜鐵券羅隱爲撰謝表迨莊宗入洛又遣使貢
奉懇請玉冊金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
之鏤印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十五

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
三樓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
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思賈禍之誠殊相戾矣山湘野錄

都會堂卽白太傅居易之虛白堂基也王重建之號
八會亭江東羅氏爲之記以王平吳定越講武計議
凡八會於此故名之後更名都會堂也吳越備史

臨安志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
卯乃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修新城

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以此知
吳越雖云稟中原正朔既後唐長興同光年號與其
寶正寶太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繁演露

寶太元文苑英華作乾寧五上虞志錢鏐浚
舜井得寶佛碑記內稱寶正三年

巨石山一名寶石山在錢塘門之西北磊砢嶙峋負
郭挺立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上有石甌山巍石
如甌北有落星二石一在山北址一在山後巖上吳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十六

越王錢氏號壽星寶石山後改爲巨石山羅隱封石
記云或聳秀而層排巨石或宕巉而朝挹衆山者是
已杭州府志

董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年號或云天冊
或云天飛皆非也江東羅諫議隱撰吳越行營露布
曰羅平者啓國之明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
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爲宣室之地明矣吳越備史

九州山在臨安縣西一十五里舊有九祖儒堂及廟
九所俗謂錢九州廟羅隱作碑云錢達字通甫梁大

同間爲山陰王國侍郢羽林監及陳祖立遷東海太守娶瑯琊王氏生九子皆爲郎故號九州山杭州府志封胥山祠不詳詔命日月羅氏集有碑云三年閏正月則知詔下之明年正月爲碑今按長曆乾寧三年今廿崇耳

乾寧二年夏四月，皇考太師薨。光化三年十一月，葬于安國縣錦北鄉清風里。初，太師薨，因有淮師，葬是以緩。按羅氏後集太師誌銘曰：昔歲乙卯，今辰巳酉，十一月也。今以長曆推之，十二月十五日乙酉葬太羅江東外紀 卷中 十七

韓文公平淮西碑，當時謂事不實，命斷去之。敕段文昌別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及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碑辭多歸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斷去別撰。而李商隱讀韓碑詩，亦有譏之。天子言其私之句。然而羅隱有說石孝忠推碑殺吏之事甚悉。丁川晦芝田錄又曰：元和中，有還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

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與羅說同。余謂推碑之事顯。而訴碑之事幽。何國史等乃遺其顯明。而錄其幽隱。不可知者邪。况殺吏以致帝問。且賜孝忠烈士號。當時豈有不知。無乃執筆者。謂媚言爲私。而卒論近公。故顛倒去取。以爲韓公譚邪。七修類稿○金

講
邪

七修類纂○金
鑒子亦有辨

羅隱荆巫篇云。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徙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

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其家無甚累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衣食廣大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入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於是者乎龍川畧志云李吳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自去來陳州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吳居其西堂鬼卽爲止蘇轍問吳何以能爾吳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

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又云。成都道士寒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輒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此何等符耶。拱辰不能答。輒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吳之告輒。輒之告拱辰者。二事一意。大歸隱之。荆巫篇意也。春按。晉幸靈傳。高悝家有鬼。惟巫祀厭効而不能絕。要靈治之。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

羅江東外紀

卷中

十九

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惟卽絕。靈所救愈。不取報酬。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天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之傾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淮間。謂其士人口。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荆巫蓋卽幸靈事爾。西京雜

記。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金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爲虎所食。夫人之操行改前。獸類得侮之。而况人鬼乎。餘冬序錄

羅隱請宮文云。虎豹橫寧焚山而不顧。蛟蜃橫寧絕流而不顧。鈞網所全大。所去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救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惡得不全。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奚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

羅江東外紀

卷中

二十

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討菽粟而顧鈞網者也。是數語詞偉而義當然。叩馬之事。不見于諸書。而獨稱於史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意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勅夷何不預折其謀。而直於披甲上馬。引此數語。竟無能阻孟津之戈戟。何爲計草草若此。知其事真謬誕。不足信也。食粟采薇之說。亦皆好事之口。粟既周粟。薇獨非周家薇耶。遜國而食。餓于首陽。故甘就文王之養。苟其不餓。奚以就養。彼二子者。豈申徒狄比。而受養之後。又欲一餓

以成名耶。藝海洞酌

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余始讀之惡其瀆慢而且誣也。北觀陳無已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余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后土亦大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填入樂章中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故小說載高駢事云駢之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羅江東外紀卷中

二十一

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在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嘗禁止淫嫖之祠然蕃釐觀寺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耶。藝苑雜錄

按羅志謂韋郎詩人所題延和閣詩近詩妖

而此與鑑戒錄俱指羅自作

溫公之於唐末也敘裴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傳敘高駢之譏則全錄羅隱廣陵較之通鑑體製迥不作也且求之當日事情頗不合也謂家乘貢諛野史修却誠然誠然溫公弗及詳亦以流言故也文士筆譏夫舌武夫兵真三端哉。史書佔餘

喬仲山有唐羅昭諫與陳正字帖後有跋云法帖率不過數行而言簡意盡猶尸見晉宋間人物風度今

羅江東書纔爾片紙乃知風流逮唐末猶在也近日

羅江東外紀卷中

二十二

往來尺牘疊疊多幅苟爲不然則曰簡慢我於是務作不情之語以爲敬近至權貴記室之間開一函有累十紙風俗頹壞至此可太息也。研北雜志

譏評

羅鄴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稱然隱才雄而龔疎鄴才清而綿綴。唐摭言

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

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

果有可取
何必計及
至耳

此語足以
證其爲
人言實
亦以
爲理
也

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于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洞江詩話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山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哉羅隱寢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照肯長其視前作愧矣。韻語陽秋

羅江東外紀 卷中

二十五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霍羅隱爲多杜荀霍詩如曰恐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開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

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野客叢書

高秀英辯提滑稽常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胎詩李羣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鈞轡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霍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

羅江東外紀 卷中

二十四

史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西清詩話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箇中哀雖然未得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渴來此却似軍官宿娼謎也丹鉛總錄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襴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

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餓貓窺鼠穴。饑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採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羶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樓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鵝鵝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並上

羅江東外紀 卷中

二十五

太平兩同書。貴賤強弱損益敬慢厚薄理亂得失。真僞同異。愛憎十篇。多言持世。去聲一二及養生。其說泛然。于二家與旨無開焉。但每篇所論名篇兩字亦悉。文欲學漢。而音不振。氣不雄奇。多凡語。旨又率襲舊讀之。不能使人觸情警心。其書可有可無耳。唐氏小辨

羅江東外紀卷中終

羅江東外紀卷下

明

閔元衡康侯評次
陳無私一冊叅訂

糾襲

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于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猶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僧惠崇爲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也。若溪漁隱叢話

羅江東外紀 卷下

一

語白

羅隱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潛然後。不是姦人卽婦人。余嘗疑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

生字出韻
合是此身

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

儒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藝苑雜錄

羅隱壯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一生。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斲之曰：吾豈効兒女輩耶？當時為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年尊之語。上

羅隱壯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虛負穠華過此身。據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尚牡丹一本直數萬，韓滉私第有之，遽命斲去曰：豈

效兒女邪？西溪叢語

晉陸機有狡犬黃耳，能傳家信，故羅隱江東旅中感

懷云：書憑黃犬路何長。五色線

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羅隱

詩云：猩猩鸚鵡無端會，長向人間被網羅。

漢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羅隱詩云：桃李無言應

笑我，二年塵土滿漁航。並上

一統志載巢縣有半湯池，一冷一熱，其初冷熱仍異。

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冷觸熱，即亟回。唐羅隱詩云：飲水魚心知冷暖。濯纓人足識炎涼。天都載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羅隱曰：鎖門千里更無人到，絲綸五色惟其鳳銜。孔平仲談苑

遺跡

五代時高士韓必吳松，鍊丹于長興洛塢，吳越錢鏐

遣羅隱招之，二人遂隱一石壁，今有二仙石壁。西吳里語

玉寶泉長興西南六十里，深廣皆二尺，色紺碧，味甘。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唐處士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築室泉口，號三隱。

吳興掌故集

閔子曰：羅鄭侶棲，見寶徐兩書，似無可疑，但

閱續世說云：石晉鄭遨居華陰，與李道殷、羅

隱之友善，時人目為三高士，而陝志因之，不

知隱下之字，果衍文否，併識以俟博雅。

羅隱不就梁祖招，遂略世故。縱遊山水，邑之西峴有

羅隱讀書堂，遺址尚存。東陽縣志

羅隱宅，在縣南五里，元祐中僧翺庵于此，名曰棲賢。

今善法院有隱墨池存焉上

安慶府望江縣大茗山在縣北六十里嶺有巨石如

砥相傳羅隱嘗居于此其旁山曰小茗南畿志

讀書臺在分宜縣北二十里堂西有車書巷後有石

倉前有洗硯池相傳羅隱嘗讀書于此江西通志

羅隱書院羅江治西南空峒山下四川總志

謝皋父嘗至新城間故老言羅隱給事塚在縣界徐

村之水陂冢碣猶存梁開平四年沈崧志研北雜志

給事羅隱墓在定山鄉居山里錢塘縣志

羅江東外紀 卷下四

羅隱寓居蕭山卒墓在許賢鄉紹興府志

羅隱墓在涇縣東七十里隱唐末詩人一統志

羅隱墓在樂安縣羅家潭昔有漁者入潭見石上有

大字不能辨後水落石出視之乃羅隱墳三字江西通志

閔子曰名賢埋玉五處載以為重第涇與樂

安時屬南唐境越蹟沿殊不可曉

流風

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朴人竊倣學相傳為滅樣方平

帽清興錄

馮弔

釋歸仁悼羅隱詩云一著讒書未快心幾抽胸臆縱

狂吟管中窺豹我猶在海上釣鼉君也沉歲月盡能

銷憤懣寢區那更有知音長安冠蓋皆塗地仍喜先

生葵碧岑唐僧弘秀集

吾杭附郭錢塘縣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

一本王黃州元之嘗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

庭花蒲縣一作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

棠觀此杭州海棠亦香矣不特昌州然也但恐詩人

羅江東外紀 卷下五

重稱過實徒誇其韻不能慰彭淵材之恨耳思錄

東白院距新城縣一里許在鷄鳴山昔為唐給事中

昭諫羅隱公宅溪流繞前山巒環後邑人共建為東

白禪院中有大士堂福民侯王祠祠之左為昭諫公

遺像鄉民歲時伏臘于此每東顧上流又有許忠烈

祠耿然金峙東安彈丸區也如羅之文章許之忠烈

並可昭垂不朽題詠幾遍獨東海冒愈昌撫弔淒楚

堪為二公擊節今錄之云千載人傳昭諫名空山無

處覓先生已知寄對南山隱恍聽天鷄半夜鳴遶砌

薛蘿堪製服。近簷花柳共爲情。睢陽祠宇還隣近。忠義何當共一楹。○凌誌題云。題山詠水。遍天涯。誰識東安是舊家。半畝荒基山寂寂。夜深風雨落梅花。○許廣微詩云。廢宅百年後。荒基一畝平。獨憐新桺。誰識舊軒楹。閨里清風在。溪山秀色明。當時苦吟夜。應使鬼神驚。武林梵志

又許仲詩。吟魂散何處。舊居荒可嗟。江山開白石。圖籍落誰家。野燒寒煨燼。春風暖自花。詩名蟠不得。埋沒任桑麻。杭州府志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六

徐照題羅隱故居詩云。片水靜無塵。青山是四隣。上天如有意。此地着詩人。吟得物俱盡。罰令生世貧。因來尋古跡。只見石爲隣。宋賢詩集

曹冠羅隱讀書堂詩。翠微深處有幽居。驛客當年此結廬。散策喜看遺趾在。築岩擬欲帶經鋤。興高物外千鍾酒。自負胸中萬卷書。泉石知誰肯同社。便吟招隱意何如。東陽縣志

雜組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

肩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雜隱潘閏四詩人名也。或以爲王丞相所撰。墨客揮犀

羅隱帳中作綉幃水

楊義方眉山人在蜀舉進士。長於詩。自以其才過唐羅隱。嘗有春詩云。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到花。又贈王樞密詩。兩聲鞭自禁中山。一族人從天上來。異聞錄蜀中廣記

張翼善詩。管投詩兩秩于京師王相浦。王諭之以詩云。清河詩客本賢良。惠我清吟六十章。詞格宛同羅江東外紀 卷下

七

給事工夫深似賈司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渺茫。好去蟾宮是歸路。明年應折桂枝芳。詩話總

衛士識斗牛之王氣。紹威薦羅隱之能詩。葛澹錢地賦

浙右歸服之明年。夏夜素月流空。江澄如畫。甘露寺僧持課。忽覩數人自西軒上江亭。坐定。命酒列散。僧竊于窗隙窺之。南向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東向者曰。今恣江南游。皆不乏風流。僕嘗記公云。何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超今。西坐虜服者曰。請各述向日臨危一言。以代絲竹可乎。衆曰。

唯虜服執杯乃曰趙一能為賦鄒陽解獻書可惜西
川水不救轍中魚次至逢掖者曰偉哉橫海鱗壯矣
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南向云功遂伴昔
人保退無智力誰言太行險茲路信難陟次朱衣曰
握裏龍蛇紙上鸞逡巡千幅不為難額雲羅隱皆塵
土嘆息何人呈筆端俄而鐘鳴僧戶軋然而啓倏皆
散去郡志

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剗刺相高或鋪輶川苗一本或
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八

飲酒猜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商行第坊巷形貌之
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為針史清異錄

別巫活祀○羊猪鮮且肥清醑更滿卮所疾者得效
祈歲者得饑得令者作師巫請神狀偏獻眾客一盃
眾客作神享之安雅堂酒令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為知音善填詞其
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散套中馬上抱
雞三市圖袖中攜劍五陵遊最勝乃用晚唐人羅江
東詩也亮山堂

綿州魏成縣驛有羅江東詩云芳草有情皆礙馬好
雲無處不遮樓陸務觀游戲用其韵云老大樂典忽
西遊遠跨秦吳萬里秋尊酒登臨遍山寺歌辭散落
滿江樓孤城木葉蕭蕭下古驛灘聲湮滅流未許詩
人跨此地茂林修竹憶吾州劍南詩彙

存疑

昭諫盛業傳家有寶刀詩唐詩紀事以青州王師範
遣使齎幣幣求一篇隱寄此王得之大喜陳應行歷
代吟譜同乃甲乙集為秋日有酬叔祥本為寄羅郭
羅江東外紀 卷下 九

王之一

自遣得則高歌絕句近峰間略作惜常侍
詠柳滿岸晴來絕句續本事詩作顧雲

題馬見驛馬鬼煙柳正依依絕句抒情詩作侍郎秋
歸日

逸劇

傅叔祥所逸也甲乙集雖行于晚唐十二
家亦為及之若讒書將公諸世蟋蟀詩不
云復列

江南別

去年今夜江南別鴛鴦翅冷飛蓬熱今年今夜江北

邊鯉魚腸斷音書絕男兒心事無了時出門上馬不
自知樂府詩集

泰中富人

高年起華堂區區引流水糞土金玉珍猶嫌未奢侈
陋巷清蓬蒿誰知有顏子

甲乙集

思歸行

不耕南畝田爲愛東堂桂身同樹上花一落又經歲
交親益相薄知己恩潛替日開十二門自是無歸計
殘花

羅江東外紀卷下

十

已歎良時晚仍悲別酒催暖芳隨日薄輕片逐風迴
黛歛愁歌扇妝殘泣鏡臺繁陰莫矜銜終是共塵埃

初秋寄友人

九華曾屏迹雁亂與心違是處堪終老新枝又未歸
病中芳草歇愁裏白雲飛樵侶兼同志音書近亦稀

瘞子

終日路岐旁前程亦可量未能慚面黑只是恨頭方
雅旨逾千里高文近兩行君知不識字第一莫形相

題玄同先生草堂三首

杳杳諸天路蒼蒼大滌山景輿留不得毛節法應閑
相府舊知己教門新啓關太平匡濟術流落在人間

其二

先生訣行日曾奉數行書意密尋難會情深恨有餘
石橋春暖後勾漏藥成初珍重雲兼雀從來不定居

其三

常時憶討論歷歷事猶存酒向餘杭盡雲從大滌昏
往來無道侶歸去有台恩自此玄言絕長應閉洞門

閻丘方遠其先齊人幼辨慧學於廬山道士

羅江東外紀卷下

十一

陳玄悟又傳法籙于天台葉藏質尤好儒學

唐景福中居餘杭大滌洞吳越王奏請賜紫

號玄同先生重建天柱宮以居一日作控雀

坐而逝杭州府志

茅齋

從事不從事養生非養生職爲尸祿本官是受恩名
時態已相失歲華徒自驚西齋一卮酒衰老與誰傾

遁跡

遁跡知安往沽襟欲奈何朝廷猶禮樂郡邑恐干戈

華馬憑誰問。胡塵自此多。因思漢明帝。中夜憶廉頗。

倚棹

倚棹聽勝笛。沾衣認酒壚。自緣悲巨室。誰復爲窮途。
樹解將軍夢。城遺御史烏。直應齊始了。傾酌向寒蕪。

商於驛與于韞玉話別

多病仍疎拙。唯君與我同。帝鄉年共老。江徼業俱空。
燕冷辭華屋。蛩涼恨曉叢。白雲高幾許。全屬採芝翁。

文苑英華後識云集中別有一篇題同而詩異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十二

錢塘遇默師憶潤州舊遊

歌獻玉唾壺。醉擊珊瑚枝。石羊妙喜寺。甘露平泉碑。
捫苔想豪傑。剔蘚看文詞。歸來北固山。山水檻光參差。

京口山志

大梁兄喬誦

湘水春浮岸。淮燈夜滿橋。六年悲梗斷。兩地各萍漂。
刀筆依三事。篇章奏弭貂。跡卑甘汨沒。名散稱逍遙。
好樹松爲侶。空江桂作橈。野香花伴落。缸暖酒和燒。
晉沼尋遊鳳。秦冠竟歎鴟。骨凡鷄犬薄。魂斷蕙蘭招。

張望添燕珩。蹉跎厭魯瓢。敗桐方委爨。寬匱正衝霄。

戰代疑作伐安釐國。封崇孝景朝。千年非有限。一醉解

無聊。漏永燈花暗。爐紅雪片銷。久遊家共遠。相對鬢俱凋。
運命從難合。光陰柰不饒。到頭簪笠契。雨信釣

魚潮。文苑英華

南園題

博學路終迷。南園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棲。
葉長春松闢。科圓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雪壓遠山低。

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窻奔野馬。閑甕養醯雞。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十三

水石心逾切。烟霄分已廢。病憐王猛舂。愚笑隗囂泥。

澤圃潮平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提携。

文苑英華

姑蘇城南湖陪曹使君遊

水蘼花紅稻穗黃。使君蘭棹泛迴塘。倚風藻荇先開路。
迎旆鳬鷺盡着行。手裏兵符神與術。腰間金印綬爲囊。
少年太守勲庸盛。應笑燕臺兩鬢霜。

甲乙集

按姑蘇志曹圭錢鏐將爲蘇州制置使

送章陽赴舉

華鹿歌終別酒催。粉闌星綵動昭回。久經離亂心應
破。乍覩昇平眼漸開。願我昔年悲玉石。憐君今日蘊
風雷。龍門盛事無因見。費盡黃金老隗臺。

按嚴州志。胡桐廬人。登乾符三年進士。正昭
諫失意之日也。

送魏校書兼呈曹使君

亂離無計駐生涯。又事東遊惜歲華。村店酒旗沽竹
葉。野橋梅雨泊蘆花。書發跡官雖屈。負米安親路
不賒。應見使君論世舊。掃門重得向曹家。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十四

上江州陳員外

寒江九派轉城樓。東下鍾陵第一州。人自中臺方貴
盛。地從西晉卽風流。舊班久望鵷鷺。餘力猶聞虎
夜浮。應恨屬官無健令。異時佳節阻閒遊。

早春巴陵道中

遠雪亭亭望未消。岳陽春淺自相饒。短蘆冒土初生
筍。高柳偷風已弄條。波泛洞庭猶獮獫。谷連荆楚鬼
神妖。中流菱唱泊何處。一隻畫船蘭作橈。

登高詠菊盡

離畔霜前偶得存。苦教遲晚避蘭蓀。能銷造化幾多
力。不受陽和一點恩。生處豈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
金樽。聞公歿後無知己。露滴幽叢見淚痕。

淮南送盧端公歸臺

鸞鳳勢逸九霄寬。北去南來任羽翰。朱紱兩叅王儉
府。綉衣三領杜林官。道從魯國曾匡濟。才向牛盆始
重難。應笑張綱設生事。埋輪不得在長安。

新安投所知

少年容易捨樵漁。曾辱明公薦子虛。漢殿夜寒時不
食。宋都風急命何疎。雲埋野艇吟歸去。草沒山田賦
遂初。長劒一尋歌一奏。此心爭肯爲鱸魚。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十五

暇日感懷因寄同院吳蛻拾遺

壁池清秋訪燕臺。曾捧瀛洲札翰來。今日二難俱大
夜。當時三幅謾高才。戲悲槐市便便筍。狂憶樟亭滯
清杯。猶幸小蘭同舍在。每因相見卽銜哀。

安陸贈徐礪

靈蛇橋下水聲聲。曾向橋邊話別情。一榻偶依陳太
守。二年深憶禰先生。塵欺鬢色非前事。火蕤蓬根有

去程還把餘杯重相勸。不堪秋色背耶城。

昇平公主舊第

乘鳳仙人降此時。玉篇繼罷到文詞。兩輪水磴光明照。百尺蛟綃換好詩。帶礪山河今盡在。風流鐫俎見無期。壇場客散香街暝。惆悵齊竿取次吹。

送劉校書之新安寄吳常侍

野雲如火照行塵。會續溪邊去問津。才子省街非未客。楚君科第是同人。狂思下國千場醉。病負東堂兩度春。他日酒筵應見問。鹿裘漁艇隔朱輪。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十六

送前南昌翟令替任映攝新城縣

五年苛政甚虫螟。深喜夫君已戴星。大族不唯尊禮樂。上才終是惜生靈。亦知單父琴猶在。莫厭東歸酒未醒。二月春風何處好。亞夫營畔柳青青。

九日廣陵道中

秋山抱病何處登。前時韋曲今廣陵。廣陵大醉不解悶。韋曲舊遊堪拊膺。佳節縱僥隨分過。流年無奈得人憎。却驅羸馬向前去。半落路岐非所能。

粉

北裝精切

每持纖白助君時。霜自無慘雪自疑。郎若姓何應解。傳女論窺宋不勞施。妝成麗色唯花妬。落盡啼痕只鏡知。最好玉京仙署裏。更和秋月照瓊枝。

晚眺

凭古城邊眺晚晴。遠村高樹轉分明。天如鏡面都來淨。地似人心總不平。雲向嶺頭閑不散。水流溪裏太惺生。誰人得及莊居老。免被榮枯寵辱驚。

野花

萬點紅芳血色殷。是野。花。因戲蝶尋香。

羅江東外紀 卷下

十七

住少有行人。輟棹攀若在。侯門看不足。為生江岸見如閑。結根必竟輪桃李。長向春風紫陌間。金上

西川與蔡十九同別子超

相歡雖則不多時。相別那能不歛眉。蜀客賦高君解愛。楚宮腰細我還知。百年恩愛無終始。萬里因緣有夢思。腸斷門前舊行處。不堪全屬五陵兒。才調集

龍丘東下却寄孫員外

殺江東下幾多程。每泊孤舟即有情。山色已隨遊子遠。水紋猶認主人清。恩如海岳何時報。恨似煙花觸

處生，百尺風帆兩行淚，不堪迴首望崢嶸。

牡丹

艷多煙重欲開難，紅藥當心一抹檀。公子醉歸燈下見，美人朝袖鏡中看。當庭始覺春風貴，帶雨方知國色寒。日晚更將何所似，太真無力凭闌干。金上

奉使宛陵別二三從事

梁王雪裏有深知，偶別家鄉隔路岐。官品共傳勝簪日，酒杯爭肯認當時。豫章地暖矜千尺，越嶠天寒愧一枝。還有釣魚簑笠在，不堪風雨失歸期。文苑英華

羅江東外紀 卷下

燕昭王墓

戰國蒼茫難重尋，此中蹤跡想知音。停別騎，山花曉欲中遺，野草深浮世近來，輕駿骨高臺何處有。黃金因思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若負心。唐詩品彙拾遺

姥山

臨塘古廟一神仙，綉幌花容色儼然。爲逐朝雲來此地，因隨暮雨不歸天。眉分初月湖中鑑，香散餘風竹上煙。借問邑人沉水事，已經秦漢幾千年。錦繡萬花谷詩集

雜事

抵鵲山前寄掩扉，便甘終老脫朝衣。曉窺青鏡千山入，暮倚長松獨雀歸。雲裏引來泉脉細，雨中移得藥苗肥。何須一筋鱸魚膾，始掛孤帆問釣磯。詩家全體

杏花

二月青皇醉艷陽，杏花開遍午橋庄。紅光照滿珊瑚樹，紫豔粧成錦綉章。幾度晚香來酒店，一枝春色出隣牆。書生對此多高興，題品新詩入錦囊。玉堂詩選注出萬家

玉簪

羅江東外紀 卷下

雪魄冰姿俗不侵，阿誰移植小窓陰。若非月姊黃金鈿，難買天孫白玉簪。曉色娟娟臨几席，秋香冉冉透衣襟。幽人自得林泉興，時把清香澹筆吟。上

病馬

極上病驄蹄裏裏，江邊廢宅路迢迢。白經梅雨長垂耳，午食蕪漿欲折腰。金絡街頭光未滅，玉花毛色瘦來焦。曾聽禁漏驚街鼓，慣踏康塵怕小橋。夜半雄聲心尚壯，日中高臥尾還搖。龍媒落地天池遠，何事牽牛在碧霄。甲乙集

四頂山 在合源東南

勝境天然別精神。入畫圖。一山分四頂。四面瞰平湖。

錦繡萬花
谷續集

竹林寺

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慇懃竹林寺。更得幾迴過。

九江府志

白角簍

白似瓊瑤滑似苔。隨梳伴鏡拂塵埃。莫言此個尖頭物。幾度撩人惡髮來。
甲乙集

羅江東外紀 卷下

淚

過臉橫顏。咽復勻。也曾譏毀也傷神。自從魯國潛然後。不是奸人卽婦人。

圍城偶作

東望陳留日欲曛。每因刀筆想夫君。自從郭泰碑銘後。只見黃金不見文。
金上

宮詞

巧畫蛾眉獨出羣。當時人道便乘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落日黃昏空掩門。
錦繡萬花
谷後集

題杜甫集

楚水悠悠侵口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交孫武重泉下。不見時人說用兵。
南部新書

竹下殘雪

牆下濃陰對此君。小山尖險玉爲羣。夜來解凍風雖惡。小面寒城減一分。
萬首唐人絕句

春風

也知有意吹噓切。爭奈人間善惡分。但是靴襪微細物。等閑擡舉到青雲。
此亦可入
宋齊歌
野客俗語
中

羅江東外紀 卷下

杏花

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東家枯世上人。

中秋不見月

風簾淅淅滿燈痕。一半秋光此夕分。天爲素娥嬌怨苦。併教西北起浮雲。

感弄猴人賜朱紱

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何如買取狢孫弄。一笑君王便著緋。
是學敏
詩集卷

鎮海軍所貢

延前飛雪扇前塵。千里移添上苑春。他日丁寧柿林院。莫宣恩澤與閑人。

席上歌水調

餘聲宛宛拂庭梅。通濟渠邊去又回。若使煬皇魂魄在。為君應合過江來。金上

送竈

一盞清茶一望烟。竈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問凡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堯山堂

羅江東外紀 卷下

二十二

山茶

山家春早擣旗餘。別有千苞獲絳房。覽見班班高一丈。夜深烽火亂池光。花編

代錢穆謝賜鐵券表

思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唐春。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迫及乘塵。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禍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

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

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有其必死。雖君親屬。

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

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

賈禍。聖主萬歲。恩臣一心。後撰錄。格古要論。臣恕作恕臣。飛揚作驚。起爰作

羅江東外紀 卷下終

羅江東外紀 卷下

二十三

羅江東外紀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閔元衢撰元衢字康侯烏程人自號歐餘生自

以終身不第有似羅隱乃作此書蓋一時寓意之
作也

唐賀監紀畧四卷

〔清〕聞性善 聞性道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賀監紀畧》

四卷《提要》



貧民之

真濟

11

取
あ
子
女
を
あ
か
し
め
る

痛日少而
多不計

॥ श्रीगणेशाय नमः ॥

真珠

三

賀公草體 集部子集草韻辨體

加貝
生
章

はるばるのち
あつた

前
 端
 蕭
 密
 月
 樓
 後
 女
 戟
 聖
 高
 寺
 路
 呂
 友
 歸
 遂
 珊

唐賀監紀略序



城南四十里它泉響巖之間有
高尚宅爲唐秘監賀公所居廼
公之祠則在郡城西南隅月湖

賀監紀略

薛序

中而署之曰逸老堂蓋取李供
奉所稱四明逸老之語豈公所
乞鑑湖一曲卽其地耶自昔至
今遺篇題詠或逸或存散亂無

紀祠下聞天廼全昆補闕畧裒

輯成編屬余序其端而授殺青

余惟人既沒於千百年之上而

猶使人瞻仰於千百年之下丹

賀監紀略

薛序

二

聖不已而俎豆之俎豆不已而
歌咏之歌咏不已而剏厠之不
忍使之漏遺此其人必邁世絕
俗之品而考公之乞黃冠歸四

明年踰八十矣夫以八十而始
乞骸骨眡二疏張翰輩爲何如
人令生今日人方譏彈之不暇
而暇聲詩讚歎之乎吾意公膺

賀監絕句

薛序

三

開元天子知遇旣深且久至贈
公歸詩猶云豈不惜賢達安知
公非屢請而不得請耶天寶初
移疾請爲道士返故里公至此

日斷然遠引有微意焉不第納
婦之非思以去諫也方侍從東
宮則肅宗所爲蚤已瞭然於中
且是時又林甫爲相姑才嫉士

賀監絕句

薛序

四

公之得不爲李邕裴敦復者亦
此去哉時可留則不敢以其身
負知遇可久則久幾可作則不
欲以其身徇榮祿可速則速公

誠不媿於仲尼之徒而顧托之
乎道士以終者斯客之所謂狂
也豈其爲千百年之下之人所
瞻仰也祠據湖中流雙橋綵虹

賀聖紀畧

薛序

五

畔寧無人焉慨然以祠之掌故
自任聞子起而圖不朽於干戈
擾攘之日意念良深聞之爲聞
蓋可知矣

賀聖紀畧

薛序

六

帶夾左右衆樂亭當其前疑卽
古十洲三島未盡變桑田之一
國家承平二百八十年春花之
朝秋月之久畫船簫鼓喧填祠

里人天爵翁薛岡謹撰時年
八十有六丙戌余月朔旦也



稽山朱懋政書
明山王家璋鐫

刻唐賀監紀畧序

有唐秘書監賀季真先生倜儻
風流文心壓乎四士酒德豪於
八僊自署狂客人推逸老至今

賀監紀畧

賀序

一

過湖千瞻祠宇夷猶煙波島嶼
間猶令人作山高水長之思恍
遊僊嶠瑤臺之上而或者不詳
揆心迹輕訾公歷登撫仕垂白

乞骸不合列諸隱逸正猶天際

飛僊翩跹霞表而欲目下界歎
唾輕肆點染特論雖刻儼人非
倫語云仕宦不已車生耳者盧

賀監紀畧

揚序

二

鈞柳公權俱日八十之年相繼
率班賀正一則升降如儀吐音
鴻暢舉朝歎服一則憊趨龍墀
誤傳尊號為朝士所嗤均失止

足之義都貽遜尾之譏抑何論

波風日開美遊者勝賞未已泝

鄙如盧柳漢若張蒼宋若潞公

洄轉適而遽作迴颿之撓遵彼

固推皤耆碩未免戀班行

在澗之渚雖云一曲乞湖旋已

豈無呂赤松范蠡圖獻者而久

千秋捨宅徜徉縱誕風斯尚矣

賀監記畧

揚序

三

賀監記畧

揚序

四

踰懸車之年緩申納節之請春

假令秘書呂八十拂衣為好事

明濡滯勇退為難矧先生當天

所警則先時疏傳賜金呂去年

寶盛時朝論所宗主恩正篤喻

亦七十餘矣定品罔間潔汙置

如木蘭沙棠玉簫金管放擢澄

論何分久速久况乎通和留賣

藥之僊蹤復安知銀青非金門
之大隱吾方欲系之神僊錄而
世人猥刪諸隱逸傳耶乾元之
詔謂先生神清志逸學富才雄

賀監紀畧

揚序

五

蓋於世所推五總龜徵文苑焉
於青蓮所作住城廳壁記徵吏
譜焉於東嶽儀注徵典禮焉於
紫清上聖道曲徵審音焉槩舉

一班畧窺具體所惜時移世邈
文獻鮮徵自所傳剩馥殘膏外
如入道表章艸考經楷書龍瑞
宮記澄心堂十七帖臨本問之

賀監紀畧

揚序

六

博雅多所憑漫有是哉鳳不留
毳屨不備文也然一毛一角安
在油素之馨不冥有風雷之護
哉以至慶湖之濱剡溪之曲隨

寓皆借榮名迄今長之觀放

生之池爰止都標靈境總其行

藏不繫心迹雙清原崇百代風

師克饗千秋伏臘獨石戶鹿門

賀監紀畧

揚序

七

不許終南借捷正如桃花流水

未易外人問津斯固非宿名所

學步通隱得效顰也惟茲高尚

之宅夙循佛影之巖小子無似

偶尋先生舊隱結作異代芳隣

憑吊所至寤寐為勞筆墨多塵

少未經神人之斧煙霞自痼蚤

已頂道士之冠傾注所挹鄙吝

賀監紀畧

揚序

八

都銷固不啻過彭澤之里五柳

猶存聆少文之琴衆山皆響矣

里中聞君天廼昆季博雅絕俗

尚友伊人塢櫨遺編表章甚勤

過余徵序并問公詩在三唐何
品余曰曾未人其玄中也惟憶

嘉靖間吾鄉有張白齋先生者

詩固滌氛祛垢風格亭々而自

賀監紀畧

揚序

九

僊者瑤臺僊嶠之上可勝山高

水長之思耶天廼紀畧之刻大

是一曲上千秋功臣所屬逢時

遇主後青門之餞毋使車生耳

賀監紀畧

揚序

十

跋竹里館集謂秘書白雲青鳳

不可結攬且自幼好有唐諸公

至仰企先生獨加一倍則人與

詩交重所繇領袖四士顏頡八

為季真所笑請締諸黃冠之盟

鄉後學揚德周敬撰



陸燾拜書

序

表之仲朔湖陰身人溪
州宜柏石余嘗酌得句謂
先生之祠本歸之墓此感

賀監紀畧

董序

一

山川詩酒遇合之難也山川
紀詩酒詩酒記
其角詩刻光湖影湖
湖刻之明而江山控

序 伴酒子飲有狂

有醉不澆踉蹌之胸詩
有雅可騷不寶腐迂之
筆品近豪上者必能浮

賀監紀畧

董序

二

白高顏必能噴虹吐電
其筆必如秋霜皓月
其筆顏必如野鶴孤雲品
已早著必舉妙如未海

心握筆似狀畫其筆
必如隄隄毒蝎其情狀
必如飢席飢鷹先生昔
令任埏米楚瑣蹟傳矣

賀監紀畧

董序

三

采見要臨酒樓觴太白
風流古今長安市酒
半醉逢君則明皇交
則太白謔胡十未云遲也

余小子性宜五堅才拙薄
書敢高蹈之云期實素
襟云物易得解組歸
休子問生所集先生一編

賀監紀畧

董序

四

於清泉白石之下呼狂
客飛巨觥塗鴉潑墨非
酒僊亦酒法也或曰余云
引年二十余曰耆英會

不還君實先生其許我

戊子二已前一日蘭陵董大勳

清塘氏書於鄧署冰室



賀監紀畧

董序

五

賀監紀畧叙言

京口後學陳觀陽確庵撰

爲山林之隱易爲市朝之隱難故子房晦

跡畱侯曼倩避世金馬子喬飛葉令之舄

稚川乞勾漏之砂朱門蓬戶蘿薜簪纓有

異致哉天上星精雅稱李白觀其沉舟采

賀監紀畧

陳序

一

石待詔金鑾擁宮錦於中流擅清平之絕

調固已質殊才鬼胎脫頑仙雖云失身璘

黨未免全瑜一寄而推轂汾陽實惟首功

若乃沿流溯源則水鏡之日又當近舍蓮

鄉遠希剡曲矣夷考四明賀季真風流自

命曠達不羈夙懷經緯之文累陟華清之

選一遇長庚謫仙呼贈金龜共醉玉階前
推是非進賢足容身名俱泰乎而月殿將
遊霓裳欲譜李猫之蜜劍不試胡雛之鞞
鼓未鳴遂能移疾還山辭官訪道致荷天
子贈言群英祖餞高同四皓托方外之奇
蹤識儼二疏尋人間之樂地千秋捨宅一

賀監紀畧

陳序

二

曲錫溪嘗披白鷺之裘時駕青鳬之棹可
不謂介石知微卓識超玄者歎論者疑懸
車齒邁拂袖眸昏當夫鷗鶴初盟菴會龍
地應識抑知烟霞鏤骨奚可忘補袞于黃
衣松風入夢不必蚤掛冠于神武矧漆園
有蘧蘧之將高密有起起之徵數屬前知

幾難衆著吳毅甫贊公狂非真狂醉非真
醉旨哉斯言安知人之所爲狂非卽公之
所爲聖人之所爲醉非卽公之所爲醒耶
予家夢溪偶客甬水瞻禮西湖之祠拭觀
南宋之碣每惜其文易竟厥事未詳適天
廼聞君以所輯紀略投眎據公懿蹟佳篇

賀監紀畧

陳序

三

贈章祠集無微不採無疑不詮昔稽叔夜
傳高士欲爰其人于千載公自有唐迄今
罕覩全編天廼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且圖
于時之不可爲尙爰千載惟畸一人今而
後知玉皇案牘冥有以傳參同之契異世
無替識汾陽者太白也微太白不足以識

汾陽知太白者季真也微季真不足以知
太白表季真者天廼也微天廼不足以表
季真各具仙根竝炳慧眼且天廼先世卜
築響巖迨今菟裘鑑曲芳風所破高節攸
同真士爲侶達人數著冢宰公以巨源之
雅量師外監之清流釋組同遊解龜訪樂

賀監紀畧

陳序

四

而少叅先生忠言拜杖尋思鏡水之尊托
詠錦官之栢及比部年伯祖碧沚逍遙掃
水雲以延狂客黃冠漫頂漱泉石而觴涵
仙至今王父而下以純孝碩德遠逸高隱
釣遊魚于竹嶼聽歌鳥于柳汀暨天廼偕
昆與同竝能突陸排蘇籠霄卷霧縈念祖

之思切懷賢之慕宜其夢遊兩久洵當枕
寶千秋予惟明山洞境曾屬先大父梓州
叨殿秘書之仙域厠登比部之文壇迄今
幾七十載而猶得孫枝相接復歌嘯于松
月島中相羊于薜雲徑裒仰秘書之遺客
追比部之舊好亦希覩也敬泐薇焚麝啟

賀監紀畧

陳序

五

緗帙而借爲之題願附狂客之狂以識兩
間君闡揚之盛并以廣兩間君永言永德
之孝如此丁亥秋日管氏秋水軒書



徵唐秘監賀公實蹟遺翰



公孕祉石窗考槃鏡水曠度弘才監兩毅之鉅業沉機卓
識追二疏之奇蹤詩謂州隸百世是師清鑑風流千載
絕遐思不謬乎昔移逸韻多標千代忽祠乃屢更祀則不
替莫州守初建紹興之甲子吳使君重新開慶之己未獨
損改站久出斷碑生惟雄節邁倫歿亦高風益世構驛東
千鹿逐之年勝占雙橋兩水還亭北以
龍飛之祚光涵三島十洲迄今廟貌不易羨葺脩之在先
時昔文獻無傳懼補軼之居後雖劉子入文苑之列朱公

發隱逸之倚要皆綺翰失微懿蹟多漏何以燦彼芳範昭
茲錦製世道素仰山斗夙企羽儀因夢屬懷遂時抒願廣
校簡篋之文迭攷縑緗之記綴諸楊被集為紀畧第以學
慚詩書家鮮書倉未免留肝染指奚辭去乙傷麟告我
同志益予寡陋望開琅笈之藏希發懷枕之秘凡
公之實蹟遺翰歷代名公贈題錄而錫我庶尋幽者無
媿追蘭而識韻者有嘉探竹千古之文章諒應珍槩寸心
之得失敢借石攻
乙酉黃鍾之望雪屋子聞性道天廼父謹啟

輯賀監紀畧例

凡十條

一首卷紀公之實蹟次錄遺翰其歷代題贈又次之
終則附載祠堂庶讀者得以類求焉

一集紀蒐羅諸史文集確有所據其出自諸書必標
書目出自名公更列姓氏詩小有異者不煩眉列
其下餘書多有雷音乃裁定一冊以付剞無摭拾
重複燕汗漫嘲

賀監紀畧 凡例

一實蹟冒以唐書本傳舊新並勦不敢遺也隨梓任
城記足窺懿政之一班云群書未可謂盡有獲尙
圖茲諸

一遺翰未克多得且如入道表選鄉集浙東倡酬集
其名目見於郡志胡元瑞詩藪俱已遺失致深玉
沉之慨

一丹山詠公所釋也不得不詳其本詠以明原始惟
每條別之以賀公釋註云

一名宿贈詩或採之集中或得之手擲其昔之蚤晚齒之先後不能一一拘也

一題贈中旁及他人引借語本無與於公第其膾炙人口無書無之併收之者不亦以見公之譽隆千古也哉

一祠堂止詳月湖中者祠下也故彙至笈經聯額不嫌其繁縷以備參考

一公黃冠像延宋嘉定丁丑狀元履齋吳公諱潛者

賀監紀畧

凡例

二

竭之珉見樹於祠中今攬摹以冠諸書公曾以夢示也

一公書到今將及千載幾尋千之幾經尚輩湮沒者不知如許矣矧以公之磊落豪邁其意實不在於著書者乎兼之疎庸後學編次多遺謹于是紀也名之曰畧

柔兆閏茂歲上巳日聞性善與弟性道

葉沐拜手敬識于月湖之愛日書屋中

賀監紀畧語冰錄

添國史有言要燕不可以語冰爲于時也小子無狀謬意輯秘書公記畧雖搜括未廣然每復隻事片語有關於秘書者奚啻瓊瑤之第群書論說或多不合後進疎愚何敢成一定之論敬贅諸首以俟博雅君子審辨焉自愧輕創之整應不以思焉貽笑心所于天更道識

記事詩載李白自蜀至京師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呼爲謫仙人解金龜換酒與飲盡醉期不問日繇是稱譽尤赫儼鑑云天寶甲申白與吳筠善筠待詔翰林白亦至長安太子賓客賀公邂逅于紫極宮薦于明皇遂

賀監紀畧

語冰

一

敬賀公令任城時白嘗爲公撰任城廳壁記濟寧州志亦云城南有太白酒樓白因父爲任尉嘗爲縣令賀季真觴于此故樓以名然則公與白在任城時已相親善群書曷言京師邂逅既奇其姿復請觀所作如素昧生平卒獲傾蓋之歡者不知壁記何繇而預作酒樓何日而先觴或曰壁記乃白所追贈者樓頭之酌亦豈追飲乎屠長卿報龍君善書云昔李青蓮罷供奉浪遊人間客任城依賀監是白之應召後公猶作任令耶列傳

言自天寶初賀公薦于帝召見金鑾有詔供奉翰林則此時公已位陝觀察意者復遊任乎而公乞歸非遐恐未必然也

唐詩紀事謂秋監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請為道士類聚謂公昏眊不能行今攷公回鄉尚有詩胡元瑞謂公有還鄉集且唐書稱其晚節尤誕放遨遊里巷夢遊帝居請歸李嗣記臨別時涕泣辭上御賜獵名公能再拜受命是豈冥然無知乎况青門供帳之盛又必賀監紀畧

語水

二

非疾損者所克叨其寵渥

宋景文謂公卒年八十有六唐詩紀事謂請告時八十六豈歸老之年卽仙逝之歲耶廣紀胡云歸老四明與熱漁農牧論談及乞湖放生吳待聘蜀言歸老後築室四明之鹿亭樊榭至今溪橋皆以賀名耶

七脩類稿謂當時求官官每久滯有書壁盟禮者常見之題曰聽其自安知章不安遂引去攷唐書其廢官徒步歸鄉里者乃薛令之也絕不及秘監而七脩稿以甲

後乙不知何據

公自號四明狂客李青蓮稱公爲四明逸老亦稱稽山賀老開元帝宸章云會稽唐書載公越州人乾元贈詔亦稱越州而或有疑公非鄞人者按漢志爲會稽郡非今所爲會稽縣也唐開元間鄞原隸于越州旋因四明山爲明州然則言會稽言越州言四明可通稱也至若舊唐書原多舛誤其言求興未足爲據公生小奚之響嚴今名高尚宅舊有公讀書樓城之四湖亦公讀書故賀監紀畧

語水

三

地馬湖有洗馬池傳公讀書處公本洗馬德仁之族孫池名或因是惟宅興墓則在山會文獻錄謂後徙剡川其爲寓居紹興可無疑也且郡志曰賀家灣賀姓甚多史曰捨會稽行宅爲觀安知公之後不復家四明耶七脩類稿云賀秘監詩句鄉音不改爲毛瓌字出四支韻不知此詩乃用古韻來字有讀爲聲字者若楚詞山鬼篇天路艱難兮獨後來回字與危爲同協皆四支韻之詩也註者不知反以爲仄字韻中差用袁字況吳

才老韻補辨明十灰古通于四支可知矣侯鯖錄作卿音難改面皮懇謂用發字無據其亦未審耶

張長史清鑑帖稱公賀八劉文房孫博州諸詩又稱賀九注皆作秘監意者公行八九乎

賀秘監祠在郡城西南月湖中其始末傳載祠堂碑記東南郭外江游之故前堰別有賀家庵今移近演武場舊名賀成廟按碣記謂賀祠本在城中之湖千里人便子瞻禮故別祀之詳述王氏掘地之繇而言秘監甚實監紀畧

語水

四

岑今又旋易爲賀丞改署曰唐賀秘監丞廟考歷代公華編秘書丞屬秘書少監之下其職勾稽者著抄目按公初授任城令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轉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改授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詔贈禮部尚書歷邇公職未嘗爲秘書丞也意者賀庵新徙額之曰成後人妄更爲丞矣免金銀蛇足之誚哉

王弼州云秘閣續帖第九第十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

真仙通鑑載黃損仕南漢時爲尚書僕射忽遁去三十歲而歸題詩竟去亦奇矣然此詩所謂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凡四句皆見賀季真集恐好事者妄傳之耳愚有一絕云僕射高風賓客齊拂衣歸卧鏡湖西雖然異世憐同調莫認磨吟作漢題

華岳志載西岳南峯有賀老避靜室危崖斷壁下視無賀監紀畧

語水

五

際隴石無聲乃以棧道橫穿凌風而度苟無神仙風骨奚能至此哉

歷代名畫記載吳道玄學書于張長史賀秘監不成因工画造妙此又知難易之分也

凡高人事之可議者必其事之可傳者也惟贈炙腐人口頌歌熟人耳每反其事以譬之譬之正所以稱之也如蘇文忠有千古風流賀季真之句而又有更求勅賜狂夫真之語游戲翰墨正是此類

或問新唐書稱公越州人鄧原隸于越州辨之審矣第
舊史又稱永興何以知其不足據曰各人所處之地無
不欲借以自榮如李白本巴西人而李陽冰稱為成紀
劉全白稱為廣漢曾子固稱為蜀都紛紛不一尤可嗤
者白因帝疎不用乃浪迹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
稱東山蓋慕謝東山也劉昫不察竟以白為山東人以
是知舊唐書之誤為不足據耳

或問公既係鄧人宅墓何以在山稽間曰禿翁有言世

賀監紀畧 語米

六

未有大賢高品而不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終身延
平康節范陽人司馬君實陝西要縣人俱終身洛陽白
樂天本居太原而寄跡于洛蘇子瞻兄弟俱眉山人而
一葬于郊縣一葬于潁川更僕數未盡高人往來出處
殊鄉生死異邑何疑一祕書耶

鏡湖一名鑑湖即慶湖也避漢安帝清河王諱故為鏡
湖郡城中今稱月湖者亦名鑑湖宋昔稱南湖亦稱西
湖子瞻有勅賜詩人明月湖句月湖之稱或因是

唐賀監紀畧卷一目録

四明後學

聞性善與同攷訂
聞性道天迴彙纂

實蹟

傳

文苑傳

舊唐書劉昫修

隱逸傳

新唐書宋祁撰

記

賀監紀畧

卷一目録

任城廳壁記

青蓮集李白撰

群書

記開錄

絳齡夢

青蓮傳

連延傾歡

綱鑑

玉牒秘文之對

蘭莊辟塵錄

極善談說

石林字運

寧波郡志

萬卷樓帖目

俱書法

雲仙襟記

醉酒

兗州志 酒樓對酌

唐史 酒八仙

演原化記 玄機點悟乞

玄宗詩序 青門賜餞

李翱卓異記 玄宗賜儼名

唐史 捨宅

廣紀 黃冠野服

韻府 遨遊里巷間

賀監紀畧 卷一目錄

雪汀紀事 放生池

考槃錄 詔賜刻川一曲

寧波府志 佛影潛蹤

四明文獻錄 舊宅

事文類聚 輿榮榮歸

唐詩紀事 儒釋遊

墨莊漫錄

菰苑危言

南尚筆訣

弇州稿墨刻跋 俱法帖

二

上虞志 賀溪

郡乘 高尚宅

仙記 授經貨藥

唐詩 品藻人

傳異志 乘醉賦詩

道觀遺考 道士莊

會稽志 宛委石刻

事類新集 賜贊聚美

賀監紀畧 卷一目錄

野客叢談 五人相聚

王氏西苑 西院藏像

三



賀監

傳

文苑傳

劉胸修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陸蒙先在中書引薦也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秘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賀監紀畧

卷一

一

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是歲玄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群臣拉留于谷口上獨與宰臣及升壇行事官登于嶽上齋官之所初上以靈山清潔不欲喧繁召知章講定儀註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誠足垂範來業爲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于三獻亞終合于一處上曰朕正欲

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于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于下壇行事俄屬惠文太子薨有詔禮部選挽郎取捨非允爲門蔭子弟喧訴盈庭知章於是以梯登墻首出決事繇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工部尚書陸蒙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蒙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個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賀監紀畧

卷一

二

弟離瀾節下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如事者供其賤賄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成就就別至鄉無幾壽終

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嘗靜默以養聞因談諧而諷諫以慕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仰白衣而長往丹臺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張有深追悼宜加緝禮六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賀叟兄弟

卷一

三

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人間往來傳其文獨知章最貴

出傳周書

隱逸傳

宋祁撰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證聖初擢進士超群拔類科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

後處之此其爲閑也知章晚節尤誕放邀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詞筆不停書咸克可觀未始刊飭善草綴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終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捨宅爲千秋觀而居焉賜號湖剡川一曲卒年八十六

出新唐書

記

任城廳壁記

李白撰

賀叟兄弟

卷一

風姓之後因爲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交當周成建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千舊居邑乃屢遷并則不改畧境七百里有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瓊瑯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五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二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主分茅魏則天八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

幸君子以才雄是局小人則鄙拙難治况其城池與破
邑屋盡燬春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
而不去其雄麗狀北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
寶錢貨之雲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求適製
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
一而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
值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繁彌聞刮剝無滯銷
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其矣林寬猛相濟弦章
黃靈紀畧

卷一

五

適中一之成而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
樂之然後青衿尚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
夫杼軸和鳴機杼嘯哦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
鋤縱暴之心鮮更返深和之性行者遜於道路任者併
於輕重扶老携幼尊親千載百年再獲魯道非神
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白探奇求蒙竊聽輿論記于
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也見青
史古文集

群書

綺齡奇夢

公少時夢神人持巨斧鑿破其胸納以香劑驚寤才思
益進卓冠當時出記開錄

邂逅傾歡

李白自蜀至京師公聞其名欲見之邂逅于長安紫極
宮請觀所作白出蜀道難歌示公曰公非人間之人
可不是太白屋精耶固解金龜換酒為樂薦白供奉翰
黃靈紀畧

卷一

六

林後見烏夜啼四曰此詩可泣鬼神也見青蓮集

秘文詠對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上特問禮部侍郎賀知章
曰前代玉牒之文何必秘之對曰或容求神仙故不欲
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出鑑

極善談說

公為學士時從容譔語佳言如屑好事者隨筆抄記俱
堪參詠天寶之亂真本遺毀唯虛叟稍能口誦今亦物

故妙音以茲絕響見蘭莊屏塵錄

隸草書

公長于書法尤工隸體當時寶之宋太宗淳化中出內府及士大夫家藏漢晉以下古帖爲十卷刻石秘閣公隸書及草跡皆與焉後禁中被燬潘師旦再摹爲絳本希白摹爲澤本雖無精采各體猶備至嘉祐建中靖國間徐王府劉畫所臨木板止存公草跡而隸法旋失何論其臨摹之工拙哉出石林燕語

黃真見畧

卷一

七

公善隸草嘗與張旭游於人間凡人家廳館牆壁及屏障忽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飛走雖古之張索不如也好事者供其牋翰共傳寶之書賦云湖山降祉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之絢彩實一望而無憂今存草書一帖前後有米元章小楷題識禮部尚書尤延之刻置天台郡齋見郡志

豐考功萬卷樓帖目有季真所書草草孝經楷書龍瑞官記萬卷樓灰千火二帖俱亡

醉酒

公善飲酒醉後鼻中出黃膠數斗見雲仙襟記

酒樓對酌

太白酒樓在濟寧州南城上李白客任城時縣令賀季真觴之于此出兗州志

飲中八仙

李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驕放不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璵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見唐史

黃真見畧

卷一

八

玄機點悟乞歸

嘗謁貴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還之老人得珠卽令易餅與賀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餅叟曰慳吝米絕術何由成公感悟因託夢遊帝居上疏辭榮乞歸爲道士出演原化記

青門賜餞

天寶三載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見詩序

賜名榮胤

賀秘監有高名告老歸里上加重之每別優異焉秘監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對曰臣有男未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於信乎者信也復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季秘監乃再拜受命及歸久而謂人曰上誠愛我其謔我耶季乃爪下為子豈非呼為瓜子耶出李翱卓異記

捨宅

賀監紀畧

卷一

九

賀公清韻風流乞歸捨會稽行宅改為千秋觀見唐史

黃冠野服

賀監歸老四明每出入則黃冠野服與樵子漁父農夫牧豎盛論山水高談麗詠出唐紀

遨遊里巷間

為秘書監晚節尤放誕稱秘書外監自號四明狂客人又呼為賀蘭唐遨遊里巷之間見臨府求放生池

辭榮歸道獨嘯蘭舉行謠芝澗上疏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許之見雪汀紀事

詔賜剡川

公請為道士還鄉詔賜鑑湖剡川一曲見考槃錄

佛影潛蹤

佛影巖一名響巖在四明之光溪上接危峰下臨江水古洞嵒岫石梁奇險巖中可容數人語則江泉相應琅然有聲冬月鷓鴣止其上又名鷓鴣巖相傳季真曾於賀監紀畧

卷一

十

此隱居見府志

句章舊宅

句章馬湖有洗馬池世傳賀監舊宅距三里曰賀家灣賀姓甚多掘土得斷碑可識者會稽郡賀府君六字而已剡出乃所賜別墅也見四明文獻錄

輿輦榮歸

公請度為道士還鄉詔遣左右相以下祖別于長安坡上賦詩贈之以昏眊不能行賜輿輦而歸鄉里榮焉類聚

儒釋遊

梁肅作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碑銘云師與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褚諫議庭誨涇陽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出唐詩記事

法帖

潤州蘇易簡家藏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賀知章醉中吟帖出墨莊漫錄

豐道生云賀知章有千文法帖見南唐筆談

賀監紀畧

卷一

十二

楊用修嘗云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書目新所刻激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絕妙秘閣續帖于王玄學處見之見苑苑危言

王右軍十七帖黃長睿言石刻有二本其一卷尾有勅字及解無畏褚遂良校者其一為賀知章臨本李後主刻之澄心堂者王著翻刻之所謂閣本也見余州稿墨刻

賀溪

海虞徐待聘云唐賀知章字季真四明人嘗乞鑑湖一

曲以歸老又築室四明山之鹿亭樊榭間其山與虞東南接境因又僑居晚山下其溪環流清駛後人遂名賀溪駕橋其上曰賀溪橋鑿字于石楮志不泯也地以人勝信夫出上虞志

高尚宅

四明之小溪鎮有高尚宅相傳賀知章生於此山因以得名見郡乘

授經貨藥

賀監紀畧

卷一

十二

元和己亥祖貫嘗于天台遇季真授斷穀丹經其論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往來會稽武夷興山水間以藥為常人賴以濟見仙記

品藻人

杜甫寄李十二白詩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又陸海工五言詩為賀賓客所賞又交公赴荊州張說同賀公作詩送之出唐詩

乘醉賦詩

賀秘監乘醉賦詩問左右紙多少紙盡思窮見傳異志

道士莊

賀知章行宅在五雲門外一名道士莊長堤來道橋跨湖波春和秋莢花光林影風景尤勝道觀遺蹟

宛委石刻

宛委山下有龍瑞宮其旁為陽明洞天宮有石刻山界

至記乃唐賀知章所書云見會稽志

賀監紀畧

卷一

十三

賜贊葵羹

張燕公說與賀秘監知章等賦詩應制上親自為評各

賜一贊褒美見事類新集

五人相聚

顏真卿撰殷踐猷墓碑云顏元孫章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最相善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見野客叢譚

画院藏像

同州僧法明開元十一年勅令寫貌麗正殿諸學士欲

画像書贊于含象亭以車駕東幸遂停初詔殷絳季友元忝等分貌之粉本既成遲回未上綱張燕公以画人手雜圖不甚精乃奉迫法明令獨貌張說徐堅賀知章等十七人圍成進之上稱善藏其本于画院山王氏西苑

賀監紀畧

卷一

十四

唐賀監紀畧卷二目錄

遺翰

樂章

詩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祗樂章一篇

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五言排律

賀監紀畧

卷二目錄

一

奉和聖製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

得謨字 五言排律

奉和御製春臺聖 雜體古

送人之軍中 五言律

曉發 五言律

聖人家桃李花 七言古

題袁氏別業 五言絕句

曉發 五言絕句

回鄉偶書二首 七言絕句

采蓮曲 七言絕句

答朝士 七言絕句

咏柳 七言絕句

賀監紀畧

卷二目錄

二

釋註

丹山園詠釋二十一條

表

入道表一卷 名目載郡志今闕

記

三告龍瑞宮記 載山會志附刻

集

還鄉集 浙東倡酬集二卷 名目載胡元瑞詩藪今並闕

唐賀監紀畧卷之二

遺翰

樂章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

迎神用順和

至哉合柔德萬物資以生恒順稱厚載流謙通變盈聖
心事能察增廣陳厥誠黃祇俊如在泰折俟咸亨

皇帝行用太和

賀監紀畧

卷二

一

肅我成命於昭黃祇裴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備八

變聿施緝熙肆靖厥心匪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黃祇是祇我其夙夜寅畏誠潔匪皇寧舍禮以琮玉薦
厥茅藉念茲降康胡寧克假

迎俎用雍和

夙夜宥密不敢寧晏五齊既陳八音在縣染盛以潔房
俎斯薦明德惟馨尚茲克徧

皇帝初獻用壽和

惟以明發有懷載殷樂盈而返禮順其禋立清以獻薦
欲是親於穆不已哀對斯臻

皇帝飲福用福和

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執珽有顙樂以平志禮
以和容上帝臨我云胡肅邕

皇帝還宮用太和

昭：有唐天^昇平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申錫無疆宗

賀監紀畧

卷二

二

我同德曾孫繼緒享神配極

送神用靈具醉代順和

靈具醉杳熙：靈將往眇視：顧明德吐正辭爛遺光

流禎祺

詩

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一作奉和聖製答張說

荒憬一作境盡懷忠梯航已自通九攻一作雖不戰五月
尚持戎遠戍微周牒恢還重漢功選車命元宰授律取

文雄霄出天弧上謀成帝幄中詔旂分憂物專討土一作
錫唐弓帳宿伊川右鉦傳晉苑東襲人藉黃寶樂正一作
士理絲相岐陌一作涇餘雨離川照晚虹蒸聞咏方叔千載
舞皇風五言排律

奉和聖製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

得謨字一無集賢書院成五字

西學垂玄覽東堂發一作聖謨天光燭武殿時宰集鴻
都枯朽露皇澤翔飛舞帝梧跡同遊汗漫榮是出一作

賀監紀畧

卷二

三

泥塗三歎承湯鼎千歡接舜壺微軀不可答空欲詠依
蒲五言排律

奉和御製春臺望

青陽布王道玄覽陶真性欣若天下春高逾域中聖神
臯類觀賞帝里如懸鏡繚繞八川浮岩薨雙關狀曉色
偏昭陽晴雲卷建一作章華枝的礫丹青樹顚氣氤氳
金玉堂尚有靈蛇下廊時還徵瑞寶人陳倉自昔泰奢
漢窮武後庭萬餘宮百教旗回五丈殿千門連綿南陞

出西垣廣畫璠一作蟻謁一作窈窕羅生玳瑁象崑崙迴瞻
天情興隱恤古來土木良非一荆臨章觀一作趙叢
臺何如堯階將禹室層欄崑崙下龍興清管逶迤半綺
疏一聽南風一作引鸞舞長謠北極仰鵲居一作裸體古

送人之軍中

常經絕脉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起昔愁隴
雲晴半雨邊草變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憂五言

曉發

賀監紀畧

卷二

四

江臯聞曙鐘輕棹理還舸海潮夜約約川露晨溶溶始
見沙上鳥猶埋雲外峯故鄉杳無際明發懷朋從五言

聖人家桃李花

山源夜雨度仙家朝發東園桃李花桃花紅兮李花白
照灼城隅復南陌南陌青樓十二重春風桃李為誰容
繁道千金輕不顧踟躕五馬謝相逢徒言南國容華晚
遂歎西家飄落遠的礫長奉明光殿氛氳半入掖香苑
苑中珍木元自奇黃金作葉白銀枝千年萬歲不彫落

還將桃李更相宜桃李從來露井傍成蹊結影矜艷陽

莫道春花不可樹會持仙實薦君王七言古

題袁氏別業一作偶遊主人園

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曉發

故鄉杳無際江皋聞曙鐘始見沙上鳥猶埋雲外峯

回鄉偶書

少知一作小離鄉家一作老大回鄉音無一作改鬢毛衰一作

賀監紀畧卷二五

難改鬢毛一作兒家一作童相見不相識笑一作問客從何

慶來七言絕句

又

離別家鄉歲月多一作近一作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鏡

湖一作水春風不改一作舊時波七言絕句

采蓮曲一無曲字

稽山罷霧鬱嵯峨鏡水無風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盡

別有中流采芰荷七言絕句

答朝士

銀鏤銀盤盛蛤蜊鏡湖尊茶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

遮渠不道是吳兒七言絕句

咏柳

碧玉妝來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絲不知細葉誰裁出

二月春風似剪刀七言絕句

賀監紀畧

卷二

六

釋註

丹山圖詠按宋曾堅序畧云四明山存東海上如戶牖土人名之曰石聰故山以名木玄虛云天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第九其曰丹山赤水是也
按圖則山麓祠宇觀所珍詠則晉玄虛木華所著而唐秘書監賀公釋之見道藏

四明山名赤水天靈踪聖跡自天然二百八十峰相接其間窟宅多神僊賀公曰按記云此山四面各有七十峰計二百八十峯相連如屏也

其山東面如驚浪七十高峯列烟嶂一條流水八勾章賀監紀畧 卷二 註一

二僊聖德彰茲養賀公釋云二仙者是董黯鮑全：有聖德之行點有孝道之功記云此乃四明山地僊俱出後漢時

秦皇神將有王鄧驅山塞海溺其身莖於水底不填築號作鄧江今尚存賀公云四明山名勾章其江因鄧江北通大洋也

大雷山前淨水洞謝眺曾居茲讀誦因名大隱屬慈溪泉源水脉皆相統賀公云大雷山昔多禽獸每有獵人

常汚觸其洞間洞中神仙輒作大雷雨阻之因而為名晉漢時多有賢人得道之士皆隱此山中內亦有金鷄洞

數峯狀似蓮花葉：勢與梨洲洞接一派清泉下小溪數百餘家安活業賀公云內有芙蓉峰與梨洲洞相近晉時孫興公兄承公同遊此山見道邊梨熟因喫三兩顆便覺飽再來尋已失其所後因名之

傍聳高峰形突兀頂頭石匣盛僊蜜下有龍潭湛百尋賀監紀畧 卷二 註二

藏書石室深牢密賀公云名窰巖峰上有石匣盛仙蜜嘗動星象下有龍潭公私禱祀向下更有一潭名石質潭內有石室貯藏神僊秘典禹時有道士王真親嘗開看甚奇異也

其山西面如奔牛岩巖次第相連鉤大峰小峰計七十山足兩岐通越州註云山脚下便是餘姚上虞兩縣屬越州水陸皆通
伏龜山如雞子狀隱岫嵯峨百般樣山中三朶五朶峯

僊人日日遊其上註云西南山多異狀兼有三五朶奇峰出汲山嵐中

漢時曾有張平子駐前割水呈其伎板水餘殘三五堆紫金聲色真神異賀公云漢時張平子曾割水於此山有板木三五堆作紫色常有雲霞覆之昔時張充曾見此板得五寸往見會稽太守令割作蝴蝶其木充天去也

四角仞雕獅子守塵劫雖移終不朽毛竹千叢生澗邊
賀監紀畧 卷二 三

藥苗僊菜般、有翠巖中間有石壁礙石遮雲數千尺內生異菜能飽人兼有澗泉通海脉賀公云晉時葛仙翁到此山澗中有魚長六七尺僊翁以杖擊之勿見山神曰勿怪綠澗水通大洋此魚常從海而來也

魏時有人楊德祖路傍曾與山僊語二僊把火覓金刀像形刻字因茲起賀公釋云楊德祖遊此山忽見一老人云前行見二仙把火覓刀可詳之德祖果見之乃言兩火是炎字更覓金刀是剡字因名剡溪也

其山南面如驅羊七十峰巒形列張漢時劉阮迷七日八間六代子孫亡賀公云有劉阮二人同行採藥到仙家七日却回人間也過三百年矣歸家猶見第七代子孫也

中有大池數畝地穴內僊蛇常吐氣化為雲雨作接臺水應簞溪入數處賀公云因水流出僊簞故老人相傳名簞溪是也

白巖瀑布如飛練俱人紫溪流汗漫中有一山如覆盆
賀監紀畧 卷二 三

林木交加華卉亂兩峰各名大小晦蔽曰陰沉輕霧翳然夫應則昔時游石林數丈祥雲蓋賀公云宋時有應則人山忽變風景色秀麗即復來已不見但冥晦不敢久住因名大小晦紫溪即白水近觀

其間仙獸有犀牛范願捕得皮為裘服之對面人不見隱藏形質無蹤繇釋云梁時有范願到此山見犀牛數頭捕得一頭裂其皮作裘服之便失其形人睹不見因號隱形裘山在四明山南是也

其山北面如走蛇危巖疊嶂無津涯七十之峯數亦足
八囊曾網相交加釋云北面有八囊山其狀如曾網加
有走蛇之勢是也

又湧二山為兩陣引開長澗分壩似抱子山頭石室平
泉如甘露靈仙隱鄭宏曾究山海經經中具列此泉名
名為聖水味甘滑得而服之當長生釋云有山兩陣相
向中央澗水流分四面今俗呼為大小蛟是也宋時鄭
宏曾尋得此泉水道服之其石室中見有聖像在焉近

賀靈紀畧

卷二

註五

代不聞神仙異迹

四明山中如伏虎迺生青石為其祖鑿開士竅出祥雲
竅中各可興雲雨釋云四明山中心名伏虎山有赤石
栢梓之木皆有七竅皆泊龍神按山海經云山當無竅
不為名山也

石庫藏書倉貯鹽食之其味多甘甜一條槎木二百尺
光明夜照羣山尖釋云梅福曾宿此庫見書莫知其數
云齊時樵人何所者遇一倉鹽以少許歸與母食其味

甘不數日白髮再黑韶顏如童再往取之已失其所又
見一槎木長二十餘丈橫在山腹中常吐光明人皆見
之

東連勾章西舜窟南嗣天台通地骨北包翠碣愛其源
地聖天僊時現沒賀公云此是四明山之四至也

周廻盤廣八百里古來靈瑞難遍紀梅福為仙居此山
劉綱作宰妻樊氏釋云周景時義士益昌游此山先得
昇僊後有梅福又游此山一宿室內夢見一人謂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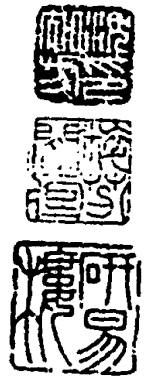
賀靈紀畧

卷二

註六

周時益昌化於此山室其骨秘天井及明早果於天井
中獲得其骨未朽遂與埋之後漢劉綱字伯經任上虞
令與夫人樊氏雲翹居四明山皆得僊道一日至大蘭
阜丘山上登巨水飛昇

唐賀監紀畧卷三目錄



四明後學

聞性善與同攷訂

聞性道天迺彙纂

題贈

詩

玄宗送賀秘監歸四明二首 五言律有序

李林甫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五言律

李白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七言律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一

李白送賀賓客歸越 七言絕句

孟浩然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 五言排

劉長卿明月灣尋賀九不遇 雜體古

孫逖酬萬八賀九雲門寺歸溪中作 五言律

王灣奉同賀監林月清酌 五言律

李白對酒憶賀監二首 五言古有序

李白重憶賀監 五言絕句

杜甫飲中八仙歌八章之一七言二句

杜甫遺興 五言古

孟浩然秦中苦雨思歸贈素左丞賀侍郎 五言排

朱放經故賀賓客鏡湖道士觀 五言律

劉禹錫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 七言律

釋虛中經賀監舊居 五言律

溫庭筠秘省草書 七言排律有序

王棻題千秋觀 七言律

姚合和李白送賀監歸四明 七言律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二

周廷茂賀監故宅 七言絕句

王十朋題賀監祠 七言絕句

聞淵子歸再謁賀祠已酉中秋夕也 七言律

沈一貫有懷賀秘監二首 七言絕句

關澤題湖亭祠恒 七言古

王衡和李白送賀監歸四明 七言律

楊範賀監故址 七言律

徐渭賀老鑑湖一曲 七言絕句

盧鎮賀秘監祠 七言絕句

徐階題賀監故宅 五言律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三

陸瑜贈賀秘監 七言律

陸世科贈賀秘監步康傳韵 七言律

楊承鯤賀秘監祠 五言律附錄

沈明臣過賀家池 七言律

王稚登謁湖亭賀監祠 五言律

陸德漸贈賀秘監 七言律

聞源謁賀秘監祠 五言律

全少愚贈賀公歸老 五言律

屠隆同諸子載酒日月湖出南郭晚登驛樓有懷

賀秘監 七言律

徐勣謁賓客賀公祠 七言律

彭會賀監祠 五言律

楊承鯤普和寺石壁卧聖有懷賀監相傳賀生此

山名高尚宅 五言古

沈明臣賦得金龜換酒 五言雜律

薛岡過高尚宅 五言律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四

林銓謁湖亭祠值郡僚春祀 五言律

許從修禪月湖經賀秘監祠 五言絕句

楊德周湖亭廟籌嚴賀家灣三首 七言絕句

周元孚謁賀秘監祠 七言律

汪樞謁賀秘監祠 五言律

陸實謁賀監祠 七言律

沈泰泳贈唐秘書賀公先生 七言律

全天麟贈賀秘監 七言律

李瑋贈賀賓客 五言律

李瑋贈賀秘書先生 五言律

聞于朝唐賓客賀公祠 七言律

馮元仲贈遠老賀公 七言律

李桐贈百憲賀季真先生 五言古

楊德周乙酉丙戌之間余避地高尚宅近放賀監

實生于此山秋杪人城瞻禮湖干祠下復有此
作七言律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五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六

董守諭同陸符調賀監祠 七言古

陳士繡秋夜遊慶湖有懷賀秘書 五言律

陳肇域中秋夜調賀監祠 五言絕句

聞性善六月朔拜公祠下踵王王遜韻 五言律

聞性道泥蕙江脫過高尚宅訪賀公舊蹟 七言律

聞性善賀公紀畧成 七言排律

聞性道刻賀公紀畧三首 七言律
五言排律

陸廷附賀公像後 七言律

周嗣昇賀秘書監祠 七言律

屠一衡湖亭賀監公祠 五言律

賀燦然兩中同李玄白登任城酒樓 七言律

范洪文調賀祕監祠二首 七言律

范洪文登濟寧城酒樓謁李供奉賀賓客 七言律

李文日謁賀公祠 七言律

董瀾賀監祠 五言古

董世登中秋夜謁賀監祠 七言律

贊

唐玄宗賜賀秘監贊 事文類聚

賀李真先生像贊 吳潛撰石碑見存祠中

石窗賀公先生贊 史浩撰見史忠定集

唐秘監賀先生贊 黃洞王撰見四明文獻錄

鑑湖標王 韓撰有序畧見于充集

祭文

湖亭祠祭賀公文 王念祖撰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七

語錄

仙史 四明黃老

韻府 五總龜

玳林 秘省四絕

紹興府志 懷質亭

寧波府志 清鑑風流

麟臺事畧 秘書監

唐詩紀事 南金生東土

遊名山志 可當一曲

會要 杜謂

謀野集 賢尤王

四部稿 先仕後道士

白榆集 選士倫真

太平清話 吳中四士

焦氏類林 學士為二炙最

芝圃叢譚 急流勇退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八

會稽志 賜紫園

人物志 同在秘府

菴苑卮言 投老得之充估

書歸越圖 異人異事

竹里館集 白雲青鳳

四門廳壁記 由是為博

郡志隱逸贊 鴻真鳳舉

信芳亭記 湖山真主人

画繼 狂客圖

解政 洞賢配祀

益州名画錄 仙宗十友

秋葉錄 含象亭十八學士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九

賀監紀畧

卷三目錄

十

廣蒐群集 倫倣

博採諸書 詩詞引贊

彙錄雜選 詩評

以上三則紉芳餐英縱納成編其出處書目俱備註各條本語之下茲不復瑣載

唐賀監紀畧卷之三

題贈

詩

玄宗送賀秘監歸四明

序云天寶三載大千賓客賀知章鑒知止之分
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
遲暮府備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
將歸會稽送發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一

青門龍行過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
無令二疏獨先漢冊乃賦詩贈行

遺榮期人道辭一作老竟一作拙簪豈不惜賢達其如

高尚心一作環一作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

僚一作英一作悵一作別深一作言律

又

筵開百壺餞詔許二疏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羽衣情
然承席藻行路滿光輝五言小律
出全唐詩話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李林甫

挂冠知止足豈獨漢疏賢入道求真侶解恩訪列仙唐
文舍日月宸翰動雲烟鶴駕吳鄉遠五言律南斗遙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李白

久辭榮位一作祿一作遠初衣曾向長生說忽機真訣自從茅
氏得思波寧一作應阻洞庭歸瑤臺金霧星辰滿仙嶠浮
空島嶼微偕問欲栖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七言律

送賀賓客歸越

李白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二

鏡湖流水漾清一作春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
相見應罵黃庭換白鵝七言絕句

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 孟浩然

試覽鏡湖水一作物一作中流到一作見底清不知鱖魚味但識

鷗鳥情帆得樵風送春逢穀雨晴將探一作尋夏禹穴稍

背越王城府椽有包子文章推賀生滄浪醉後唱因子

一作寄同聲五言排律

明月灣尋賀九不遇 公行八九 劉長卿

楚水日夜綠，傍江春草滋。青遙滿目，萬里傷心歸。故人山上復何之？明月灣南空所思。故人不見明月在，誰見孤舟來去時？雜體古

酬萬八賀九雲門寺歸溪中作 孫逖

晚從靈境出，林磴曙雲飛。稍覺清溪盡，迴瞻幽刹微。獨園餘興在，孤棹宿心違。更憶登攀處，天香滿翠微。一作袖歸

奉同賀監林月清酌 同一作和王灣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三

華月當秋滿，朝軒一作假興同淨林。新霽入窺院，一作院小涼通碎影。行筵葉搖花，一作落酒中滴有照愁凝。一作凝意併此助文雄。五言律

對酒憶賀監 李白

序曰：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歿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

好杯中物，翻一作今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又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勅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五言律

重憶賀監 李白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迴。絕句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八章之一 七言二句

賀監紀畧 卷三 詩四

遣興 杜甫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五言律

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 孟浩然

為學三十載，開門江漢陰。明教逢聖代，羈旅屬秋霖。豈直昏墊苦，亦為權勢沈。二毛催白髮，百鍊罄黃金。淚憶岷山墮，愁懷湘水深。謝公積憤懣，莊舄空謠吟。躍馬非吾事，狎鷗真我心。寄言當路者，行矣北山岑。五言排律

經故賀賓客鏡湖道士觀 朱放

已得歸鄉里逍遙一外臣
耶隨流水去不待鏡湖春
雲裏登山屐林間漉酒中
空留道士觀誰是學仙人

五言律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 劉禹錫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跡龍虎騰
中國書流尚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
偶因特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
惟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七言律

經賀監舊居 釋虛中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五

不戀明皇寵歸來鏡水隅
道裝汀瀉識春醪釣人扶逐
采雲如吐成行雁似驅
蘭亭名景在蹤跡未為孤

五言律

秘省草書 溫庭筠

序曰秘書省有賀監知章草題詩筆力適健風
尚高遠拂塵尋玩因有此作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
鸚鵡葦花隨釣艇蛤蜊菰菜一作夢橫塘幾年涼月拘華省
一宿秋風憶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
福庭回首莫相忘出籠鸞鶴歸

遼海落筆龍蛇滿壞墻
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弔
殘陽

七言排律

題千秋觀 王綽

賀監風流去不回千秋宮觀出塵埃
數章喬木著濃陰一曲舊亭空綠苔
弔古人來惟短棹步虛聲香落層臺
不知教賜黃冠後詎繼清風自後來

七言律

和李白送賀監歸四明 姚合

若非堯運及垂衣肯許巢由脫俗機
太液始同黃鵠下賀監紀畧 卷三 詩六

仙鄉已駕白雲歸還披舊褐辭金殿
却捧玄珠向翠微鶴來慚無仙藥分
隨君空有夢魂飛

七言律

賀監故宅 周廷茂

越王城外水禽啼木葉覆堤蒲葦齊
載酒我來尋舊隱草堂只在鑑湖西

七言絕句

謁賀監祠 王十朋

賀老祠堂枕鑑湖霓裳羽化宅荒蕪
無人更問君王覓轉使高風千載孤

七言絕句

予歸再謁賀祠已酉中秋夕也 聞淵

風逸天高月倍明樊籠已遠一身輕
懶隨碧落傳僊曲獨向黃冠解俗醒
蜀道自難稱太白湖濱可隱做先生
同遊不欲欺明聖乞歸疏有與賀監同遊語幸得吾廬傍化城七言律

有懷賀監祠

沈一貫

秘監祠前眾樂亭澤蘭斜帶一天青
不須更乞君王賜短艇微波醉復醒七言絕句

又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七

眾樂亭前湖水清賀公祠下洞簫聲
吳鸞無力能相借越鳥逢秋只自驚七言絕句

題湖亭祠拓

聞澤

往客庭前何所宜繁榮時花不許窺
分植趙州之栢子崔嵬且詠杜陵詩
銅盾鐵幹蒼如許還從霜雪見其姿
破袖撐寒無足畏却因正直有神持
偶來摘葉胡茶和供養黃冠方外師
傾甌樹影迴瞻照髣髴龍虬形獨奇
宿霧屯煙曾帶雨湖亭時有畫圖垂七言古

和李白送賀監歸四明 王衡

狂客新裁薜荔衣鏡湖魚鳥澹忘機
秋風李于尊鱖思夜月壺公竹杖歸
瀛海三山遙點綴剡川一曲轉霏微
春明門外群鷗鷺目送冥鴻萬里飛七言律

賀監故址

楊範

秘書外監遂幽棲百載風流天下知
脫去朝簪辭職日披來羽服學仙時
芙蓉帶露舒紅艷湖水浮空漾碧漪
世遠名存餘故址暮烟秋雨動人思七言律

賀監紀畧

卷三

詩八

賀老鑑湖一曲

徐渭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為
幸有雙眸如鏡水一逢李白解金龜七言絕句

賀秘監祠

盧鎮

野服黃冠物外心丹山赤水漫相尋
江頭古廟松蘿月獨鶴高飛迥夕陰七言絕句

題賀監故宅

徐階

汶水孤帆遠任城四望開風流賀監宅
寥落李仙杯樹

色含秋瘦泉聲帶雨回金龜復何在慷慨有餘哀五言律

贈賀秘監

陸瑜

春水微茫春草新廟亭花發鳥殷頻黃冠野服瞻遺像
明月清風仰昔人故宅可憐為傳舍敝廬猶喜託芳隣
年來幸遂歸湖願為瀉椒漿一薦蘋七言律

贈賀秘監步前韻

陸世科

天寶初年景運新誰云國步嘆斯頻身閒始得完真術
流急還須勇退人千頃湖光風月侶一區故址鷺鷥隣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九

於今可許論心否為賦兼葭興白蘋七言律

賀秘監祠

楊承鯤

賀公舊池沼千載聖音徽詔許青門賤恩露白首歸古
祠陰易久官栢晚含暉永日澄湖色清秋滿素懷五言律

傳聞

公密臨凡伯翼以是詩質公書云詔許二

語寔獲我心許以聯柱久之未置會公復降壇書
云伯翼何負約也遂鐫焉此可以徵公之靈哲千
載長存而伯翼同心之言十字足珍爾

過賀家池

沈明臣

賀家池上晚來過島嶼微茫起棹歌何日青蓮辭酒伴
至今秋水自恩波若邪溪畔紅衣落泰壘山前白鷺多
皓首黃冠猶未著千巖萬壑笑蹉跎七言律

謁湖亭賀監祠

王穉登

下馬讀殘碑來過賀監祠此邦多綠酒何處問金龜狂
客已隔世仙人今為誰惟餘湖水色猶似乞歸時五言律

贈賀秘監

陸德漸

賀監紀畧

卷三

詩十

今古風流賀季真曾將白髮採江蘋披來野服嵐烟濕
却却金貂酒市親月冷山陰歸棹客秋深剡曲倦遊人
沈淪豈是當年意為問桃花欲避秦七言律

謁賀秘監祠

聞源

月島瞰湖深高人爽氣臨相傳誦讀地應為尸祝峇衣
素塵無染塔空苔自侵幽情誰作伴栢韻與泉音五言律

贈賀公歸老

全少愚

狂客常蒙飲清班春注頻祇因返初服好遂乞閒身大

隱心無高風品自真鑑湖客逸老萬里是歸津五言

同諸子載酒日月湖山南郭晚登驛樓有懷賀秘

監

屠隆

出門數武即郊原便領清幽絕市喧宛似扁舟行菴
未須漁父引花源修篁夾岸遵河渚灌木沿流到院門
賀老千秋高韻在一杯何處薦芳蓀七言律

謁賓客賀公祠

徐勳

軒冕唐家不可留遺祠瞻拜想風流明君睿句稱高尚

賀監紀畧

卷三

詩十一

狂客閒身乞逸遊一曲湖光澄似鏡四明山色碧如油

試看房杜諸名相誰薦蘋花幾百秋七言律

賀監祠

彭會

乞得湖光勝閒來學隱淪時清客傲吏嚴晚識歸人松
栢祠前古烟霞世外新風流誰可繼感慨欲沾巾五言律

普和寺石壁卧望有懷賀監相傳賀生此山名高

尚宅

楊承鯤

我來清江寺五月聞秋風仰卧石壁下俯見寒潭空殘

暉散遠足海色垂青虹斯人不可見懷古但悽悵太息
北山下蕭條青桂叢五言古

賦得金龜換酒

沈明臣

正戀佳山水行厨報恥罍金龜隨處解白隨遠村來轉
繁花深棹仍登日暮風流千古徑狂客四明開莫計懸
腰用權為笑口媒淋漓連碧土涓滴濕蒼苔不淺葡萄
色猶深鸚武杯醉看童騎滿都柳杏花回五言律

過高尚宅

薛岡

賀監紀畧

卷三

詩十二

高尚年深宅花飛始識春經營無故物耕鑿與何人山
水奚曾改風煙不假新却知同志客千載欲為隣五言律

謁湖亭祠值郡侯春祀

林銓

賜閒榮鑑水交餞動京塵白髮歸時况黃元乞後身古
祠歌老栢新典薦芳蘋似此清高致誰當賀季真五言律

脩楔月湖經賀秘監祠

許捷

賀監風流在湖光激碧苔林花如絢綵昔稱季真文有
林花絢綵之致
猶自筆端來五言絕句

湖亭廟

楊德周

陽餞青門客路賒湖光一曲領煙霞經過多少滄桑變
臺沼千年屬賀家七言絕句

響巖

水石鄰：漫古丘普和鍾東四山秋鷓鴣隊：沙頭坐
青草斜連百尺接舊有公詩書接

賀家灣

燕尾蜂腰鏢萬山行人指是賀家灣到今洗馬池邊過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三

卧讀殘碑蘇米班七言絕句

謁賀秘監祠

周元孚

金閨不是水雲鄉孤嶼言歸晚興長風起三唐人韻致
秋生一鏡廟輝光茅君授訣來丹壑天子蓮詩在畫梁
恰好東牆過月近得將清魄沁行觴七言律

謁賀監祠

汪樞

許餞思何渥求仙興不孤風流瞻異代祠廟俯平湖落
日神鴉聚深春古木敷清芬誰復嗣惆悵達人徂五言

謁賀監祠

陸寶

高士為神韻獨長春烟春水廟門香恍于天際聞吳語
親到亭前拜道裝撫拓劇憐今稍瘦歌蓮遙想古之狂
有詩無酒難稱達欲就先生乞醉方七言律

贈唐祕書賀公先生

沈泰泳

繇來疏賀足為徒一賜黃金一賜湖祖道衣冠襟少海
餞行詞詠出天衢雅聞詹主稱高尚奚止都人羨大夫
金盡湖波終不改風流猶自映冰壺七言律
賀監紀畧 卷三 詩四

贈賀秘監

全天麟

暮年回首好清真解組飄然物外心曾有宸華承主眷
不將華髮老京塵澄湖欲灑供歡笑美酒醺醺洽隱淪
朝貌依：蘋藻盛四時景作十分春七言律

贈賀賓客

李瑋

賓客歸來後鄉邦有典刑祠開向湖水路引入林壑茂
節凌松島清氛映雪汀松島雪汀湖中十洲之二 禁名渾自醉人世
幾能醒五言律

贈賀叔書先生

李竣

仰正清狂客風流異代賢情棲珠樹鶴名溢鏡湖烟秘
要傳丹訣恩波泛酒船詞林多物色今古詠新編五言律

唐賓客賀公祠

聞于朝

文采清風氣自豪長安換酒已醺醺玉環未奏霓裳閣
金馬先拋鑑曲高水泛祠前流逸韻樹鳴庭畔按仙瓊
當年隱緒誰能免祇羨青門寵獨叨七言律

贈逸老賀公

馮元仲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五

八十龍鍾始乞身功成才作鑑湖人法書終本紀驚草
供帳青門馬滾塵金錄題來仙作記黃冠歸去酒沾巾
漁樵農牧皆吾友佛影巖前喚酒民七言律

贈石憲賀李真先生

李桐

生長鑑湖濱高風慕李真能於塵世裏識此謫仙人夢
帝非由想辭榮更外身剡溪宸翰在物色至今新五言古

乙酉丙戌之間余避地高尚宅近致賀監實生于

此山秋拟人城瞻禮湖于祠下復有是作

楊德周

村居未許外人通避地黃冠託此翁絕壁長閑松掛月
澄湖無恙檜呼風浮空嶠影千秋迴度水鏡殿兩地同
高尚宅聞昔和錢為訂遺音思一篇七言律 鄭詩裴韻辨蚤收
湖亭祠閣天寧錢為訂遺音思一篇七言律 鄭詩裴韻辨蚤收
洞口釣魚筒七言律

賀叔書監祠

周嗣昇

不盡風流萬古情祠前猶放踏歌行鶴翻栢影雲俱動
石斷碑文苔更生近鎖雙楹懸岬瀾平分三島漾波清

賀監紀畧

卷三

詩五

詩成縱飲狂呼月為願先生作主盟七言律

湖亭賀監公祠

屠一衡

秋監千秋士清狂舊彌真神遊帝居杳名與謫仙隣賜
餞從高尚乞歸洽隱淪鏡湖舊臺沼山水自嶙峋五言律

雨中同李玄白登任城酒樓 賀燦然

李賀昔年豪飲處崔嵬樓閣拂雲開雙流汶酒當城合
千疊危崖入檻來咲我本同狂道士憐君不忝謫仙才
登臨偶爾追前哲高嘯長吟風雨迴七言律

謁賀秘監祠

范洪文

甘遂初衣乞鑑湖黃冠白髮狎鷗鳬四明驛接風雲路
衆樂亭開烟雨閣夜半柏枝栖化鶴春深樹杪集啼鳥
十洲三島看明月問有當年太白無

又

祠堂今古仰風流門有烟霞滿十洲高節豈容前代著
芳詞又屬後人留石缸橫亘通花塢湖鏡空明浸畫樓
更憶賀家池上景歸然宮觀賜千秋

卷三

詩七

登濟寧城酒樓謁李供奉賀賓客

范洪文

偶過城頭舊酒樓接縱橫象外凌滄洲堂開綠樹中原濶
檻壓江河萬里流齊魯風高吹醒石龜蒙雨細濕糟丘
謫仙狂客歸何處惟有青天碧月流

謁賀公祠

李文白

千秋祠聳碧雲高怕老曾聞卸紫袍時及象先消鄙吝
飲逢太白共酣酬柳汀花嶼遊方遍墨跡詩懷興獨豪
携杖春堤來拜舞頓令回首仰風騷

七言律

賀監祠

董瀾

南國有佳人遺榮謝車轂棲志入洲冥探道邇元穆出
冠及遲暮急流驚信宿青門罷行邁赤松托芳淑斯人
久已逝鑑湖水盈掬伊余永懷之典刑猶在目眷言凌
白雲長往不辭獨

五言古

中秋夜謁賀監祠

董世登

秋風湖水望南山拜無崇祠衆樂殷仙草石壇臨水曲
夕陽亭榭盡花間香題金錄互招隱愛接瑤宮許賜還

賀監記畧

卷三

詩八

月照笙歌薦蘋藻空來摩石認蒼斑

七言律

同陸符謁賀監祠留題

董守諭

軒轅不死傳古銅彭咸享壽年無窮道人夙生金縷骨
一朝長嘯行清空夢乘鳳車揮麟鞭捫奎歷軫凌九煙
下視齊州片塵舞拂衣急上剡谿船天子好道榮元老
青門賦餞飛鴻藻至今湖上有光輝清風明月供探討
吁嗟乎鑑湖風月天所私不見明皇幸蜀時古人遺恨
詢黃髮忍聽先生歌采芝

七言古

秋夜遊慶湖有懷賀秘書 陳士繡

放櫂恩波裡，追隨秘監年。白浮心寺月，青落鏡湖天。興
到龜將酒，形忘馬似船。不辭狂欲死，誰是謫中仙。五言律

春仲泛月湖過賀監祠 陳肇域

千古名雷鑑，澄波帶月浮。欲隨狂客侶，聊爾泛輕舟。句

六月朔拜公祠下踵王玉遜韵 聞性善

彌地湧豐碑，賀家灣掘土得碑丘。江湖處有祠，月湖中
東郊江干，經游兩鑑水。宋徽宗公嘗讀書其中，相為五
賀監紀畧 卷三 詩十九

總龜公與殷駿等賢主四明俊伯，公為省公千
載誰築居重北里，祖賀等若再還湖，乞罷仰知時。五言律
沉蕙江晚過高尚宅訪賀秘書先生舊蹟

聞性道

半溪雲影浸清流，蘇壁蓮宮翠欲浮。晉和寺，有絕壁，蘇暗隨
菰桂長鵲常狎野鷗遊，舊名鵲，棲空月冷書聲泥，谷
響風微竹韻悠，一名鵲谷舊，却憶烟霞兩結里，先世老
陸高尚宅今上築，好尋遺蹟過前丘，七言律

賀公紀畧成 聞性善

先生詩出不筭留羽服，行蹤志獨幽。狂客自呼湖上坐，
醉翁無意酒中求。當時豈欲傳名姓，隔世何妨任較讐。
勝地每餘千古蹟，名編多儼二疏流。私慚身不親雲史，
猶幸祠嘗狎海鷗。紀畧雖成終闕簡，復思夢見有神謀。

刻賀公紀畧紀夢 聞性道

乙酉陽月哉生明，夢游月湖之濱。俄登一城樓，堡俱
金碧光，傍值異卉，若紅白芙蓉，相間前丘華表，顏曰

賀監紀畧 卷三 詩十

貞表其陰，則賀家城三字門內墟一所，外揚金帝鬚，
鬚有狂踪草跡，迎眸久之，青童者出，以一手拍肩，一
手指華表，曰：可記可記。正語間，忽驚寤，時值雞人催
曙也。即起理髮，數過信筆賦之。

賀家城上夢中游，矯首蒼茫蝶也周。石柱偶緣丹嶂合，
酒旗閒傍白雲浮。高顏貞表追高尚，隱識狂踪得隱侯。
童子有言方未盡，一聲雞唱曉煙收。七言律
是月既望，讀倦假寐，夢復遊城上，倘恍舊觀，緩步精

舍中見老者携少年飲遂巡欲避去而老人邀揖之
少年偃不為禮適俾來餽蒸糕若主狀少年曰盍餉
之老人哂曰事未成可徒食耶分牛餉予忽報爐中
失火蘇醒因思 賀公詩與蹟散布諸書意將有事
于此也乃謀之昆共攷輯之書畧成于丙戌之春仲
是書之刻也臨池者山陰朱太玄亦夢一老持帙屬
之曰可從容以錄其書朱翻閱之首即公像云盍公
之紀無盡藏也惟虛左以俟同志之有加無已爾性
質監紀畧 卷三 詩王

道焚香葉拜復為詩以述

何疑花香渡頭移謾訪前踪久扶藜傾酒不煩僊珮解
分糕那有寶珠遺瀉文自喜千秋重麗枝深慚五總知
欲叩從容天際語漁舟縹緲武陵迷 七言律
賀公是通隱蚤已識漁陽避靜華山室 西岳南峯有脩
真道士莊仁身存物外全酒吸湖光宸翰千年寵流風
不世香樺毫馳草聖發詩駕初唐逸跡龍官勒芳容画
院藏人誇兩拜顯自號四明狂授談天台上崇祠月島

傍宋賢增美與王守鴈椒漿探竹嗟時緩傳梁喜帙細
寄言同心者誼誦詎能忘 五言排律

附賀公像後

陸遜

亂時道士盛時官投老湖干鴻漸磐富貴當年著青史
風流絕代在黃冠交懽只有迎神曲相對慚無蜀道難
悽愴為萬千古慕湖亭清映表雙桓 七言律

賀監紀畧

卷三

詩王

宋詩集卷三

贊

唐元宗賜賀秘監贊

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托博才思高遠

賀李真先生像贊

金陵吳潛撰

山林之士去不可挽市朝之士出不知返矯：先生高

眇遠視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粵惟二疏輔導漢元作其

卽位旋以飄然粵惟先生師傳唐肅太陽永升去之已

速前疏後賀夫豈不情知幾識微以全令名狂非真狂

賀監記畧

卷三

贊一

醉非真醉詩侶酒徒亦復爾四明之陽月白山空平湖

萬頃今古清風雨

石憲賀公先生贊

史浩撰

道既不逢去當勇決野服黃冠孰能羈紲鄧水烟波鑑

湖風月高標凜：濯世執：

唐秘監賀先生贊

王潤玉撰

夢遊紫府蟬蛻禁林風月觴咏雲水身心李仙夜郎杜

老西蜀賢哉先生鑑湖一曲

鑑湖標

王禕

序略云鑑湖之水散而為陂渠雲樹煙波與闌闌相

映帶唐元宗嘗以一曲賜賀知章賀棄官徒步歸鄉

里為道士有請故也其流風遺響今皆不可復見而

山光水色今古不殊攬者益不能無慨然之思矣

湖水悠：有澄其波中洲何有：蒲有荷維荷有華載

靜以芳其葉洒：可以為裳維波之澄實同我心返我

初版以濯我纓彼世之濁孰止乎足世不我知反以我

賀監記畧

卷三

贊二

為獨

祭文

湖亭祠祭賀公文

王念祖肇祀

維天啟六年歲次丙寅三月壬辰朔越十有五日丙午
寧波府知府王念祖謹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于唐太
子賓客秘書監贈禮部尚書李真賀公先生之神曰緊
公四明逸老狂客自題風流文采卓識沉機制科蚤捷
金馬差池洵遷宮尹龍樓委蛇迫入天寶玉環眷迷重
冠漫託青門賤歸捨宅為觀悠故居鑑湖風月一曲
賀監此畧 卷三 要一

栖遲曾不十年漁陽鼓擊公所痛心所預知冥鴻遐舉
世網莫能詩稱明哲易替知幾左相移等北海就判謫
仙被放少陵棄還翹跂我公奚翅雲泥高風遠韻百世
所師祖也後進夙欽羽儀仙鄉叨殿薄奠椒醑几筵橫
桶清芬藹如誰謂世邀遂阻心期尚饗

語錄

四明逸老

李太白曰吾希風塵成蕩漾浮世受寶訣為三十六帝
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公呼予為謫仙人蓋寶錄也史

五總龜

秘書學士殷踐猷博通經典賀季真稱之曰五總龜賀
蚤年人亦曾以此號賀見韻府

秘省四絕

賀監紀畧

卷三

一

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季真草書即餘今西鳳謂之秘
省四絕出琰林

懷賢亭

宋史浩為安撫使構亭於湖上顏曰懷賢見誌

清鑑風流

政和間秘書郎黃長睿嘗見張長史帖十字云賀八清
鑑風流千載人也長睿跋云沉吟此語恍若季真在目
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出郡志



秘書監

秘書監聖雖清雅而實非要劇推責子弟及好利誇侈者率不好此職以監為宰相病坊唐以來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賀知章為秘書監文學博雅體業漆和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見麟臺事畧

南金生東土

賀知章授太子賓客朝士謂公南金生東土矣公作詩以答之見唐詩記事

賀監紀畧

卷三

二

可當一曲

王禪登遊越記云丙寅六月朔日先謁賀秘監祠賀監鄧人天寶初請為黃冠師祠瞰月湖翠水如染猶可當一曲也見遊名山志

杜謁

張齊賢改秘書監致仕嘗出謁其子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束歸會稽大人盍如賀老衣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見會安

賢地主

王禪登曰紅炬綠樽照映湖波四明白賀監來無此賢地主也謀野集

先仕後道士

王世貞曰先為道士仕宦者唐侍中魏徵丞相盧程先仕宦後為道士者唐禮部郎賀知章又云賀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為道士而宋祁傳之隱逸蓋脩史者難退之士故也出四部稿

賀監紀畧

卷三

三

達士脩真

房陵曰陶通明拜表挂冠天子令百官祖餞征虜亭賀秘監請為黃冠人主賜鑑湖一曲至親為賦詩寵行古召士去國風流冠冕如此然以彼達人之眼觀之此皆浮雲爾若都水以征虜增重賀監待鑑湖為榮何名達士哉又云李長源朝披一品衣夜煉九仙骨辟穀餐梨而身任國事若賀季真必挂冠而去乃稱脩真其不同若此出自榆集

吳中四士

吳郡張旭與集賢學士延陵包融及賀知章張若虛號
吳中四士 見平太清話

學士為二美最

賀公一日併授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時源乾曜張
說同在政府乾曜曰賀公一時兩命足使學者光耀然
學士侍郎何者為美說曰侍郎為衣冠之華選非望實
兼美無以居之然非性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為縉

紳軌儀蓋揚班之辭采兼游宴之文學始可處之無媿
二美之中此定為最 見焦氏類林

急流勇退

趙世顯曰流急勇退人之所難質賓客乞為道士還鄉
捨宅賜剡詔令供帳御製詩賜之可謂榮矣 出芝園叢

賜榮園

宋史越王浩為賀監築賜榮園于觀前內有幽襟逸興
醒心迎棹四亭 見會稽志

同任祕府

四明賀知章授祕書監山陰嚴維仕祕書郎俱以文詞
揚名一時同任祕府 見人物志

授老得之尤佳

王世貞曰開元帝性既豪麗役工詞墨故于宰相拜上
岳牧出鎮往親御宸章普令和贈為一時盛事四明
狂客以庶僚授老得之尤足佳絕 出會州苑苑危言

異人異事

賀鑒紀畧

卷三

五

董道云賀叔書一代異人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轍迹而
放意縱適超詣懸解無塵心遂塊至于風情所寄託于
言者則妙絕元與浩、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津涯所際
也又云歸越園唐王松所記叔書入道歸鄉里詔許之
皇太子諸王就幸于第製序賦詩百職祖宴見者錯聚
為一時異事此圖聲見之見書歸越園後

白雲青鳳

張琦云賀祕書如白雲青鳳不可結攬竹里館集跋

由是為博士

柳宗元曰四門助教之職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
于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
由是為左拾遺見四門廳壁記

鴻冥鳳舉

張時微曰賀秘書乞鑑湖歸鴻冥鳳舉逸駕倚攀哉顧
長往不返要在自行其欲也亦曰茹芝負薪之流亞云
爾郡志隱逸贊

賀監紀畧

卷三

六

湖山真主人

張岳云凡湖山以勝名必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傳如
杭之西湖明之鑑湖然後其名始盛賀季真林和靖死
天下湖山無真主人矣張良惠信芳亭記

狂客圖

鄧椿云宋王說工画有四明狂客等圖傳于世見画鑑

酒賢配祀

袁宏道云飲祭其始禮也賀知章以下宜配兩廡見鵲

仙宗十友

黃休復云成都石恪画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
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像為仙宗十友
圖見益州名画錄

含象亭十八學士

綵線冒明珠歌含象亭中十八人張說徐堅趙玄默庾
子亮一作康趙冬曦侯行果一作元馮德選母嬰行兮張
會真李子釗一作元東方朔陸玄泰一作李良余欽呂何賀知
賀監紀畧

卷三

七

章成慶業分一作成并章述元宗時節相朝秋榮錄

倫儼

王世貞曰謝靈運書在湯口華氏凡四十年購古跡而始全以為延津之合屬靈運生鑒定謂為賀知章無的據然過後之其上可以擬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又云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于妙選裴行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于能書未敢信也又歌贈李生云四明少年慕狂客相逢便據侯羅席又說何翰林元朗詩云才狂張平子風流賀李

八

真繼新文苑傳無復語林人出四師傳桑悅書跋云此字流動飛逸如仙人馭氣凌霞不染纖毫塵土氣與知章為人相似即以為知章字可包卷屠隆贈鍾公旦詩云四明狂客高陽徙長安十九卧酒壺一朝含沙起構組詔許黃冠歸鑑湖贈謝山人云身是石室金臺物名與青蓮題賀監齊一朝挂冠歸水雲采石莊鑑湖綠與孫文融書云元美業已掩關黃冠加首從華陽秘監遊于方之外矣出白榆集

劉克莊呈宋秘監詩云別後曾過東閣否新來已乞鑑

湖無何時供限都門外真寫先生作西園出類聚

祝允明濟陽太白酒樓寄施湖州詩云余為先生牛馬

走湖州乃是賀老倚見宋北草跡

諱元春駕鶴滕云劉永春雖羅噴曲高足敵元才子然

鱸魚不戀半分韋蕙聚裴裴之愛宜奪配賀李真一

觴一咏受賜鏡湖出蘇家文史

李先嘉贈教曰昔四明賀李真一見李長庚遂解金貂

賀監紀事

卷三

九

取醉益見其瀟散鴻飛共脫跡于鼎鍾三萬之日馮陵霞舉同載名于酒肆四十之春故能忘孤而神遠欲庶而趾高也

夏時正鄉善堂詩云欲援鑑曲當年例乞取西湖養老身出海鶴亭詩話

聞淵為吏部尚書乞致仕疏云願假臣鑑湖一曲得與賀監同遊見莊簡公集

張邦奇東閣書懷詩云竹籬茅舍明山麓欲與君王乞

鑑湖觀菊詩云狂客四明應不少夜深猶繫鑑湖船樂
性詩云駐櫂月湖水市城窺遠蹤歸來李真叟攜酒欲
相從出文定公集

屠隆脩文詞云飄然入道還家賀監黃冠與王敬美書

云聞先生疏乞身李鷹賀監千載同聲矣李鷹黑髮歸

五湖良足稱達士而賀監白首始從天子乞鑑湖亦無

不可百代而下豈以賀老不若張公哉盡了四方之志

然後永結五嶽之緣與馮開之書云直承明則如東方

賀監記畧

卷三

十

撫湖山則如賀監火食神仙錦衣樂許見四奉集
及修文傳

舒亶和西湖節席詩云清狂亦有黃冠客不負仙人戴

酒船和劉謐翁留題惠詩云笙歌自滿郎蕭宅琴鶴空

隨賀老船見四明文獻考

王十朋送吳教授序云賀老疎狂于鑑湖李愿得伴于

磐谷天下稱之以為高出梅溪文集

白居易遷賓客歸寄令狐留守詩云東都添箇狂賓客

先報靈鷲風月知出唐詩紀事

蘇軾贈清遠道士詩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

翁林王唱酬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服犯塵紅詩坡仙

龔卿題余六僕卷詩知章投老剡川曲張翰遐思故國

尊高人自是烟霞侶堂為浮名絆此身見雲尚選稿

沈明臣醉道士歌可着黃冠混道流知章騎馬乘船似

長干執手行我無金龜不得解問汝一樽何處買只醉

雲間陸士龍四明狂客蓋殺儂又墮水行我本風流賀

李真四明狂客是前身謝李山人酒故人汝本青蓮後

賀監記畧

卷三

十一

狂客于今我最狂賦金龜換酒四明狂客氣嶙峋那得

金龜繫在身惟有報恩三尺劍醉來脫贈有心人豐對

王湛夫讀云居文章苑登道德林月旦推重芳聲當與

五總龜鼎峙見謝靈運

周應賓紀鑑湖送老園詩四明狂客相後先乃是吾家

謝阿連又書事懶比嵇中散狂同賀李真見月湖詩

盧漸與張司馬書送東山之高而遠安石之聲妓擅鑑

湖之美而依賀監之黃冠見一峯文集

張琦自跋曰明州自唐賀秘書以詩人風流聞開元天
寶之間年既老乞身明皇御筆賜詩惜賢達之去其詩
行于世不多特其人品足高固已重諸當時矣予生後
秋書八百年自幼好有唐諸公詩而仰企秘書獨若加
一倍豈昵諸黨里之私志頗肖類是故彼嚮哉見白齋
屠隆寒家紀遊云道者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
又云余業謝人間事通明李真吾師也見眉公秘笈
崇宏道云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橋阮賀李不可請之
賀黃冠見眉公秘笈

酒食店中見味火

詩詞引贊

王十朋會稽賦云境絕利博莫如鑑湖浮賀監之家滯
允常之都蓬萊閣賦云前瞻鑑湖滿目煙水嘉馬侯之
偉績慕賀監之高軌祠荒兮遺跡半堙宅冷兮黃冠無
幾見梅溪文集

陸放翁懷故山鏡湖詩云道士莊上陵為祖見事類

吳潛會碧沚詩曰萬頃蟾光浩不收花汀竹嶼思悠悠

黃公所隱知何處賀監空歸乞此州見四明文獻考

黃監紀畧

卷三

十三

吳世良登金山詠云岱岳杜陵憇日觀鏡湖賀監臥雲
初出玉鑑堂刻

張邦奇次李嵩渚明歌云鑑湖春暖水生烟明月誰乘
賀老舩公餘清玩詩序云四明勝處未聞有焯然擅名
其上以與之俱勝者若賀氏鑑湖柳子愚溪皆隨其人
以益勝顯出四文亭稿

陸起元海上秋興詩云也知叢桂堪招隱賀監祠前月
正園卷山剩草

蘇軾次李公擇詩自笑食運興國來看換酒誦仙人
答滿思復云誰言載酒山無賀寄取啼鳥巷有顏又答
劉景文但空賀監杯中物莫示孫郎帳下兒次惠循二
守云風流賀監嘗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又次馬元賓
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定許衣冠送呂朝昌臥看古
佛凌雲閣勅賜詩人明月湖見集註律詩
楊炯序云鷄山法衆餞行於素漣之濱慶閣良朋祖送
於青門之外見晁詞集

賀監紀畧

卷三

十四

晏振之酒肆詩云遙思昔換金龜處知是長安第幾家
高季迪遊西城詩云笑看明月問狂客我舉大白君當
浮見皇明詩抄

張得中四明形勝賦云土地鍾羨人材英杰黃公應聘
以安劉賀監休官而歸越見郡志

陸游鵲橋仙詞鏡湖元自屬閒人何必宮家賜與升庵詞品

朱梧上葵峯詩玉顏題詩點金龜貫酒銷見子琴集

李載贊太白樓詩金龜好換酒家愁贊書

全元立初歸湖上詩云遲歸已是漸梅福高尙誰能學
李真出四明風雅

衆坊詩云風起回公山外雨收賀監祠前萬卷樓通集

王世貞送沈九時還四明詩云曩時四明客個儻能文

章揮毫寫秋色眼底天茫々文武林遇李太僕歸贈云

青門四明客早脫向仙班又龜貂未全敝時付酒家胡

上劉少司馬即看恩許鉞湖濱猶憶先朝寵命頻奉寄

致政揚太宰八座青門恨別餘至今朝論共吹噓題洞

賀監紀畧

卷三

十五

湖卷贈凌元曼云元曼托好凌九絃一曲猶能小賀生

送朱太保南歸六傳賜馳騰紫陌千官出幾擁青門寄

致仕尚書山陰何公檣山別墅倚雲開主恩還乞鑑湖

來又六言誹體賀監八旬捨宅白傳六奏分司那知七

百年後笑殺李家小兒謂子麟也寄丁少司馬書昨歲

得郎目知己遠鏡湖之請脫履為鍾高踰明哲出四部

表宏道詩云鑑湖一曲幽如許賀老終當作近隣送周

觀國還會稽云山連內史宅水列賀公門出清碧堂集

柳浩詩云萬頃紅蕖照落暉五雲門外賀家池見忠公集

層隆云觀號千秋吾媿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復慙都

水之栖真又語云湘靈送客鏡水隱鱗作天際真人之

想出安瀾園清語

李攀龍詩祖帳東門外賢哉一老臣又答元美拂衣中

原風雨來群公祖帳青門開見滄溪集

劉志式詩四明也有湖如鑑去問尋絲一宿餘又三選

未因荒後開一刀長向鏡中歸又贈李白祠雅有端明

賀監記畧

卷三

七

追賀監誰令力士搗場尼又詩征虜亭前錢阿誰鑑湖

直借唐章輝風流千古今何似落得枋榆早倦飛拜在吟

許君信云春來遊興不減四明狂客載酒浣溪石嶺之

間將與哥花嬌鳥恣遊玩矣出公前集

楊德周序周觀察集云公遭楚宗之變拜疏輒行掛冠

不出所居近賀監祠天際真人遠觀曠遠見賈外廬詩

聞龍東湖竹枝詞百里平湖一望通漁燈岸射波紅

誰能乞作放生沼千載令人憶賀公行樂吟

周應賓題逸老卷詩鑑湖一水遠平臺竹嶼花汀四面

開季真遺跡今何在逸老堂前燕去來題得月樓史相

池堂空舊苑賀公伏臘儼新宮林泉雅會數逾九老香

山祀地按千秋賀監隣又林泉雜詠去歲移居湖水濱

秘書舊宅是西隣見月湖草

張邦岱答賀知忍詩百代風流歸賀監半生愁緒對張

衡見典客集

沈明臣贈少白山人詩麗公久負知人鑑李白名高因

賀監記畧

卷三

七

賀監泊舟鑑上詩一曲剡侵狂客觀千巖秋滿越王宮

題浮雙館比隣賀監祠前水一片玻璃直接天又題董

母墓前游履散賀公祠下酒船歸送趙相歸鏡越水千

秋歸賀老薄湖蕩頃待張翰送黎秘書解官羅浮倘向

君王乞絕勝吾鄉賀季真鑑湖詩春色謝家雙妓女風

流賀監一黃冠題十洲閣拂衣歸臥者賀監得同游移

家月湖遙隣賀監宅近接水僊祠醉歌云張尚書范侍

郎昔曾舉酒酌知章出豐對接集

呂文靖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狂夫

寄方子詩云賀監舊山川空來近百年見名賢詩言

余寅集湖樓詩賀監祠前島嶼迴分將一曲抱層臺贈

張司馬又祝尚書寄還過秋監祠出農丈人集

賈宏送王民望致仕詩風流可續睢陽會煙景誰增賀

監湖見文憲摘稿

張禮部云吳郡張顥曾易得嵇山賀老粗知名見棧素

蘇軾墨妙亭詩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伏膺和

賀監紀畧

卷三

十八

七夕云舊交懷賀老新進謝終童跋二錢唱和云生平

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寄吳德仁稽山不是無

賀老我自典盡回酒船寄賀水部元云千古風流賀李

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深飯藜羹問餐

神送錢穆州守越若邪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身閒

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掉酒船回題四明狂客園云

毫端偶集一微塵何處谿山非此身狂客思歸便歸去

更求勅賜狂天真出蘇文忠公全集

詩評

京山王格論初唐詩云唐詩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

別學者多稱盛唐尚矣而他或畧焉余觀初唐居近體

之首為創製之宗質而不俚華而不艷其渾淪敦厚之

意有足觀法譬諸天地初分百為未備雖風教朴野而

元氣藹如也

南溟樊鵬初唐詩論云初唐詩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

之花含蕾渾厚生意勃見初唐論叙

賀監紀畧

卷三

十九

萊城楊士弘評采選曲云唐人絕句不出情景意三者

景近賦情近興意近比此詩寫景有順時安處之意第

三句拘接而語意警拔見選註唐詩

渾淡劉會孟評回鄉偶書詩云此詩可謂說透人情之

的見古今詩統

橫舟何新之評回鄉詩云此詩乃是平淡體而淡中實

有味見詩林萬選

濟南李攀龍評袁氏別業詩云風格古雅見于錫詩選

唐賀監紀畧卷四目錄

四明後學
開性善與同攷訂
開性道天迺彙纂

祠堂

碑記

迺老堂記 宋紹興十四年莫將撰

重建迺老堂記 宋開慶元年吳潛撰

賀秘監祠堂記 元至正二十年劉仁本撰

賀監紀畧

卷四目錄

一

賀公祠記 大明嘉靖二十二年沈愷撰

湖亭祠記 大明崇禎九年關于朝撰

志

廟庭雙栢志 大明宣德九年宋恢撰

湖亭廟基志畧 大明宣德九年宋恢撰

題祠

聯 額

附箋經凡二十有七章

唐賀監紀畧卷之四

祠堂

碑記

迺老堂記

莫將鼎建

士有負高世獨見之明介然自守以表於世者必不瑛
招而來麾而去能此者非學也氣也非氣也識也故識
非學之所可致亦非氣之所能使其始果之於天停涵
靜然燭萬物之理而不昧平居固已陵厲清淨俯仰宇
賀監紀畧 卷四 一

宙視世之富貴顯榮若將說我九隨所遭而暫寓者堂
復以絲髮許留方寸哉予嘗論疏廣受僭傳皇太子一
日俱上疏乞骸骨揮金樂身于宣帝之時而龔勝薛方
乃以哀鳴就死欲全節於新室攝居之世管寧抱遺懷
寶投迹海表終身不見曹氏父子而張翰顧榮乃以秋
風導葵酣飲謝事欲求免於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識
相去遼遠矣蓋自漢晉以來至唐得二人曰賀李真李
太白世推以至博之學適往之氣知之而不知其識之

絕人遠甚太白天寶初召見金鑾殿供奉翰林嘗醉賦詩無留思帝愛其才忤高力士摘其詩激揚貴妃不得官懇求還山帝賜金許之遂放鷺江湖間終其身李真開元十三年為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張說夸其兩命之榮明皇自為贊賜之肅宗為太子還寶客授秘書監天寶初一病遂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以居初二千為帝所知時李林甫方相羅鉗吉細毒痛天下以太白之風標清粹顧不減盧絢李真風流文質並紀畧

卷四

二

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幾何不還其鰲乎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雲鶴已遊乎膠靡羅者猶視乎藪澤二子之識所以絕人遠甚者也李真于長安一見太白呼為謫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權昭夷亦曰吾布風廣成蕩漾浮世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逆老質知章呼予為謫仙人蓋實錄也則二子之相與當有神交於窈冥者矣世稱中州清淑之氣所窮則盛而不遏必蟠螭扶輿磅礴鬱其間當生魁奇才識之

民四明按東漢地理志乃越之鄞縣地有句章城及古鄞城皆漢廢城也唐武德初鄞復為州與嵎姚嚴發並總于越八年廢鄞為鄞縣開元二十六年析會稽之鄞置明州取四明山為名實竝東海真淑氣蛇蟠扶輿磅礴積鬱之地宜有魁奇才識之士必李真乃當之而四明之人初不以李真為鄉人予為明州一年得湖上第地為堂以太白所稱李真之名傍之曰達老并繪李真之像于堂上尚友千載鳳藻需賜而想遺風焉昔通和賀監紀畧

卷四

三

先生祖貫子元元和己亥年嘗遇李真校以至談言李真得攝生之妙近數百歲不死負笈貨藥如韓康伯近於天台上升徧於人聽則李真采仙去無疑予聞仙人左元放詩宣平母徃來九仙城陽山中蔡經仙去亦十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鄉里安知李真不時來還此間耶宋紹興十四年八月明州太守莫將記

我四明文獻考及郡志其詳石無存
朝請部郎中蘇考太守題名記云莫將教文閣學士左
我與江州太平觀

重建逆老堂記

吳潛重建

逆老堂者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將所創并為文以記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逆老賀知章之語按賀公字季真唐開元十三年為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肅宗升儲副授秘書監太子賓客天寶初移疾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居焉刺隸越鄞故越封部公亦自號四明狂客故侯緋堂安靈子是邦之月湖且合太白而紀之謂二公皆抱氣識之全者也然以予觀之太賀監紀畧

卷四

又三

白初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高力士章若奴僕其氣真可以揮斥八極驅役群動而其末也乃陷于永王璘之黨毋亦氣有餘而識未足耳季真遭時適主彈指可都顯位忽飄然引去人知其為高而不知其所以高也於是肅宗之人品已瞭然于季真胸中矣使相與終始則靈武之事犯父子之大倫季真亦將不能逃萬世之責易曰知幾其神乎季真有焉又豈止於城壕富貴涕唾卿相而已哉此之謂真識而非徒氣之所能為也是堂之

建殆今一百十五年矣屋老圯壞屢葺屢頽片瓦尺椽幾無存者予領郡之三年始克鼎新之規模宏敞視昔稍異乃求季真之像于越繪而龕之且詠以詞述以贊用詔永久俾邦之人士景清風而企芳躅或少裨於教云爾嗚呼自有天地以來上下數千百年其間權位擅勢利呼吸福禍顧盼榮辱以狂走盲趨乎世之人者不知其幾矣未幾聲消迹滅影响無間甚者流腥遺臭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能改迺高節之士身歿而

賀監紀畧

卷四

四

名愈彰千載之下雖漁人樵子亦為之興起不以時遷世換而二其思也為士者宜知所擇矣堂既成而對渚虛館表裏及東西兩橋并繕治之輪奐丹牖皆燦然華美要不可無以叙歲月于是乎書宋開慶元年秋七月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汾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吳潛記中散大夫直秘閣致仕歷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張即之書

賀秘監祠堂記

丘楠重建

唐秘監賀公字季真世居四明小溪湖上性曠達無俗韻嗜酒善隸草書晚年尤誕放適夷猶自號四明狂客嘗擢科累官太常博士開元間以禮部兼集賢選太子賓客授秘書監天寶初一旦棄官去若弊屣者黃冠道士服請易居宅為千秋觀詔許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蓋其抱高世絕俗之姿瀟灑出塵之表儀形丰度鸞翔鵠峙蟬蛻汗濁之中神游八極泥塗軒裳浮雲富貴賀監紀畧 卷四 五

翩然高舉介然遠引而不顧者也知汚世之不可為也故寄跡老子以游方之外知元宗好誕將必嗜其請也故托為夢帝所之說以款動其聽不能終遠其鄉也故又請鏡湖剡川以居之清風高致千載而下聞斯興起迨宋紹興間郡守莫將訪其讀書故地闢逸老堂於城西隅月湖之曲與李太白同祀蓋取白稱其為逸老也寶慶中守胡渠又更為隱德堂以漢四皓黃公竝祀之儼其同郡同德也既而毀廢尋屬其址為驛傳至元更

化因之弗改至正十九年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丘楠奉省命繕修館舍得碣像于蕪城中爬剝滌衣冠儼如卽驛東偏別作祠堂三楹以專祀撤黃公李白位設椒醕奠之昭崇敬焉於是吞吐湖光以據十洲島嶼之勝而雲烟月露徘徊于斗牛之間者尚想先生之風可陟也彼車塵轍迹宦途鞅掌過祠下趨館殺寧無一二疎怠者乎而丘君能表而出之其志為可尚也徵文于余辭不獲而為之書元至正二十年七月劉仁本撰賀監紀畧 卷四 六

賀公祠記

余嘗乘舟泛月湖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愷乃見而嘆曰意必有異人宮焉不然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往遺跡尚在高標清氛彷彿于烟雲水石間賀監本鄞人唐進士歷官至太子賓客秘書監天寶初夢游帝居數日寤請為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

為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剡川一曲
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夫人孰不
欲富貴秘監華階也黃冠者流吾儒所未與也顧辭榮
耽寂逃儒歸老豈其情哉夫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
存者定也適則處之泰定則無不足所望於外者輕若
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知有城市叔放聞其賢言
於莊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歸：又夢為楚官入與王
圖議政事出治其民服與食飲其適覺而嘆曰叔教其
賁監紀畧

表四

七

敗予哉未幾王召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於王、
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僕嘆曰放真敗予矣遂舍其官去
王使人追之返其位叔教曰弗可追已弗可返已王使
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夫賀監之夢游帝居與胡華
子之夢漁事睽而情一也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
為楚官則弗寤至為執珪不善事左右然後去亦晚矣
乃若賀監位金馬與清華之選甚適矣至一夢游帝居
即寤即托焉以歸即不復返其賢于胡華子亦既多矣

世有徇物以招侮怙寵而罔終竟莫之省者豈惟賀監
之所不取抑亦貽譽于胡華子矣

大明嘉靖二十二年春中順大夫知寧波府事沈愷謨

湖亭祠記

公字季真按郡誌距郡西南三十里曰賀家灣世傳公
故居屬近馬湖有洗馬池是公讀書處而公遺蹟遺翰
多在山會間故厯書與會稽誌竝載公越州人明皇宸
翰青蓮集中或稱四明或稱稽山而公亦自號四明狂
賀監紀畧

卷四

八

客生平詩酒是娛於俗情世態澹如也綺齡夢人持巨
斧鑿破其胸若納剗焉驚寤志思開敏遂通六經淹貫
百家世稱為五總龜善清談工草隸詩歌文采風流世
罕其儔嗣聖年擢進士除任城令累遷太常博士含象
亭學士開元十三年任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兩命
之榮為源張二公所薨是歲從祀東封有王牒秘文之
對後徙工部太子右庶子充侍讀肅宗冊儲副公進太
子賓客秘書監於長樂紫極宮邂逅李白見蜀道難歌

公曰謫仙才也卽解金龜換酒為樂薦白供奉翰林又與汝陽王璵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為飲中八僊與張若虛包融張旭為吳中四士公題袁氏別業詩風格古雅為五言絕句壓卷嘗與張長史游過廳館墻壁及屏障與至題數行如蠶篆飛走雖古張索不能過好事者具牒翰從之得數字如獲拱璧天寶初夢游帝居數日寤請為道士乞歸詔許之賜餞青門皇太子百官俱往命其子賀僧子為越州司馬賜緋魚侍養

賀監紀畧

卷四

九

御製賜詩公歸捨宅為觀賜名千秋在紹興府東南十里今改天長觀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鑑湖剡溪一曲卒年八十有六塋九里山去山陰縣東南九里墓在山頂肅宗以舊雅贈禮部尚書宋景文公撰唐書人公隱逸傳弁州非之以公歷職仕垂白乞骸青門賜餞千古榮遇何隱逸云以余觀之公無時非隱者也初第時正丁則天之饑安隱下位迨開元漸躋卿貳列清華公可勿隱矣姚宋諸公相繼執政公何蛇足哉隱

於詩酒迨相林甫而時事不可為矣公隱於宮察天寶初卽宮察不可為矣乃隱於黃冠至隱無可隱而公之隱衷始見益卓然以識量勝非放浪于詩酒者也先無是祠宋紹興十四年明州守莫公將以四明先賢惟公最著鼎建逸老堂于月湖中卽涵虛館址祀公及李白乾道五年守張公津葺之實慶三年守胡公桀更新之改為隱德堂入夏黃公而為三歲久而祀開慶元年制置使吳公潛重建覓公黃冠真像于越勒之珉石碑陰

賀監紀畧

卷四

十

記之以垂永。甚盛舉也元至元十三年并逸老堂涵虛館改為站分為南北二館公祠遂廢碑像亦淪沒七十八禩馬援間夜嘗有光相訝不敢發至正十九年江浙分省理問丘公楠奉省命來修驛舍得斷碣于燕城中刻蘇滌垢衣冠儼如讀之乃公像也悵悼良久別構三楹于驛東撤黃李二像專祠祀公明興洪武初并南北二館為一驛遂遷公祠于今地俗稱湖亭廟然碣像猶在驛東永樂十六年戶部主政劉

公紹使事至驛歎祠像異處語郡侯汪公旭遂奉以安
神焉迄今二百餘載里人修葺廟貌如故嘉靖癸卯守
沈公愷立石記之而未備天啟丙寅守王公念祖謁祠
下薦椒醕間有祠無祭載之祀典俎豆之費取諸河棚
地稅遂為例公傳多挂漏于朝欲為補軼屬同志陸友
誦共攷唐書列傳似未詳盡陸友云此宋公筆校歐陽
公奉詔刊詳念宋公先達不易隻字祇為誌記而已我
輩何敢為歐陽公所不為敬于湖亭祠堂為之記陸友
賀監紀畧 卷四 土

喜而手書付鵠亦梓里後學之責也

大明崇禎九年歲次丙子殿春月閏十朝記

志

廟庭雙栢志

祠建於洪武戊午至庚申之春薛軒唐處士手植雙栢
于庭以壯麗宮宇經今五十餘載而雙栢軒昂魁偉森
翠挺秀方之鄧城誠罕見者也固繼獲神明之佑抑亦
境內人民恭寅誠虔之所致也則其將來又不知恭挺
于霄幾尋丈也哉

大明宣德九年甲寅里人宋恢志

賀監紀畧

卷四

土

湖亭廟基志畧

至正間有唐繼宗者任鄧簿卒于官欽子刀綿弗克遷
里遂售月湖中殷仲明之居家焉基即今湖亭廟也其
四明驛賀公讀書故地紹興十四年郡守莫將建逸老
堂以祀開慶元年制置使吳潛重建至元十三年改水
馬站祠遂廢至正十九年理問丘楠修館舍得公碣像
遂于驛東作祠安之洪武十一年宏廣驛舍遷祠驛西
款池湫隘得唐地以廟之仍令居以奉祝焉宋恢記

題辭

聯

金馬玉堂事業已成豪傑志黃冠野服湖山不盡古今

情

詔許青門餞恩露白首歸

任曠達識幾近先朝逸老擅聲華宏祐昭代名祠

狂士四明客風流百世師

烟波一曲仙宮飲風雅千秋客不狂

額

逸老郡人劉序立

世仰高風

清韻風流天啟丙寅中秋月四明太守王念祖書

山高水長鄭令長洲馬雲起題
天啟丁卯歲仲春月立

清風高節祠下謝三賓敬題

附刻湖亭祠箋經引

箋竹索也爾雅謂之小簫俗以竹卜神因亦稱箋恭讀
聖棋御集自叙言決玆取向以起義師則箋當作玆今
神祠中所設分陰陽勝二十有七章、各有經以辨休
咎賀祠置箋經不知何人作其詩頗文非端于禍福譚
者叩占市集應則如響歲乙酉因賀家城之夢旦日詣
請所謂賀者做之秘書然乎否歟得勝一陽二詩曰劉
阮入天台拖花爛熳開歸來重款往張望獨徘徊詞中
賀盡紀畧

卷四

一

情景恍與夢符遂輯紀畧梓之然自慙鄙淺挂漏寔繁
公無喘耶卜請之得一陽二陰之章所云劍氣冲牛斗
沉埋已有年忽逢雷煥發光彩是龍泉噴異矣夫公翰
蹟足珍奚啻龍泉瑰近延津博識之合目是重負厥命
嘗睹樂郊私語戲魯公祠壁端有卜箋詞州民藉以趨
避蓋忠忱高節靈爽自爾不昧故冥語之不殊乎口提
而命也會鐫紀畧成目附全經于祠集之末以彰神異
焉曰箋者仍俗舊也祠下開道天廻書



箋經

勝：勝

度屋千萬間居民賴以安任他風雨惡不動固山如

勝：陽

一夢黃梁幾頃更五十年榮華無限好覺醒事徒然

勝：陰

雨順風調日年登物阜時康衢歌聲壤喜氣上雙眉

勝陽：

賀正紀

卷四

劉阮入天台桃花爛熳開歸來重欲往張聖獨徘徊

勝陰：

棲迹在蓬憲修藏歲月長風雲今際會四海姓名揚

勝陽陰

枯木回春意春來花滿山榮枯如反掌世事若循環

勝陰陽

東籬菊正芳采之媚扶陽正通陶潛興何期一夜霜

勝陽勝

幽谷芝蘭秀清香迥不常奈綠荆棘雜動止用隄防

勝陰勝

乾坤流化育萬彙得亨通物阜皆安樂時和喜稔豐

勝：陽

江上片帆開狂風刮地來洪濤拍天起舟楫頓傾摧

勝陽勝

薰蕕不同植氣味不相侔君子小人異忠心難共謀

勝：陰

賀正紀

卷四

否極時遷泰門庭日漸隆前程無阻碍步步獲亨通

勝勝：

江心波浪濤蕩漾小舟傾：刻風雲欲驚師不用驚

勝陰陰

劍氣衝牛斗埋藏已有年幸逢雷煥識光彩是龍泉

勝勝陰

烈日如流火禾焦草木枯忽然甘雨降萬物盡回蘇

勝陰勝

風雲破門閣書生命更窮一朝時運至花柳醉春風

陽陰陽

春水碧溶溶扁舟駕逆風忽然雲霧合晦暝失西東

陽勝陽

滕六布嚴威瓊花徹夜開剡溪乘小艇興盡乃云歸

陰陰陰

溪淺驤驤子淹困伏藍車伯樂一朝傾駢駢貢帝家

陰陰勝

賀監紀畧

卷四

旭日東方上庭前鵲噪槐白頭慈母望遊子遠歸來

陰陰陽

百卉逢春發却堪風雨催雙林外蝶辜負幾回來

陰勝陰

二月桃花發三秋桂子香勸君須守舊時至自然康

陰陽陰

陽春三月裏桃李競芳菲不料東風惡繁化作雪飛

陰勝陽

項羽逞英雄提兵霸楚中烏江情可憐智力一場空

陰陽勝

三五元宵夜金蓮空地生雲時雲雨至燈月不交明

陰陽陰

清夜添如水瑤臺月漸升無端雲掩月光彩不分明

陰勝陰

禹門桃艮暖萬里碧溶溶一聲動鯨魚

賀監紀畧

卷四

四



賀監紀畧四卷聞與同通同昆季共編者也
四庫存目稱其書備摭賀知章遺軼事及
唱酬題詠之詞彙為一編采擷頗富方余始
輯四明叢書訪之數年未得爰與馮君玉頤
發願為之搜輯兩人互相參證詩文一卷外
紀三卷曰賀秘監遺書已列入四明叢書第
一集於茲九載矣今歲春紹興沈志明清余
序其父知方先生所纂四書讀本以粹不闕
藏書日贈忽見賀監紀畧在焉不禁狂喜已
志明假我越日持書至既錄副後取遺書

五勤之季真之詩雖多樂章一篇然送神用
靈具醉唐書題源乾耀作蘭氏入之承郭志
之謬也久甚略然如丹山圖詠注釋至可
寶貴所謂還鄉集者即青門餞別者
之作凡三十八首列入宋孔延之會稽掇英
集惜聞氏未之見若載令言差志錄錄
余始刻叢書之時猶未出土後乃補之遺
清初我顧預斯有益者皆鈔內矣向使余
與孟頫早見之儻為債卷者事不益多乎
粹芬閣後人其世守之乎己中秋張壽鏞跋



賀監紀畧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聞性善暨其弟性道同編性善字與同性道字
天迺寧波人其書備摭賀知章遺文軼事及唱酬
題詠之詞彙為一編采擷頗富然如唐明皇帝送
知章詩有二本方回瀛奎律髓具載朱子之說又
韋穀才調集所載楊柳枝詞標題誤增枝字遂以
天寶以前之絕句為長慶以後之樂府皆未考定
則亦多疏舛矣徵引古書每事必造一標題尤類
小說體例也

謝臯羽年譜一卷

〔清〕徐沁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謝臯羽年

譜一卷》提要

謝臯羽年譜小引

爲忠義于國尚存之日。猶易爲忠義于國已亡之日。倍難。夫國旣已亡矣。舉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所接。無一不與斯人相忤。又况所聞所見。與所接者。咸能觸其黍離之感。而悲痛于不自知。則斯人者。其必爲山川間氣之所鍾。較之國亡與亡諸臣。雖有生。死之不同。而其爲忠義。則一也。有宋謝臯羽。當文信國旣歿之餘。猶時時登西臺而慟哭。余曾于嚴先生祠堂中。一拜其位。後復得於越徐棻公氏所著年譜。昭代叢書卷二十一。謝臯羽年譜小引。一。

及金華遊錄注讀之。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豈非忠義之氣。其感人有獨淩歟。臯羽生于理宗九年。距臨安之陷。二十有八年。次年端宗航海。又二年而宋亡。臯羽年三十有一。又三年而信國死。又十六年而臯羽始死。其作冬青樹引。及開月泉吟社。與夫金華之遊。汝社之會。皆在信國死後。殆所謂爲忠義于國已亡之日者也。苟非棻公氏詳考而備錄之。曷由知其初終次第。有如是之曲折乎哉。則臯羽爲信國功臣。而棻公又臯羽之功臣矣。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二十一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歷陽 戴移孝 无忝 校

謝臯羽年譜

會稽徐沁坐公著

巳酉 宋理宗淳祐九年

先生世居福州長溪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旌祖

嘉父鑰娶秘書省正字繆烈女生先生其月日時

無攷

昭代叢書 謝臯羽年譜 卷二十一

一

庚戌 淳祐十年

時年二歲

辛亥 淳祐十一年

時年三歲

壬子 淳祐十二年

時年四歲

癸丑 理宗寶祐元年

時年五歲

甲寅 寶祐二年

時年六歲

乙卯 寶祐三年

時年七歲

丙辰 寶祐四年

時年八歲

丁巳 寶祐五年

時年九歲

戊午 寶祐六年

時年十歲

昭代叢書 謝臯羽年譜 卷二十一

二

巳未 理宗開慶元年

時年十一歲

庚申 理宗景定元年

時年十二歲

辛酉 景定二年

時年十三歲

壬戌 景定三年

時年十四歲

癸亥 景定四年

時年十五歲

甲子 景定五年

時年十六歲

乙丑 度宗咸淳元年

時年十七歲。先生父鎰治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

辨證諸書。為時所稱。先生世其業。既冠。有聲。乃從

父如臨安。經嚴陵。初登釣臺。

丙寅 咸淳二年

時年十八歲。侍父寓臨安。

昭代叢書 謝年刊年譜
卷二十一

三

丁卯 咸淳三年

時年十九歲。試進士不第。初理宗朝。姜夔以紹興

大樂。多用大晟。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因上大樂

議。復自作聖宋鐃歌曲十四篇。詔付太常。至是先

生亦作宋祖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又為宋騎吹曲

十篇。上太常樂工習之。論者謂其文句炫煌。音韻

雄壯。堪與唐柳宗元相並。

戊辰 咸淳四年

時年二十歲。以下無考。要皆落魄。魏漳泉間。

己巳 咸淳五年

時年二十一歲

庚午 咸淳六年

時年二十二歲

辛未 咸淳七年

時年二十三歲

壬申 咸淳八年

時年二十四歲

癸酉 咸淳九年

昭代叢書 謝年刊年譜
卷二十一

四

時年二十五歲

甲戌 咸淳十年

時年二十六歲

乙亥 恭帝景祐元年

時年二十七歲

丙子 德祐二年五月。端宗改景炎元年。

時年二十八歲。是歲正月。臨安陷。丞相文公天祥

入走江上。逾海至閩。五月朔。端宗登極于福安。改

元景炎。文公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徽州郡

大舉勤王之師。七月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先生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杖策詣軍門。遂署諮議參軍。

丁丑 景炎二年

時年二十九歲。是歲車駕航海。文公于正月自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謀人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方都提號令通于江淮。引兵至吉州。戰于終步。不利。戰水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攻贛軍。又敗。文公妻妾男

昭代叢書

謝早羽年譜
卷二十一

五

女皆被執。幕僚張汴等死之。公僅與長子道生、客杜濟以數騎免。趨永豐。按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漳水潛者。仰贛郡西南之章江。而非閩之漳州。其過張睢陽所常往來處者。乃永豐之睢陽廟也。見韋素跋。後先生有祭公文曰。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是歲相別于贛。益較然矣。

戊寅 景炎三年

時年三十歲。按文公是歲移軍惠州。行朝入覲。授少保信國公。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兵潰被執。

按胡翰傳云。公被執時。錮匿民間。流離久之。第先生章水之別在前。故未及從公于難。其匿迹流離者。要自贛還浦之時耶。

己卯 帝昀祥興元年宋亡

時年三十一歲。先生既歸浦城。家室散亡。于軍伍中購得一子。力作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因委而出游。初。文公有端硯一方。腰繫白紋如玉名玉帶生。自為贊題其背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今卷卷中之藏兮。困困外之澤兮。日宜於乎磨礪。

昭代叢書

謝早羽年譜
卷二十一

六

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天祥造籀文凡四十字。甚寶愛之。後贈先生。故獨攜此硯以行。按方鳳行狀曰。避地浙水。東畱永嘉括蒼四年。其游樂清之雁山。縉雲之鼎湖。雖不詳歲月。當在此時。

庚辰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時年三十二歲。爵既括間。

辛巳 至元十八年

時年三十三歲。爵既括間。

壬午 至元十九年

時年三十四歲是歲十二月九日文公死佈于燕
乃別籍之後五年也嗣是先生悲不能禁每隻影
行游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
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痛哭

癸未 至元二十年

時年三十五歲方鳳行狀曰往來鄞越復五年自
癸未迄丁亥皆其時也越丁行都爲輔郡敵家大
俗多有人尚風節會稽王才翁英孫與山陰徐受
之天祐並爲衣冠避亂者所宗英孫爲宋戚少保

昭代叢書 謝阜村年譜
卷二十一

七

端明殿學士克謙之子仕將作監主簿別號修竹
長于詩文有集行世時方延致四方游士賦咏相
娛先生依焉偶出所長見者皆自爲不及不知其
爲文公客也

甲申 至元二十一年

時年三十六歲先生在越主王修竹家

乙酉 至元二十二年

時年三十七歲此文公死佈之後三年也致西臺
慟哭記過姑蘇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維時六陟

難作詳考始末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

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
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陵遺帙事及丘
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
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真
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
三僧言蓋其謀始于甲申而成于乙酉與周草廳
密癸辛雜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珏永嘉
林景熙德陽鄭宗仁樸翁與先生咸主王監簿家

昭代叢書 謝阜村年譜
卷二十一

八

協謀收掩陵骨故別玉潛作冬青樹引以紀其事
而景熙答卓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
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胡翰傳云翔嘗上會稽
循山左右鏡祐思諸陵正指此舉又楊維禎爲文
弔翔中言楊璉發陵翔有陰移冥轉之功其詞曰
過橋山之橫陵兮重又惟彼璉毒機不容于一髮
今幸首丘之遄復豈人力之我假兮實在天之遺
靈封抔土之手植兮指冬青以爲徵其冬青行中
所謂文山老客智且勇者時歸美于卓羽益顯而

著矣。第諸本歲月紀載不同。彭山季本以阜羽引中有白禾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有開唐義士傳。歲次戊寅之說相合。善乎彭瑋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卽乙酉正月。若係寅歲。無論相距甚遠。是時先生尚未入越。安得作冬青引相別耶。

丙戌 至元二十三年

時年三十八歲。先生寓越。此文公死節之後四年也。按登西臺記。哭公于越臺。任士林傳所謂過勾

昭代叢書

謝阜羽年譜

九

越行禹窆間。北嚮而哭。間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海之歎。則又哭。其游四明諸勝。及新昌之沃洲。天姥。雖歲月無改。要皆往來鄞越之日也。維時浦江有吳清翁渭。曾仕義烏令。退居吳溪。邑人方詔卿鳳。宋太學生。授容州學正。未仕高隱。延于家。永康吳子善。思齊者。乃陳亮之外曾孫。用蔭補官。嘗攝嘉興丞。自號歸全子。與鳳善。同居浦內。是歲十月之望。渭開月泉吟社。徵檄遠近。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期明年丁亥三月上巳。定殷

最榜示同人。一如科舉法。按田水南序云。清翁退食吳溪。延致鄉遺老。方詔父與閻謝翺。括吳思齊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爲其評校揭賞云。是先生固嘗往來于浦陽。至戊子歲而始決計去越也。

丁亥 至元二十四年

時年三十九歲。月泉吟社于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竣局。共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中選者二百八十人。首爲羅公福。卽三山述文鳳。次馬澄翁。卽義烏

昭代叢書

謝阜羽年譜

十

馮澄。又次高宇。卽武林梁相。各贈貽有差。啓事者凡三十人。授梓者倍之一。一時傳爲盛事。先生旣與參校。當在浦江。

戊子 至元二十五年

時年四十歲。先生居越。自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猶惓惓于窆骨事。因作冬青樹引。別唐珏。卽于是夏去而之浦陽。主吳渭家。渭爲吳溪著姓。雅好客。故遺逸多依焉。其子幼敏。字功父。登宋亞榜進士。素嚴事先生。無子。以從子貴爲嗣。渭命貴受先生春

秋業方夙亦命其子肖學從者翕然消之弟謙字仲恭與先生雅相善其子似孫時從先生游謙方延鳳與思齊爲江源講經社初先生亦立汝社以會友至是始合爲一情好彌篤游月泉仙華巖施諸勝當在此時是歲又西至睦主翁登家其弟衡與馮桂芳俱執弟子禮睦有小爐峰遂窮三瀑布之勝擬四亭二橋名屬同志經度之又西入杭慕屈原懷郢都託興遠游自號晞髮子又稱宋紫者歲晚歸浦陽爲文祭信公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

昭代叢書

謝阜初年譜卷二十一

十一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時年四十一歲正月五日先生偕方韶卿鳳子肖翁陳君用公凱其弟帝臣公舉吳續古似孫與金華葉審言謹同游金華仙洞及北山諸勝凡畱山中旬有五日作游錄一卷是歲寓浦江授徒著書有除歲詩

庚寅 至元二十七年

時年四十二歲先生寓浦江是歲爲文公死飾之後八年冬杪過嚴陵登西臺設文公主醑酒哭奠

作西臺慟哭記語多度詞稱文山爲唐宰相魯公三友人爲甲乙若丙張丁注以甲爲吳思齊乙爲馮桂芳丙爲翁衡先生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竹石俱碎距乙丑歲侍父鎰初登臺時蓋二十六年所矣

辛卯 至元二十八年

時年四十三歲元旦立春有詩時寓浦江作浦陽先民傳應是此時

壬辰 至元二十九年

昭代叢書

謝阜初年譜卷二十一

十二

時年四十四歲先生往來婺睦間憩睦主翁登兄弟家嘗過嚴陵于釣臺南得唐方干舊隱處名白雲原有終焉之志顧其徒曰死必葬我于此因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勒石未就睦產薪炭先生每于秋暮載至杭易米以其羨充游資

癸巳 至元三十年

時年四十五歲先生憩睦其遊跡無次

甲午 至元三十一年

時年四十六歲先生復山鄮入越與錢唐鄧牧遇

于會稽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
盍往見之後從游皆前所聞者第收所舉不知爲
何人按剡源戴表元作楊氏池堂譙集詩序凡十
四人如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台陳方申
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嘗周密公謹與杭楊
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就遂爲杭人杭人之有文
者仇遠仁近白珽延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
康侯曹良史之才朱茶文芳先生所往還者或卽
此數君耶且表元作千峰酬倡序復引故友謝羽

昭代叢書

謝阜羽年譜

三

阜之言似皆聲氣應求之侶惜晚年詩卷無存故
亦莫得而考矣是時寓杭娶遺人劉氏女買屋西
山日與能文詞者往還惟牧傳云先生館嚴陵故
舊因娶某氏女又云逮收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
上初不知娶于杭之劉氏女九鎖山人與先生同
時交好何未之悉耶是歲秋九月爲吳謙作樂開
山房記

乙未 咸宗元貞元年

時年四十七歲先生復過婺尋汝社舊盟是夏

由睦入杭肺疾尋作八月壬子終于劉氏舍辛酉
訃聞婺方鳳方幼學方煮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
翁衡會小爐峰相嚮哭遂度釣臺南可葬地甲子
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
營兆越明年丙申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藻
殉同年生吳謙爲誌納諸壙兆在故居舍人范
端臣墓右倣刻上戴順墓表題曰粵謝鞠墓其徒
吳貴虞而歸婺貴之父幼敏乃捐田祀于浦江月
泉精舍以奉蒸嘗學者稱爲晞髮先生時有嚴倡

昭代叢書

謝阜羽年譜

古

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居瀨上嘗從先生游乃
與社中友卽墓前築許劍亭憲使盧華高其義爲
之書今嚴陵子陵祠設位侑方于右臺南之墓久
荒并故碣亦失至正間楊維禎爲建德理官卽其
地得先生所藏故硯名玉帶生者且爲文刻石以
表墓亦俱湮沒嘉靖中有里豪傅稿治塚據其上
郡守當塗楊金力爲清復屬郡人鄧椿記之道旁
碑亭是也墓前方石題謝公之墓左一碣題宋隱
士謝阜羽先生墓右一碣叢蔽莫辨當墓爲許劍

亭重建于萬歷末。碑文直指張養素撰。觀察米萬鍾書。亭榭乃溫陵蔣德璟天啓壬戌歲題。辛未扶疎合抱。森翬亭際。每舟過輒遙見之。康熙乙卯歲杪。予經釣臺渡溪南謁墓。適土人伐而爲薪。歎惜久之。愛其人以及其樹者。今亡矣。夫庚申孟夏旬有二日。復酌酒墓上。爲文哭之。以志悲感云。

昭代叢書
謝阜羽年譜
卷二十一

圭

跋
人當耆艾之年。苟欲追錄前此歲月所歷而爲之譜。已難于追思。索摸又況生于數百年之後而追溯乎數百年之前。不尤難之難乎。徐塾公所作謝阜羽年譜。考訂詳明。援引精當。覺宋縉之魄面日如生。晞髮之魂。嶺峴畢現。誠可云發潛德之幽光者已。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謝阜羽年譜跋
卷二十一

圭



謝臯羽年譜一卷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徐沁撰沁字楚公會稽人嘗刊謝翱晞髮集因

復搜採遺事爲作是譜中間如扎木揚喇勒智原作

楊璉真伽
今改正發宋陵事以元世祖本紀叅核當在至

元戊寅不當在乙酉沁則據周密癸辛襍識定爲

乙酉黃宗羲爲作序頗疑其非又姜夔乞正雅樂

在寧宗慶元間而譜以爲理宗時亦沁之誤也

巡憲楊公保台實績錄不分
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保台實績
錄一卷》提要

序

自古恢疆闢土撥亂反正
多師武臣力而往往論功
課績必先之一二居守而
捍圉者次之誠以轉戰千
里畧地攻城之勲嘗不如

姜序一

鄧侯之調護寇恂之戒備
也

國家兵巡之設本領武冠而
其後名實稍違僅比其職
于轉運觀察之間要其所
轄不過以監司鈐土方耳

惟用兵之地身膺節鉞則
常越幕府而叅稽之

台州兵巡楊公自樞曹

特簡攬轡海邦正值七閩盜兵
矛鋌擾攘之候公拮据行
間不朞年而章安底定鉅

姜序二

績藉藉人口而葉子修卜
且寄台人所紀 公實績
錄而命予以序夫 公之
膺此亦極難耳全浙形勢
實惟台衢而衢用守而台
用戰以區區台人而當經

年轉戰之鄉向非良牧何
以克生然則兵巡者爪士
之率而良民之長也乃閱
公實績則驅車之始未及
稅駕而先請攜餉以入間
關轉運兵無饑色暨受事

姜序三

之後則一一面請之
貝子悉與民更始而先收人
心後安兵志先紓民力後
贊軍機其間設險救荒招
流戢叛寬賦役之條創團
練之謀講守戰之具一出

而保僊居再出而破茅坪
三出而黃太以東數城立
下迄於今其得恢全台而
渡甌江七閩要衝駸駸架
入雖師中之力其爭先奮
勇不可一世而公之籌

義序四

畫居多焉余嘗進台人之
東下者而私詢之公數
以兵民雜處致兵擾民而
析民於兵然或以民久析
處則兵又指民爲賊而戕
民以逞公爭于幕府斷

斷而謗謗者一日且三至
也爰念公之活民豈止
淮蔡萬人已哉且台人又
言公嘗除儀衛却帷帳斥
苞苴祛竿牘而推以通商
恤農鉏強除蠹謹身節用

義序五

爲務則凡小物細行錙銖
莫紀而於以覈實則上之
朝廷播之

國史所爲書旂常而勒鼎鍾
者又豈僅區區台人之一
錄已也

治年家弟姜希轍頓首

撰



姜序六

序

台嶺右連括蒼覆釜左折
于蛟門爲浙東鎖鑰往孫
恩構亂盜賊蠭起卒莫能
禦刺史辛景休于章安南
深塹而守間出奇兵擊破
之恩卒赴海死入郡用寧
然則章安一方豈特浙東
鎖鑰實吳越屏藩也顧之
綱之紀飭吏宜民非求真
幹之用建節專制勿爲功
至若靖寇攘綏罷羸尤生

顧序一

民休戚之所屬王國安危之所漸得其人則成治非其人則受弊自昔然矣閩逆負恩不逞惡浮于恩我天子赫然震怒簡

親藩出禁旅尅期掃除惟是

顧序二

東浙與八閩疆野相接樹木務憂蝨保民務除賊旬宣安定甚難其人斗垣先生以從龍舊臣熟習國語久歷樞要諳悉兵形舉朝羣推轂遂

命公節鎮斯土夫宣布德化撫和齊民勸課農桑完補凋瘵知公優爲之矣在今日以式遏爲上功撫民旰必先和士卒輯軍旅必先芻糧士卒和芻糧瞻然後

顧序三

可以爲國禽敵爲民請命是誠盤錯之會也公甫蒞省會卽審識郡無見糧不憚寇盜充斥道路梗塞請于司農盛携饋餉轉鬪而前竟抵郡城以從大軍咸

心折公有濟變偉畧矣復
時時罄橐中裘椎牛饗將
士繼以解衣脫驂一瓜一
果必分給之將士踴躍依
戀羣歌來暮由茲議保障
衛子遺發先見之慮設未

顧序四

然之防斥堠戰守之必嚴
浚築池隍之必固所謂物
不素具則不可以周變一
時間外大帥惟公言是程
尤廣求民瘼軫恤疾苦諸
若事溝壘造輿梁構營堡

築土固運炮石及他非所
役而役者未易更僕公條
具民隱啓

親王禁止之其不獲已于役
者出已錢穀爲庸直又宵
旦經營寒暑靡間親冒矢

顧序五

石激勸部曲羽左及而勿
顧礮右擊而無恐以故巢
車晝望鈿旒夜偵三軍之
師千姓百族之子蒙頭而
炊負板而汲卒無有聞弓
聲驚霹靂見走馬爲電閃

者且洞悉機宜詳識軍志
廉得賊間磔之城下而招
流移安反側寬割辯之禁
還受俘之衆釋洋梵之愚
氓八十有七人拯郡東抵
海三百里之編戶民於是

顧序六

匿者出叛者悔賊中自相
疑畏始搖搖欲潰則皆公
之材謀兼蘊幾神獨炤有
以致之也蓋公志爲國
不得不恤民恤民不得不
恤陷賊之民并不得不恤

畏賊而役于賊之民民爲
我民則賊亦我民而泉爲
我泉池爲我池所以盡解
其與而制其死命爲不難
矣設天下秉鉞樹牙專制
千里盡我公若豈憂反側

顧序七

子哉昔劉牢之沉毅多計
在行間百戰百勝號北府
兵及臨海縱掠士民失望
迨景休奏功莫不怨牢之
而德景休古今一揆未有
不爲國恤民而能盪兇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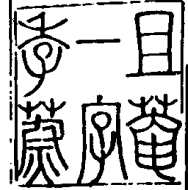
孽者也余于公聞服有年
適會家居撫鴻雁之哀
愴忻怙冒之偉績故樂紀其
伐而弁言之如右

康熙十四年冬十一月

治年家弟顧豹文頓首

顧序八

題于願圃



巡憲楊公保台實績錄

目次

一固根本

二收人心

三寬割辦

四結軍心

五重藩籬

六足軍糧

保台實績錄目次

七備戰守

八救民饑

九壯軍威

十贖子女

十一活民命

十二紓民力

十三贊軍機

十四破賊膽

十五恤夫役

十六感陷兵

十七保黃太

十八安反側

十九識治源

二十修庶政

保台實績錄目次

二

巡憲楊公保台實績錄

公諱應魁號斗垣四川潼川州射洪縣人

章安紳士公輯

固根本

蓋自閩逆入寇。甌鎮不臣。樂清大荆皆望風降附。而黃巖城守武瀨亦效尤叛。應閩賊勢日熾。張郡中兵民。一日數驚。靡有固志。幾成瓦解之勢。且由章安。歷紹興。達杭

保台實績錄

一

州。所在羣寇蠡起。皆擁衆數萬。沿途剽掠。度支轉運殊艱。章安軍餉久匱。幾不能立。蓋外震內搖。艱乎殆矣。幸公以

天子命來巡我邦。方抵杭州。卽聞台師餉匱。

公曰。章安強寇外偏。而兵餉不繼。尚得爲幸乎。吾赴台。當轉餉而入。人咸難之。公

獨毅然。昇餉銀二萬兩。振策直前。路經嵎縣。爲土寇萬餘所圍。公以內丁數十騎。

保合實績錄

二

親率汎兵。開城一戰。賊遂大奔。不惟餉銀悉保。而岷城亦賴以安。公遂倍道趨台。時大軍正苦匱乏。見餉銀入城。衆志一定。然是時。閩寇方張。援台諸帥。以民心之弗固也。特嚴門禁。戒民毋出。民益相顧疑畏。加以士卒雜居民舍。雞犬菜茹。惟民是問。民自田野至者。令刲草飼馬。累旬不釋。由是民以郡城爲畏途。裹足莫至。以故藹糗久竭矣。公下車。卽洞知其病。乃言於援帥曰。賊未薄城下。而民志先疑。餽饋不繼。軍無見糧。馬無藁草。雖手握白鐵。無濟饑乏。此根本之大憂也。爲今之計。宜首嚴紀律。令軍士自爨而食。勿復因食於民。勿強買市物。勿擅役百姓。亟撤城門之禁。男女出入。聽其自如。行之十日。而軍糧猶不足。吾必不信。願公等從余言。余請卽下令。兵

保合實績錄

三

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庶幾其有瘳乎。不然。必不可救藥。余亦末如之何矣。諸帥聞公言。皆渙然快意。唯唯以從。公卽出示。發令箭四出。巡徼一軍。皆驚。束手聽命。莫敢相犯。民間大喜。咸曰。吾儕幸得所天矣。於是昔之避居郊鄙者。皆求入恐後。扶老携幼。駢肩累跡而至。不旬日。貿易流通。市闐一新。輓輸相望於道。穀粟殷陳。士馬始賴以立云。及今思之。章安此時爲何時哉。非公冒險殺賊。轉餉給軍。而尤以戢兵恤民。固根本爲先。則欲冀今日之章安。不可得矣。惟公仁勇兼備。故能挽旣渙之民心。裕已竭之兵餉。而章安始固。此公扶危定傾之第一大政也。

收人心

公既束兵安民以固全城之根本矣。然遠而鄉遂愚氓皆惑於閭賊假仁假義之名。率多搖惑。靡有定志。公下車非久。會有邏卒至郡東之洋梵嶺。縛八十七人。送諸帥者曰。此賊也。諸帥見割辯者強半。長髮者大半。俘獲甚衆。喜動顏色。將殺之。要公與俱。公至。一見卽惻然不樂。諸帥曰。

保台實績錄

四

俘賊而赦之。快事也。公何不樂。公曰。此民也。非賊也。諸帥驚曰。是皆邏卒所捕。公以爲民何耶。公曰。賊必有兵器。今一無兵器。非民而何。諸帥曰。賊敗。則所操棄矣。何足疑。公曰。余未他論。盍先觀其人。夫任戰鬪而爲賊者。必強犢之徒。後能之。今八十七人中。老者至頽唐而蹙。幼者則黃口而啼。負疾者皆疲癯而偃僂。卽授以

戈受之屬。能持而趨乎。余是以知其爲民也。民不可殺。諸帥曰。然則中之割辯者必賊也。當殺割辯者。公曰。賊以黠民爲間。謀始令民留辮髮。使得潛入內地。若割辯之民。則皆賊以威劫之。而然非得已也。胡爲殺之。諸帥曰。然則長髮者奸細。宜殺長髮者。公曰。賊之謀者。不過一二人耳。今長髮者凡五六十人。賊謀豈若此之多乎。

保台實績錄

五

余鑑其貌。審其音。此屬乃一村老釋。其爲民無疑。方今賊勢方張。公等如必欲殄寇。當以收人心爲先。夫振占以還。不嗜殺者。得民嗜殺。則失民得失之機。在于今日。願公等無惑。公是日與諸帥竭力辯論。自辰至未。詞色愈正。諸帥始領服。乃盡釋之。公與諸帥出。有官名岑蘭大者。宣言於衆曰。爾八十七人之命。乃爾道爺所活也。八

十七人。頌聲如雷。繼以泣下。稽顙而去。人問之曰。吾屬皆洋梵村民也。邏者捕賊。賊去而逮吾屬以來。微公。吾屬今鬼矣。於是相與感泣。不惟戴公之仁恕。亦服公之神明。然後章安四鄙之民。從此皆依公如父母。人心大定而不可解矣。

保台實績錄

六

寬割辦

賊所至皆令民割辦。不割者誅。民畏誅不得不割。已割辦又慮

本朝坐以叛民。法當死。是以民雖苦賊。莫敢有去賊來歸者。公乃言於各副都曰。民割辦。慮見殺於我兵。故雖欲歸其鄉。其道無由。是賊爲此計。以解散吾民也。我若執割辦者而必殺之。則民畏莫敢歸。不能不

保台實績錄

七

相率而爲賊。是吾墮其計中矣。吾請反其計而招徠之。凡割辦者。置勿論。則民知歸得不死。必歸者日衆。而賊勢始衰。各副都統聞之。皆曰善。公乃下令寬割辦者。戒滿漢士卒。凡割辦之民。皆無得問。于是民陷賊地者。聞之若獲更生。歸者果不絕於途。賊之黨羽自此而解。蓋公此政行之于十三年九月。至是年十一月。

天子俞江右撫臣請遂寬割辦之禁。公蓋先

得

聖天子好生之心。以生吾民也。所活寧有量哉。

保台實績錄

八

結軍心

援勦之師數萬。自大帥以及偏裨。卽以數千計。兵多而民寡。則主客不敵。強弱異形。此時之民。外困於賊而內亦苦於兵矣。公曰。吾欲救民。必先得士卒之心。欲得士卒之心。必先結將帥之歡。將帥歡而後文武和。士豫附。吾乃得行其志。而民命可甦。兵始有濟。若是者。非財不可。公蓋初抵

保台實績錄

九

浙境。卽已蚤計及此。於是以行橐所携。加以假貨得數千金。公下車之明日。卽椎牛醢酒。大饗將士於庭。盡歡乃罷。公之左右曰。公所費固已侈矣。公曰。吾以救民也。將帥之中。有索騾馬於公者。公卽解乘騎遺之。無吝色。有需銀錢綳紵。與供帳之屬者。公聞之。卽推贈罕虛。曰。吾以救民也。公冬食一橘。曰。左右來。

以持獻某某帥夏食一瓜曰瓜甚甘以持獻某某帥左右嘗私語曰公如不好客奴子輩何僕僕至此公聞之曰吾志在救民吾苟得其歡心行一二救民之事吾雖摩頂踵所不惜區區奚足計焉于是公贈遺日益侈靡不厭其意者一軍之心遂以大和雖然使公僅揮金如泥沙而才望未足以臨之公雖善交將士愛戴

保台實績錄

十

則有之以云悅服猶未也惟公以從龍舊臣敷歷樞部夙諳滿語臨機應猝有割斷如流之才凡將士或有以私忿小怨執民詣公者曰奸細也或曰賊也公一詢知誣即以滿語立開導之往復辯論左右但見公嬉笑怒罵之容不知所云何指未幾而見將士解頤矣未幾則咸唯唯矣兵且下階稽首悅服民立釋矣然後人

以意推之乃知始之公滿語所云云如此如此者蓋一日十數不止而且兵有白役台民者有攫奪者民訴於公公卽逮兵案之片詞立斷重則啓

貝子治以軍法輕者送兵主懲之兵無敢後言蓋一年之間公雪民冤還民財寬民力其事不可勝數皆由公獲一軍之歡而服其心故能收民神效若此顧相提而

保台實績錄

十一

論世之輕財者有矣而滿語不諳則不能聯滿漢爲一體卽世之諳滿語者不乏其人而無才以達之則雖滿語奚益惟公之滿語則以肆應之才出之故見事風生無不悉中窾槩而後交相推服惟公之言是聽蓋公有非常之才惟藉嘗財以展之用以結軍心而保黎民耳公誠一代之偉人哉

重藩籬

僊居枕章安之右。接壤於金處溫三郡。以北達於天台。乃險要之邑也。自閩逆作難。諸郡寇賊蠭起。僊居幾不能守。都戎汪君率師往援。阻三面而控禦之。故諸寇之勢不能合。而天台亦藉以屏蔽焉。及章安爲閩逆圍逼。賊勢方張。各都統乃議撤守僊居之兵以守郡城。公曰。僊居吾右臂也。保台實績錄

主

僊居一棄。則各郡諸寇卽合而爲一。賊勢愈熾矣。今我大軍餽饋止東賴寧海。西恃天台。乃自寧海一路。爲賊鈔掠。餉道已斷。如賊出僊居而襲天台。再斷郡西餉道。則東西餉道俱絕。餉盡士饑。不戰而內已先潰。將若之何。各都統曰。彼衆我寡。則宜先顧腹心。吾撤此兵以合力殄賊。賊就擒。復取僊居奚難。公曰。今賊衆糧絕。則吾切

膚之患。先在門庭。又何暇遠計乎。公等如先爲運餉計。則僊居兵必不可撤。各都統不從。公力爭數四。度不能得。時

親王

貝子。尚駐杭州。乃馳啓

親王

貝子。具言僊居不可棄狀。然啓行而兵已撤。僊居遂爲賊陷矣。未幾。賊果犯我天台。斷

保台實績錄

主

我餽饋。幸都統吉公。捲甲趨之。殲賊於潢水。人始嘆。公之先見云。然是役也。滿洲都統爲政。乃人所唯諾以從者。獨公毅然抗論。無所憚。且遠啓

王前。言棄僊居非是。此尤見公之智力。洵有大過人者。居頃之

貝子統師蒞台。公卽首陳取僊居之策。人猶以賊衆爲言。公卽指畫歷歷。悉中機

宜。

貝子曰。孤至天台。卽欲先取僊居。汝言與孤
意畧同。於是發郡中兵。西取僊居。自僊居
恢復。然後藩籬固。而天台餉道通。我師始
戰守可恃。至一年之久。不憂饑乏。而卒以
成功者。由公明通餉之要。力啓之功也。

保台實績錄

十四

足軍糧

章安士馬雲集。月支米八千餘石。支穀六
萬餘石。藁草百萬餘束。軍需至多也。章安
邑凡六。黃巖太平僊居。三邑久已失陷。臨
海土田。則賊踞什八。惟天台寧海。則又山
海交訐。僅餘兩半邑。地至陜也。兩邑之民。
半死於兵火。半徙外郡。自餘一二貧弱。至
寡也。以至陜之地。用至寡之民。而供至多。

保台實績錄

十五

之軍需。諸委吏曰。公何恃而不匱。公
曰。顧視吾措置何如耳。吾行自念之。非有
安物情。釐奸蠹。戢士卒。數大政。軍糧必不
能足。於是思民之慮。以半值取也。公則
準市價以糴之。民慮糶糧入而值或吾靳
也。公則予見值以悅之。民慮輓輸跋涉
之徒吾苦也。公則日給銀米以募之。民
慮吏之或中飽而不吾惠也。公則嚴立

法以懲之。民患軍士之奪吾力而役之也。

公則先啓

貝子申軍令以禁之。由是民大悅。輸租續屬。不絕於途。餉更以饒。故以兩半邑之地之民而供數萬之大軍。一年有奇。士飽馬騰。終以殲賊。非公能知足食之要。烏能辦人之所不克辦哉。

保台實績錄

夫

備戰守

公蒞章安。則黃巖太平二邑皆已久陷。公曰。勢迫矣。然必先爲可守。而後可戰。於是躬閱城墉。增埤築垣以自固。乃復於郭外。築石城數百丈。又沿江上下二十餘里之間。東至鯉魚山。以迄白塔瞭倭蔡嶺諸山。西自七里沙。松山。三江口。諸要害之地。皆建木城。浚濠塹。起亭隧。築土囤。繕營堡。

保台實績錄

七

凡守禦之具。靡不畢備。由是逆賊雖入寇。我師始得憑險以守。屹然不可犯矣。

貝子語。提臺曰。守則有其具矣。賊阻江而陳。曷以戰。提臺曰。我欲速戰。非浮橋無以濟師。

貝子乃繕疏。奏請爲浮橋三座。

制曰可

貝子遂期。公以二月而成。當此之時。賊逼

章安久。百姓則大半亡匿矣。工師則徙外郡矣。所需油蔴釘灰之屬。危城中百不有一。公之叅佐曰。時勢若此。亡慮三座。恐一座亦必不成。公曰。成浮橋以討賊。大計也。時不可爲。庸詎束手云乎哉。公乃下令鳩工師。止得一工師。遂令人學爲之。且孰伐木取材。孰出郡購料。公皆因材而使。各當其用。於是不十日而工匠出百。物具。公猶曰。今矢石之中。吾不以身先。則孰捐軀以從。公乃辰出酉入。躬自董之。或炮左擊而色不變。或矢右墜而目不瞬。百工乃倚。公爲命。晝夜競作。兩月而浮橋三座悉成。公以施之江。則各綿亘六十餘丈。可三馬金馳。堅完無比。貝子喜甚。因命與師武臣共守之。非久。淫雨積月。天僊兩縣萬山之水。一旦怒奔而下。

潮自海門入者。又捲地而上。山水江湖。兩相鬪噬。浪起百餘尺。巨浸稽天。茫無畔岸。於是浮橋爲洪水所決。三逝其二。賊乃臨江大笑。張樂設飲。枹鼓者三而呼。吾軍曰。浮橋棄矣。汝師其克濟乎。貝子聞之。心不快。召諸帥計之。諸帥尚未發一策。公至。未入見。貝子會。內院諸公出。公卽語。內院諸公曰。爲某啓。王浮橋失而爲賊竊笑。微王恨。某亦心恨之。然事無難易。顧視人何如耳。今有某在。願王毋慮。某請于二旬之中。不費朝廷金錢。爲王再成兩座。以雪賊枹鼓之恨。內院諸公入告。貝子。貝子聞。公數語。乃大喜。命內院諸公出。

語。公慰勞特至。公出。乃捐貲三百金。令郡守高公以下。各相佐以差。公遂聚百工。飭五材。視前造舟之法。益善。趨役之人。益疾。故止一月而浮橋告成。

貝子乃語諸帥曰。孤甫至台州。見事勢危蹙。謂浮橋必不成。而台道竟成之。及水決浮橋。孤甚憂之。台道卽以其身任。孤猶謂止。慰孤一時。疑其落落難合。乃台道愈出愈。

保台實績錄

三

奇事。迫而工益速成。吾有此足可破賊。大快吾意。若台道者。洵加人一等。然則恭聆貝子之言。可以知公之才膽識力矣。

救民饑

章安穀將登而賊入寇。民不及歛穫。咸苦饑。日赴公號泣請賑。公曰。今章安大軍數萬。軍前之役。首賴民力。如民饑而吾不救。則民皆道殣矣。大軍其奚以賴。且吾坐視民死。民其謂我何。顧吾欲賑之。則吾力不辦。欲請發帑以賑。則緩不能濟。吾奚以處此。公乃仰屋籌之。忽得一策。曰。今

保台實績錄

主

糗糧藁草。自天台至者。以畏賊。莫敢抵郡城。皆委輸於郡西二十五里之八疊橋。余盍日給貲募民以轉運。則足軍糧。卽以足民食。豈不一舉而兩善備哉。公念郡西之馬鞍山。去江稍遠。可避賊。因開鑿馬鞍山。以達於八疊橋。民始無礮石之患。爰命太守高公募民轉運。久而不變。故用民而民不苦。不施賑而賑已徧。是公一

轉移間。不獨大軍饑饋不乏。而民命亦活。

無算。及公又繪台民苦饑狀。以告於

大中丞。大中丞遂繕疏奏之。

天子復發左藏。以賑民。章安之民咸拜受賜。歡

聲如雷。會調者言於公曰。今賊餉漸匱

矣。公聞之。乃播告四出。以曉之曰。爾創

民以足兵。兵猶不足。吾止足民之是務。乃

軍糧既因以有餘。而民食亦復不乏。於是

保台實績錄

三

閩逆聞之。喪氣。賊兵莫有鬪志。降附者日

益衆云。

壯軍威

僊居既覆。公曰。天台之所以不被兵者。

以僊居爲之蔽其南也。僊居覆。則禍中於

天台矣。天台雖有客兵。然遣調無時。天台

危甚。吾盍師古人遺意。兵不必募。糧不必

設。而戰守可恃。其惟團練乎。於是建置練

兵。凡兵什人。弓刀半。烏鎗半。凡百亦如之。

乃擇老成技勇以統之。無事則往來遊徼。

保台實績錄

三

稽詰不軌。有事則首擊尾應。合力聲援。於

是城鄉互相犄角。屹然若大將壁壘云。或

曰。兵足矣。無糧奈何。公曰。成例可準而

行也。乃令民各月出斗粟以養焉。或有起

而沮之者。公曰。治兵以足食爲先。無食

則無兵矣。假使賊乘間抄劫。大至。則城失

守。小至。乃侵犯殺掠。其所失。豈止斗粟哉。

此乃鄙人闇於大較。不權輕重耳。公乃

請于大中丞而力行之。練兵始足。未幾賊出僊居。陳于潢水。滿師出擊。則練兵熟知地形。爲滿師前驅。俘斬數千。自此天台不設一客兵。至今安堵。公曰。此團練之效也。公曰。吾盍以保天台者。保寧海。于是寧海之治練兵。與天台等。已而海逆犯之。登塔珠嶺。聞我有備。不敢侵。我師乃出其後擊之。賊遂大潰。寧邑以安。公曰。此

保台實績錄

五

團練之效也。公曰。郡城則禁旅如雲矣。惟慮郡西自三江而上。接于僊居。東自緣江以南。暨于海。被賊蠶食。援兵一時難至。若藩垣不備。賊踞一寸。則失一寸。踞一尺。則失一尺。必侵及于郡城矣。將若之何。乃于近賊諸地。廉各鄉之豪。至而命之曰。賊雖勢若鴟張。然賊猶人也。汝奚畏。今余以汝爲練長。汝其悉心團練。令人自爲衛。賊

寡。則共擊却之。賊多。則請師以襲之。則賊乃不敢犯。爲汝保廬舍。全妻子。無踰於此。於是諸豪競勸。咸聽。公命。或有言練兵苦民者。公曰。團練民以爲苦矣。如悉索以餉賊。反恬不爲怪。何耶。夫成大業者。不避小疵。求全功者。不誅微過。苛小失大。舍全顧偏。非通變之見也。置勿問。或有言外地練兵。多陽順而陰逆者。練之何益。公

保台實績錄

五

曰。民陽順陰逆。吾未嘗不知。但民非得已。惟在川之者。何如耳。夫外地去郡遠。吾大軍不能往援。如彼與賊抗。賊卽抄掠而虔劉之矣。故其陰附于賊。特親從之耳。豈得已哉。吾若棄之于賊。則外地盡爲賊有。內地亦必被侵。吾羈縻而團練之。使皆隱然成軍。則彼有所恃。始爲吾用。且賊因其貌從而德之。不忍被害。則民自可存立。豈非

內地之藩籬哉。藩籬固。則無腹心之患矣。於是。公以恩義結諸豪。諸豪每詣公。公或飯。必徹簋而食之。或飲。必引觴而飲之。諸豪咸戴公如父母。以公善體民情。遠近翕然感動。由是自外地之近者。而漸練及于遠。展拓百有餘里。無不聽公調度。外地既固。內地卒安。是公用陽順陰逆之民。化邪歸正。而反大得其力。以收

保台實績錄

三

此效也。嗟乎。公真以文臣而具將帥之畧者乎。

噴子女

貝子命將勒兵。將討僊居之賊。公入言曰。王自臨章安。今首出師。民之向背。先視此舉。若師行有紀。秋毫無犯。則民莫不仰德。此聲所暨。無論黃太之民。引領向風。卽南取甌郡。亦必迎刃而解。倘兵去。王遠紀律一弛。則絕民來蘇之望。非義師矣。

貝子曰。善。此吾素念。乃召將兵者。誠之而出。

保台實績錄

三

及兵薄僊居城下。三日而民莫有出降者。遂圍而攻之。既克。將兵者曰。民爲賊守。非良民也。入城。悉以子女予兵。數日捷書至郡。公始聞之。乃急言于

貝子曰。僊居子女。王已許誠兵毋掠。今何以然也。

貝子曰。將兵者。以民不降。謂例宜然耳。

公曰。夫僊居之失。與他邑異。他邑賊至。迎

降罪或應爾。若僊居則自我棄之。非由民
叛。今兵大掠。是我負民。非民負我也。公
言未畢。而涕泗已交頤矣。

貝子曰。事已至此。孤盍下令。暴其不降之罪。
使毋怨可乎。公曰。不降由賊持之。非民
之咎也。夫人之有妻若子。毋論貴賤。其情
則一。今令無辜之民。目見妻爲人婦。子爲
人奴。何以爲心。公遂撫膺哭失聲。

保合實績錄

无

貝子感然曰。微汝言。孤寧不惻然憫之。但不
順者。卽掠之。此兵例也。將奈何。公再四
泣請。

貝子曰。孤有一策。可令兵民兩安。乃下令許
民贖焉。公遂各給印照。令民往贖。貧不
能贖者。或捐貲以佐之。于是難民得贖者。
什七八。民乃相與歌之曰。王之仁。仁莫
加。昔無室。今有家。繼而歌曰。公之德。德

莫比。昔無婦。今有子。於戲。公所謂一夫
失所。時予之辜者乎。雖古大臣所期負。何
多讓焉。

保合實績錄

无

活民命

自賊渡江而北。踞郡東之小兩山。賊始入我內地。以脅我元元。由是從小兩山緣江以東。又自東緣海而北。數百餘里之中。賊入寇。則分置餉官諸村。悉索錢穀布縷。暨鉛鐵油蔴之屬。曰不輸者毀而廬舍。戮而妻子。民畏死。供不敢後。諸帥聞之言於貝子曰。賊能久而不匿者。由奸民輓輸以助

保台實績錄

三

之也。我必欲殲賊。當首殲奸民。無奸民。則賊乏食。我乃乘其敝而攻之。必成擒矣。貝子遂召公命。公急廉諸村助餉者。以告。告則發兵誅之。公出返署。仰視累恩泣不能語。久之。乃呼輿臺之役來。不告以故。使廉助餉者以報。數日役返。曰遠者未暇問。近者某某村皆是。公聞之。乃焚香禱於城隍之神曰。民之生殺在今日。某

入對。神必啓。王衷陰導余言。庶幾民得不死。公禱而起。詣

貝子。

貝子曰。助餉之村。已廉得之乎。公思以某某村告。則村寡而民少。必見誅。

貝子仁恕人也。吾不若以多難之。因曰。已廉得之矣。自郡東暨於海。百三十里沿海而北。百七十里。皆助餉之村也。村以數千計。

保台實績錄

三

民以億萬計。無地非然者。

貝子輒然曰。孤使區別其類。以告者。欲少誅耳。奈何廣言之若是。公曰。民有助餉與否者。則某宜區別之。今比比皆是。如某僅舉一二村。而獨置羣村。則所誅村鬼必訴於

上帝曰。吾村與羣村。均一助餉也。羣村助餉不誅。吾村以助餉獨誅。冤哉。吾屬之死。則

上帝必怒而譴某。某奚辭以對。某是以不敢也。

貝子仁恕人也。聞助餉者多。果難之。撫几而

不言。公因曰。民助餉。非得已也。江北商

賈。有遇盜於途者。盜曰。急持若貨來。否者

誅。商賈雖愛貨。不敢不饋。今助餉之民。亦

猶遇盜之商賈也。民去郡遠。無援。賊衆劫

之。則不得不饜其慾矣。願王察之。

貝子曰。諸帥惡其非良民。誅之亦宜。今聞若

保台實績錄

三

言。徒姑息耳。公曰。王師弔伐。以得人心

爲先。人心一失。則土崩立至。某見及此。而

不言。是某負王也。豈至仁如王。某敢

負乎。

貝子稱善曰。孤爲

朝廷救浙民。寧忍殺之。今從汝毋殺。汝必令外

地之民。盡徙內地以居。公出。遂下令。如

貝子論。非久。復有詞者。告於諸帥曰。邇者郡

東民助餉益繁。賊愈衆矣。諸帥聞之。乃復

進啓

貝子請召公。公至。諸帥皆作色以言。必

發兵盡誅。公曰。民助餉。法固當誅。吾何

愛於民。但賊詭以不殺爲令。故凡吾民轉

餉入城者。賊無一舉礮擊者。是賊知收拾

人心也。我殺之。是失人心也。賊得人心。而

我失人心。豈計之得乎。諸帥曰。奸民不殺。

保台實績錄

三

則賊日富強。吾僇外地奸民。所以弱賊而

拯內地之民耳。公曰。昔宋太宗有言。濟

天下者。當令百姓戴若父母。今外地百姓

畏死助餉。而必殺之。有如不日我師渡江。

凡爲賊臣僕。而納賦稅者。庸詎亦盡殺之

乎。夫王師今未殺賊。而先殺民。此聲難

追。願諸帥熟慮之時。公於王前以一

人與諸帥反覆力爭。口若江漢無極。諸帥

語始塞

貝子乃太息曰。諸帥之言。誅逆也。

國憲也。台道之言。廣

朝廷好生之德也。期以不殺弘濟鉅業也。盡宥

之。於戲大哉。王言。吾台之民益蒙

貝子不殺之恩。如此。然非。公得納牖之善

用。數百里之民。寧有噍類哉。今億萬生靈

無死者。公輔導之力也。

保台實績錄

五

紓民力

賊與我軍夾台江而陳。於是轉餉則用民。

修城浚隍。則用民。造輿梁。構營堡。起亭隧。

運砲石。凡軍前諸務。無一不用民。公曰。

是役也。民所不得辭也。夫疆場之中。非兵

無以殄寇。非民無以濟兵。二者常相須。而

必以安民爲本。當是之時。如一意驅策。而

不知節。則民力必絕。民力絕。則亡慮他役

保台實績錄

五

不能支。而藹糗先竭。藹糗竭。則雖有貔虎

之師。將不能旦夕計。遑問滅此朝食哉。吾

揆厥大計。欲佐兵必先恤民。民恤而後爲

吾用。始有濟矣。先是諸帥以及偏裨之家

有取民爲剝秣之役。日以數百計者。公

乃力啓

貝子而盡出之。其他往來使者。公必不濫

予一民。雖使者心不快。終不以民快使者。

至軍中諸大役。凡索十者。公予以五六。
索五者。公予以二三。有讓。公者曰。
公愛民。孰若不用。公曰。時正用兵。孰謂
不當用民邪。顧吾用二緩一。而後民力可
繼。不然。則民有立稿耳。將欲擐甲荷戈之
士。役民之役能乎。公自是益身任勞。怨
恤民不啻若赤子。故自諸邑俱陷之後。僅
以區區台城。抗數萬逆寇。民雖困苦百狀。

保台實績錄

三

止存皮骨。尚役于大軍之前。卽鋒鏑矢石
之下。東驅西策。經一載之久。而怨讟不作。
逃竄蔑聞。卒無廢事。竟以成功。皆由公
忠信爲之感乎。慈惠爲之固結也。初有謂
公第知以恤民爲務者。不知公恤民正
所以濟兵。故安台郡。殲閩寇而無難者。
公首固邦本之道得也。

贊軍機

我兵馳騎長驅。萬人辟易。賊之步卒弗能
當也。革箭木矢。射疏及遠。賊之竹箭弗與
也。士卒身經戰陣。所向無敵。賊烏合之衆
弗支也。我饒饒饒給。士飽馬騰。賊師老糧
匱。弗敵也。然賊惟賴一江之阻。深溝高壘。
以距我師。此格彼禁。莫可誰何。賊遂恃以
無恐。謂爲得計矣。公甚憂之。然大軍進

保台實績錄

毛

止。山滿洲兵主爲政。漢官且不獲與聞。何
敢贊一詞。公曰。王川兵如神。而好採
納羣言。吾稍有所見。敢不悉心以告。乃進
策於

貝子曰。夫善鬪者不博機。善戰者不膠泥。批
其亢。擣其虛。舍堅攻瑕。武之善經也。今賊
之精銳。聚於台江之南。其畱守溫州者。僅
老弱之士三五百。吾與其坐困長江。虛糜

保台實績錄

三

歲月不若引兵疾走青田直取溫州彼必退而自救我乃躡其後而乘之必覆其軍矣此孫臏伐魏救韓之策也。既居南入曰茅坪踰茅坪陟五部徑趨烏巖繞出賊軍之後斷其餉道截其歸路賊聞之以爲此兵從天而下也未戰而氣已奪矣俟度吾兵將至烏巖我乃陽布浮橋陳師欲渡以分其勢迨烏巖捷至我卽捲甲長驅前後夾擊則賊必無噍類矣此廖永忠首尾夾取夔門之策也。皆上策也。願王取一策足可破賊。

貝子曰孤已久算及此今汝言頗暗合於孤汝盡言茅坪形勢何如。公乃手畫地形指兵所從入道徑瞭若列眉羣帥矚以勁敵在前兵不宜分。公曰我兵聚則賊兵亦聚我兵分則賊兵亦分矣兵勢聚散維

均何足疑

貝子曰善茅坪去台近吾取茅坪之策乃勒兵遣之兵旣出三日。

貝子問公曰此行果何如。公曰王出奇制勝無踰於此其實雄視此軍不十日捷書必至羣帥曰路險而糧不繼將奈何公曰今秋屆成稻梁徧野何憂無糧昔劉裕伐南燕兵入大岷裕喜曰兵已過險士

保台實績錄

三

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正今日之謂也必無慮已而我兵至半山嶺賊始覺之大驚慮我兵逼入始出險以迎我兵轉鬪而前無不以一當百奪半山取梁蓬以達烏巖大殲之。

貝子聞之乃命公立布浮橋悉發郡中兵直攻其前賊遂大潰章安以寧夫公職監司也轉餉足軍繕營軍務此其分耳若

夫出師秘算豈 公之所得與惟

貝子諮達好謀知人善任而 公以忠愛至性素信于

貝子遂知無不言言無不用俾盤踞年餘之賊一旦風行電掃疆宇廓清黃巖太平相繼恢復歸我版圖全郡元元解倒懸而登衽席咸拜

貝子之賜而孰知 公有以助畫方畧也

保台實績錄

甲

公身不任甲射不貫革而出其計畫足奏蕩平詩曰允文允武維 公足以當之矣

破賊膽

閩逆入寇黃太以南皆以叛降未有與賊相持者及寇台郡則我師嚴陳而待之賊遂不敢踰台江半步計無復之矣於是曾養性惟用間諜潛入我軍凡兵馬多寡之數賊無不知我兵一動一靜賊亦無不知由是賊恃為得計堅守不去矣 公曰曾養性腸滿腦肥乃一無膽之徒今何以強橫至此 公乃密察其由廉有丘文挺楊士麒者乃奔走于周副都之胥役也實為賊謀 公乃收訊之得實以告于

貝子

貝子乃命 公與樞曹共治其獄文挺曰挺實偽副使麒乃賊謀也今 公摘發如神挺等何所逃死因而連及其多羣帥疑焉公曰用兵之地宜先安人心若從宵小之

保台實績錄

甲

言則大獄繁興人不自安。恐肘腋之間變生不測。是外寇未殄。而內難先作矣。宜速止誅二凶。餘悉置勿問。以安反側。

貝子稱善。遂斬支挺。士麒賊聞之大驚。自是耳目一斷。及我師將取小兩山。公先馳蔡嶺。以察其形勢。時已暮春。凱風至而禽鳥變聲矣。公見蔡嶺以東民田數百頃。草弗不治。乃喟然曰。方春不耕。則歲必無

保台實績錄

聖

年兵凶洊至。如民命何。因念必取小兩山。賊始退遁。江南晉江北土田。乃可及時播種。民甯治矣。公遂日夜治攻取之具。如樓櫓輿梁之屬。凡軍中一切急用。數日畢具。我師乃進而攻之。因賊已有備。不克而還。公曰。異哉。兵未發而機先洩。此必丘楊之後。又有未斬之丘楊在。吾不廉而殲之。則軍中纖悉皆為賊知。雖有十萬雄師。

其何能濟。公求之。乃果復有楊御雲者。居師中。陰為間諜。然未可遽逮也。先廉其妻之妹。塔曰張士賓者。為之往來于賊軍。公聞某日。士賓且從賊地渡江而來。乃命家僮伺之于城東門。稍間。士賓果至。擒之。得其私書。與白金五兩。公案之。士賓曰。向者我兵將取小兩山。御雲以私書屬賓。使聞於曾逆。以為之備。賓畏不敢行。御雲

保台實績錄

聖

乃遣僕李應祥。送賓於城東之洗菜橋。賓乃往。今私書白金。皆曾逆遺之也。公遂囚之別室。乃捕應祥。公曰。御雲雖居師中。然捕應祥。則其家人必走聞之。聞則彼必亡匿矣。因誡捕者。若逮應祥之後。伺其家人出。即躡之。躡之果至師中。御雲出其家人。尚未與言。遂械之而至。公曰。汝事發矣。御雲失色。公曰。汝弟往別室中視。

余所收械者。戒毋交口。令周視還。公曰。汝已畢視乎。御雲便液汚地。不能一言。

公乃詣啓

貝子。

貝子復命。內院諸公並聽之。不待榜掠。而御雲卽具獄以實。遂發其家。得曾養性所給副將偽劄。具以啓。

貝子。

保台實績錄

署

貝子遂命立礫於市。滿漢無不快意。夫公天資仁恕人也。故軍民咸戴。公長者。公以民田不耕。民不得生之故。乃兩施不測之威。赫然震怒。罪人投首。於是軍民交相咋舌。皆怵於公之神武。莫敢作惡。賊聞之。心膽墮地。自是間諜斷絕。我軍動靜。賊不得而知。故後大兵數萬從茅坪直入。已行半月。而賊尚未覺。將至半山嶺。賊方

出逆戰。乃大破之。竟以成功。民得出於湯火。然則取小兩山之兵。豈有異於取半山嶺之兵哉。一未勝而一大勝者。由於賊之前耳目通。而後之耳目絕也。嗟乎。公所謂仁者之勇哉。然公誅奸以安民。則公之大勇。乃所以成其至仁也。

保台實績錄

署

恤夫役

浮橋之役。公築塲鳩工。晝夜並作。賊惡其橋成而遂吾殲也。聚礮數百于江岸。視其地而施之。礮子如雨。有方引繩而削者。俄而脰斷腹決矣。有方負木而至者。俄而血洒洒肉糜爛矣。於是人莫不聲嘶股栗。危慘不可名狀。公曰。吾欲爲此濟師。以討賊而安民也。今先驅民而就死地。吾何

保合實績錄

異

以爲心然奉

旨之事。又不可止。若吾不施大惠。則無以慰人心。大工必無成。乃徧貸於軍中。死者給銀八兩。以爲葬。傷者給銀六兩。以爲醫。其次傷稍輕者。給銀三四兩。各以差。公皆揮涕而撫視之。且復其家。其他羣工。則公帑日給銀三分。例不給米。公獨日給米二升。數日。則持酒以飲之。稍閒。或以羊豕犒

之。由是生者不怨。死者不憾。雖死傷相籍。而百工具舉。橋卒以成。及我師將取小兩山。民昇礮凌濠。出郡十餘里。暮不得歸。公曰。民不得歸。而終日無食。死無時矣。吾其發廩粟以餉之。主者曰。廩粟軍儲也。公以餉民孰爲。公開銷。公曰。慮及開銷。則坐視民死矣。且民死。則軍工不成。軍工不成。則殲寇無日。是所惜者。小所失者。

保合實績錄

聖

大也。吾顧其大者。雖盡廩粟以餉民。吾宜身任之。於是大發廩粟。炊飯於釋氏之法華堂。飯成。往餉。擔負纒局。三食不絕。民歡聲如雷。且飯且感泣。效死不去。軍工竣焉。吾念漢汲黯矯詔發粟。後世稱其賢。若公不請于司農。毅然獨任。一日盡米二千餘石。先後凡盡米五百石。有奇。皆公貸債以償之。嗟乎。吾民豈非公所扶白

骨而肉之者乎。其賢豈不在汲黯上哉。

保台實績錄

哭

感陷兵

先是祖逆將踞甌江以叛。乃陽出羽書告急者數。而陰實詭請發兵。於是提標及諸協鎮標兵皆以赴援。雲集東甌。及提督率師往援。將渡甌江。聞祖弘勳已叛。慮寧台爲腹心重地。遂急旋甬東。凡前此援兵盡爲祖逆所脇。以實其軍矣。公曰。曾養性祖弘勳之兵。號稱六七萬。然烏合之衆。居

保台實績錄

哭

多。其所爲精銳者。皆吾舊兵。舊兵爲其脇降。非得已也。且彼雖陷於賊。然念其家必切。吾可以恩誘之也。卽下令曰。凡吾兵今陷賊營者。或子去而父不得食。夫去而妻子饑餒者。皆以告。告卽復其家。月給粟以食之。嗟乎。夫人孰無父母夫婦之恩哉。公能體人之至情。以行仁政。于是舊兵果聞而感泣。咸不樂爲賊用。久之。卽乘間脫

歸殆無虛日此公之善用其恩所以散脅從而孤賊勢也

保台實績錄

辛

保黃太

賊既大奔諸帥先渡江而軍詰旦

貝子將率師南伐當是時寇氛初熄我師啓行巷咏塗謳歡聲載路公而後喜可知也公乃獨私念曰郡城之民幸出湯火矣我兵由茲以南倘復蹈僂居之轍則黃巖太平必無幸我不可以不亟啓王公乃夜起中立彷徨不寐漏四鼓下公

保台實績錄

壬

乃單騎詣

貝子公仰見明月在西星河爛若四無人聲師中聞如也公乃禱於天曰天平天平王門啓某且入告王庶幾從余言則天之赤子生矣未幾將遲明

貝子出坐露臺公進及階

貝子曰汝何蚤也汝豈卽送孤于此乎公曰稍間則諸帥畢集王事旁午矣某是

以先謁 王于清燕之間。然後渡江前驅耳。

貝子色喜。公因長跪請曰。王率師南征。

檀道濟所謂弔民伐罪。正在今日。向者僣

居之兵。以去。王遠不及救。今則王勸

兵以行。此黃太黎元之幸也。王體

朝廷好生之德。願王仍堅不殺之心。

貝子曰。孤本不嗜殺。汝言誠獲我心。孤志之

保台實績錄 奎

矣。公乃稽首而出。

貝子遂渡江而南。師次三洞橋。公復長跪

于馬首曰。頃拜王命。某爲黃太民加額

若王果下不殺之令。則仁聲四暨。亡慮

東甌聞風響應。卽入闔之民。亦必歌吟懷

德。翹首而望。王師不然。如黃太被掠。則

東甌聞之。必爲賊固守。恐難猝下矣。

貝子曰。然。汝之言。孤之心也。汝無憂。及

貝子行數日。聞前取茅坪之兵。復掠于烏巖。

公乃流涕繕啓。馳聞于

貝子。願王至黃太。必如王前命。

貝子師至黃巖。下令毋戮一人。毋取寸草。民

大悅。壺漿出迎。

貝子慰勞之。父老童穉。莫不感泣。忽有兵舁

一兵屍而至。啓

貝子曰。我兵無故爲逆民所殺。逆民不誅。吾

保台實績錄 奎

獨難矣。

貝子曰。兵被民誅。多由淫掠。乃自取爾。孤必

不以一兵之故。屠此一方民。叱令舁屍出。

兵乃喪氣。遂莫敢有犯者。至太平。亦兵不

血刃。郊鄙不驚。民皆歌舞于道。台疆悉定。

全郡元元羣感。

貝子不殺之仁。與我公啓沃之早。上下同

心一德。以生我全郡之民如此。雖吾台數

十世禱祠而尸視之。豈能報罔極之恩哉。

安反側

章安之邑六。半濱於海而半處於山。蓋寇賊之窟穴也。故往昔章安被兵之後。嘗有羣寇負嵎。非數年不能平。民以不安。公嘗語人曰。如大寇一敗。吾解散脇從。安拊黔黎。用吾之道。不三月而章安必帖然不亂。及王師既渡江。追賊長驅而南。是時吾郡之龍潭茅坪紫沙北山。諸窮巖深谷之中。凡未逃閭寇。或數百。或三五十。皆以進退維谷。擁衆不散。卽王師取黃太。征樂清。黃太之地。餘孽亦然。公曰。此窮寇也。然分則少。聚則多。吾不亟撫之。彼必聚而復爲民害。于是開示禍福。推誠布公。以招徠之。遂相繼納款。疆宇肅清矣。然降者聞他郡投誠。僞官兵歸其井里。官則捕之。曰。汝匿僞劄。汝尚藏兵器。故設端以難之。

而因以爲利。民見之。復曰。吾昔爲若荼毒。今若亦有歸日乎。率以舊忿置之死地。或送諸官而囚之。降者多不得所。故章安降寇。慮吾郡之亦然也。由是內不自安。率皆疑畏。公聞之。亟下令曰。新附之衆。有司勿理前愆。勿苛細故。勿聽民挾仇擅殺。於是遠近降者。意始釋然。悉還舊里。而民亦知公法。莫敢擅殺者。惟數其罪而訴之。

保台實績錄

三

於公。公諭之曰。余所以不究者。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古之志也。且彼爲賊久。必多厚藏。爾民初出湯火。僅存皮骨。如必終訟。則彼出其所劫以與爾鬪。彼自不苦。而汝則往來道途。守候歲月。吏胥勒索。所費不訾。是爾冤未伸而苦愈劇矣。爾盍歸而田廬。肆力農桑。則前失者不可追。而後之生聚者尚可圖也。民乃大寤。咸曰。然則

公終爲吾儕而貸之也。敢弗惟命是聽。但恐彼仍爲予害。將若何。公曰。吾寬之於前。正欲嚴之於後。如若輩奉法則已。假使怙惡不悛。而虐吾民以逞。吾必立杖之於市。與衆棄之。於是民皆悅服。降者亦皆畏威懷德。勸勉自新。至今莫敢有作奸者。蓋不待公以三月爲期。卽一月之後。而山陬海濱。無土不寧。無思不服。已果如公

保台實績錄

五

言反側安。全郡治矣。以視章安疇昔之寇。數年不易底定者。其治亂遲速爲何如哉。

識治源

閩逆所至之地。多皆過而不久。惟入寇章安。則盤踞年餘。拷富戶。焚廬舍。淫子女。增賦稅。掠穀粟。派鉛鐵。雖婦人小子。亦皆責以衣甲。屨屨之屬。無一得免。蓋酷刑重斂。靡所不至。及賊軍敗後。議者曰。黃太之民。昔迎降賊。而且轉餉以足之。此而不嚴刑以懲。民何所創。昔漢昭烈平蜀。武侯法嚴。

保台實績錄

堯

令具蜀人震恐。遂以大治。公蓋師其意而行之。公曰。不然。夫寬猛之道。各從其時。昔者武灝以黃邑叛。雖元戎如阿爾泰。尚不能自主。况孱弱愚民乎。民久苦賊。今甫解倒懸。譬猶新飛之鳥。不可復鑿其羽。初植之木。不宜更培其根。吾際是時。正宜示

天子寬大之恩。使之重懷舊德。與民更始。若以

保台實績錄

堯

嚴濟酷。復驅疋瘠而束濕之。是謂水深火熱。民必重足而立矣。夫劉璋闇弱。人倫凌替。武侯承其弊。故不得已而用嚴。今吾之於台。其民久苦賊苛政。必優容而拊恤之。民甫得蘇。故吾用寬。此吾之治台。與武侯治蜀不同者。誠以因時制宜。易地皆然。非吾刺謬于古人也。公乃招徠流移。力請蠲減。罷除徭役。止息獄訟。停緩刑罰。勸勉耕種。凡六大政。以與民休息。於是民悲昔爲賊民之苦。今爲公民之樂。全郡咸寧。漸有起色。公蓋獨明于治亂之源。以爲此因時之政也哉。

修庶政

公之蒞吾台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食不兼味。臥不重席。跡其所行。卽求之於古賢大夫。亦不多得。因以詳求庶政。如革除儀衛。所以示簡易也。發還鋪設。所以示節儉也。却餽送。斥苞苴。所以示法廉也。恤行戶。通商旅。所用米鹽零雜。皆照市價。給以見值。所以潔已而恤民也。刑重於懲蠹。輕於

保台實績錄

李

懲民。所以鋤非種。植嘉禾也。開局施藥。拯民之疫疾。所以回夭札而登仁壽也。民貧不能殯者。施棺而瘞之。所以哀死喪而澤枯骨也。其他善政。不可勝數。然此在他人所播之詩歌。勒之碑版。不知當何如鋪張而揚厲之者。在公皆不過餘緒耳。蓋公之豐功駿烈。在內修政治。外足軍旅。撥亂反治。又安黎元諸大政。而不止乎區區

百度修明之間也。顧公之大政。亦卽吾屬所衆耳。而目之者。止紀其大凡如此。若公叅典機密。救我憚獨於人所不見聞之地者尚多。惜乎吾屬所知者少。兼有所知而不可言者。不能爲公一一具述也。假使天下後世之君子。覽吾屬是編者。疑吾屬德公之深。或謂中有阿好。未必言言悉實。則吾言蓋有所驗矣。昔者公蒞吾

保台實績錄

奎

章安。僅二月。而卽晉擢江右藩憲。當是時。賊勢方張。公繕營軍務。大小兼理。百務具興。故人咸倚公爲安危。而貝子尤需公如左右手。且公保抱吾民。恨不翼諸懷。雖一二月。而仁恩已浹於肌髓。是以吾父老一聞公且當棄去。皆失魂魄。咸頂香盤。號泣而羣借公于貝子。

貝子曰。微若屬言。孤寧舍之。舍之。孤奚駐台之爲。遂檄少司農達公。而請之於

天子。

天子制曰。台州正需材能。依議留。然後吾民始得蒙公之福。以迄于今。使公德不足以結民心。則公澄台非久。何愛戴若此之迫。如公之幹才。不爲

貝子所倚重。則

保台實績錄

奎

貝子以天潢之親。藩封之尊。亦不必輕從吾民之請。以公之去留爲拳拳也。是以昔奉

俞旨之時。卽在朝在野。咸知章安被寇。時正用兵。非他仕于善地。而欲戀戀不去者比。誠以膺艱任鉅。非公不可。故有是

命。是則公之才之德。久已深信於天下。吾屬之言。卽此益驗。而是編無一非公實錄

可知矣。夫非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則非今日之章安。誠無以見公。然由此以推。使公得大行其道。而晉居尊爵。公爲之。必恢恢有餘。蒼生之蒙澤。必因以更廣。蓋信公於全材至德。非特再造一方而已。不待公異日爲高官顯秩。爲奕一代而後知之也。

保台實績錄

奎

序

台郡僻處東南襟蒼嶺帶鄞江而會稽一道當其肩背山川環阻民敝於兵者屢矣乃乙卯夏自入閩告變滿漢大師雲屯境上戰守於此則飛輓於此工作亦於此最爾邊鄙幾無孑遺矣我夫子楊公膺簡分巡臨蒞茲土不數日而相時度勢因利制權瞭若指掌焉視政事則炯然神君恤征

陳序

徭則藹然慈母治軍旅則森然嚴師啓貝子對將軍則又寬然帷幄之臣密勿之友也蓋公識卓才弘以一人之身而千百億身之事靡不環至立效故吾郡用兵年餘勢垂危急而卒令大寇宵奔歸我侵邑始而民之流離者今且安集焉商旅之所裹足者今且往來如昨焉近而閩閩之間遠而郊鄙之地皆不改尋常烟火之色

宜如燭照而數計是以

貝子忠純英武一見公輒加器重以帷幄腹心任之故公凡所啓請皆進人所不敢進之言任人所不能任之事救人所不能救之人剴切詳明曲中窾要

貝子每虛已以納焉不則伉激悲慟隨之必期得當而後已以故蒞台未幾而督撫嘉之有浙東良翰之望各將帥恃之有

陳序

二

後

同心共濟之功郡縣屬吏賴之以全其職業士民依之以荷其生成兵弁奉之爲約束資之以飽騰卽小醜聞之亦畏威懷德而不忍終爲反側子也無何懋績升聞倏有豫章之擢士庶驚惶呼籲動地求借恂者恐後然

上亦深知要地得人不可以驟易旋可其奏是所以眷注倚重於公者不猶宋之於韓

范二公哉然韓范多歷年所始克奏效而公則受事未朞捷如反掌其度越爲何如也乃自羣寇大奔瘡痍復起吾父老咸頌公功於不衰而公則曰

朝廷之福

貝子之謀 文武諸大臣之力予何功之有然因 公謙讓而秘焉不傳後之人有願則倣乎 公者其孰從而求之於是郡人

陳序

三

後

相與輯 公實績彙爲一書書成謁教於繼令崔公公卽躍然起曰此功宗也亦信史也較刻之任非予而誰敬分俸而授諸梓凡使覽是書者知 公之心苦功高而奉爲儀型相與敦勉也夫豈爲 公而揚權之也

治下晚學陳大嘗頓首拜題

後序

章安東南偏閩海之衝于越江爲塞阨地設閩海一烽舉則列台數邑皆枕戈東浙騷然不寧矣前年春三月閩逆謀叛繼以甌鎮不臣黃太失守台郡紛唇齒之勢迫肘腋之虞叢爾孤城惴惴莫保幸我

皇上赫然命師

貝子提重兵抵台內安外攘者定可期時

何序

一

後

特簡蜀中 楊公秉憲來台台之將吏紳士雅聞 公夙望欣然如慰雲霓及 公下車告 廟普衆首以固民心和軍伍通餉道繕守禦爲務所以諄諄入告備帷幄之謀借諸大帥借箸而籌繪圖而請者其雪淪陷貸脅從則出于湯鑊而登春臺也其出奇制勝則如飛如翰驚以爲從天而下也其申紀律恤征徭則師行於衽席而里晏

於舍鼓也蓋民爲邦本固邦寧乃公
勘亂保疆之要肯苦心碩畫殫竭綱繆曾
未期月而黃太歸復郡城屹然所全活不
可以億計沿海列邑數百里紳士童叟洎
及婦女靡不感頌刻骨保台實績之編所
由紀也純小子以寒賤末職捧檄行間荷
公生成提命益已奉爲嚴師爲慈父至若
捷伐弘勳振古所不數觀者今再見于我

何序

二

公以墜東浙之長城豈特章安一郡之厚
幸哉然純小子尤以爲可得而紀者公
之績不可得而盡者公之心當公痛
惜民生禱籲涕淚之交至深仁炯炯惟有
不朽于人心詎能罄形于楮墨歟昔唐憲
宗平淮蔡命相裴度總師諸節鎮智謀勇
功一時輻輳乃藉以禽元濟者實惟唐鄧
節度使李公愬愬爲西平王子忠武傳家

而唐鄧偏近汝蔡用以招攜設間遂成迴
曲之功今章安偏甌閩何以異是
親王

貝子命將出師之畧洵過于裴相制撫諸
臺保釐運籌之方洵過于當時節鎮顧
公所以定震隣而固吾圉者豈不足抗衡
于李公也哉李公以論功封梁國爲一代
名將相純小子且額手志祝仰冀

何序

聖主酬庸之典展公大用盡燔閭海之氛俾
兩浙悉安于熙皞也下吏服教感恩因不
避僭冒贊詞于郡人謳頌之末他若公
貞憲考度嘉惠士民諸善政具在口碑槩
未一一書謹序此以爲殿云

屬吏何且純頓首拜撰

序

自昔海艘之犯吾郡也徒以孤軍深入無
外寇之助然不旬日而台城失陷已一告
再告矣及今逆藩倡叛則近倚甌江爲翼
遠倚各郡山寇爲援遂至帥聚于旬寇環
於疆博戰經年人心震撼然而台城終安
於磐石未幾而侵邑咸恢來鴻爰集繁誰
之績哉惟我

陳序

巡憲斗翁楊老公祖秉忠孝之資兼文武之
畧自功隆樞部恩沛川南備德全才久爲
宸心所特簡謂足以紓南顧憂者非 公不可
遂以巡海之任畀之乃 公叱馭而前如
拯溺救焚不遑寧處市下車卽以光復爲
已責以邦本爲急圖凡所以酌劑撫之謀
決戰守之策蘇兵民之困定深根固本之
謨者皆山之素所諳練故一發而洞悉機

陳序

而合郡以寧浙東之諸郡亦從此次第觀
成焉不有奇畫弘經開天包地如 公者
孰克奏此膚功也哉然識者於此有以知
公之苦心矣而 公之苦心又卽 公之
忠肝義膽所凝一而成者也夫功名之士
材畧非不張皇然事猝臨之而却艱鉅投
之而震其中無定力耳 公以胸中數萬
甲兵操縱自如每見賊以虛聲恫嚇上下
戒嚴益甚及遣人覘 公則神守舉正旣
整且暇而上下之心以安故以守則固以
戰則勝誠 公之鎮定爲之也於是吾郡
人士蒙 公之福無以報 公乃述 公
實績而紀載以傳之蓋無一非 公實錄
而是編當與紀效新書共垂不朽豈徒草
野一時揚厲之文也哉吾因念昔羊叔子
鎮襄陽至今登峴山者莫不誦思叔子豈

非以安民治軍厥有實效乎今章安巖壑
神奇其山亦有名玉峴者則玉峴亦公
之峴山而吾人士之戴公頌公誠傳
之千百世未有已矣

門人陳一路百拜謹題

陳序

保台實績錄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紀台州兵巡道楊應魁政績應魁
字斗垣射洪人以兵部郎出巡台州適閩逆耿精
忠遣兵犯浙圍逼台州應魁從貝子富喇塔駐台
拊循兵民條畫守禦頗著惠愛故郡人作此以志
其功自固根本至修庶政共分二十目目各爲一
篇云

楊公政績紀一卷

〔清〕黃家遵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公政績

記一卷》提要

楊公本傳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以進士授刑部主事當有提牢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櫛沐善視之囚悉生全不如向者困溷穢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翱以名薦出爲嘉興知府至則興學勸士閭閻賑災民有以事來前好問之郡中豪奸馴良與有所疾苦盡得其實其于豪奸立見鋤治顧有悔改亦不深督其所疾苦調劑興革不出旬時既才傑雙出又意氣豪邁大吏要勢有所怙挾悉憚其威時有清軍孔御史者凌抑有司撻里胥學海類編 三 楊公本傳 一 事功數至死繼宗出教曰有被孔御史酷撻死者來言于太守御史無如繼宗何酷如故繼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行突入繼宗府中繼宗引御史入臥室空空耳衣一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嘆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江南至郡要索賄賂第與菱藕歷日而已內臣好言曰幸語太守無所用此太守有金錢好絀絹幸及我繼宗出庫金送曰金錢在此卽市好絀絹且亦具有第此庫中物幸太監付一印券令他日可磨勘者內臣大驚遂出金錢還之繼宗入覲江直欲

一見之殊不往見江直言于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士民感化奸暴革心訟平賦均風清弊絕御史楊琅奏聞得旌異起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異時藩臬費用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當萬錢繼宗悉裁罷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所畏者職穢最所不畏者內臣鎮守內臣有兄在司禮時時言繼宗于司禮司禮于上前中傷之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

學海類編

楊公本傳

二 事功

乎司禮遺鎮守書曰善遇之上知其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訃至立解印雞斯跪哭出止驛亭下蒼頭卷衣數襲挾律書數冊而已服除以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廉聲聞天下居常以包拯自居乃其為人辨別黑白言論亢激其節目疏闊遠于情人時時對人言罵賊官不絕口有事至其境者輒使人沿途伺察之方其以按察使入覲見藩司官絨遺禮物輒挾使列名俱有重囚任意放遣焉及其巡撫順天悉奪戚畹所占民田還民戚畹皆怨會順天治中陳翼者來見繼宗繼宗累

拒不納及得見復不為禮于是翼奏繼宗治官失大臣體下刑部遣官勘問有旨責繼宗偏忤調除外任得雲南按察副使是為成化二十一年繼宗平昔官次自侍一老蒼頭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都御史巡撫雲南竟卒于雲南羅倫論一時剛德以繼宗與王竑御使謝元吉僉事陳騏竝稱騏字夢祥南海人少為醫生有司使入獄中視重囚穢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登天順進士歷江西按察僉事以藥活病民

學海類編

楊公本傳

三 事功

出冤獄清虛賦修學政悉毀淫祠民呼為陳打鬼遷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甯家人不法每為騏所制被中傷落職

楊公政績紀

清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三韓黃家達編

嘉興俗嗜鬪。輒壓溺小兒以誣人公。時加曉諭。犯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襍物。而有所詐。仍取追償之。土豪張某。窩聚盜賊。大結權貴。張威勢。一日。刼桐鄉。起解官緝。公縛寔法會。當道行郡。爲張解。曰。無原告。公曰。知府朝廷民牧也。張所盜者。官緝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有張昇者。父子兄弟號四凶。事發。則以賂免。公召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當改過也。後犯罪。賂臬司欲脫之。學海類編 楊公政績紀 二 事功

公不從。父子俱寔極刑。民歌曰。虎死害除。其樂何如有。富民女已受聘。後惡其貧。欲背約。誣告婿。公伴曰。爾欲悔親。當以百金爲罰。富者聽命。既得金。召婿。若女。卽日爲婚。以所罰金。畀之曰。爾患婿貧。今有百金。可贍女矣。後婿家豐裕。其人益感之。屬邑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歿。家甚富。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貲貯庫。長而有室。乃出還之。千戶沈禎。項襄毅之婿。怙勢爲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吏立府橋。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幾有月餘。其狀

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與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卷。封識一木桶中。秩滿臨行。付架閣科收貯。語府吏曰。自後嘉興有大事。方啓此桶。人不以爲意。公去。禎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因東廠訪得禎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呂公鍾。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畱此桶試啓觀之。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郡官束手難行。曰。後充軍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呂公見而歎曰。楊先生神人也。卽依擬編學海類編 楊公政績紀 二 事功

禎遼東軍後。宥回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輪首出工費。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全家是公賜也。生員汪頤。墓田與豪右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頤公問焉。提學曰。有發願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頤在學。有文行。必以地界故爲仇家所訐。且請視其狀。果然。遂得白。郡民有懷悅者。家富有善行。公每保全之。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蘇公論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持門戶。後果有以軍事誣懷

者家竟落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匿捕之弗得後數年更名立復充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汝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公每事自斷吏胥不得售其奸公餘惟課寫做讀書講解律義實與之年吏胥亦有試場屋者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疾者扶筇而至當隆冬時禮畢則熾爐圍坐款以酒數行不至者必使人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朝廷焉待郡邑學官悉優以賓

學海類編 卷八 楊公政績紀 三 事功

禮賓興宴必列學官上坐曰吾爲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可與屬官班哉其有倦教則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子弟不可言天道報應他日又將何如耶臨春秋大祭品物豐潔尤極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于郡之慶嘉亭其他郡屬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親品嘗之自奉粗糲至鄉飲賓興之宴則務豐腆茗出二人其居家也亦然田宅無增于舊祠堂墳墓祭器之屬則極嚴謹精潔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類

必廉訪之雖未合奏旌者亦必親過其廬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博奕樗蒲之具人不得鬻而娼禁尤嚴至于符籙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嘗與僚佐聽政有縱妻犯姦者公曰以妻爲娼恥莫甚焉汝何忍犯之曰非不知恥欲得錢養生耳公笑謂左右曰彼因愛錢遂至于此貪冒者何異斯人耶故一時僚佐多廉介謹飭之士按部往往不越宿去嘉興七縣錢糧視他郡爲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公歎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此于是先革管糧官吏之

學海類編 卷八 楊公政績紀 四 事功

賂遺後治其罪冬夏之服惟紗緞一襲然必用本等緇補參謁上官無異平時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曰不可公曰朝廷制服也舍此安服耶當道知其人不之訝郡亢旱去冠帶徒跣禱城隍引罪自訟少頃雲起大雨如注其秋大熟一夕獄逸重囚七人公禱于城隍夢神告囚所匿處搜之果得其三其四亦爲近城人所獲公之行孚神明如此公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將納稼天極晴霽人多緩穡事以俟堅好公屬耆老謂之曰大雨不日至矣宜急收刈言之既數人不爲意

既而大雨決旬禾悉生芽民皆神之郡東門外民居稠密數有火患公置吏樓于宣公橋榜其額曰春波遠覽寓以水濟火之意災息者三十年有不喻公意者易其匾災復見如故郡民多以爭田訟于公公諭之曰今土星在南故騰貴後二十年莫爭矣後果以賦役煩而地土賤郡以嘉禾得名公在郡嘉禾盛生每莖離根二節間又生一莖秀二穗或三節間又生一莖秀三穗或四莖五莖秀四五穗經歷司蓮缸栽稻二本亦如之郡民獻于公謂德政之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此氣運循學海類編 云 楊公政績紀 五 事功

環耳人益重公謙德云公在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不惟可賑本郡兼可移賑浙以東自郡守擢爲按察使至浙卽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及布按二司及各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尙有依戀鎮守府者公往縛之鎮守亦聽公之執法也所屬官員貪殘害民公素知之既至卽召與之約曰閭閻兇頑一鄉害之士大夫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己身爲萬民之害今與所屬約誓欲除民害先除己害二害咸除一方乃甯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

虧糧監比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通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尙餘四五斗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曰前倉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眾懼請以公公曰俸者民膏脂也食而盡職尙有天殃况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眾因願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成化庚子鄉試公監試得二上卷卽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語之答曰人臣以得土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閔也復曰儒士王華當學海類編 云 楊公政績紀 六 事功

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閔爲首後華閔並作狀元眾服其知人太夫人終制起陞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巡撫順天撫臨里水灣石門寨黃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穢污或用槍架作營門仰而嘆曰如保障何卽命各將官加倍修砌簡卒守瞭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公謂天壽山守備廖太監等曰慶成經筵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令客東西

坐僭行君臣燕饗之禮無乃不可乎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間僭行燕饗等語竟莫能辨卒從公議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地陷湧水泰山搖響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臣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于眾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四鎮守等官又曰臣效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輊者任之知府必賢如

學海類編

三

楊公政績紀

七

事功

崔恭上字者任之下此斗筭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進退內外官員疏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作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憾耶卽日就道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專以按察奸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吹毛求疵凌屬土官軍職要索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官出巡隨役索要有司常例閒有好官不從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如官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

竹皮畫鉞銀等匠鉞銀馬鞍妝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官員踵訛索取勞民傷財固有止極榜出觀者歎其痛切時適尚徭徭官兵數萬臨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眾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之日也因語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肅帖然聽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汲清水數十桶洗刷堂序者三日滌去貪污之氣後乃升堂卽出榜示曰按察不明賊官相慶又曰以迎送爲謹慎餽問爲才能又曰屬官

學海類編

三

楊公政績紀

八

事功

放肆貪賊至積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挈發邊瘴地而安置之一時官吏悚慄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三司皆舊僚友視察之日行公禮畢出位降階更拜二拜曰明日幸相諒厭不解其意次日疏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土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保勘銀承行吏典五倍之齎本人十倍之相沿爲例公以奏聞略曰臣至雲南纔知此事若臣不至雲南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無人肯言此弊

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盡言

余向于名山藏吾學編讀陽城楊公傳清風介節古循吏中應推冠冕當世而有若人庶幾旦暮遇之及康熙丙子之冬補守嘉興卽公所治郡也距今二百餘年邦人頌公遺澤猶嘖嘖不置口余瞻拜祠堂肅然起敬因手錄其政績一編公暇輒爲展開自慚拙陋公之行事未能做摹萬一惟執鞭欣慕之恩或堪相質耳三韓貢家遶書

學海類編

天

楊公政績紀

九

事功

楊公政績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黃家遶撰家遶奉天人官至嘉興府知府是編述明楊繼宗遺事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進士由刑部主事歷官雲南巡撫僉都御史家遶以繼宗曾任嘉興府知府號爲循吏因哀其事蹟以成此書末附繼宗本傳一篇較明史列傳爲詳然不及載其追諡亦不知傳出誰手也豈卽家遶所作歟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
二卷

〔清〕張夏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宋楊
文靖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文靖年
譜二卷》提要

楊文靖公年譜補編序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南
來在當時爲維閩要樞在後世
爲東林開席真千古大儒也學
者學先生之道以上溯孔孟求
之經解語錄文集等書足矣苟
欲詳考其學問次第師友淵源
與夫出處大端朝野功業非讀
年譜不可夏嘗閱先生年譜舊
本覺詳畧頗失宜有未愜于衷
者順治己亥會講林下仰止遺
風遂不揣卑陋叅稽史籍僭爲

補編上下二卷亦私備尚論云
爾適楊氏昆仲見而稱善強出
錢梓併請爲序無已試言讀譜
之大指可乎蓋向來推尊先生
者論其有傳道衛道之功而未
詳也以是譜觀之自其出入莊

序

列返求六經則知邪正之辨精
矣自其折衷二程頤頥游謝則
知異同之迹化矣且議者徒責
先生不當赴蔡氏薦辟耳無論
先生之出不盡繇蔡氏卽曰蔡
氏薦之乃其得見天子極言安

也厥後考亭夫子起而私淑之
若孟氏之學於子思曾子以上
接孔子者爰集周程之大成而
堯舜以來相傳之緒不致長夜
匪先生弗爲功至高宗紹興乙
卯先生壽且八十有三而歿距

序

今蓋五百四十三年矣明神宗
朝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卽先生
講學故址脩明舊典正學重昭
建祠祀先生而東林之名震天
下不意逆閹煽亂黨禍旋興依
庸堂庶鞠爲茂草幸先生之祠

歸然獨存近得忠憲猶子學憲
彙旃先生似續先志砥礪切磨
四方同學遠邇奔赴春秋二祀
有司釋菜雖云餽羊亦復蔚然
可觀矣歷不敏生長毘陵側聞
長老之訓有志先生之學而未

序四

逮晚而買椽於錫城東際密邇
東林從諸君子之後獲與講筵
每拜先生之祠羹牆俎豆如聞
馨歎因考呂本中行狀胡文定
誌銘及先生自所撰著諸書而
信先生之學非空言塗飾者比

莊誦其上殿言時事劄子與執
事論政諸篇侃侃鑿鑿所謂坐
而言起而可行者非乎惜乎朱
室不競靖康蒙塵先生不克大
用於時以行其志也使先生而
大用於時以行其志豈惟文定

序五

所云救得一半而已哉至其排
和議雪謗史復元佑皇后位號
黜王氏配享廟廷諸大端載在
宋史凜乎與日月爭光固非浩
然塞天地者不能豈猶夫世之
章甫縫掖儒言矩步矜矜自號

以號於人曰道學道學云爾乎哉獨其出處之際豈儒好爲詆譏漫以仕莽應京四字輕讎先賢子雲非醇儒龍城賀長白先生嘗辨投閣美新之誣援引歲月確有證據况乎先生大節皎

序本

皎其所以攻蔡者不遺餘力不過蔡因塾師一言陽慕先生而列之剡章以自文其罪於先生何損焉卽曰應京聘律之孔子公山佛肸之意家法具在當同一轍又何足爲先生訾哉先生

舊有年譜頗多放缺吾友秋紹張子蚤年聞道深鏡雒閩之學將修東林之業增損而訂定之彙爲上下二卷書成先生裔孫之在錫者曰善嘉氏曰官于氏相與謀授諸梓附文集後不知

序七

歷之耄而無文也謬以弁言請張子業爲之序固已詳哉言之歷又何言然不忍重違其意卽張子之所已言者推言之并取先生之著蹟於毘陵與講學於梁谿者備述之以稔林下諸同

人若云執簡而序先生歷則奚
敢時

康熙十有六載歲在疆圉大荒
落夏四月之望毘陵後學龔廷
歷拜手敬題



序人

序

二程夫子倡道伊洛中原學者
翕然宗師之東南之士未有聞
者夫天不欲斯道之獨闕於茲
土也閩海之濱篤生文靖楊龜
山先生負英絕之姿堅嚮往之

序

力年二十有九調官不赴擔簦
至潁立雪程門侍明道先生者
五年侍伊川先生者一十六年
窮精研思往復辨論一時南士
之同游者廣平游定夫上蔡謝
顯道兩君子與先生而三咸稱

入室先生爲最學成乃歸明道喟然興道南之歎嗚呼道南之名所由至今傳也暨先生五十九歲始寓毘陵卜築龜巢有終焉之志前後共留十有八載往來梁谿有講舍在城東弓河之

序二

上號東林嗚呼此又東林書院之所由昉也方先生闡揚二程之學使東南之士駸駸嚮道弟子日進頡頏河南致閩與洛齊稱梁谿實其絡繹之會如水之朝宗而先會同於此者洵甚盛

石學術之禍蔡京傳會之辜力請奪爵罷享上爲悚聽立見施行諸如辨新經斥和議雪謗史事事與蔡氏相反孰謂附權門者顧若是竊以爲彷彿吾孔子用季孫墮三都同一見行可之

序三

仕故胡文定公嘗言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其持論至公則知先生非輕身苟去就者矣抑予尤心折先生者胡公嘗書薦于朝謂混迹同塵知之者鮮呂居仁作行狀謂如程伯

子溫然和粹終身無疾言遠色
疑于渾厚者流方新學盛行安
石稱王配享子雱亦封伯從祀
幾祧宣聖之席氣焰驅人黨羽
徧地根深不拔勢重難返先生
年幾八十臣精銷亡矣獨能言

序四

人所不敢言大破數十年錮習
併正累朝來國是使非膽決智
明養優力定不爲榮辱毀譽所
動何以有此此固先生所以爲
知道而非區區一節之士所能
窺涯涘萬一也嗟乎代降禮消

孔廡爲甚世之君子卽有知其
非者往往上迫于制書下膠于
成議亦隱忍聽之而已矣安得
如龜山之闢安石一旦起而盡
撤之以正人心而一道術也哉

錫山後學張夏書于城東

序五

之清對館中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

卷上

錫山後學張夏補編

惟植枝蕃

裔孫用徵大鶴恭較

慶徵馨修

先生姓楊氏諱時字行可改字中立南劍州將樂縣人
居龜山下學者稱龜山先生楊之先出於唐叔虞之後
伯僑封楊侯因氏後晉望公慶唐初自蜀從居江州
唐末五世祖榮字子江登進士第任南劍之西
江州司戶及解官始居州之北郭外後遷蛟湖再遷
池湖至大父明遷龍湖父植恬於榮利樂於義方詳
先生所作先君行狀中累贈正議大夫母陳氏繼母
廖氏並累贈郡太君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宋仁宗皇帝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先

生始生

先是晉義熙中有長星墜地在縣治北忽成一亢占
者謂五百年後當生大賢邑人因名其地曰德星坊
至是先生應期而生其孕也復有夢星之祥云後人
有詩曰天地生儒自有真先年五百暨文星若非惟
步如端的孰識龜山是降靈可謂善言先生者矣

至和元年甲午二歲

二年乙未三歲

嘉佑元年丙申四歲

二年丁酉五歲

三年戊戌六歲

四年己亥七歲

五年庚子八歲

穎異善屬文人稱曰神童

六年辛丑九歲

能作詩賦

七年壬寅十歲

八年癸卯十一歲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歲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二年乙巳十三歲

三年丙午十四歲

四年丁未十五歲游邵武學

潛心經史日益有聲同李斯和肄業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十六歲

二年己酉十七歲

三年庚戌十八歲

四年辛亥十九歲

五年壬子二十歲預鄉薦

六年癸丑二十一歲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歸鄉讀書

於含雲寺

七年甲寅二十二歲仍讀書於含雲寺 作禮記解義

黃譜於此下云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學而毛諸書於元符庚辰較爲得之

八年乙卯二十三歲預太學薦

九年丙辰二十四歲登進士第 狀元徐鉉榜

十年丁巳二十五歲授汀州司戶參軍以疾不赴任

著列子解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三

元豐元年戊午二十六歲居鄉

二年己未二十七歲居鄉

三年庚申二十八歲赴調

四年辛酉二十九歲授徐州司法 初以師禮見明道

程先生於頴昌

時河南明道先生顥與弟伊川先生

不赴自京師至頴以書請見曰其學於河洛先生謂官之不及諸葛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陋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耳周衰序

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

先王已墜之教於當時而從之遊者若參之魯柴之

愚由之嗟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非有大過人也然

其間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后世猶儒結

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小補哉自秦漢

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智之士固有一佈一藝可獨

於世者樂以聖人之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

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

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其嘗悲夫世之人自蔽而學

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

得也此以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復聞先生之緒言

鄙俗之心固已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

去也遠矣尙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

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

使世誦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時明道之門皆西

北士最後先生與建安游定夫醉往從學焉於言無

所不悅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獨以大實

敬先生後解歸明道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謝顯道良佐亦在門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

明道嘗言楊君聰明元特問伊川歸自涪陵見學者

五年壬戌三十歲居鄉

二月十二日長子迪生

寄

明道先生問春秋書

略曰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

所從左氏謂隱公爲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也然三

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

和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牲凡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親禮朝諸侯於壇

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璣
玉敦戎右以玉敦辭盟遂役之費牛耳桃菊司盟北
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
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
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
之母也後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口惠公仲子
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秋之學不
傳久矣鄙心所疑非止一二惟先生一一見教幸甚

六年癸亥三十一歲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

任 寄明道先生再問春秋書

書曰某嘗欲治春秋

竊見其門戶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微轍之又惜其
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已誦習之餘每安有所億然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五

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否隱元年鄭伯克段
于鄆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
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之所欲也故不稱國討
而書曰鄭伯蓋交識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
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
驕慢凌虐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耳
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
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詞以勝敵之詞加之
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
之殺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環有食
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
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
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
日有食之而其詞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
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
垂鄆伯以瑩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

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鼎於宋夫宋督弑其
君而公成其亂取郕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會
公于垂以瑩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公
者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
書之異詞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
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來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
之類是也齊衛敵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滑之
時諸侯速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
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
寔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
之類義例甚衆併前書所問皆未能略略略示乃
至願也 又有與明道子汝陽簿書追敘在穎傳習
之樂見 文集

與游定夫問讀易書

略云某年爾遊事不無應接之
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六

墮事有問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無有所
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
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
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符面求亦
無及矣公宜諒之吾友閒居從遊者必多所得有人
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遐貽為恥也
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是
年先生到任後已有二書寄定夫以無關問學不錄

八月校所著莊子解

七年甲子三十二歲官徐州

八年乙丑三十三歲官徐州

與楊仲遠書

書云通廣

大夫游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
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

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
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
也吾子勉之先是府聖方將大有爲而適有凶變如
此固天下所同賦也今天子卽位移在寬民一時環
斂之臣還請殆盡東南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迷而
遇清風也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
府伯淳先生近自汝名作宗亦想已在京師若玉或
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又書云近日不審爲
學何地尚者微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已之學正
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
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
以爲人其病益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
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
使優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
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其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
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爲後

楊文清公年譜

卷上

七

生俊傑之所調笑而乃遇爲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
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三月十八日次子迥生迥子航紹興末以樞密院編
脩任常州添差通判始占籍無錫垂慶里

六月晦日聞明道先生之訃設位慟哭於寢門以書

赴告同學者作哀辭併序

序曰於戲道之傳亦難矣夫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
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
下然猶積百年而後孟子與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
有餘歲卒未有一人而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
衰世其道萬不得一施於天下聖賢之不出世而時
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
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余之慟哭豈時以
仲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詞以泄其哀而自慰云

詞曰子悲古人之不見今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
純美今肆全體而分封駕異端而並逐今駢交轅乎
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遺真卓彼先覺今
惟德是行展斯文之在茲今萬世之師錫祿於荒
穢今開正路之孔夷履聖賢之軌躅今背世轍而疾
馳帶鈞距而負繩今紛萬變而莫覓弛防勒而弗屬
今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非子敢知蓄演
勃而載華猷兮會消塵之弗施嗟道之難行兮孔孟
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閭開
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欲執咎其焉
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
何傷想德音之未遠兮儼若在旁固誠之不可掩兮
何存何亡日月遯兮形魄蕭鳴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七月以繼母廖太君喪解官居制

行狀稱先生性至
孝幼喪母哀毀如

楊文清公年譜

卷上

八

成人事繼母尤謹而書讀不輟先喪陳母之年今仍
關之

哲宗皇帝元佑元年丙寅三十四歲在制

貽吳國華書論王氏之學之失

先生初與國華書論
王學之失吳復書先

生再貽書曉之曰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
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
徒自以爲聖孟子鄙之曰缺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
則曰蚘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
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
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人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
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過而爲孔子徒者率皆不顧
理義而立黨尙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紛紛譏說也
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謂不得已也孟
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

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然而拒之至
不知者以為好辨況今夫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
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遺
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
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閉口閉舌不敢辨白是非則
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為聖賢之用心恐
不如是也國華謂王氏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
者不知通者也山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
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樂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
多故也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矣又曰知道而
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
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有大戾乎曰王氏奉佛至極
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勵其
志若僧矣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
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
孟子所謂缺吾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專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九

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
為之手夫所謂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
如是而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
博極群書其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又為字說某故
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其何以見其如此也昔者管
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伯謂
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勢利其
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之已也

二年丁卯三十五歲 十月服闋

三年戊辰三十六歲赴調虔州司法 七月還自京師

作求仁齋記

為同邑友人黃君作求仁齋記略曰古
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與然
而猶曰罕言者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而言之不能盡歟

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未之
嘗言也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
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
以吾言思之究觀古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四年己巳三十七歲赴虔州任 先生獨理精深曉習律
者皆立斷惟允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少屈

五年庚午三十八歲官虔州

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
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

潛議增延其附太守韓已及若去後守林某議不特
平先生力與之爭方服其能有守也

十月父正議公卒解官居制

六年辛未三十九歲在制

作正議公行述 見文集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十

七年壬申四十歲在制

冬以師禮見伊川程先生於

洛 先生與游定夫初見伊川先生伊川偶暇坐二公

侍立不去既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
矣及出門外雪深尺餘

八年癸酉四十一歲正月服闋赴調

四月至京以薦

遷瀛州防禦推官二十七日授知潭州瀏陽縣五月

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并過河清縣

再見伊川先生
當晚宿白沙十

七日宿榮陽驛十八日宿孝義十九日晚到洛見伊
川寓長壽寺拜表院留伊川之側者九十日時游定

夫知河清縣伊川謂先生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
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二十九日先生遂自洛往謁之

當晚到縣自洛至縣四十里也六月五日偕定大維
河清返洛同見伊川於拜表院又五日而後去

紹聖元年甲戌四十二歲 二月二日赴瀏陽縣任

十二日改元章惇拜相游公定夫守太學博士先生
貽書與之曰京師非養食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
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又有歸雁感事二詩
寄定夫定夫得書即乞出爲齊州僉判

寄翁好德書 先生嘗貽好德語及問學屬之官有期
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
其道不同而趨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
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語或默未嘗同
及考其所同若令符節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
而暮講之亦同歸於仁而已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
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

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
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
聞在彼雖孔子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
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
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其去本益遠矣夫至
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難容
白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
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

二年己亥四十三歲官瀏陽 方官散青苗時九酒肆食
財者先生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
舊常至是時必以效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
亦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上提舉議差役顧錢書 見文集

三年丙子四十四歲官瀏陽 五月十八日三子過生

寄伊川先生論西銘書 略曰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
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迷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
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某竊意此
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
與之效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
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
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

再寄伊川先生論西銘書 伊川得前書答以西銘理
說先生因前書書曰前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
其長幼其幼以親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
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然識於意言之
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至於兼愛

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
也理一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故所以爲仁之
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而平施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
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
病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
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遇其義無分無
分則妨義義之遇其理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
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
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
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
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而
無惑也

四年丁丑四十五歲任滿歸瀏陽

在任遇滿值穀價騰貴自備金馳書於州牧乞米三千石賑濟饑民民賴以全活者什之二三張公舜民紳潭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時胡師文為湖南清與張公不協惡先生與張善欲陷之伺其失卒無所得乃移移常寧令未行間偶歲人早方賑濟乃劫以下備積欠坐衡替且拘留令催足近一年乃得解張公奏雪改作差替或以書唁先生答曰部使者以財賦為急縣令以字民為寬各行其職耳無足憾者有寄長沙薄孫昭遠詩云陽城衰晚拙備科闕寢空慚罪已多祭龍請隣君自適載膠社感我誰過荷荷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可羅歸去行尋溪上侶為投綬綬換漁蓑

元符元年戊寅四十六歲歸自瀏陽

正月十八日長孫雲生長子迪出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三

七月著周易解義

八月啓行如京師

二年己卯四十七歲 七月十三日授無為軍判官遂

出京 九月至南京十一日至永城見張芸叟二十二

日 至楚州謁徐仲車先生十月初三日至蘇州謁李斯和初八日至杭州謁府公豐相之十八日至桐廬登桐君山有詩

十一月十七日到家 先生向自瀏陽還植蘭菊竹於東西軒既調官京師逾年而歸

蘭菊多衰悴感而賦詩得十七首

三年庚辰四十八歲居鄉講學於含雲寺作勉學歌示

諸生 歌曰此日不再得頻波注扶桑疑躋黃小羣毛

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科舉善利問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誠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所厭素餐食一瓢甘糟糠所達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餘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警猶適千里駕言勿傍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未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方寸問雖購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走名利場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以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公雞犬猶知求自棄良可傷歎為君子儒勿謂子言狂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四十九歲漕檄差權建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四

州建陽縣丞尋以薦除荊州府學教授

先生為教官除荊州府學教授已而張陣定武復辟先生為定武教官舉詞有云非惟使定武學者有所矜式而臣衰老欲親賢德有所規誨張公繼出辟書不行

是年五月沙陽陳淵投書問學淵字知默即忠肅公

瑾之從孫先生愛其識性明敏遂以女妻之

與鄒志完勸進諫書 略曰天子居聖方嗣位之始未

取悅未有奸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聽聖度

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君正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適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泰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奸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

冬還自建陽

崇寧元年壬午五十歲 九月赴荊州教授任十二月

二十三日到荊南府二十六日交割

於省宮呼樂戲以俟而先生其朝膳留公館菜蔬然

二年癸未五十一歲官荊州 作書義序

以一言蔽之 作論語義序 作孟子義序

答胡康侯論學書

切磋之益致知格物致知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五

正遠矣昔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指一鳥能執之夫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諸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特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推其分之輕重無錙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項子之克已復禮

仲弓之如見如承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嘗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格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損而者也曲執甚焉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

再答胡康侯論學書

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

子曰鶴鳴而起華學為善舜之徒也華學為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適在乎善利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改失其學為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孔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進則進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非真知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六

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其猶當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便激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遇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問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昔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特於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幣聘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七

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
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
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
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耒耜在之徒皆
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効安在孟子曰
問伯夷之風者貧夫廉儒夫有志則柳下惠之風
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為進
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教薄故可為百世之師論
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田
常為亂於齊齊君若蓋弗勝也幸子附田常則謀得而
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子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
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孔子謂於子與何誅豈以子無質而遂棄之乎則人
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沐乃所以切責之也
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之所
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為政於齊足以

三年甲申五十二歲官荊州

答胡康侯論持戒併說

春秋書 書曰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
持戒者莫如顏淵非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者
士之所以脩身慎行者無遺力矣持之奈何曰禮而
已此一言足以蔽之約而易守也不望其源而杜其
末流雖日省之遇事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義探賅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六

答陳堊中論華嚴書

書曰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

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畧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列心
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
狹其濟也不欲寡其用不使然歟然其每讀孟子書至
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憫其
為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
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替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
子力攻之至此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
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
溺猶已溺之覆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過門不入弗
子其子至肸臠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
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
蓋禹覆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
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覆不當其可則是楊
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標幟章明矣今公
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
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也冒天下之責而
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標幟而已若謂不
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焉意賢智者過之
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
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
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又和了齋言六詩併書寄
之陳公讀之深喜所言中其病乃以書稱以先生先

生更答書遜謝見文集
五月初四日長子迪卒迪字遵道力學通經於易泰
秋尤精詣師伊川雅見器許後朱公章肅爲作墓誌
銘

四年乙酉五十三歲官荊州 七月如武昌考試見文集

九月還自武昌 十一月磨勘轉宣德郎
自甲申四月至乙酉六月有語錄

五年丙戌五十四歲官荊州 二月二十一日自荊州

如京師三月十四日至京 五月七日勅差充夏補對

讀官十一日 六月十一日授餘杭縣知縣十七日出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三

在京師四月至 八月初十日到荊州 十月二十日

離荊州赴餘杭縣任

大觀元年丁亥五十五歲 三月十九日到餘杭縣任

先生爲政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時察京當國有
母墳在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滿湖潯水爲形勢便利
託言欲以便民約用工數十餘萬下縣相度先生詢
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即條上其事以爲於公私有
害無補京計沮乃謂人曰事幾成矣乃爲楊令一紙
文書壞了然以公議不可掩不敢加害
七月初五日五子造生

九月伊川程先生卒

二年戊子五十六歲官餘杭 正月差出越州考試見文集

二月二十六日回縣 三月以八寶恩轉奉議

郎 九月二十八日還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 十

月一日交割縣事 十二月十二日起宗博任

三年己丑五十七歲 正月十二日江行 三月二十

七日到南京二十九日交割 四月六日講書自四月至

七月有 六月十三日元配余夫人卒於解舍贈碩人

語錄 室未詳何年此條黃滿載毛滿閱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三

與陳瑩中論康節先天圖書傳曰康節先天之學不

心不足以知此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居南坤
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
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
詞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
書世傳情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
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大復卦太玄以
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千準之今之曆書亦然然
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至
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
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其亦不知
其說自入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
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
喻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繁
辭中論釋諸人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

忘象其孔子之學耶

答陳瑩中論易學書

畧云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

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顓臾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婦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夫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及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至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婦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婦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主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五

循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于庭豈不晚乎夫曰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此而處昏主亂相之門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婦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于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虛天行也消息盈虛無不能暴為之而況于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息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邪之與喪繫焉雖動靜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况施於事乎東漢之

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奸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于夫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夫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堯陸夫火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况過之乎當是之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也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報及此又有與陳公論易及太玄書詞繁不錄

四年庚寅五十八歲官南京 三月磨勘轉承議郎

十九日朝省敦宗院 四月五日如京師 六月至京

十二月一日授越州蕭山知縣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五

政和元年辛卯五十九歲 二月三日自京師到南京

以正月二十三日出京師行十日到南京見劉器之安世四日器之來訪八日赴器之飯九日器之復先生有書與器之曰向承垂示許丞易義鄙意竊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信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達以元怒為善惡之分亦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脩身之道也脩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某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已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修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願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

此顏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
易地則皆然蓋救世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物我異
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
之不可長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
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
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之也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
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
之所以易者惡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心為者
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
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通
所以與告子者惡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
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曰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平
何有且書之所為有以格亡之則夜氣亦不存矣但
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美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二
也

楊文壽公年譜

卷上

三月四日初寓里陵

到常州寓居進學巷六日早謁
鄉傳郭志完時已病先生至臥
內見之猶問時事如何九月三日李杭投書問學有
書答之見文集

答呂居仁問學書

呂日楊子滿水之說倚子杞柳之
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
要道性善而已滿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
善混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
相近則不可謂一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算子不究
其所以然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橫渠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
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之也致知乃能明善
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說既
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

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為
學不可不知也
是年七月十一日起至十月有語錄

二年壬辰六十歲

四月赴蕭山縣任

先生為政以親
親其本常見於顏色邑人不治自化邑有湖久涸
塞先生出金勸民浚治溉田數千頃先是連年苦旱
是歲大熟民皆感德為立生祠又人人圖畫先生形
像就家祠焉

羅仲素自延平來學

同郡羅從彥字仲素問先生得
生令蕭山遂徒步往從學焉初見三日即覺汗浹背
曰不全是義虛過一生矣先生熱察之喜曰惟從彥
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心傳之秘弟子千
餘人仲素稱首先生嘗與仲素講易至乾九四爻云

楊文壽公年譜

卷上

伊川先生善仲素師焉田志完見伊川問之伊川反
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自是
四方尊重先生道望日著
壬辰五月至八月有語錄

三年癸巳六十一歲官蕭山

冬補滿前任替

四年甲午六十二歲

四月磨勘轉朝奉郎

六月差

提點均州明道觀

八月自京師還餘杭著中庸義

致曰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
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羣弟子雖散分處諸
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
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益
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

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洛陵其立言垂訓為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也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觀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者庶乎可窺而入也

十一月由餘杭徙居毘陵

先生於政和辛卯已寓毘陵至是定居焉前後共留

十有八載及建炎戊申冬始復還將築有講舍在錫邑城東隅方河之上地名東林後學為建書院立祠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三

春秋致

十二月作中庸義序

見前

較正伊川先生易

傳作後序

見文集

五年乙未六十三歲任明道觀

三月初八日曾孫禮生長孫雲出

某月自毘陵還鄉十一月復還毘陵

六年丙申六十四歲任明道觀寓毘陵

二月作孫明

復先生春秋傳序

再答呂居仁問學書

並見文集

七年丁酉六十五歲任明道觀寓毘陵

二月除提點

成都府國寧觀

重和元年戊戌六十六歲任國寧觀寓毘陵

六月磨勘轉朝散郎

宣和元年己亥六十七歲任國寧觀寓毘陵

二年庚子六十八歲任國寧觀寓毘陵

是年奉祠滿任

三年辛丑六十九歲寓毘陵

四年壬寅七十歲寓毘陵

權婺州教授繼權通判

四月除監常州市易務

先是先生以奉祠滿任再除宮觀繼以例罷貧不能赴調而食指之衆未免仰祠知識中有欲為求一監當差遣者至是除監常州市易務而先生初不知也命下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三

先生自以常著論言市易之非竟可躬自為之歛退隔而未暇

是年作李修撰墓誌銘令人吳氏墓誌銘李公名夔字斯和先生少時與同游邵武學梁谿丞相二親也

五年癸卯七十一歲在婺州

時御史定夫游公卒先生為文祭之有云念昔從師同予三人今皆淪匹眇余獨存又云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於戲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沒而無傳歟云云三人者定夫顯道與先生也

三月自婺州還毘陵

四月磨勘轉朝請郎

退市易

有旨召赴都堂審察以疾辭

蔡京父子專國悉改元祐之政塾師張翥字季

直閣人參進士為小官師道嚴毅忽謂京子弟曰汝曹曾學善走乎子弟問故第曰天下事而猶壞盡矣旦夕亂賊兵必先至汝家何不學善走逃死子弟以告京乃就第請計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為第一義耳京問其人第以先生對政府固欲薦之會欽差給事中賈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使封高麗其王問曰龜山先生今何在答曰見召赴闕二臣還具以奏聞乃有是命先生即以此疾辭不行有書與傅墨卿曰某竊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於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甚愧負初心恐遂湮沒為小人之歸誤辱春知重增崇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五

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為門下必蒙見諒也又寄許少尹曰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掄揚之遇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為辭寔以衰病故爾力不能竭愧懼於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諒之又答呂居仁曰出閣之久老懶滋甚飯蔬飲水聊以度日無餘念也審察之命非拙者所堪始以疾辭免承問故及之

六年甲辰七十二歲寓毘陵 十月召為秘書郎仍令

上殿 十二月至京師入對 三韓使人將至傳墨卿

薦先生於朝御筆以秘書郎召仍令上殿先生乃至京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歷聖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佑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元佑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

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精神之禍至今未珍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佑熙寧姑置勿問一起於中而已是時蔡京已斥其子攸等猶川事

七年乙巳七十三歲任秘書郎 二月遷著作郎 三

月與執政論事劄子 時朝廷政事失節方圖燕雲虛執政盡言之制子大略曰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遇為謀身之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其條條具十數事以釋國論其一謂近日臨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稅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為盜乎宜從前詔一切放免其二謂茶租錢如故而推法愈密宜少寬之其三謂均敷鹽鈔宜酌中立領使州縣易糞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五

其四謂今欲復轉般而糴本取之諸路諸路清計不足則取於民而已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其五謂浙江預買錢不時得郡縣蓋有自取之者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值其六謂銅非民間所有皆迫之嚴不免毀錢為銅以輸官宜下諸路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其七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又聞燕地多開田宜募邊民為弓箭手如陝西例其租賦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其八謂山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山東之兵無所統制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為謀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其九乞令兩浙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其十謂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天子爪牙不宜有間若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書凡四千餘言執政不能川

七月十二日上殿進劄子三道除通英殿說書

劄子

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與夫安民之道要在知人乞為宜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帝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訓夕輔朕即除通英殿說書

十二月二十六日復與執政劄子

是月帝傳位於太子

於二十六日復與執政劄子畧云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燃當自奮驅進賢退姦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竊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正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不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當於要害處嚴為守備此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又謂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畧無所得則當自困若攻城掠地當遣援兵追襲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五

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踴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驛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寔在山澤摘山煮海之計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推貨所入歲以千萬計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費用安得不窘耶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為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之民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仰者東南而已二浙災傷之餘倉庾未合更謀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鑒昔唐方用兵之時張度復相開先開錫禁以足見士大夫為急故能有成功自元和以後數用兵宰嚭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遠書管奏皆從

客裁決率午漏下選節休沐如平時德裕寧獨智自運忽然不以軍務為念黃蓋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驗也今有警則修城池試排搭得無動搖人心乎警燕人之走中都者與盜鬪巷漫不知其數雖有與而念廣募懷問非其心則同也豈無奸細伺隙于其間乎人心一搖則禍有不可測者矣昔唐太宗冀降人于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之事類不數年卒為亂然後舉之塞外則已晚矣此已事之明驗不可不鑒也

楊文靖公年譜上卷終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上

五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

卷下

錫山後學張夏補編

第十八世系 泰來 鏞 恭較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七十四歲任著作郎兼侍經

筵正月二十三日上殿進劄子言時事

敵人附京城先生慮之於二十一日乞上殿敷奏當日得旨令明日上殿以蕃使對展期二十三日進劄子言時事比七畧曰臣竊見敵人駐兵城外需求無厭遲回不去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可用者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恐諸路易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不可不慮也仍乞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之未至者自起進不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聲益振戰守惟吾所欲而敵氣自憊矣軍無紀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重賞為三路統帥人侵軋車馬而歸在軍法擊戮之有餘辜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大河天險也東而不守使敵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矣擇而不汰則將士不可復用矣周世宗征河東帑焚受能而下數十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鑒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已敵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此斥候不明帥臣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資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觀國則勝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敵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誅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以倦勤遜位其免已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致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兄當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日之事觀之故兵在境上貽陛下宵旰之憂竭府庫疲民力甘心臣服城下之恥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責也乃昔首為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遁矣獨陛下與后妃皇子留居宮中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為身謀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雖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體英家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以不勝皆驕驕受戮唐之昭宗信押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自章質樞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朝廷不聞中外各竭其力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禍至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與臺見肆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開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此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干夕政者故民不信今陛下即位之初一言之出臣下稟令

四海觀聽尤不可不謹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廟堂
地何遠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詞少存國體
示之以怯懼之形使敵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
言其矣皆不謹令之過也臣願陛下凡詔告中外當
詳議而後行猶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
一民聽天下幸甚且錄五代史傳以進帝其納之

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具辭免不允

三日上殿進劄子乞擇宰相

略曰北間士民伏闕以
隱慙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
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
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天實討之方陛下臨御
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非得真賢不足
勝其任也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三

十八日上殿極言和議之非請命將出師并召用种

師中劉光世問方略

敵兵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
臣竊惟河朔為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自
周世宗迄於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艱難甚矣一
旦棄之敵人姑以紆目前之急則可以為經遠之計
則未也方敵人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饑
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
曰以紆目前之急也河朔郡縣爪牙相錯今以三鎮
二十州之地與之賈吾腹中則一方邊而裂而為三
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
京城無藩籬之固敵騎長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
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紆經遠之計則未也傳聞
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廟
堂地矣朝廷寧忍坐視而不為之教乎臣竊謂三鎮

拒其前吾以衆兵蹙其後使之背腹受敵宜若可為
也仲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
欲乞陛下召至閣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得
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欲專守和議計與金銀以千
萬計致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債者彼不為無辭矣
當是時金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矣願
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再上疏請出師論三鎮不可棄

持兩端先生又爭之曰北間敵人駐兵磁相破大名
劫金聖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
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
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
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敵而
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退今挾之以往此敗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四

盟之太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
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
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
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直在義矣三鎮聞之士氣必
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
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
解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筭不
一履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情欲其成功難矣
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舉功惟斷乃成未有舉
大事不斷而能成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

三月疏請誅總帥姚古

略曰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
劉知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契丹劇敵也今則太原累
以為重地也結罕一舉而取契丹劇敵也今則太原累
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為援
逗留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

此何以用人臣願陛下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又上疏畧曰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愛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爲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願部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留之罪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動草衰敵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

疏請逐李邦彥李鄴 略云李邦彥首倡通寇之策捐金訓地實親王以上和議罷李

綱而納書李鄴奏使失辭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寇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尙存先生復以爲言上因俱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五

之

召對命兼國子監祭酒

時李綱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仲師道軍民集者數萬人朝廷應其鼓亂欲防禁之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因召對先生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德望爲人所欽服者爲之長吏則將自定帝曰無逾於卿遂以命之

四月疏請褒卹元佑黨籍諸臣及建中初諫官 先生上言

元佑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蒙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確已褒贈而未及鄒浩于是元佑諸臣皆次第復

疏請罷詳議司

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爲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

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佐貳也從之

五月疏論王安石邪說之禍不宜配享孔廟詔從之

先生自弱冠已知王氏學術之謬至是自以身任言責又侍經筵兼師範之職可以盡言不顧怨謗遂疏論之畧曰蔡京用事二十餘年盡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本也蓋京以徽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痛加竄戮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其妄爲則致今日之禍者寔安石有以啓之也安石扶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若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六

術者不可縶數姑卽一二事以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台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綱以三公領應奉司流爲享上寔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爲能得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侈侈寔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伏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猶降居從祀之列按胡文定作先生志銘備載前疏語五峯疑爲迂闊文定曰此是取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彼淫邪道之辭皆破矣

為言者所劾會有旨學官並罷遂罷祭酒時諸生習

用王氏學

業以取科第且經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間先生目為邪說禁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翊力主王氏上疏議之會學官中有爭者得旨學官並罷而先生亦罷祭酒

初十日奏乞罷諫省四具奏不允

六月四日奏乞致仕不允 除給事中三具辭乞致

仕不允

七月疏請改正宣仁皇太后謗史併乞復元佑皇后

位號宣仁皇后保佑哲宗枉被謗久而未明至是先生乞令史官共議改修昭洗王珪為臣不忠

楊文清公年譜

卷下

七

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上俱從之先生又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未行尋遇建炎改元遂尊為元佑太后改號隆佑太后

初四日除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嵩山崇福宮三具

奏辭免直學士 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首

云

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滿朝辭職累月雖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

陛辭上書

書幾四千言首言君臣相與之際當以誠意為主入君之任臣在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大詰修擇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凡姦賊之吏當肆諸市朝

投之嶺海又陳茶鹽二法為害請除之且言國初承

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今貢賦

之人十倍于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

其道也伏望明詔大臣為清庫會計詳取皇佑元豐

元佑三書以為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

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

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而其未

則曰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戢守之未備

皆闕然不謂此臣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臣濶

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旅練兵選將為

萬口張不勝幸望之至

二年五月以後丁未七十五歲任待制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四月二帝北行五月康王即位先生有賀登寶位表

楊文清公年譜 卷下 八

七月十五日有旨召赴行在二十一日具奏辭免奉

旨不允以政府呂好問等薦有旨令先生乘騎赴用

日卿雖年老精力未衰才尚德厚計智明辨謀為有聲朕不允其退先生乃由楚州進赴行在

十二月二十五日除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具辭

不允勅曰朕不與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問諸部

廷之尊既得其人當廢以秩徽猷閣待制楊某言垂

當世名臣既得其人當廢以秩徽猷閣待制楊某言垂

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于清班將每詢于黃髮

獎何可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俊開無以寬耆艾之責

語也先生具辭其懇且舉會
統以自代帝俱不允乃就職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戊申七十六歲在起部 二月覃

恩轉朝散大夫 先生陸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
以典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帝深

然

除兼侍講具辭不允 先生方乞宮祠又有講幄之命
懇辭不獲乃建言乞修建炎會

計籍乞恤勤王之
兵乞寬假言者

二月十五日上章乞出賜詔不允 謝表有云敢不勉
庶幾晚節 無忝前節 服訓詞益堅素守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九

四月十九日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賜

對衣金帶紫金魚袋遂還自維揚復寓毘陵 先生上
帝命以前學士仍前朝散大夫奉宮祠旨下復疏辭

直學士之職不允乃上表謝遂離維揚復寓毘陵時
維揚帝之 行在也

十一月自毘陵還南劍之將樂 自是優游林泉日
以著書講學為事

三年己酉七十七歲復龜山之故居 將樂更寇亂民居
皆毀盜散先生之

名故楊氏舊廬獨存後庚寅歲盜再過之復大書其
門曰北楊先生之居也不可毀論者謂昔鄭康成之

間能使黃巾不敢
避下賊而見云

與執政為地方求恩書

書曰閭中地瘠人貧天下所
共知比年建劔臨汀邵武四

郡為羣兇焚劫蕩盡無子遺而將樂為尤甚朝廷遣
兵誅討軍則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之外市銀數亦

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飢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于錢
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

戟羣起而為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
至也聚米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為艱食所迫始

免死而已然閭境之內死於兵者已三四所存者
皆民傷飢餓之餘然則府庫無以供上之求也縣

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
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為平

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
未聞報又羣聚踵敝廬以告謂某嘗遊諸公之門有

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
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十

當復于與時事之至於再至於三去而復來不可
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後傑在位天下大計

固已盡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
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若象矜恤如其所請使

一方之民更生則為賜不淺
矣書上尋得蠲免鄉人德之

與吳守請免科敷書

書曰前劉府治濫亭則建城逼矣
奈何敵鄉民兵前此効用獲級

者不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
遣之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肯復為用耶鄉中

去歲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
之地悉變為沙磧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

則今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
事以來民飢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刑薄

征弛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為亂邑
人日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發引

數是速其為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
生事則所科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
慮也其間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
可恃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
欲以百人為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
為制馭不至自擾也 是歲三月苗劉作亂四月帝
復位苗劉遁先
生有賀復辟表

四年庚戌七十八歲居鄉

與劉希範論時事書

書曰

觀車駕自建康移理會稽未逾時復有旨還浙西
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
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間建康有警復還會稽運
越四明欲乘舟為閩之行聞之惶駭至發食俱廢某
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
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為根

楊文公年譜

卷下

十一

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乏事以有根本之地
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路斷
矣而今建康錢唐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為
應援萬一饑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慮也某竊
謂降佑在虔而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為根本也任
蕭冠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廣
陵富實湖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更
總領緩急以為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為用
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
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
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為二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
不相及宜其力不足為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撤韓
劉二將協力收建康為急又有與李泰發吳大卿二
書大意同蓋先生草莽中不忘國計如此 時建康
松溪盜起潰兵又入建康先生以遷避冒暑濕路
而發瘧久始痊然病中好親書卷亦不暇文字

八月作沙縣諫議陳公祠堂記

記曰建中之初右司

兄弟有旨竄嶺表公之南還不以罪舉天下憤惜
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除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
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詞命為職清姦
隱惡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
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川之必為腹心忠宗社安危
朱可知也聞之者往往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
已而陰結發倖竊國柄矯誅先烈怙寵安作為宗社
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善龜也昔王文公安
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為太師公獻可獨不
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遠微獻可姑緩之
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
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
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予以為

楊文公年譜

卷下

十二

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
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
市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
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迫贈諡議大夫官其四
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
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叩牀摩為祠堂以奉公祀
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
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

十一月準告轉朝請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賜紫

金魚袋致仕

先生上章告老得有

紹興元年辛亥七十九歲居鄉

二年壬子八十歲居鄉

答張子韶書

書云廷對自更

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三復欽歎公之名德已滿在君相不日當有異川必不久淹于外然復之時草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消盛也非一陽在下所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壹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人不敵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足身之不能保向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利以順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利之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坤下利之成象也觀利之象則知所以治利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見於人手故豫之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切聞左右已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慨及之微公異時慎處之也

楊文清公年譜

卷下

三

答胡康侯問政事書

略云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何足以知之有故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向書省及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投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益蠲之時也先王之治蠲也如治陋室然情儲店與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移更之腐者敗頽者不可復支矣夫批中不可以無繼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也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若川智以為權則肯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不慎與

給事胡公上宰相書以經筵薦

略曰龍圖閣直學士遠獨理其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倚意儒學日新聖德是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進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初建炎庚申向忠毅公于紹寧淮寧府適有遷謫先生聞之即數日向公必死矣為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計至闕門見害蓋知其素守也是年先生為作墓志銘

楊文清公年譜

卷下

十四

三年癸丑八十一歲居鄉

三經義辯目錄辯字就歸

成先生於新學最精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念學者陷溺已深雖管論之於朝去其王霸罷之享徒取怨於其徒而已後生晚學未必真知其非也于是取其書害理義處悉力剖開以正王氏之失先成三經義辯次及目錄字說

作鄒侍郎奏議集序

序曰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瞻然見於類而不問知其為作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資如精余良玉不可磨滅元符中川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大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倖之私為保位之謀迎意媚合

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作上旨軒輅之徒
意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
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爲之加以誣誣不寔之
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
聞之無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
爲公辯明者公既沒迄今二十餘年昔之義朋凋喪
累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
子綱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于爲序余知公爲尤詳其
中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
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以昭示

復胡康侯論春秋傳義書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
之義詳甚其政本取經義其說家錄示第一段義非
高明不見其外何以得此然意有所疑義不敢斷始
試言之所謂元年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

楊文公年譜

卷下

十五

自黃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敗
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實文之向而環無端不
可增損也泰以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嘗
室織女之紀指事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
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當
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述爲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則
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
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
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爲也若
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限殺殺若以
夏時言之則十月限殺乃其時也不足爲災異周十
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
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
改正朔耶意如此公更思之如何
與李伯紀書 昔曰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
以無恐此年以來世路日艱棘步流四

方淮浙爲其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
駭歎釣術南還士論以爲天意必有在字內其要非
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達參觀他須而承乃究時至公
淵湖廣宣撫使奉祠回里前浙閩日多故先生更以
爲行朝之
慶故及之

答胡康侯編集伊川語錄書

略曰伊川先生語錄在
散夫收拾本業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其今仲素已
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
五六亦便下手矣又書曰近宜幹喻子才云有本甚
多許到浙中便附來
順昌廖剛用中來問學 剛質先生以治心修身之
術先生以舞雩之意使剛求之剛退謂門人曰此義
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爲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其意
之所解者爲先生言之剛即入求見先生問于何來

楊文公年譜

卷下

十六

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
其敏也蓋爲我言之剛曰自早至暮孜孜爲美事者
身之徒也自早至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聽之徒也先
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
其詳思之
十月建安張才邵來問學 才邵潤陽石刻自記曰
初謁先生於龜山之故居先生年八十一矣著帽衣
袍而出神清氣和座之固知其爲仁厚君子也才邵
因投贊求教且請納拜講師弟子禮先生辭力辭方
允既而叩之曰才邵晚進小生久仰大名今此爲遊
而來敢問孔孟之所傳學者之所當學先生誨以熟
讀論語孟子曰將論仁處仔細玩味如非禮勿視勿
聽勿言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
須躬行之才邵又曰斯即謂之仁乎先生曰此乃求
仁之方仁則未易言也才邵退而思龜山僧舍見應
肇問多過片名及訓釋爰象論之僧云先生與其將

陳公義史寓此講易時所題也留三宿凡四見而歸
臨別先生謂才鄙日僕老矣待盡山林子方青春南
北靡定恐不復見願力學自愛才邵慨然為之動心
對曰荷先生至誠發藥罔致東墜既歸再越月馳書
候先生安否且問先生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而河南先生謂恐是音字訛而為三月又謂小人
之中庸脫一反字不知果可增改否先生書答曰承
質所疑蓋河南之意以為聖人胸中無留物不應忘
味至于三月故疑音字之訛古今文書訛舛非一如
韓文舊本曰日我其間今本曰日哦尚書監本日敢
對揚天子休命今本曰之休命但於理無礙皆可不
必拘泥也才邵紹興末令瀏陽刻此于石距先生在
縣時六十
六年矣

四年甲寅八十二歲居鄉 答胡康侯寄示伊川語錄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七

書初先生與游定夫書曰伊川先生在時世入迂怪
者漸來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
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開居無事可
更博為尋訪恐有遺失開朱敬授在洛中所傳頗多
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
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書往而定夫卒後康
侯以編集賜先生答之至是在衡陽寄到伊川語錄
寫本二冊復書略曰語錄當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
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
難寡陋不敢不勉又書曰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
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
以漸大刪潤非旬日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
是歲聞益稍息將樂少寧而江北復擾車駕親征先
生聞而憂之

五年乙卯八十三歲居鄉 二月作浦城縣學重修文

宣王殿記

略曰學之廢久矣波注非道之辭益天下

以智仁聖義中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
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
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
是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
師猶之射者後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其然後能中
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
就為中否也可徒以仁聖教民蓋亦後鵠之義與之
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其學學者未知
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
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
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
賢士大夫之林藪美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應仕進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八

秉鈞軸者世有人焉與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詞以
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視其文苑其
寔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
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

與蕭子莊書

書曰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

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
所習則然羣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幸從其議今雖
有定論而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閒因擬
三經義有寄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文字多未暇錄
去俟小子早晚帶行
過仙邑可一覽也

三月望日與諸友相地於西山

四月廿四日辰時先生終于正寢

先生於三月得鄉
氣疾繼而喘嗽然

亦未嘗伏統至四月中疾勢雖稍而起居飲食如常
二十三日與婿西山李郁談論如平日二十四日晨
與監湫諸子侍側語言不覺有異邪罷再就枕視
之則先生已逝矣時八十有三子五人孫八人

十月二十二日葬先生于鑄州水南之原上名烏石
排呂石史
本中興行狀附傳
講安國為墓志銘

六年丙辰六月誥贈左大中大夫賜祭葬侍講朱震寒
請下南劔州

差人抄錄三經義辨仍乞加恤典奉旨准奏欽賜金
銀二百兩帛絹二百疋仍令本州抄錄所著三經義
辨繳尚書省贈左大中大夫賜祭葬翰林學士值史
館范冲行制詞其後以諸子遇郊恩累贈至少師

十二年壬戌四月賜謚文靖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元

先生大子右修職郎通奉諸禮部太常寺同奉旨擬
定申尚書省按謚法勅學好問曰文寬樂令終曰靖
合擬謚文靖欽依下勅起居
舍人秘閣修撰尹焞行詞

咸淳三年丁卯八月勅建龜山書院于將樂縣

工部尚書馮夢時奏准御筆賜龜山書院額命
有司春秋致祭仍詔郡縣縣田養士優卹後人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八月詔贈太師追封吳國公

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先生親得程門道學之傳排
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未張呂氏之學其源委脈絡
皆出于先生及廷平李先生個康侯胡先生安國九
峯蔡先生沉西山真先生德秀五儒並宜追崇封爵
崇祀孔子廟庑江浙行省以其言具奏經中書省判
遣禮部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同呈至是學

士承旨危素等奏准送禮部定縣封爵謚號俱贈太
師追封國公而先生封吳國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齋
往祠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且
列于從祀以世變未及備行天下云

明成化元年甲申勅建道南書院於將樂縣

弘治九年丙辰七月初八日詔封先生為將樂伯從祀

孔子廟庭先是紹興知府彭誼將樂縣貢生何昇南
監祭酒謝鐸等屢疏先生道德功業請補

從祀廷議未定至是國子監博士楊廷用復請之該
禮部關送翰林院議奏于是掌翰林院事太常寺卿
兼侍讀學士程敏政詳議具題少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徐溥等覆奏奉 聖旨是准追封宋儒楊
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位列宋儒司馬光之下
胡安國之上越明年為弘治十年三月先生十二代

楊文靖公年譜

卷下

元

孫楊華楊穆等
赴京上表謝恩

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卷下終

始祖年譜書後

年譜者編年紀事之謂也譜始祖者蓋亦有舊本矣而不漏不文有體有要自墜星之日迄從祀之年其間立德立功在朝在野與夫尋師講學往來酬寓一覽之下大略具舉惟是編爲得之順治乙未先兄惟植繼奉祀之序於東林竭力修葺已亥歲復延張子秋紹主講席立講期環椅觀聽人士雲集連舉二年文教蔚興誠盛事也旣而張子有年譜補編二卷定稿未梓先

始祖年譜書後一

兄見而慨然曰是後人責也遂與從兄鏞協力登諸梨時慶徵方俯首帖括未遑從事然幼承先君庭訓居常每以文靖公此日不再得一語相箴勉故於道南之義東林之澤雖十齡而孤頗能聞其原委會有張子補編之刻因取其本而與諸兄共校之而斯譜遂成十五年來索者雖多應尚未遍今當全集告竣謹以綴於其末合爲一書後人讀其文又讀其譜庶幾羹牆俎豆如見文靖焉而凡有志於學文靖之道者神

領於經解語錄之微身體乎言行出處之跡其亦可以識廬山真面矣康熙壬申夏十八世孫慶徵拜書

始祖年譜書後二

楊文靖年譜二卷

浙江吳王
輝家藏本

國朝張夏編夏有雜聞源流錄已著錄是編以楊時
年譜舊本詳略失宜乃叅稽史冊語錄文集訂爲
上下二卷考宋史時本傳稱時於州縣未嘗求聞
達而德望日隆有爲蔡京謀者以爲事勢必敗宜
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猶可幾及蔡京然之乃
薦爲秘書郎此編於七十一歲書宣和五年癸亥
四月有旨召赴都堂審察以疾辭其下分註雖略
及張覺語而歸其事於高麗王問時安在副使傅
墨卿以聞故有是召於七十二歲書六年甲辰十
月召爲秘書郎仍令上殿十二月至京師入對其
下分註又以高麗使臣將至傅墨卿再薦於朝爲
辭併注曰是時蔡京已斥若欲泯蔡氏薦辟之迹
者然時赴蔡氏之薦朱子語錄亦深言其失自非
聖人孰無過舉原不以是沒其生平也夏以東林
托始之故曲爲文飾仍不免門戶之見矣

忠武誌八卷

〔清〕張鵬翮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冰雪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忠武誌八

卷》提要

序

戴有問于子曰忠武誌何爲而述也予應之曰爲臣而忠天之性也三代而下人多溺于利欲之習而不知忠義之經獨有武侯毅然純忠立元臣之極則予故表其風徽使天下後世知武侯醇儒之學王佐之才有所感發興起而忠愛之心油然而生焉或曰才者天姿之美學者涵養之功微之見于詞命顯之著于事功武侯兼之其信然歟曰然其有所試矣武侯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清心之學也高卧隆中三顧而起出處之正也受遺託孤之死靡他忠貞之至也道不拾遺野無醉人治國之善也師出以律百姓安堵將兵之長也用人盡其器能誅罰使人不怨刑賞之平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休休之量也其言親賢臣遠小人則興隆遠賢臣親小人則傾頽開國承家之龜鑑也至于七擒七縱先服南人之心而後得致力北伐信大義于天下又妙選蔣琬董允輔助于內陳興德之言閉邪慝之徑以至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整齊理

民之幹治軍之略兼長而備美使人謳思比于沒世不忘非功德盛隆曷克臻此乎陳同甫曰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有其實者必有其文故文中子云武侯無死禮樂可興朱子稱之曰武侯智慮日益精明威望日益隆重俱從寡欲養心中得來良有以也程子曰大臣功蓋天下必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然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嗚呼周公聖人也程子以周公孔明並稱其推許武侯至矣或曰武侯

忠武誌序

二

有王佐之才而不能光復漢業何也曰討賊明義武侯之所能者人也運移漢祚武侯之所不能者天也然而綱目書昭烈紹漢正統光昭後世亦可以無恨矣使武侯遇孔子之時必在顏曾之列遇湯武之時必居伊周之右豈區區管蕭之比乎或曰允若茲武侯之所以不朽者不僅文章已也曰有德者必有言武侯亦何嘗少文章哉蘇子瞻曰武侯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陳壽亦曰武侯聲教遺言經事綜物公誠

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故述其文集以教忠焉或者唯唯而退因悉次其語以冠簡端云

皆

康熙四十有四年歲次乙酉仲秋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加六級遂寧張鵬翮撰

忠武誌序

三

忠武誌目錄

卷一

本傳

年表

始漢靈帝光和四年辛酉終
漢後帝建興十二年甲寅

世系

卷二

心書

五十篇

新書

十四篇

卷三

遺文

卷四

遺制

卷五

遺旨

用人

勝蹟

卷六

表

忠武誌目錄

一

碑記

銘贊

卷七

評

論

辯

卷八

序文

詩賦

忠武誌目錄

二

真儒之間出王佐之挺生既秉非常之質必遂非常之志然有命焉以限之未能大展其內聖外王之學千百世而下未嘗不爲之咨嗟太息敬慕不忘如諸葛忠武侯之出處是也侯以邁種之德名世之才而遭仇離之日不求聞達遯世無悶若將終身焉及感三顧之知即勵匪躬之節其所以勸昭烈撫有荆益者無非欲削平僭亂翊戴漢朝獻帝在則輔昭烈爲桓文獻帝亡則進昭烈于湯武夫侯既懷德負才當高卧隆中時不即以伊呂自

忠武誌跋

一

許而退比于管樂者其心可知已然昭烈名雖帝胄而當殄瘁之餘無寸土之藉非若小白之有齊重耳之有晉卽爲管樂已難況非湯之有亳文之有岐爲伊呂者不更難乎而終奄有荆益威行荒服託孤承命挽已去之天心復炎劉之墜緒者又四十餘年其間出師討賊誓以北定中原沼吳滅魏興漢室以還舊都故其屯兵于五丈原也擬爲久駐之基間閭安堵軍卒無私此其志亦堅且大矣使天假之年必揚兵河濟恢復中原與伊呂競

烈奈何昊天不弔星隕秋風而終不食鞠躬盡瘁之一言間嘗考其品行事功原本于希聖希賢之學而後濟以經天緯地之才侯真三代以下五百年之名世哉彼小儒陳壽妄肆雌黃甘跖犬之不改固無足論獨是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亦竟相沿云伯仲之間見伊呂庶幾知侯者矣逮紫陽綱目一成始以章武紀元書侯以爵書伐書討扶綱振紀而後春秋之義炳如日星南軒復爲列傳以翼

忠武誌跋

二

之厥功偉焉今我

遂寧先生學探淵源才宏經濟游藝所臻尤耽尚論念侯之至德豐功昭垂今古不有全書曷以傳後于是博搜廣採因侯之年表考其始終以按其生平之經歷刪浮存要彙爲一編名之曰忠武誌舉凡侯出處之正抱負之宏得君之專託孤之誠知人之明刑賞之公制度之巧用兵之神薦賢之忠聲教之廣將略之深沉相業之彪炳莫不所統正閏之辨一展卷間瞭如指掌猗與休哉蔑以加

矣後之人展讀是編慨然敬慕侯之為人則思君
愛國之心油然而興是編之有關於名教豈淺鮮
哉因不揣荒陋謹拜手而為之跋時

康熙四十五年歲次丙戌陽月穀旦

分巡江南淮徐道兼理河庫印務提刑按察使司
僉事加九級前江西等處地方提刑按察使司按
察使瀋陽劉廷璣謹跋

忠武誌跋

三



忠武誌像贊

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公像贊

儒者之氣象。王佐之經綸。去利以懷義。純忠而得
仁。託六尺之孤。洵君子人也。行公平之政。乃一个
臣哉。

遂寧張鵬翮

忠武誌卷一

遂寧張鵬翮輯

瀋陽劉廷璣

建安方允猷

全校

昭烈漢帝也。諸葛漢丞相也。勢雖偏據于蜀。統實正承于漢。自陳壽欲帝魏。乃書曰蜀為武侯作傳。亦曰蜀志。且序侯事甚略。凡屬曹馬之所絀者。多隱而不宣。世乃以其辭簡意舉。稱為良史才。不亦異乎。復見張南軒補傳。詳略得宜。誠為信史。而侯之與漢討賊死而後已。一片忠肝。

忠武誌卷一

義膽與日月爭光矣。誌本傳。

本傳

宋右文殿修撰張栻撰

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亮從玄來荊州。玄死。遂家于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游學。三人務為精熟。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稍長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

忠武誌卷一

二

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而德公亦稱之為卧龍。河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為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左將軍於新野。左將軍器重之。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左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則不已也。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

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

忠武誌卷一

三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

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荊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

忠武誌卷一

四

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

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請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羣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荊。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

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羣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是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調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爲守。洪已爲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

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羣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忽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

忠武誌卷一

七

丕篡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請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天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

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二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戒敕其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即位于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

忠武誌卷一

八

衆思慮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如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

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中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即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悅。通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為別駕。王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舉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弑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為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殺太守而附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

聞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彝。牂牁太守朱逸。越嵩鼻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略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礙哉。三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嵩。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為彝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

食如鼻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知覺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彛漢粗安。不亦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彛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候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奸。人懷自勵。彛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續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

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叅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有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旌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彛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

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請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留統府事。辟尹默來敏為軍祭酒。霍弋姚伸等皆入幕府。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爲不然。且譏謗先帝。訾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庶人。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辯。深惟

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正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過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

忠武誌卷一

五

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為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

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魏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為不如從坦道平取。為

忠武誌卷一

六

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為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亮身率大眾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震懼。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獻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趙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為亮言攻心為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為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

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為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諤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諤下獄。戮以謝衆。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郵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纔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

忠武誌卷一

七

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為室掾。使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

忠武誌卷一

六

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賁。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猇歸蹉跌。曹丕稱帝。八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勢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便將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

忠武誌卷一

三

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真由

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奔漢水。西域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與平後事。會天大雨餘月。棧道斷絕。魏主敕令真等引師退。亮使司馬懿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于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射用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

忠武誌卷一

三

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真有疾。魏主敕謂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

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求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殺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

忠武誌卷一

五

糧運不繼。平遣參軍呼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筆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幕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嘗與亮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

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郃聞。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艷。

忠武誌卷一

五

過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顯死。爲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于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幘。懿

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爲廣

忠武誌卷一

五

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

北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陣去，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遽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

忠武誌卷一

五

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即位，纔兩赦，或言太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補於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人不能發憤死，廖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袵矣。」

亮既沒。吏民歌思不忘。多請為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路。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彝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

忠武誌卷一

三

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時亮薨。一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籌。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人莫曉也。亮駕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令黃忠為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頃之

策羽為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忠武誌卷一

夫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表暉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廣漢郡張枋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三老董公獨

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人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略。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

忠武誌卷一

元

與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歟。侯恢復規模。先務爲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惓惓之憂。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其聞過惟恐不及。見善

若出諸已。用人各盡其器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放。沒茲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沔陽。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具哉。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爲權。彼懷奸稔逆。竊竊人宗祀者。兩雪見睨。而誰侯敵哉。侯之規模。

忠武誌卷一

辛

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興圖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擒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漆

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闕而不章。幸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註。因哀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刪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為正。始侯在隆中。傳

忠武誌卷一

王

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按太史公踵春秋之義。作年表。謹其始終。表見其文。凡盛衰大指著於篇。甚詳且要也。惟忠武侯。以王佐才。生際漢亂。志存興復。例得大書特書。屢書。故編年于首。表事于年。而桓靈之傾圮。羣奸之竊據。昭烈之發跡播遷。四方之舉動順逆。俱備書之。以表侯當時事艱難。功弗克遂。而賁志以歿者。非人謀之不臧也。天也。而侯之出處存歿。與災祚之興亡相維繫。亦于以表見焉。誌年表。

忠武誌卷一

王

諸葛武侯年表

辛酉 漢孝靈皇帝光和四年。是歲侯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為辛酉年生。是年皇子協生。即獻帝。

壬戌 光和五年

癸亥 光和六年

甲子 中平元年。昭烈與關羽張飛義盟于涿。夏五月。昭烈舉義兵討黃巾賊有功。

乙丑 中平二年

丙寅 中平三年

丁卯 中平四年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為長沙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戊辰 中平五年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為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己巳 中平六年 靈帝崩

忠武誌卷一

三

立皇子辯。何進謀誅宦官。不就被殺。袁紹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召董卓將兵至京師。卓廢帝。立陳留王協。袁紹奔冀州。昭烈起兵討董卓。

庚午 孝獻皇帝 初平元年 侯年十歲。

是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為別部司馬。劉表為荊州刺史。

辛未 初平二年

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董卓。戰于陽人。大破之。

卓請和。堅不許。卓發掘洛陽諸陵。遂入長安。堅

前入雒。修諸陵。塞卓所發掘。袁紹使人說韓

馥。馥讓紹為冀州牧。袁術遣孫堅擊劉表。表

將黃祖部曲射殺堅。堅子策年十七。欲復讐。至

壽春見術。術以策父兵千餘還策。表為懷義校

尉。

壬申 初平三年

王允使呂布殺董卓。卓將校求救不許。武威賈翊勸李傕為卓報讐。大戰長安中。允被殺。

忠武誌卷一

四

癸酉 初平四年

曹操攻徐州牧陶謙。坑殺男女數十萬。屠其三縣。以謙別將殺其父曹嵩故也。

甲戌 興平元年

是歲陶謙卒。眾推昭烈為徐州牧。

乙亥 興平二年 侯年十五歲。

李傕郭汜共鬪。燒宮殿。帝幸弘農。長安城空四十餘日。按陳志。亮早孤。從叔父玄依荊州劉

表。則知侯寓襄鄧。當在此年以後。

丙建安元年

車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遷都于許。表術攻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呂布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為豫州牧。使東擊布。

丁建安二年

韓暹楊奉寇略徐揚間。昭烈邀擊斬之。

戊建安三年

侯與徐元直孟公威石廣元遊學。三人為學務于精熟。而侯獨觀大旨。每晨夕從容抱膝長吟。

忠武誌卷一

聖

曹操擒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為左將軍。

卯建安四年

荊州牧劉表不修職貢。多行僭偽。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操遣昭烈擊表術。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胄。東海郡縣多叛操歸昭烈。

辰建安五年侯年二十歲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昭烈奔表紹關。

羽表約詣曹。詔以為偏將軍。是年關羽斬紹將

顏良。遂解白馬之圍。曹操表羽為漢壽亭侯。羽盡封操所賜。拜書告辭。奔昭烈于表軍。

巳建安六年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午建安七年

表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曹操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定議。遂不送質。

未建安八年

忠武誌卷一

三

孫權西伐黃祖。討山寇。悉平之。

申建安九年

曹操攻表尚。尚奔中山。

酉建安十年

曹操攻表譚。斬之。

戌建安十一年

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于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伏發。大敗。

丁建安十二年

是年昭烈見侯於隆中。凡三顧。乃見。時侯年二十七。按綱目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特筆也。入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予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

而已。

書法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

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自見。孰謂一世之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

忠武誌卷一

三

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于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

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

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

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其與聘草野

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後

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

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發明

後主禪生於荊州。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即

位。年十七。則知為丁亥生。正侯出隆中之歲也。

戊建安十三年

忠武誌卷一

三

劉表卒。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赤壁。以侯為軍師中郎將。按綱目書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書

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

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

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于外。則亦

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

矣。書法如此。蓋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
夫豈過哉。明發

巳丑建安十四年

孫權分南岸地給昭烈。

昭烈南征武陵等四郡。皆降。盧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來歸。使侯住臨蒸。督零陵桂陽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庚寅建安十五年

是年侯三十歲。

忠武誌卷一

三

孫權以妹妻昭烈。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

有孔明勸孤莫行之語。

以龐統為治中。與侯並為軍師。

是歲周瑜卒。

辛卯建安十六年

曹操以子丕為丞相副。

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昭烈西上。侯與

雲長守荊州。

壬辰建安十七年

劉璋殺張松。勅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昭烈進攻涪城。

癸巳建安十八年

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多降昭烈。自十三年至此。侯在荊州。

甲午建安十九年

龐統中流矢卒。侯留關羽守荊州。自率張飛趙雲等定郡縣。張魯使馬超救璋。超降。遂圍成都。劉璋降。

忠武誌卷一

四

昭烈自領益州牧。以侯為益州太守。

乙未建安二十年

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請和於孫權。遂分荊州。

以湘水為界。

丙申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自進爵為王。

丁酉建安二十二年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祿。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

挾天子以攻操。昭烈進討漢中。遣陳式等。絕馬鳴閣道。魏徐晃擊破之。急書發益州兵。侯以從事楊洪策。遂發兵。

戊建安二十三年

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己建安二十四年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黃忠擊斬夏侯淵。遂定漢中。進位漢中王。是年關羽攻樊。曹仁于禁等七軍皆沒。遂拔襄陽。孫權稱臣于操。遣呂

忠武誌卷一

四

蒙陸遜襲取江陵。羽卒。

庚建安二十五年 魏曹丕黃初元年

侯年四十歲。曹操死。子丕篡漢。封漢帝為山陽公。

丑辛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侯與羣下勸稱尊號。夏四月王即皇帝位。以侯為丞相。

六月立子禪為皇太子。

壬寅章武二年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為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孫權求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大中大夫宗瑋報之。漢吳復通。張飛卒。以侯領司隸校尉。

癸卯章武三年夏五月以後即後帝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于永安。年六十三。侯受遺詔。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即位。年十七。

忠武誌卷一

四

封丞相亮為武鄉侯。兼領益州牧。政事皆決于亮。

按綱目書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

自武宣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終綱目書受遺詔六。司馬懿書

受遺。不書詔。不與焉。書法

使鄧芝聘吳。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不答。作正議以絕之。

甲辰建興二年 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張溫來聘。復使鄧芝聘吳。是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乙建興三年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三月侯率衆南征。詔賜侯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侯自安上由水路入越雋。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健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屯守。侯欲俟定軍到并討之。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推孟獲爲主。馬忠破牂

忠武誌卷一

三

牁。李恢破南中。至盤江與侯聲勢相連。五月侯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彝漢所服。募生致之。使觀于營陣之間。七禽七縱。南中諸郡悉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遂至滇池。改益州爲建寧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寧越雋地爲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曰飛軍。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丙建興四年 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侯自南中還。治兵講武。以俟北伐。五月曹丕死。丕子叡立。

丁建興五年 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三月侯上表出師。率衆伐魏。屯于沔陽。是歲侯子瞻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知爲丁未年生。

戊建興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忠武誌卷一

四

侯以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上表出師。屯漢中。按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劉續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子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之也。書法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

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明發

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侯收謖誅之。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侯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按綱目書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忠武誌卷一

星

書伐魏尊漢也。街亭之敗。馬謖為之。書敗績矣。書貶亮。其不為賢者諱何。亮自貶也。書曰詔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將軍亮。書法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

明發

十一月侯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曹真使郝昭等守陳倉。侯出散關圍陳倉。相拒二十餘日。糧盡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巳建興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陰平。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拜丞相。夏四月。孫權稱帝。使以並尊二帝來告。遣衛尉陳震往賀。因與吳盟。

庚建興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

忠武誌卷一

星

侯年五十歲。魏曹真司馬懿入寇。侯次于城固以待之。魏延敗郭淮于陽谿。

辛建興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按綱目書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前徒有畏蜀

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略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勁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略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數哉。明發

壬子建興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教兵講武。

癸丑建興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

忠武誌卷一

聖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甲寅建興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為久駐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八月。丞相亮卒於軍。年五十四。遺命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為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懼不敢逼。入谷然。

後發喪。軍還成都。葬漢中定軍山。按綱目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凡書卒於軍。嘉死事也。故具官爵姓。亮自書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至是凡五書伐魏。一書戰街亭敗績。二書圍陳倉斬其將。三書拔武都陰平。四書敗司馬懿殺張郃。於是書進軍書屯田。皆可紀也。唯街亭一敗。馬謖之罪耳。亮方為足食計。而以卒于軍書矣。綱目書卒于軍八。未有以丞相書者。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軍國之可痛深矣。此綱目所甚惜也。書法嗚呼。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城固。一圍陳倉。一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幘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托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

忠武誌卷一

哭

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爲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于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人耳。噫。發明。

是年山陽公亦殂于魏。魏人謚曰孝獻皇帝。

按侯與獻帝生同辛酉。歿同甲寅。固已巧合。

忠武誌卷一

四

且帝以八月葬。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死。侯死而漢乃真亡矣。

按吳書云。諸葛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因謂之諸葛。因爲氏。又按風俗通云。葛嬰爲陳涉將有功而誅。漢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以爲氏。兩說不同。其先代又無譜牒。可考。故世系斷自侯始。

諸葛世系

侯諱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豐之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爲泰山郡丞。侯早孤。從父玄爲表術。權豫章太守。侯與弟均隨之官。會朝廷

忠武誌卷一

五

更拜朱皓出守。玄素與荊州牧劉表舊。往依之。諸葛喬。侯子。字伯松。本字仲慎。兄瑾次子。初侯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侯以爲嫡子。故易其字。拜爲駙馬都尉。隨侯至漢中。侯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又曰。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器物。感用流涕。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

武將軍。後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侯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諸葛瞻字思遠。侯子。建興十二年。侯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遣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侯。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景耀四年。為行

忠武誌卷一

三

都護衛將。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諸葛尚。瞻長子。隨父禦魏兵至綿竹。及瞻戰死。嘆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死。

諸葛京。字行宗。瞻次子。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

移河東。晉泰始中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令。山濤故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諸葛瑾。字子瑜。侯兄。少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事繼母甚孝。避亂江東。為吳大將軍。領豫州牧。封宛陵侯。其為人有容貌思度。吳朝服其弘量。與

忠武誌卷一

三

權談說諫喻。未嘗切諤。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輒捨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其救解殷模。朱治類如此。初使蜀通好。先主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先主東發吳。吳主求和。瑾與備牋論其輕重大小之數。勸其抑威損忿。宜答和也。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

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遂爲昭所殺。子靚。字仲思。奔吳。爲大司馬。吳平。歸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明臣方孝孺曰。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弑君取

忠武誌卷一

舌

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楊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諸葛義。字基畫。侯三十六代孫。明崇禎間。輯諸葛忠武侯全集。

忠武誌卷二

遂寧張鵬翔輯

瀋陽劉廷璣

全校

含山王濤

兵無奇正。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武侯陣法。具在兵家類能道之。顧一定者法也。無定者心也。不能神而明之於心。而徒泥古法。失之遠矣。將略之以心法名篇。意淵哉。其新書十四篇。多用七書中語。殆述以教將佐者。並存之以備覽。誌心書。

忠武誌卷二

心書

兵權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泳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

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恃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

夫人之性。最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材

夫將材有九。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知其饑寒。悉其勞苦。此之謂仁將。臨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而榮。無生以辱。此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之謂禮將。奇變不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之謂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之謂信將。足輕

戎馬。氣蓋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劒戟。此之謂步將。登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之謂騎將。氣高三軍。志輕強敵。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之謂猛將。見賢若不及。從諫如順流。寬而能剛。簡而能詳。此之謂大將。

將器

夫將之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閉禍。不恤衆怨。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鬪。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恤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將。不可敵也。

將弊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求無厭。二曰。嫉賢妬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志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怨。見利不貪。美色不淫。以身殉國。壹意而已。

將善

夫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彘險。四欲者。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

忠武誌卷二

四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恠

將不可驕。將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恠。恠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則軍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恠。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德

高節可以勵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以愛可以容衆。力行可以立功。此將之五德。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貧乏。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毀謗。此之謂八惡。

出師

忠武誌卷三

五

古者國有難。君簡賢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面南立。將北面。太師進斧鉞於君。君持斧鉞。以柄授於將。曰。闔外將軍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巧佞而爲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共安樂。如此。則士必盡命。敵必可亡。將受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維時。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此則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主于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闘。故戰勝于外。功立于內。揚名于後代。福延及子孫矣。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鬪樂戰取強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冒陣之士。有氣蓋三軍。材力敢鬪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足輕善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善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推軍六善。各因其能而用之也。

忠武誌卷二

六

智用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謂之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謂之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謂之逆人。智者不逆天。不逆時。不逆人也。

不陣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若舜修

典刑。咎繇作士。人不犯令。刑無所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若湯武誓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可謂善戰者不敗。若楚昭王遭閭閻之伐。而身奔卒能返其國。可謂善敗者不亡也。

將誠

忠武誌卷二

七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行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兼剛柔之術。閱禮樂之說。先德而後勇。靜若潛魚。動若奔獺。散其所連。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若崩崖。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以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有獲財者與之。不恃力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固寵以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後戰。得其玉帛。不自竇。得其子女。不自使。如此發號施令。而人願鬪。兵不刃血。而敵自敗矣。

戒備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乃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殺軍覆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國有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于幕。魚遊于鼎。亡不待夕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豫備無虞。古之善政。又曰。蓬蒿有毒。況于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不備也。

忠武誌卷二

習練

夫卒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士不可不教。先訓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誠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前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教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萬人。以成三軍。如此練習之。敵必敗矣。

軍憲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謹。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却乍前。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斂無厭。營私徇己。不恤饑寒。非言矯詞。妄陳禍福。喧雜驚亂。或將吏勇不受制。專而陵上。虛竭軍庫。以給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必有耳目。必有爪牙。無腹心如人夜行。無耳目如冥然而居。無爪牙如飢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爲腹心。沉審謹密者。爲耳目。勇敢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欺敵而致禍也。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詳候謹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

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殉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而後料彼也。

機形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幟幟。所以威目。

《忠武誌卷二

十

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此三者不立。寧可待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善將

古之善將者。有大經。示之以進退。而人知禁。陳之以德義。而人知禮。重之以是非。而人知勸。令之以賞罰。而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而不能止。進而不能禁。善

惡混同。士不識勤。賞罰不均。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而諂頑進用。是以戰必敗散也。

審因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兵勢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

《忠武誌卷二

士

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生。風氣調順。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徑。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

賢材居上。士卒處下。人安其業。是以無敵。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陳以勇鬪。相堅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道也。士卒情慢。三軍數驚。下無禮信。

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屬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道也。

假權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以賞罰。是猶束猿狖之手而責其不升木。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在權臣。罰不由將。人苟自利。誰懷鬪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不能自衛。故孫武曰。將之出也。君命有所不受。亞夫曰。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有天子詔也。

忠武誌卷二

七

子詔也。

哀死

古之善將者。養其人如養已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泣而養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給養而飼之。寒者解衣而衣之。賢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

夫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共議得失。以資將用。有思若懸泉。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碩才者。此萬

夫之望。可以為上賓。有猛如餓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也。可以為次賓。有言或中。薄能小奇。此可引為下賓。

後應

若乃圖難于易。為大于小。先用賞。後用刑。此用兵之妙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亂撓。短兵又接。數陳威信。敵人告降。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各分。彼傷我死。此用兵之下也。

便利

忠武誌卷二

七

夫草木叢穢。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晴明無隱。利以勇力。隘途深草。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大風暗昧。利以搏前擒後。

應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利。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與於此乎。見機之道。莫大於不意。猶猛虎失險。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蠆入袖。壯夫恟惶而失色。故出其不意。圖變搗虛也。

揣能

古之善用兵者。先揣其能而斷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器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實也。百姓孰安也。觀此。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

螫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恃其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勝者。未之有也。山林積石。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蘆葦相參。樹木交映。此鎗鉞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情勢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

古之善將者。先探敵情。然後圖之。師老糧絕。百姓怨生。人多疾疫。計不先設。器械不修。卒不練習。外救不至。途遠日暮。士卒勞倦。將薄吏輕。懈不設備。進不暇陣。陣而未定。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踰津越河。旌旗散亂。將士相違。戰勝而驕。行陣失列。兵疲而驚。大軍雖給。而衆未食。自行自止。或前或却。擊之無疑。上度下惠。信賞必罰。陣功就列。用賢授能。師恭而禮。甲兵堅利。四鄰之大。歸於版圖。糧備有餘。政教不虛。敵人有此。引而避之。

整師

夫出軍行師。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

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逼。前後應節。左右應麾。與之安。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也。

勵士

夫用人之道。尊之以爵。瞻之以財。則士無不奮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畜恩不倦。法令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

忠武誌卷二

十六

夫聖人則天。賢人法地。智者循古。驕者毀至。慢者禍及。多語者寡信。自養者少恩。賞無功者離。罰無罪者怨。怒不常者滅。

戰道

林戰之道。畫廣旌旗。夜張火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埃。偃戢旌旗。時嚴金鼓。令敵人無所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在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

強弩以衝之。持短兵以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簡練習之士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發強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排以衝之。順其流以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啣枚。出其不意。或多將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勝矣。

和人

夫用兵之道。要在和人。人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吏卒相猜。士戎不附。忠謀不納。羣小謗議。讒慝互

忠武誌卷二

十七

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于匹夫。況衆人乎。故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察情

夫兵起有情。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兵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

者。不靜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米未炊。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熱。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眾同也。

威令

夫一人威貌。而萬人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

《忠武誌卷二

六

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是也。夫以兵之權。制之以法令。威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是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鼻

東鼻之性。嗜識禮義。悍急能鬪。依山墜海。憑險自固。若君臣和睦。黎民安喜。不可圖也。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隙生。則修德以來之。因其人而擊之。其勢必克也。

西戎

西戎多種。性剛昧。依城著野。出良馬。多金寶。而利於鬪。故難敗。此可以惑詐取。不可以言議服。自積石以西。諸戎稍數。仁信地廣形險。自負強狠。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隙。伺之以內亂。則鬪之可圖矣。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帥教。連合朋黨。失意則叛。居洞依山。或聚或散。以西多馬。其海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瘴疫。利在疾鬪。不可久師也。

《忠武誌卷二

九

北敵

北地居無城郭。隨逐水草。漢不與戰。莫若守邊。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而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多方策以悞之。乘間隙以擊之。則國不費。人不疲。而寇自靜矣。

新書

論兵

自古創業之君莫不以兵得天下。以兵失天下。夫何故。先能而後不能。蓋天下已定。傳之數世。承平日久。子孫驕逸。生於富貴之中。不知創業之艱難。不習軍旅。忽於用兵之道。或將非其人。不幸主昏。臣恣。禍起蕭牆。或獨任成敗。王綱失政。四鄰交侵。或中國悖叛。或荒淫酒色。恣縱情慾。不恤國事。或君弱臣強。政出多門。權臣擅命。是皆主上失御天

忠武誌卷二

三

下之道也。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斯所以失天下之由也。且創業之君。多起於布衣之間。親臨卒伍。被堅執銳。汗馬驅馳。兩軍相對。日不暇食。而又廣求賢俊。能用忠言。知無不爲。小心翼翼。唯恐有失。夙興夜寐。勤勞至甚。此所以能取勝於人者也。如前漢之高祖。後漢光武之類是已。若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日新厥德。務求其賢。仁人在位。則無由而失也。且夫國之大事。莫過於用兵。然用兵有則。可以取勝於人。苟不得其法。雖有

百萬之卒。而能必勝者罕矣。然則有國之君。不可以不知兵。亦不可以全恃於兵。亦不可以不恃於兵。夫兵者。國之利器。不可以輕用於人。舉之有道。行之有則。故能取勝於人也。大則滅人之國。小則滅人之城。或外禦四鄰。或討亂臣賊子。或鹵羣寇之叛。此國之必用而無疑者。是故嚴肅兵甲。以候征討。乃國之機也。且國以兵爲本。兵以將爲本。卒以將爲主。必欲彊兵戰勝。固在用將得人。用將得人。然後可以威天下。服四鄰。此有國之大本也。且夫治則用文。亂則用武。此理之必然。天下無事。當治之以文。天下有事。當治之以武。是故文武之道。不可以一日而無也。

忠武誌卷二

三

論兵下篇

夫強兵戰勝之道。其要有五。一曰修甲兵。二曰具卒乘。三曰廣蓄積。四曰練士卒。五曰選良將。五者俱備。然後可以強兵。且夫選將在於知人。知其才智。然後用之。如武王之用太公。高祖之用韓信是也。苟非其人。雖百萬之師。何益于用哉。且將有五

德軍有九地。兵有四機。戰有五勝。軍有九變。知之者必勝。不知者必敗。且謀爲貴而勇爲次。兵以計爲本。多算勝。少算不勝。如有勇而無謀。勝之半也。有謀而無勇。亦勝之半也。有謀有勇。百勝之道也。如無謀智。又無其勇。十戰九敗。而能勝者鮮矣。孫武子云。夫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強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虛而擊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攻其

忠武誌卷二

主

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機。不可先傳也。又云。兵貴拙速。不在巧遲。救國者不搏戰。抵角搗虛。自爲解耳。故善用兵者。避其來銳。擊其情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動。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是故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智足以料敵。威足以率下。恩足以懷衆。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向而寇不敢敵。是將之道也。且國有良將。則可以強兵。強兵則可以威天下。故雖太平。亦

不可忘其兵也。昔者明王內修文德。外修武備。防患於未然。何況亂離之世哉。

選將

夫國有悖逆之患。則必興師。兵之欲起。必須擇將。任將之道。在於知人。先明五德。次察其人。若五德俱備。然後可以用之。夫五德者。一曰智。二曰仁。三曰信。四曰勇。五曰嚴。此將之五德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強則國必強。凡人論將。多言其勇。勇之於將。固其宜也。然勇者必輕合。而不得其利。得其勝

忠武誌卷二

主

者。未可知也。故將以謀爲上。勇爲下。然二者相兼。不可相離也。有謀有勇。則爲上將。有謀而無勇。則爲中將。有勇而無謀。則爲下將。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夫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軍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返。斯良將之義也。

料敵

夫爲將之道。才智過人。料敵之意。虛實爲先。多寡

次之三軍之衆可使必戰而無敗者在於奇正。奇正之變使敵不能措手而大敗者此奇正之功也。然能用奇正者將之智也可使必勝而能破其敵。此大將之謀也。猶田獵之用鷹犬也可使必獲而無失也。大抵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正合戰以奇取勝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且兵之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若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陣兵縱橫

忠武誌卷二

言

練兵

軍之所興必須擇將。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是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

三軍。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廩養。智者爲謀主。器械鋒銳。甲冑堅密。則人輕其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勝之道也。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雖絕成陣。雖敗成行。與之以安。與之以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斯乃練兵之道。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若然。則豈不教而用之者也。

備器械

凡用兵之道器械爲先。若器械不利。甲冑不堅。雖有虎賁之士。而豈能必勝哉。若欲攻戰必先完其器械。擇其士卒。馬步隨宜而用之。或先或後。可相繼而用之。故甲冑不堅密。與袒背同也。弩不及遠。與無兵同也。射不能中。與無射同也。中不能以入。與無鏃同也。是故破敵之道器械爲先。若器械鋒銳。甲冑堅密。士卒赴赴。戰陣熱鬧。進退有則。隊伍不失。鼓之則進。金之則止。始可爲戰也。若夫甲冑不堅。器械不利。士卒失練。猶張空拳而搏猛虎也。吾知其敗必矣。

忠武誌卷二

重

行軍

夫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必須有則居。必擇處。戰必有成。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勝之道也。夫軍之行也。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凡地之形。所在各異而多不同。有絕澗。有天井。有天牢。有天羅。有天陷。有天隙。軍行遇此之形。必遠去之而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是故軍行常遠六害。兼之九地。夫九地者。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道近而為陣。則易散。故曰散地。入人之境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兩境之地相屬。先至而得天下者。為衢地。入人之境深。歷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兵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是故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交地則勿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

忠武誌卷二

五

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地之利者。則知兵矣。將不達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地之助矣。

布陣

夫古之良將。因敵而制勝。應變而無窮。兩軍相拒。各用兵機。深者勝。淺者敗。然布陣之道。在乎臨時。先料敵之多寡。我之強弱。彼之虛實。象地之宜而宜之。然為陣之法。理亦多端。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陣。皆畫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概。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俱應。變態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為正。馬軍為奇。夫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者。一曰先鋒。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爪。左奇當左爪牙。後奇當右牙。

忠武誌卷二

五

後軍。四奇皆稟於大將。八正皆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觸處爲首。兵觸前則前奇爲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奇。次右角。次右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次右牙。次後軍。止則四頭八尾。遇敵則觸處爲首。應敵則擊尾而首至。此爲陣之要也。古之良將。能察敵之情。內外之意。不測之機。當預防之。彼以此來。我以此應。見機而作。應敵而變。是知爲將之道也。是故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而不識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兵有四機

夫兵強將勇。如猛虎之不可以犯。似蛟龍之不可以觸。犯之必死。觸之必亡。天下莫不知也。雖三尺

謀攻

之童。而皆知避之。唯恐不及也。且古之良將。求不可敵。去不可追。坐不可守。困不可圍。良由是也。凡兵有四機。一曰陣機。二曰器械機。三曰力機。四曰將機。知此四者。攻必克。戰必勝。三軍之衆。百萬之師。置之存地則生。陷之絕地則亡。故戰須擇地。得地之助也。是謂陣機。器械鋒利。甲兵堅密。是謂器械。趕趕武夫。如虎如彪。一夫或進。萬夫莫及。馬善馳逐。是謂力機。施設輕重。臨敵決疑。賞罰必信。指揮三軍。料敵必勝。是謂將機。能知四機。百勝之道也。

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軍威

夫軍之行也。先張其勢。多設旌旗。廣造金鼓。以千為萬。以少為多。以弱為強。以勝佯為不勝。剛必勝。

《忠武誌卷三

三

柔。實必敗。虛以大必吞其小。此理之必然者也。且夫兵行詭道。變化無窮。因敵制勝。有不測之機。是為良將之道也。夫金鼓所以威耳。旌旗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聰。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攻戰之法。畫以旌旗為節。夜以金鼓為則。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斯乃軍威之義也。

禦敵

夫用兵之道。何者為先。蓋禦敵為先。要識其機。貴

在神速。不貴巧遲。敵若有隙而趨其危。使敵望風

而奔。惟恐走之不急。凡可擊之道。其義有十。一曰。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急擊之。二曰。敵軍方

食。未曾設備。可急擊之。三曰。敵人見利奔走。可急

擊之。四曰。敵人新至。不知地利。可急擊之。五曰。敵

人涉長道。後行未息。人疾馬困。可急擊之。六曰。敵

人涉水。半渡。可急擊之。七曰。敵人行險。道路狹窄。

可急擊之。八曰。敵人之陣內。旌旗亂動。可急擊之。

九曰。敵人陣數動移。可急擊之。十曰。將離士卒。可

《忠武誌卷三

三

急擊之。又曰。敵人心怖。夜虛驚恐。可急擊之。又曰。

師既淹久。糧食無有。士卒怨怒。妖怪數起。軍資既

竭。芻薪亦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士卒不多。水地

不利。人馬疾疫。援兵不至。道遠日暮。士卒疲困。倦

而未食。解甲而息。士卒勞困。三軍數驚。陣而未定。

合而未畢。行阪涉險。諸如此者。擊之無疑。有不占

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庶。二曰。上愛

其下。恩惠流布。三曰。賞罰必信。發必得時。四曰。陣

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

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

鄰國之助。諸如此者。避之勿疑。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應變據險

夫應變者。敵衆我寡。當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十擊百。莫善於阨。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猛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軍。莫不驚駭。故曰。用衆務易。用少務險。假使士卒數萬。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雲雨。糧食又多。難與久守。此非騎卒之力。智者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守一營。夫五軍五營。敵人必惑。莫知其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隨行疾鬪。一絕其前。一絕其後。兩軍啣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故曰。三軍勝敗。在於一人。夫良將應敵。見機而作。神變不測之道也。

厲士

忠武誌卷二

三

忠武誌卷二

三

凡爲將之道。務在必勝。必勝之道。又在於賞罰明也。賞罰既明。而在於必信。發號施令。而人樂鬪。兩軍相對。而人樂戰。兵既相接。而人樂死。此三者。將之所恃。而能成功也。若有士卒不盡力戰者。罷戰之日。請舉有功之人。而進餐之。無功者。厲之。軍中廣設坐。分爲三行。上功坐前行。酒散數味。裋褐三層。器皿皆金。次功坐中行。酒散裋褐。皆減一等。器皿皆銀。無功者坐後行。酒殺又降一等。坐裋不重。器皿皆漆。餐畢。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金銀玉帛之物。以功爲差。有戰死之家。使使勞其父母。注不忘於心。若此三者。人人爲之死戰。無敵於天下矣。三軍之衆。百萬之卒。苟賞罰不明。號令不信。則不能奮擊敵矣。

忠武誌卷三

遂寧張鵬翮輯

瀋陽劉廷璣

全校

含山王濤

有不朽之事業。乃有不朽之文章。維忠武侯。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故陳壽方之周誥。東坡以爲表裏伊訓。說命。嗚呼。盡之矣。誌遺文。

梁父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

忠武誌卷三

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白鳩篇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無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駒。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饑。我心空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

娛。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爲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委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利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氓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安足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

忠武誌卷三

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實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

忠武誌卷三

三

漢健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請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幬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興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斯服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

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請合葬皇思夫人加謚表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搖遂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禮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按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

忠武誌卷三

四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

敵。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亡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

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設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

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薦呂凱表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閬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耶。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闢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刺。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止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

街亭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上事疏

臣先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公文上尚書

忠武誌卷三

十一

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俠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叅軍孤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繼。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

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鹵將軍臣上官維。行中叅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叅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叅軍偏將軍臣費習。行叅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叅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叅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

忠武誌卷三

三

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深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礙者哉。

忠武誌卷三

三

不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

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與先主論黃忠

忠武誌卷三

古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與先主論薦劉巴

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論斬馬謖

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方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論蔣琬

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稱董厥

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

論張溫

武侯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

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拔西縣論

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

忠武誌卷三

五

論惜赦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論交

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險難而益固。

論孫叔敖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北牡。稱其賢也。

答關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髡之絕倫逸羣也。

與杜微書

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

忠武誌卷三

六

薄任重。惓惓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安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杜微書

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閒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

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乎。

答李恢書

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黻毼一。以達心也。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忠武誌卷三

七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答李嚴書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又

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與張裔書

君昔在陌下。營壘。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譬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又與張裔書

忠武誌卷三

六

去婦不顧門。姜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中萊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張裔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及也。其人涼州上士也。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又

令史失賴。去。掾屬喪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

與張魯書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與蔣琬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矣。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

忠武誌卷三

九

答法正書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是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與步騭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與李豐書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誅。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忠武誌卷三

十

與孟達書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

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與陸遜書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點主糧穀。糧穀軍之最要。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

與孫權書

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勦滅。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于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執事。以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漢室。書不盡言。萬希昭答。

忠武誌卷三

三

又與孫權書

所送白氈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愧。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氈。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

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谿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忠武誌卷三

三

又

考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又

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肸者也。

又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又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誠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誠外甥書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

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與羣下教

夫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叅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叅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勸將士勤攻已闕教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

別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

樊姚掾教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

答蔣琬教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忠武誌卷三

五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間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步軍教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與叅軍掾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叅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叅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有忠於國。如幼宰。亮可以少其過也。

黜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軍令

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連衝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此住起。住妨弩壞。又連衝陣狹而厚也。

忠武誌卷三

五

又

始出營。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旛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復結旛旗。鳴鼓角。違令者髡。

行軍要誠

枝葉彊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儉人。有此不去。是謂敗徵。

司馬季主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

忠武誌卷三

三

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巒岉。列作三峰。平治泝水。順導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

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補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如秤帖

忠武誌卷三

天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張拭曰。貞觀政要載公此二語。真孔明語也。觀廖立李平之事。可見矣。

戲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十五里。

拜丞相冊

漢昭烈帝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嗚呼。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

漢後主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

忠武誌卷三

完

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祖。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雍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

非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

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

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

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

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

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

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伐。除患寧亂。克

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

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

忠武誌卷三

平

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固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策復武侯丞相詔

漢後帝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

忠武誌卷三

三

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誠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其勿辭。謚贈諸葛丞相詔

漢後帝

惟君體資文武。明敝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遭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

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與諸葛丞相牋

漢劉琰

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紛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

忠武誌卷三

三

與諸葛丞相書

漢馬謖

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殫。絲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

獄中與諸葛公書

漢彭萊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驚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以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兼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倉卒感激。頗以被酒俛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托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墜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

忠武誌卷三

三

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

諫諸葛丞相書

漢楊顥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與諸葛公書

漢馬良

聞洛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

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與諸葛公書

漢劉巴

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

與諸葛丞相書

漢孟達

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忠武誌卷三

三

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與諸葛武侯書

魏司馬懿

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忠武誌卷四

遂寧張鵬翔輯

瀋陽劉廷璣

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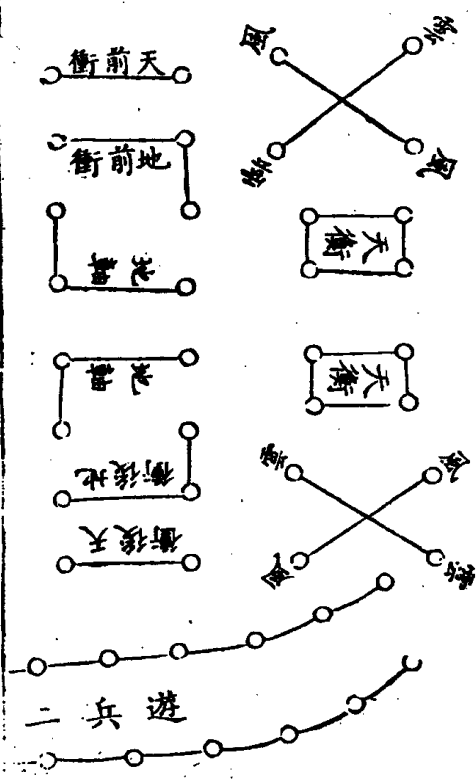
上虞陳天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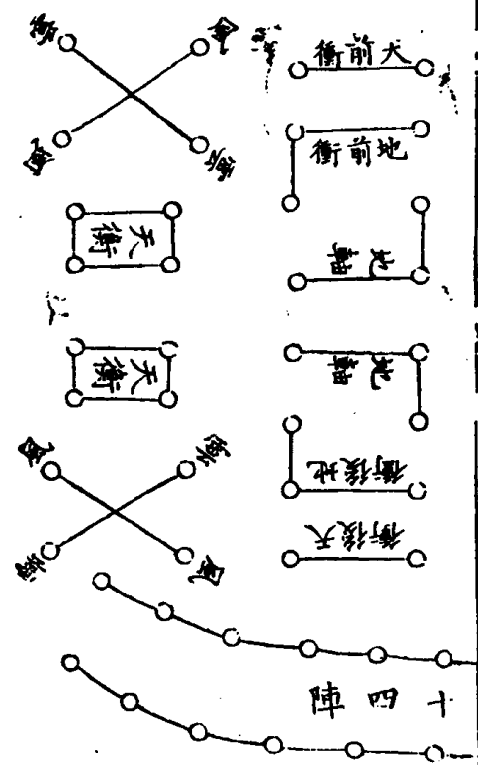
器成於人。象麗于天。古人制器。所以尚象也。維忠武侯。智乃天錫。八陣一圖。上追風后。木牛流馬。夔絕公輸。他如刀劍鼎釜。箭弩枕扇。以及鎮蠻鉦鼓。低門剥米之類。或尚存其跡。或僅傳其名。或猶遵其制。陳壽云。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信然。誌遺制。

忠武誌卷四

一

八陣圖





忠武誌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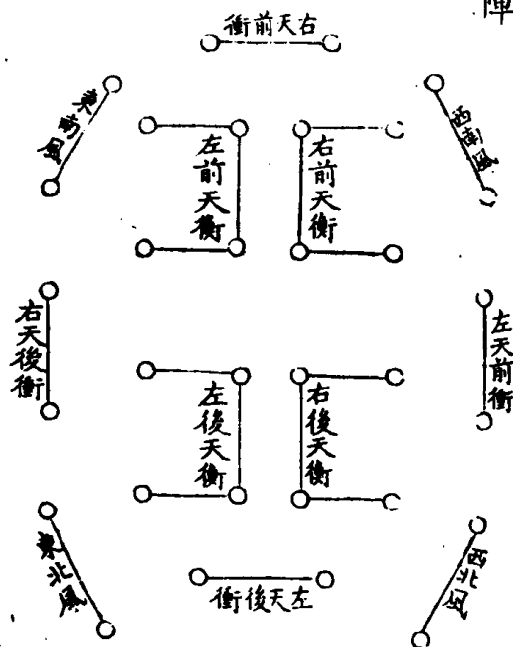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為伍。十伍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為小成。可變兩陣也。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于六十四卦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為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

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一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為閏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

忠武誌卷四

號。每陣皆間隊。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天覆陣



八陣變例

天覆陣贊

天陣十六。

內方外圓。

四為風揚。

其形象天。

為陣之主。

為兵之先。

善用三軍。

其形不偏。

內外之分。為第一變。

外之分變為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

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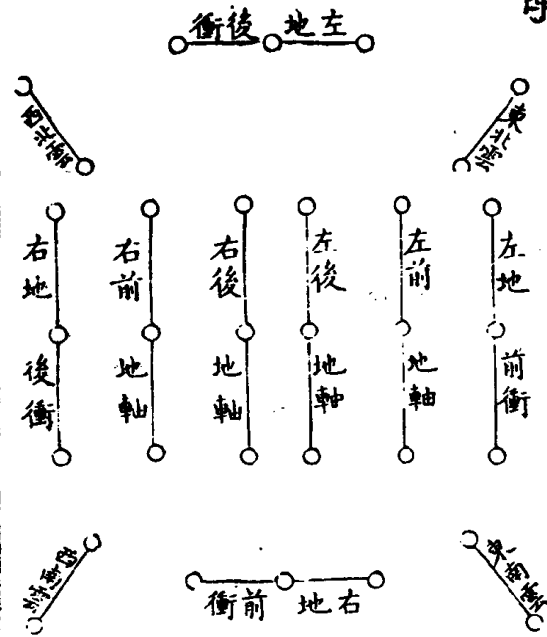
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

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圖也。

地載陣

忠武誌卷四

六



地載陣贊

地陣十二。

其形正方。

雲主四角。

冲敵難當。

其體莫測。

動用無常。

獨立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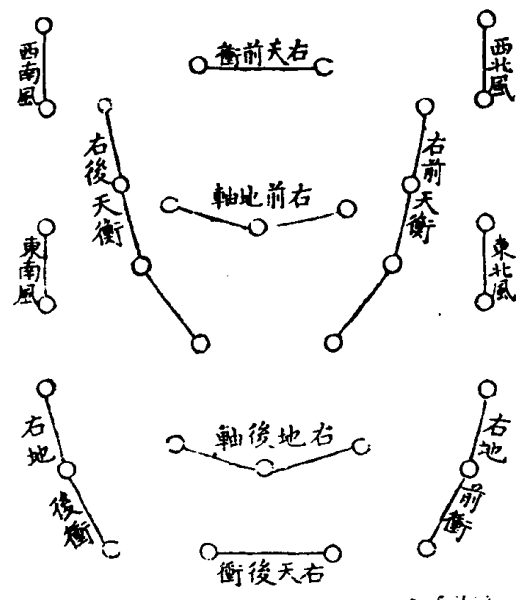
配之於陽。

內之分。變為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忠武誌卷四

七

風揚陣



風揚陣贊

忠武誌卷四

風無正形。

附之於天。

變而為蛇。

其意漸玄。

風能鼓物。

萬物撓焉。

蛇能為繞。

三軍懼焉。

左右之分。為第二變。

右之分。變為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

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

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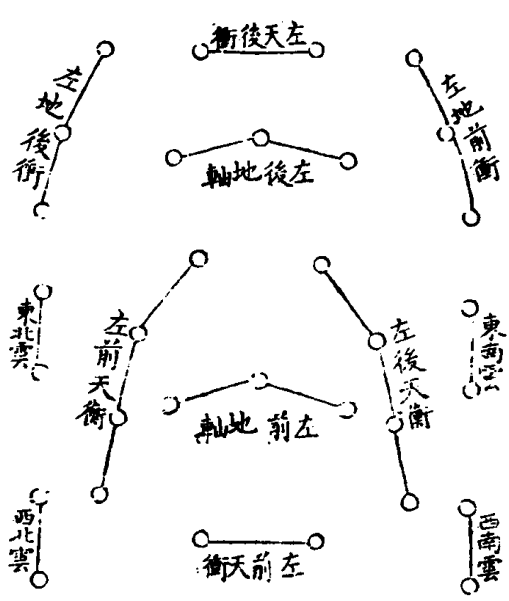
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

雲垂陣

忠武誌卷四

九

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贊

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為翔鳥。

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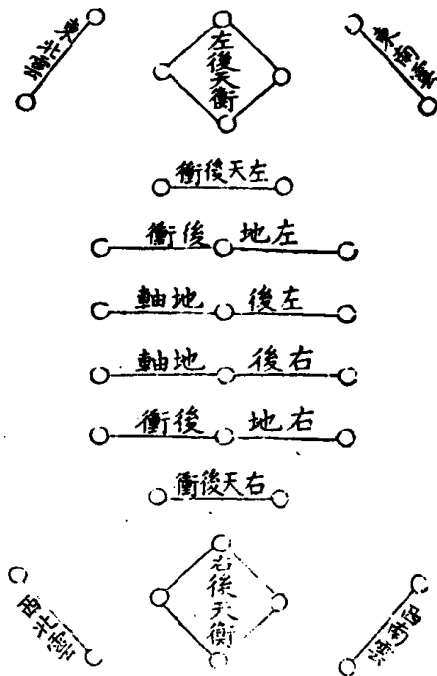
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左之分。變為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忠武誌卷四

十

龍飛陣



龍飛陣贊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爪有足。

有背有胃。滑則不測。動則無窮。

陣形赫然。象名為龍。

前後之分。為第三變。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

忠武誌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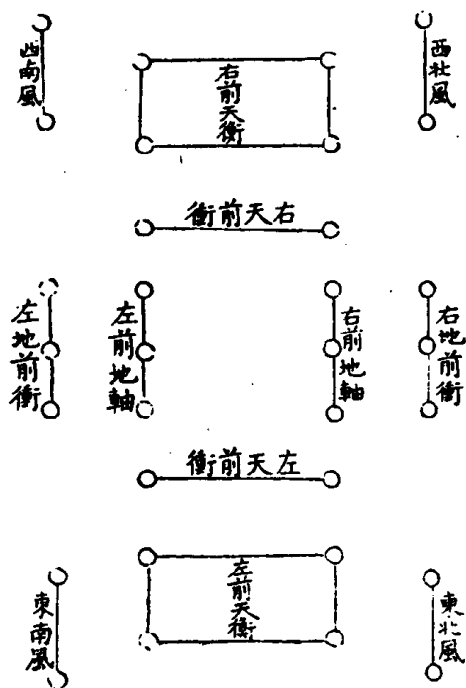
十一

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為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忠武錄卷四

三



虎翼陣贊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

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為無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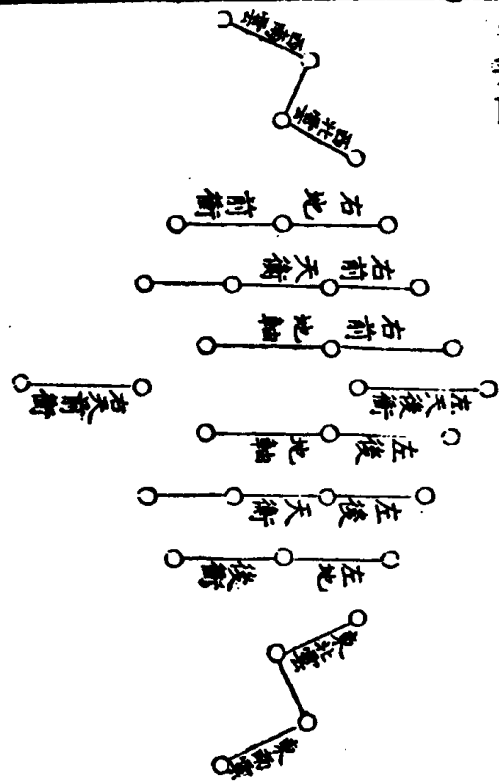
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前之分。變為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為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右天前衝三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為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為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忠武錄卷四

三

鳥翔陣



鳥翔陣贊

驚鳥將搏。

必先翔翔。

勢凌霄漢。

飛禽伏藏。

審之而下。

必有中傷。

一夫突擊。

三軍莫當。

四隅之分。為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為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

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衛二隊列前。居東北為首。

以右天前衛二隊列後。為尾。以左後地軸三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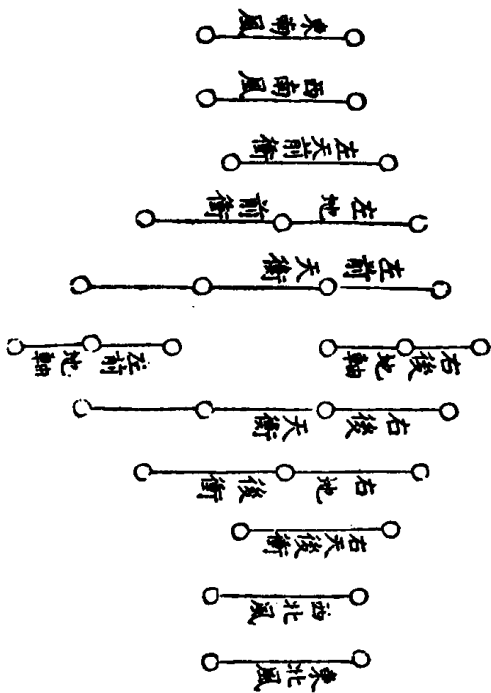
列天衡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衡左。以左後

忠武誌卷四

古

天衡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衡四隊。列地軸左。以左地後衛三隊。列天衡右。以右地前衛三隊。列天衡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衡右。為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衡左。為羽翼。謂雲附衛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忠武誌卷四

主

蛇蟠陣贊

風為蛇蟠。

附天成形。

势能圍繞。

性能屈伸。

四奇之中。

與虎為隣。

後變常山。

首尾相因。

西北東南二隅變為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

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為首。

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為尾。以右後天衡四隊。

列地軸右。以左前天衡四隊。列地軸左。以右地

後衡三隊。列天衡右。以左地前衡三隊。列天衡

左。以右天後衡二隊。列地衡右。以左天前衡二

隊。列地衡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衡右。以西南

風二隊。列天衡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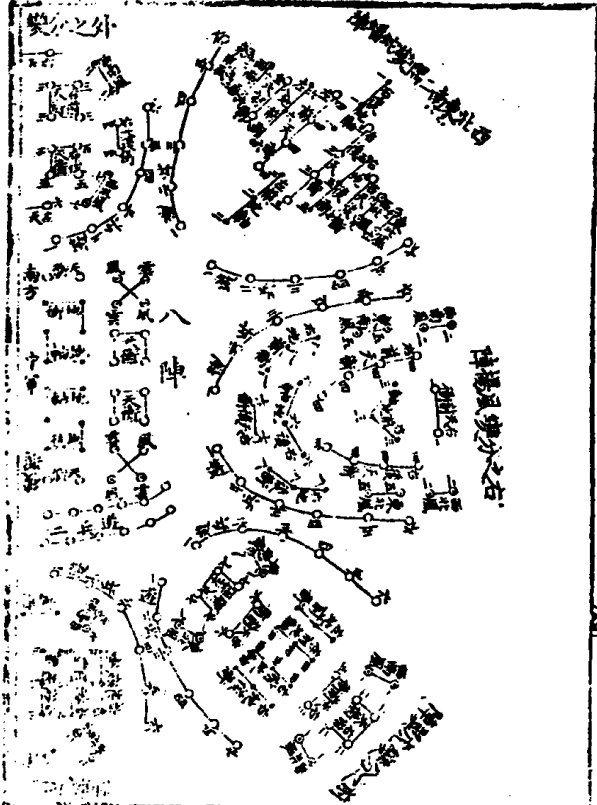
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

蛇蟠也。

忠武誌卷四

七

八陣正變圖



忠武誌卷四

七



八陣號令

忠武誌卷四

六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為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為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嘩。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呼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牽馬。第二聲。呼囉響。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呼囉響。鼓。聞隊出。緩行。一鼓一驕。至十八步。中軍放

忠武誌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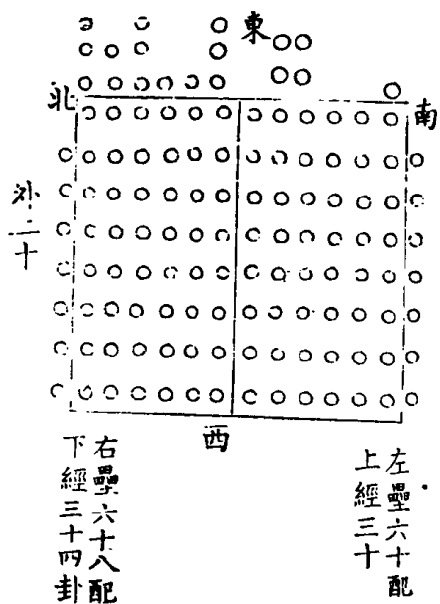
九

砲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鉢响。收隊駐。為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鉢响。收隊駐。為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响。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鉢響。收隊駐。為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鉢響。收隊駐。為第四陣。中軍放起火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行十八步止。各

原分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而俱朝外。金響止。戰聲喇叭響。單擺開。如陣總圖。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別列響。發喊。摔鈸響。收隊。若欲衝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二副。金二口。鐸二面。鼓十二面。摔鈸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幡如舊。聽本哨官入陣內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為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趨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鐸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別列響。發喊。摔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打得勝鼓。唢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撥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旗。則為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回營號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

陣。中軍舉青白二旗。為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旗。為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皆與前同。

彌牟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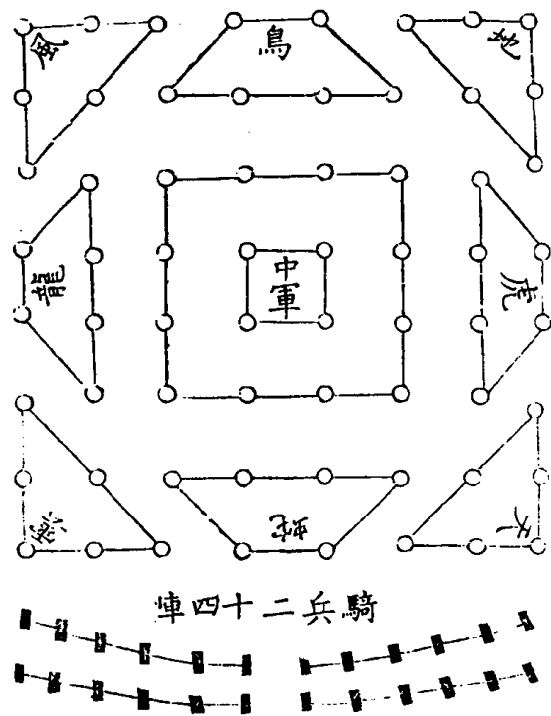


原是六八四十八為正兵十六為奇兵

左疊六十配上經三十

右疊六十八配下經三十四卦

魚復江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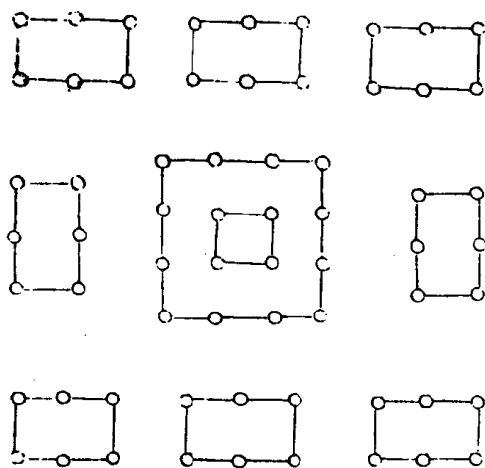


在廣漢者。即彌牟圖隆土為魁基。以江右四門二首六十四卦塊。八八成行。兩陣俱立。周圍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八。在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憑流。前蔽辟門。後依却月。可以識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七八以為經。八陣兵為八列。中道則七正陣。故曰經。九六以為緯。遊軍九列。復加六隊奇兵。故曰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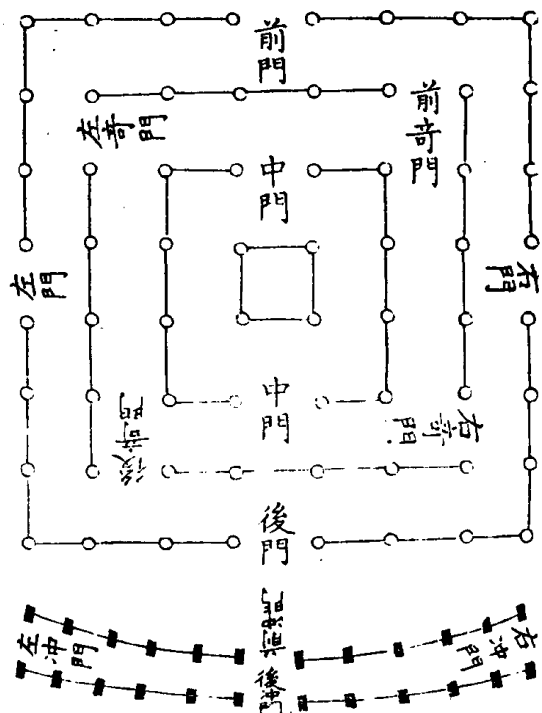
忠武誌卷四

三

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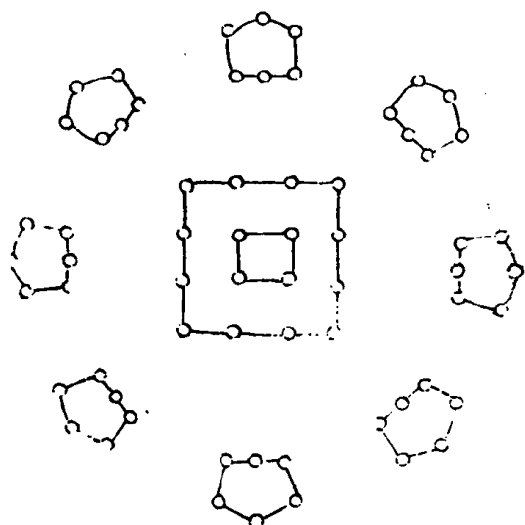
八陣開門四分正四奇冲圖



忠武誌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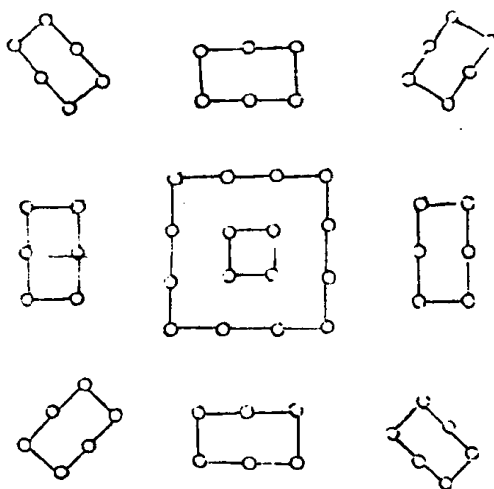
圖陣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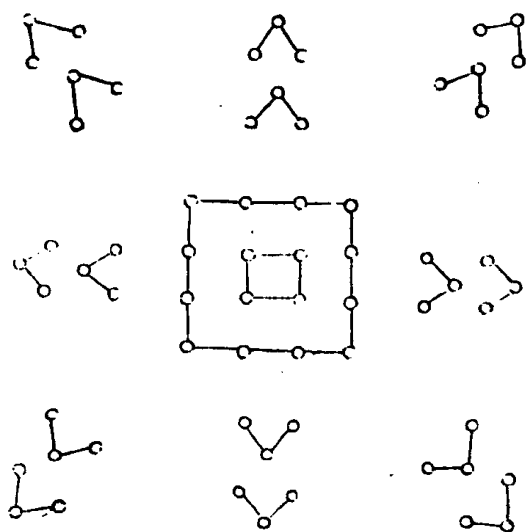
忠武誌卷四

四

圖陣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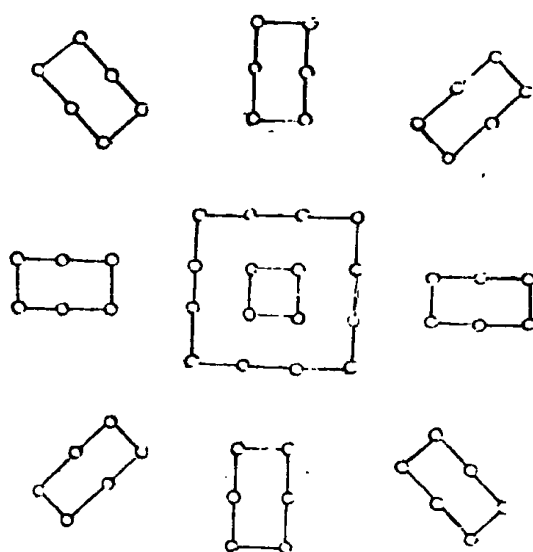
圖陣銳



忠武誌卷四

五

圖陣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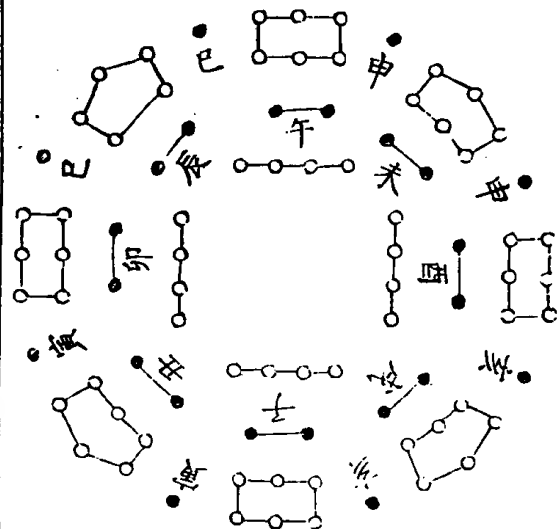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四維為正。四方為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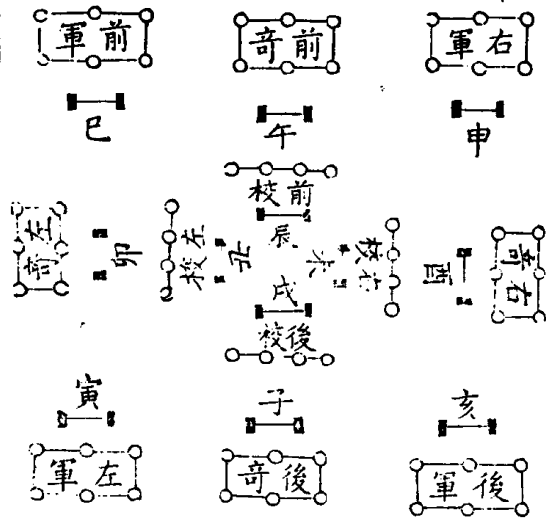
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圖



奇兵滾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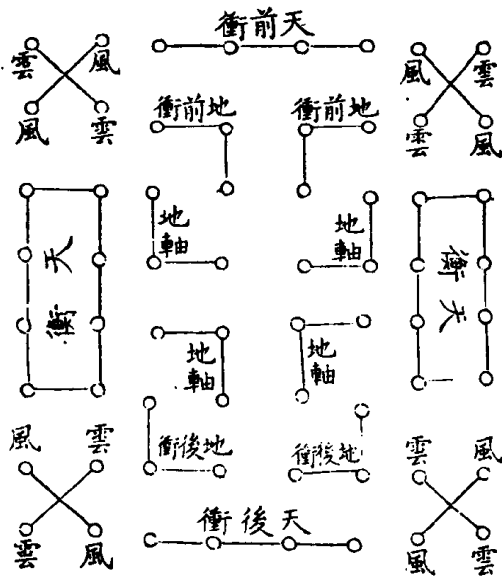


騎兵歸營圖



瞿塘魚復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為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為兩行。寄于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為殿後之兵云。

正義分配瞿塘八陣圖



忠武誌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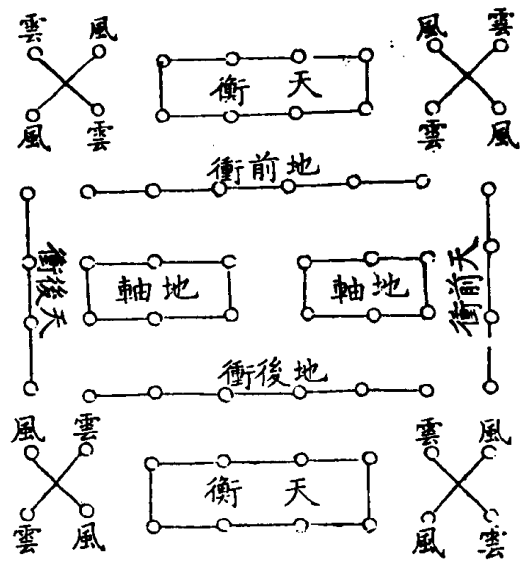
天

正義。俗傳。漢諸葛孔明八陣之法。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地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地居中間。地衝總為八陣。陣後遊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按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

忠武誌卷四

天

通鑑分配瞿塘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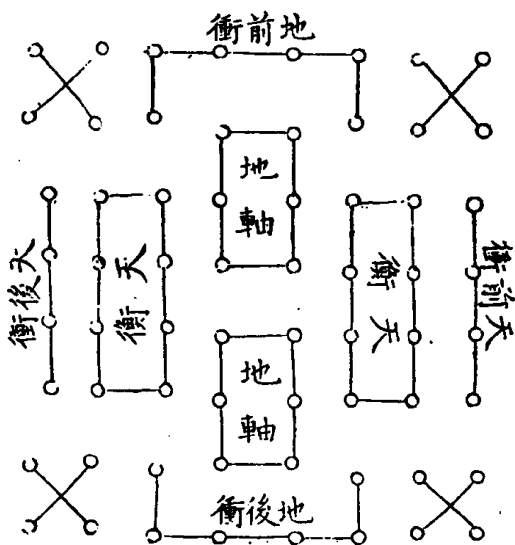


忠武誌卷四

三

通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衡四陣居右天後衡四陣居左地前衡六陣居前地後衡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衡併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衡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

張聯分配瞿塘八陣圖



忠武誌卷四

三

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衡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曄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為正。三十二為奇。

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石為之。其跡在夔州魚浦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為之宗。握奇為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為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為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為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為雲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為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為正。四獸為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為餘奇。大將所握。別為遊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

忠武誌卷四

五

為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遊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為節也。兩翼翕張。以為權也。爪牙往來。以為勢也。身體手足。鵠立鰲據。以為主也。氤氲變化。為方。為圓。為曲。為直。為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

新都縣八陣圖記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非深識兵機者。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擒七縱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

忠武誌卷四

五

南中巴焚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眩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迹。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節。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

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杲篆鏤燕然銘石。然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軌。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碑陰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八陣圖說

戚繼光

嘗觀握機經。馬隆贊。即魚復圖。八陣畫隊陣。地軸十二居中。天衡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衝四隊居右。地前衝六隊次之。天後衝四隊居左。地後衝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此天地風雲四陣為四正也。天地前衝為虎翼居右。天地後衝為飛龍居左。又風變為蛇蟠。雲變為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為四奇也。然八陣中有握機之

數寓於地軸。共爲九陣。即九夫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軍。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定。必先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即井田有溝洫爲之經緯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然其數則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四。總之八十八。其部隊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衛。有殿隊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之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鈎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嘗以逸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謂密矣。

八陣圖說

古者黃帝以井田之制而出兵。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間地。虛其

忠武誌卷四

手六

忠武誌卷四

三

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此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風后因之。以乾坤艮巽四間地。爲天地風雲之四正陣。居西北者。乾地也。乾爲天。即天陣。居西南者。坤地也。坤爲地。即地陣。以東南之地爲巽。居巽者爲風陣也。以東北之地爲艮。居艮者爲山。乃山以出雲。爲雲陣也。此四者爲正兵。以水火金木爲龍虎爲蛇之四奇。左爲青龍。即龍陣也。右爲白虎。即虎陣也。朱雀爲鳥。鳥陣在前。玄武爲蛇。蛇陣在後。此四者爲奇兵。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桓溫所謂常山蛇陣是也。又曰。先出合戰者爲正兵。圓而直。曲而銳。以象五行。或傍擊。或夾攻。或掩伏。或截殺。隱顯莫測。料量如神。此又奇也。是以變化制勝。則又在乎陳之以金鼓。明之以旌旗。使紛紛紜紜。闐闐而法不亂。渾

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若乃散而為八。復而為一。則必行則為陣。止則為營矣。是皆大將臨機應敵之際。以生變通之法也。

八陣說

羅一峰

三代以上。兵法之最善者。莫若軒轅之五陣。三代以下。兵法之最善者。莫若孔明之八陣。軒轅五陣。本乎五行。言陣之形勢。直陣屬木。銳陣屬火。方陣屬土。圓陣屬金。曲陣屬水。如敵陣為金形。我則為火陣之形以克之。敵陣為火形。我則為水陣之形以克之。此軒轅之所以為善也。孔明八陣。本於八卦。言陣之方位。天地風雲四陣。即乾坤巽艮四隅卦之寓名也。龍虎鳥蛇四陣。即震兌離坎四方卦之寓名也。若正兵出何方。則兩隅奇兵張翼以夾之。正兵出何隅。則兩方奇兵犄角以應之。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旁至。擊旁則中起。此孔明之所以為善也。

八陣圖說

范蓀

夔州八陣之蹟。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于夔

口之江浦。往時每過其下。感於傳聞。眩于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宦于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磧平。累石粲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為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為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為十二者。十二皆南北向。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為正也。圓者所以為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挾。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為八者。八。後為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之。是以為八陣也。前為八者。八八而計之。為八八六十四。後為十二者。二總而計之。而三八二十四。凡為八者十一。絕長補短。而三八者。以其二為正。而以一為奇。合為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列凡八。李筌陰經。以為常山之勢者是也。八八之法。為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為常山八陣勢者。固自若。桓溫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為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以二千五百人為隊。二百五

十。十取三而以為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為正。三八二十四為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為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為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為圓者。三八二十四。絕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為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為臨。嗟乎。武侯之意。倘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處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垓下。淮陰侯自以三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祖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為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為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為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

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密矣。

唐太宗與李靖問答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于步。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至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

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與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迹。臣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遷。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

忠武誌卷四

聖

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由下及中。由中及上。則漸而深矣。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意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

忠武誌卷四

聖

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

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八陣論

李昭玘

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為牡陣。刀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為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牝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為前兵。象白虎。使羽人為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為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為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方。火之銳。水之曲。土之圓。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為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六車輪。七累置。八雁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烏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卻月水。雁行鵝鵠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

忠武誌卷四

星

忠武誌卷四

星

紆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為八名。兵家者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柢。陣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為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為八陣。自九夫為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為三軍。自五人為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

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之人精神心術流通為一者。疇能爾哉。李興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殷模。謂木牛非出於殷模之遺。其說誠是。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為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既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既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強。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為武侯之遺迹。真與偽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為八哉。

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此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尚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溫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乃為圖陳之。夫驅馳于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其為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為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為風。前大後銳以為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為龍蟠。前合後開以為虎翼。彌漫散治以為鳥翔。回屈包羞以為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

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背。背之相承。陣間容隊。隊間容曲。前當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先動而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為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

忠武誌卷四

吳

宋神宗八陣圖論

論近臣曰。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于涿鹿。諸葛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

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者。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為二虞侯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于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忠武誌卷四

完

八陣圖疏

景泰四年

鄭林

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居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蛇勢。擊其首則尾應。

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唯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獸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

八陣圖蹟

蜀志言孔明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今考侯八陣圖。凡四。其在廣都之八陣鄉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沔陽之高平舊壘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者。亦云二百五十有六。今無其蹟。

夔州八陣圖水流石不轉

見劉賓客嘉話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

張翼舒。鵝形鵠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湏湧湍激。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經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迄今不動。

常山蛇勢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蹟平曠。眇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

蘇子瞻曰。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丈餘。凡八行。爲六十四絕。絕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木牛流馬法

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其

木牛法。方腹曲脰。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鞵。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

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諸葛武侯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氐鄭兖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柳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南入心

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箕尾燕幽州。京州入箕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河西上郡北遼東西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牛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墜方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

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牛六度。

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

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淄川入危十四度。

室壁衛并州。安定入室一度。天水入室八度。

隴西入室四度。酒泉入室十一度。張掖入

室十四度。武都入壁一度。金城入壁四度。

武城入壁六度。墩隍入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瑯琊入奎六

忠武誌卷四

晉

度。高密入婁一度。陽武入婁九度。膠東

入胃一度。

昂畢趙。冀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三度。

常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

十度。清河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

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澗入畢十

度。真定入畢十三度。

背參魏。益州。廣漢入背一度。趙雋入背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

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

井鬼秦。雍州。漢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

鴈門入井十六度。代郡入井二十八度。太

原入井二十九度。上黨入井二度。

柳星張周。三河。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星三

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一度。桂陽入

忠武誌卷四

晉

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

占驗

亮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星在西方。又觀乾

象。太白臨于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凶。少吉。事應

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淵泉。則黃龍見。又前關羽圍樊時。襄陽男子張嘉

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靈光徹天。軍師將軍亮與

羣臣上言。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

著。宜即帝位。

輔後主

建興辛亥冬。日犯軒轅大星。月犯鎮星。丞相亮息民休士。勸農講武。次年又日犯軒轅大星。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丞相亮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口邸閣。

甲寅秋。丞相亮軍於郭氏塢。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亮密表舉蔣琬自代。俄卒。

神刀

《忠武誌卷四

季

諸葛公嘗欲鑄刀而未得。會蒲元為西曹掾。性多巧思。因委之。於斜谷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為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令人於成都取江水至。元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叩頭服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雜水芻狀。稱絕當世。因

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八劍

漢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孔明。二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孔明書作風角處所。

鼎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永安水中。又元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時孔明行軍。見此山勢。似有三氣。故鎮之。

《忠武誌卷四

季

連弩

侯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弩箭鏃

梁將王綝。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

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

十折矛匕首

諸葛公教云。敕作部。皆作十折矛以給之。又教云。作部。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滿袖鎧鐵帽

沈約
宋書

太祖賜孝武以諸葛孔明滿袖鎧鐵帽。御仗有諸葛公褊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以賜殷孝規。

銅罇

忠武誌卷五

五

諸葛鼓。乃銅鑄。面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邊有四獸。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紋甚細。色澤如瓜皮。重三十餘斤。縣於水上。用栢木槌擊之。聲極圓潤。乃孔明擒孟獲時所製。昔伐九絲城。得十餘面。今在成都府庫中。一名罇于鼓。游梁雜記云。諸葛鼓。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文。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聲如鼓云。置水上。擊之其聲更巨。

諸葛鼓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故有剽殺。

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舊稱王。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椎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以鼓為靈。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云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諸葛征蠻鉦

忠武誌卷五

五

交趾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裋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

雞鳴枕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播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因碎之。觀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乃武侯雞鳴枕也。

諸葛行鍋

井研縣中有掘地者。得一釜。鐵色光瑩。將來造飯。

少頃即熟。一鄉皆異。有爭之者不得。共舉于縣中。令君命取看。未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之為二。中刀夾底。心懸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書。諸葛行錫四字。又麻城毛柱史鳳韶言。近日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錫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餘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即前物也。異哉。丹鉛錄

白羽扇

諸葛公持白羽扇。指麾三軍。今成都出羽扇。攢雜

今武誌卷四

本

鳥毛為之。蓋其遺制也。廣記

為鼻作圖譜

南中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孔明乃為鼻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鼻。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邨。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鼻。鼻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幸陽國志

低門

雲貴上官。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其敬朝廷也。稍高其戶者輒禍。

剥米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剥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得居逸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饅頭

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假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為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麵。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後人由此為饅頭。原記

今武誌卷四

本

忠武誌卷五

遂寧張鵬翮輯

劉廷機
張懋齡
全校

前芳往軌。舉足訓方型俗。而世遠風邈。文獻無徵。是亦尚友者之所慨也。維忠武侯。大節彰彰。固已垂之青史。而當年遺事。雖傳聞異辭。要可述而誌之。備尚論者考焉。誌遺事。

龐德公

忠武誌卷五

孔明在南陽。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司馬微兄事之。娶孔明小姊。夫妻相敬如賓。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其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微重之。德公嘗謂亮為卧龍。統為鳳雛。微為水鑑。

黃承彥

黃承彥者。高真開朗。為沔陽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鄉里爲之謗曰。莫作孔

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武侯說孫權于柴桑

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彘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又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雄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又曰。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大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用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

忠武誌卷五

二

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悅。即遣周瑜等隨亮。拒操。遂破操于赤壁。

先主結賄

先主性好結賄。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先主者。先主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賄而已耶。備乃投賄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鎮南。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魏略

刺客

曹操遣刺客見先主。方得交接。問伐魏形勢。甚合主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亮至。客如廁。先主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爲君助。亮問所在。先主曰。起者其人。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

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開門埽地

亮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惟白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十六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懿嘗畏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兵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遲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拔三郡

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鹵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愀然有戚容。謝曰。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能不爲愧。俱郭冲條事

涪陵

涪陵山險水灘。人性獷勇。多獠蠻之民。縣邑呵黨。鬪訟必死。無蠶桑。少文學。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獨承相亮時。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其性質直。雖徙他所。風俗不變。華陽國志

滇酋姓氏

滇酋有六。各號為詔。彝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雋詔。兵埒不能相君長。

忠武誌卷五

五

至漢有仁果者。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于白崖。諸彝慕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郡於是始有姓氏。滇載記

牂牁

漢時牂牁帥火濟者。從丞相孔明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枕磚

侯初平南彝。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詔眾各與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造返耶。枕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營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也。述異錄

巾幘

三國志。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笄之冠。蜀中名墨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又漢輿服志云。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巾。總是婦

忠武誌卷五

六

人以巾上覆髮者。然墨籠之說。更有意義。清夜叢談

蔓菁

諸葛公所止。必令軍士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也。葉稍舒。可煮食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也。棄去不足惜也。回即易尋而採之也。冬有根可斷食也。此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劉禹錫嘉話錄

戴天孝

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傳為諸葛公服。所居深遠

者。後遂不除。今蜀人不問有服無服。皆戴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謂之戴天孝。余嘗以重午登南城樓。觀競渡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焉。

白紙繫髻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為諸葛制服也。俱浣水續談

張裔稱諸葛

孔明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不遺

忠武誌卷五

七

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蜀志

桓溫小史問答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餘歲。溫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殷云說

秣陵山

先主曾使諸葛公至京。因觀秣陵山阜。乃歎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都也。

曹操謝言

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安矣。抱朴子

葛巾羽扇

武侯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服蒞亭。使人密覘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揮三軍。懿聞而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忠武誌卷五

八

保券

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為軍需。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

武侯後身

韋南康始生。有胡僧往視。謂曰。別後無恙乎。韋氏問故。答曰。武侯後身也。吾往與之友。故不遠而來。因字之城武。宣室志

維忠武侯。休休有容。集思廣益。開誠布公。公議相取法正。後事獨付蔣琬。一時名雋在位。各盡其長。雖難馭如儀延。亦收爪牙之用。被廢之李平廖立。聞侯之卒。為之泣下。有致死者。公誠服人。宣其然乎。誌用人。

用人

先主領荊州。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

忠武誌卷五

九

先主。先主見統與譚善。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討鹵將軍黃忠。勇毅冠三軍。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忠為後將軍。而以關羽為前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當自解之。

法正多陰謀。善設奇制變。昭烈之取益州。皆其力也。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議相取。每奇正智術。

許靖為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定蜀後。益無意于靖。孔明諫曰。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於是稍尊之。尋拜司徒。靖年已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孔明皆為之拜。

丞相亮領益州牧。徵杜微為主簿。微自稱耳聾。固辭。舉而致之。亮引見。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焉。

忠武誌卷五

十

廣都長蔣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欲加罪戮。軍師將軍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加察之。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每出師。以琬統留府事。

劉璋欲迎先主。劉巴極諫。璋不聽。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負罪。先主不責。而亮數稱薦之。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嘗稱之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武侯以董厥為府令史。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

武侯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武侯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後立為侍中。後主即位。徙長水校尉。立意自謂才名宜為武侯之貳。而更游散。常懷快快。於是武侯劾立。廢為民。徙汶山。廖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卒死徙所。武侯深識楊戲名。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

忠武誌卷五

士

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辟為府屬主簿。馬良留荊州。遺亮書。先主辟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為良介于孫將軍。武侯曰。君試自為文。良弟謾為荊州從事。才器過人。武侯深加器異。引為參軍。

魏延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孔明深惜儀之才幹。延之驍勇。常即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為作甘戚論。

先主領益州牧。拔彭義為治中從事。形色蕭然自

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義。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義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義行事。意以稍疎。

譙周潛識內敏。體貌朴素。無造次辨論之才。初見孔明。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孔明曰。余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王連為劉璋梓潼令。先主進軍南來。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逼也。及成都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廣都有績。遷司鹽校尉。利入甚多。又簡收良才。以

忠武誌卷五

三

為官屬。遷蜀郡太守。丞相亮南征。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厲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停留久之。後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

武侯南征。羣僚于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費禕右。而武侯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後禕奉使稱旨。頻煩至吳。請為參軍。

先主定蜀。以李邵為州書佐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

丞相亮主簿吳濟字偉度有忠藎之效亮發教羣下與董和徐庶並稱

益州太守張裔字君嗣性敏辦會雍闇不賓縛送吳諸葛孔明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之遣裔裔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

張翼討劉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彝蠢動不稱職故黜

忠武誌卷五

三

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姚倬字子緒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倬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

丞相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綿竹令呂乂募兵詣亮遷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糧軍實

亮南征自安上緣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從牂牁

李恢向益州以捷為太守廣漢王士為益州太守

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

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闇及士

庶等以孟獲代闇為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

牁李恢軍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齒孟

獲遂平四郡改益州為建寧以李恢為太守加安

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嶲置雲

南郡以呂凱為太守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以

忠武誌卷五

古

王伉為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于蜀為五

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勸大姓富豪令出金帛聘

桀惡彝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彝人貪

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彝漢部曲

街亭之敗衆皆星散惟王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

持魏張郃疑有伏不敢逼故平得徐徐收合諸營

率將士而還武侯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

將軍黃襲等兵平特宗顯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武侯軍向祁山時天水姜維詣武侯降武侯美維

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實。

武侯治蜀。用法峻密。陰間何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掩往錄獄。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以讀諸解狀。武侯晨往。祇悉已暗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武侯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復令祇兼之。武侯駐漢中。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抄盜軍資。劫略吏民。武侯遣都尉張嶷將兵討之。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

關興少有令聞。武侯深器異之。弱冠薦為侍中中

監軍。

武侯北駐漢中。請霍峻之子弋字詔先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及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武侯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董允秉心公亮。任以宮省之事。尋請允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

武侯以南陽郭攸之。器業知名。性素和順。疏請備

員。

費詩隨武侯南行。降人李鴻來詣武侯。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武侯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

初亮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嚴後事。亮當出軍。

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叅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策書疏本末。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劾平。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後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過龍門而思禹蹟。適東魯而觀禮器。地以人重。所從來矣。維忠武侯。地靈人傑。卧龍岡上。響留梁甫之吟。五丈原頭。淚灑長星之殞。非但征蠻伐魏。所經歷王事堪書。即讀書彈琴之憩遊。遺踪足述。豈可使湮沒無傳。等于荆棘銅駝。麋鹿姑蘇耶。誌勝蹟。

勝蹟

諸葛城

在沂州。即武侯故里。廣輿記

忠武誌卷五

七

卧龍岡

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前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青石爲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竭。其下平如掌。即公躬耕處。南陽府志

三顧橋

在南陽府城外。西南三里許。昭烈三顧草廬因名。

議事堂

在新野縣學內。世傳先主與徐庶議訪孔明在此。

堂

隆中

武侯家于南陽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避暑臺

在襄陽府西。伏龍山。宅西。又有三顧門。襄陽府志

劉琦臺

在襄陽府治東。即琦與侯謀自安計。登樓去梯處。

葛井

忠武誌卷五

六

襄陽府。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曰葛井。堂前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宅西面山臨水。孔明嘗登之。鼓瑟爲梁父吟。因名此爲樂山。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祭風臺

在湖廣武昌府嘉魚縣赤壁下。本志

碁盤嶺相公潭

碁盤嶺。在寶慶府城南五里。相傳武侯宴兵著碁于此。有石盤廣六尺。碁痕尚存。邵水在府城北源。

出邵陽縣龍山。經馬鞍山。諸葛孔明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至此濱水。寶慶府志

侯憩山

耒陽縣。侯計山。一名侯憩山。上有七十峰。孔明嘗憩此。籌計兵事。九州通志

諸葛寨

在德安府城東。羅陂村。舊傳諸葛武侯所立。本志

古井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

忠武誌卷五

九

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以為其井有龍也。杜光庭錄異記

諸葛井

在成都府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雞聲。方輿勝覽

萬里橋

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費禕使吳。孔明送之于此。曰。萬里之路。始于此矣。因名。一統志

永安宮

夔州府永安宮。今之府學也。即孔明受遺詔處。嘉志

朱提山

在犍為屬國。舊有銀窟數處。孔明書。朱提銀。漢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漢志。朱提銀。以八兩為一流。流直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南中八部志

涓井

在長寧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諸葛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寶。否則產英賢。及下山見井。曰。此足以

忠武誌卷五

十

當之矣。輿地記勝云。涓井脉有二。一自對溪報恩寺山趾度溪而入。晝夜有光如虹。亂流而濟。直至井所。一自寶屏隨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人未知有井。彝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牧而辨其鹽。僉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牌。聞于官。井遂為漢有。蜀廣記

觀音泉武侯塔

卧龍山。一在敘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有泉極清冷。名觀音泉。又有武侯塔。在府之長寧縣

治東侯所建以誓蠻者。一統志

八陣臺

在夔州府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磧。夔人重侯。以人日遊磧上。

卧龍寺

夔州卧龍寺。有武侯畫像。宋張震立祠時物也。夔州志

劔閣

石牛道者。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餘。漢永平中。司隸楊厥。又鑿而廣之。孔明以大劔至此。有隘

忠武誌卷五

五

束之稱。乃立劔門縣。復于閣道置尉以守之。常璩

云。閣道三十里。至險。晉書李特入蜀。至劔閣。顧盼

險阻。曰。劉禪有此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輿地記

廣

劔門關

在劔州北境。大劔山至此。兩壁削聳。有隘束之路。

孔明因立為劔門。後姜維退守。以拒魏鍾會。即此

武侯墓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又東南八里有祠。保寧志

府

武侯橋

在劔州治東。

葛山

在保寧府梓潼縣北二十里。孔明嘗屯兵于此。因名。上有武侯廟。保寧府志

卧龍坡

在順慶府鄰水縣。武侯嘗寓此。一統志

大相公嶺

在雅州榮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公征西南彝

忠武誌卷五

五

經此。上有諸葛廟。雅州志

火井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

滅。其後蜀併于魏。異苑

七縱橋

在雅州榮經縣東十里。孟山下。相傳因孔明擒孟獲而名。前臨大江。曰七縱渡。又有孟獲城。在司城

東二里。孟獲所築。一統志

武侯城

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三十里。瀘水東。侯所築。所謂五月渡瀘處。瀘州即擒孟獲之地。有武侯廟。在山川行都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邵溥因舊鼎。曰天威廟。

宋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人辛怡顯使于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誠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

忠武誌卷五

重

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資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並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彝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怡顯雲南錄

故壘山

故壘山。又二十里。即劔門關。棧閣相望。華陽國志曰。諸葛相漢。鑿石架空。始為飛閣。以通行道。通志

萬勝岡

在雅州西。本志云。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於上。為龍觀亭。今為龍觀寺。

將軍池

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侯嘗駐兵于此。順慶府志

問津

廣元縣驛路。有曰問津。以孔明行師于此問津。故名。

小相公嶺

在印都南四十里。石磴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

奴諾城

忠武誌卷五

重

武侯征蠻所築。越軍之所。蓋以奴諾川為名也。越志

葛山

梓潼縣西南二十里。有葛山。又名卧龍。武侯伐魏駐兵於此。見虎豹蛇蟲勢惡。自卧草中。獸皆俯伏。有古碑在此山之景福院。葛山志

蔡山

在雅州城東五里。武侯征西南彝經此。而夢見周公。故又名周公山。因立文憲王廟。復勅境內。俱祀

周公。

漢鄆縣

三國志云。先主入蜀。攻劉璋。遣諸葛孔明等分定州郡。略地至鄆。百姓以牛酒犒師。於是會軍堂山。即此地。蜀廣記

會軍山

在潼川州中江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孔明會軍于此。

諸葛公營壘

忠武誌卷五

五

西絕涪水。有山曰栢下。諸葛營壘在焉。而喬木婆娑者。蔣公琰萬秋之宅。渭川王讓記略

吳君山

一名鐵櫃山。橫亘江北。與涪陵縣相望。雄壓眾山。俯臨長江。屹立如櫃。相傳武侯屯兵于此。舊城猶存。

龍透關

在瀘州南七里。世傳為侯所立。其南七十里江安縣。有安遠寨。亦侯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焉。

寨。

火烽山

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嘗會軍于此。置烽火。瀘州志

郁郅戍

武侯南征于敘州宜賓縣。置郁郅戍。後改為郁郅縣。寰宇記

江陽

瀘州江陽縣。蜀志曰。魏武屯漢中。諸葛孔明出屯江陽是也。

忠武誌卷五

五

平羌江

雅州平羌江。源出西徼。遠西北郭。羌彝入寇。諸葛于此平之。古志林

漢陽山

在慶符縣八十里。漢武帝通西南彝。自此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崖壁上。鐫武侯征蠻過道六字。猶存。本志

熊耳水

一名熊耳峽。古老言武侯鑿山開道。即熊耳峽東

古道也。寰宇記

古城

在榮經縣西五里。武侯征南。屯兵于此。唐李德裕增築。

石樓

邛州沉黎縣。即孔明征蠻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彝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九州記

瀘峰山

瀘州寶山。一名瀘峰山。高三十丈。地多瘴。暑月瀘

忠武誌卷五

壬

水難渡。故諸葛孔明云五月渡瀘也。

武侯城

瀘水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一十里。源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其水深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其源可燭雞豚。又水東有武侯城。乃孔明所築。所謂五月渡瀘即此。一統志

馬湖江

南溪縣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通志

掇旗山

在納溪縣東四里。孔明樹旗于此。以誓蠻人。故名。一統志

都安堰

灌縣都安堰。水旱從人。世號陸海。武侯北征。以此堰農夫國之所資。發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水經

白蓴菜

綿竹武都山上出。甚美。武侯所鑿。李膺有記。

忠武誌卷五

天

佛圖關

劉先主時。都護李嚴。大城江州。週迴十六里。欲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為洲。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亮獨不許。及亮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遠。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皆有城。按治西十里。佛圖關左右顧巴岷二江。是李正方砍鑿處。斧迹猶存。今府城為門十有七。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重慶府志

諸葛寨

在黎平府南隅。又有諸葛寨。在府城北一百里。
官司西。志本

武侯城

在黎州城外三里。武侯所築。濠塹故壘存焉。又有
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紅崖山

在永寧州募役司。懸崖壁立萬仞。山半有洞。深數
十丈。相傳武侯駐兵之所。

鐵柱

在趙州白崖城。武侯擒孟獲紀功於此。
忠武誌卷五

諸葛洞

在龍州宣慰司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步。相傳
諸葛公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石牀存焉。懸
栗一握以秣馬。化為石栗。至今神之。一云在平茶洞長官司

在鎮遠望城坡。兩山陡立。中夾一溪。相傳武侯征
蠻。鑿開運糧者。明黔撫郭子章復開通。直達黃平。
今復巨石壅斷。諺曰。若要此洞開。除非諸葛來。旁
有半蓮洞。崖半有武侯石刻像。

諸葛營

在定海縣西二十里。武侯討南中。過髡州。於日直
北傍山下築營。彝稱望子洞。基址尚存。楚雄府志

東山

在府城東十里。林木蒼翠。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
武侯塔。相傳公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于上。姚安府志

孔明壘

姚安軍民府東。有孔明壘。侯開路時。屯兵于此。

諸葛山

在通海縣東南三里。孔明南征。駐兵于此。俱一統志

諸葛寨

在龍里孔明寨司。

諸葛營

在宜良縣南。小石嶺。亮嘗營于此。又名諸葛峒。中
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公石刻文。巨
碑即仆。蠻為漢奴。彝畏誓。嘗以石擋梧。俱通志

大諸葛堰小諸葛堰

在金蔞指揮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

武侯旗臺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公擒孟獲屯營于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為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其東東嶽堰內一土墩。週迴三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沒。俗謂之武侯旗臺。金蔞軍民司志

鹽井

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

忠武誌卷五

三

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于江水之所不及。東坡詩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違。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閒綆。紀異

諸葛禁地

陳三謨。明時開府滇中。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區。欲移幕府。刻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鎔生鐵銅之。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蠡鼎。陳訝之。往尋龍脉。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

大銅釘

太華山。是滇西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彝必有變者。此渡瀘時勾當。作事真有神耶。述異錄

涇灘

在江安縣南三十里。灘上有山刺天。瀑布飛灑。相傳武侯誓蠻之地。此唐涇南縣所為設也。東宇記

籌筆驛

在利州。即今保寧府廣元縣北八十里。武侯出師。

忠武誌卷五

三

籌畫于此。九州通志

銅鼓山

在廣西柳州府融縣西二十里。舊傳武侯散埋銅鼓。以魘獠人。後有得于是山者。故名。一統志

九隆山

在永昌軍民府城南。山有九嶺。九隆兄弟遺種。世居此山之下。武侯南征時。鑿斷山脉。以泄其氣。述異錄

定軍山

在沔縣東南十里。兩峰對峙。漢昭烈于此山下作營。斬魏夏侯淵。山有諸葛巖。上有兵書匣。其山峻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其下有八陣圖。又有督軍城。鄉人云。每陰雨時。上有擊鼓聲。九州通志明顧東橋云。凡雨經其地。初視其匣。色淡紅。後則鮮若更新。殆不可曉。

五丈原

在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縣南。又云在武功縣。諸葛公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于此。有落星村。即長星墜營處。有諸葛祠。元時建。

忠武誌卷五

五

西川廣記

斜谷關

在眉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即孔明出師處。三交城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四十里。魏司馬懿與孔明相拒。于此築城。

石鼻寨

在寶雞東四十里。武侯所築以拒郝昭。一名石鼻城。自北入蜀者。至此漸入山。自蜀趨涪者。至此已

出山。奔河於此。見渭河。俱一統志

諸葛壘

在秦州東二里。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壘。俗謂上募城。魏太和中。諸葛公攻天水。使懿拒之。即此。

古志

木門

在秦州西南九十里。魏張郃追諸葛公于此。中飛

矢死。鞏昌府志

箕山

忠武誌卷五

五

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及內穴道入谷。諸葛公遣鄧芝趙雲等據箕谷。即此。

興勢山

在洋州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諸葛公嘗戍於此。後魏興勢山以此名。

陳倉城

在寶雞縣東二十里。有二城相連。上城秦文公築。下城魏將郝昭築。孔明出兵攻圍二十餘日。無利。乃引去。以上鳳翔府志

陳倉道

在沔縣東北二十里。由百丈坡入山。今塞武侯出散關。圍陳倉。即此。一統志

赤崖

在府城西。諸葛公嘗與兄瑾書云云。別見。

赤阪

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地色赤。建興五年。武侯出兵屯漢中。築城于城固。駐兵于赤阪。即此。古志

黑水

在城固縣西北。諸葛屢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

蓮池

在沔縣治北。其畔有孔明讀書亭遺址。每遇花時。縣人遊翫。

思計臺

在鳳縣南。孔明嘗籌畫于此。俱漢中府志

祁山

在鞏昌府西和縣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武侯率諸軍攻之。縣又有南北呀。二呀有萬餘家。孔明表

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瞻其丘墟。信為殷矣。古志

祭天臺

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關隘。諸葛武侯南征不得入。乃繇漾澤而北。破佛光。駐軍大理。盡覽形勝。以定規畫。後有壇壝名祭天臺。父老相傳為武侯祭天畫卦之所。遺迹宛然。

武侯祠廟

洪武二十一年。定帝王廟。從祀名臣風后等三十

七人。諸葛亮與焉。一諸葛忠武祠。在衡州府東

北二里石鼓山。為孔明宅。昭烈牧荊州時。孔明

臨徵調賦。以供軍實。後廟食于此。宋重建。張栻作

記。又耒陽縣東北四十里。有相公山。侯嘗駐兵于

此。因名。一諸葛武侯祠。在景陵縣白湖村。去縣

一十五里。一先主武侯廟。在成都府城南二里。

舊在惠陵右。附諸葛武侯廟。洪武初合廟祀之。

一武侯廟。在成都府西南二里。今為乘烟觀。孔明表云。薄田十頃。桑八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亡。百姓

遇節朔各私祭于道上。景耀六年春。詔爲廟于沙陽。李雄稱王。始爲廟于少城內。桓溫平蜀。彝少城獨存孔明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裡祀不絕。一昭烈祠。左右侍側者。後主。北地王。諸葛丞相。關張兩侯。丞相子瞻。俱合爲一祠。一諸葛武侯祠。舊在夔州西山。歲久摧圯。永嘉王詹事帥夔日。移置陣磧。淳熙漕使張著庭重修。一武侯廟。在八陣圖之卧龍山上。時州理白帝。故少陵詩云。猶有西郊諸葛廟。卧龍無首對江濱也。有堂曰開濟堂。漬山何着仲假守。舉而新之。因訪善本。重肖侯像。巫山尉任份來董事。春二月乙亥落成。一諸葛武侯廟。在瀘州寶山之瀘峰。每歲蠻人貢馬。必相率拜于廟。一武侯廟。在眉州境內彭山縣東北二十五里象耳山。一武侯廟。在龍州宣尉東一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艾嘗經于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諭其民曰。母事仇讐而忘父母。一諸葛公祠。在臨安府。因孔明征南中。威信所加。蠻皆心服。爲立祠。一諸葛武侯廟。

在祁山縣南五丈原。元時建。一孔明廟。在南陽縣東北博望鎮。南隱山頂上。一武侯廟。在四川行都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一廟在襄陽府城西伏龍山。唐封武靈王。賜廟。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一廟在襄陽府西北二十五里隆中山。侯隱居于此。後人因建廟祀之。一武侯廟在寶慶府城東南二里。武岡州治西亦有廟。宋淳祐間建。一諸葛孔明廟。在邵陽縣馬鞍山。一武侯祠。在南陽府卧龍岡。即侯躬耕處。舊爲祠以奉之。元至大中建書院。程鉅夫作記。嘗有道士居。夜聞兵聲。懼而移之。明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塑其像。春秋祭祀。前代碑文俱存。書院久廢。國朝重建。一天社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是矣。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一武侯祠。在貴州會城南涵碧潭釣鰲磯上。南明河水鳴。會城必有回祿之厄。明郭撫軍立以障水。一武侯祠。

在木密關。祠前有唐時銅馬一。古柏參天大數圍。道傍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一諸葛武侯祠。在海寧城東北。名曰顧廟。蓋取草廬三顧之義。前有銀杏樹。蒼古如畫。枝皆西南向。其東北出者。亦必連蜷鬱屈。轉而向西南。樵夫牧豎。勿敢剪伐。

武侯祠前柏

成都先主廟側。有武侯祠。前有柏樹。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杜甫有歌。段文昌有文。記其事。勒諸石。唐末漸枯悴。王孟二偽國不復生。宋乾德五年。枯柯

忠武誌卷五

元

復生。至皇祐初。千二百餘年矣。新枝聳雲。枯幹並存。天矯若虬龍之形。儒林公議

益州廟柏葉

益州諸葛廟中大柏。相傳是漢世所植。故人多採其葉以作藥。味甚甘香。異常柏也。本草

義井

在夔州府。武侯所鑿。侯慮城中無水。乃接筒引泉入城。後夔守無藝。以椎水取錢。至宋待制王龜齡罷之。

曹彬視碑

宋曹彬建隆二年。為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頽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石碑。彬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其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

忠武誌卷五

早

孔明石碑

耒陽有孔明石碑。孔明斬雍闢。擒孟獲。經耒陽。立石以紀功。歲久字不可辨。相傳立石。誓曰。後有功在吾上。立石于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其右。尋為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橫卧其側。山川記異

紀功碑銘

史萬歲征西南羣。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孔明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走令。左右倒其碑。後迺進軍。破三十餘部。諸羣歸降。

石頌德。

迴瀾塔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明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于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石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建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

忠武誌卷五

五

鐵鐔

隋時蜀郡福緣寺釋僧淵。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欲於南路駕飛橋。昔諸葛公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鐔。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鐔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高僧傳

老人村

老人村。即老澤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諸葛亮遷羣獠於山下。故名。圖經

苗人負重

滇中苗獠。焚費麼之屬。擔負貨物。項戴半木枷。徒行亦不暫脫。相傳武侯定南蠻。設此號令羣彝。使其不敢與漢人爲伍。以別貴賤。

忠武誌卷六

遂寧張鵬翔輯

劉廷璣
張懋齡 全校

春秋責備在賢者。三代以下無全人。維忠武侯。伯仲伊呂。殆所謂全人而無可加其責備者乎。綱目書法。信史千秋。而騷人詞客。臨風弔古。或以銘記。或以詩賦序文。或以論辨評贊。流風雖遠。向慕彌多。拱壁寸珠。蔚成卷帙。覽其辭而想像其人。亦知人論世之資也。誌藝文。

忠武誌卷六

表

為諸葛丞相請立祠表 漢習 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丞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彛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愚以為宜

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 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

忠武誌卷六

二

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

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足以遠譬也。孟軻有云。

忠武誌卷六

三

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謨。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忠武誌卷六

四

碑記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觀亮故宅立碣表
閭命太傅掾掾爲李興爲文曰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驟。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識

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君子之周行。夫有
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峙
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驅我魏疆者也。英哉吾
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而德
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時。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
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贊。
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子。良籌妙
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葬吾
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

忠武誌卷六

五

過許由。負宸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
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
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
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
子之勲。移風來世。咏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翹翹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漢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唐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
則漢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
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
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
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元直心與。玄德神交。泊乎
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

忠武誌卷六

六

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
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強國。誰謂遼遠。脆勵
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
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
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
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
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
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
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

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及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

忠武誌卷一

七

非運膺五百。道冠先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寢亂餘烈。罷耘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

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叅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像。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迹畏威。雜居懷仁。中原肝

忠武誌卷一

八

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于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

玉壘峻峰。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刻武侯碑陰

唐進士 孫 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薊。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諸葛武侯廟碑

唐尚 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繇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當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才。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思明智用謀之佐。故三顧見咨當代之略。公于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于胸心。決神機于掌握。繇是身爲先主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疊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已封。梁益之人爲已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闢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啟金縢之誥。此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于神。移于物。則莫

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兩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祀。毗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于前。鍾會躡迹于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非向爭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氏所有也。舉其大略。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

忠武誌卷六

十一

不假年。忠蓋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于數澤。其可得耶。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壯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死而不朽。反貴于生。銘曰。漢室大壞。埽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胸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氣。既得武侯。艱危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亡得乎。荒墳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忠武侯祠堂記

宋張震

忠武誌卷六

十二

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鎮荊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在往反。則瞿唐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卧龍屯營。迺不復見接。晉永平中。卧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不知自何時併爲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惜。顧人獨不然。子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之矣。至

忠武誌卷六

古

責以大人之事。則凜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爲多。其取江陵。破猱亭。功最俊偉。然知摧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于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寧屈于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于吳。兵敗身困。摧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忍然。

忠武誌卷六

古

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窺神器而竊取之。其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略。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耶。世皆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儼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爲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于數君子。未始有奉嘗者。侯于蜀。迺特厚。蓋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迺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卧龍寺僧慧璉爲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記其大略。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爲然。

重修先主武侯君臣合祀記 宋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

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于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彝。曹氏懷姦賊之略。以植中原。孫氏席父兄之資。以據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于王室也。海內之士。劫于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

忠武誌卷六

五

方。最後代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為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特駁駁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于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負託之意。可謂社稷之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于運數。屈于遠圖。而

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于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巋然。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升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牆。率皆頽圯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蜀當謀帥。上親

忠武誌卷六

十六

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出鎮成都。公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于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雖號為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于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

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爲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于王道。未易明其心于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爲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

移建武侯祠記

宋 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略焉。在隋

忠武誌卷六

七

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它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銜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地。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溪。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

東過灩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峰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志也。遂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于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斷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爲室以奉之。書史傳于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于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詞曰。

忠武誌卷六

大

白鹽峙天兮。灩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卧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今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開清溪。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嚴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

今邦人之情。祠合而圖。今自今始。祀事不絕。今有如此水。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元陽陽儒學教授

王謙

有至大至剛之氣。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是氣也。蘊於天地未分之前。散於天地既分之後。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誠天地之正氣也。古人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遇患難不為屈。臨死生不少變者。何善養此氣故也。孔子而下。惟孟子為善養。孟子而下。其諸葛忠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氏竊命。一

忠武誌卷六

九

時智臣謀士。悉為之用。獨武侯高卧草廬。不求聞達。若將終身焉。及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振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羣盜垂涎之口。武侯果何所以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處之當。不容一毫私偽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有素。疇克爾邪。已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幸天不祚漢。大厦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天。而亦不敢以成敗例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則復漢祚而

成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見武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殊非刻挾陰謀之說。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昔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宋鉅儒作史編。書昭烈為僭。武侯為寇。嗚呼。昭烈帝室胄也。武侯王者佐也。孰為僭。孰為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為哉。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卧龍。俗以為武侯隱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歷幾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頽圯。鞠為瓦礫。榛莽丘墟。良可痛悼。大德戊戌。監郡奉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右曰。武侯漢之賢相。正義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視廟貌久毀。祭血久乾。漫不加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退與少府朝列李君源。貳政武略程公國僧。總判承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輩。同其議。遂庀徒庶事。一易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象儀于中。以雲長翼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四海觀者之敬。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住持事。又割旁近

忠武誌卷六

十

田貳百畝有奇。以爲歲時香火之具。嗚呼。若數公者。可謂敬於事神矣。神既能敬。一日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愚曰。武侯大節。陳壽且不能悉。况碌碌者哉。牢讓不可。因掇民謠。作迎送神辭。以遺。俾歌以侑神。其辭曰。侯之來兮。飈馭雲車。其冠峨峨。今其纓于于。看。在。俎。兮。酒。在。壺。禮。雖。不。足。兮。敬。有。餘。侯之去兮何方。溪風清冷兮。山月蒼涼。望之不見兮。我涕滂澤。在人心兮。終千古而不忘。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元翰林學士承旨

程鉅夫

忠武誌卷六

三

皇帝即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顯言。臣幸待罪周行。在帝左右。崇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弘治化者。此真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岡。有井淵然凜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祀之。巫覡雜糅。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愀然興懷。謂

守史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有餘里。猶見廟學而尊祀之。况其所游處也哉。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以建廟學足矣。遂委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廼合僚吏。祿入之。贏以備傭。相山之有良木。堅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席地之輿。設官養士之宜。上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爲孔子廟。廟之後。爲學。凡堂序門廡。庖福庫庾。肄業之齋。度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二。廟學

忠武誌卷六

三

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侈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于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幸焉。即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學爲侯作也。宜以講堂爲靜成之堂。東序爲明志之齋。西序爲廣才之齋。間所以叢羣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

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爲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羣雄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童子。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爲宜。祀於其居爲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溥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勲伐。今守饒州。守訓供養翰林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霸迭作。迺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既衰。冠履易處。不有先主。孰扶大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卧龍。惟侯之宅。山

水絡。霧縹霞舒。尚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志。光武漢祖。躬耕之憂。廊廟之蹈。義信志誠。四海共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思。天子之錫。惟我之儀。高山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明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頽毀。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蔽風雨。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三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

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爲大門。以時啟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二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歎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

忠武誌卷六

圭

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狗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逮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知有非之者。雖吳國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

逆理亂常之規。獨武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

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禮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體。有恭約愼靜之名。宜今之所立。有過人者。故爲文俾刻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忠武誌卷六

圭

重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

偶合幸中。而疵類辨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于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猷畝。而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于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隳其志。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讐伏之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

忠武誌卷

五

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爲正。南陽府城西五里。卽龍岡。爲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頽圯過半。弘治己卯。河南叅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輿。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後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卧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田肆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于此者。亦可以

忠武誌卷

六

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為之役云。

諸葛忠武侯卧龍岡碑文 史東昌

古今談相業者。伊尹周公尚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雖三分鼎足。難與殷周比隆。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千載下。弔龍岡而慨慕者。仰侯之心事。宛然與伊周共一轍焉。余曩役楚。道經龍岡。白水之墟。謁侯祠如禮而去。倉卒未有言也。明年癸丑。奉上命來守此邦。仰止高風。自幸可淑治蜀遺軌。而

忠武誌卷六

元

兩朝歷相之業。不有可闡揚其梗概者乎。侯生於漢末。值鹽井漸涸。羣雄並起。天下忽忽焉。不知有劉氏。彼時耕南陽。吟梁甫。高卧龍岡。堂中春睡。窗外日遲。夫豈有一毫求聞達之心哉。所稱耕莘樂道。不殊於此。迨玄德以中山靖王之裔。藉司馬德操之鑑。顧侯于草廬之中。諮詢以當世之事。於是叢爾孤窮。跨荆襄。王漢中。魚水之歡。頓成鼎足。比七擒而天威屈。六出而奇才服。司馬心寒。甘受巾幘。蜀之虎。即岡之龍。斯其聲靈赫濯。巍然三代之

祚乎。而予謂侯之所以武且忠者。其真不在乎此也。緬想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怠職犯法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褒。惡無細而不貶。長史張裔。竊嘗嘉侯之作相矣。猶不可及者。惟是小心謹慎。夙夜憂勤。受命以來。惟恐付託未効。親君子。遠小人。諄諄于上。表出師之時。殲彼漢賊。酬乃先帝。必欲使炎劉沛上之天下。揭日月于中天。蓋漢之室。不復不休。侯之心。不死不止。忠貞昭格。簡在帝心。方之負扆臨朝。徙桐遷義。昭昭于千秋百禩。直精契而神孚焉。故曰伊尹周公尚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政惟其心之同耳。惜天不祚漢。侯乃告終。王業偏安。僅紹正統。其不能流唐漂虞。蕩殷滌周。擴一統之鴻勳。而豎無外之駿烈者。時也。數也。侯之所能者人。而所不能必者天也。管樂自比。夫亦其撝謙之詞。而非自許之意乎。予不敏。又有覃懷之命。再拜龍岡。武侯其式憑之。用勒斯言。以志仰止。

萬里橋記

宋 劉光祖

忠武誌卷六

辛

維蜀慕土化。通中國。最爲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槩見于經矣。獨秦見伐。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置守。李冰通二渠。爲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何藉之以基漢。漢興五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楊雄氏。續孟荀之絃。于漢之既衰。漢祀中絕。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于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述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于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

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迹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來。繇蜀走關。道亦如之。其于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勲庸。而思髳髯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栢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于此。今其遺跡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迺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支。則命增爲石魚。醴水爲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眈眈。屋成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大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忘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

在于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爲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諸葛武侯井祠記

明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巧堅固。非俗工所能爲。以創自諸葛忠武侯。因託之名。然侯之爲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

忠武誌卷六

重

設此井以通王氣。審若是。則侯爲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卧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甚近。時未有能知者。唯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亡。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所能。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設教。如臨叩火井。其勢漸微。闕而虛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則修井通義。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久井湮沒。匪但

疎遠。即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殊可慨矣。今年春。藥谷王公。以大中丞拊循我蜀。其治雖因時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爲之主本者。遠相符合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前別設旱礮。以利民。井南設屏門一。內建正廳三間。以祀侯像。左右爲廂各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賢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

忠武誌卷六

重

之爲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才致。必掩卷歎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人所以爲學。與夫學之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悽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諄諄言之。漢以上則不必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即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蒙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略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尚紛爭。未暇于制

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為已任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念衆心規模之弘非兩都將相可望至于用兵如神十發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學之為用果何如哉陳壽薛兪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為真以管樂自許嘗為後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霸業遂斷然以其學為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真秦漢以上之醇儒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

忠武誌卷六

五

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于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奇之大加稱賞見豹一斑恐非定論矣惟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歎庶于評侯為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藥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為

之師者風教所繫豈小小耶若以為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于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尚幸見藥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銘

諸葛武侯宅銘

習鑿齒

達人作振此頽風雕薄蔚采鵠闌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忠武誌卷六

五

武侯廟古栢銘

唐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栢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絕天風蒼蒼冷冷曾到靈山老栢縱橫亦有太者莫之與京

於維武侯。佐漢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爲禎。斯廟斯桓。實播芳馨。

八陣圖銘

劉 隅

洪范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峰。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漸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彛而絕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即此是也。數千年餘。渴迴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爲之暝晦。蛟龍爲之駭匿。大地羣壑。爲之震搖。而累累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矣哉。庚寅春正之旦。翌日。艤舟浦次。登觀竒蹟。徐步而周望。乃略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崖。岸有土壤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離離。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瞿塘。鎮以灩澦。江流折於吭隘。漫渙而回。延滙數淀。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流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剝。灩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

忠武誌卷六

三

忠武誌卷六

三

公智炳物始。幾測化終。爰演兵圖于此。靈渚擇勝。極險。厝至靜於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忠精雄武之聚。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敝爾。或以爲公之玄機異術。真有鬼神物護持者。失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豫占江州之不沒。殆亦倣此。彼杜元凱。慮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鑿。而意愈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後之觀者。知公之運用述作。無不出于正。不可以誣誕之意加之也。銘曰。岷嶓黑水。實維梁州。乾關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侯。炎精再虛。靈威大暢。於梁之區。粵古軒皇。風牧執象。摧狄殛克。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孰開草昧。唯公獨生。在漢季業。龍姿騰厲。以翊昭烈。竒機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眷此魚復。綿延斯千。瞿塘下扼。灩澦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驍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遊翼。竒正循環。蹙吳走魏。皇漢是衍。頌頌其表。如右不轉。業虧鼎足。運丁星隕。唯此

無疆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贊

諸葛丞相贊

漢楊戲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舉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精研大國。恨於未彛。

三國名臣贊

晉袁宏

忠武誌卷六

元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贊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猶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埒雲霓。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

諸葛武侯像贊

宋張拭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捨。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機。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武侯受遺命贊

宋郭大有

自古顧命。未有若季漢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堯舜揖遜之氣象。孔明之對。有伊周篤棗之忠愛。其得人托孤之寄。得君委任之專。與日月爭光可也。

諸葛孔明贊

宋胡寅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庸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司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如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諸葛武侯畫像贊

宋蘇軾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龍也。

三國名臣贊

蘇軾

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忠武誌卷六

聖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贊

元楊維禎

連東吳。服南粵。未為侯之功。歌渭濱。祭道上。未為侯之德。衍八陣。運牛馬。未為侯之能。朝無赦。民無譁。未為侯之職。於戲。立鼎峙於三方。受孤庸於六尺。輔國政而國不疑。竭民勞而民愈力。知之者以爲伊周之未遇。其未知者以爲齊仲父。漢宗臣之匹也。

諸葛武侯贊

明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

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武侯贊

明黃同軌

隆中卧龍。是無東漢。營中星隕。是無蜀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管樂之願。

武侯贊

劉惟德

忠武誌卷六

聖

天下復立八陣之圖於蜀中。忠精貫日。義氣吐虹。爲一朝之雋傑。邁千古之英雄。出師獻表。方陳要略。休兵于屯。欲建大功。雖云魏吳之主在智謀。自謂超于管仲樂毅。脫使湯武之君出。其才實可配於伊尹周公。噫。爲臣盡忠。希公之蹤。

猗歟武侯。德侔三代。抱膝長吟。孰易其介。身都將相。孰以爲泰。轉危爲安。以小擊大。雖嫌不辭之死。靡懈。人雖云亡。不亡者在。

武侯贊

楊溥

茅廬三顧出師二表志復中原天日皎皎

忠武誌卷七

遂寧張鵬翮輯

劉廷璣
張懋齡
全校

評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武侯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朱黼曰。時亮重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況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於中原。威略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

程子曰。賢臣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又曰。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又曰。諸葛孔明有王佐之心。

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

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也。亦其次與。

朱子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亮。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無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而已爾。又曰。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之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詭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又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焉。

朱子曰。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園囿。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蘇子瞻曰。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至出師二疏。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

忠武誌卷七

四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略。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

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已。若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宋張栻曰。子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

忠武誌卷七

五

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為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既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彊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為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

趨一時之近效。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覈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荊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已任。則天下諸侯內懷他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荊益。是誠天所資也。

《忠武誌卷七

六

若昭烈以荊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人誰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荊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誦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龜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正道者。

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說。有近於伯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

胡致堂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率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畊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可謂誤矣。

《忠武誌卷七

七

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氏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擾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閒。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曷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

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

忠武誌卷七

雙湖胡氏一桂曰。蓋嘗論之。昭烈帝以神明之胄。父得衆賢戮力以爲之佐。方孔明躬耕隴畝。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爲帝所有。他如關雲長張翼德爲爪牙。法孝直爲謀主。許文休麋子仲簡憲和爲賓友。蔣公琰負社稷之器。馬孟起兼文武之資。黃漢昇勇冠三軍。龐士元冠冕南州。董幼宰黃公衡李正方吳壹費觀彭永年劉子初

忠武誌卷七

九

之徒。咸擢顯要。盡其器能。宜可以復漢祚。弔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能取中原塊土者何哉。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奈何自吳取荊州之後。蜀不能無忘情於吳。吳襲關羽定荊州。蜀讐吳者愈深。夷陵之師。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亂大謀。蜀蓋失於此矣。尚能并力以取魏哉。後主禪才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亮撫百姓。約官職。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科教詳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園溷。無不修繕。征西郡屯漢中。攻祁山。出散關。拔武都陰平。已而休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精要。三年而後用之。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矣。魏將鍾會鄧艾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魏封安樂公。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子死于父。又信昭烈之有孫。帝用譙周子北地王懿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不納。是日譙周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數

千百載之下。讀史至此。猶使人凜凜有生氣。

戴氏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漢末之季。羣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藉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列。仗順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起雄圖。三

忠武誌卷七

十

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已。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已任。以生民塗炭爲已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綏蠻彝也。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於混寰區也。至於爲政公平。用法明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遠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已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

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人無間言。

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無是心。而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強燕而不克終。較之於亮。孰爲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亮際漢興之

忠武誌卷七

十

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不計其功之成否。則於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

楊時偉曰。文中子謂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至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

之締構。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所謂禮樂。此後世之禮樂。而決非堯舜周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于蜀。亦猶夫子正名于衛。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即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而何禮樂之不興也。

胡文定公安國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墜。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

忠武誌卷七

三

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寧都董天錫曰。古者寓兵于農。居則有養。而變則有衛。故不得已而用之。而民樂從。後之論兵者。奇正變通。大本不出乎此。嘗讀漢書。見武侯之勸農。

講武。木牛之運。八陣之圖。深得古人兵農相資之意。及觀是編。又知其治兵之法。有不泥古而可行今者。知論將之先才器忠善。用人之以擇以試以勵。務必各盡其能。與夫應機謹候察情之有益。于兵。盡弊驕惡之爲兵害者。皆發前人之未發。信兵家之至論也。書不曰兵而曰心。表其獨得之妙。又以見天下事。無不出于一心也。是書傳布已久。士多習聞。而用之有效者無幾。譬之大匠然。規矩能與人而巧不能與人耳。然舍是規矩。亦無以爲方。

忠武誌卷七

三

圓矣。夫蜀魏之強弱不待辨。而魏乃懼之如虎。者。以有武侯在也。抑侯之能此。卓有本源。觀靜以成學。學以廣才之論。則平日之涵養造就。固無容議。而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其心純乎忠義之發。宜其事業光明俊偉。克成王佐之才也。莆田林文俊曰。予讀史至諸葛忠武侯事。未嘗不反覆太息也。漢之末運。羣雄並起。曹操以鬼蜮之雄。逞其詐力。以脅制天下。孫權以乘間據有江東。當時一時才智之士。爭爲之用。不復知有劉氏矣。

侯獨起從先主于三顧之後曰帝室之胄也曹丕既篡漢乃勸先主正位于蜀以紹漢統而其爲心直以滅賊興漢爲已任其言曰漢賊不兩立主業不偏安侯之志蓋可見矣所惜者炎祚告終使其功業未就然千載之下讀出師二表猶凜然知討賊大義而背君徇利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于綱常豈不重有賴哉

激浦鄧啟愚曰余考漢室佐命之勲如子房者始以黃石運略繼以赤松逃名弄丸于楚漢間絕不

忠武誌卷七

西

受人世微纏高絕千古漢之末季炎光燼矣而挽虞淵之日無過武侯試稽其運籌決策與子房埒奈功不酬志秋風五丈原而後往往令人於邑此于侯何憾蓋侯所能盡者子房之略所不能得者子房之遇子房之遇高祖赤符初剖虎將策士如林如雨何難恢霍武侯之遇後主譬之大匠扶既傾之厦而支吾侏儒之內匠之才竭矣竭才而無救于傾此非匠之過也意有大物者主之所謂成敗利鈍不能逆睹者耶侯起家南陽當其躬耕時

鼻猶草廬已耳其鼎足三分之略豹變八陣之圖實豫定之非卒辦之鈴閣則草廬何可眇乎華野一犁春雨潤商祚三毫桐江一綫金風繫漢家九鼎則南陽誅茅之地固天地之隩區帝王之策府哉

陽節潘榮曰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

瑯琊王士驥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其曰論者或怪亮文

忠武誌卷七

圭

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余意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讓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以周公比亮尊之亦至矣至于將略之貶非壽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如曰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

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也。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此語灼然。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歎。獨東坡所謂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屢卻。則其誣孔明甚矣。取劉璋何妨信義。曹丕僞位已定。植何能爲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達。何嘗屢戰屢卻。而輕于持論如此。此則可恨耳。于壽奚譏焉。

忠武誌卷七

六

論

諸葛亮論

晉袁宏

或問於袁子。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皆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

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者不寇。窮義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

忠武誌卷七

七

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樂葛優劣論

晉張輔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

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殞。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彛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述佐篇

吳張儼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贊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井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

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與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

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卒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諸葛武侯論

宋 胡寅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

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
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
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
人才爲急務。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
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
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武侯不出褒中論

宋胡寅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
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

忠武堂

五

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
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敵而馘懿
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
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
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之以利。因其懈
怠而擊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
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諸葛武侯論

宋張拭

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

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
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
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
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也。夫有天地。則
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蠻狄。人類之所以別於
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
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

忠武堂

五

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
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胃。三顧其
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
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
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
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
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
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
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

諸葛武侯全三郡論

宋 熹

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孔明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斂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

武侯自比管樂論

宋 黼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何足以盡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三往而後起。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

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放之。復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二。勸昭烈取劉琮。後世不以爲貪。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偏。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心。負其主以利家乎。其肯爲不義以污身乎。

武侯軍渭南論

宋 陳 亮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邪。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耳。方孔明出斜谷。仲達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

且至。仲達請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陳。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少辦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豈其真情哉。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

忠武錄卷七

宋

諸葛武侯論

宋陳亮

孔明伊周之徒。而論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

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

武侯北伐論

宋陳亮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也。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於是駕輕車。鳴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銛銛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誦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不能爲矣。故夫誦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何必求近效哉。故彼以姦。我以忠。彼以私。我以公。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詐。我以信。兵未至而彼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

忠武錄卷七

宋

無遠奔。退無遠走。突兵難觸其膺。奇兵難緣其背。伏兵難衝其脇。追兵難襲其後。謀間難窺。詐謀難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彼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栩等常逼之戰。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繁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長。奇謀短。雖知者亦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為。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乃斂重兵自守。而姑曰待其弊。夫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後雜耕渭濱。為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

氣無所驕。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應。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霧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而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其後遜與步騭朱然全琮之徒相繼云亡。權勇決之氣已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

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武侯親賢遠佞論

宋 真德秀

孔明陳疏於君子小人之際。尤致意焉。其後孔明既沒。而公琰文偉諸賢相繼任政。蜀賴以安。此親君子之效也。三賢既沒。而黃皓以嬖倖用事。蜀遂以亡。此親小人之效也。孔明知後主有桓靈之資。故豫陳之以爲殷鑒。其言至深切也。禪乃忽而不省。哀哉。

忠武誌卷七

手

諸葛武侯論

宋 羅大經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受。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茲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

忠武誌卷七

三

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

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曾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諸葛丞相躬親決罰論

宋 羅大經

史言蜀諸賢彫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至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

不北。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星隕。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年纔五十四。初非瘡老不任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疲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

武侯知相體論

元吳澄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

忠武誌卷

三

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

且當時事勢何如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違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孔明自比管樂論

元楊維禎

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誇世耳。以余觀之。其才業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

忠武誌卷

三

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為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為尊王攘彞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為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以立國。而昭烈棲棲皇皇於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為。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偉略。乃為取荊定益而國之。南平彝鹵。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斷隍而城之。穴死灰而燃之也。若管

樂則猶增城隄熾火焰耳。且楚成不雄於曹操。田單智力不強於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為賊。聲其罪而討焉。樂為田單所困。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良過於二子。而自以為比者。非謙言也邪。陳壽因而評之。非其實矣。

諸葛武侯論

明宋濂

忠武誌卷七

語

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耳。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以嚴。智也。其功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師乃與魏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待孔明。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議。真蛇鼠之見哉。

武侯屯五丈原論

明宋濂

凡兵之為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視坐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

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譎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為受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也與。

諸葛丞相論

明方孝孺

忠武誌卷七

語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為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為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為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為相。而人不以為速。以討賊為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為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為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為衆。魏次之。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司

馬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為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嘗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為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為相。欽然

忠武藝卷

李

虛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為蕭何。豈不辱孔明也哉。

武侯戮馬謖論

明李東陽

或以侯之戮謖。方之郭汾陽為不及。史抗等違渾城之令。而卒赦城以收功。予曰。謖不戮。則將帥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可拔。且侯能泣廖立李平於身沒之後。謖之見戮。容復有餘憾。若汾陽之敗。罪由史抗。城又必可收功者。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為法也。

諸葛孔明論

明章·懋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白。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為孔明懼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為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計。奸臣假之。與以管蔡流言之變。造以夏竦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於居東。以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曾謂後主之昏庸。而能任賢弗貳者乎。雖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為不可及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信義孚於天下。真有伊尹之志。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

武侯天下奇才論

明李京

孔明死而仲達走。非死孔明之能走仲達。以生孔明之奇。有以寒仲達之膽而奪其魄故也。及其既死。乃曰天下奇才。噫。才之奇。豈待觀營壘之日而後知。懿之奇亮。亦豈亮之死後而後決。挑之不戰。辱之不怒。雖巾幗之遺。遜以受之甘心焉。此其心

豈能頃刻而忘孔明之奇哉。五丈原之出。魏蓋食不下咽矣。不足畏之言。特以安諸將心。食少事煩。豈能復久。斯言其懿之肺腑乎。故一日無亮。懿可以高枕而無憂矣。猛虎之在山。雖有力者莫當其前。及其斃也。見而異之。曰。猛哉斯虎。噫。非猛之也。幸之也。仲達之心。其以孔明爲猛虎久矣。奇才之嘆。其亦幸猛虎之斃而異之也歟。

武侯治蜀論

明 蔡清

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倖。罰不可以親故

不忠武藝卷

天

免。沾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疾徐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諸葛武侯取中原論

明 任燮

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荊益。待

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荊襄。蓋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因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

諸葛孔明傳後論

明 鄧元錫

蜀在三國最僻小。後立又亡最先。未矣。武侯仗義

不忠武藝卷

天

履仁。舍命不渝。乃能尊主庇民。爛然聳開濟功於管蕭之上。俾後世尊昭烈爲正統。而詠侯伯仲伊呂也。可謂百世師矣。或頗以其用兵巧遲。疵其將略。以行法果核。爲用申韓言有之。抑言之末也。

武侯策取荊益論

明 王世貞

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者幾希。吾

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考其時事。夫荊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荊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荊州。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荊州與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荊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之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即會而欲掩劉璋者。龐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既劉璋微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荊州而跋尾之不能。且立稿矣。劉璋焉子也。焉不恤宗室之顛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

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吾固曰蘇子不讀書。又不考其時事也。

武侯用馬謖論

明鍾惺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爲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人。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謖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亦與今之無實而高談者有間矣。

武侯食少事煩論

明馮夢禎

諸葛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久乎。嗚呼。斯言也。其億中也。世之論者。遂以是咎孔明。謂其不自愛惜。彼將以孔明之命。制之者。食耶。事耶。天耶。天如不忘劉氏。則必眷祐孔明。固其精神。葆其元氣。愈澹泊。愈明神。愈勤勞。愈果銳。日啖食不至數升。亡恙耳。蜀二十以上者。皆親覽。亡恙耳。周公之論壽也。必稱無逸。食之少。事之煩。非所謂無逸乎。宜其養壽命之元。迺靈長之慶。而顧謂不久以此。此其說何謬也。孔明之所以不久者。天耳。

天將厭棄劉禪。使司馬氏網而收之。以孔明不死於甲寅。則後主不亡於癸未。是故一旦而先奪之。當其時。使僵仰屈伸。吮噓呼吸。脯醢適口。梁肉理生。祇足以資後世之笑。烏足以延孔明哉。何也。人不能勝天。天固能勝人也。人見祁山之師未捷。而營中之星已隕。以為孔明致死有繇。仲達料亮如神矣。嗚呼。仲達斯言。果真耶。彼夫百姓告喪。追思遙邁。及睹姜維之反旗迴指。遂不敢逼。卒成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謠。嗚呼。彼能卜孔明之死於尚生。

武藝卷七

星

顧疑孔明之生於既死。彼於使者之言卜其將死於百姓之奔告疑其猶生耶。既乃解嘲曰。能料生不能料死。嗚呼。死且不能料。而況於生乎。奈之何三軍信之。萬世信之。往往惜孔明自天其天年。不知自古英雄豪傑。存亡修短。皆天有意乎其間。即昭烈之興。士不輻輳鱗集哉。彼其先孔明死者。如士元孝直雲長翼德。如子龍。彼其後孔明而死者。如琬如允如禪。豈皆食少事煩故耶。孔明出師表。固已慨人才淪喪。幸此身未瘁。而孰知天更不憖。

遺耶。蓋其生也。天為劉氏開三分之業。其死也不欲其成一統之基。孔明之修短。劉氏之修短為之。食之少。事之煩。天何與焉。

武侯取益州論

明 王志堅

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為州牧。後擅殺漢中太守蘇固。捷為太守任峻。校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留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為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為不義。不盡考本末也。

武藝卷七

星

武侯取劉璋論

明 葉采

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取劉璋。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為有義。吾竊謂不然。方董卓之亂。英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茲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孽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據羣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與邪。故昭烈茲舉。上以憶漢帝之懷。

下以誅劉焉之姦。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

武侯七擒孟獲論

明 劉朝箴

孔明討孟獲。七縱七擒。說者謂其釋魏吳而肩肩於小醜。稱戈。則不獵猛虎而逐狐兔。不問荏苒符盜而捕肱篋者流也。嗚呼。是豈膚淺所及。則哉。蓋巴蜀接北。南鼻兼之。獲得鼻落心。有如玩不為討。一旦誘衆發難。嚙我邊氓。瞞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遠討。亦安得委門庭之寇。越在疆場哉。故北伐許冀。下甲江左。心非不日夜籌畫。而權其勢之後。

忠武誌卷七

留

先緩急。則必平定南中以為根本計。然後方為東北圖。斯完策也。不然。漢賊不兩立。孔明顧反忘情失魏也乎。說者尤病其擒而縱。縱而擒。則其威褻處其擒而縱。縱而不可擒。則其技窮。噫。公瑾仲達。豈不稱智謫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之敢角。何論么麼孟獲。且欲讐伏南鼻之心。而令邊徼不聳。則奚恤七擒縱之為褻也。世儒徒習于口而執迹以詆英雄。真瞽說耳。

武侯征南中論

明 吳 欽

孔明之征南中。人有謂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舍不廠而么麼是先。致使北定中原。反為遲局。深惋惜之。此不但未識孔明。并未見陸遜上孫權之議耳。遜之言曰。方今英雄墓峙。豺狼闚望。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且克敵寧遠。非衆不濟。取其精銳。可益部伍。夫蜀之南鼻。豈下於吳之山越。雍閬附吳。豈殊于費棧降魏。得南中之飛軍。豈弱于得山越之勁卒。况南中更饒金銀犀革丹漆牛馬。可以充繼軍資耶。取之則足以為利。舍之則足以為患。取之則為本國之牙爪。舍之則為敵人之羽翼。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為計。顧不出此乎。儒生胡足以知之。

武侯謹慎論

明 張 瑋

人之知武侯。不知武侯之自知。其所明告漢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剴請貶。用人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身。不使死有贏財。以負知遇。略擅千古。而不以先人勲蓋一時。而不以自伐。真到底謹慎人也。夫曹馬之才。不甚後。

忠武誌卷七

留

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謹慎。武侯之才不大過曹馬。其得處只一謹慎。相天下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諸葛武侯出師論

明張溥

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閬孟獲。煽亂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尚誅殺。縱擒者七。彝不復反。即文王於昆彝曷過焉。建興五年。亮帥軍渡漢中。圖中原。六年正月。敗于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秋。次成固。却魏師。九年春。伐魏圍祁山。夏。敗司馬懿于郿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亮薨。考亮生平。年二十七。為先主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助後主。十二年。通吳討魏。國中富強。享年五十有四。臨卒。軍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欲亡漢。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于奇謀。殆斥鷃之見乎。曹操殺伏后。曹丕廢獻帝。孫權殺關羽。敗先主。以漢言之。魏為盜魁。以蜀言之。吳為

忠武誌卷

吳

忠武誌卷

吳

讐首。亮不先讐吳而讐魏。孔子宗周之義也。見先主。即定計跨荊益。保嚴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觀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先主敗崩。事豈可復為哉。上非光武之君。下無馮耿之將。搏攫盜賊。猶病其難。况魏方篡漢。地據中國。名稱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國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弱于少康之興。夏志大於管仲之霸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蜀伐賊亡。不伐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其伐也。以王霸雜行者。純乎霸者。師出于奇。純乎王者。師出于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即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無大敗。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深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為君。守

而不足。諸葛亮爲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時可爲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

武侯不用魏延危計論 明沈權

古上將之成功。闔外者。曷嘗不以奇計勝。延欲提數千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褒中。循秦嶺。涉子午。擒夏侯楙。而西與丞相會於秦中。彼其計。豈不謂奇。而何孔明之不用也。噫。此固孔明謀事之周。而常處夫萬全之地。與夫其繇間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不意。其率輕兵而掩夏侯。不過攻其所不守。然

忠武誌卷七

哭

孟達之反新城。不八日而司馬扼其謀。郝昭之守陳倉。歷數旬而孔明窮於計。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料達者。而料延。先爲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而料嬰城而守。遷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其計之未可必行者也。如必執用奇。以尤持正。則李陵

之敗。非明驗與。當陵之願。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中。計誠壯。而卒甘心鹵廷。爲天下笑。非陵之智勇。減於魏延。而兵行危道。且獲禍敗。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曰。延有反相。孔明知之早。嗚呼。庶幾近之。

運膺道統論 國朝朱璘

大道之所以不絕於古今者。恒賴有人焉。以維之。故五百餘歲之昌運。未之或爽者也。乃說者謂孔孟而後。大道淪亡。至宋濂洛關閩諸先儒發明之。而復續。夫自周迄宋。已千百餘年矣。其間設無傳人。大道不幾中絕乎。予以爲孔孟之學。發明之者。宋先儒也。身體而力行之者。諸葛武侯也。武侯蓋應運而篤生者也。其澹泊明志。非即不去貧賤。不處富貴之心乎。其寧靜致遠。非即靜而能安安。而能慮之旨乎。惟其得力於寡欲養心。而明理見由體達用。以上續夫孔孟之統者也。或以其佐烈用武。中多權變。而遂忘其所學之本領。然其而不離乎經。變而不失其正。固有以權變非其所

忠武誌卷七

哭

長譏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為武侯乎。孔子志在春秋。孟子尊王賤伯。武侯心存漢室。賊魏外吳。其揆一也。若夫出處符乎阿衡。治戎合之尚父。理政準於子產。雖未學如陳壽者。猶謂其開誠布公。以俟道使民。以生道殺人。而吏不容奸。道不拾遺。風化肅然。豈非王道之明驗歟。設以治頗嚴峻。為申韓巧於器數。為馭雜。則是先王不必明罰敕法。而周公又何以多材多藝稱耶。文中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潛室陳氏謂孔明天資帶得好。又從學問中出來。誠見我武侯體用兼備。聖學王道。一以貫之者矣。夫學以靜成。心惟謹慎。即濂洛關閩諸先儒主靜主敬之學。皆不外是。特當時無有發明之者。猶之孔孟之學。歷千百餘年。至宋先儒而發明之也。運曆五百。裴晉公豈虛語哉。

辯

淮陰武侯辯

宋 劉安世

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淮陰不及武侯遠甚。論功業。武侯何寥寥也。淮陰有仁食胯下之辱。

武侯隱隆中。當時謂之卧龍。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武侯必待三顧而後起。楚漢用兵。皆非淮陰敵。而又常輕易之。三國司馬輩。用兵皆武侯等。又素畏之如虎。故功業不同也。

諸葛孔明文集辯

明 李夢陽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閻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閻子曰。集奚而刻也。閻子曰。吾方

忠武誌卷七

平

忠武誌卷七

平

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閻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閻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閻子過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勸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偽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

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則鉅釘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攻略。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閻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于渭濱。善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轉。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獎蒙進吳。贊明德曹。謂備爲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即用以指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足暇論哉。

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明王世貞

關中王維禎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略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倣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擺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老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伎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矣。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余讀之曰。是非王維禎之言。而揚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天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

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爲宮室也。其梁棟構榱。必構夫榱桷椳之良者充焉。斷其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榱桷椳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熄。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驚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妄愎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

忠武誌卷七

雷

之楊儀。肆暴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今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鄧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異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

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降卒而嚮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鄧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糧餉。營宮室。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能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棄才而闕一世哉。

忠武誌卷七

五

忠武誌卷八

遂寧張鵬翔輯

劉廷璣
張懋齡 全校

序

刻八陣圖舊序

明 東萊藍章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蓋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托為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為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從機文之註耳。其見于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偽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一在南市。予嘗之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于方。以故入陣象之。畫起于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

自畫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駐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為八陣。縱橫開闔。鈞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而註其左。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亂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于此哉。

藍公八陣合變圖說敘

明 維陽徐昂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于宇宙。而成于八陣者。居

多。諸葛之八陣。昉於黃帝風后。而實得「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衡地軸。大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于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為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為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為龍飛。為虎翼。為

忠武誌卷八

三

鳥翔。為蛇蟠者。此八圖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幘之辱。而終不敢輕出以取敗也。武侯已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時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說。而于總圖後。少却月陣圖。少却月陣。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

變也哉。且于擺陣。未有號令之詳。變陣。未有旗幟之色。雖欲用之。不可得已。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景慕武侯。遣使魚復。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復得武都士人龍正者。諳練陣圖。與語。脗合。深加賞識。遂命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其法教諸將士。驗其可與有為也。遂著之圖說。比舊加詳。而擺陣變陣之舉。實發所未發也。刊以成書。自

忠武誌卷八

四

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無何。精熟。敵愾之氣。十倍尋常矣。乃制為衝陣之法。遴選勇銳以衝之。衝則見擒。無能脫者。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威武奮揚。屢戰屢勝。雖公之忠貞智勇。有過人者。何莫而不自八陣圖說中來邪。若夫陣圖之說。之用于方來。則亦存乎其人也云爾。

蜀漢本末序

明方孝孺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

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于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勢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憚人卑陋。鬼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偽。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蛉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迹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誅。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

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千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馬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彝。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

諸葛丞相集序

明張熒

武鄉篤魚水之歡。搆蠶叢之緒。十倍曹丕。固也。嗣主不才。君可自取。主臣之際。直是全瀝血誠焉。余又歎以禪之闇沕。而當武鄉之世。了無失德可猜。似于中有默化處。武鄉身在行間。君門遠于萬里。而黃皓在側。終伏而不敢逞。猶之仲達甘受巾幘。直至將星宵殞。然後得志。此其斡旋。俱非後世人所能得測矣。夫張文成之贊草昧也。鄧高密之毗

中興也。武鄉之締末造也。三人俱王佐才。弘振儒勳。然文成高密。翊運方昌。難而易。武鄉維運將墜。難而難。張郃于文辭不少。槩見獨武鄉諸作。如日月經天。延曜入石。洪灝之氣。依然可掬。微獨出師二表。梁父一吟。芬人齒牙。其他條奏教令。語語真至。俱令聞者意醒。即屑玉碎珠。莫非重寶也。按陳壽上諸葛表云。苟勗和嶠。使臣定蜀。相諸葛故事。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為二十四篇。然則名雖為集。實為事與言兼載。非盡其文筆。而今已無傳矣。

忠武叢書

七

郭哲卿中丞在楚。嘗刻公集。然多未備。余錄其文筆存者。哀成二卷。是固八陣之剩圖。而木牛流馬之遺法也。爰為敘。

諸葛心書序

明 戚繼光

言握機者自黃帝太公尚矣。後雖有孫子穰苴之徒。然皆戰勝攻取之略而已。非有澤於仁義道德之旨也。武侯當鼎足之形。屬疲敝之秋。以精白之心。策制勝之謀。迄今讀其書。有一不本于仁義道德者乎。語云。攻城為下。攻心為上。武侯之術。攻心

之術也。所以為三代以後一人也。為之索其秘圖。及其行事制度。共為一書。雖生漢室以後。儼然如對隆中人矣。是為敘。

祭諸葛武侯文

宋 祁

維諸葛公。矯矯猶龍。躬耕南陽。高卧隆中。究厥抱膝。伊吕比踪。時非三代。災運欲終。姑謂管樂。王圖霸功。誰其知之。有鹿門翁。拜翁牀下。心敬高風。如彼子房。跪履益恭。維彼子房。功孰比隆。公非不能。而繫所逢。昭烈大度。三顧始從。言踐道違。志存數窮。拜表出師。涕泗縱橫。渭水秋咽。草廬夜空。嗚呼。興漢曰武。託孤曰忠。經千萬年。仰止彌崇。南國之紀。山川秀鍾。偶來自蜀。漢水撫封。皆公故國。祇謁遺宮。借公餘略。潛折敵衝。憚公德威。遐邇所同。載祀襄人。永護柏松。

謁武侯廟文

宋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吕。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

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略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祭昭烈忠武君臣文

明蜀獻王

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非常。粵若稽古。實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革夏為商。歷嬴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胄。常羣雄之擾攘。噓炎燄于寒灰。時三

忠武誌卷八

九

顧于南陽。情交懽于魚水。言靡間于關張。保岷峨。控荆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不仰于休風。幸開國于是邦。觀闕宮之頽圯。歎古栢之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牆。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于今日。聚精神于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釃酒封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南陽遣祭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初八日丙

子大明皇帝遣駙馬都尉鄔景和

諭祭于漢武侯諸葛亮曰。養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拜二表乃行。觀其概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歟。惜乎將星殞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表忠有祠。諭祭有儀。靈爽不昧。尚其歆之。

春秋制祭文

維年月朔日河南南陽府知府某欽奉

朝廷致祭于漢丞相諸葛武侯之神。惟神學術正

忠武誌卷八

十

大出處光明。功蓋三分。首委身于帝胄。忠宣二表。早發迹于隆中。睠此邦人。永懷風節。念草廬之久。敝。復祠宇之更新。茲值仲春。恪修祀事。仰祈靈貺。昭格無窮。

詩

八陣圖

晉桓溫

訪古識其真。尋源愛往迹。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蜀相

唐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
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
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詠懷古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
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
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

陽。

夔州歌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
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
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歎憶吟梁父。躬耕
起未遲。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皮溜雨四
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
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
昨路遠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閭宮。崔嵬枝幹郊原
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
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工。大厦
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
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
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
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
羽復讐。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
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
吞吳之意。此為恨耳。自別其意。真書生習氣耶。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崔少府

唐李 白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伯圖各未立。割據資豪
英。赤伏起頽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龍畝躬
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
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
懷極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
結交爲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先主武侯廟

唐岑 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

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武侯廟古栢

唐李商隱

蜀相堦前栢。龍蛇捧閼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
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燕雨。枝折海
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曆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爲
報昭融。

籌筆驛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
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

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

題籌筆驛

唐杜 牧

三吳列婺女。九錫欺孤兒。伯主業未半。本朝心是
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
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寞經千慮。分明
渾一期。川流營智慮。山聳助扶持。慷慨匡時略。從
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
鳴攻固得宜。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纔
落。鴻毛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垂。何處躬
耕者。猶題八字詩。

南陽道中

唐許 渾

月斜孤館傍村行。野店高低帶古城。籬上曉花齋
後落。井邊秋葉社前生。饑烏索哺隨雛斗。乳犢慵
歸望犢鳴。荒草連天風動地。不知誰學武侯耕。

觀八陣圖

唐劉禹錫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
飛。波濤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
是非。

題籌筆驛

唐薛逢

天地三分魏蜀吳。武侯崛起贊紆謀。身依豪傑傾心術。目斷雲山演陣圖。赤伏運衰功莫就。皇綱力振命先徂。出師表上留遺恨。猶自千年激壯夫。

遊嘉陵後溪

唐薛能

八陣圖成已絕倫。出師二表更忠勤。可憐五丈星宵隕。後主含酸入魏軍。

籌筆驛

唐羅隱

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雖

忠武誌卷八

五

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誰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過五丈原

唐溫庭筠

鐵馬雲騅久絕塵。柳陰高壓漢營春。天晴殺氣屯關右。夜半妖星照渭濱。下國卧龍曾寤主。中原逐鹿不因人。象牀錦帳無言語。從此誰周是老臣。

武侯廟古柏

唐雍陶

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峰。此中疑有精靈在。爲見盤根似卧龍。

南陽

唐胡曾

世亂英賢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草廬。

瀘水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諸葛武侯

宋王安石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羣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卧龍獨摧藏。掉頭梁父吟。羞與衆

忠武誌卷八

六

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彊。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爲悲傷。墜子祖遺策。猶能走強梁。

其二

慟哭揚顙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隆中

宋蘇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

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題石鼻寨

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莽蒼間。

諸葛鹽井

五行水本鹽。安擇江與井。如何不見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取嫌未多。井上無閒綆。

忠武詩卷八

七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筴。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奸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

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八陣磧

宋蘇轍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疋素。乘高望遺跡。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碁。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濶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唯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次南陽

宋陳去非

忠武詩卷八

六

今日東北雲。景象何佳哉。我馬且弗驅。當有急雨來。春寒欺客子。滿意旗下杯。百年耳頻熱。萬事首不回。卧龍今何之。有塚已半摧。空餘喬木地。薄暮鴉徘徊。懷古視落日。愧我非長才。却憑破鞍去。風林生七哀。

謁諸葛廟

宋喻汝勵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適來從所歡。感亂亦獻歎。咨惟今之人。竊國未云恥。搔首入吳市。秋風空煙水。區區袁與曹。等是

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回衝颺。清義動幽邃。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溶溶日間雲。漠漠點階砌。飢飈隨蒼瓦。澹泊公所憩。靜然相英姿。孤懷亦差慰。

遊武侯書堂

宋 陸 游

沔陽道中草離離。卧龍老矣空遺祠。當時典午稱猾賊。氣喪不敢當王師。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祀丞相墓。松栢想像梁父吟。尚憶幡然答三顧。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人寧辨此。高臺當日讀何書。

孔明書臺

宋 宋 祁

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傍。古書不見臺荒涼。卧龍未起蜀天遠。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涸。秣陵王氣猶能作。璋若嬰兒操虎狼。脫去荊州殊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時知有無。蜀人思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居門第改。祇有坊名今尚在。安得臺邊見古人。秋草重生類書帶。

卧龍菴武侯祠

宋 朱 熹

空山卧龍處。蒼峭神所繫。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名。小築倚幽壑。永念千載人。丹青豈今昨。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草廬

宋 王十朋

山藏古寺栢青青。地重端因蜀相登。沙上不聞江轉石。人間幾見谷爲陵。龍蛇樹影搖千尺。玉雪花枝吐萬層。堪歎草廬誰復顧。凄然香火却依僧。

諸葛武侯

卧龍起南陽。不爲鼎一足。託名蜀丞相。相漢非相蜀。

武侯畫像

宋 王 栢

隆中高卧匪無情。鼎峙規模豈素心。自是將軍三顧晚。坐看世變轉移深。

題像

宋 陳 淳

國勢三分陣磧空。却將輕素寫遺容。漢中晏駕英

雄光。世上何人識卧龍。

書漢丞相諸葛傳後

宋 趙孟若

寰海生民等釜魚。先生高卧意何如。當時不是劉
昭烈。三顧何因出草廬。

其二

魚水相歡分最深。肯因生死負初心。鞠躬盡力王
師老。一片忠忱貫古今。

武侯祠

宋 陳 薦

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冰危。奸豪拔劍將

忠武藝

手

羣盜。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卧南陽。韜稜晦
角陰營爲。高吟梁父比管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

吳北魏最強大。不肯逆德爲其師。先主歟聞元直
語。三往咨求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慷慨感義

許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
號令鼓雷電。勗勵士卒犂蛟螭。分留猛將控荆渚。

翼戴昭烈來坤維。獻皇遘害首勸進。應天嗣位開
羣疑。本謀憑藉蜀富庶。養威用作併吞資。大勳未

集昭烈崩。遵守顧命如周姬。均平賞罰重恩信。比

屋通化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至今南詔崇靈

祠。東征直據五丈原。欲復咸鎬綏華彝。上承先帝
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伏順氣百倍。俯視

敵衆真嬰兒。流星落帳芒角惡。奄然不起軍如癡。
仲達雖走禪終鹵。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

千歲。奈無英傑齊高規。朔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
落霜風悲。林梢脫葉響颼颼。煙頭暮雨寒絲絲。妖

狐怪兔穴壞壁。饑鴉餓鵲啼枯枝。樵兒敲斷段尹
石。苔蘚爛斑裴相碑。手植勁柏尚蒼翠。疑有神靈

忠武藝

手

潛護持。眸容昏剥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
切切慕風槩。洒泪踟躕成此詩。

咏諸葛孔明

宋 陳 慥

古今深忌忽爲兵。及雷師臣要力爭。白帝敗歸思
孝直。端知難抗魏元城。

其二

拳蜀寧蠻走阿瞞。功名繼此坐天慳。平生囊括彝
華策。畏虎纔教見一班。

過伏龍

蜀棧荆江志未酬。兩京直擬笑談收。僅容犀后存
鄒祀。誰遣東吳解魏讐。制敵豈應無法正。為謀不
合有譙周。伏龍祠上長煙靄。憤氣堂堂恐未休。

灘石八陣圖行

宋 王剛中

我生孔明後。相望九百載。我想孔明賢。巍然伊呂
配。奇謀勇略號雄師。大節英風蓋當代。木牛流馬
何足言。八陣遺踪千古在。我行已過瞿塘門。長灘
石壘參差分。洪纖高下尺寸等。猶有當年節制存。
四頭八尾觸處首。敵衝中央兩皆救。握奇如樞運

忠武誌卷八

三

無窮。七縱七擒仍敢攻。規模黃帝已垂文。後來得
者惟將軍。唐宗李靖拾遺意。樂舞旛表徒繽紛。長
江之上石蟠結。江波洶湧石不滅。使君何事遽剗
除。一夜風雷吼天闕。明朝依舊石縱橫。神物護持
人始驚。向來守蜀用此法。誰知石壘真金城。嗟乎。
孔明遇不遇。遇則劉公恢大度。國險地狹民力微。
法出萬全勢未具。嗟乎。孔明以此用於吳。長江內
固魏可圖。嗟乎。孔明以此用於魏。掃平三分歸一
簣。祇因所遇勢不同。勢既不同功亦異。嗟乎。孔明

之心如石堅。欲扶漢室還中原。事之不就則天耳。
安肯俯首從曹袁。嗟乎。孔明如生石不老。後世用
兵無草草。忽然變作六花看。便失本原難按考。請
觀壘石韜機籌。江流東去自悠悠。英豪得此石外
指。長與君王靖邊壘。

八陣圖詩

我稽八陣圖。規模載方冊。竭來鎮西蜀。夔門觀壘
石。進涉彌牟鎮。灘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
深策。高岸或為谷。灘石有遺跡。江海變桑田。平原
猶可覓。故今兩處存。千載必一得。

忠武誌卷八

五

武侯祠

宋 張 震

勲業場中託汗青。詩書壇上復誰登。顧廬可是依
昭烈。持釣何妨屈子陵。力挽狂瀾休轉石。功虧累
土不成層。他年一笑三生夢。應愧多情碧眼僧。

八陣臺觀武侯像長句

宋 張 續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滸。當年累石紛
成行。此地卧龍經講武。轅門外建嚴中權。列陣相
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常山。未數魚麗矜鄭拒。懸

知精神貫金石。尚想號令嚴鉦鼓。老兵料敵應疑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令亦伏有餘符。下睨皇州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靳豐功被寰宇。高城置酒共臨眺。往事興懷增歎撫。巍然王佐三代前。信矣名言照千古。

諸葛武侯

元貢師泰

劍江流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曾歸後主。大星先已墮前軍。南陽祠廟荒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感懷

元楊基

鄧禹南陽來。杖策歸光武。孔明卧隆中。不即事先主。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孫曹與更始。未可同日語。向非昭烈賢。三顧猶未許。君子當識時。守身如處女。

諸葛村謁武侯廟

元揭傒斯

炎井厭東都。卧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光。豈伊山川阻。況在兵力強。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天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聲威

播八荒。大星墮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亡。桓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城南祠。爲我酬一觴。

諸葛武侯

明憲皇帝

漢家神器逼奸雄。帝胄恢弘起卧龍。不是營星中道墮。定教吳魏盡朝宗。

諸葛武侯

有序

孔明值漢室板蕩。隱於南陽。司馬徽謂劉先主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諸葛孔明。真

俊傑也。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

也。將軍其願見之乎。先主信其言。枉駕三顧。與論天下事。十去七八。惟巴蜀用武之

國。今得之。可以鼎足三分。後果如其言。孔明身爲將相。竭力盡忠。死而後已。自漢以

來一人。豈不信哉。

勸君屈已結孫吳。畫策常排八陣圖。忠力儘能恢漢室。老天無意復東都。

含春堂

卧龍岡

明唐成王古心

四百年來見此人。漢家九鼎一肩任。天威欲奮蠻
煙熄。火運方微禍水深。雷動錦川龍乍起。雲昏白
帝日先沉。獨憐父子忠貞處。萬古綱常萬古心。

武侯像

明方孝孺

羽扇綸巾一卧龍。誓匡實祚剪英雄。圖開八陣神
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題卧龍岡三顧圖

明解縉

百二山河龍彩滅。漢家蒿萊滿宮闕。中山帝子絕
世賢。散盡旌旗計成拙。倉皇落日南陽低。抱膝窮

忠武誌卷一

三

簷聞馬嘶。陰陰桑樹轉疎影。何意忽感王孫知。曹
瞞欺孤如蜮鬼。豈料君臣得魚水。三回鞭轡入柴
扉。主賓顏色皆英偉。開心見誠兩不疑。指掌經綸
見尚遲。華容空令一兔走。榮水徒慚六出奇。堂堂
雲長悲莫救。區區陸子能深計。相國空懷十倍才。
孫曹弱子皆為帝。王雙血寒鐵兜鍪。張郃魂舍金
僕姑。皇天竟失中流柱。江水空流入陣圖。雲龍風
虎護儲胥。白日高懸照肝膽。徒令忠憤貫乾坤。每
讀令人動悽慘。

五丈原

明李東陽

五丈原頭動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營門不開呼
者怒。揮戈指天天雨漏。將星墮空化為土。煉石心
勞竟何補。侯歸上天多舊伍。羽為前驅飛後拒。忠
魂不逐降王車。長衛英孫朝烈祖。

三顧

明唐寅

草廬三顧屈英雄。慷慨南陽起卧龍。鼎足未安星
又隕。陣圖留與浪濤春。

懷卧龍岡

明徐光宗

自謁先生像。春光半月歸。誰知松壑夢。猶向草廬
飛。

半月溪

明王鉞

一曲溪流幾許深。三分事業已消沉。水光依舊清
如鏡。照見武侯忠義心。

孔明

明余鍾

並驅伊呂見英賢。割據山河也是權。可恨卧龍岡
上月。今宵不肯十分圓。

題卧龍岡

明李賢

漢家神器風波舟。奸雄環顧涎欲流。斯時誰有匡
扶具。南陽嘉遜阿衡儔。帝室之胄何英偉。草廬三
顧驚神鬼。幡然感激釋耕耒。一旦君臣若魚水。鼎
分畢竟不能休。務償初志復神州。永安遺恨抱終
古。出師二表俱嘉猷。錦水祠堂宛如故。劔閣荒蕪
流馬路。七擒南徵薨天威。八陣夔城訝神護。營中
星隕渭濱秋。五丈原頭殺氣收。歸櫬猶能走仲達。
運移漢祚終難留。英雄千載空惆悵。商周人物能
多讓。世間成敗不足憑。卧龍遺址人爭訪。

忠武謄卷

无

南陽卧龍圖

明羅倫

三分天下羽書馳。龍卧南陽未起時。海內風塵皆
羿莽。眼中魚水是湯伊。未除漢賊身先死。便絕江
流恨不移。曉霧一綃巾。幘在青山千古笑。曹丕。

讀出師表

明沈周

兩篇忠告慷慨辭。字字中間有涕洟。天下二歸心
屬呂。隆中三顧道存伊。老臣虛已六未解。瞞子輸
才十倍之。講論堂堂誠激烈。孤忠瘡瘡力驅馳。轉
征南北思何遠。愴及桓靈語更危。開濟莫酬徒有

策。英雄先死却無時。天荒大野星俄隕。水竭空江
石不移。不朽文章千載事。後人能鑒乃能悲。

卧龍岡感懷

明黃輝

宛郭雲林舊草廬。蕭蕭黃葉雨中疎。水村故識眞
人里。山宇誰當帝子車。玉壘霜寒王氣盡。龍岡楓
老翠華虛。惟餘高士松蘿月。流照頻繁似漢初。

襄陽隆中

斬蛟寒浦外。何處卧龍岑。亂世燕齊事。高人管樂
心。隆中山故閣。漢上日偏霽。魚水應奇會。蜩廬耐

忠武謄卷

三

數尋。乾坤交顧盼。雷雨動蕭森。感激輕疆弱。營綜
妙古今。鷹揚師盡躍。虎視敵全瘖。王略無偏正。天
威有縱擒。雄圖文武集。密計鬼神臨。糾合忘殘局。
艱難矢斷金。屯田判不退。安堵了無侵。風逆廻旗
影。星疎冷劒鐔。木牛機稍洩。巾幘辱猶任。夕壘揮
戈氣。秋原別主忱。三分寧夙畫。二表有餘音。宇宙
綸巾老。山河陣絕沉。荊涼寒色迥。宛洛亂流深。苔
色還遺井。松聲豈故林。短茅存露構。疊劒引霜砮。
寂寞軍前淚。虛無世外琴。筆籌空簡策。羽扇奈氛

侵執御甘相屬。治書苦欲禁。水流深感歲。雲出詎
爲霖。撫。稽思圭里。看桃愴蕩陰。英雄俱往跡。歎息
此彌襟。想像躬耕罷。歸來抱膝吟。

沔縣武侯祠

明 趙貞吉

定軍山前逢古老。百年誰識荒山道。青驄結蓋重
問津。一來弔古一傷神。時乖不動蛟龍氣。野曠空
令鳥鵲馴。白馬綸巾墮青漢。星光夜入銀河爛。玉
立烏橋一羽毛。締觀塵世如秋毫。向時聚沙聊戲
劇。今古悠悠俱辟易。元菟長護戰旗翻。山鬼深藏
馬行跡。襄陽耆舊盡凋殘。蔡水東流不忍觀。椒漿
若下雲中奠。應記從軍舊鄉縣。楚雨羌雲滿笛風。
三聲猿落鬱林東。蒼涼薄暮無所見。遙想當時龐
德公。

拜諸葛武侯祠

明 彭澤

丞相祠堂盛楚西。千年香火重雕題。古湫雲暗神
蛟宅。老木風生鐵馬嘶。威到七擒無楚面。圖開八
陣走鯨鯢。卧龍岡上高回首。陡覺江東艸下低。

武侯祠

明 毛澄

討賊心如逝水東。還將黜罰慮深宮。漢家天下誰
當有。王佐規模自不同。魏號縱尊非大義。益州雖
小是全功。要知成敗難先睹。莫把三分笑伏龍。

望卧龍岡

明 陳洪謨

卧龍人去幾千載。岡阜巍然眼界中。半畝青松巢
水鶴。一簾斜日貫晴虹。湯文我遇心期在。管樂何
人自比同。兩表精神真不昧。可憐天運忌成功。

謁武侯祠漫興

明 簡霄

草廬已定乾坤計。高卧寧爲逸豫謀。十倍才猷真
陋魏。三分事業足安劉。龍岡終古勲名在。魚水當
年意氣投。大運恨移恢復未。雲霄杳杳望伊周。

國朝

謁武侯祠

李及秀

討賊書傳萬古香。當時誰識漢綱常。沉埋國史經千禩。賴有知心是紫陽。

定軍山諸葛公墓下作

王士稹

高密起南陽。文終從高祖。暴繁本見疑。數岫亦非武。堂堂諸葛公。魚水托心膂。二表匹謨訓。一德追伊呂。視操但如鬼。畏蜀還如虎。嗟彼巾幗徒。與公豈儔伍。紫色復蛙聲。抵隙各為主。火井方三炎。赤伏更典午。志士恥帝秦。祭器猶存魯。陰平一失險。面縛忘奔莒。知公抱遺憾。龍卧成千古。峨峨定軍山。悠悠沔陽潯。鬱鬱冬青林。哀哀號杜宇。耕餘拾敗鏃。月黑聞軍鼓。譙侯寧足誅。激昂淚如雨。

遊卧龍岡

李來章

迢遞崇岡帶郭開。草廬南對白河隈。三農終老平生志。二表爭光絕代材。古柏蕭森龍尚卧。新秋颯爽客初來。欲親拂拭搜殘碣。先採芳英薦酒杯。

祭風臺武侯祠

張鵬翮

東風幾度捲晴沙。黯淡荒祠帶落霞。江月常圓羽扇影。帽山似剩綸巾紗。千年古柏傳心事。兩表出師老歲華。誰謂伊周難比跡。煌煌正統即天家。

南陽武侯祠

宗臣俎豆有餘香。想像當年道德光。澹遠心傳洙泗訣。千秋生氣尚堂堂。

祭風臺武侯祠步韻

張懋齡

江頭落日淨平沙。丞相祠堂接暮霞。短碣臨風眠砌草。中庭邀月上窗紗。三分遺恨千秋志。六出空

憐兩鬢華。毛羽雲霄稱萬古。品題端的是詩家。

祭風臺武侯祠步韻

陳天祺

祭風臺上望汀沙。赤壁澄江映晚霞。隱隱綸巾揮羽扇。悠悠旌旆旆岸烏紗。千秋義氣凌霄漢。百世明經歷歲華。綱目特書傳正統。為公吐氣壯皇家。

八陣圖蹟賦

羅士琥

八陣圖有三。永嘉薛氏云。一在魚復。一在廣都。一在沔陽。成都記以為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

當頭陣法也。其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然則在魚復者。其方陣法歟。風后遠矣。馬隆之贊。獨孤及之記。韜鈴裂素。筆墨畦徑。間爾磊磊落落。晶晶熒熒。長留水滴。千載如新。其諸葛公魚復之所陳歟。篝燈賦之。

忠武誌卷

五

客有揮奇肱。馳桂軸。鞭素鸞。御黃鵠。出牂牁。踰瓦屋。策青羌。邁黃竹。訪雪外之蓬婆。超雲間之滴博。探玉斧之界畫。遡金精於寥廓。千里一息。忽經魚復。於是俯鰲令之幽居。尋孔明之遺蹟。但見渺茫漫之平灘。列參差之珉玉。或周迴而維衛。或拱揖而倚伏。或軒豁而欲馳。或蹙狹而如簇。謂其為遼海神鞭之斥麾也。庚稽山之馬羈也。神禹鑿餘之所飛。媧皇補天之所遺也。又謂其與水火土同時而生根。先天氣之希彛也。何喧逐澎湃如萬騎之西來。激射蕩瀾。飛流湔沫。亘古今而莫之移也。俯而睨。仰而思。已去而復顧。盤辟而委蛇。曰。噫嘻。我始知之矣。風雲慘淡。豪傑經綸。蟄其猶龍者。隆中

忠武誌卷

五

之所蘊。神其妙用者。八陣之所陳。觀其蔽壁門兮。重關。倚却月兮。連環。天衡十六兮。據兩端。地軸十二兮。居中間。風八陣兮。附天而前擁。雲八陣兮。附地而後環。天地之前衝。一變而為虎踞。其附天之風。亦再變而為蛇蟠。天地之後衝。一變而為龍驤。其附地之雲。亦再變而為烏翔。於是七八為經。九六為緯。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而成八陣。磐磐有中。權後勁輕重之別。有先陰後陽。剛柔之節。以實擊虛。今明彼此。以先奪後。今定主客。我簡而敵常繁。我閑而敵常迫。以正合。今以奇勝。乘陰陽兮。論生剋。門具將發。游軍補闕。合之則一。散之則八。握機之妙。在指掌屈伸之列。凡其銅鼓震而獵狔之頭開。木牛騰而關隴之魄摧。孟獲之所謂天威。司馬之所謂奇才。皆此圖之土苴塵埃也。彼不方圓牝牡。衝方車輪。果且鴈行。四頭八尾。托名於八卦。倚重於武侯者。特劍首之一呖而已。得其微而遺其微。舍棟梁而拾節杙也。雖然。斯義也。風后握之。佐軒轅。擒蚩尤。而為萬古兵家

之師。馬隆識之。作鹿箱車。破樹機能。而成京州一戰之奇。何曠世之良材。竟不卒其所施。曾出師之未既。遽隕星之流輝。淒涼乎梁父之吟。際會乎風雲之期。幡然於三顧之餘。夫豈不知炎德之微。而猶區區此圖之為邪。人亡事往。名留蹟遺。桓宣武見之。僅識其常山一節之勢。杜工部過之。激而為江流不轉之詩。豈武侯忠赤。貫此諸石。陽侯川后者。為之呵護。遺千古無窮之悲也。蓋公之所可能者。人。公之所不可能者。天。天運不復扶漢祚之衰。

忠武誌卷

五

是以天戈不能回漢日之西。未可以成敗利鈍。而隨聲於黃口之蚩蚩也。觀畢。又從而為之歌。曰。伯仲間兮呂伊。失蕭曹兮定指麾。才十倍兮曹丕。遺巾幘兮懿慚。而見揮。操如鼠兮睨鄰雞。公如龍兮入天飛。八陣圖兮雲栖。尚見公兮杜德機。圖不盡兮栢斗圍。後千載兮依依。微斯人兮吾誰與歸。

八陣圖賦

元江西儒學

楊維禎

遐哉邈乎。垂蘂故墟。劒閣崢嶸。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

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猗猗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下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筭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衡地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迹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

忠武誌卷

六

巴之水兮。硤崖折鋒。峽之濤兮。風霆霹靂。彼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硨磲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幘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韜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

造歟中營之告變。今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今掩炎精之嗚嗚。嗚呼。西望岷峨。今南泝錦江。山川相繆。今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釃吾觴。招謫仙。今呼子長。訪魚復之砂磧。今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今亦以發吾文之氣劑。

弔武侯賦

明弘文館學士
封誠意伯

劉基

天地闕塞。今聖賢隱淪。大旱焦土。今龍無所用其神。當運命之厄窮。今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今亦哲人之所戚。彼狂狷之縱悖。今履羿莽以

忠武誌卷八

元

滔天。亂倫汨典。今流毒爲淵。夏少康之不作。今時又無湯與武。蕨薇不可以食。今焉眾眾而獨處。睠三顧之欸惻。今蹠高光之所爲。鳳凰非梧桐不棲。今吁嗟去此。其安歸。瞻星芒於渭濱。今豈皇天之泮渙。日昃不可使再中。今指桓靈而慨歎。昔尼父之不逢。今寓斧鉞于春秋。誅奸邪於既死。今開日月之昧幽。般紛紛以攘奪。今世不以之爲殃。民彘泯滅猶一髮。今微斯人其孰明。覽出師之遺表。今涕淫淫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今邈清風于萬古。

渡瀘賦

明何景明

晨瞻崇丘。鬱乎相表。扁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江深夕流。蓋將濟於瀘水。傍人告予以理舟。沿洪濤以直度。迎迴波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久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橫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遐。收羗髣以帶甲。率庸廬而習戎。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今古長嗟。歎餘風兮莫覩。幸

忠武誌卷八

早

故址今重過。側身西望。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荊門。峙巫峽而流瞿塘。簡書零落。陣圖縱橫。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翔。南瞻祠廟。巍今敞宏。松栢蔭戶。丹青闕宮。羗戎禮像而崩角。士民釀酒而獻衷。然而垣胃林蔓。堦卷寒蓬。亦徒嘻吁父老。涕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三顧之後。受遺之餘。誓殲蠡螭。以報水魚。思中興之偉烈。恥偏安于一隅。業已折司馬之牙角。涉魏氏之郊墟。何遂違其厥志。竟勿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

不淑。赤星投營。蜀氓巷哭。瀘水之歸。露布盈幅。祁山之出。紼謳入谷。何先後之頓殊。遭漢家之百六。嗟哉天道。高不可摩。既促公筭。難揮魯戈。矢鞠躬兮躬殞。縱貞忠其若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艤彼清潯。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歌曰。朔風起兮瀘水寒。扣楫中流兮懷昔賢。遇非其時兮良獨艱。嗟嗟遇非其時兮良獨艱。

昔漢建安之季。天下分爭。羣雄雲擾。武侯抱濟世之才。不於其時。乘勢取榮。方且隆中高卧。抱膝長吟。豈非所謂隱居求志者哉。及昭烈訪知其賢。折節三顧。禮遇殷勤。得古師臣之義。因奮身而出。扶危繼絕。走大屢於艱難。百戰之餘。其才蓋亦奇矣。惜乎天不祚漢。中原未復。齋志而殂。此則可爲顓地悲歌。呼天浩歎者耳。然而天之所定。人不能違。孔子孟子生於亂世。遭時不偶。其爲著述。以垂世聖賢學問。經濟豈必以成敗論耶。晉陳壽志三國於武侯事多略而不詳。蓋壽生於晉世。各有忌諱。不得不爾。至於表請崇祀。則固已心服其爲人矣。歷唐宋元明代。增祀典。記銘論贊。愈久愈多。然俱散軼。未有成書。且於武侯之學術人品相業將畧俱無以詳悉其始末。是亦千載之憾事也。

遂寧張夫子西川名雋。海內大儒。慨然慕武侯之爲人。窮搜博採。將武侯生平撰述及其表箋書札與相蜀出師政績。次及於後人論贊碑記詩詞。無不畢載。顏之曰忠武志。俾後之人展卷全覽。知武

侯學祖聖賢出處以正其用人行政俱原本經術
及夫臨危制勝料敵設奇則又如至誠前知數不
能遁則武侯之得列於孔孟之徒而不但比之於
蕭曹之亞者賴斯編以傳之千古也余叨守南陽
爲武侯出處之地凜遵 張夫子命將武侯祠宇
書院暨各舊蹟俱一爲鼎新另鐫卧龍志板并所
頒忠武誌板俱收貯於其中所望後來者毋忘前
人辛苦而多刊以行世亦或什襲而珍藏之因不
揣鄙陋而妄贅數言於其末時

忠武誌卷八

二

康熙五十一年歲在壬辰南陽府知府加一級襄
平羅景謹跋

忠武誌八卷

江西巡撫
探進本

國朝張鵬翮撰鵬翮字運青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
官至大學士諡文端是編載漢諸葛亮始末首本
傳次年表次世系次心書次新書次遺文次遺制
次遺事次用人次勝跡次爲後人詩文其遺文不
收黃陵廟記之類頗有甄別而心書新書確爲僞
託乃併載之則仍蕪雜也旣收心書新書姑存其
舊而十六策仍不載則又疎漏也梁甫吟詞意雖
淺然見於歐陽詢藝文類聚其來已久又增一白
鳩篇則不知其何來矣

忠介遺事一卷

〔清〕彭定求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九年

唐文治等刻周忠介公燼餘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忠介公

遺事無卷數》提要

奉

天承運

皇帝敕曰昔人之舉郎吏曰其素寡欲萬物不能

也官人之職如鏡於水澄汰於己辨論有原稱

是選者不亦難乎具官周順昌介圭不飾朱紱

有音肅然清廟之容雅有先民之度自其筮仕

司理壹意守官風清閭海之塵氣懾貂璫之魄

蔚爲民譽晉陟天曹體望滋章師言惟允峭獨

白矢寅協奉公破藩籬厓岸之私虛能鑒物絕

弓劍苞苴之間廉非市名蓋將以喪王崔毛爲

忠介遺事

敕命一

十

心非直著簡要情通之望乃以覃恩授具階於

戲子欲拔貞固而斥華僞汝明子欲進公忠而

抑阿黨汝翼以平心考覈人地以實用儲侍人

才雖在耶吏子將以統均望爾其念哉

敕曰君子砥節首公能以清彊自奮殆必有履門

之助焉具官周順昌妻封孺人吳氏淑慎無儀

安貞有節適舅姑之所溫清無間於夏冬竭奉

養之勞洗腆更兼於藥物迨相夫於典劇益相

誓以御窮衣有敝穿允稱齋鹽之淡泊奩無粉

澤彌資水鏡之清明茲加封爲安人臣有義曰

無私交女有心曰無私謁斯所謂相成者乎尙益志勤以竟厥德

救命

天啓年月日

之寶

忠介遺事

救命二

二

奉

天承運

皇帝敕曰賢才之出殆非偶然元氣孕畜於家門而
植幹克生於王國詩有之教訓爾子式穀似之
式穀之云豈以辟咎提誨爲能事與贈具官周
可賢乃其官周順昌之父蘊義生風誠心爲質
立身於名教之內祖義而本仁行已在儒俠之
間重氣而輕死枕藉數卷吾伊於菽水之餘揮
斥千金兀傲於蓬蒿之下是生結嗣爲我清耶
抵掌而談節烈之風須眉如在奮身以柱倒邪

忠介遺事

救命三

三

之俗風骨有傳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鶴之在
陰甯知其子之和燕之有翼甯非厥考之詒爾
無悔濬後之勤朕益懋開先之報

敕曰江左之士柔靡輕心鮮有威嚴砥節者非獨
士氣使然亦其鉛華浮曼之習中於胚胎而內
教不立之故也贈孺人張氏乃具官周順昌之
母茂矩有閭樸心不改事尊章於遲暮黽勉齋
鹽安君子於遠游躬親操作是生賢子不媿母
儀如彼靜姬卻丹華而不御迨於廡仕終白賁
以爲貞茲加贈爲安人於戲爾子爲清吏爲清

郎而附爲母師爲內則豈獨可以易吳風朕將
以此致天下焉

敕命

天啓年月日

之寶

忠介遺事

敕命四

四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官不踰耶位而銓衡庶品區別九流則
選曹是也非才望兼允不在此地爾吏部文選
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夷曠似玉清平如水爲
理有強直之譽司勳高峭拔之名簡於朕衷贊
冊具在已乃周流四署靖共一心辨官盡南北
之長惟其材不惟其域啓事極朝野之望尸其
舉不尸其名屏去棘籬謝絕蹊徑疎寒爲之色
起淹滯頓爾流通至於臣筆簡稍草商衡之稱
忠介遺事 韓命一 五

矚目精心剖析李栢筠之號神明自古二縣之
美談爲今第一之清譽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
大夫錫之誥命夫山濤之啓不云平吏部耶主
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於戲今日風俗
之偷人倫之斁耶有責焉固非徒門調戶選之
爲奉職也而太史之制所褒美於濤者亦不過
曰立身行已足以厲俗而已惟爾行已信於諸
曹課今誘來朕寄不淺欽哉

制曰史稱鄧攸爲吏部妻息皆素食而山濤之妻
時以倫鑒問一以操一以識也朕有清耶其問

門之助不可無褒爾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周順昌妻累封安人吳氏夙嫺內儀休有華問
機絲相讀既黽勉以御窮基縞從官猶相忘於
屏貴及里門之居守乃管鑰之惟嚴肅括家人
內言無出訓敕爾子外交無入則爾夫之塞竇
於簞腹而盛飾於簠簋也爾不亦有助乎是用
加封爾爲宜人凡朕之所以褒爾以其有素食
之風也爾夫多稽阮之游爾能鑒識朕終以山
公之業望爾夫矣

忠介遺事

諸命二

本

制 誥

天啓二年 月 日
之 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雨施天下則知觸石之功水由地中而
明負芥之德故范滂留硯而券後魏莽獻笏以
章前期勵臣忠必追祖烈爾原任平湖縣儒學
教諭周冠迺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贈通議
大夫太常寺卿周順昌之祖父學本一誠經窮
三絕時名足則彌貴陰德耳鳴自聞穀滿秋幃
聽垣率於宋五漿窺夜戶學不可於魯男迨於
鮑升伯起之堂愈堅士節麟見陳羣之角不墮
忠介遺事 諸命一 七

家聲凡茲爲臣盡命之忠誰非率祖攸行之德
譬之崧高仰侍演祭先河是用贈爾爲通議大
夫太常寺卿錫之誥命省月惟卿慰忠魂於碧
藏自天中命發生氣乎黃墟

制曰夫翼子者貽孫忠貞之所以不墜過祖而遇
妣蒸昇之所以孔借王母介如文孫是若爾韓
氏迺故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贈通議大夫
太常寺卿周順昌之祖母名閭毓秀碩士姬休
著孝衣衾枕席之間得意贊翺房敖之外是使
滿陵惟晉伯鸞有耕織之儔蒙山棄薪萊子無

功名之忠而於焉播穫受苗命之澤緯績成勳
猷之華粲有問孫章其義問發地下三年之血
疏民初百世之榮用附爾爲淑人錫之誥命臨
大節而不移千秋正骨播徽音其莫閱一代芳
模

制 誥

崇禎二年 月 日

之 寶

忠介遺事

誥命二

八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蓋聞萬年教誥不能回觸屏之聽都情竭
忠不能弭發篋之慚原彼貞邪乖於父子若乃
鄭虔敦倫子涵著直天簪內茂高節外寒雖衰
楊塗殊而弓箕道合爾累贈吏部文選清吏司
員外郎周可賢迺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贈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周順昌之父道廣而周才
閎以遠周禮六行卓有兼資皋謨九德殆於具
體慕義如渴安仁若山至於維孝友于因心慶

忠介遺事

誥命三

九

篤硯田力穫資爲三釜之歡原歎永懷發彼雙
荆之潤曾操甘以娛志薛推肥而解猶義報其
天有足多矣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夫輪或
師達鈞可通御取爾孝義教彼忠貞洞酌注茲
豈有異乎用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錫
之誥命有子死忠顯親名於不斃維王教孝訓
臣節於來茲

制曰義形於色應知勁草之心教始之胎詎沒遺
樁之澤維下達俊物以顯臣忠亦李杜齊名而
徵母訓爾累贈宜人張氏迺吏部文選清吏司

員外郎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周順昌之母在
星為婦如月幾望言無出閨斯饑季女之貞苦
不假家正位嚴君之教丸熊畫荻彌不為奇斷
織戢戢並有其道而曷成令子作我貞臣范滂
立節於君宗死復何恨敬姜戒倫於童子習有
自成詎聞幽忠而忘聖善茲用贈爾為淑人錫
之誥命天道有知弗遂還於七日孝思維則慶
斯申於百年

忠介遺事

誥命四

十

制誥

崇禎二年 月 日
之 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
徂造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莫
弘殞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
原任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希聖得
清擇節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
修馬亦補衡之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衡並
以品心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拊時則指
鹿之惡浮於望夷出獵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

忠介遺事

誥命五

士

吉箝綯四張喬固膺滂枯槁相結焚原盪岳不
可邇親固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岑厓詎無知
幾之士築室以擬袁閔而爾獨持虎執獒沐湯
席餞班荆悲咽尊酒豪據俠抗左儒義依鄒浩
忍捐愛息以狗彘孳木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
邱成分宅之德於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
乃成城哭幾為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
壁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
漢被收吏民守闕飽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
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於凶

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衡鬚唐臣
隋尚未有並其慷慨佩此從容者矣今振軸旣
旋袞鉞並設碑路元祐大升公正之羣慕顯湯
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太常
寺卿錫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
旁之奸烈於正二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
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
聖人之中甯存狂狷和忠臣之報爾媿奸回

制曰大殉國之忠樹其臣鶴閑家之範著其女貞

二者若劍合而璧雙譬官鼓則商應荷旣流聲

忠介遺事

卷六

主

於不朽斯可釋憾於未亡爾累封宜人吳氏選
故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贈通議大夫太常
寺卿周順昌之妻於女則師維士不櫛激庭謁
小生之羞而抗趙映具壻視人倫之鑒以佐山
游至於鈞黨獄興清流禍作而爾夫以不懼虎
尾遂罹雉羅劉陶北寺之凶楊震西亭之慘將
恐將懼惟汝惟予賈妻封髮已無開沐之期阮
婦作縻永絕歸還之望當斯之際不亦悲乎今
忠邪旣辨庶幾小往而大來存迹何殊猶夫子
被而我佩是用封爾爲淑人錫之誥命豈必相

從已爭光於日月雖乖俗老尙表度於山河

制誥

崇禎二年 月 日

之寶

忠介遺事

卷七

主

周忠介公神道碑

黃道周

蓋聞之聖學曰憤師風曰奮不奮不憤白日衆寢天啓之末上帝假寐奄尹吐光焚灼天下天下瞋然不知所旦周吏部蓼洲先生乃起而大呼以爲義馭之必且出冰勢之必且消狐魅之必不可恃嚼齒碎舌蹈死而不悔嗚呼非憤奮於百世而爲之乎嗚呼予觀天下治亂所託惟人與言選人而進天下其準一世或老或幼蓋三十年焉止矣選言而繩天下其繩百世或悶或默或見或不見蓋算有聞聽之者於是天地之罡氣有播於雷唇裂於電毗明白正告使忠介遺事

神道碑一

十四

士女雞犬蠅動之倫咸聳耳縮頸若龐水之將降蓋自顏貞卿段秀實而後復有先生也嗚呼盜賊已成篡弑已形雖董筆南簡淋瀝邱山何當鍼芥之用卽不然疆弩射市鹿羣隕坑身值大殊何刺之有必如先生優游家居秉素自貞動未有增繳之施出未有容默之討含蘊瑗之雍容樂史鑑之踴躍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摧撞逆芽振靡明報此百世而下懦士以之挺筋督夫聞而張目也嗚呼明哲之談古用以明若否今用以守房帷危孫之權古用以棲亂國今用以酬興王周先生歷身中塗讀書滿車甯不知見險

知止之爲智我無言責之爲裕哉以爲是駕道通徑奮憤而不爲也先是魏都諫被逮抵閬門緹騎四繞親朋漸絕先生獨過胥江持漿飯與共臥起以女女其孫戟手逆瑞及諸權貴置不絕口及姚詹翰持服削奪歸顯貴人不弔也先生引禮法大詆之凡先生所批繩必中其隱卻又顯治之爲賊於是衆起欲搏先生先生不顧也文學士湛持問謂先生曰公幸家居少取僦稍袋口足免何苦共死乎先生曰吾一官敝屣耳七尺可作砥吾用之矣安能惡目以視若輩居無何御史倪文煥以賊誣先生用削官會繼瑞李忠介遺事

神道碑二

十五

實論吳撫起元滅料誤運指公與周穆等六人門戶請託丙寅三月緹騎遂下下之日吳門晝晦暴風雨五日平地如浸吳中士民踴躍中爲先生號冤者闔巷詔不可讀緹騎索囚稍驟衆拳蹙上悉狗跳有死者公乃覓舴艋從使者陰度關公泣謝父老謂奈何以吾故累地方吾死自能殺賊勿憂公等百姓亦以殺緹騎故停詣闕率灑泣散去方是時吳中幾變吳中變則天下之咽絕逆瑞亦藉是變色得稍緩既抵獄天又大震飛石碎五木人畜踣蹈無萬公語同事曰吾輩精誠薄使天激如此吾死叫上帝速殲鼠

革無徒累諸蒼生蓋不二十口對簿死口齒盡折血肉糜爛不可辨嗚呼傷哉以公之精爽上感雷雨下格羣黎而不能寒一奄尹之贈彼未嘗窺書宜然諸惟貴猶猶奚爲者乎先生始仕子鄉爲福州司李甫下車典謁請詣瑞案公瞋目視之既數日廉諸虎翼悉質長尾瑞案恨甚會諸商關監門訴諸役無狀諸虎翼縱刀矢有所洞傷民大哄瑞遂發火燒比屋劫袁中丞質其子留兩憲使意先生入候並執之先生持不動夜捕六兇界之獄諸虎翼率啼泣請瑞出憲使自贖也卽不可當以守令代兵懸公夷然曰罪四

忠介遺事

神道碑三

太

弄兵無赦條憲司重臣無實理必以小易大烏知之乎當事者憚甚并捕諸哄民欲平之公曰爲百姓受虐故至此奈何復戕百姓平之乎急就釋之歡聲雷湧於是瑞案心悸闔監門發疏不敢動兩臺賴公自振急疏案罪狀天子爲毅然撤案歸諸釋不問嗚呼神哉

顯皇之仁也微先生識不能使天子知一方民之冤微先生力不能使天子除十六年之醜諸當事者側目視公公亦決意挂冠通國罷市日數萬人環治而泣曰公去吾曹就死耳行李發者視城閭已悉墨石

斷通路嗚呼直道之在民也義者與奮仁者與憤百草茫蒙非怒不生詩曰民之方殆視天夢夢言夫不憤不奮之不可爲治也以先生才挺晶白爲名銓識拔天下賢俊稍隱忍報天子不乏而先生若此者豈得已爲之乎張復之曰以李杜自處猶恐爲胡趙以胡趙自處何所不至當李杜時士紳猶在楯陸奄尹不過中令而枝孽放濁不可居忍諸賢驚創發撼懲治之恐不及而後世疑爲已過其立心可知矣微先生千世而上乃使李杜孤行先生事父母極孝病服養不解帶居喪毀不勝不以貧故受一漿之餽在吾

忠介遺事

神道碑四

右

鄉五載日惟市一蔬既秉銓歸四壁蕭然人稱之曰冰條先生効不一載

聖天子出逆瑞殛死公獨得贈卹異等諡忠介三世皆太常卿稍酬往者四世未葬之慟士民間者或泣或歌詩曰旣克有定塵人弗勝諒夫

銘曰汝南世家代有嶽則非曰矯飾好是正直澄流礪砥義波海激誅觀破柱各視其力以泚默容以極反側上帝者之駢蕃追錫膺滂敷遇浩穰寡色惟孝作忠惟名副實樹百世表爲千古式

諭祭文

維

崇禎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陳洪謐

諭祭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諡忠

介周順昌

曰朕惟清風之被百世可師直節所維千秋爲
烈爾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
周順昌丹矢剛腸素懷勁骨金門射策紆經濟
之弘猷玉鏡懸冰多平反之仁術潔比白龍江

忠介遺事

論祭文一

丈

上月南閩膏澤頻翔寵膺丹鳳闕中雲銓部鑑
衡不爽乃以眞才眞品獨重朝端然而正氣正
心不隨波轉當逆璫之肆虐遠端士以伸威爾
乃義憤填膺論交罔卹生死道心貫骨寄託直
許婚姻佗僚中於含沙談笑隨爲赴獄百刑不
屈四體爲摧魂騎箕尾歸天氣壯山河振地今
權奸已殛公論大昭追贈爾官卹錄爾後骨函
香於黃土金石比堅神鋒幹於蒼松雪霞若麗
錫爾禮祀慰爾忠忱光互汗青誰是百年之壽
歆茲俎豆永延萬禩之名

論議

以進士司理福州耿介絕倫稅監高案煽虐閩中不
投一刺撫臣被執監司有婚案以身投罪者順昌主
鎮靜持之與監司左乃聲價從此愈高入吏部其門
如水卽持赫蹏通寒賄者望之卻走矣壬戌佐外計
貪墨一洗順昌律已峻刻而宅心坦虛於籬棘町畦
之間曠如也迺是非眞贋較如矣乞假襖被圖書一
兩行抵家仍敝廬數椽與二三故人日夕雄談爲樂
至地方利弊必嘔心區畫爲當事暢言之凡孤根寒
士及販夫負卒莫不倚之爲天乙丑夏逆璫矯旨

忠介遺事

論議一

九

逮魏給事大中大志行峭勁順昌雅重之見其銀
鐙在途莫有問者遂以女字其孫又益腕時事拍案
叫罵親騎歸聞之於璫倪文煥遂劾順昌得削奪而
向之閭中相左及吳中大吏有私隙者與文煥諸奸
比徵入詔獄慷慨罵賊而死就逮時吳中震動所倚
爲天者一呼數千人擊殺緹騎幾至揚竿逮至京遂
有王恭廠之變都城崩裂其感動天人或以爲他君
子所未有云

擬諡忠介

廉方正
執一不遷

又擬端烈

精禮守義
剛正

得

行誼忠介

忠介遺事

卷三

羊

周忠介公祠堂記

張國維

忠介遺事

記一

羊

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故廟食於吳者不可勝記惟伍大夫范文正公祠歸然竝峙焉嘉宗之末宦者用事大舉鉤黨諸賢相繼死竄今天子卽位權姦首伏厥辜其明年卹建言死事諸臣贈官各有差皆賜祭葬特祠祀春秋以少牢而得微易名之典則五人其一爲吏部員外郎周忠介公今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者也故事贈官不及祖父而公之子茂蘭習血訟冤陳乞三代卹命天子嘉之如其請蓋吳數云茂蘭歸而營葬葬之日千萬人會焉余受命撫吳特出郊襄大典越三年而建祠鳩工宅材有司實董其成余以十二年春月謁公祠則廟貌爽然新矣初公釋褐司李閩中有異政聲籍甚余時固已聞其風而敬慕之公奏最擢銓曹亡何遂罹瑞禍問對簿不屈聲徹棘林益敬慕不置昔余待罪省垣與同年生故相國文公震孟善相國故善公又同里姻婭言公軼事甚悉恨弗獲一見公猶幸得交相國如見公也及余應召還朝則公之墓木已拱而相國亦捐賓客可慨也已祠去府東數武堂凡三楹南其廟於前爲門繚以周垣於後爲室構楹甃甃之

具不惟其麗惟其良髹漆丹堊之用不惟其飾惟其制尊鼎豆登之器不惟其精惟其備望其門奕然闕其堂肅然俛仰榱桷几筵之間如聞儼然愾然公之靈亦赫矣乎先是公祠未落成時鄉人廟而祀公者數十處疾病必以禱寃抑必以告巫覡僮僕迎神送神之曲歲時不絕閩之鄉亦然公歿已十餘載而英爽如在人耳目前放而準諸千百世一日也甯特吳與聞哉越日公之子茂蘭謁余於庭再拜請余記余辭不文公之謚命視草者司農倪公元潞表公墓者宮詹黃公道周皆海內大儒也綴文之家哀詠弔祭忠介遺事 記二 三

開讀本末

姚希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吳氓因開讀鼓譟擊殺旗尉李國柱先是魏大中被逮過吳門周順昌周旋累日以女字其孫談中朝事切齒詬詈縱騎歸聞於逆閹御史倪文煥卽以此參順昌削籍矣闕恨未遑而前此撫臣毛一鷺以涼煥市態爲順昌嬖笑飲恨圖報織監李實已幼去舊撫臣周起元一驚則徹實至蘇百計婦之因以順昌爲實實因追論起元擅減袍段而周宗建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爲之干請宗建昌期已被逮復逮順昌等五人錦衣千戶張應龍文之炳猝至吳吳中鼎沸順昌貧徹骨以吏部郎歸做廬數椽而已然小民冤抑未伸并水旱征徭之事必力請於當事窮交寒賤游揚援引不惜齒頰士民深德之聞被禍不勝冤憤且謂禍始一驚吳令陳文瑞持檄詣順昌順昌從容談笑入空齋稍簡圖籍妻子環向絮泣不爲動見案頭有素楮乃龍樹菴僧乞書署額者泚筆揮灑遂拂袖而出觀者枳道開淚盈眶入公署候命窮卹卽落蠅附而至順一議周吏部日不下萬人連日靈雨晝晦景色慘澹緹騎循例需勒亡厭順昌家無一錢旁人傾貲以應貧士

貨脩脯負販兒解敝襦質庫中共飽饒隊而緹騎猶欲滿其囊越三日始宣詔則三月十八日也衆聞順昌將就檻車傾城而赴執香者煙漲蔽天號聲聞數十里至使署衆益集門猶未啓署通城關衆登城林立雉堞皆滿香焚雨中如列炬城上下遙呼相應聲震天順昌出不意再拜請解衆不爲動比一鷺與按臣徐吉至命啓門士民譙譟入堂上設幃幕儀仗二錦衣列侍羣尉鵠立指揮最下置柩簾爲被逮者蒲伏之所衆悲憤一諸生迎謂一鷺曰今日人情如此明公獨不爲青史計乎何不據實上聞微曠蕩恩

忠介遺事

開讀二

雷

請撫按勘治乎一鷺設應之諸生更揚袂言曰微聞道路知事所繇起故欲明公終始之耳往復良久緹騎見議久不決手銀鑰擲之地大呼囚安在衆怒忽如山崩潮涌若然而登攀關折楯直前奮擊諸緹騎皆抱頭竄或升斗拱或匿厠中或以荆棘自蔽衆搜捕之皆搏頸乞命終無一免者有蹴以展齒齒入其腦立斃疑卽李國柱云其踰牆出者牆外人復痛鑿之是日也衆怒集於一鷺幸守臣寇愼與吳令陳文瑞皆賢者且素與順昌善人咸信之因調護一鷺使脫去然人皆一時憤激非有部署成算決裂將不知

所終亦不暇計也日已昏而緹騎往浙逮黃尊素者舟過行關方從津吏需索且從市中彊市酒脯市人亦執而擊之周呼城上曰緹騎復至矣衆復乘勢往焚其舟沈其槩於河緹騎泗水過西岸岸多田父復以樓鉏逐之北人不習水抱片木浮沈數里至僻處乃敢登比衆散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瘡痍起奄奄僅屬間人聲稍厲股栗求救一鷺召介士環署衛之順昌亦一夕再徙別署自分從此無生理然恐以此株累里中父老子弟死不瞑矣一鷺遂夜要御史吉人臺從燈下草疏告變五鼓過發復檄郡邑欲

忠介遺事

開讀三

雷

得首事以報乃以風影捕顏佩章等十三人下獄甚有先期出後事歸者亦被執諸人亦不屑辯第曰爲周吏部死復何憾一鷺凡十日三上疏欲以禽獲首亂功自解謂此曹徇私倡率非有公憤因李實疏有吳民切齒痛恨語以此解嘲終不及號冤一字時衆尙誓死不欲令順昌就逮諸書四布且榜之通衢於是守令就順昌謀揚言候旨乃發俄以一夕調兵密遣就道既渡關從曠野間乃敢宣詔草草畢事比衆覺之順昌去久矣時詞事之在吳者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且截運道劫漕艘矣逆關大

忠告畫策者比一驚疏至首輔秉謙故吳人悸不出
語他輔擬旨周順昌逮到朝廷自有酌量處分
小民無知何得擁衆鼓譟如本日解散姑不究再有
抗違定行正法且益重本犯之罪亡何周順昌逮到
遂成王恭廠之變

是年七月東吳民顏佩章等五人於市時巡撫毛一
鷲三疏至言緝獲首難狂民地方帖服且有天網不
漏輿情共服等語逆聞信然不復慮激變矣諸輔臣
有所受於是有所漏網渠魁之旨凡紳矜之賢者擬
盡畧之而緹帥田爾耕亦疏斥諸生將謀危及巢卵
忠介遺事

開讀四

三

吳中曰夕相驚謂有阼傷之事富家且盡室徙賴守
臣寇慎及吳令陳文瑞苦心護持而新按臣王珙於
都中有所聞知吳中更不堪兆豐謀於時相遂以顏
佩章馬傑楊彥如沈揚周文元五人竣此局一驚猶
恐釀意外以屬兵使者張孝孝流涕而斬之其他吳
時信劉應文丁奎季卬孫許成鄒應貞戴鏞楊芳就
繫滿戎有差學臣周邦燦亦爲降斥諸生王節劉羽
儀殷獻臣王景皋沙舜臣五人殺佩章前數日狂飆
拔木殺禾稼竟日夕水深數尺自此而緹騎不敢肆
出矣後二年順昌昭雪蒙恩卹鄭先生吳默收佩

章等遺骸瘞於逆祠之旁題曰五人之墓書人以婉
不人者

忠介遺事

開讀五

七

鳴冤疏

原任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周順昌男生員臣周茂蘭謹

奏爲孤忠已被恩褒沈冤尙未剖晰謹刺血拜疏懇報父讎以彰

國法事臣父周順昌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始仕

福州府推官勾水自甘蠶塵無染值稅監高案

擅行威福臣父不屑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

實左右案致受囑囚恬不知恥者臣父鄙之每

事相左幾爲其所中幸公道旋昭得入銓署供

忠介遺事

奏疏一

天

職十有五月弊絕風清未嘗受人一縑一楮卽

尋常竿牘莫敢輕投退食之餘惟與同鄉一二

相知切劇道義而已壬戌之夏因暑銓政與一

科臣不愜拂衣竟歸歸裝惟布被一牀殘書數

卷抵家杜門半刺不入公府所正色力持者獨

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尤嘔心區畫以其身隱

繫維桑之重迨逆璫煽禍臣父驤睂搔腕恨不

從楊漣諸臣後請

尙方之劍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其介特

孤踪橫罹羅網念及身後遂與締婚舟次盤桓

談及中朝事輒拍案怒罵緹騎還京具告逆璫

痛恨臣父不減楊漣大中巨虎倪文煥關瑞微

指首先操戈而臣父削奪矣前此撫臣毛一鷺

多炎涼市態臣父微致反唇而向之媚閹瑞旋

媚逆璫者挑鬪其間一鷺遂從杭州敦請李寶

至蘇促膝獻計更有同鄉破甌無恥之人借臣

父以媚文煥殺機旣發罪罟斯張而臣父逮矣

逮命旣至萬人悲憤爭欲得殺臣父者而甘心

焉乃緹騎大逞咆哮愈千衆怒洶然一聲攘臂

四起臣父大叱疾呼謂爾曹不散吾先觸死知

忠介遺事

奏疏二

先

府寇愼知縣陳文瑞更委曲理論始稍稍解去

臣父得潛身赴

詔獄訊鞫之日奮詞慷慨聲徹棘林致肌膚爲糜指

脛俱裂活剝生搗立刻追命種種楚毒獄吏傳

示外人與臺省形之章奏皆以臣父氣更揚語

更烈死亦更慘臣言及此腸如攢刺欲慕寫一

字不能矣尤可恨者當日開讀起變疾如風雨

若撫按直據情形連章入告逆璫或能悔禍乃

抹殺公論至云周順昌植黨附邪仰干

聖怒何與諸人事又云標榜習氣高自矜詡仰承漏

網之

自陰種株連之禍何忍心辣手至此顏佩章等五人
駢首就戮其臨刑痛罵者為誰迄今在人齒頰
也臣父身故追贓貧窮莫抵藉親故捐俸捐貲
勉完三千之數恭遇

聖明御極逆璫次第殲夷當年挑釁攢謀之人借桐
封以頌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幸逃指摘
臣本欲暢言之而上有

朝論下有鄉評且因臣父生平嫉惡嚴而宅心厚

臣姑隱忍以承先人之遺教獨文煥以資治門

忠介遺事

奏疏三

三

軍開罪逆璫一攻臣父其寵嬖不下崔呈秀倏

而順天巡按倏而河南掌道遂以元功受上賞

不得不為刈草除根之計而一驚輩又捷投之

此臣父所繇隕身畢命而臣三年立庭寢苦嘗

齎誓不與諸姦戴履

天地者也問文煥在

鼎湖之際首先勸進贊成不軌真

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驚頌璫建祠罪狀具在豈容

以濫先首邱免其追削伏乞

敕下部院將新到倪文煥照崔呈秀例亟棄之西市

使遺孤得分齒濃血呼告先靈并將毛一驚盡
法磔戮以為戕賊賢士大夫者之戒則復仇之
義稍伸卽下從臣父永無憾矣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奉

聖旨周茂蘭所奏事情知道了倪文煥既已解到著
卽究擬正罪毛一驚煽姦建祠本當追究姑念
已故不必再求血書原非奏體以後悉行禁止
該衙門知道

崇禎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奏

忠介遺事

奏疏四

三

請祠諡三代誥封疏

原任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

周順昌男生員臣周茂蘭謹

奏為恭謝

天恩并陳私惻懇

賜殊褒以安忠魂事臣父順昌賦性忠直矢身報

主逆瑞煽禍橫蹈殺機種種慘死之狀不忍縷述恭

遇

聖明御極得膺

優卹榮哀胥備

忠介遺事

奏疏五

呈

賜贈廕又

賜祭葬旋奉全給廕諡建祠賜額之

旨雖同鄉慘死諸臣未蒙

允俞而臣父獨蚤下部覆矣臣伏在草莽感激

聖恩輒憑棺慟絕夫臣子之身

君父生之

君父殺之何敢嗷嗷瀆控第前此三年間事逆瑞頤

指于內羣姦迎承于外迴想

先帝窮然紫禁閣不聞聲會知臣父為貞為邪所以

削所以逮所以死之故否也頃臣匍匐入

都道出保定有

救賜楊忠愍祠即先臣楊繼盛也易名為千秋華袞

廟貌作四方仰瞻凡過其地者莫不下車矜式

愾焉興歎蓋俎豆蒸嘗關於人臣者小而立懦

廉頑係於世教者大昔聖王撥亂反治而式箕

閭表容墓夫豈無頒宮壁水之側可為奉璋執

爵之光正欲置之萬耳萬目之地使天下知如

此而忠如彼而逆如此而卹如彼而誅為將來

臣子之法戒人主作忠之極則耳今得比繼盛

例者惟楊漣一人而臣父固嘗與漣並許易名

忠介遺事

奏疏六

呈

崇祀者也臣痛念臣父雖獲

優卹而概暴郊原魂遊岸獄污蟻隕生百身莫贖臣

擬於復仇之後泣召先靈仍還蒿里而敝廬數

椽朝風夕雨生無棲止死更何依伏乞

皇上廣推錫類之仁易名重典蚤

賜諭定至建祠一事鄉邦樂為義助公帑不須厚給

亦非獨臣一人之願實通國士民所延領而望

者也又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凡百官死於忠諫已經贈卹者其父

母妻室不限存沒俱給與應得誥命近李應昇

之父母與高攀龍之妻

皇上俱照贈官新銜給與誥命而臣父業贈之三品

例迨三代

皇上既卹慘死諸臣之父母弁及其妻豈獨靳於諸

臣之祖弁乞

全賜三代

誥命馳榮九原使臣得捧

明綸歸先隴卽耕讀終身永爲忠廉之後裔將世世

輝映矣臣不勝激切惶悚待

命之至奉

忠介遺事

奏疏七

書

聖旨覽周茂蘭奏謝知道了周順昌清忠慘死洵足

風世著與他謚請給三代誥命該部查會典具

覆

崇禎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奏

吏部驗封清吏司林徹昌覆前疏奉

聖旨准給與

吏部驗封清吏司徐大相覆前疏奉

聖旨是

周忠介公傳

史臣汪琬撰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府推官稅監高宗殊橫順昌廉其役有犯者輒捕置於法由是與宗及監司嬖倖者忤不恤也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署選事俱以廉直知名未幾引疾歸嘉善魏大中被逮過蘇順昌往餞之與同起臥者累日且許以愛女配大中孫官旗屢促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歸語魏忠賢我故吏部郎其也因呼忠賢名罵不絕口在旁者聘貽率相顧咋舌避去其語頗聞忠賢

忠介遺事

傳一

蓋

於是御史倪文煥劾順昌不當與罪人連姻且誣其署選時贓罪有冒削籍矣順昌猶刺刺向人罵忠賢不止也旣而前巡撫周起元之獄起天啓六年三月順昌與周宗建等次第俱被逮順昌故廉吏慷慨敢言事旣家居數爲有司爭論閭閻疾苦及他冤抑狀以是吳人德順昌甚官旗逮順昌者至民間籍籍譁語魏太監矯旨殺周吏部皆大詬恨方宣詔大諸生力言於巡撫毛一鷺請抗疏雪順昌是時吳人環集爲順昌乞甯者數萬官旗咸怒叱之東大開爭毆擊官旗有死者一鷺僅得免已遂拘順昌官屏中衆猶

忠介遺事

傳一

美

數千人守順昌涕泣尼其行客諷謂事迫矣盍早引決順昌謝曰某小官也敢援大臣不辱例乎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當請殛元凶以報天子竟以中夜乘間出偕官旗赴京師遂下詔獄忠賢銜順昌次骨坐贓銀三千兩至榜掠無完膚順昌每被考順昌必極罵忠賢如故銀撫官許顯純命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自起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噴血濺顯純面隔盆厲與宗建相繼益死獄中喪至吳吳人趨逆皆哭失聲是日吳中大風拔木凡三晝夜乃止愍帝卽位順昌子茂蘭刺指血上書訟於朝贈太常寺卿諡忠介子特

號五人墓五人爲顏佩韋及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楊墓卽一鷺所疏建忠賢普惠祠故址也好事者每歲時往酌酒焉

論曰聞諸太剛必折其順昌屬奄之謂矣顧相傳被禍之日至於傾城毫倪炷香流涕以送匪賢而能致然乎若顏佩韋之屬則又皆荷擔鼓刀者耳猶且捐軀截脰不惜殉順昌於死任俠尚義如是孰云吳俗澆靡哉

忠介遺事

傳三

老

書周司理事

姚希孟

當稅監之發難於閩也周司李景文方攝閩縣篆是日稅監持刀負敕從驍勇數十人斬入撫院內垣并執其子同出至憲公署屯道李碧海兵道呂釋軒并兩關司俱到相與勸解撫院倖脫虎口稅監隨挾兩道同步送歸留茶時已黃昏矣至四鼓後稅監忽開門送出屯道仍留兵道在內次日下午屯道在撫院前責令運府縣官前詣稅監欲以一人爲質贖歸兵道眾議欲得甲科一人往意屬周司李司李計之以爲君父有難臣子捐軀赴之義也祇爲上官而死毋

忠介遺事

姚書一

三

乃輕死且是時撫公旣回院兩道原可無送其相隨而歸署也因兩公素與稅監交驩故稅監得狎而持之不知墮其阱中也衆無以藉手乃以陳貳守往兵道始得歸而貳守爲稅監所拘繫等於奴隸矣前此司李履任時間中舊規凡地方諸公初至謁各臺竣必謁稅監稅監因出酒食相勞極歡而罷胥吏以故事請於司李司李叱弗往稅監聞有新司李來飭厨傅治具兩日竟不得一刺也恚甚每欲甘心焉若使司李挺身爲質正如肉投餒虎不止屈辱如陳貳守矣此事固爲明哲保身然持論甚正識者聞而鑒之

兵道出而頗聞前議不無憾於司李至每每訟言之謂周司李無避事之心而有其迹司李遂欲投劾歸其呈牒中有進義退禮之句撫院見之以爲刺己也陽爲慰留而語意多不然其語人周推官亦欲義退無乃未卯求夜邪亡何而司李又攝郡篆治稅府之貽禍於民者咸正厥辜有羣盜劫稅棍而事敗者兵道以尺一來欲所追贖物以還稅棍司李卽謂盜固盜也稅棍亦盜也取之盜而還之盜於義何居陳其錦給珠寶於庭呼烈炬焚之口角間又頗有微詞而兵道之怒積不可解矣然而清風載地仁聞四達每

忠介遺事

姚書二

无

一萌歸志則號呼攀轅者動以千萬計雖耽耽二憾訶知人情若是猶未敢肆其毒也

後司李爲名吏部蓋侃侃行其志而鉤黨禍作遂與李元禮范孟博比芳嬋烈迺一時爲逆閹媚子而下之石者卽前共事於閩之二憾也今忠介名揭日月而逆黨罪成鎖案嗚呼人之立身居官可苟也哉

忠介公墓誌

府君姓周氏諱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中萬曆癸丑科進士初任福建福州府推官六年考滿行取禮部主事隨補吏部稽勳引歷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天啓六年忤魏璫逮死 詔獄崇禎元年誅璫及璫黨 卹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諡忠介特恩誥贈三世太常卿敕建專祠春秋享祀建坊表揚蔭一子入監讀書子祭一壇造墳安葬賜地一頃二十畝坐落吳縣白蓮橋內馬家墩十一都三十三番連字圩府君生於萬曆十一年甲申八月十七日子時卒於天

忠介遺事

忠介墓誌一

卑

啓六年六月十七日子時享年四十有三母吳氏累敕淑人享年七十歲子四人曰茂蘭茂藻茂葵茂萼女四人諸孫及孫女詳載行實先是文相國諱震孟姚宮詹諱希孟兩先生與府君生同里仕同朝德業相勉忠難相卹 以志狀拜乞俱允所請文未脫稿而哲人云亡宮詹長子孝廉宗典仰承先志撰行述一篇誌銘終弗敢他請不欲生死易念也府君孤忠勁節事詳國史今謹鐫誥命藏之幽宮以代誌石云

孤哀子周茂蘭泣血百拜謹述書丹

賜同進士出身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通

家眷晚生徐汧頓首拜填諱

崇禎十年歲在丁丑十二月初八日謹立

忠介遺事

忠介墓誌一

卑

忠介公吳夫人六十壽序

忠臣義士天地間之元氣國家之優卹而崇獎之者非爲其私也所以自實其元氣不使之互伏而重傷也雖然不獨忠臣義士之身後有運命也亦視國之福焉有如天命不常而景福不再運祚促數禍亂存仍雖有忠臣義士理之無其人而卹之無其候則國家從可知矣故曰視國家之福也三代而下忠臣義士之最多者莫如漢朱漢之李固死十餘年得見存錄其女猶惴惴戒其弟無言加於梁氏而黨錮諸賢收掠誅徙塗炭於閹寺之手其後以黃巾賊起大忠介遺事 吳夫人壽序一

望

赦黨人亦未間有所褒卹也有宋之黨禁錯互於紹聖元符崇甯之間其中一再牽復繼以禁錮迨於紹興改元始顧念追復在南宋偏安之時而社稷之灰燼已久矣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裏晦蒙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駁雨止而轟雷猶殷此所謂大命不常而景福不再者也我國家深仁厚澤度越漢宋疾雷迅霆之下亦有畢命致身之徒其甚者莫如二正之季而褒卹之優且亟者亦無如二正之季若天啓寅卯之事則余所深愿也當是時士大夫蹈逆聞之禍幾徧天下而吾郡周忠介公爲最烈當其得

禍之時鎖鑰錯互牢戶闐呶沸騰何懼曾不可以終日不及三年 聖天子施生僂死區明風烈漆誓儼星辰綽楔薄雲漢卹典之尤異者亦莫如忠介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夏之時雷電發作天地冥晦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朗支頤伏枕之餘促數如小劫而依稀如昔夢豈不快哉忠介卹後之十五年而其夫年六十忠介之墓門祠廟儼然如神明而其子姓蘭玉森茁高明顯融里之親戚朋舊相與醴錢具羊酒往賀而徵余文以爲序夫人於設帨之日悼碧血之如新歎白首之不作固將流涕霑襟停杯而歎息忠介遺事 吳夫人壽序二

望

也已而視家門之吉祥思國恩之高厚又將炷香執爵北面而百拜也余故略祝嘏之常詞而稱述國家之深仁厚澤迥異於漢宋以佐夫人百年之觴與萬年之頌焉若夫人之內行金玉以相莊齋鹽以自勵所以相其夫而昌其子者當有劉子政范蔚宗之徒序而傳之固無所事於余言也

周端孝先生墓誌銘

秦餘山人侯齋徐枋撰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私諡端孝姓周氏爲宋太師左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之後本江右廬陵人從益國五傳而遷吳郡之虞山復三傳而別居郡城郡城再傳爲贈太常卿渭川公諱冠官龍游令龍游生贈太常卿沖宇公諱可賢沖宇生贈太常卿忠介公忠介諱順昌卽嘉宗朝天下所稱爲周吏部清忠絕世以忤逆璫縱騎逮吳氓爲擊殺縱騎者也忠介故四子先生爲長忠介逮時爲天啓丙寅先生年二十二忠介遺事

端孝先生墓誌銘一 聖

時變起不意吳氓傾城號哭擁忠介忠介不得行稍間間行赴逮先生不得從於是日夜徒行至京口始及忠介麾之曰吾此行必死復有此變禍益不測汝往俱死則誰爲我完未竟之事者汝其速返先生哭絕於地同行至親及家人環護之良久復蘇而忠介舟已遠去矣時吳城謠言日至一日數驚忠介夫人吳氏曰同諸女謀死所聞急步疾呼輒恨死之晚先生強爲鎮靜上以安其母下以慰弟妹長幼六人彌縫扞挂無所不極自丙寅三月至丁卯八月十有八月間覆巢之下尙得全遺卵者先生一人之力也

烈皇立璫敗崇禎改元先生奔京師伏闕訟冤請誅逆黨倪文煥以報父讐又請三代贈官以申父志刺十指血書疏淋漓千言姚文毅公一見改容爲避席盟手而閱之既而愀然謂有非所宜言者先生曰請易之文毅曰今爾十指枯矣奈何先生俛而泣曰苟能鳴吾父冤糜骨無所恨於是復以刀刺舌取血再書以進已而俱如諸當是時使國法無逋誅之譏忠魂被殊褒之典同難諸公盡徵特恩爲三百年所未有者先生一人之力也先生既卒事甫二年而葬贈太常卿渭川公贈太常卿沖宇公又一年而昏一弟嫁一忠介遺事

端孝先生墓誌銘二 聖

妹又二年復遣一妹嫁又二年而完其兩弟昏又一年營賜塋葬忠介又二年爲忠介起特祠又一年而嫁其幼妹又二年而天下亂矣嗚呼先生於破巢僅免之餘拮据十二年完忠介所未竟俛仰無豪髮遺憾天若相之以畢舉於承平時亦異矣吳夫人春秋高奉養盡孝年五十而居喪毀瘠自丙寅後憂勞成痼疾遇異僧授導引術疾盡瘳晚益精強乙酉世變避兵太常三代誥命失去其二久之有武人者捧而歸之人皆以爲孝感云初忠介典銓時先生年十六家居四方有以書幣至者輒卻之其志節如此以故

其守身六十年無纖介至今丙寅考終先生年八十二前後配皆毛氏無子早死又娶陳氏生一子靖二女女皆天孫二鳳來鸞翔女孫一卽於丙寅十一月甲申葬於吳縣之貞山先生所卜也銘曰
先文靖公昔爲諸生冀紆忠介之難奮不顧身忠介有子繼志述事底於有成年幾大耋克守其身考終令名今將卽窆悼昔悲今以爲之銘則文靖遺孤秦餘山人是豈偶然爲諛墓之文

忠介遺事

端孝先生集卷第三

聖六

端孝先生傳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號芸齋明吏部周忠介公長子也先生將誕忠介夢一嬰兒自雲中下小字曰雲忠介典銓曹時先生年十六承庭訓志名節有以書幣至家者悉卻去忠介被逮吳民擊殺梟騎當路飛章告變禍且不測先生尾忠介舟徒行至京口忠介恐俱死於仇黨也庵之歸屬以先世宦夢爲亟先生哭絕江滸良久乃甦歸而誦傳家將籍沒母吳淑人及諸妹日謀死所賴先生調護以免忠介掠死詔獄夷還里門先生泣血三年慘動行路思宗登極道璫伏

忠介遺事

端孝先生傳一

聖七

誅旋下優卹死忠之詔忠介贈太常卿與祭葬全給廕諡建祠賜額先生以父仇尙未報也伏闕鳴冤刺指血上疏其略曰臣父始仕福州推官稅監高案擅作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實左右案臣父每事相左幾爲所中入銓署十有五月弊絕風清未嘗受人一絹一楮因銓政與一科臣弗愜拂衣歸半刺不入公府正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不憚嘔心區畫迨逆璫煽禍臣父贖倉搢腕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劍殺賊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其介特孤蹤橫罹羅網遂與締婚緹騎

具告逆瑞痛恨臣父不減連與大中巨虎倪文煥
瑞微旨首先操戈而臣父削奪矣撫臣毛一鷺多炎
涼市熊臣父微文讓刺向之媚閭瑞旋媚逆瑞者挑
鬪其間一鷺遂從杭州敦請李寶至蘇促刻獻計更
有同鄉破甌無恥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煥殺機既發
罪害斯張而臣父逮矣逮命既至萬人悲憤緹騎六
逞咆哮愈干衆怒臣父潛赴詔獄訊鞠之日奮詞抗
慨肌肉爲糜指脛俱裂立刻追命種種楚毒獄吏傳
示外人與臺省形之章奏皆云臣父氣更揚語更烈
死亦更慘尤可恨者臣父身故追賊藉親故捐俸捐

忠介遺事

端孝先生傳二

哭

貲勉完三千之數當年挑釁攢謀之人借祠封以頌
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幸逃指摘臣三年立庭
寢苦嘗膽誓不與諸奸戴履天地開文煥在鼎湖之
際首先勸進贊成不軌真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鷺
頌瑞建祠罪狀具在豈容以謚先首邱免其追奪同
日又疏請給三代誥命其略曰伏讀大明會典凡百
官死於忠諫已經贈卹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歿俱
給與應得誥命臣父業贈三品例追三代皇上既卹
慘死諸臣之父母并及其妻豈獨靳於諸臣之祖并
乞全賜三代誥命貤封九原使臣得奉明綸歸先隴

世世輝映矣時姚文毅公見先生疏血縷淋漓避席
盟手而閱之愀然曰有未諳事非所宜言先生曰易
貼黃何如公曰墨書易爾汝今十指枯矣奈何先生
因破舌取血更書以進得旨倪文煥卽究擬正罪
並准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公之贈卹者咸得比
例全給云文煥猶冀營救緩死先生曰我歸必漏網
矣日訟言於法司之堂遂決不待時而逆瑞呂純如
卽疏所稱假名調停之監司左右高案復媚逆瑞者
也名在欽案列誑辭以思逃罪先生復揭之謂其頌
瑞原疏一則曰厥臣之選才良再則曰厥臣之率屬

忠介遺事

端孝先生傳三

哭

嚴於無可獻屬之中曲寫其赫聲濯靈誓攝於數千
里之外既犯稱功頌德之條并廢君前臣名之禮此
而以爲非頌美毋乃雪消見硯之餘別有吐霧吞雲
之術川是刊布原疏力破其惑亂之言揭上純如乃
服罪嗚呼忠介高名固已爭光日月然使爲子者材
智下不能通知父志則將一邀贈卹便隱忍圖存而
止安能以孤忠弱裔痛哭於天子之闕用伸討賊復
仇之大義而又能連章籲恩遭逢曠典永錫爾類乎
千載而下讀先生之疏當以爲史冊所不槩見也先
生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爲忠介相擇賜塋歷久卜吉

殫力具禮會葬者不下數萬人。敕建祠工亦成。次第諸弟姪諸妹舊廬湫隘，昆季子姓聚居如故。以固窮守約爲常。既省試，屢落，或勸以廢入仕。先生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繼有某脩國史，閣部大僚薦及先生，終以母老辭。弗應。鼎革時，先生避兵他徙。二代誥命失其二。越歲有武人挈而至，曰：「慕君義甚高，特歸而完之一。」時多作寶繪，篇以贈年。既艾居吳淑人喪，毀不少懈。晚歲常言：靜坐讀先儒語錄，尤邃於易。問及道書，禪乘爲參同契，注與鄉里耆逸數友方外老宿揮麈清遊，灑然自得。見者以爲羲皇上人游。

忠介遺事

端孝先生傳四

五

登大臺，精力矍鑠，每月朔望走謁忠介祠，風雨寒暑弗輟。滄湯公撫吳，雅敬先生，式廬就見，固請應賓筵。講鄉約爲國人矜式。先生亦上書力辭，其始終一節如此。年八十二而終。距忠介之變，歲紀同丙寅也。歿前數日，謂子靖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屬纊，惟語曰：「今日方閒，既暝夜半有氣如雲冉冉而上，似得仙去者。」同人私謚曰：「端孝先生。」維定求大父與先生爲通門兄弟，先君執後進禮最恭。龔年定求歸省，庭除先生惓惓獎勸，必以循禮尙恥挽頽式浮爲言。心竊感之，而轉自媿焉。比先生

歿而歎老成典刑於今，零落盡矣。後生末學將何所從觀蕭聽而激發其至性，與因梓忠介之遺書復詮大靖所述先生事狀而爲之傳。

贊曰：余聞魏忠節公長子學泚痛忠節之難，日夜號泣，勺水不入口，而絕人稱死孝焉。先生則甞其身爲忠介，并忠節，宛國紀伸而人心快。是稱生孝亦各盡其道者哉。又聞先生中年勞瘁成疾，遇異人謂之曰：「將入霄宮矣。」授導引法，乃得瘳。卒得遐壽，令終豈非神仙超證亦惟忠孝是爾。邪事非荒誕不可信，故并識之。

忠介遺事

端孝先生傳五

五

康熙辛巳季春通家晚生彭定求撰

朱文學傳

金日升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世爲構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氏撫之備集茶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儒行有古人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震孟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額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爲

忠介遺事

朱文學傳一

三

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名如何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名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名善和吳橋之范名景文字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橐餕薄燭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賕數千文學私幸旦夕

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招撫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僻處似察動靜每一感慟問者淒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微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帶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忠介遺事

朱文學傳二

三

書朱文學傳後

嗚呼友朋誼薄於今吳俗爲甚余梓忠介遺書既成因謂朱先生之高義不可不並載於帙中也漢史載張元伯獨以范巨卿爲死友然考其當年非有蹈患難若赴湯火之事而幽明響應固已皎如白日況先生之於忠介忘身棄家卒至竭勞含憤以殉者哉先生臨歿作北行日譜一編中載忠介語曰忠難相依我兩人真堪合傳故忠介不及自譜而先生譜其北行事特詳更當參觀也夏峯孫徵君乙丙紀事云余於朱完天更不能不再致意焉夫文學諱祖之子也

父光明右金院弟之隨兄孝子悌弟之情皆天性不可已者完天於周非有不可解之誼以一顯一晦之交共死死生之事間闕數千里閱盡風波備經冷暖卒無纖毫灰心後因湊金於鹿定興范吳橋兩地奔馳遂於寥洲之變未及收屍又未護喪慙負之極若不可自比於人如完天者古道照人真不自負以負友者斯語可作傳贊之證云康熙辛巳孟夏後學彭定求識

忠介遺事

宋文公傳三

辛酉

五人傳

載在頌
天廬筆

五人伊何皆吳門間巷人死節殉周吏部者也曷爲乎殉之枉論至於死也吏部清剛得人語在本傳及諸紀事中時有顏佩章者家千金聽父兄賈已獨從諸少年游遇不平事及豪惡有所魚肉輒代直之或率眾共擊里中咄咄然未嘗肯吏部也吏部被逮爲丙寅三月望士民震駭喧聚競割貲賄行而緹騎因運之以壓衆自是衆日益聚十八日吏部囚服出候宣詔佩章傳香盟衆涕於市曰欲衛周吏部者從我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已每晨擊柝號召一時執香忠介遺事

五人傳

聖

從者萬餘雨中如列炬至西署見陳械具金吾氣張甚佩章卽率先向兩臺使訟吏部冤願以身代而楊念如故業鬻衣及牙儉沈揚雖素好義皆不習吏部弁不習佩章時亦偕衆求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隅跪乞至午不起緹騎怒傑復從旁攘臂罵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而舌遂手銀鐺擲階作聲大呼囚安在衆大譟曰此東廠矯旨安得爾爾緹騎猶以械擊沈揚而吏部與夫周文元聞難泣置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緹騎復傷其額於是衆如山奔海立競呼殿早衣者而若輩出不意咸負傷鼠竄矣一人匿署閣

驚墮念如立格殺之一人踰垣仆或以履蹴其腦亦斃中丞不能制至調兵自衛是日矯逮黃御史尊素者亦過吳門驛騷郵傳橫搜民間物河干聞城內之毆縱騎也亦毆縱騎烏散燭其舟芻帖燼焉是時逆閹邏卒相望於道聞變間歸白闕或言蘇殺大吏或言蘇人據城截漕闕亦消沮中丞兩疏猶傳票寬旨諭安而中丞獻嬭不止捕諸無辜屬吏五人挺身自承卒疏姓名請誅首揆遂擬漏網渠魁之旨竟論決西署前然自是金吾亦絕遺矣方五人和繫圖中人慰之曰當國者吾鄉貴若必無患佩章歎曰鄉貴方忠介遺事

五人傳二

柔

外史氏曰人情貴則公之賢則君之龍門之壯刺劍也則客之賢之壯之而人之惟五人著也嗚呼人之義大矣余嘗遊吳要離專諸尚炙人口然猶死知己爾五人公正發憤何所爲而爲乎其可以爲人矣不然彼脂韋事閹珥玉鳴履者若若也人耶否耶五人碑記

張溥西銘

忠介遺事

五人傳三

毛

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與獨五人之轍轍何也余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訶則謀而相逐中丞噤不敢出聲而縹騎有死者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卽今之

傑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罵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搢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與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編於天下卒以吾郡之被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遂巡氣奪非常之謀難以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纜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

忠介遺事

五人傳四

聖元

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

公孟長姚公也

書五人傳記後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者人之生理是謂天命之性不以學士大夫之修飭而加不以匹夫匹婦之率真而減觀五人之於忠介不信然哉吳俗柔靡人輕節義有明一代人物烈烈轟轟定以忠介爲冠而五人者特爲之助惟其直也是時維鉗古網流毒海內天地震怒之形鬼神怨憤之氣乃假先聲於五人摧兇鋒撲逆焰固非偶然矣春秋於篡逆之賊如衛之州吁陳之夏徵舒俱稱人以殺言

忠介遺事

五人傳五

聖元

人人得而誅之也魏闖矯詔何異於是五人實得春秋之義者哉余每過其墓道輒爲之歎歎感歎謂太史公載專諸荊聶之事皆懷私挾詐之所爲不可語於節義設太史公而遇此五人豈不益焜耀史冊哉金川游冶之場賴此歸然片石昭揭松楸之陰凜凜具存生氣匡扶吳俗爲功實鉅因併梓其傳紀於忠介遺書之後康熙辛巳孟夏長洲彭定求題

五人傳

吳肅公

天啟間逆瑞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
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
抗中貴毆綏騎不卹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
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顧天胤筆及詢之吳
父老未嘗不嘔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
居時以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
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
身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奉炙
酒累日乃去瑞聞之怒瑞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
忠介遺事

五人傳一

卒

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目攝矣天啟六年織造中
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
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
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慷慨自若而蘇民無
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
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
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遊里中比逮吏部郡
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
怒顧莫敢先發佩章於是焚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
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置

或搏頰顙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爲贖或趨裝走
京師搥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
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
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
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謁於巡
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瑞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
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
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
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胥
吏部昇肩與衆爭弔吏部極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
忠介遺事

五人傳二

卒

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
儀仗應龍與諸綏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鑰鈕
錄諸具衆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
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瑞就逮禍且不測百
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盡請釋之以慰民
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
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
請吏部再生之日卽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
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鷺張皇無以對而
綏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

繩之而楊念如沈揚二人者攘臂直前詆且泣曰必
得請乃已念如故聞門粥友人揚故牙僧皆不習吏
部并不習佩章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
叱之忽衆中問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
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鎮鐺擲階若
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章等曰旨出朝廷慎
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
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
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
羣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履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

忠介遺事

五人傳三

李

出京師入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
懽愕出不意皆踴躍走一匿署閣緣桷動驚而墮
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渚中蹴以履腦裂而斃其匿
廁中騎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驚吉皆匿走王節等
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卽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
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黃公尊
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撻之郭人聞城中
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
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驚則夜已密書
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柝聚

衆者誰爲焚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
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
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
承曰我顏佩章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
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
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
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
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
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
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

忠介遺事

五人傳四

李

士大夫卽所夷瑞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
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
逆威儀所惕俾率土靡然廉恥道盡振古爲極矣向
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難哉五人
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
歟

五人取義紀畧

失名

聖人云人之生也直吾於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而見三代之人心焉天啟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搢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孫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尙有八十餘人縉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忠介遺事

五人取義紀畧一

李四

一銅鎗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侈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所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搢紳止於廷杖然而士氣摧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況慘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旣數見縉騎以爲常而縉騎亦視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趕上差也凡此輩出瑞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

諸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違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先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蒞任之日吏部卽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商遂與李質構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質求逮孫宗伯慎行鄭庶常鄭者曾有言孫病劇鄭已學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戊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驚怖自盡如丁忠介遺事

五人取義紀畧二

奎

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俗所謂送書帕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囚服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岑之豹當繆宮諭之逮率兵快掩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卻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詩云銀鐺猶勒小雲棲蓋實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縉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

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爲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爲忠義泣至開讀日出自縣署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旣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緋衣捉械怒日上視巡撫毛一鷺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盍爲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計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見叢中一人從人肩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捉械者諸尉競揮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殿首一人者卽忠介遺事

五人取義紀畧三

李

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盍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千衆下崑山盡願秉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章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尙多使置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嗾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變召呵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爲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忠介遺事

五人取義紀畧四

李

無如之何獄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璫聞之頗銜李實疏爲激變實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魏廣微顧秉謙馮銓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文以爲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卽其下葬五人大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兩



存永留忠義如綫開富貴場中冷眼先是五人奮義
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
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
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
履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
殺卻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劊蔗刀樹其
片肉擲階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惡民
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忠介遺事

五人取義紀畧五

本八

忠介遺事一卷終

後學孫昌恒謹校

周忠介公遺事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彭定求撰定求字訪濂長洲人康熙丙辰進士
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講是書述周順昌忤璫被逮
本末首載順昌歷官敕誥次載順昌子茂蘭鳴冤
請祠諡二疏末載書傳碑記并茂蘭傳兼附朱祖
文及顏佩章等五人傳於後定求皆爲之跋